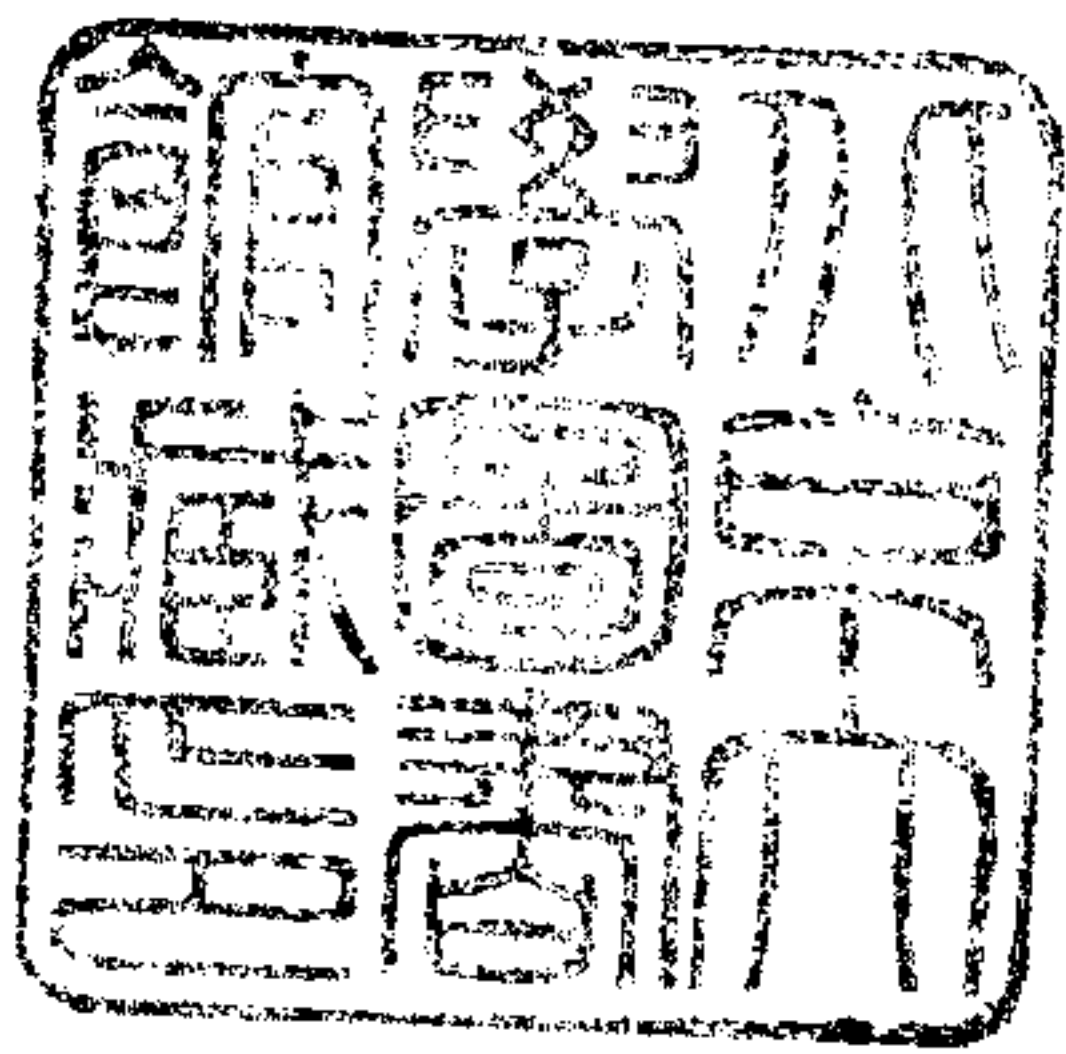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九四六・子部・儒家類

弘道書三卷

〔清〕費密撰

.....一

論學酬答四卷

〔清〕陸世儀撰

.....六七

靜怡齋約言錄二卷

〔清〕魏裔介撰

.....一一三

庸言一卷

〔清〕魏象樞撰

.....一五五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十卷提要一卷正訛一卷附錄一卷宗朱要法一卷

校勘記一卷

〔清〕朱澤澧撰

.....一六七

存性編二卷

〔清〕顏元撰

.....六三三

存學編四卷

〔清〕顏元撰

.....六五七

2418/06

# 弘道書

大關唐氏案定方康申秋  
成都栞沈 趙熙題

弘道書 叙

欽

大關唐氏怡蘭堂多傳書香於爰而精刊之其淵於蜀技  
君此度之位好事者求之二百年不得也費君曰詎嗚王貽上  
推高之今燕峯註甚壯世傳三費訛則其父徑虞先生為得  
風人之旨子滌衡固沈懋士所併疑又獲於燕峯也荒書紀  
一時寇敵讀史者資焉其攻論學術殷然若不獲已者則宏  
道書為尤難其書惘世難非明代疏懷之習舉漢君來所治  
學沈宋諸儒波造者衷之聖論驗得失之必然未有顧閻目前  
蓋千百中不初聞一二也士不遵通人妹二守一鄉先生曰曲學  
相壇陋已歎心一園之市奉身曰充下陳陽而不知其恥孟

子曰人之所曰異於禽獸者幾希是又鄉者鄉曲之所羞也  
費君向家訓能及孫夏峰之門故非曰隨自園晚而播聞  
江左不靡其風尤古傑克自樹立者唐子廣而使之覘其道  
絢空曰厲澆風也縈縣趙熙





弘道書序

聖人之道著在六經七十子傳之漢唐先儒繼之以實學裁成英  
俊各適於用長久治安也天縱聖哲千齡百紀不易觀古今人才  
計之大都非狂則狷者多不以中道損益任其所偏則流放無底  
而材不達矣故一歸於學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也所處不過飲  
食男女之閒所習不過兵農禮樂之事非有高遠絕倫杳渺難知  
之微妙也使狂者有卓識宏量之美而無誇肆虛誕之失狷者有  
篤守善道之益而無膠固僻陋之弊仕則能為黔首足衣食明禮  
義捍兵革澤潤當時功貽後世堯舜以來用人治天下不外於此  
豈必若後儒高談無極靜坐窮理然後謂之道哉夫切於國計民  
生一日不可少者皆以為餘事即果至靜復性豁然貫通二氏之

弘道書序

怡蘭堂校刊

徒所能耳何益於世道何補於朝廷此吾師費夫子父子相承著  
書救弊之大旨也蓋自道德性命之理出而人才失濂洛關閩之  
說行而經術變學者皆棄實就虛墮塗久矣童幼專制義稍  
長習詞賦所挾持以為立身行道之具者宋傳而已其於聖門古  
經漢儒中正之學蒙然莫識也乙丑秋遇吾師於寶店野寺此後  
時間緒論有顯者餽章金章怒揮之吾師退曰子之行高矣未免  
過峻非聖人和平之道也章惕然於中痛自貶抑遂居講下十年  
以來少聞古人淵源之學於經濟實有裨益非性命空言美觀飾  
聽已也吾師早罹離亂避跡江左四十年鍵戶村落不修名譽今  
七十一矣耆齒宿德正宜講業齊魯之都發揮六經本旨乃二年  
前入閩為嵐氣所侵遂得末疾步履艱難采輯儒林並論道諸書

以貧不能繕有定本章力任之而量移入滇尙未能也方今  
聖主在上崇儒重道而公卿侍從彬彬儒雅風動四方章躬逢其  
盛豈不大幸歟

康熙乙亥長至大陵門人張含章敬序

弘道書序

怡蘭堂校刊

題辭

弘道書尊聖門舊章之論也舊章古經存之所謂道皆先王政教  
 章程立國宜家之典所謂學悉教孝弟而說詩書雖上下不齊易  
 知易能若行之則為事業言之則為羽翼經傳並非談性鑿理成  
 幽杳不可致詰諸儒力辨已久散見先輩集中師翁費孝貞先生  
 始會粹而昌言之期輔後世談經相率而入於浮虛者還聖門六藝  
 以濟實用而已吾師世其家學直從古經舊注發明吾道定旨謂  
 三代而後漢唐以下賢主得良臣輔之皆綱維倫紀功在天下序  
 古今有道之君為統典序古今文武忠義為彌輔錄序錄七十子  
 傳人為道脈譜而後漢唐諸儒不致荒棄容城孫徵君稱為漢儒  
 知己三者備而後聖門之學始全古經之旨始備合為中傳正紀  
 上宣王政下厚風俗深潛撰著未常輕出示人年老門人乃得錄  
 副本天下之大百世之遠好學深思之君子甚眾必有起而公論  
 者矣  
 康熙辛未春日門人新安蔡廷治謹書

弘道書題辭

怡蘭堂校刊

弘道書 序 題辭 目錄

弘道書目錄

卷上

- 統典論
  - 天子統道表一
  - 大統相繼表一
  - 彌輔錄論
  - 文武臣表一
  - 道脈譜論
  - 七十子傳人表一
  - 古經旨論
  - 祖述憲章表一
  - 原教
  - 古教定制表一
  - 聖人取人定法論
  - 中行狂狷表一 元關
- 卷中
- 祀先聖禮樂舊制議
  - 先師位次舊制議
  - 先賢封爵舊制議
  - 七十子為後一例議
  - 從祀舊制議
  - 先王傳道述

弘道書目錄

怡蘭堂校刊





先王傳道表一

聖門傳道述

聖門傳道表一

吾道述

本旨變說表一

卷下

聖門定旨兩變序記

附

李元綱聖賢事業圖

陶九成三教一源圖

黃卷道統正系圖

弘道書 目錄

王道久而漸變遂分表一

大關唐氏怡蘭  
堂校 琴弓成 都

怡蘭堂校刊

弘道書上

統典論

學人 成都費 密謹述

尙書聖精摩錄二典十翼本始義農紹休太古邃渺厯數綿絡元  
睿土德天命垂御啟禮應器覆澤蒸黎開弘漬漸累代褒宣堯舜  
陟位哲文恭浴光格裔海三王成享國久遠治化敦淳承遺謨訓  
周監二代王道克茂風教隆溢孔子述憲典文以待後世帝王有  
所據依因時為政濟世安民者也費經虞曰後世言道統徐學謨  
云道統之說孔子未言也乃為實論矣不特孔子未言七十子亦  
未言七十子門人亦未言百餘歲後孟軻荀卿諸儒亦未言也世  
日以變道日以消漢儒始得奉聖人所言先王成法尊護守衛相

弘道書

怡蘭堂校刊

投有緒布為政也安平易行者為言也篤實可用通出處為一亦  
何嘗有道統之說哉魏晉而後清談言道去實而就虛陋平而喜  
高歲遷月改流傳至南宋遂私立道統自道統之說行於是義農  
以來堯舜禹湯文武裁成天地周萬物而濟天下之道忽焉不屬  
之君上而屬之儒生致使後之論道者草野重於朝廷空言高於  
實事世不以帝王繫道統者五六百年矣經文煌煌大訓乃為蕪  
亂寧可不正哉古之二帝三王皆在位倫無弗敘也政無弗平也  
方隅無弗安而教化無弗行也其民淳質以下從上無所異趨君  
師本於一人故為統司馬遷曰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  
之難也統止天子名之諸侯不敢與也況士乎後世聖人如孔子  
不得在位列國殊政多未合於道各趨嗜好習久相化而道亡天



下日就沈溺孔子述往古以爲久遠安寧之本後世聽其損益道始有緒孔子在下君師分爲二人君師分則雜焉亂於道者其說多矣孔子道具而統失道在先王之事其得存也繫於孔子之言非事不足以定民志而養天下非言不足以記典章而教天下豈先王規程越品物之外孔子又欲託空言以爲道也懼先王所以仁天下者散亡不可收采一時失之千萬世失之聖王不與天下孰能宗子其言尙彰彰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眾人如是也賢哲亦未嘗不如是也先王憂之謂欲不可縱亦不可禁者也不可禁而強禁之則人不從遂不禁任其縱則風俗日潰於是因人所欲而以不禁禁之制爲禮樂定爲章程其不率者俟之以刑使各平心安身而化孔子欲先王之政教行之於萬世而無教也乃

弘道書

二

怡蘭堂校刊

以誨其族及於里黨其小人受以謹身固以善俗此先王所以爲道孔子之旨則然也以孔子之道自治則德修以孔子之道治天下國家則政備宗孔子則二帝三王之道可明矣故一於帝王道則爲統傳於孔子道則爲脈後儒飾虛矜肆以杳冥不可致詰爲道枝辭爭辨爲學製六經以就其私議於是性命之說出焉傳心之論起焉誕浮相尙聖王修身安人開國承家之實咸爲後儒所壞亂統也者道行於當時溥海內外莫不化洽也脈也者道傳於萬世王侯下逮庶人莫不取則也合歷代帝王公卿稱曰道統庶可也無帝王則不可謂之統矣上古其氣渾噩天道也包義畫卦爲畧神農作耒耜立市地道興矣舟楫弧矢杵臼衣裳始於黃帝人道漸大堯舜命官分州夏后成湯禮樂殊別周兼而文之人道全矣東遷以後日就陵替孔子當其時欲以道興治天命不與先王所遺傳焉雖世異政殊後世修述尙與道不違孔子雖位不同於二帝三王而聖則一七十子於孔子猶諸侯之於天子也松柏始生核焉耳櫟之分許長之寸許蟠於地而根之及其麗風日久遠也鉅本而蒼皮歧爲大柯枝葉蕃焉上古核也發農以來根也黃帝堯舜夏殷周秦兩漢而下歷代之君本也如漢之高光唐之太宗肅代皆與湯武中宣同功而文景明章與元魏孝文宋仁宗明宣孝皆與太甲成康同德堯舜之德雖盛不能安後世之民生湯武之功雖高不能救後世之殘暴故曰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累代帝王屢數歸而革命莫百年之倫紀賢君繼位德厚慶長民賴其福卽中材以下之主咸能安輯一世於當時何得

弘道書

三

怡蘭堂校刊



遂置之耶孔子修帝王之道為萬世法本而大柯也分以為枝七十子承焉傳焉後世之儒條葉豐茂而已非根不深非本不成非柯非枝不感受雨露而滋養者條葉也夫德有大有小天命殊之人力異之可內省以曉也天命殊之何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人力異之何也孟軻曰冉牛閔子顏淵具體而微東方朔云顏淵如桂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萬物生不能至聖人顏淵閔子已然矣蓋千里奉一君則為王百里一君則為侯君七十五三十里伯子男而已所得大所養多所立者尊自然之勢也天地之氣鍾為數人或數十人則其德隆其道遠散而為百千人末也已以百千人而欲至於德隆道遠之古人非愚則偏強焉先王文謨武畧聖人道全德備非後世之儒所敢輕擬守先王之法不知變通損益必塞而難施非法不可久也行法者未得先王之意云耳求聖人道德百之一以自淑學之修身可也取經傳之言而顛倒之穿鑿之強謂聖人如此吾學聖人遂得之如此自以為古人與一世皆所未知而獨吾一二人靜坐而得之以吾之學即至聖人是孔子所不居七十子所未信孟軻荀卿諸儒所不敢後世儼然有之何其厚誣之甚與昔羣弟子以有若似聖人欲以事孔子者事之曾子不可子夏設教西河曾子責其擬於夫子有若子夏親傳道業在七十子中彬彬焉曾子且以為不可擬於聖人後世之儒無所忌憚其見惡於曾子也深矣而況於帝王之統乎欲正道統非合帝王公卿以事為要以言為輔不可宋則議論為蓋主實事為末人主鎮撫四海提挈綱維士大夫協恭共濟政和化洽澤之渥者

弘道書

四 怡蘭堂校刊

當世蒙其休法之善者後世著為令皆益治保民之大當遵經據史序上古及歷代為統典昔先聖言殷因夏禮周因殷禮皆有損益百世可知且齊桓管仲尚稱一匡天下民受其賜而許以仁漢唐以來治亂不一睿帝哲王教民除暴因時為政布惠敷恩宣爽古今興立學校使先王之典制不致盡沒黎庶之塗炭不致久困一時賴之數百年享之追繼三代無疑也歷世久遠諸儒皆無異辭何為至南宋遂敢杜撰私議而悉謗毀黜削之謂秦漢而下詔令濟得甚事皆勢力把持牽滯過日司馬遷曰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晉袁宏云漢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謂亞於堯舜禹湯文武可也乃遂不許列道統中承三代之後則秦誓次典謨訓誥內將為大非矣不思孰甚惡可以繼聖門之旨而開後世之業況獨尊其黨之匹夫於年湮代隔已久妄以續一帝三王假聖賢之言僭名道統者也其語播流天下數百年儻談道不本於廟堂何以謂之儒說不序歷代何以知損益若不重述舊章道統還之帝王而舉諸儒公論後世不得立於聖門歷代不得顯加排擯則亦無當也已後儒以其僻說強辭竄入聖人之經擬聖人之德上附鄒魯此亦尉佗之黃屋左纛也君子或將許之與如是而後固說始可息偏行始可撥公論乃伸吾道乃正斯誠儒者不易之定論也先於統典論首錄之以為言道之口

弘道書

五 怡蘭堂校刊

天子統道表

公卿輔行道統修齊治平實行之

作之 作

一 帝三王 — 孔子 — 歷代 帝王 統 君師之尊治教所本

君師 師

師儒講傳道脈修齊治平實明之

弘道書

六

怡蘭堂校刊

帝王為道之本行之以公卿講之以師儒此支也古經舊旨先子遵奉畫為此圖密受傳之

李實曰儒之道帝王之道非韋布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行道者也孔子明道者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以為明之不如行之也世以宋儒接道統而以孔子之道至二程而傳周程張邵之學至朱晦庵而集大成吾皆未敢信實蜀遂寧進士長洲令

大統相繼表

上古 — 包羲氏 — 神農氏 — 黃帝氏 — 唐 — 虞

夏 — 商 — 周 — 秦 — 漢 — 後漢

以下遊二十一史相承脈數次序詳統典中

弘道書

七

怡蘭堂校刊

費密曰先子言帝王脈數皆天所命而兼人謀非盡人力可致也宜遵先聖孔子以秦誓繼典謨訓誥之旨取兩漢而下異姓受命之君接三代之後方合聖門舊法



弼輔錄論

帝王然後可言道統先子既已著論矣復命密焉帝王所以創其保土非一人之得已也皆有良臣為之股肱焉心膂焉爪牙焉乃能永定弘業傳世葆位夫君猶五嶽四瀆名山大川也佐輔之臣則山之鉅木茂草鳥獸所棲息川之清波滌澗魚龍所鼓鬣也苟山童而川涸惡足以滂澗雨澤流行田疇蕃百穀以育士女乎惟大則天莫過於堯堯則四岳羣牧為之輔大知恭己莫過於舜舜則佐以二十二人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畢散三代之隆咸是道也傳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濟濟多士文王以靈未有帷幄無謀臣將帥乏忠鯁郡邑少循良不得羣策羣力而堪弘圖永世使天下蒙其休萬姓樂其生者也三代尚矣炎漢之興則蕭何張良曹

弘道書

怡蘭堂校刊

參韓信陳平婁敬滕公叔孫通鄒食其隨陸絳灌及孝文人續宋昌周勃馮唐張釋之孝武雄才鉅畧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學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麻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孝宣承統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世祖光復舊物得鄧禹馮異耿弇來歙祭遵宗均二十餘人昭烈以一旅禘祫有諸葛亮龐統法正費禪關羽張飛

趙雲黃忠其後諸人亡逝亮遂不能出討晉則何曾羊祜杜預衛瑾王濬山濤劉毅魏舒馬隆索靖劉琨祖逖其渡江也賴王導溫嶠周顒顧榮賀循周顛陶侃卞壺乃立東晉隋之楊素牛弘宇文慶史萬歲唐太宗之魏徵房玄齡杜如晦虞世南李靖李勣王珪薛收高季輔劉文靜張玄素尉遲恭長孫無忌馬周玄宗之姚崇宋璟張九齡其後三失京師賴郭子儀李光弼張巡李晟渾瑊馬燧而後定宋太祖太宗之趙普范質石守信曹翰潘美曹彬王溥王全斌即高宗南渡非呂好問韓世忠劉錡李綱宗澤岳飛趙鼎張浚朱勝非呂頤浩虞允文劉光世以六帝百五十年元太祖世祖統一中國其才亦多產於沙漠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布魯海牙安童廉希憲伯顏不忽木阿魯渾薩里阿沙不花拜住耶律楚材

弘道書

怡蘭堂校刊

許衡姚樞劉秉忠即稱號立國傳世一方亦未有孤立而得之者魏之荀彧荀攸程昱郭嘉司馬懿辛毗典韋陳泰張遼許褚吳之張昭顧雍周瑜魯肅陸遜陸抗諸葛瑾宋齊梁陳亦不乏人元魏北齊北周五代十國南渡遼金史官所記不易盡書也開業之君發於草澤名卑勢微艱危百狀久而後集非文臣為之謀無以懷將帥而料敵國非武臣為之戰無以平紛擾而定四方守成之主承祖宗不緒統一寰區撫育六合日有萬幾勵精勤惕布恩膏雍閭閻必文臣理於內固邊陲奮威紀必武臣振於外國家倚之羣黎庇之文武臣工天子之左右手也自古鮮四海雍洽百年無一驚擾之時蟲蝗水溢悍卒叛臣往往而有洛水九載於堯矣大旱六祀於湯矣甘戰崇伐見於夏啟周文之世所賴世生仁聖憂存



民瘼公卿將相效其謀文武羣工盡其力捕蝗疏川陸輪舟移將帥徵兵懷柔討叛救愚夫愚婦於湯火死亡之中不然則戶口彫散郡邑殘失枕尸溝渠荒亂無已而生民少遺類矣況乎冲主危邦保艾宗廟內外諸司精白輸恤至於天降凶災膏血及野隕殞社稷此皆忠貞格於鬼神帝王所首衷聖門所甚重而道之至著者也如此其仁知義烈也而不謂之道盡絕於道統之外則後儒所謂道不知其何道也君臣父子之倫祭祀婚喪之禮男女衣食之事自上逮於草野無有殊也所不一者上下之分儀禮之別耳徵之上古考於歷代未有舍此而可求至治者推而下之恐千萬世亦不能離也二帝三王皆以事業爲道德典謨訓誥記錄彰明戰國分爭始以攘奪爲事業謂之變可也非事業外又有所謂道

弘道書

十

怡蘭堂校刊

德以言無言天言心性言靜言理爲道德以事業爲伯術則後儒鼠雜謬誕而非聖門之舊古制所載不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阜獲稷契未聞其談無爭性也尙書周禮無所謂會活潑潑地也版築魚鹽耕莘釣渭甘盤箕子何嘗從事冲漠無朕靜觀天理也孝經論語烏有主靜無欲也顏閔冉仲不言卽物窮理本心良知也子使漆雕開仕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顏淵問政子曰行夏之時乘般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雍也可使南面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聖人教二三子如此故何塘云學以政爲大餘小節也蓋朝廷舉賢取其馭民治政之實才以勤勞三事而非欲其虛渺無稽之浮談以妄自尊大焉豈竊二氏之旨改亂古經以就其曲說者反可加諸聰明

元后器識良能之上哉甚矣道統私創違悖聖門與經不合也若聖人考次古籍國史筆削紀其實而是非自見非褒貶與奪任意而固也奸人亂國叛臣侮君在所必誅其餘安可任一己刻隘之私直斷已往難知之案夫運代不同猶四序之遞令而性情互異若水火之相隔也葛宜於夏冰雪滿庭而亦葛之裘宜於冬暑風炎熱而亦裘之市井之人罔不嗤矣古之達者就其所遭而致力焉夫才德高盛而拔眾古難其人有數百年而後得之一人焉有百年而後得之一人焉有數十年而後得之一人焉有眾人之後傑焉天道佑之鬼神助之遇時獲主立勳於時此國家之福祚而生民之大慶也故曰才難至於德盛者才常短才多者德常歉方正焉憤其忠義見事敢言然易激烈以生端和平焉思不出位近

弘道書

十一

怡蘭堂校刊

於明哲保身而於事又少擔荷此亦自古至今必不可得平之數也況生知少成千百未一二也閱歷深而明出錯誤悔而識長十有四五然才必出於德而後爲良才德必出於才而後爲盛德其次則德與才平而分多少焉才而不德恐爲亂階德而不才懼其失策服官政則才成其功處鄉黨則德著其善然朝廷所拔必先才賞罰所加必先功舍是何以綜理庶務表正百僚哉故歷代人才不一或識高而學淺或學贍而識卑或文多而浮或武壯而暴或剛德而敗事或激昂以邀名或謀深而謗騰或名重而毀至或始而亡命江湖也後能立動鐘鼎或其初託足匪類也繼乃望重朝端或辱身以就奸賊而曲忍全君或畏勢覺其難移而退避免禍或公忠體國事欲覈實而諸臣怨之或招呼同類朋黨害政而



天下稱之或為眾所攻而未盡非或為眾所宗而非無過或規模  
弘遠而人議其侈或守身清介而人議其固或剛正之質以溫厚  
為怯懦或柔婉之哲以勁直為乖張天下原非可一定不移為衡  
宜百務精當國史所書代不數見此伊尹不求備於一人孔子論  
朱干玉戚豚肩不掩皆賢大夫也烏有一生事事無疵言言中節  
乎故過雖聖人不能盡無也在知悔在能改季文子曰過而能改  
民之上也用為上大夫先代賢俊自庶僚以至於公卿歲月久遠而  
後至至者百無二三焉公卿矣而能表顯當世又百無二三焉補  
朝廷之缺救郡邑邊庭之難而成君德之仁皆幾經辛勤幾經磨  
鍊幾經曲折仆而復起退而復進敗而復成深思詳計而後身名  
昭著功業燦然也蘇洵云能以一藝成名於後世皆振古之奇人

弘道書

三

怡蘭堂校刊

而況將相勳庸耶宋世曲士陋儒志浮目狹未常鍊達輒馮枯竹  
衡量古人洗沙而數拔毛而度未悉之事閉戶以談往代之非意  
見為刺削平生之勳德搜隙罅以為罪晉劉毅稱自伊尼以上至  
於包羲莫不有失何獨責於中人哉誠為至言夫固薄之論滿世  
忠恕之道全乖使識畧高賢遺冤簡冊飲恨九原此百世無已之  
大痛也殊未曉高明之瞰人人一所不能免道路之口悠悠有何  
足據况說傳誤聽當代流言已有隱微難白之冤至據事修詞歷  
世既遠又多愛憎不平之筆然一絲之類豈損連城數尺之殘不  
棄杞梓總之牛鉅兔微羊白豕黑皆可以祭錦麗縉素絲重布粗  
皆可以服不因時量事細求其人必如吾意而後可以免議則亦  
悖矣則亦謬矣豈宋儒之言行盡無缺失何為專詆一世與上誣

漢唐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邵雍曰古今之時則異也而  
民好生惡死之心無異也故人臣不幸世治而遭值奸凶世亂而  
陷沒盜賊隱忍污辱苟全性命保妻子以守宗祀未為盡失惟相  
與煽亂為可誅耳故生命人所甚惜也妻子人所深愛也產業人  
所至要也功名人所極慕也飢寒困辱人所難忍也憂患陷厄人  
所思避也義理人所共尊也然惡得專取義理一切盡舍而不合  
量之與論事必本於人情議人必兼之時勢功過不相掩而得失  
必互存不盡律人以聖賢不專責人以必死不以難行之事徒侈  
為美談不以必用之規定指為不肖後事之忠咸足以立身異時  
之善皆可以補過從古從今救時為急或可或否中正為宜儻堅

弘道書

三

怡蘭堂校刊

信宋儒刻隘臆說恐伊呂微箕生於漢唐亦多遺議矣詩云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所當盡絕語錄酷深之浮辭仍守經傳忠恕之定  
旨治國平天下實行於士大夫故周禮掌職六官次於公侯而聖  
門分科政事先於文學安得自以為道而盡絕古今之賢序上古  
與歷代之名臣內外大小有政可紀有善可書以德行言語政事  
文學為次廁於統典之後為弼輔錄以復聖門之舊  
元儒許衡曰以眾人望人則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劉因  
讀史詩云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文字論心  
術恐有無邊受屈人二先儒之言乃千古痛心刻骨之論實從  
古經中得來真聖門忠恕舊旨蓋見宋黜削漢唐太過自帝王  
與公卿儒賢莫不撥脂洗髓遺其毀刺故出此論以救之乃匡







也

弘道書

六

怡蘭堂校刊

道脈譜論

二帝三王前規盛制先聖孔子撰錄簡策定之為經所以宣演微猷翼贊崇化傳七十子七十子又傳之如父於子子於孫使學者謹守不敢亂紊悠久至今成為道脈故道脈斷自先聖孔子始後世去聖人日遠欲問聖人之道必以經文為準不合於經虛僻曉譁自鳴有得其誰信之經傳則道傳也秦人焚書經文盡失儒者壁藏之塚藏之子若孫口授之二三門人討論纂述之保秘深厚幸獲不墜經已絕復存者先秦諸儒之力也漢興下詔追尋大師耆德收理舊業迪訓後起正定訛殘互述傳義共立學宮七十子遺學未泯經久亡而復彰者漢儒之力也自漢而後中罹兵事書傳佚落六朝以來諸儒於經注解音釋或得其道以補亡脫至唐

弘道書

七

怡蘭堂校刊

始會為十二經孟子古不列經宋宣和後始入上自朝廷下逮草野皆有其書經如絲復盛者魏晉隋唐諸儒力也采取整葺已成師資傳次千餘年傳為不刊之經改變古文蠶起而立臆說而遂行矣經旨廣大稍平近實者亦不必盡剗削焉從漢而來歲月深長姓氏更改典章不同諸儒奉經也我以為宜人以為不宜行之則成過我以為不宜人以為宜不行亦成過矣況感恩不忘世多有之釋憾終身古來無幾或無心之語而犯忌諱或偶事之失而成不解一怨橫胸說誹遂作蕙苴珠璣百升之歌詠楹之謗足以污盛德而亂聽聞是非賢不肖之論未易悉數也故尙論者生不同時事不共歷固宜考詳始終推量隱曲安可悉銖兩於聖賢而立論哉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特此也難一而易二者心也難合而易



乖者情也難決而易動者疑也難無而易有者爭也難平而易忿者氣也難免而易來者忌也難伏而易起者誘也難完而易取者名也難久而易變者事也難善而易壞者政也難除而易生者弊也難堅而易怠者學也難終而易移者守也難立而易毀者家也難聚而易散者財也難享而易奪者福也難通而易執者意見也難悔而易遂者過誤也難成而易欺者勳業也世若此其紛紛難處甫一行事操尺寸而議者在其後矣有不自恐自懼而深究責大生媿悔求以寡過尙何敢任意苛搜輕刺往哲哉儻必少無一取老能止足出處咸宜仁義禮樂之旨倫常政治之端未嘗大殊輔翼聖門勞齊而功竝也唐以前雖有異說所守舊章無論矣宋陳搏種放穆修當五代學廢之後相繼談經以圖明易其後諸儒

弘道書

六 怡蘭堂校刊

視圖偏重其矜爲不傳之秘旨劉向校書考易說諸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畧同惟京氏異黨不言易有圖王弼韓康伯注本可據也圖緯教授樊英楊厚之倫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圖河圖也則漢所謂圖緯咸承於古不附經而別授古者左圖右史傳經者右史之學傳圖緯者左圖之學漢張衡請禁圖識云河洛之篇已定矯稱識記則圖緯與圖識若同而異諸儒解圖曰緯識猶後世語錄雖矯稱亦宗於圖古圖實賴緯以存劉勰正緯云眞雖存矣僞亦憑焉宋儒先天後天之學本漢圖緯之書也非自圖緯無所從來將宋儒僞撰假託上古宋之經學楊慈成同文傳范仲淹孫復張載未明所從來時猶及於陳搏李溉傳許堅范諤昌劉牧本自種放其事穆修者李之才周惇頤尹洙之才傳邵雍劉義叟邵伯溫

趙鼎惇頤傳程顥程頤傳游酢謝良佐楊時學春秋於孫復者歐陽修稱師友之益得尹洙爲多蘇軾蘇轍黃庭堅出焉宋以王氏學衍穆修所授一二世而已分至於詒經唐啖助王元成陸淳以來已出意見尙未大變亂也經旨大變創於王軫和以賈昌朝而劉敞爲說始異古注疏然不著天下王安石自昌朝發及其得相憑藉寵望獨任己私本劉敞七經小傳盡改古注爲新義用以試士憑立章程誣辯誕幽以爲道德性命之微自此興安石倡據於上迫以功令儒生求合有司紛應於下堅守古說不變者無幾或稍增損若異之大旨實一也韓駒奏曰西漢之士專一經師吏事斷疑獄皆出於此今學者亦專一經不能施於用徒誦王安石義訓義格以待問六經之旨既爲微妙其開星辰山川禽魚草木皆須他書以資參驗王安石所以無書不讀也今之爲學安石所訓之外不加研究有司不可爲題目者又不復究知獨誦道德性命之言以爲學聖人之道如是足矣安石言之則爲新義行之則爲新法天下騷然中原盡失宋遂南渡當是時不專守古經言足食足兵好謀而成從生聚教訓實處講求思以立國而因循苟且朝士所爭乃王安石程頤之學術上殿多言格物道德性命之說益熾呂祖謙陸九淵朱熹張栻陳亮最播論各不同而九淵與熹尤顯九淵言本心而畧經傳又非程顥程頤其徒不盛熹本道德性命之說更爲集注力排七十子古今諸儒獨取二程然二程與安石稍異者不過靜坐體驗會活潑潑地氣質之性耳一切道德性命臆說悉本安石焉熹齒既高觀書深而氣平稱漢儒說經意

弘道書

九 怡蘭堂校刊

性命臆說悉本安石焉熹齒既高觀書深而氣平稱漢儒說經意



味深長知者鮮矣明洪武中定取士法用古注疏兼之宋傳者爲令甲宋傳亦未盡從以蔡沈言天運大非集諸儒更解賜名書傳會選勅劉昆孫剛孟子爲節文制去八十五不以試士永樂得位專用朱熹之說始不遵祖訓仍朱舊本作四書五經大全命科舉以爲程式古注疏亦未嘗有詔禁止生徒恐畏趨時專習宋傳性理浮說盛行遞相祖受古義盡廢七十子所遺漢唐相傳共守之實學殆絕講議益固洪宣至隆萬諸儒深憂之評論大出而皆未嘗別標門戶也王守仁遵信古本大學取朱熹晚年所言乃定論此聖門實學將復之機柰守仁不深稽經文求七十子之舊正聖人立教本旨雖以朱熹窮理格物爲非而復溯九淵本心之說改九淵接孟軻更欲以截然自樹立爲致良知一時學者喜新好異紛然去朱而從王自此窮理良知二說竝立學者各有所好互相仇敵然諸儒多持異議引辨甚力追溯漢唐古學林希曰秦悖人道焚書籍坑學士先王道無存賴當時耆儒老叟遺及漢世口誦手傳或山崖屋壁之閒收拾缺編折冊朽蠹斷絕之餘久而成文富大壞之後古經益以明世學者求而易入識爲人之道者漢儒之功世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亦甚愚矣王鏊曰漢初六經皆出秦火燬燼之末孔壁剝蝕之餘然去古未遠尙遺孔門之舊諸儒擬拾補葺專門名家各守其師之說其後鄭康成之徒箋注訓釋不遺餘力其功不可誣也宋儒性理學行漢儒之說盡廢其間有不可得而廢者今猶見之十三經注疏惟閩中有板闕本亡漢儒之學或幾乎息矣鄭曉曰宋儒論漢儒駁雜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

弘道書

辛

格爾堂校刊

之心宋儒取資漢儒者十之七八宋諸經書傳注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議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熊過曰秦漢之際儒士談論以明先王之典者皆有譜牒可考傳授之次不迷其所統壹漢而下則官師重魏晉六朝王賀范徐及庾蔚之等觀其所議可以還古歸有光曰光鑽研六經溯其源本秦火以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必久晦於漢唐而乍闕於有宋欲以餘年發明先聖之遺書儒林道學分爲兩科道學未可以蓋儒林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蓋新安黃洪憲曰經藝奧微漢儒精通其旨使非注疏先行於世則扁鑄未啟宋儒之學未必能窺其堂奧即使宋儒生經殘籍滅之後其所窺識未必能過注疏也矧漢去古未遠表章之後遺書肆出諸儒校讐未必無據焉可盡嘗哉於是張朝瑞撰孔門傳道錄紀七十子朱睦㮮序授經圖列漢儒鄧元錫纂學校志從七十子序及近代王圻作道統考取儒林世系收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諸儒於宋之前著論明其不可廢自諸儒之說出而四子之書行談學仍歸中正七十子與漢唐抱道諸儒爲宋過絕者五六百年萬歷開始復禘禘聞道世系之中吾道昔何可傷而今乃可慶也然四子立說或散見文獻所畫世系晉唐都求考補或雖別爲一編其言未詳其人未廣其說未大行於世吾先子常慊焉謂四子遺書可因之以搜求史傳備籍鄒魯邇及雖缺畧有開授受可據猶堪指陳親炙私淑源流遠深當遵聖門定旨輯爲中傳正紀帝王公卿首著錄焉專序七十子傳人見於國史者爲聖門道脈譜畫圖詳其世次述

弘道書

辛

格爾堂校刊



傳授之宗系蓋義農尙矣堯命舜稱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湯執中文武周公無偏無陂皆中也萬世帝王傳焉公卿用之至孔子曰中庸古今學者守之庠序布焉是中者聖人傳道準繩也不本中以修身僻好而已不本中以言治偏黨而已不本中以明學過不及而已故謂之中傳師友間見世世不絕使斯文未墜故謂之道脈也密受規條而論次之辨者曰先儒以二程陸氏接孟子其說各異止宋儒也今取秦漢隋唐諸儒續七十子後雖本經史衛道苦心毋乃違先儒與曰非吾先子創論而諸儒之議也求之司馬光歐陽修朱震陳瓘劉恕謝廓然蘇軾蘇轍林希周必大陳公輔陳賈林栗葉適張貴謨何坦陳善徐度羅泌劉安世陳亮李著王十朋方士繇晁說之張端義李觀陸游李宗恩周密元吳澄劉因馬端臨元明善虞集黃澤袁桷陳樵明宋濂王鏊鄭曉何瑋楊慎羅洪先胡紹曾楊守陳趙貞吉祝允明倪岳何遷雷禮羅欽順薛應旂熊過蕭良有林承芳唐文獻林煥郭正域焦竑孫紹先周夢陽歸有光彭最會朝節文徵明張鳳翼沈長卿王世貞孫舉胡直徐常吉申時行王錫爵葉向高馮復京邵寶呂坤馮時可丁元薦張與行王道新譚貞默馮琦李榮曹于汴沈鯉張問達張溥顧起元管志道錢謙益張采黃洪憲馮從吾曾文饒徐珊陳函輝其文已著矣而未見之文尙眾也而成於王圻張朝瑞朱睦㮮鄧元錫先子奉諸儒遺議補定耳惡在七十子與漢唐不可以傳也辨者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

弘道書

三

怡蘭堂校刊

之傳蓋千四百年之後乃不得傳之學於遺經而承道統曰道與學非二也道已不行於周公既沒之後則成康以來天下無聖人之道久矣詩人尙美宣王孔子止傷幽厲又何以異耶蓋得時而駕不得時而教非善治有別道而其儒有別學也況宋祖帝乙不聞其上接成湯也鄭祖厲王不聞其上接文武也且不傳之學亦遺經得之非得於遺經之外也古今遠隔舍遺經而言得學則不本聖門叛道必矣既不敢自爲傳云得之遺經是遺經也漢唐諸儒若良臣衛國門子孝孫居守祖宗墳墓興之繼之初非一人力非一代之力獲傳此遺經也淮南鴻烈云坊庸郵表非謂其能事也先王祭之蓋思其功也連庶云弓矢舞衣傳百世藏於王府蓋以古物之傳於今尙有典型也傳此遺經以惠後世使得因之以識聖門所述先王之遺何一二儒生竄亂經文悍然自是皆黜創不以爲傳也不亦太過乎辨曰漢唐傳遺經信矣未得性命微旨不聞道也漢唐止可言傳經宋始傳道曰聖人之道惟經存之舍經無所謂聖人之道鑿空支蔓儒無是也歸有光嘗闢之云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書存學者世守以爲家法講明爲天下國家之具漢儒謂之講經後世謂之講道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世之論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有光真不爲所惑哉漢唐守聖人之道考究經傳其說長姑舍不論也卽聖門果有性命突起之說漢唐果未得果至宋乃得之而亦不可廢也得不得之學不過猶周之天下耳帝嚳以來堯舜禹湯相繼爲君先公悉諸侯也文武始有天下然禘饗而郊稷追王太王

弘道書

三

怡蘭堂校刊



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不啻失官出奔微矣必祀以天子之禮者吾祖宗也無祖宗則無子孫王業烏從而發苟非七十子之與漢唐諸儒遺經又絕不傳之學何自而得哉儻至宋忽云問道繼不傳之學必也謂周先公未嘗有天下舉上世以來涵淵化靈裕昭穆而盡去之繼帝嚳以文武后稷至王季不以入祀可耶否耶邈俎鼎錫至文也必先毛血大烹酒醴至美也必重明水示不忘其先也聖人至仁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傳曰禮失而求諸野不賢也野也皆道所在聖人不廢七十子與漢唐諸儒傳遺經而道獲存不賢焉野焉亦可為毛血明水遂盡削之其合於聖人之仁否也而況與聖門殊乎辨曰此有本之大議也然自永樂尊

弘道書

拾遺堂校刊

顯以來世以宋性理之說為是者數百年取駁議諸儒之言謂非聖門之舊而述古學恐世未能盡信乎曰事久難以卒變自古而然昔王安石義訓大行楊時論之諸生咸以為不可今之非安石者皆是也安石程朱小殊而大合特未嘗就數家遺書細求耳辨曰痛哉痛哉七十子與漢唐諸儒傷其久湮矣然宋儒何為有是說耶曰獨言孟軻之傳開於唐儒韓愈至宋蔡京遂以王安石上下孟軻程頤又以程顥為孟軻後一人而尚無道統接傳之論也南渡後朱熹與陸九淵爭勝門戶熹傳洛學乃倡立道統自以為曾氏獨得其宗而子思而孟軻而程顥程頤接之蓋楊時事二程而友羅從彥李侗熹所從出也皆與韓愈不合愈之言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

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兄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夫愈之原道舉其實而闕其淨守其中而貶其雜未嘗及統畧焉耳苟以傳也孔子傳七十子承以曾申矯疵公羊高穀梁赤公明儀公明宣樂正子春檀弓孔伋門人乃有孟軻曰孔子傳之孟軻七十子與曾申諸賢將不堪比數耶又嘗曰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不及孟軻以其言求之前則不以七十子為傳後則不以孟軻為傳愈即欲乖悖未嘗敢若斯過甚也不得其傳謂孟軻門人無能

弘道書

拾遺堂校刊

著書者也繼孟軻著書荀卿揚雄稱善故曰苟與揚也大醇小疵猶云伯夷聖之清而隘柳下惠聖之和而不恭非謂苟揚不能繼孟軻之傳也愈嘗語諸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苟卿守正大論是閔是一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侵入聖域又曰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其揮之進之取雄為法焉崇奉苟揚其可知矣韓愈未敢廢秦漢以來劉子翬以愈言為孤聖道絕後學而非之蔡京乃敢為妄言曰自先王澤竭家異國殊由漢迄唐源流浸深宋興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追溯堯舜三代通乎晝夜陰陽所不能測而入於神初著雜說數萬言世謂與孟軻相上下天下之士始緣道德之意窺性命之端安石以其學術禍眾不為士論



所與程氏紹興方盛熹列安石於名臣別祖程頤謂傳道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行必有我師九州之遠文獻相承七十子皆在所乘漢唐千四百餘年都無一人足取豈情理之平也哉管志道曰孟子既沒周程未生中間千有餘年人心不死綱常不移孰維持是程朱謂道統絕於孟子續於明道亦屬偏陂之說上古無書契而天地位萬物育豈以大學中庸有無爲絕續耶王文成翻其格物而不翻其道統何也遙接之謬既倡致沙門言邵雍之圖得於老氏陳搏周惇頤之道妙得於佛氏林總義文周孔至宋乃託二氏再生於天地之間吾道受辱至此百爾君子欲不憤得乎此諸儒不能已於言四子不能已於述也性命各正學業各成論道者止宜舉其大同聽其各致不得以一己之私強畫之也孟軻

弘道書

美

怡蘭堂校刊

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彼將有說匠之過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工巧蓋貴久矣尙有說也聖人不敢以己意定而闕疑況下者乎古人相友嘗以爲知之未盡晉平公問羊舌大夫於祁奚奚辭以不知強之乃對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魏舒爲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舒常畫籌後射乏人以舒備耦發無不中毓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如此射矣豈一事哉王湛兄弟宗族咸以爲癡兄子濟輕之詣湛見易請焉則皆濟所未聞雷連淵日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與周旋非一日未知且若此何以遙斷畧不存疑寧學者所不安亦非聖門忠恕之旨也道之定遺經立其本七十子傳其緒漢唐諸儒衍其脈後儒比七十子猶勝薛之於齊晉也七十子身事聖人也見全經也三代典制存也自漢至近代諸儒其德兄弟也善言美行皆可補益於世然漢儒家子也後儒叔季也漢儒雖未事七十子去古未遠初當君子五世之澤一也尙傳聞先秦古書故家遺俗二也未罹永嘉之亂舊章散失三也故漢政事風俗經術教化文章皆非後世可幾何敢與漢儒敵耦哉魏晉至唐多方補葺猶得六七焉後儒亦不能及經文之外別撰條目騰口相授輒立娉辭互相尊崇執不少讓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

弘道書

毛

怡蘭堂校刊



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閔馬父謂子服景伯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  
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  
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  
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矣季札觀樂見舞韶濩者曰聖  
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  
不逮也後儒大言而不少疑內滿而不自省慚德恥躬棄置不講  
諸儒起而切辨亦出於萬不得已也密事孫徵君於蘇門山述先  
子平日所論以就正反覆辨議微君深以為然則四子傳七十子  
序漢唐諸儒此為篤論補葺著之使世之好古君子志聖門實學  
者有所考焉

弘道書

天 怡蘭堂校刊

朱文公嘉語類云某解大學而今據某謂穩只恐數年後又見  
不穩又云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處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  
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至  
於文字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是守章句然亦多  
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  
使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工夫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  
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只說訓詁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  
是意味深長也問論惟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發便  
是情情有善惡性本全善心又是包總性情的大抵言性須見  
得元受命於天其所稟賦自有本根非若心可以一概言也卻  
是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甚有意思非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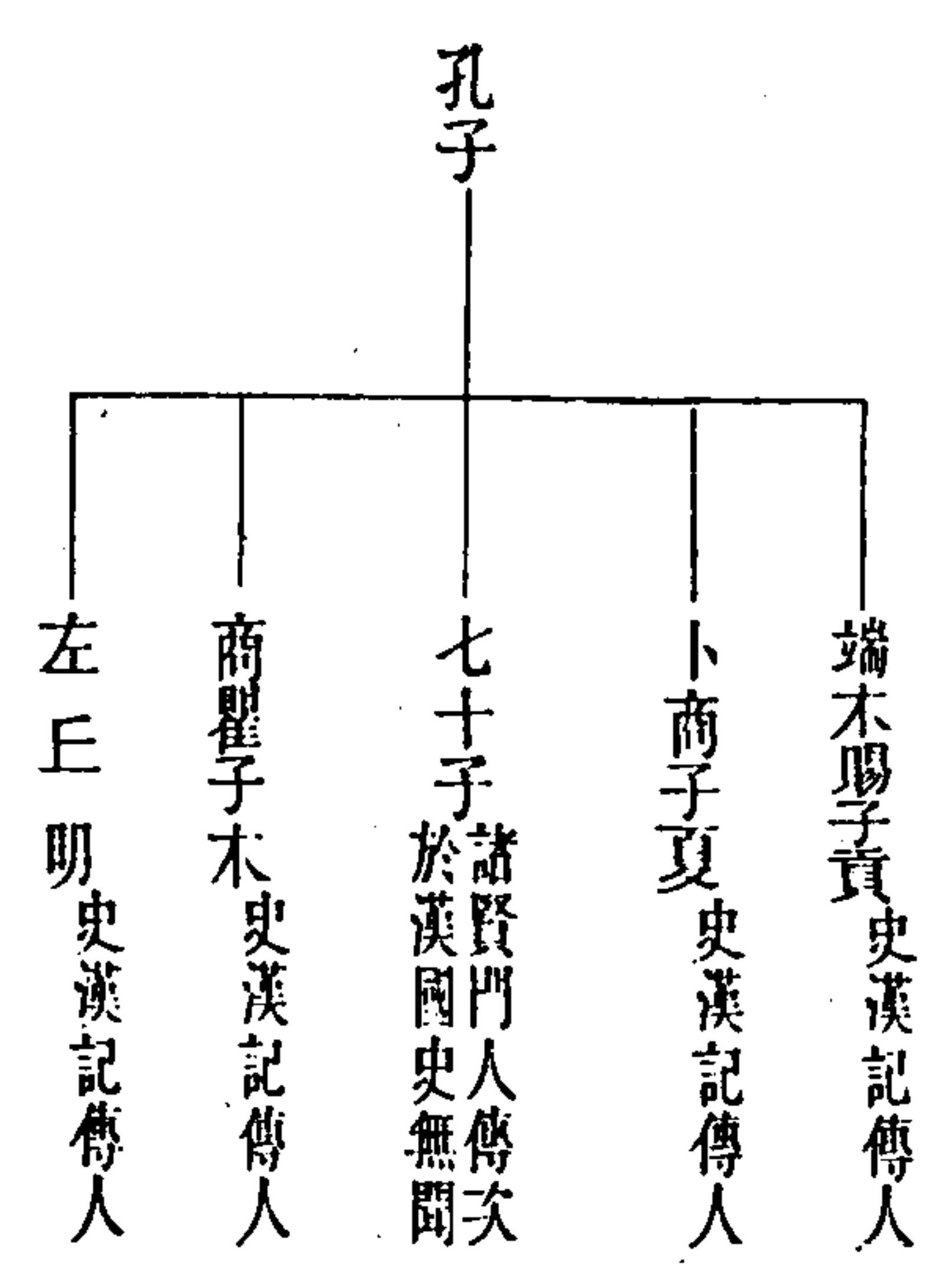
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蓋學問必至暮論識見始定文公從王  
程之後以漢儒為說夢盡改其經注盡黜其傳人盡翻其實論  
自以為獨吾之說乃可以追千聖而紹百王門人播聞已久晚  
年乃推尊漢儒尤痛悔前說有乃知目前自說謊人之罪不可  
勝贖等語可見七十子相傳本源定旨未可輕易敢改動也文  
公此悔不吝改過真可稱大儒吾先子讀文公語類於其硬將  
己意入經傳專任己私抹掃漢唐未嘗不痛心灑涕據經力正  
附文公諍臣諍子之列後既追悔昔非又未嘗不為文公手舞  
足蹈幾十年絲毫細辨盈几盈篋之書老來都冰消霧散則賢  
者無已之進德也王文成公守仁輯文公晚年定論云後世徒  
守其中年未定之說學者久傳惜乎文成倥傯軍務以沒向少

弘道書

天 怡蘭堂校刊

文公之一段痛悔也悲夫

七十子傳人表



弘道書

三

怡蘭堂校刊

聖門七十子當時分教列國雖門人或有或無然有者必多趙岐注孟子云道秦坑焚之後孟子之徒黨盡矣其皆惟秦難而斷與七十子傳人見於漢國史者止四人子夏子貢左丘明商瞿子貢之傳為公羊春秋公羊高事子貢亦事子夏然漢儒以公羊為齊學子貢終於齊則得子貢之傳為多五傳至漢胡毋子都董仲舒始顯子夏之傳有二穀梁赤傳為穀梁春秋至漢蔡千秋劉向始顯曾申李克傳詩至漢毛亨毛萇始顯左丘明傳為左氏春秋至漢劉歆始顯賈逵始行晉杜預始注商瞿傳易矯疵駢臂受之至漢田何始顯服虔鄭玄始注今惟魏王弼獨存伏生傳尚書至孔安國始顯高堂生傳禮至后蒼始顯制氏傳樂漢徐防奏云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

子夏則禮樂詩書皆子夏之分宗世緒也此七十子之正傳嫡系古經賴四家門徒而得存三代典章賴四家門徒而不散至今二千餘年王道如日中天司馬遷班固儒林之有功聖門盛不與孟軻荀卿並哉

弘道書

三

怡蘭堂校刊



古經旨論

古經之旨何也聖人之情見乎辭惟古經是求而通焉旨斯不遠矣大道之行聖王不一皆敦本務實以率天下夫善不善者意也治亂者時也得失者政也存亡者人也聖人傳其要待後世推行焉耳古經備矣不待後世別有所發明其旨始顯也宋諸儒承王安石之說言聖人性命之理七十子所未至獨有曾氏再傳而斷漢儒以來皆所未識逮宋復昌明於世別建宗旨門戶既立徒黨分爭號恣大著後世學者悉本其書久而安焉故相沿言道孟軻而後以宋直繼羣儒論其說太過者多矣吾先子以為然哉然哉天子以至庶人修身為本聖人懼後世未得修身之方也於是取三代之遺而述焉序書以紀之定禮以立之刪詩以風之作春秋以裁之晚而贊易尚書者二帝三王之鴻績而善政遺後之典冊也禮者四代損益定制天子諸侯以至卿大夫士庶人取正之遺則也詩者祭祀燕享敦教化俗潤色昇平之樂章也春秋者天王巡狩之典闕方伯連帥會盟征伐以尊王室之舊事也易者先王則以開物成務而命官掌之乃吉凶以前民用之繇辭也此皆實政實教安朝廷而平諸夏者也是六經先王以格上下通神明肅典章施教育和風俗而安民生之寶訓先聖孔子序述為教使三代政治不散世熙則文以齊之而亦不忘武備世亂則以武戡之而即誕敷文德後世之士得之而身修庶人間之而身亦修矣此所謂道用則舉之為行道不用則傳之為明道故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為國以禮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誦詩三

弘道書

三

怡蘭堂校刊

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孟軻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經旨昭昭如此非有他也且未嘗以易春秋為雅言不欲曉然而論今血氣未化世變未達之人強使剿說為七十子述聖人遺言以教弟子戴聖戴德所錄皆失姓氏惟公孫尼子緇衣檀弓記禮子思中庸大學傳耳孟軻十四篇荀卿三十篇引詩書最多皆未嘗及易經傳載聖人之言不為不廣命罕言性與天道不數數豈聖人而命不足發七十子七十子承聖人之教咸不能入如水投石焉後世之儒又何言人人同悉深於無極焉先天焉性焉是後世之儒邁千古聖門不能如後世之儒之善教七十子不能如後世儒門人之善學恐彷彿為見依倚成語非古人深造自得之學矣古稱商瞿好易孔子傳之志焉易自此始存也代有傳人國史記之後儒直不謂之問道苟必致力無極先天乃可聞獲精微聖人既不見之雅言後儒所宗顏曾思孟竝無一語商瞿親聞於聖人使易流萬古不能與周惇頤邵雍竝列即程頤朱熹門人楊時黃幹輩亦不得同為問道焉寧不大可傷哉古經之旨未嘗不傳學未嘗絕也後儒自取私說妄改古經追貶七十子盡削漢唐守道諸儒惡足信乎吾先子痛深而思遠嘗奉諸儒共諍已久之公論冒天下之譏申古經之旨曰聖人之學修己安人見之實事聖人之教因材施教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兼之可也得一焉可也能行之又能言之可也也能行而不能言亦無不可也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各成一

弘道書

三

怡蘭堂校刊



材各就一德王道著而風俗美聖人之旨如此而已所謂性命非經傳遺文言之雖微不可謂之聖門之傳李方子曰王氏高談性命絕滅史學足稔中原之禍君子所深誅而不聽者也則性命倡自安石宋已論之矣天也靜也性也誠也敬也理欲也本心也無極而太極尊大學中庸孟子也宋儒以爲獨得古人未識者此耳道之大原出於天董仲舒之言劉向曰凡學非能益之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性則聖人原有定論其後漆雕世碩子賤公孫尼子孟軻荀卿告子揚雄各立有說要必以聖人之言爲歸澹泊明志寧靜致遠諸葛亮引淮南鴻烈以戒子也敬則諸儒守之者甚眾潘尼創私欲之論徐遵明發本心之旨蘇綽繼治心之書李翱起誠明復性之說講辨太極自顧榮紀

弘道書

書

怡蘭堂校刊

瞻梁武帝李業興皆有之言無則王弼韓康伯之舊而無之一旨又始張衡也大學中庸賈逵稱經之緯之戴顓傳中庸一卷謝蘭著中庸頌梁武帝撰中庸制旨張瑄朱昇賀琛遞述中庸義於士林館李翱亦專言焉中庸大學之別出六朝已有孟軻之尊始揚雄程曾趙岐繼於韓愈奏於皮日休皆謂自我發之冤哉冤哉縱自我發安得遂謂古人未識耶元亨利貞文王演易方有此辭謂堯舜禹湯未知元亨利貞其可乎孔子贊易始著太極謂太極甘盤傳說箕子周召未聞也可乎後代視前亦猶前代視古又何怪乎王守仁良知之說出學宗守仁者以爲宋儒未喻也傳聖人之道將如積薪然後來者居上耶後儒所言非教所急舍其實而虛是求居其有而無是論古經不聞有是訓也苟有人焉謂宋儒立

說聖人之旨始明爲學之方始備前代未具也此亦未聞南人言

樵耳南人梁游者謂山中曰吾南方有樵焉入雲霧履巖巖渡澗壑鳥鳴導前芳草匝足行歌而歸以終其身謂之高士梁人聞其言美欣欣而前曰吾山中不知所也遣子學焉晨起與南人行登石南人曰巉巖也渡溪曰澗壑也聞禽聲曰鳥鳴導前也觸草氣曰芳草也令梁人之子嗚呀曼聲曰行歌乎歸哉歸而其子具以語梁人梁人笑曰吾祖父居於此數世矣皆如是也客未嘗有所加特美於言耳宋儒言學非能加於漢唐煩辭蕪雜已耳漢張釋之從孝文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豈夫代尉對甚悉口對響應無窮者詔釋之拜喬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帝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

弘道書

書

怡蘭堂校刊

帝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喬夫喋喋利口捷給哉陛下以喬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靡靡爭口辯無其實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止拜喬夫孝武問政申公曰爲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司馬遷曰孔子之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得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褚少孫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此七十子以來聖門之旨漢儒可謂繼將絕之學於古經不恃口辯而欲默成也子思稱明辯之孟軻好辯與楊墨辯義外辯並耕辯楊子取爲我墨子兼愛惡其執一也賊道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若辯其舉一而廢百也且曰逃墨歸楊逃楊歸儒歸斯受之今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七十子之學未追辯也陳良楚產



學周公仲尼之道稱之甚力彼後儒議論煩細自相攻擊大異於孟軻矣漢儒箋注古經遞相授傳者或不能無少異顏師古曰六代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然朱子曰周末久江河割斷烏有七十子師友講受聖門淵緒之學皆以為非而杜撰一旨自以為是千餘年後突起而廢前聞哉若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莊周之言節欲返性之論淮南鴻烈所載漢儒謂出於黃老不以為學況宋之前駁議亦不乏人魏王肅吳虞翻元魏張奇劉焯之張吾貴劉蘭梁許懋隋張仲唐啖助徐曠王玄度王元感之流皆有著書歲久遺落烏知宋儒以為創獲者非古人陳言乎世所稱濂洛關閩青田姚江之學何其說皆李翱復性書所有也聖人欲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為顏淵定四代禮樂為曾子

弘道書

美

怡蘭堂校刊

序天子至於庶人之定分實行為孝何嘗有後儒浮說耶近代何塘言所謂道學者多用心於性與天道及存心養氣之說名雖可觀實則無補窮理講學張士隆曰端默寂滅可謂閒心當於事驗其實身與心為一理與事相乖非聖人合內外之道也歸有光言性命之說聖人難言之夏廷美不信天理人欲之分諸儒皆知古經之旨數百年來膠固拘隘使聖人之情偏而不中全道備德不著於世母亦聖人之道久離欲合而後諸儒之論始出耶吾先子於古經無偏無黨省其過論率由舊章還七十子相傳之舊耳  
先天後天聖人贊乾九五之大人非後儒之說有辨別見  
闕文闕疑經訓昭然惜乎宋儒改經補傳不知闕文闕疑之義

祖述憲章表

有位在上立而行之為王道

無位在下述而明之為吾道

先王 天命 聖門 人道  
君師 克盡

宣明綱常 制度

雅言詩書 執禮

弘道書

美

怡蘭堂校刊

先王傳道聖門傳道各有表復合之為此庶見祖述憲章之旨非先王之遠謨鴻烈則孔子無所述非孔子之纂修刪定則先王無所存先王以君道振之於前孔子以師道集之於後蓋分而無不合合而中有分也天以孔子木鐸萬世故令無位然道不行而纂修刪定孔子之大不得已也不守經傳舊聞人人得以意見為說先王之治散而聖門之教亂學者所當深懼也先子遵奉古經畫為此表密受傳之  
或曰宋儒所言皆忠直廉節以勵世不使一人有邪僻其論甚正今乃薄而闕之何也曰先子非闕之也辨之也宋儒品行甚高雖刻隘專擅失聖門溫良儉讓之德亦多正人君子至其為說則必不可從也忠直廉節聖門原有定訓漢唐先儒久已言



之不自宋始也宋儒所謂古人未識者乃道德性命之理無極而太極靜坐會活潑潑地太虛是道靜觀天理等說此皆聖門所無源於二氏假託經文以行者也若專講古經之實去夾雜二氏之浮談不過較固王珣賈冠卿田游巖之倫深潛尙少遜焉何得越千餘年而忽自命聖賢哉

弘道書

三  
怡蘭堂校刊

原教

聖人之道一也非有奇旨殊意使人難曉然深且大矣深也故入者微而無所不盡大也故出者詳而無所不兼先王在昔設教首士焉士則胄子與公卿之元子凡民之秀也胄子異日之南面居臨者也公卿之子與凡民之秀皆異日治事以佐君理政也口胄子成而凡胄子所及者皆不敢有亂行矣公卿之子成凡公卿之子所及者不敢有亂行矣凡民之秀成而閭閻所及者無不率於典制矣教成治定焉夫性天生者也故其德不同有智焉仁焉聖焉義焉中焉和焉智則足以炤燭事機仁則足以涵育萬類聖則足以通達幽隱義則足以斷宰善惡中則不偏和則不厲此其德性之美者也德美則有立乎臣民之上之本矣必見之於行而後

弘道書

三  
怡蘭堂校刊

足以養德孝於親友於昆弟睦於宗族姻於婚媾任於里黨恤於孤寡如是其行也而德之修遠矣治事之才猶未成也於是六藝以習之禮以立身樂以和氣射以觀德御以達能書以通事數以理財六藝成而才當於用故德性不可強者也行與藝則因教而進焉故知之孝與仁之孝不同而孝一也聖之禮與義之禮不同而禮一也因其德性增之才能而士皆可爲國之楨幹矣夫自其幼而教之則易入及其冠而室也則易成故十年而學幼儀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而舞象二十而學禮惇行孝弟三十而博學無方則射御書數皆在其中矣蓋開國承家之事必賴壯盛精力爲之年高則精力衰於事識之雖至而時已不可爲壯盛而學成以當上用國之慶而家之福也故謀於耆艾而事於少壯所以



因人之能而使才足用也此先王立教以成人才之本也世衰教微吾先聖孔子起而修之其傳則士也故身通六藝者七十七人學聖人之道其才不同則所就不同聖人以道教人其法不異則所由不異不同也而使同不異也而有異昔者七十子學於孔子與孔子所以教七十子者其法具在子路勇也冉有藝也子貢宰我言也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善言德行也子羔之愚曾子之魯子張之辟琴張曾皙牧皮之狂未嘗盡違其才以求似於聖人聖人亦未嘗欲其似己也盡違其才而教之故聖人不勞而教成七十子不苦而學成孔子既沒七十子分教世之子弟就學七十子各以其所得於聖人者以為教世之子弟各以其所受於七十子者以為學教異而學不同矣學異而教不同矣學與教雖不同

弘道書

早

怡蘭堂校刊

求聖人之道則無異故儒為百氏宗焉儒靡不周也士守其典籍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後世止以守典籍者為儒之人士亦止以言典籍者為儒之職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少有識者矣古經猶可徵也子夏居西河學者甚眾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遂為莊周周之書非儒旨也則百氏之學皆源於聖門其書之美者皆聖人所備有百氏自失焉安其偏而嗜大異倡狂恣論不獲返中是不可不知也聖門具體諸賢未聞傳人子夏子貢子張商瞿曾子左丘明澹臺滅明原憲季次各有受業曾申孔伋公明高樂正子春李克孟軻馯臂吳期其傳不絕或顯或不顯耳七國戰爭縱橫雜出因力假勢諸侯貴之習以為俗惟荀卿以學鳴終老於是秦博士如伏生叔孫通輩

弘道書

早

怡蘭堂校刊

咸得先師遺訓國方廢學不之重漢乃遵奉古經田何王同丁寬孟喜之於易伏生歐陽夏侯孔安國之於尚書申公毛公韓嬰轅固之於詩高堂生孟卿后蒼之於禮制氏之於樂春秋則胡毋子都董仲舒善公羊蔡千秋劉向善穀梁貫公劉歆翟方進善左氏匡衡蕭望之師丹戴聖戴德桓榮丁鴻楊震謝曼卿賈逵衛宏馬融鄭玄盧植服虔鄭眾許慎趙岐炳蔚一世餘教授不可勝紀於時搜錄廢絕未知其義專門講說天下稍稍聞見聖人之書二帝三代之王政定制始不湮沒書不盡言者咸出口授古今不同非訓詁無以明之訓詁明而道不墜後世舍漢儒所傳何能道三代風旨文辭乎故漢儒之於聖門猶啟甲成康之於禹湯文武也若陸賈賈山賈誼揚雄荀悅徐幹王充王符諸儒鴻材鉅識別有著書皆甚可觀世未大好也迨於魏晉王弼何晏習為清談儒學始變朝野相尚損實壞政中原淪沒宋齊梁陳偏安江左諸儒談經遂雜玄旨何承天周弘正關康之雷次宗劉歙沈麟士明山賓皇侃虞喜張譏周捨伏曼容張緒諸君子緇素竝聽受者甚廣北方舊族執經而言聖人之道盧玄王保安刁沖劉蘭張吾貴李同軌徐遵明熊安生劉焯劉炫諸儒弟子著錄以千萬計古經得傳深有賴焉隋王通聚徒河汾慨然經傳欲續未墜之緒通年不壽講席散去天下用兵未大蕃昌然聖門萬世宣流之澤至此一興通之勳亦茂哉唐定天下其主好文其臣皆多才力學彼魏徵虞世南張說賈至顏真卿劉禹錫宋璟崔仁師楊發諸公經學精深世猶以詩賦稱陸元朗顏師古朱子奢孔穎達馬懷素褚无量楊士



勛賈公彥彭景李鼎祚羣儒用意經傳功厚而澤普韓愈悲流俗沈溺傷至道久廢起而注論語尊孟軻爲學者規學於愈者李翱皇甫湜輩皆有書六代以來麗弱不振之俗冗雜聲偶之文勃然一改愈竄逐奔走爵未通顯倡而寡利不能使天下大進於學亦愈之不幸也藩鎮逆命兵革不息朱溫篡奪天下益亂莊宗明宗既非大治之主又在位日淺唐之子孫僻在一隅石氏劉氏郭氏皆立紛亂之中久者十餘年少者數年四方各立者數姓以兵甲爲飲食奪攘爲風俗五十餘年儒術衰微極矣宋興雖未異於郭氏太祖太宗養之以德治之以禮割據諸國漸就平削子孫君天下日久海內又安百餘年間儒風蔚起如種放穆修李之才尹洙李溉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蘇軾蘇轍黃庭堅胡安國劉牧朱震呂祖謙朱熹陸九淵張栻尹焞詹體仁蔡元定真德秀葉適魏了翁陳亮陳澠南北竝興然安石新義至朱熹集注儒學更大變許衡廉希憲伯顏瞻思拜住不忽木吳澄虞集袁桷黃澤元明善韓性陳樵皆著於元若明以來宋濂方孝孺薛瑄吳與弼婁諒章懋胡居仁陳獻章湛若水羅洪先陳選呂柟丘濬羅欽順許誥郝敬來知德呂坤悉世所稱王守仁別取致良知爲旨學者崇奉儒學尤變甚矣諸儒緒次不絕二千餘年興起宣播不一其代聖人參贊天地深功上德明白於天下卽百家眾說雜然竝起聖人之道永爲生民主矣諸儒或遠或近或達或窮或眾或孤衍行錯錯被於四海絲之後世儒術盛衰此其大都也聖人之道無不覆載如天地焉無不容納如山海焉包義神

弘道書

聖

格爾堂校刊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大聖人立之周公孔子之大聖人傳之爲天下法從用則吉悖棄則凶天子至於庶人咸以儒說爲定儒者非自尊其說強天下以從也苟舍儒而不從小之一身也大之天下國家也必變出而亂作矣聖人以道教天下後世大賢焉入其深者小賢焉入其未深者大賢焉爲其鉅者小賢焉爲其未鉅者賢而欲進者仕以治事賢而欲退者處以自安道未嘗有所絕聖人未嘗有所禁也聖人言道甚中傳者亦宜中甚平傳者亦宜平甚全傳者亦宜全庶幾得而少失道一也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師舉天下之人各責以事使事備而義禮行者君道也舉天下之人先之以義禮使義禮正而事定者師道也君道立則事安治平之要也師道立則禮義明久遠之策也事者實也明禮義所以善事也君相之事與學士同君相之學與學士異民庶之學與學士同民庶之事與學士異是不可偏舉也道非人不能弘故聖人於天下之才兼收竝育天下之事分端各治竝納門牆名之曰儒蓋欲大道完備而息後世異趨多爭也道總事物之全然主也有在出也有序載也有殊允執厥中中者道之平其定也舍士舍稷舍教舍刑事也事者道之要其著也求其定不獨心也耳目四肢皆合焉治其著不獨水土刑教也射御書數皆通焉安道之中行道之事惟聖人盡之賢者於聖人之盛德也大業也或得其一焉不必同也不必異也天子出禮樂則文之備當之出征伐則武之備當之足國用則計財賦之備當之善任使則知人之備當之矣苟隱閉不出著書言道獨善其身爲天下端人行天下中事惡得

弘道書

聖

格爾堂校刊

弘道書 卷上



不為儒哉聖人稱顏淵不違如愚仲弓閔子綯一一語冉牛之辭不著則德行非以辨論為長政事取冉有季路言語取宰我子貢文學取子游子夏諸賢何嘗無後世可以駁議之事聖人未以一管棄之又不可以為大夫雖不欲不與也民受其賜雖不知禮而仁之聖人取人可知矣不得中行必也狂狷狂以其進取狷有所不為聖人育才又可知矣故聖人設教則寬取人則恕育才則周舉事則備力行作範言論成則經傳具存天下後世之儒當以為法當以為教也君子有大致出處是已羣黎有大事養生送死是已儒者修其身正天下國家使男女之倫不有邪慝上下有常親疏有節生安死順久遠平治也不獨於身得之亦於人而得之不獨於言見之亦於事而見之非斤斤焉同乎我者納之其未同乎

弘道書

怡蘭堂校刊

我者遂擯而棄也熙寧開王安石別開異說謂之道德性命諸儒從此言理言欲廢棄實事空文相爭論道益幽而難考夫道之尊也吾黨之幸而聖人所以為教則未能合況南渡後已甚焉不危坐不徐言則曰非儒行也著書不言理欲則曰非儒學也二三師儒各立一旨自以為是外此非絕天下之人以為不聞道自命曰真儒其說始固蔽不通學者不能盡可其說辨論亦從此紛起矣聰明俊異高弘闊達之士聖人所謂狂而必與者拒以為非學道之人於是以儒之說為昧難測也儒之意為執難平也儒之事為煩難從也儒之情為隔難合也儒之氣象為厲難近也彼方莽然自遠此復絕之不肯鉗然以處人後二者各欲為名高交相惡矣交惡則交仇交仇則交攻交攻則交困立於朝廷兩相危陷使國

家不得享靜寧之福開隙萌亂以憂社稷下處草野是非煩辨損害學案激使他趨天下之人婚宦喪祭終身儒行之中所尊反與儒異所言反與儒敵其何尤哉聖人之教之大備有未盡也欲其說無害聖人之道吾徒無教而自攻莫若修復聖人教人之成法聖門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能德行者則為德行之儒能言語者則為言語之儒能政事文學則為政事文學之儒篤信守善此亦名儒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蓋聖人立教十人中五人能知五人不能知五人能行五人不能行不以為教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蔽今大郡十餘萬家長老子弟秀傑者雖上下不齊而常千百人孝弟忠信之行詩書六藝之文則皆已知浸汨敷

弘道書

怡蘭堂校刊

行於後儒性理新說多者五六人或二三人或千餘里無一人焉道不遠人說何艱深若此士已未識欲千萬人不能知不能行者以立教則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天下之才甚不一也聖人論其中不論其上下天下之事甚不同也聖人論其常不論其變故治亂聽之世而平之以政才德任之人而定之以學狂狷不相強亦不必強狂狷以中行狂與狷雖疾也皆天也盡絕其天雖聖人不能裁之而已裁狂狷而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聖人立教至定不易之成法也天下既治然異於中材天下已亂無救於成敗上不足以急君父之難下不足以拯民生之厄浮言荒說高自矜許誣古人而惑後世非聖人所取也聖人所取修之有益



於身言之有益於人行之有益於事仕則有益於國處則有益於家。道患不明不行也。欲道之行先之以教收上下之英才返吾黨所固有明告天下後世曰豪傑之士自拔流俗或出或處爲天下端人行天下中事而無忒焉皆聖人術之曰儒也。經傳仁義之旨非後儒之理欲不必傍附言之乃可曰儒也。不言理欲之浮虛而雜二氏庶得經傳之實也。吾先子庶不失聖門之舊哉。六藝先王以教士耳農工商賈以至府史胥徒俱事師周禮如縣師鄙師遂師賈師旅師胥師之類蓋皆各授以法各習其事使精熟而當於用也。士之才力厚者習數藝其餘止終身一藝故學記云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繇其誠如學樂尙未安教者便進以學禮學禮尙未安教者便進以學射使人一藝不能誠其身何能進於道也。

弘道書

梁

格爾堂校刊

安者身心與藝相和爲一也。誠者實有此藝隨意而出無一毫勉强也。安與誠之云者精熟之至猶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七十子皆身通六藝雖德行文學各有所獲若非學之化而能施於用不得謂之通也。先子嘗言後世六藝悉不爲儒者事矣。儒者高談性命工爲文辭而止。今州縣學內大者諸生數百人小者亦百計其閒得中鄉試列仕籍者甚少。卽貢而爲學官已衰耄無能爲矣。其餘悉貧困以沒蓋諸生若不專心講書作文則考下等不齒於里閭若欲兼治生以養父母畜妻子又無閒空日月所以難也。況盡棄實用而專託空言乎。先輩楊汝容陳元忠歸熙甫祝希哲張叔大茅順甫來矣鮮馮用韞諸公皆有虛文誤世資格限人之論。周蓼洲第後與兄弟書云閒中閒邸報四方告

急日甚有志者能不深杞人之憂乎。今漫以書生當局其籌國治河大政無論有問以簿書錢穀之數天下幾何茫茫不能對也。始知書不可多讀平日爲八股誤了許多工夫徒成不識時務良可歎也。順昌職臆司理偶展律書多所未讀乃信讀書不讀律致君終無術非浪語也。誠能用元先儒袁梅國學舊議令習實事如禮樂兵農漕運河工鹽法茶馬刑算一切國家要務皆平日細心講求使胸有本末定見異日得施於政在學十年選而仕之使自署其習云能某事得以課勤其實悉考爲伍貳祿俸足以養廉歷練國事能則遷陞不能罷去則朝廷成就許多人才而草野亦少飢寒之士矣。昔冉牛閔子顏淵皆具體而徵之大賢必身通六藝焉。聖人蓋以實乃可入用而近道也。後世言學與聖門相隔甚遠虛浮成風而爲日久遠極重難返非君相以質以實深力救之習俗未可變無用焉有能也。

弘道書

梁

格爾堂校刊

古者立賢無方故宰夫僕御事雖鄙賤正人皆爲之而不辭若膠鬲管仲孫叔敖百里奚國家皆舉之而不棄漢猶選大臣子弟舞宗廟之樂六朝猶以挽郎登仕籍唐詩賦取士已入浮薄猶云儒裝亦有云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報君恩漁陽老將多迴席魯國諸生半在門故唐力尙足臣藩鎮宋遂卑弱不堪令人痛哭皆諸儒矜高自大鄙下實事流入佛老專喜靜坐而談心性全不修當世不以行要務拱手空言上古德化養成嬌弱一無所用失先王政教而壞士習可勝歎哉。



古教定制表

從師受學次第

八歲入小學

十年學幼儀

十三學樂誦詩舞勺

十五舞象

二十學禮悖行孝弟

三十好學無方

四十強而仕

五十服官政

六十曰耆指使

弘道書

完

怡齋堂校刊

七十曰老而傳

八十九曰耄

百歲曰期頤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先聖生知安行學問亦十年一進皆以實驗之也後世自魏晉清談而變宋儒又自主靜錯起至致良知而極數百年儒道悉成浮談悲哉

聖人取人定法論

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言學異同之辨有問者費密曰密學老矣自淑其身者聖門成法是守古經是信聖人之道雖密無知亦嘗有所受矣天地網緼萬物化醇言致一也日月同也晝夜同也風雷雨露霜雪同也山水同也北則寒南則熱極北則甚寒極南則甚熱北之土宜黍稷南之土宜稻極北則無黍稷而食牛羊極南亦仰雜食焉網緼致一而異如此故天地之氣一歲而寒熱溫涼焉一月而晦朔弦望焉一日而旦暮午晡焉此自然之道人生其中性安得皆同而不少異耶男女媾精自化而形目於色耳於聲鼻於臭口於味其官甚異同出一身不見其異不聞其同也學者論道安得執其同遂謂無異執其異遂謂無同耶子曰不

弘道書

完

怡齋堂校刊

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孟軻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聖人以狂狷兼三德也洪範傳曰又用三德平康正直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平康中行也沈潛多者狷高明多者狂剛柔者裁之也高明者才長而不能柔恐浮而不深沈潛者守約而不能剛恐狹而不達才則易蕩蕩則不可以事人守則易固固則不可以治事夫事人治事士之大者也而不有以裁之則狂狷之才棄者多矣高明而教使柔沈潛而教使剛然後才因學以當於用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區區焉欲專一人之好尚強天下以從其有不從起而斥之聖門無其法古經無其旨也聖門諸賢不同甚矣入於聖人之教則皆有成問道未嘗異自孟軻以來稱七十子孟軻源於子思子思親炙曾子而軻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



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未嘗以具體稱曾子其稱曾子與子夏並孟軻論道甚嚴筆於書如此具體一體雖有異非七十子盡劣於顏淵獨顏閔數人始能傳聖人之道可以教後世也孟軻於七十子未嘗有所去取後世之儒何所見以意盡爲芟除獨許曾氏與七十子之學未可以一端定先子嘗喻之子同也長幼而已仕同也上大夫下大夫士而已七十子不可過爲分別亦彰彰矣何後世論道遂敢爲懸絕也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敢以私意盡削七十子獨存一二如女工於絲麻黜僧於貨食斷漸焉進退之不畏不疑其妄也與其信也與吾先子曾舉聖門成法古經所載以解後世之惑曰中行狂狷同傳聖人之道高明沈潛不可偏廢聖人謂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貢告諸往而知來高明者與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沈潛者與子張之學多高明門人所傳近於狂子夏之學多沈潛門人所傳近於狷師也過商也不及聖人進退之未嘗謂二子遂以過不及終其身也一於高明則狂琴張曾皙之流是矣一於沈潛則狷原憲孔弗之流是矣狂狷於道皆可入學則裁之聖人於曾皙曰吾與點也於子路曰由也升堂矣於子賤曰君子於南宮适曰尙德七十子親事聖人而折之後世之儒又何所見違聖人定論獨不謂之間道所許非耶聖人同也顏淵閔子冉牛仲弓異子貢季路宰我子游子張異子夏有子曾子公西華異曾皙琴張孔弗原憲異以聖人之同謂七十子皆同不可也以七十子之異謂聖人有異

弘道書

辛

怡蘭堂校刊

亦不可也高明而學焉則以高明入於道沈潛而學焉則以沈潛入於道道同而所入異入異而道亦同之不同韓愈所謂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也後世學者性本沈潛子夏氏之儒也而說變焉自以爲盡於聖人之道執其說非天下之高明學者之沈潛皆從而和謂其非合於聖人不知其爲沈潛之非高明也性本高明子張氏之儒也而說變焉自以爲盡於聖人之道執其說非天下之沈潛學者之高明皆從而和謂其非合於聖人不知其爲高明之非沈潛也聖人之道於是乎異矣羣言淆亂不得聖人折衷之必折衷古經乃可定也古經之旨皆教實以致用無不同也而其傳亦皆學實以致用卽有異無損於聖人之道亦不害其爲傳也儒者求道當畜德自立焉又何日呶呶異同之變耶先子嘗繪爲圖以教密密所受若此子弟退而記於篇

弘道書

辛

怡蘭堂校刊



弘道書中

禮樂

學人

成都費

禮樂

禮樂

祀先聖禮樂舊制議

禮樂祀先聖漢以來乃頗漸著高祖至靈帝皆用太牢祀闕里而禮樂不聞當時國學所祀未知空名曰先聖云耳亦或有以質之周公焉孔子不與也亦或經止各祀其師也皆未可知後漢世祖建武五年起大學車駕還宮幸之賜博士弟子亦不稱祀事顯宗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大牢章帝元和二年幸闕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始傳作六代之樂靈帝光和元年始畫先聖及七十子像於鴻都門學魏正始二年使太常用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孔子祭於學始此而皆命臣下行禮也東晉以來帝乃親釋奠其禮樂亦未曉范甯欲依周公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宋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舞六佾以郊樂未備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懸之樂舞六佾牲牢器用悉依上公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今當行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王儉奏曰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文選詩注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之也金石俎豆皆無明文元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始別立廟北齊天保開始以春秋二仲釋奠唐高祖武德二年始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學太宗貞觀六年罷周公祀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禮部尚書許

弘道書中

怡蘭堂校刊

敬宗等議祀先聖先師秦漢無文魏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請自今稱皇帝遣官以祭酒為初獻司業亞獻博士終獻州縣守令丞佐為三獻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諡孔子為文宣王宮中出袞冕以服之樂用宮懸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親征至兗曰夫子百王取則安敢不拜宋真宗仁宗哲宗皆再拜真宗頒釋奠先聖儀竝祭器於天下徽宗崇寧四年周冕十二旒袞服九章賜邊豆各十大觀四年孔子執鎮圭門立二十四戟如王者儀政和四年頒大樂器於曲阜高宗紹興七年釋奠為大祀加邊豆十二禮如社稷金大定十四年服十二章禮或亦同唐宋耶元世祖至元十年中書言用王者禮樂則王者禮樂其來久矣明洪武十五年上半年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今諸儒議禮咸言孔子雖

弘道書中

怡蘭堂校刊

聖人臣也宜一奠再拜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乃定議皮弁再拜搢圭獻爵出圭又再拜成化十二年國子監祭酒周洪謨請增邊豆十二舞八佾其後五十餘年大學士張璉奏國學損邊豆為十州縣八佾舞六諸儒或以為當或以為否其當者以為孔子人臣不宜用天子禮樂其否者以為八佾十二邊豆孔子之德足以堪之密聞先子言後世必用天子禮樂而後為至當矣國子監者天子之大學也魏晉以前臣下行禮後天子親釋奠焉天子祭而不用天子禮樂以諸侯禮樂行之是天子因幸學而降禮樂也不可也以孔子無位不宜用天子禮樂士也則舞二大夫也則舞四六佾諸侯之禮也又其可用乎祭從生者三代之通義也故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宗廟父道也釋奠師道也天子



以其禮樂祭先聖先師而非以寵孔子今不從天子而以孔子爲嫌何耶漢養老於辟雍皆用八佾此王世貞具奏縉紳色沮而不敢吐者六十年矣乞以時改正誠痛之也況天子以禮樂賜祭人臣之勳德深厚者三代舊典成王賜周公周公可孔子則亦可也夏寅議軒懸之樂惟當車駕自祭外用之僭矣苟如寅言非天子主祭不宜入佾周公之禮亦魯侯主之後世帝王陵廟遣官行禮不聞禮樂有所損也蓋諸臣欲正定禮樂而不通於古今之義所以變亂紛紜愈欲正而愈非也今之郡縣與古封建不同古者諸侯各守一國傳其子孫慶賞刑威皆自主之天子不得而與也故有定禮今天下一家郡縣乃古天子之畿甸其異一也古之大夫世有守采自漢以後公卿百僚皆起民間推舉賢良庶人之子爲公卿經不中科公卿之子庶人矣其異二也司府州縣主令人民數年而更還其鄉黨復爲庶人其異三也今之府州縣皆天子畿甸之官天子賜禮樂以祀先聖有司舉之亦何疑焉

弘道書

三

怡蘭堂校刊

先師位次舊制議

嘗問先聖先師不同之義先子答曰國之大事古之大禮天地日月嶽瀆社稷宗廟警宗皆上古神聖立爲典祀三代遵守漢唐不敢變也學制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魏晉以來猶傳典禮唐太宗貞觀六年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祀遂定開元二十七年孔子始正南向之位又從李元瓘之請始詔七十子從祀宋元豐間陸長愈奏請以孟軻同顏回配享淳祐二年配會參成淳三年配孔伋於是稱四配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冉有季路宰我子貢子游子夏而升子張謂之十哲次其下七十子祀之兩廡先聖先師之稱三代古禮各一人而已一祀止一人所以昭無二統也月令之祀春也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夏也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秋也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冬也其帝顓頊其神玄冥蜡之祭先嗇司嗇故祀棄則罷社伯益未嘗無功於火不以配炎帝配之則二統矣先聖之稱稱其帝也先嗇也先師猶其神也司嗇也不可以多一人也熙寧七年蔣夔請以顏回爲兗國公母稱先師禮官以孔子顏子稱號歷代各有據依輒難更改不從其請蓋禮經具有明文也南宋曾子思之配世以爲傳道一也傳道之人也必以聖人爲定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語怪力亂神子之所慎齊戰疾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聖人於道未嘗有所謂教外別傳也七十子共傳之其有不同猶公侯伯子男之皆諸侯今流王化

弘道書

四

怡蘭堂校刊



曾氏獨得其宗古今安有是言大學非曾氏所述漢儒賈逵云孔子學之失墜於是作大學子思孟軻遠不相及無所授受辨長不載皆可

據經史駁正傳道之辭深誣而為世惑已非一日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以為其宗則止顏氏柴也愚參也魯師也僻由也嘑曾氏亦二三子也不稱其庶幾也既謂之則亡矣顏

氏之沒聖人之學當日不傳孟軻亦何從而得其傳也舍顏氏則七十子咸得焉七十子門人或傳焉以曾氏問一貫為獨傳道聖

人之稱顏氏與文王箕子同辭未聞以一貫命之如顏氏其人若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亦不聞命以一貫子思未言一貫孟軻未言

格物則惡得遂以一貫為道之至漢唐千餘年未有言者忽以曾氏獨得其宗逮宋而始接其傳與且一貫子貢亦問之以曾氏信

而子貢疑此後儒曲說非也語子貢以一貫則亦唯多學而識語曾氏其然非與一也問殊則答自異無所謂信與疑也後儒好言

性與天道顏閔冉仲皆未之定實啟於子貢已云不可得聞曾氏謂一貫為忠恕子思言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烏有無

極而太極靜坐會活潑潑地即物窮理本心良知等說乎則後儒所謂傳道一其所謂道本非聖門之舊也夫子之喪顏淵也若喪

子而無服喪子路也亦然百世而下不得復起聖人以請之惟取正於經文後儒安可率任己私盡變古經所載於聖門諸賢敢妄

為去取哉因其別也而別之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宜矣不以為配何耶子思著書子路顏淵並稱孟軻曰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冉

何耶子思著書子路顏淵並稱孟軻曰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冉

弘道書中

五

怡蘭堂校刊

牛閔子顏淵具體而微儼然坐於其上子思孟軻安乎否乎故以子思孟軻先諸賢是魯之躋倍公也夏父弗忌為宗伯曰吾見新

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仲尼以滅文仲縱逆祀為不知不信經傳遺文而信後儒曲說

此宋元豐至南渡改亂定制議禮之不經者也四配制成而先師之位亂矣名猶未紊也嘉靖中張璁請改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

之號此議始於吳沈而夏寅巨濬皆主其說反是遂去舊諡而稱至聖先師若以王號為不宜仍稱先聖可也加先師於孔子則悖

亂典故夫君師生民之極稱也然虛而統也實以分之君則天子諸侯不同矣三王既定為先聖先師其旨遠哉先聖云者立教者

也先師云者布教者也禮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鄭氏注先聖周公若孔子凡學春夏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

如之注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是聖與師不可以合稱也自至聖先師之號出而先聖先師之名紊

矣嗟乎至是聖門舊旨盡失三代古禮盡廢惟後儒曲說是從寧不痛哉寧不痛哉祝允明議居孟軻於冉閔諸賢之間誠為正論

而尚未盡當先師位次宜守三代古禮止一人而考魏晉六朝隋唐故典以顏子唐開元八年詔曾氏在游夏之次或採用之仍舊

制坐子思孟軻於諸賢之下庶幾不悖與請正於大夫君子焉

弘道書中

六

怡蘭堂校刊



先賢封爵舊制議

七十子封爵唐開元二十七年始贈侯伯顏淵以先師爲充公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十哲爲公七十二弟子爲侯先儒爲伯其後先賢有加封補封先儒續從祀者亦追封此唐宋舊制其所以若此者恤盛德而尊有道也嘉靖中張璁請削孔子七十子先儒舊封謚稱孔子則兼以師顏曾思孟則兼以聖七十子爲先賢漢唐以來爲先儒此其事亦不可不詳論也古者釋奠先聖先師各異天子視學乃合祭故周公爲先聖則孔子先師其後孔子爲先聖則顏回爲先師師道一也而聖與師之稱異周禮師之類甚眾卽後世授徒皆名曰師不敢曰聖是聖尊而師次矣今無故而降聖人爲師僭顏曾思孟爲聖不知其本何經傳也洪武初革嶽瀆封

弘道書

七

怡蘭堂校刊

號前代諸臣止照當時舊稱獨先聖奉詔云孔子爲天下師以濟後世仍其舊七十子亦未革聖君賢臣深知其不可以七十子仕者無幾人餘皆匹夫也天子所近公卿大夫士而已未聞匹夫至天子之前者管仲不我于王天王以上卿之禮享之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於是受下卿之禮今天子釋奠匹夫與焉恐未可也先賢封之爵則有章服矣無國命仍野人也禮公之袞冕九章侯伯之鷩冕七章野人黃衣黃冠天子皮弁指圭公侯卿大夫陪位奏軒懸而贊拜諸賢野服廟其間亦不倫甚矣先賢之尊雖以道德不以爵位然道德虛也爵位實也鄉人儻孔子朝服而立於阼階未聞以燕服也顏閔卽大賢不能以大夫之服祭故曾子易簣焉後世尊諸賢而爵位之恩澤加於幽壤與

起可示來茲先子嘗言唐宋議先賢封爵當時儒臣皆有深識豈可不重申舊制張璁一時假託掩過之舉惡足爲定論乎謹識

弘道書

八

怡蘭堂校刊



七十子為後一例議

聖賢子孫朝廷皆存典例賜之爵祿所謂賞延於世也名臣孝子先儒賢士悉有恩賚功德最盛莫過孔子子孫歷代爵以公明景泰三年賜顏淵子孫為五經博士其後曾子子思孟軻三氏咸賜朱熹亦有之得博士二人後及於周惇頤程顥程頤邵雍惟子路獲博士七十子與漢唐諸大儒皆為宋說所繼而未議學者深疑或以為永樂中朱熹之喪以同姓也熹所是者因而是之熹所非者因而非之不過一人之意見豈天下萬世之公論哉昔聖人之道著於一時古經傳之萬世七十子輔助之力為多居也絃歌而詩書出也車馬而僕馭畏於匡困於蒲尼於陳蔡削跡於宋從患難若斯其久也志意不立子路侍僎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

弘道書

九 怡蘭堂校刊

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有回而門人益親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名布揚於天下子貢先後之周旋若斯其勤也聖人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含以疏米三具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緝組綬桐棺四寸柏槨五寸飾棺牆置嬰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弔服加麻議自子貢居出由經參子游夏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葬聖人若斯其慎也七十子懼微言之絕於是散遊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哭起禽

滑釐之屬皆受業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播聖人之教若斯其遠也聖人非七十子傳之不盛遺之不久其子孫當有殊賞後儒妄撰曾氏獨得宗傳其餘俱加駁議唐宋以來褒封七十子舊制皆據謬說遂為所亂致七十子之雲仍不能如後儒誠為缺典學者之大痛也韓厥有言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七十子之後士大夫宜奏訪其嫡派苗裔充五經博士之典例賜祭田為之祿四氏學亦當議七十子之後悉賜著錄後世之儒周秦漢唐至於近代論其功德大小者或與他官下者奉祀生員庶幾平國典而暢人心哉謹述先子遺言為議

弘道書

十 怡蘭堂校刊



從祀舊制議

從祀孔子廟廷朝廷盛典儒者重事禮稱有道有德使教焉沒則  
以為樂祖祭於瞽宗其人未有傳漢以來祀周公孔子漢世祖破  
董憲還命大司空祀孔子竝祀七十子於其廟七十子祀始此明  
帝永平十五年東巡幸孔子宅又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唐貞觀  
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  
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  
王弼杜預范寧二十一人用其言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竝配享  
孔子廟廷後儒配享自斯始故宋政和元年稱顏氏以降諸弟子  
孟氏以降諸大儒元豐七年詔荀況揚雄韓愈從祀崇寧三年以  
王安石配享政和三年追封王安石及子王雱配享安石位次孟

弘道書

中

怡蘭堂校刊

軻下靖康元年降王安石從祀淳熙四年去王雱畫像淳祐元年  
詔周惇頤程顥程頤朱熹從祀而罷王安石嘉定十三年詔張載  
從祀咸淳三年祀司馬光邵雍景定二年祀呂祖謙張栻至順二  
年董仲舒始入祀至大二年祀許衡明正統二年祀胡安國蔡沈  
真德秀八年祀吳澄弘治元年楊時方祀至於后蒼王通歐陽修  
胡瑗陸九淵祀皆嘉靖九年也而程顥之父珦朱熹之父松蔡沈  
之父元定亦遂於是年配啟聖王矣隆慶五年祀薛瑄萬曆十二  
年祀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二十三年又以周惇頤父輔成如程  
珦等故事竝配或曰羅從彥李侗萬曆四十七年祀此見與簿張  
考而道統正宗錄言萬曆二十七年廟祀考又言四十二年福州  
志言曰十七年安慶府新志又言三十九年所載不同按州縣舊  
志多無羅李二人或其議而未行耶康熙六年晉陵毛念時刻  
延平四先生年譜止言楊時弘治八年從祀不言羅從彥李侗從

祀又二十五年閩林華昌依闕里圖志位次刻崇祀考此歷代從  
亦無羅李二人果否奉詔增入未知的於何時未詳

祀始末也洪武二十九年楊砥請罷揚雄不祀進退因革端見於  
此是時上已黜孟軻以犬馬寇讐論君臣太過錢唐力諫逾年乃  
復楊砥之議無有辨者矣嘉靖九年張璉請定祀典退而不祀者  
於七十子有人先儒有人總之言曰程敏政嘗奏孔子弟子自顏  
回以下七十六人見家語家語書出孔氏當得其實司馬遷列傳  
多公伯寮秦冉顏何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別有蘧瑗林放申枨然  
邢昺論語注疏云中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實一人二名爲  
儒曲今申枨封文登侯祀東廡申黨淄川侯祀西廡止宜存其一  
公伯寮懇子路聖門之蠹騰孔子稱蘧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  
林放雖嘗問禮家語史記邢昺皆不載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  
字畫相近之誤但不可考三人宜罷其祀而瑗放祀之鄉賢荀況  
揚雄實相伯仲況以性爲惡禮爲偽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子夏子  
游子張爲賤儒況祀亦宜罷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南郡太守貪  
濁免官髡徙朔方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  
劉向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奏鑄黃金不驗下吏其兄陽城侯  
贖之著洪範五行傳最爲駁雜賈逵獻頌爲郎不修小節附會圖  
讖王弼倡清談注易專祖老莊何休春秋解詁黜周王魯注風角  
班之孝經論語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畏何武之嚴自免  
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子賓客以盜繫獄武平決之聖謝不慚王肅  
以女婿司馬昭勢將篡魏母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  
師畫策杜預守襄陽數餽遺費要伐吳以斫瘦之譏盡殺江陵之

弘道書

中

怡蘭堂校刊



人八人者宜禩爵罷祀鄭玄鄭眾盧植服虔范寧雖若無過所著亦未能有以發明聖學宜改祀其鄉璉又言謝錚論吳澄生淳祐貢舉於咸淳為元國子司業翰林學士忘宋事元祀宜罷璉在當時以議大禮得君廷臣張袞徐階黎貫王汝梅等力言其不可而上方嚮璉詔書悉從所請也白璉之請得行漢魏以來守正遠節考經崇禮立功聖門使道不墜之儒除削殆盡所存無餘而升享者大半後儒入於二氏者矣可歎也敏政與璉俱稱正史請以古經正史論之家語固古書然出在後史記本孔氏古文司馬遷所見又一書也公伯寮秦冉顏何必有所自矣伯寮愬子路遷記其語以載弟子籍不可妄去也馬端臨曰孔子弟子家語史記皆載七十七人魏王肅本自顏回至顏相止七十六人史記顏何字冉

弘道書

怡蘭堂校刊

司馬貞注云何家語字稱則顏何原載家語唐以後傳本始缺耳顏之推稱聖門弟子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顏真卿自敘家譜亦云顏氏列弟子者八人若無何七人而已謂申續申振中黨為一人鄭國即辟邦其中或有譌誤然以彼為此則亦不可論語有兩子張魯有兩曾參漢高祖之臣有兩韓信史加王以別之其時有二召平易學有兩京房光武時有兩劉向兩劉歆朱熹門人有兩黃幹姓名同時同學同所事之人同而異如此矧可曰某即某某字誤某字避諱也林放論語注稱魯人然孺悲申振亦止云魯人澹臺滅明皆不言弟子蘧伯玉使人於孔子注者曰名瑗蘧瑗非經文所載安知非又一人耶安知文翁所見弟子籍不殊於家語史記耶不然列國大夫見於經者如晏平仲子產僕封人

太宰之類皆不言而獨言伯玉耶先儒稱家語載七十七人今本才七十有五石室圖書云有中振中堂今本亦無振與堂也古書漸就舛誤安可執一以為據耶杜佑通典載開元贈爵七十七人外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振琴牢琴張六人祥符大觀中加封去琴牢餘竝因之所不及者懸置耳蘇轍曰七十七人家語太史公書皆同秦冉顏何不載家語琴牢陳亢史記無錄二書不可偏廢今竝採之凡七十九人疑則傳疑也敏政既謂不可考欲以己意削之自為武斷之辭璉復不傳疑而期傳信千古難明之案歷代諸儒所不敢定者一朝而直判之黜久祀之位使典禮有缺學者之心不厭豈細故與其削漢唐諸儒皆沒其長而攻其短謬妄詆與正史多不合馬融之應鄧騭在戚畹號稱為賢非蔡京權姦之

弘道書

怡蘭堂校刊

比兼歲值凶荒孟軻所謂可受免死之時前忤鄧氏以致加罪免官後又以過謁梁不疑為梁冀所惡髡徙朔方少壯不知忌諱數以直道干犯權貴禍患切身晚節稍圖自保戚里往來傳者遂誣為梁冀草奏無兄盜嫂娶孤女而笏婦翁賢詰受誘代皆有之悲夫至於女樂富貴之常融不肯獨異於眾復取忌生譏唐裴度累遭毀謗幾致禍災晚歲浮沈以自免害亦融之意此等固聖人所赦之小過也劉向鑄金下吏乃在少時中歲傳經學者宗之其忠愛誠懇數見奏章洪範之傳先民舊聞非後儒臆說洪武十四年上諭祭酒李敬曰說苑劉向所論多載前言往行善惡昭然朕常觀之深有勸誡卿以朕命導諸生經史之暇兼讀說苑講律令必有所益十五年命禮部頒說苑新序於天下學校令生員講讀敬



政與璵豈未知之耶賈逵獻頌出自詔旨其言圖讖本爲左氏而發遂書條奏曰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侍其義長詆挫諸儒相與排之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讐光武皇帝祚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一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明劉氏爲堯後左氏獨有明文陛下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矣書奏乃令選公羊顏嚴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又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四經既行遂又抑圖讖張衡以圖讖虛妄奏請禁絕稱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二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故遂解經獨不用讖緯安得以附會圖讖爲罪乎王弼解易祖述老莊崇尚虛無斯誠大罪然無之一說流傳後世無極而太極所自來也何休注公羊相沿不無過論春秋記年經文本之魯國惡得責休哉史稱休注風角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當亦如邵雍皇極經世之類矣戴聖懼何武之覈自免人生仕宦安盡無失一事不詳便罹罪罟非皆不肖也杜林嘗奏果桃李茹之餽集以成賊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卽相異相非亦縉紳之常程顧蘇軾致成四黨皆不失爲君子若以聖子繫獄而遂及聖子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又若之何也王肅本傳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於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

弘道書

五

怡蘭堂校刊

明年春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威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眾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土崩景王從之遂破儉母丘儉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爲己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爲壇於城西歆血稱兵爲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兵六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遊兵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殺儉欽遁走觀肅之言正辭也母丘儉之兵雖正耶未定亦未可遂謂爲討賊也且肅所語乃司馬師師以魏正元二年卒甘露元年肅亦卒去師死一年耳魏又立常道鄉公凡十年司馬炎乃受禪舉以爲肅罪何其妄也杜預傳預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瘦憚其智計以瓠繫犬頸示之每大樹似瘦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云捕殺則繫犬斫瘦人非盡江陵一城也預新伐吳懼費要讓阻故相餽遺未嘗以求美官馬援亦云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自古貴要爲患成大功者必善事之矣取漢唐先儒之行惟疵是求史苟載有一過遂盡棄其生平昔諸葛恪與陸遜書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孔氏門徒大數二千異者七十二人子張子路子貢皆亞聖之德猶各有所短師僻由嗔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聖人不以數子之不備引以爲友

弘道書

六

怡蘭堂校刊



不以所短棄其所長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縱橫善人單少小小私行皆宜澗略不足縷責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聖賢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耶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更相訪誦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為大譽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責人專以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正義則人不堪不服其行不堪其責不得不相怨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自宋儒好責人以扶成其接孟軻之說所許顏曾思孟而外七十子以至於內百餘年之儒少有當其意者敏政輩益羅織深文而周秦漢唐以來鮮無過之人矣以馬融王肅為黨勢家則楊時之於蔡京劉向為誦神仙方術則程顥張載之出入佛老賈逵附會圖讖朱熹論葬法亦術士利

弘道書中

七

怡蘭堂校刊

欲之說不本六經王弼老莊周惇頤無極之書諸儒以為本於老子何休注風角朱熹晚年亦注參同契以戴聖為賊吏朱熹必取淫行汚士大夫悖禮經帷薄不修之旨亦可曰酷吏也宋儒從祀亦未嘗不可議也後世尚論習為風俗同一過也在漢唐先儒必多方鍛鍊指為實而後已在宋儒必曲加調護以為誣而後已史文所載實則俱實誣則俱誣不知學者好惡何以不同論漢唐先儒者豈皆史魚之倫言宋儒之過者叔孫武叔輩耶蓋宋樂以後科舉所用悉宋儒改經更注諸生父子師心相授不如其說謂之背朱注則有司不取聞見慣習不覺其固如此也揚雄世傳有劇秦美新之文曾鞏孫復王安石簡紹芳胡直焦竑皆力辨雄無其事或以為谷子雲之誤馮時可以美新為劉棻作考揚雄班彪父

弘道書中

六

怡蘭堂校刊

黨嘗造其門聞見親切故班固作傳稱雄溫厚君子恬於利勢雄平生著書傳皆載焉又言諸儒罪雄非聖人而稱經獨無所謂劇秦美新者王莽時以符命封爵甚眾而雄不侯莽自言雄素不與事史文如此美新可不辨自彰後儒未之深考耳且莽之篡非忽起也奉太后命居攝已非一日不過以衰章金匱之文即真耳哀封美一切仍舊校書天祿不與朝政也必欲犯莽之怒去位以干不測之禍則三家執國命已久先聖亦不當事之而微服過宋矣唐楊倞注荀子性惡篇曰荀子當戰國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性惡之論誠過激其要歸本於仁義先王之化孟軻大馬寇讎之言亦未嘗不激也易曰見惡人无咎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則性善性惡皆可言也各得其一耳歸有光稱荀子精造孟子不能過揚雄韓愈皆推尊之以配孟子宋儒頗加詆黜今世遂不復知有荀氏矣悲夫此公論哉且孟軻性善以情與才論故孟軻言性善契為司徒敬敷五教之旨荀况言性惡臯陶為士謨明弼教之旨揚雄善惡混則相近不移之旨說雖不同皆本於聖門而欲輔翼教化則一也况非十二子其人皆去况不遠賤三氏也時儒已分為八况言學三子者之過又何傷乎王安石程頤朱熹輩之追貶先儒非刺太甚十倍荀况矣孝廟初張九功程敏政奏改定從祀禮部侍郎倪岳言馬融王弼之徒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自唐之注疏成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七十子名氏司



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宜仍舊奏乃寢而  
璉復假其說以亂舊章哀哉總之尙論古人宜大端小節考其始  
終非可以愛憎爲是非也璉與敏政輩譏議先儒沒其衛經傳道  
之大功索其微疵加以重罪致庠序無其位而學者守其道書冤  
亦甚矣魯丕稱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陳元謂范升論左  
氏挾瑕摘毀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夫老女刈耨亡  
其著簪而哭不忘故也取漢唐先儒之說於遺編而復力絕之哭  
簪之義何其左耶苟以一言一事之失不特周惇頤程顥程頤張  
載楊時朱熹之祀可議卽七十子亦有可議者冉有之附益季氏  
也子路之事衛輒也子貢之貨殖也宰我之欲短喪也子夏之忘  
親哭子也會點與童子冠者共浴子張難與並爲仁子曰參乎勿

弘道書

九

怡蘭堂校刊

納也孟軻受金太多寇讐過甚又豈不可議耶以此煩苛細責將  
空七十子而遂之上而議及先聖亦豈盡無後世所謂於儒行有  
玷者哉朱國珍論許衡吳澄以仕元黜其從祀則先聖於元祀必  
所不飲元史獨宦官李邦寧主祭風雷示異餘皆無事也八十九  
年中先聖享元祀者二百次上食有何不是而拒之子卽驕苟非  
濟惡儻有恂恂知書人在旁方獎之不暇而反奪其餼曰何故事  
吾子則亦非人情非天道矣國珍之言何其忠恕也澄雖舉於宋  
而未仕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澄不在死例也元取而用之  
澄不死安所逃乎微子歸周聖人未嘗不許以仁子曰管仲相桓  
公民到於今受其賜使先聖生宋元開亦豈遂仰天絕吭哉後世  
不以古經所載聖門舊法論人而獨取後儒偏私之說此宋以來

學者之通弊也傳曰吾於洪範見君子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  
美又曰君子之於人記其功而除其過朱勃有言王德聖政不忘  
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眾蓋以聖人忠恕論人則人無過者  
多以後儒苛隘論之則人皆有過而無可逃者矣故七十子中論  
罷與漢唐先儒已祀者皆不可廢歷代諸臣奏請從祀亦宜考補  
至曾申李克駢臂橋庇孟仲子根牟子田何胡毋子都孔穎達邢  
昺孫奭郭璞楊士勛賈公彥陸元朗李鼎祚之倫有大功於經傳  
非程珦朱松輩也猶有當議及者聖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本  
達道非徒空言而已熊禾議於曲阜立啟聖王廟以顏無繇曾點  
配此議變禮之合中者也啟聖王祀曲阜衍聖公以子孫祭之而  
顏無繇曾點配享謂於顏回會參有碍耳非謂啟聖王宜祀也璉

弘道書

十

怡蘭堂校刊

等遂遍立於天下非矣今正官祀先聖其禮重其物豐佐官分獻  
啟聖王其禮輕其物省子不先父食之義正於顏回會參而反背  
於先聖何也至程珦朱松周輔成輩止宜祀其郡邑之鄉賢配啟  
聖王何其僭也況祀之天下乎程敏政所稱珦等無甚功德則可  
祀者尙眾苟以惇頤顯熹之故及於其父尤非也無繇與點皆在  
七十子之列此外無祀者七十子之父不祀祀顯熹之父並乎先  
聖是皆以興獻王入廟之邪逆也嗟夫諸儒之宜祀不祀不當祀  
而祀已百有餘年賢士大夫必有起而論之者不加詳議何以昭  
垂乎吾先子言從祀如此

王世貞曰先朝之黜漢儒所以尊宋而不知陷宋儒於背本也  
今訓詁之學不傳卽明如程朱亦何所自而釋其義乎禮臣未



及詳考故典題罷其祀殊為未妥史記陳丞相世家云於是與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肖木矣乃復賞魏無知背本字從此

張與行曰古之論人也恕後之論人也刻古之論人也重立德後之論人也重立言四科十子固親七十子聖人各成其賢未有相少者漢唐以來千□□□祀之人寥寥如晨星入祀之途隘矣與行□□□州進士重慶知府

弘道書

三

怡蘭堂校刊

先王傳道述

先王之道堯舜以前不可知矣經傳所記三王以來尚書周禮法度俱存大端議禮制度考文其成風俗興教化則在五品人存政舉不越九經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各有施行未可概舉要使世平人安即兵戎獄訟亦期於忠厚而已先王之道所以立治萬世不易民人有嗜欲治之使歸大化治者何政典焉令之必從通天下國家而同也先朝廷而後四方先士大夫而後民庶先公家而後私室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

弘道書

三

怡蘭堂校刊

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孔穎達云百王用此三德以行五道王事為本古今不變也亦隨時損益如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官三百夏政尚忠商政尚質周政尚文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夏政建寅商政建丑周正建子條類不一時異則王政亦遂不同也時如春夏秋冬代謝不可以違吾先子嘗訓密以王道曰夫子謂今用之吾從周論政以身所當者為定考古斟酌調劑之仁義禮樂遵二帝三王為法至於典制政刑采之歷代庶可施行堯舜三代風氣未開今所用者亦政之大端而世所行皆漢唐以來累朝講求明備傳為定章



使天下安寧不過濟時救弊也已昔先王封建分四海之地以君子弟及有功之臣各主其國國有其土土有其民設卿大夫以佐理之朝聘燕享祭祀采祿皆有定制子孫保守分土爲井田使民廬舍桑麻仰事俯畜入口無飢此最良法也後亦稍變矣夏殷已難詳考以周言之其初千八百國見於春秋者甚少或遠在異域與魯不聞亦不應如是之寡也恐當白狼白鹿而後已非文武成康之舊不待東遷莒人滅郕晉人滅虢泗上諸侯爲楚蠶食而後失先王之制也五伯迭興國強兵盛兼併小弱封建漸消矣州縣本爲周禮州長中大夫一人縣正下大夫一人司馬法王國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至於周末天下分爲七國已有縣令縣尉之稱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之辭則郡縣之立七國已成亦非始

弘道書

中

三

怡蘭堂校刊

後亦失侯者多至末造侯封又異漢初之制況六朝乎苟卿曰欲觀先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漢孝文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天下自郡縣阡陌之後與三代治法隔絕故可行則遵守勿失不可則止安能復盡用乎專言三代欲以爲治不過儒生飾辭耀世苟實行之誤國家而害民生必如青苗社倉空竭四海而後止也蓋其性經而識固不知聖人窮變通久之道而近於時中也立政興事不泥古不隨俗或革或因上不病國下不困民求合於中自宋以來天下之大患在實事與議論兩不相侔故虛文盛而真用薄言禮樂政刑者爲儒生行禮樂政刑者爲有司言者一入行者一人儒生好議論然草野誦讀未嘗身歷政事執固言理不達世變牽滯古文充類盡義責人所難常礙而不可施有司立實業親當其任上合下宜百迴九折與平昔講說隔絕難合但求免責每略而苟就二者恆相反而正道不可見矣通儒不易得君子有志實學必深考詳思擇而行之庶不空爲高議眞足救時功業可立也徐階張居正歸有光茅坤馮琦皆近代名臣居正奏曰天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眾斷在於獨議論太多政每紛更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人懷疑貳動見譚張虛曠歲時成功難覩馮琦奏天下無全得而無失之議亦無全利而無害之法當擇其得多失少利多害少者爲之亦有後之流弊非始議所及者卽當補苴調劑以成其是無以小不便而盡更之倘倭時副使茅坤

弘道書

中

三

怡蘭堂校刊



云近海郡縣有司尤宜別議方漢沙漠大入雲中上黨雖有龔黃卓魯之賢無益於用漢孝武竝出材官騎士李廣程不識之徒以爲守尉竊謂今日近海州縣亦然爲巡撫者當合郡縣長吏及佐貳量能而器使之大略近海則擇彊智精悍材力勝任之人一切練軍實築城堡謹斥堠嚴部署皆藉以備緩急腹裏郡縣則寬和柔靜之士慎出納謹管籥與民休息而已此郡縣有司大略也歸有光曰事有常變有輕重處常則倉庫爲重武備爲輕處變則軍旅爲重財用爲輕居官行法自有大體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所謂公罪者正今日動支官銀以濟時艱而爲法受惡之類也此乃名言定論有益政治近於古經世之治亂不同承平日久教化流溢風俗醇美卿大夫仁於廟士仁於學民仁於野上下安和錢穀刑名但期無擾以德爲先而亦驗其材至於遭遇荒亂破家失業飢寒逃避禮儀廢缺爭奪盛行暴桀之夫或恃強逞威或懷欺挾詐小則連結無賴公爲不肖鎮撫安集爲要則聚眾弄兵叛據方隅造將行師邊務軍興求事立辦非雄傑之倫不可以材爲先而後觀其德朝廷用人行政因時變通庶收實效舍漢唐注疏論人心道心致成虛浮杳冥皆非聖門本旨也

弘道書

五

怡蘭堂校刊

先子與門人講議禮制度考文云定天下之大端在禮六官一代之政俱在名曰周禮則禮廣矣度與文皆禮中事別成一條天子公侯卿大夫庶人悉有定數不敢踰越此之謂度文者所以知古今因革變通也議者合眾論而成一是也制者畫爲一代章程也考者取其適用而不頗僻也王者既定則治天下之

道立乎其大擇賢守法恭己正南面而已此萬世不易之大道也宋儒欲追王道黜伯功使國家如二帝三王之盛天下無一民一物之不被王澤此亦賢者之用心也而無柰世日變而不可復欲以空言湊合而還之則大謬矣三代皆有損益周禮與夏殷大殊經傳載之如後世開墾兩稅漕運鹽法茶馬鈔關募兵之制三代未有煮海爲鹽修於管仲廢經界爲阡陌行於公孫鞅算及車舟創於桑弘羊漕運募兵皆始於漢兩稅茶馬皆始於唐爲後儒痛詬若不墾荒則田地蕪穰不漕運則京師空虛非兩稅無以使民休息不募兵無以禦敵制勝不關稅則賞賜諸費無所出如悉取足於田畝則農愈困積蓄寡而動多掣肘矣聖人答衛靈公以軍旅未學蓋衛所宜講者不在陳既用

弘道書

五

怡蘭堂校刊

王孫賈矣而非謂爲國但可以俎豆定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足食足兵我戰則克聖人又不常言之乎蓋文事武備先王之所不可少空談仁義惡可以治平耶司馬遷曰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自是之後名士迭興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豈與世儒闇於大較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東晉偏安壞於清談南宋積弱誤於講學可勝歎與儻欲行井田天下必事獄訟今之田地子孫爲業入籍當差里胥尙有飛灑詭寄影射投獻無窮弊竇况以田爲公家之物乎若復封建則晉之十六國唐後之十國皆擅兵相攻百姓肝腦塗地妻子離散



死亾過半者百餘年可爲前車此王士性提學廣西見土司之  
仇殺糜爛其民有秦皇廢封建功在萬世之論而陶魯平徭獠  
隨立州縣設學校以化誨之可謂救世良策也但州縣力弱不  
能禁盜賊故近代郡邑多破殘此當細考漢唐舊制斟酌調劑  
可也

弘道書

中

卷

怡蘭堂校刊

先王傳道表

三重

議禮

制度

考文

九經

修身

尊賢

親親

敬大臣

體羣臣

弘道書

中

卷

怡蘭堂校刊

子庶民

來百工

柔遠人

懷諸侯

五品

君臣

父子

夫婦

昆弟

朋友

四民



士

農

工

賈

先王執中建極而行舉賢親民爲要成昇平之世者以此道也

弘道書

三

怡蘭堂校刊

聖門傳道述

司徒敬敷以後夏校殷序周益詳著然受命於朝布教在上吾先聖孔子講王道在草野成教於下聖門教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咸有條法矣聖門之道所以立教萬世不易教乃治中之一而成人材消暴亂之首事也教者何方類不齊使其各盡自身自家而始也先正己而後及人先閨門而後族黨先衣服飲食而後祭祀婚媾先私恩而後公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行之一也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朋友切嗟上下安靜士則移孝作忠學古入官農工商賈各守本業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一人如是也千萬人如是也一家如是也千萬家如是也千萬里如是也千萬世如是也此之謂教典籍由此而興人材賴此而盛皆七十子傳經之大功累代帝王悉取則古經聖門之教敘三王之治垂大法於萬世非有二也後世國家立政雖所因革與古大殊命官分土郊祀兵賦皆傳自三代法度之言儒者守之師弟討論可以從政聖門之旨無一定之類而有一定之教仁一也仁者得之爲安仁知者得之爲利仁聖人不強仁者以利而

弘道書

三

怡蘭堂校刊

知者以安也故曰有教無類何取中行狂狷教爲文行忠信雅言



詩書執禮涵浸蘊育令其自得材器各遂皆能成就或爲德行或爲言語或爲政事或爲文學出而仕行先王之道於國通惠羣黎安而處守先王之道於家惇其族黨身無邪僻世不澆漓聖門一定不易之法也後世儒者愈傳愈非徐階曰聞之儒者於師非徒習其說之難也其以會友其以傳人亦非徒說之貴也必體諸身持諸事業卓然可以紹前修而澤後世在昔史臣紀堯舜禹之事精一執中數語外皆行與政也孔子教門人示以詩書禮樂慮馳騫於口耳也故曰子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七十子亦知聖人之教不專辭說也鄉黨述身教者詳焉後世溺於訓詁辭章弟子於師以爲能習其說足矣講明不失爲貴質質焉不知堯舜禹孔之學在行與政非徒辭說之謂也近時士大夫敢爲高論或外於藝倫喜爲空談不務求實踐其弊有甚於前者馮琦奏曰自人文向盛士習寢漓漸趨詭僻背棄孔孟以實爲空以空爲實取佛書言心性略相近者竄入於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從古世道升降之會以士大夫好尚爲徵世之治也高明之士盡以其才識用之修政立事主於爲國議論必典實平確天下靡然從之世之衰也盡以其才識用之談無謀虛主於自爲議論必奇僻空曠天下亦靡然從之道術之分久矣西晉以來吾道之外別爲二氏南宋以來蓋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非聖主執中建極揭皎日於中天羣工一德同風挽頽波於砥柱悠悠世運臣等未知所屆也觀階琦所言深病後儒失聖門遺範論

弘道書

中

三

怡蘭堂校刊

其語尋無晰理竝爲一談浮議蠹之專事無稽之言論其行錄求寸責吹毛畫地固必不通使人無所措手足議論極正大施川則滯礙言之不可行行者非所言講學與王政判而爲二後儒之大過也邪辯有言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缺正謂此矣吾先子嘗稱諸儒諍論爲一辭曰後世語錄竄入二氏之虛說不息聖門六經典政治平之實旨不著聖門之教賴帝王之治以興帝王之治賴聖門之教以盛兩不相離者也學者必根源聖門專守古經從實志道庶爲是也

弘道書

中

三

怡蘭堂校刊



聖門傳道表

三德 取人

中行

狂

狷

四教 誨人

文

行

忠

信

四科 論才

弘道書 中

三 怡蘭堂校刊

德行

言語

政事

文學

六經 舊章

尚書

禮

詩

周易

春秋

孔子中庸修己而述謹言慎行為先成萬世之教者以此道

也

弘道書 中

三 怡蘭堂校刊



吾道述

有問於費密曰何謂吾道曰古經所載可考也謂之吾道者所以別於諸子百家偏私一隅而自以為道不中不實也中而不實則掠虛足以害事實而不中過當亦可傷才聖人慎言謹行終身於恕事不行怪言不過高既中且實吾道事矣舍是不可盡謂非道不可謂之吾道以其太深而易惑太高而難行非所以通天下之志伯夷柳下惠之賢且異之況其他乎吾道者道之主求之身求之家而已足乃天下萬世準繩也上古聖人爲治專以事制器立法人習之家傳之無以言爲也中古漸變治兼以教事多而言少三代迭更至周末言與事俱多矣孔子知世日變處士必橫議言將至於不可止而盈天下千萬世之後必有以偏亂中浮害實者

弘道書

五

怡蘭堂校刊

買士以上之農以安之工以豐之賈以濟之如是則民有成業開闢勢定而後國可立也蓋農爲國本百物皆生焉即車中人畜以周社稷咸賴於農故農不庶則田野不闢穀畜寡而倉廩虛其國必困工不良則五材不飭而宮室衣服簞篋陋其國不潔麗以整賈不來則物貨有無不相賈市塵衰落金帛不歸其國必貧以弱士不講習六藝以率其子弟仁義之澤不漸鮮材通識遠可以從政治事之人則五教不宣倫常失敘強暴得以誣上行私其國不雅順以久遠苟四民失業閭閻有飢寒侵奪之患禮樂崩頽外內不測於是乎起而教亦無所施矣故先王以制度類畫不以議論鋪張以要道經營不以意見湊合無不出之於實無不行之以中而國治天下平矣孔安國曰先君孔子生於周末遂乃定禮樂明舊章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彘煩亂剪裁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所以恢弘至道示人生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蓋欲其實於文傳中於文使後世得聞先王所以安平四海之故因文以得中也實也修身而家國天下賴之豈欲播流空文令後世之士假肆高談各執一說自名爲道也耶故國家欲爲治士大夫欲爲學古經是矣而空浮談經尤足害道聖人自孔子而止王道亦自孔子而存上承二帝三代之典謨下開修齊治平之學脈學以出治者帝王公卿也學以從政守文者師儒生徒也學以安身立業者農工商賈也古經之外其言道也不中不中必多虛少實可以自全不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夫道散事物無可專指人皆得言無專指則彼可

弘道書

五

怡蘭堂校刊



是此可非人皆得言則彼言一道此言一道言雜道亂上不可以為治下不可以為學古經者道之定治所取教所本也治以行之教以傳之舍實事而傳空文必入於虛浮幽寂矣外傳道而立實事必至於壞常亂度矣聖人而後仲弓游夏之徒述論語以發明古經中言後世之儒師心自用敢以旁引雜入之說誣聖人之經吾道大變聖門定法安可不述哉人志萬有不齊大端不過知者愚者賢者不肖者耳而過不及存焉有過有不及者性也本乎天者也無使其過不及者學而後能人力然也知者才高賢者力厚賢知乃以其過者為道愚不肖又以其不及者為道苟賢知愚不肖各守其性舊章還之聖人猶無大害也賢者以其過變聖人之舊章自以為道自以為傳絕學自以為聖人流於數百年大害古

弘道書

卷

怡蘭堂校刊

經之實旨矣阮孚謂下壺曰卿恆無閒泰帝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王羲之謂謝安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盱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常今所宜張拭與朱熹書曰元晦學行為人所尊眼前多出己下平時只是箴規他人不是覺自己是處多人亦憚元晦辨論之勁排闥之嚴縱有所疑不敢深請恐諛言多而拂論少萬一於偏處不加省察異日流弊不可免廬山老儒杜敏或勸從王守仁講道敏曰聖人之道言忠信行篤敬敏求之四十年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可盡耶敏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所以動天地也

若外言行而講道敏不願聞也當天下風靡之日四君子出教時之論成愛人之德屹然自立蓋士之浮也始於魏晉流於唐然猶浮實相半至宋南北遂浮多而實少語錄無稽之言各盛世益共尊而聖賢之於是聖門中實之旨晦而後世雜入二氏之儒為政於天下矣倫常日用未能合道者已多況加以賢知之過乎欲明道行道實焉中焉言人所共識行眾所皆通也傳曰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此聖門之定旨所謂吾道學者所當遵守勿失者也先子諄諄誨密者懼其流於偏而自損焉

弘道書

卷

怡蘭堂校刊



吾道本旨

有 尙書繫辭所載

力行 二者聖門爲學之方

內省

忠君

孝親

恭儉

信讓

上下

賞罰

立制

弘道書 中

九 怡蘭堂校刊

設教

從政

理家

學問

本業

此古經所傳之道中實以通天下之志萬世不易

吾道變說

無 老子佛氏所稱

清談 魏晉初變古學

高論 宋南北再變古學

虛無溟滓乃道之根 後漢張衡

天人之際 魏何晏

聖人茂於神明 魏王弼

天地萬物以無爲本 晉王衍

有必生於無故太極生兩儀 晉韓康伯

無私寡欲 晉潘尼

眞師在心 元魏徐遵明

知命適時必先天理 元魏闕朔

虛無是太極 唐孔穎達

誠明復性 唐李翱

道德性命之理 宋王安石

無極而太極 宋周惇頤

弘道書 中

早 怡蘭堂校刊

靜坐會活潑潑地 宋程顥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 宋程頤

天根月窟 宋邵雍

天地之帥吾其性 宋張載

本心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宋陸九淵

格物窮理一日豁然貫通 宋朱熹

靜中養出端倪 明陳獻章

致良知向上一機 明王守仁

此後世所變之說偏浮爲道大害不久而改

陸賈曰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

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



司馬遷序其父習道論於黃子而曰道家無為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混混冥冥光耀天下

楊慎曰朱文公中庸章句引程子云活潑潑地慎援僧家語錄有云頂門之竅露堂堂脚跟之機活潑潑又云圓陀陀活潑潑文公乃以入章句又毛注云有寬仁也密安靜也孔疏云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豈不明白正大而得帝王之體也今之詩傳解者為宏深密為靜密宏深靜密既於基命不切輔廣附會之云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用不徹不靜不到沖漠無朕處不密不到萬象森嚴處其言愈謬聖人治天下大經大法易曉易見沖漠無朕森羅萬象是老氏虛無之語豈可以解

弘道書

中

空

怡蘭堂校刊

詩哉

湛若水曰古之論學未有以靜坐為言者而程氏言之非其定論以靜為言者皆禪也孔門教人皆欲事上求仁動時著力苟求之靜焉駸駸乎入於荒忽寂滅之中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矣

馮從吾曰自異學言無世儒爭言無以為精微奧妙不知精微奧妙豈專在無之一字哉易有太極道有之一字不精微奧妙

合而論之大抵天道為主而氣運相隨故陰陽推行於上則人事變應於下非盡人力所致也日月五星萬古如是而日月亦有剝蝕之時五星亦有失度之候故後世之說必不能止學者

但欲知聖人古經中也實也如日月五星至於剝蝕失度亦暫焉而已先子之言費密述

弘道書

中

空

怡蘭堂校刊



弘道書下

聖人 成都費 密謹述

聖門定旨兩變序記

富有日新備物致用博施濟眾天地合德此為聖人不怠於學非學可至

恭厚平直以立身寬和信讓以安人勤敏謀斷以執事慎恥恕約以修辭此聖門之所謂學 密提二條於前

費經虞曰後世學至聖人之說先儒多辨之呂坤云堯舜禹湯文武不自滿假孔子生平謙退冲虛引過自責覺世間道理無窮自家分量未盡孟子自任太勇自視太高雖孜孜向學已少欲欲自

歎之意至宋儒談論都是道理但人非堯舜誰無稍偏造詣未至

弘道書下

怡蘭堂校刊

識見未融體驗未到物欲未忘平生所不足者不肯自責又不肯向人招認以求相規所以都似登壇說法直下承當終日說短道長談天論性看自己便是聖人更無分毫不是處此與聖人已自不同如何得到聖人地位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子思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顏淵已屬誠之孟軻曰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漢書曰聖人所以獨見前睹與神通精者皆天所生也經史遺文昭然聖人豈可學而能故據經文而為之斷辭曰富有日新備物致

用博施濟眾天地合德此為聖人不怠於學非學可至若聖人所

教則可得而述也言忠信行篤敬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蓋古之所教所學皆通人事以致用故干戈射御舞勺歌詩皆學

中教人之典非後世博書撰文之謂也況欲拱手高談性命著成

語錄乎蓋其下立言士之一端立德立功久置不講然古經所載

聖門立教定旨後世奉取自修之方尚存恭厚平直以立身寬和

信讓以安人勤敏謀斷以執事慎恥恕約以修辭此聖門之所謂

學小人皆得習以修身焉性有同異工有勤惰則入有淺深得有

厚薄可守可傳傳曰恭則不侮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王道平平人

之生也直寬則得眾禮之用和為貴主忠信能以禮讓為國乎何

有克勤於國敏則有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以斷天下

弘道書下

怡蘭堂校刊

之疑慎言其餘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君子約言經文如此身者進德居業之所自家國天下之本也修身則道立身外即人尊之君親兄長內之妻子僮婢外之公卿父老泛之州閭里閭事上臨下各盡其道乃可云安處而在下則有家事出而圖君則有國事各執其業則有恆事卒然更改則有變事不善於事家不能齊國不能治後世儒者專以立言為主然述往古示來茲成教化敦風俗必言實行不偏好不苛求弘遠而不狹隘方合聖門舊旨略為分疏在學者通之而已口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聖人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轉至矣哉非賢者所能盡以其得於天者異也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賢而已英才天下已少況民庶乎聖門有教無



類自言下學而上達學謂之下者人人皆知人人可行實而有據也既學矣已知已能者漸而深焉未知未能者進而得焉日增月益補救其過不及去不善以就善始也守先王之法言法行博求於詩書禮樂之中既而出身修之有德有言為式於鄉國州閭之內所謂上達各不同待人自至而不可強者也下學人事上達天理古經無此說苟隱居求志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如行義達道尊五美屏四惡聖人與眾同其好惡載之古經最為明備邵雍曰學以人事為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蓋天地以天道生萬物而蕃聖人以人道濟羣生而安天道遠而難知論之易生紛惡故聖人不言人道實而可見所以通倫常而錯禮義故聖人重之後儒以其私意假託經文創立新旨互換窮微入妙之論以此自是

弘道書下

怡蘭堂校刊

以此授徒辨說騰沸莫可折正由魏晉諸君子相尚曠遠清真淡雅學聖人之和而其失也在此和至宋南北諸君子以魏晉近蕩為誠專就收斂方正沈重學聖人之潔而其失也在此潔則又近固焉皆於古經得失相半使學者不得述聖人之實德不得聞聖人之中道偏論僻行譁然於世與古經遠相違背致聖門立教深防重慮晦塞不彰歷代哲儒屢有證辨無柰實之不能敵浮也實則日用尋常無以寄高奇之士怪遠荒寂之談魏晉已遙宋之新義虛文或聽朝廷施政民生日用士人學業猶漢唐以來相傳之實未能改也特人人好生意見爭競無已宋儒侈言三代以熙寧後之實事考之不特兩漢不可及又豈能如唐哉鉅公名賢規宋儒議論太過流弊滋甚著書申救奉先輩之緒言遵古經本文述

聖門立教一定不可移易大法以辨後世果於自用勦說雷同謬於聖人使覺者省覽非所謂宗旨也

密間之先子孝貞先生云後儒性命宗旨七十子至兩漢皆無此學堅守古經為定也魏正始中王弼何晏共好清談創天人神明之論崇尚老莊以無為貴始以無為宗旨王何之說一倡盛於王衍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特以化生萬物特以成形賢者特以成德不肖特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六朝以周易老莊謂之三玄當時王公與貴游子弟慕尚清談風成俗改雖佛氏言理大行別為一家蓋二氏虛無靜坐之說同而設施之次第異自魏晉老氏之說始入於儒吾道雜亂之所由起浮虛之所由出也儒

弘道書下

怡蘭堂校刊

說遂小而妄矣貴無流播既遠世不考繫辭以無為道之本源久矣唐李翱撰復性書世更有復性宗旨王安石為相修經義移易天下之耳目程頤程頤相因而作周惇頤名微未顯程氏亦南渡後方盛其初惟言王氏之學清談餘習流為高論安石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頤頤之言曰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萬物獨坐澄心靜觀天理祝允明云千古典訓崇朝而改惟應太息流涕耳此後一家私意反成定論陸九淵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能識未濟道便識文王學者疑之朱熹以復性及天理人欲為旨而曰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頓放在空處浮生浪死也甚可惜又謂莊列亦似曾點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都看來不知如



何被他時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學也恁地於是選子思之大學中庸而自竄入於其間加於先聖論語之前與孟軻所著盡改古注自名曰四書以追配六經熹之徒尤蕃高論極盛朱陸異同之辨起矣王程朱陸之說再倡學者皆談性命神化爲聞道以治天下國家爲緒餘以好古多識爲名物度數玩物喪志一切勦業文章深仁上智皆以爲非聖人之道天地之懸隔比魏晉之說其流雖異其源則同且自號正學以從之者庶有作聖之資王守仁復實良知宗旨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用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愈恣極蔓衍而無所忌魏晉宋南北以來諸儒言道悉賢者也而無奈賢者過之七十子相傳聖門言學兩漢追尋的有授受久始昌

弘道書

下

五

怡蘭堂校刊

明者忽以爲粗而不精外而不內意見橫出講辨互生聖人本根實用之旨蠹蝕殆盡牽強附會各以成書胡寅序其父安國集略曰惟鄒魯之學由秦漢隋唐莫有傳授其間名世大儒僅如佛家者流所謂戒律講論之宗至於言外傳心直超佛地則未見其人聖道不絕如線口筆袞袞異乎身踐有書徒存猶無書也逮我宋熙寧以來元覺傑出上繼回軻天下英才心悅誠服然後孔氏述業浸以光顯據寅所序言外傳心直超佛地達摩別旨未見於經傳則宋所謂絕學非聖門之舊不待後世更加一辭矣蓋二氏之談心若與儒同而所以用之者則遠甚矣欲取天下之萬物萬事而悉歸之心獨坐默會以期於沖漠無朕湛然常寂自外而入是二氏之求心也故其言曰靜日無以

心而合之天下萬物萬事各適其道上下安和以至於修齊治平自內而出是儒者之存心也故有四教四科以二氏之旨入於經傳是後儒之深誤也自宋佛氏之說始入於儒吾道雜亂之所繇盛浮虛所以日熾也儒說愈執而誣矣魏晉之清談雖老莊顯行而傳經諸儒守聖門之遺尙得撐抵宋之理學則改經更注以就其流入佛氏之曲說而儒害益深益大學者疑九淵爲禪其踵相接疑二程靜坐爲禪十之四五而已蓋王安石之性命二程略加改換朱熹二程之鉅浪也王守仁九淵之餘焰也四家之書具在與古經相睽者遠矣故吾道雜入魏晉而後老氏爲多宋以來佛氏爲厚皆諸儒作聰明亂舊章其可歎者豈勝言哉古經之弘者無所不實施濟於天下學者守之二

弘道書

下

六

怡蘭堂校刊

氏之靜旨專求其虛獨理其身二氏之徒守之各有其傳不相假藉諸儒闢二氏謂其惑世誣民若不可令一日容於斯世而陰竊其說以自潤又何可以服二氏之心乃取山林幽獨之行加於先王人倫日用之中枯槁虛無之言雜於聖門忠信篤敬之內夫安能合不能合必強爲之辭以盡一之此後儒自謂愈傳愈細愈入愈微而實則愈說愈謬也歷代賢哲謹議具存范寧曰王弼何晏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其罪深於桀紂王衍將爲石勒所害顧而言曰吾曹若不祖尙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桓溫謂諸公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坵墟王莽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陳頴道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



大業可舉應詹奏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開蔚為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晉世才人欲刊正周易及諸醫方祖訥以為不可梁武帝好佛太子又講老莊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玄虛中原淪喪今東宮復爾其為戎乎顏之推曰老莊之書不肯以物累己故藏名匿迹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非濟世成俗之要魏宣武帝廣訪得失治書陽固上謹言曰為治不在多方力行而已魏宗室舉賢良省徭役薄賦斂修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樊遜奏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為稱詣魏光乘請行魏徵所注類禮張說駁奏曰禮記前漢編錄傳習

弘道書下

七 怡蘭堂校刊

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斯道也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宋祁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司馬光曰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世之高論者競為幽僻之語以欺人使人踳懸而不可及憤奮而不能知又云聖人之道如天地靡所不有眾人之道如山川如陵壑如鳥獸如沙蟲各盡其分不知其外天地則無不包也無不徧也歐陽修曰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劉恕曰詁學已為今日患後三十年橫流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詁學謂當時道德性命之說字書云詁巧言也晁說之曰胡武平周茂叔全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其後武平傳其學於家茂叔則授二程

弘道書下

八 怡蘭堂校刊

千年著為經教魏孫炎始改舊本先儒所非魏徵因炎所修更加整比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安遂留書內府王元度注尚書毛詩毀孔鄭舊義請行己所注崔仁師條其穿鑿不經遂廢孔穎達詩疏序曰劉焯劉炫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李翰序杜佑通典曰五經羣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治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冗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宣明大義百世可師李嗣真曰古之學者皆有師法今之學者但任胸懷韓愈曰先王之教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

遂大顯於世又曰楊中立載其師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則猶王氏之說也邵雍曰凡人為學失於主張太過為二又謂程頤曰面前徑步放寬你道生薑樹上結其奈何欽宗靖康元年始詔羣臣庶士當講孔孟之正道察王安石舊說之不當者羽翼朕志高宗紹興六年吏部員外郎陳公輔奏今日之禍實王安石邪說所致帝悅授左司諫遂請禁程氏學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十四年帝幸秘書省頒手詔曰周建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漢選諸儒定九流七略之奏文德之盛後世推焉嗚呼士習為空言而不為有用之學久矣爾其勉修術業益勵猷為是年十月以右正言何若奏戒內外師儒之官黜伊川程氏之學二十五年詔



取士毋拘程頤王安石一家之說陳善曰大抵後世去古既遠言古事常以古爲正古人三傳雖時有疏脫或當時師說猶存亦或有簡牘可以爲據未易盡廢也漢人去古未遠多見先秦古書必有所本今人遂以意度之豈勝臆說哉游酢曰不能博學詳說遽欲返約不能文章遽欲開性與天道猶之欲立數仞之牆浮埃聚沫以爲基絺兮紵兮而欲温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矣蘇軾曰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徐度曰方王氏之學盛時士大夫讀書求義理皆務於新奇然用意太過往往反失於鑿周必大曰熙豐以後學者爭言道德性命之理躐等陵節難與失步邯鄲者言也晁補之曰六經之說道爲難知學者於道如隔雲霓而望日月求道之被平居相與言士其治天下有所用之適效一事或已病於方寸凡此奚補也有庠序所宜先講者今欲悉考其說與諸君一一肄之陳師道曰昔者先王同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禮樂道德性命而已此乃世外執拗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陸游曰紹興初程氏之學始盛言者排之羅泌曰道不可以言知言之愈希彝性不可以辨索辨之益晦惑性與天道固非言所能竟也惟一隅以求經天下通患也陳亮曰得不傳之學皆耳目不弘聞見不慎之辭也又曰亮初有知識猶記爲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自道德性命之說一

弘道書下

九 怡蘭堂校刊

與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閒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王十朋曰學者患在好言性今天下黨同之論在乎性善一二師儒倡之學者從而和之非有見而言論語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夫子爲性立一定之論世乃謂性無上中下而才有之焉有性無而才獨有耶學者慎無習於雷同之論而雜佛老之說何坦曰性與大道不可得聞夫子非隱也入孝出弟必行有餘力而後可以學文實行不

弘道書下

十 怡蘭堂校刊

先徒文無益况可遽問性與天道乎後世學者徒事口耳茫無所從入精襲陳言自謂窮理盡性亦妄矣葉適論學校曰本朝始議建學久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就之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閒以後秀聞於學者旋爲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臣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又曰爲國之名物章采精神威望一切消耗內之所以取悅於民外之所以示威於敵盡皆無有習爲寬緩迂遠之常談以文其無用又曰謝顯道言程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己便是爲洛學朱熹曰石林之說固不足信不知上蔡也僊就是恁生地劉安世曰願士大夫立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元祐黃履翁曰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大夫立道學之名淳熙以







定之終失於一也愈悖而馳也雷禮曰學者之弊竊上乘之旨以附濂洛主靜工夫千言萬語終虧實踐孔子刪述六經爲萬世標的者固如是耶邵寶曰願爲眞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能過曰挾策而言者各異其旨上者談性命次工詞章棄廢前聞不守師法漢儒傳經莫不守師法尺寸不敢變據經守禮總核精實皆有檢押奉以周旋不惑於多方述者之謂明此爲庶幾矣又曰漢之學近忠隋唐而下浮而已今之弊下爲弊替之言以欺其上上受其欺而不加省也卽而問之空空如也相率入於虛其爲無用何惑也薛應旂曰不尊經而尊傳至於今日已化爲世儒之經非古聖人之經正猶讀方書而不知治病及以庸醫之說亂炎皇之眞也其弊可勝言哉何遜曰聖人有言莫

弘道書下

三

怡蘭室校刊

備於論語其間命學詩書執禮文行忠信性與天道則不得聞後世所謂微辭奧義不數數觀焉爰至宋世發之大盡近視宋又過之而性與天道之蘊塗人後生習聞其說遷謂性命可以自悟不可瀆人可與能者期於從未可與不得其門者益其見也顧應釋曰近見有竊吾儒格物致知以解法華經者方異之不意吾儒亦借佛教以明道也謂活潑潑地常惺惺與本來面目向上一機打做兩極等說其流弊將至儒釋同歸而不可解矣吾輩不能辭以闕之而助其波揚其焰寧不得罪於聖人羅洪先曰晚宋號理學者無慮數十家書連數千百卷膠於理氣動靜之分漫衍贅複益無以見聖人用意之微讀之使人心煩目眩此聖門一厄也近時傳良知之學者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罔致知之功一聞

用功輒生詭訝過在任心流行而不復辨聖賢所指凝聚兢業之功盡與掃除其弊將哆於晚宋支離之失談學者謂知善知惡卽是良知依此行之卽是致知予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久而後悔之陳于陛曰近時高明之士動靜造化在手天地萬物在吾度內實剽釋氏之言害道爲甚聖人之心極小立言極近一言一動一事一物俱不敢忽如此立教方能扶持世道彼高奇之學問一倡人且視天地爲無何有眞名教罪人也湛若水曰孔孟而後若更一門門各爲戶競出異言歸有光曰經非一世之書非一人之見所能定學者固守沈溺而不化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實無所折處此今世通患也郝敬曰夫子之道不過忠恕堯舜之道不過孝弟苟索隱而行怪實罔民而欺

弘道書下

十四

怡蘭室校刊

世陳深曰始吾於漢儒病其支離讀宋之書輒掩卷懷漢儒管志道曰二程之學本於濂溪其據德之功亦從禪宗之鍛鍊性體轉脈過來又曰程伯淳欲繼孟子而任道無乃以道爲儒家私物哉朱紫陽益深道統之說而以上古神聖繼天立極之統盡屬三代之後之匹夫晚年雖悟前非以盲廢未遑釐正何偉然曰昌嚴云進退古今漢其周後之獨勝者哉絲宋以來有不耀文而繁義逞欲而衍辭者鮮矣視漢不無少遜安所望三代之孰也總之浮僞爲蠹浸淫愈下耳非卓犖砥柱之英疇望焉宋存標曰宋儒之論天地日月鬼神眞以弦和鐘也樓堅曰昔聞通儒之論以爲聖人之經宜存眾多異同之說以待學者之自得漢人去古尙近學有承受其說決不可廢明初儒學之臣不



能將順聖主之德意徃於所聞一切抹殺此與介甫之私學何異沈長卿曰宋儒以議論勝其說皆本孟氏顧南渡而後寇逼門庭時勢孔棘猶諄諄辨程頤王安石之學術此與百官戎服講老子何異蓋師孟氏而失焉者也儒至今敝極矣儻復濫觴於議論訖無成功則儒效不彰孔氏之真脈漸斷焉馬卿曰晚宋陋儒浚伏羲之畫轉濂溪之圈不返身心但求毫格今又賸其糟粕以自迷名曰理學之弊孫紹先曰古者以行為言故文簡而中後世以言為行故文煩而億彼為傳注之學者自壯至老見猶未定也其皆聖人之意耶謂朱熹晚年尚改大學誠意章祝允明曰大學中庸宜還之禮記論語孝經同升為經孟子散諸論場徐涓上其師季先生書曰承教解詩已至桑扈涓竊有所獻先儒若

弘道書下

五

怡蘭堂校刊

朱文公者著釋速成兼欲盡窺諸子百氏之奧冰解理順之妙固多生吞活剝之弊亦有此正後儒所宜深誠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乃復為後人弄文墨地也解書惟有虛者活者或可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至於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注既為臆說我之訓亦豈身經彼此詆譏後先翻異辟如疑獄徒費榜掠考訊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日不若一切赦放尚有農桑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可以與民更始者也自此之外則旁引曲證不過誇多鬪靡故摘一字一句以售己說遂至略人全文則亦深文巧詆而可笑之甚矣如涓所妄意於文公者亦或夫子之所欲聞而不深棄者乎丁元薦曰漢儒解經未必盡出漢儒漢儒去古未遠專門之士各有所

承襲傳諸弟子轉相授受各成一家六朝而下旁蒐博討字櫛而句比之宋儒起五季而禘洙泗其力固已艱其志亦過銳矣舉千聖不盡之言不盡之意斬以一人發其藏盡一以示天下萬世而聚訟之門敢不傳自宣聖之口吾不敢信昔七十子之徒才穎十百後世也親聆咳唾當日微辭妙義隱而不傳者何限況影響於三千載下乎申時行曰有託空寂為精微執玄虛為體要抗顏一世以為身心性命之學馮時可曰聖門四教六藝古聖人之教也學者優游漸漬其中上焉者以遠下焉者以守萬世不與易也子靜求心而其徒棄經典元晦窮理而其徒泥章句伯安即心即性即心即經本為支離者鍼砭然其末流未免虛而失實內而遺外甚者恣心順意糴和於經脫略於教

弘道書下

六

怡蘭堂校刊

長遊談而廢實學此憂世者所深慮也林煥曰大抵宋之士大夫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迂儒曲士內實不能辨好為大言責人以所難人主雖心知其不可方且眩然外惑虛名牽浮議不能決也曹于汴曰道不遠人之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達道孟子所謂人異禽獸正此耳更有何性何道不著形氣不落色相聰明小子未能遍讀聖經強捏無聲無臭不觀不聞等語以合於上乘不可思議之宗而天下萬世人人共知其能之聖學亂矣張鳳翼曰世人空談無實只占地步者足以釀成世道之禍晉之清談宋之理學是也晉人之談失之高而無實宋人之習流於俗而無裨晉有陶侃惜分陰嘗以身救之王導以王彝甫諸人不得不任其咎則以言責之洎宋惟陳公輔陳賈謝



廓然自拔流俗極論其偽而後世庸惡陋劣之夫猶以此術變亂士習則理學之弊甚於清談也悲夫焦竑曰嘗慨朱陸異同之辨幾若聚訟邇來新安姚江之派亦涉於門戶角分曰坤曰六經簡易明切諸儒聚訟而裂道深文而晦道刺泥而隘道遂失其旨拾瞿曇唾餘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世教蕩無畛域吾儒經史外諸清奇高遠渺冥幻妄之書宜付諸火又曰明道雖有淫聲美色之譏畢竟意念口頭帶些禪氣近見鄒南阜亦濃此味恐其叛道作書戒之張溥曰大學注疏古本也論者謂漢儒注本不可輕易其言近是朱文公章句盡變其舊又以意補亡不少遜讓董槐王柏葉夢鼎皆云大學原無闕文大學次在禮記四十二其文不析章句近代訓詁學庸尤繁言之彌多去之

弘道書下

七

怡蘭堂校刊

彌遠沈鯉曰六經孔子之道既昭如日星後雖有述何以復加世之學者不務爲平易而厭薄古訓欲自名家於子臣弟友日用常行之道反視爲弁髦片言單辭樹之赤幟天下之喜爲名高者靡然趨之反覆辨論窮年不能竟其說其流弊將有內棄其心外棄其事釀成清談之禍梅守箕曰宋人好尊本朝乃至貶漢儒以尊之明人好貶本朝乃至尊宋儒以貶之世風於此可見矣馮從吾曰漢儒有傳經之功但當論其功不當論其行從吾所好人各不同何等平易何等含蓄後世學者不免自視太高視人太低分彼此而露鋒芒矣葉向高曰夫子至聖也語上語下擇人而施性與天道終身秘之魯論一書學問規條森然具備其切近精實者導人以易遵至高深微妙者俟人之自

悟聖人之意遠矣後之君子一有所窺昭昭然揭日月而行執途之人而語之曰何如爲性何如爲命何如爲盡性至命途之人唯之曰吾已知性命矣問其盡與至之方則曰不落言詮不可思議嗟乎七十子之所不聞者今途之人咸得聞之聖人不敢言者後之君子皆哆然言之若精深而反恍惚無據則後之學與古之學可慨也已又曰三代而後儒者之用何寥寥也漢唐謂之崦嵫宋則云杲杲扶桑矣下常有真儒之名上不收用儒之效其時之儒立身太峻持論太高遂令人謂儒道無關盛衰欲舉濂洛關閩之徒束之高閣亦足悲矣明儒之用肇起河東大振於姚江其後空虛悠謬爲世詆薄而儒道復絀錢謙益曰十三經之有傳注箋解義疏也肇於漢晉粹於唐而是正

弘道書下

六

怡蘭堂校刊

於宋歐陽子以謂諸儒章句之學轉相講述而聖道廢明者也熙寧中王介甫憑藉一家之學創爲新義而經學一變淳熙中朱元晦折衷諸儒之學集爲傳註而經學再變介甫之學未百年而熈朱氏遂孤行於世永樂中詔諸儒作五經大全於是程朱之學益大明然而再變之後漢唐章句之學或幾乎滅熄矣漢儒之言學也十年而學幼儀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而舞象二十而學禮悖行孝弟三十而博學無方孫友視志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其爲學之科條如是而已其言性言天命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知土神則信存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所謂知性知天者如是而已宋之學者自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掃除章句而胥



歸之於身心性命近代儒者遂以講道為能事其言學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而窮究其指歸則或未必如章句之學有表可循而有坊可止也漢儒謂之講經今世謂之講道聖人之經即聖人之道離經而講道賢者高自標目務勝於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窮詰則亦宋之諸儒掃除章句者導其先路也修宋史者分儒林道學蓋為兩傳儒林則所謂章句之儒者也道學則所謂得不傳之學者也儒林與道學分而古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轉相講述者無復遺種此亦古今經術升降絕續之大端也經學之熄也降而為經義道學之偷也流而為俗學胥天下不知窮經學古而其行穢植以狂瞽相師馴至於今輕材小儒敢於嗤點六經皆毀三傳非聖無法先王所必誅而

弘道書下

九

怡蘭堂校刊

流俗以為固然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學術盡壞世道偏頗而夷狄寇盜之禍亦相挺而起觀歷代之論魏晉宋南北之言學流弊可知蓋清談害實始於魏晉而固陋變中盛於宋南北自漢至唐異說亦時有然士安學同中實尚存至宋而後齊逞意見如七國戰爭專事口舌學術日雜屢為後儒臆說所亂未能淹洽古說又不降心將人物理平居處事點勘離合說者自說事者自事終為兩斷一段好議論美聽而已聖人生平可考鄉黨所記可徵弟子問答可據後儒所論惟深山獨處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蓋自性命之說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四書之本行而聖門之六經四科亂矣學者所當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而不下無論其未嘗得而空言也

果靜極矣活潑潑地會矣坐忘矣沖漠無朕至與心無不胥子性無不復即物之理無不窮本心之大無不立而良知無不致矣亦止與達摩面壁司馬承禎坐忘天台止觀同一門庭則沙門方士之能事耳何補於國何益於家何關於政事何救於民生安能與古經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合哉鄒元標南臯語錄有問近時學問混肴孰內養者好談老遂以老為聖學高妙者好談佛又以佛為聖學昔之二氏皎皎然在吾儒之外今之二氏墨墨然在吾儒之中即孔孟之學與宋儒別今遂以儒者之學為孔孟之學矣當時學者不可謂無人蓋事之昭然可辨者天下人心所同也證以聖人古經帝王天命統道為首出庶物之尊公卿百僚布道之人師儒講道之人生徒守道之人

弘道書下

十

怡蘭堂校刊

農工商賈給食成器遵道之人女婦織紉酒漿助道之人朝廷政所從出立道之源有司公堂行道之所膠庠言道之所鄉塾學道之所六經載道之書歷代典章續道之書文章辭賦彰道之書冠婚喪祭吉凶儀物安道之用軍務邊防五刑百度濟道之用此聖門所謂道也非後儒宗旨之謂也聖人中正平實廣大無盡國家是賴本配天配地之學後儒變立新說化為各自一種囊風橐霧成可有可無之經蓋宋南渡而後習俗相傳虛文日甚妄論日多人才日浮風俗日變好高日甚武備日弛諸夏日弱民生日困以學術誤人國家良可慨也儻不明目瞋膽不避忌諱不畏譏誚守古駁正將來何所底止豈欲多言哉密朝夕趨庭訓誨懇至壯時嘗習靜坐先子深加呵禁後在鄉塾



考定古說條晰辨論蓋密事先子多年艱苦患難閱歷久見古注疏在後使歷艱苦患難而不見古注疏無以知道之源使觀古注疏而不歷艱苦患難無以見道之實今已老齒其於經傳徵明定旨傷淡唐遵聖合經有用實學晦塞既久諸儒辨論亦多然公卿大夫主持吾道者名儒賢士發明吾道者皆於聖門有衛道之責焉故錄平生講貫記憶於先子者請正思古救浮之容哲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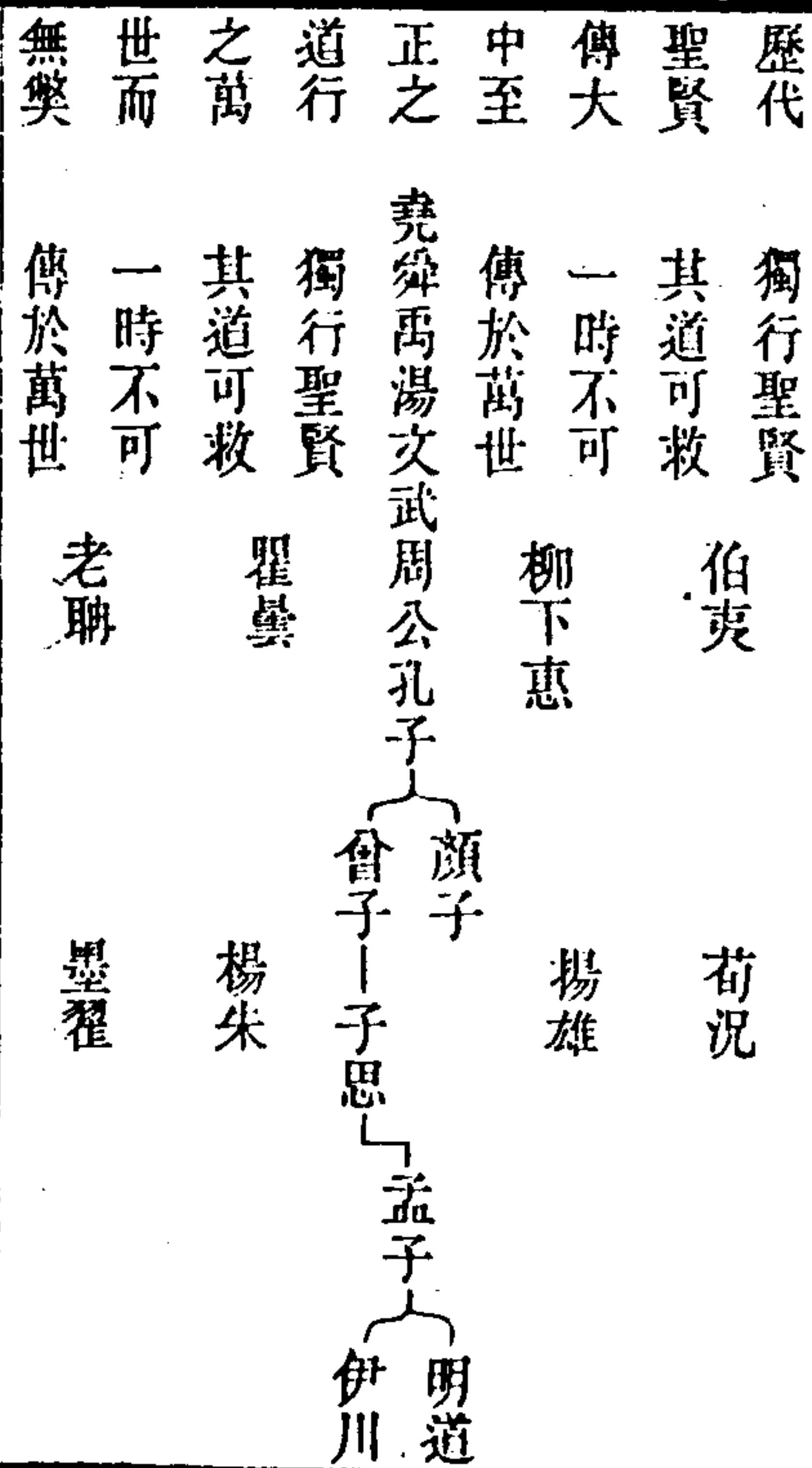
弘道書

下

怡蘭堂校刊

聖賢事業圖

宋乾道庚寅李元綱著



弘道書

下

怡蘭堂校刊

聖賢事業圖謂歷代聖賢傳大中至正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居中瞿曇老聃楊朱墨翟居右似矣以伯夷柳下惠荀況揚雄居左配之何也伯夷柳下惠聖人之所稱未嘗不大中至正所謂異於是者有時伯夷可有時柳下惠可非如後世之佛老不同道也至荀況揚雄乃孟軻一流人自漢至唐未常別或稱荀孟或稱揚孟宋始以王安石程顥程頤各接孟軻遂加詆黷此歸有光所力辨也且佛老以爲不可傳今其人林林郡邑以爲可救一時佛老之可救一時者安在其說之難通所未能解若削七十子與漢唐而以顥頤上繼自以爲道統乃宋世妄論夫堯舜至於宋三千年間道纔有十四人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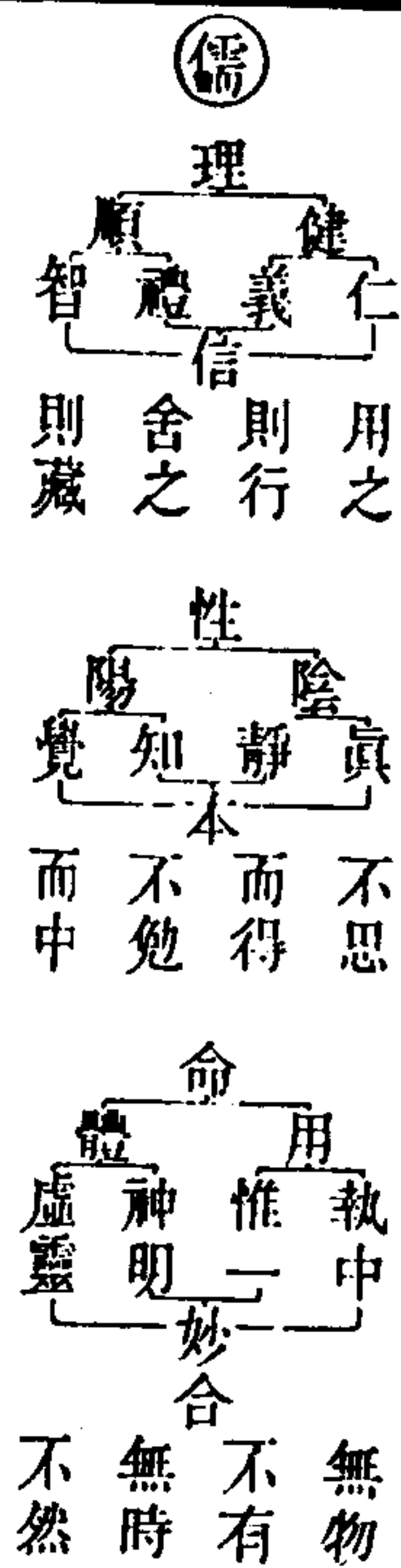
百有餘歲帝舜之稷契夔龍垂益殷之傳說甘盤伊陟箕子即孟軻所稱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敬宜生皆在所棄而程顥兄弟竝時而接逮於南渡源源而來古何聖人之少而宋何聖人之多也恐皆杜撰臆說此未免深有罪於聖門七十子與歷代帝王及公卿賢詰也可深痛哉

弘道書下

三

怡蘭堂校刊

三教一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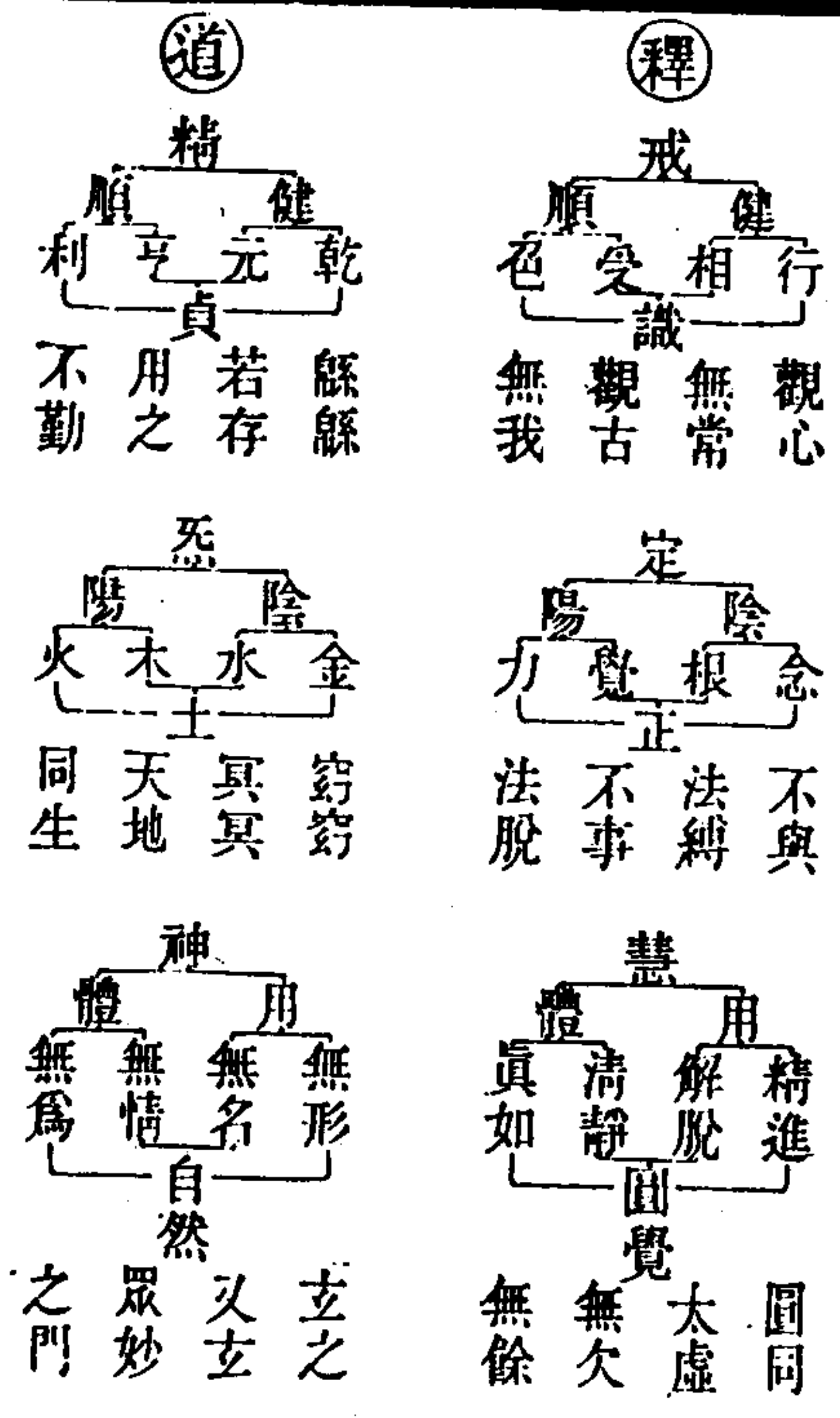


陶九成錄

弘道書下

吉

怡蘭堂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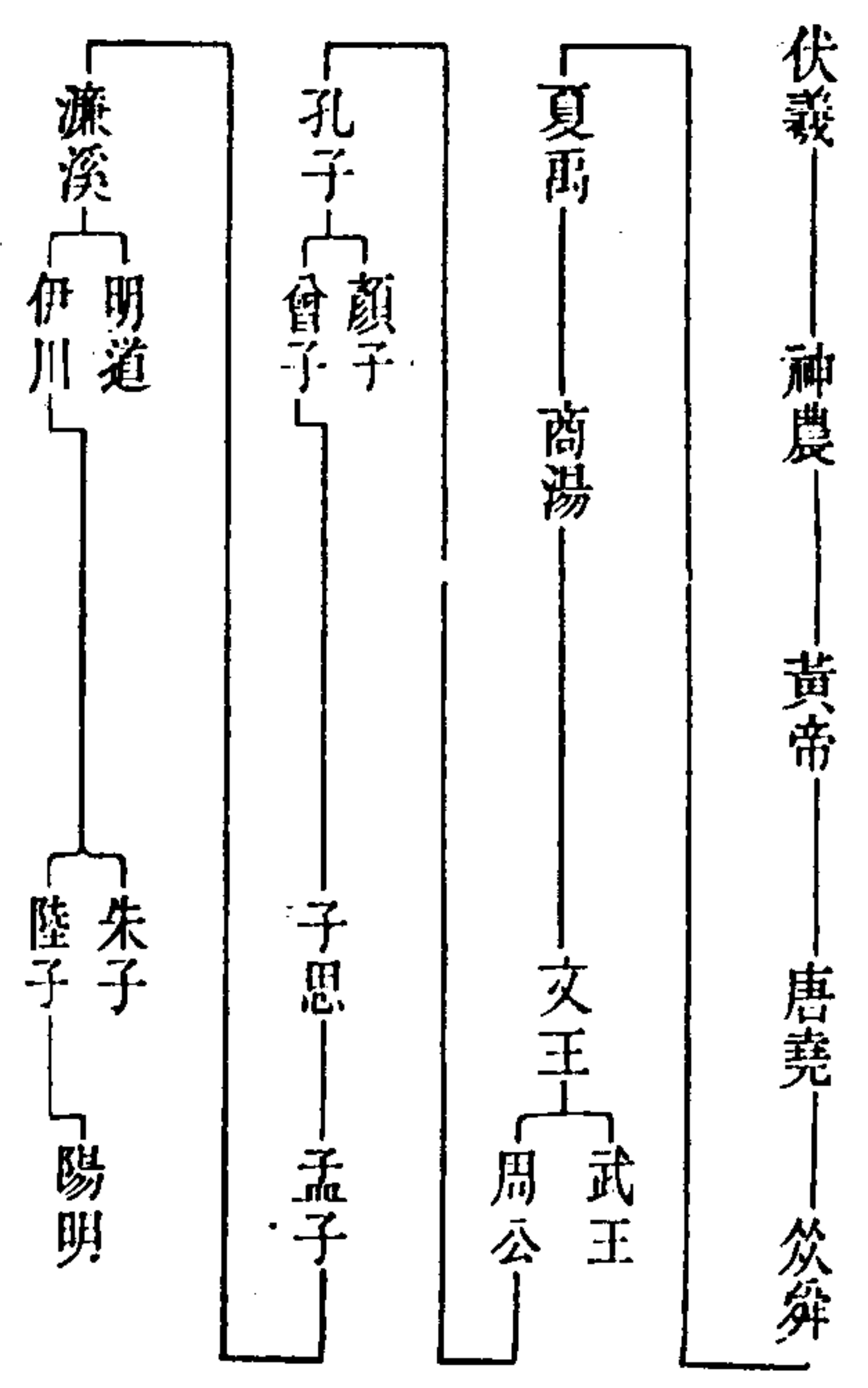
此圖見陶九成輟耕錄不知其所從來觀柳宗元送元十八山人序云學孔氏者黜老子學老子者黜孔氏其後有釋氏固學者所怪駭并逆其尤者也河南元生其為學恢博而實統數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據此則儒與二氏混而相比雖起於梁至唐中葉始盛未曉有圖否也輟耕之圖則宋後之說何以知之圖言理為先而繼以性命終之以妙合先聖賢易曰乾健也坤順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是乾坤健順陰陽一而已理性命皆在乾坤之內何得以健順屬理而陰陽屬性哉至於體用出參同契本於黃老之人古經竝無此言宋周惇頤通書後有太極圖南宋朱熹移於通書之前盛稱之通書云二五之精

弘道書下

怡蘭堂校刊

妙合而凝胡直曰既言五行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是無極二五殆無不合也又何待妙合而凝胡直之言可深長思也自朱性理之說興發源二氏始以理為至極而居未有天地之先聖門何嘗有此諸公別立支派名為道學觀此圖世遂以儒之

道統正系圖



弘道書下

怡蘭堂校刊

道統問 見周汝登聖學宗傳  
或問曰韓愈原道以道統始於堯子必始於伏羲者何也曰伏羲畫八卦太極開而道可演神農教畊稼民生途而道可明黃帝制冕服禮樂興而道可闡道統之原實基於此矣吾固系三聖於唐堯之上者述朱子之意也曰韓愈以孔子傳之孟軻子必增以顏曾子思者何也曰顏子聞博約而見卓爾曾子聞一貫而悟忠恕子思紹家學而作中庸授受之真莫切於此矣吾固增三子於孟子之上者補韓愈之缺也曰朱子以二程接孟氏之傳不計其泯濂學伊川以明道續孟子之後不嫌於背師教子必增之以周子者何也曰道體之契上接洙泗之源圖書之旨下開河洛之派繼往開來之功於茲為大吾固增周子於二程之上者信諸已也曰



程子之後有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諸人也子遂系以朱陸者其意何居朱陸之後有草廬吳氏魯齋許氏薛文清胡敬齋諸人也子遂繼以陽明者其意何在曰吾嘗觀祀典焉有大宗之祖百世不遷者也有小宗之祖四世而祧者也曰楊曰羅曰李者小宗之謂也朱陸其大宗乎曰吳曰許曰薛曰胡者是亦小宗之謂也陽明其大宗乎曰吳許薛胡一皆精思實踐當不在陽明之下子必以陽明為大宗者何也曰良知之教照耀萬古及門之徒幾至四千孔子云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問者唯唯而退卷也私誌其問答之言以俟有道統之責者於是乎采奉新黃卷謹誌按黃公卷著是圖與問余覽之見其信陽明篤敘統系明非實有所詣者不能而何其名實之未甚顯赫也余作聖學宗傳此

弘道書

毛 怡蘭堂校刊

圖足相發明故以冠宗傳之端云刻溪周汝登謹書

費密曰宋李元綱作聖賢事業圖堯舜至程顥兄弟問道者止得十四人嘉靖中黃卷道統又二十一人其言曰大宗百世不祧小宗四世而祧朱陸陽明其大宗乎曰楊曰羅曰李曰吳曰許曰胡小宗之謂也以後世竄雜二氏之儒遂與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並稱僭肆無倫姑不論七十子傳人不得入小宗漢唐於四百年小宗竝無一人後世敢為妄言奈之何哉世之君子必能辨之

王道久而漸變遂分表

儒

君臣將相行於通都大郡之中是皆儒道

開國承家修己安人立治興教弘濟天下

三綱五常飲食衣服宮室器用吉凶儀物殊途同歸詩書禮樂

所載士農工賈遵守此為吾道實事中庸

二氏

山林幽簡之儔行於一室名曰二氏

老氏其徒靜坐相傳為專養心性

二物會時性情合五行全處龍虎蟠純至超宗越格此為方士之說

弘道書

毛 怡蘭堂校刊

佛氏其徒靜坐相傳為專悟心性

圓陀陀活潑潑會取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與佛齊肩此為沙

門之說

二氏皆漢後年深積久而才人之入二氏者故變易增益至宋

而盛然與儒絕不相同但分別儒與二氏之虛實不煩辭辨而

自定世之君子取古經證之必有公論出乎成都費經虞記

道學與方士之至真沙門之棒喝同稱三教而朱陸異同又若沙

門宗風臨濟曹洞各成宗旨皆聚徒高談性命而繫辭所謂備物

致川立成器以為天下利盡失矣學者取古經細求之則聖門之

學庶乎其昭然與



右弘道書三卷新繅費此度先生密譔余得之於其縣人楊氏有門人張含章蔡廷治二序蓋先生晚歲定本百年外舊鈔也先生曾受業孫夏峰觀其論述務求實用與顧亭林顏習齋略近殆師友漸漬爲然至今則知先生之書者尠矣迺函付刻以廣流傳惟舊鈔頗蠹壞而致譌尤甚積兩年許力檢所藏書臬友朋商榷改訂凡數百字有未塙然者別爲校記附後曩德清戴子高纂費舍人別傳誤此書爲十卷目次亦多僂倒遺謬似據新繅舊志所稱而未見是本也海內藏書家倘更有精鈔賜之謚正則尤此書之幸已又燕峰詩鈔一卷視新繅龍藏寺刊本較多數首且有異同茲并付剞劂合前刻荒書題曰費氏遺書三種意亦蜀中文獻之致足矜重者與庚申立夏大關唐鴻學記

弘道書跋







# 論學酬答 四卷

原序

高子曰吾讀陸子道威論學酬答之書而不勝講學盛衰之感也夫道南一席肇自梁谿正德中邵文莊主之萬歷中顧端文先忠憲同主之當其盛也四方來遊歲有大會月有小會士大夫莫不奉雒閩之教斥猖狂之說昌明之氣充塞宇內幾於千載一時及其衰也講堂拆毀羣賢竄亡東林爲衆射之的黨人有株連之既識者方歎瞻烏爰止於誰之屋乃倏而神州陸沈講學盛衰遂與國運盛衰相終始然衰則衰矣而河山寥闊之秋草莽單寒之士有起而紹絕學之傳闢大中之路與二三同志堅苦策勵者非道威實居其倡耶吾初識道威以脩復邵文莊書院至

原序

吾邑猶謂道威儒艸名流耳迨與之朝夕講究知其立志在千古同體在萬物以復性爲宗以格致爲功以敬靜爲養無一而非雒閩以來真儒之學也學役於言符於行道威之言其酬答諸子者雖經緯錯而波瀾浩然有片言而抉理奧者有累篇而抒積蘊者有委婉寫其同患之懷者有懇懇致其求友之誠者豈可襲取於翰墨哉道威之行雖不見之民社經綸然其孝友爲政師表爲模定居鄉之約葺先賢之遺行可券言者十驗五六眞吾師中任道明教之人也酬答之書已閱二十餘年道威之學必有與年俱進者吾豈敢以此編盡道威然道威亦惟身體之而日加精熟與諸子虛懷共勉焉耳昔象山之學近禪而詆朱



然有云今之害道者卻是閒言語又云學不至道穿鑿附會如蛆蝨蠹賊此切中著作家之病今道威之學闢禪而尊朱其言皆有關係創者不鑿述者不襲著作非以求名而名自歸之今春云暮道威訪余於燈下歎曰今之為良知之學者尙多為程朱之學者甚少然則道威其將為程朱之功臣歟當必有以辨之矣戊申端陽日錫山同學弟高世泰書

予與梓亭生同里總角即相締結為文字交且三十年為性命交亦二十年矣憶丙子丁丑間予與梓亭聖傳虞九共期為寡過之學每風雨晦明聯牀對榻輒相約曰我四人外幸毋使聞知非好為秘惜蓋以絕學久湮一旦興起

原序

驟聞之者必多疑謗或反憚吾黨進脩之心也以故數年中雖里閭間朝夕共事者亦未深悉予輩所為但時時目為迂闊耳顧予與梓亭性好友每於四方傾蓋中得一二素心必互相告語交其人以為快且私相誓曰吾兩人苟得志必盡交天下之賢者以共勉當世之人使之盡臻寡過之域庶幾吾黨共事之初心乎西申之變予遜跡江潭所與居與遊者皆田夫野老學問之事置不敢道梓亭以貧故未能遠去城市歲歲授書里中暇則殫精著述回念昔時雄心盛氣蓋久已付諸周公之夢矣今年春偶過梓亭得閱論學酬答四卷乃梓亭門人舜光諸子所輯蓋梓亭平日與吾黨往復問答者予悉數之同道之侶已不下

四十餘人嗚呼百里一賢千里一聖豪傑挺生之士世固不可得而多有也昔洛陽諸賢生全盛之時遭際運會乃其所與同時往復者指不數屈而尙有齟齬彼此之憂今梓亭伏處困厄而請賢互證輒水乳無間乃爾則緣此而盡交天下之賢者其心理之同又何足怪耶予雖懶拙願無忘共事之初心矣同學弟陳瑚識

原序

三



原跋

此余舅氏與四方諸同志往復論道之書也舅氏自丙子丁丑之間不由師傳默契道妙考亭以來五百年之絕業一旦晦而復闢維時相與講貫切磋者確菴藥園二師及寒溪登善二先生外無慮一二十人焜少學於舅氏每從遊朝夕見舅氏與諸先生反覆辨論竊訝不知爲何事間或一覩彼此問答之辭則又益訝之以爲天地間不意有此種學問也稍長勉爾從事竊謂非常之業世所絕少此道自吾邑諸先生外恐未可更覓同志乃數年以來四方同道之侶聞風相質不謀而合者又無慮數十人此雖古人所謂南海北海心同理同而

原跋

吾舅氏之學詣精純足以孚契遠近亦可見矣每恨制舉累人未能日夕侍舅氏得躬親其盛今年戊子焜與舅氏諸及門共舉講會竊效切磋之義因請於舅氏凡自丁丑以來往復論道之書悉舉而錄之彙爲一帙分爲四卷命曰論學酬答以公同志一則觀道術往來針鋒水乳之妙一則觀海內大君子虛心論証之樂凡我同志庶幾其共興起乎雖然猶有恨焉吾舅氏相與論學蓋同邑諸先生爲多凡朝夕過從風雨聯牀此問彼答天機互發無非精義入神之言然皆出口入耳未嘗筆之於書焜等從旁竊聞緒餘又不能如程朱之門人各紀所聞以志不朽蓋旋得而旋失之者不知幾何矣

此酬答一集特千百中之一二也同志者取而讀焉亦識其大凡可耳若必欲觀其全則有舅氏之思辨錄在門人許焜舜光氏謹識

原跋



自敘

予性頗好友一日之間讀書之暇非得良友快談則悵然不樂然又不喜濫交自素心晨夕外蓋寥寥無徒也顧每於千里百里之遠時復得一二知己大率不過數人而已數人之中或遠或近或至有未識面者相契甚濶間一往復惟講學論道外此無所言所得手筆不敢輕棄皆緘置一積每風雨寂寥夜深人靜輒一展誦以當思慕邇年遭亂鄉城僕僕亦必以此積自隨蓋念世變反覆良友聚首未可必得對此似對良友也變既稍定吾邑知己幸無恙至遠方之友則音問不能遽及有不勝存亡之念焉披覽之餘予甥舜光見之請錄為帙且并錄予之往復者命曰

自敘

論學酬答以示同志嗟乎余之往復此何足言惟是吾友簡牘藉此不至散逸以重吾過是亦余之志也論學云乎哉桴亭野人陸世儀識

論學酬答目錄

卷一

- 與陳言夏論動靜書
- 與漢陽黃赤子論學書
- 答如臯吳白耳見聘書
- 與張受先儀部論出處書
- 答王登善封建郡縣問
- 與陳言夏論易書
- 答江虞九宗廟之制問
- 與郁儀臣論學校書
- 答陳言夏齋戒約

論學酬答目錄

卷二

- 與張受先儀部論學書
- 答王周臣天命心性志氣情才問
- 答王登善漕河問
- 答王端士周公封武庚問
- 答王石隱論一貫書即呈文介石先生及虞九言夏
- 答王聖乘論學書
- 答東海朱子猶論思辨錄書
- 答顧殷重體用問
- 答曹尊素論避亂書
- 答盛聖傳費隱問即呈周倣文



答宋子猶論時事書

卷三

答如臯吳白耳論思辨錄書

答禾中徐次桓論應試書

答吳燕餘論開劉河書

答粵水陸翼王攝祀書并寄侯記原研德

答郁儀臣論讀書取友書

答龔德章無惡即是善問

與禾中屠闔伯張白方俞右吉潘美舍陸冰修書

答吳門宋既庭右之疇三書

寄如臯吳白耳書

論學酬答 目錄

答宜興邱文眉書

卷四

答鹿城歸平恭書

答金陵趙庶先札

答吳門欽序三論思辨錄書

答吳門劉逸民論梓思辨錄書

答吳門陳皇士書

與陳言夏論講會書

答郁儀臣論梓思辨錄書

答鹿城張邑翼馬殿聞陳天侯諸友論學書

答沙溪曹暉吉顧雅儔諸同人書

與許舜光甥論讀書札

與舜光甥論格致編札

論學酬答 目錄

三



論學酬答卷一

與陳言夏論動靜書

太倉陸世儀

前夕與三兄論道各言所得聽者忘疲坐者忘倦較前三月朔之會殊覺不同日來靜處書齋頗有自得之樂因思吾兄所慮殆字未去此病在認動靜未真每每難動求靜主人不來盜賊愈熾先儒所云破屋禦寇非虛語也十五日晚再晤吾兄云循弟動靜之說求之覺殆字已去一二又云持咒似與儒理相悖此吾兄學問得力之候所謂悟生于疑者也而言下未能決然是猶在交戰之際則請得再明動靜之說夫動靜非一端也有身之動靜有心之動

論學酬答 卷一

靜何謂身之動靜作息是也何謂心之動靜心不靜便是動心不動便是靜不在念起念息上討分曉如一念未起此今人之所謂靜也而或茫無所著恍忽飄蕩入於空冥或著於一處如司馬君實想個中字此名雖為靜其實是動一念既起此今人之所謂動也而不逆不億湛然先覺出應萬變因物付物行所無事此名雖為動其實是靜故凡民之身有動有靜凡民之心有動無靜君子之身有動有靜君子之心有靜無動此處然有分曉不可混混放過前夕弟主即動求靜之說吾兄必主靜中求靜夫吾兄之所謂靜者將在身乎將在心乎將以身之靜求心之靜乎將以心之靜求心之靜乎如以身之靜求心之靜則是身

動心便不靜了如以心之靜求心之靜則靜矣如何求只求便是不靜看來都無是處故中庸說已發未發是指出路頭與學者認著不是截然把作兩段說戒慎恐懼亦是指出常惺惺法與學者此心作主不是要學者於未發中煞守定個未發模樣來宋儒羅豫章所學得伊洛之正常教人靜中看未發氣象李延平亦教學者靜坐澄心體認天理此二先生之言固無可議然予謂靜坐二字終是有弊工夫到後或者不妨初學如此未有不流於禪者且如孔子就一坐字觀之席不正不坐此其常也次之可想溫威恭一節至於燕居則申申天天行住坐臥渾是天理靜固靜動亦靜何嘗打疊工夫做了動一邊又做靜一邊如

論學酬答 卷一

今世道學垂眉跌坐者且弟於靜坐二字固嘗歷試之矣初學禪持咒次學內養守規中次學理學想未發景象與司馬君實中字暗合其始亦甚殆其後漸進似安然終無所得及至讀論語以思無益節乃知從前工夫大都非是夫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豈非所謂靜坐者乎其為精動不息當更甚于今之參禪打坐者矣而孔子以為無益此非孔子思之而不得必有即得之而孔子不為者然則孔子思之以為無益而吾人必以為有益其亦悞矣吾兄試思靜坐時能不食不寢乎終日終夜乎即不食不寢終日終夜能勝於孔子而得益乎不能也既知其不能既知其無益而持疑兩端終不能決何為也孔子曰以思無益



不如學又曰思而不學則殆吾兄既慮殆字奈何不講學字故弟以爲靜中求靜不若即動求靜即動求靜是學之說也要知此身動靜無常此心不可一刻不靜靜者安乎理之謂也未發安此天理既發安此天理無事安此天理有事安此天理久久純然天理爛熟雖千變萬化總名爲靜試觀之天天體無爲至靜也而其行健則未嘗不動是知天之靜處正在動處若天離動而求靜則塊然木石矣人離動而求靜又與木石何以異况乎人終不能爲木石有性命則有心思此自然之理聖人使人閑邪存誠故從之者臻於神化而不覺若邪念正念一槩遏抑使不得伸勢必潰決而起不可復制此殆之所由生也吾兄欲去殆字幸致力於學隨事隨時使此心有主不入恍惚殆字將不求自去不然不學而求去殆字將愈求愈殆終身不復能得靜矣俟一月之後工夫再進弟又將與吾兄言儒佛之辨

附言夏答詩

上帝生我躬賦以聖賢贊云胡聖賢贊與世胥及濁異學日紛糾墮彼空冥域昨死今日生賴我良友力倡明格致功時先生著萬里皆歸實絕學一以興發憤思忘食奈何道心微人心易相易牛羊愈踐履萌蘖亦無及念茲存養艱且暮恆慄慄我思古賢人寸陰且云惜賤齒二十五兄年二十七流光彈指間四十與五十此時

論學酬答 卷一

三

尙無聞我生又何益君子憂終身聖人貴時習厥功惟自強學問無終極得門升其堂升堂入其室願言相砥礪焉哉其無斃

答漢陽黃赤子論學書

來書云弟雖知向學而嗜然境會不能自主此中干起百伏歎無了期泊見嚴友輒復警策以此不敢終於暴棄丙夜乍寤虛靈炯炯更無回避自念惟一恆字可以終身唯一獨字可以徹天徹地世界紛擾都是自心惑過若果人人皆有此意萬事更無險阻仁兄立志篤用力勇入德粹真今日麟鳳弟一見即下拜由于至誠非飾辭也數日赴良友招不得悉披寫著然從醉夢中得

論學酬答 卷一

四

一二語便如冷水澆背不知世人何以不好真吾道大憂耳元夕早起爲仁兄作數弁語自知浮論存吾嚮往正與近人藻苑詞場獵譽有別但此事聖人爲之尙無窮訖何況下學弟即反覆亦當自勵望仁兄張皇絕學爲世道攸賴若果不棄窺弟受病何在明以訓我仁人之誼或無殊視弟根不劣清夜自信生平無欺人之事惟自欺處自蹈自知耳應接無暇草佈懷抱惟仁兄其終教之

自獲晤仁兄喜不寐者三四夕矣此非獨喜得知已兼喜天下多一有道仁人太平可復望也恨賤軀多病不得時晤深用爲歉昨接台札適做友在舍未及裁答罪甚罪甚



開函捧讀尊教獎愛過當感愧之私何可勝言繼又讀手  
教指點道理明白痛快曠然為斯道發蒙矣讀至終篇則  
又勤勤懇懇問道於盲屬以道義相勉此仁兄若谷之誠  
弟學實俱劣自治不暇豈堪效他山之攻然辱承知己之  
問有不敢自外於切磋之義者仁兄平生得力在一恆字  
獨字乃讀來札自謂嗜慾境會千起百伏則所謂恆者或  
不能自主矣又謂自欺之處自蹈自知則所謂獨者或不  
能自主矣弟竊謂恆字獨字終身可行然緊要處尤在一  
敬字弟丁丑初志學時起手得力絕類陽明蓋從百千憂  
患中逼發此心忽見得天人一理處不覺手舞足蹈自謂  
工夫易簡直捷從此可一了百當迨彌造彌遠而益歎此

論學酬答 卷一

五

心此理之無窮極前此得力止是起手處全未是究竟處  
中庸有言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德性工夫一兩言可  
盡然道問學事莫非尊德性事學問有一毫未到則德性  
有一毫未盡未可謂一時悟徹便可袖手弄白日也所以  
六七年來時刻不敢放過出則與二三良朋講究德業入  
則服膺今古自書其平日所為之善否稍暇則記其胸中  
所得以祈上合平古人此非好為勞苦朴拙之事亦以身  
心易縱稍一放逸則作輟之弊自欺之病勢必由之耳吾  
人一身動關天下弊病一生其患豈特吾身而止哉苟或  
作輟則天下必有受其缺陷者苟或自欺則天下必有受  
其弊曠者由此而汨沒由此而欺人所謂無微不至者此

之謂也仁兄天資高朗一契此道即洞見本原區區書末  
之言豈能復有所加然仁兄自念志道以來心學進退可  
得而悉數乎平生講論道義相與友善而切磋者幾何人  
理氣心性之微幽明晝夜之故與夫古今井田學校之大  
兵刑水利之繁能一一核實講求瞭若指掌歟三代以還  
禮樂廢壞聖賢遺書十亡八九其能綴輯整齊使後世復  
觀三代之盛者幾何種也苟或能之則所謂恆字獨字之  
功不期嚴而自嚴其或未能則竊恐日求其恆而恆者未  
必恆日求其獨而獨者未必獨也仁兄積學之士弟窮陋  
小儒不足窺萬一輒敢進言及此亦以天下有道之士不  
可多得吾輩學問進一分則世界人心有一分受用吾輩

論學酬答 卷一

六

學問減一分則世界人心有一分陷溺其所關係誠有非  
淺鮮者故敢自竭愚陋輒以敬字獻要之恆字獨字做得  
透即是敬字其間更不容饒舌瑣瑣言直土直棄之耳  
迂顛之失幸諒幸諒至于弟足不出戶庭目不周四境淺  
陋無似其為過失有不可勝道者仁兄倘施不屑之教其  
亦進而命之

答如臯吳白耳見聘書

來書云伏惟道威仁兄足下崛起婁江申明絕學遠近  
英才皆將稟為將帥素貴竊以神交有日願躬率諸門  
士裏其素業涉修路而從之奈弱子樛質有筴弗克負  
荷謹與齋戒發書請先生渡江而北使素貴有所發明



使諸弟姪門人有所興起而先生之教得以浸潤恢廣於江北者未必非斯道之大幸也又聞言夏兄云足下同志諸兄每當風雨晦明談道論世之夕未嘗不憫不肖之索處懼其無與開導而至于無成也則今日者惠然肯來未必非先生諄人不倦之心而與素貴為善之素志也先生其無讓焉

不肖某僻處海濱獨學無侶雖願學聖賢未嘗接海內大君子之教自辛未歲得晤仁兄於殷重兄齋仰觀道貌凝然山立令人敬悚退而胸中卽時時有一白耳兄繼又側聞仁兄躬爲克己之學益不勝欣快幸德鄰之有助頌道路修阻無由一聆巨誨已卯歲言夏兄入試南闈特託相

論學酬答

卷一

七

訪歸而述仁兄相戒之語至今書紳不忘每欲買舟涉江就正有道而時會間隔不能奮飛夢寐之間未有不神馳絳帷也今月三日忽接翰教開函捧讀過承獎愛重以師席慚悚靡勝竊惟不肖之於仁兄雖未獲時晤神交固日矣相從論學實十年夙願豈敢固辭但今茲之役所未敢卽應者有三今歲初館聞氏賓主師弟誼甚相得情與義俱不得辭一也老母在堂無兄弟可分奉養之責不得經年遠出二也弱質多病暑月不任馳驅三也用是難以仁兄之命遲違數四終未敢次繼又竊念仁兄之於不肖弟固非哀其貧困授之館穀使之得資膏火已也亦以不肖弟微有志行欲進之左右勉其所不足而教其所未逮

耳仁兄諄諄而命之不肖弟違違而應之豈所以答知己乎弟自丁丑從事以來苟有微得卽退而劄記歲必成帙名思辨錄雖管窺未盡萬一然數年以來學問之得失進退大約於此可見矣謹命門人間書數則呈政左右倉卒簡錄前後多不相蒙其中訛謬甚多幸吾兄摘其瑕疵從容而教正之聘金藉手璧上俟秋深氣涼或可借二三同志負懷造訪把臂快談以慰夙昔之望耳

與張受先先生論出處書

論學酬答

卷一

八

又治鄉三約爲友人借去未審何處卒竟不得城守書自戊寅屬稿未及告竣因先君之喪而輟至今雜亂楮中卷帙頗多卒難應命止匡時臆論亦屬草本托友人馳上并小札一通未識曾達台覽否大約當今時事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爲前拙議中所言止是饒舌根本只在一二事夫以先帝之憂勤勞瘁死於社稷而不得破格發喪比於春秋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之義猶然遵漢唐以來以日易月之故事則薄海內外之人心大江南北之士氣索然盡矣他復何言他復何言竊謂士君子處末世時可爲道可行則委身致命以赴之雖死生利害有所不顧蓋天下之所係者大而吾一身之所係者小也若時不可爲道



不可行則潔身去國隱居談道以淑後學以惠來茲雖高爵厚祿有所不顧蓋天下之所係者大而萬世之所係者尤大也今先生入都門以後時之可否道之通塞亦知之矣此時而猶欲以一木支大廈雖先生之德力下學所不敢窺亦竊有所未解前所云遞齋之約儀近來經營已頗有成緒但非得一有大力者主之勢終渙而不聚先生其終有意乎儀等將拂席而俟矣匡時拙論因乏副本可得轉達否草草不恭

答書云辨甚疎甚皆非仕宦所宜第一出已完大義不能戀戀也讀來教愛我良厚即日當歸與吾兄講道城南耳尊稿久賜今奉還方吾兄草此冊時是何等識見

論學酬答 卷一

九

今復有此種興此種心思否言之落涕大約事事與尊稿所言相反耳正令人不敢言也歸當盡之茲不一

答王登善封建郡縣問

來問云封建郡縣之得失古人論之多矣然大約皆左封建而右郡縣者以予觀之太平之時郡縣治之而有餘危亂之世非建鎮控之則不足秦漢以來皆然也然強侯跋扈而亡各邑櫻城而亦亡豈二法皆不足恃歟今吾兄欲做眾建少力之說而重郡縣之權久郡縣之任凡士農兵商之事悉責焉是矣然勢終渙而不一何以當大任而不愆歟仍設督撫以統之而郡縣若皆為偏裨然督撫得人則協志禦侮而同心王室督撫失人

則合謀抗法而內亂日滋是豈不可慮歟若復多其監制掣肘乖方有司奉迎不暇安能得民和歟今欲使長吏安其為長吏督撫正其為督撫既非尾大而不掉復能緩急得死力何道而可

封建郡縣之說此古今以來議者聚訟之門也然皆各持一說未有定見左郡縣者偏於徇今而不識古來致治之原左封建者偏於徇古而未盡當今制治之妙要之二者皆非也封建之制雖足以維持永久然其主僅存而中原之民無日不爭地爭城肝腦塗地則非聖人之心之所安郡縣之制雖足以苟安太平然寇賊一訐而天下瓦解四海之大郡縣之眾會無一人足以扶王室而摧強敵則亦

論學酬答 卷一

十

非聖人之心之所樂故予以為莫若會古今之制而變通之有封建之實無封建之名存郡縣之利去郡縣之弊凡所謂專柄久任之說皆是也先王封建之說主於傳子而吾主於傳賢後世郡縣之說主於任守令而吾主於任諸侯如是而已此其說未可以一端盡而吾兄慮及於形勢之渙不足以當大敵則非所憂也夫治天下猶治兵然什什伍伍分節而制居重馭輕弱枝強幹大勢在王畿不在天下况乎大敵之起則又有說在中國乎則大敵之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因其初起而遂芟夷之固易為力在四夷乎則邊海之防歷代以來有重兵重鎮又不可以郡縣一例論也至於慮督撫之非人則又當別



論矣夫法有不善則罪在法人有不善則責在人督撫非人此用人之責也非法之罪也若夫法之不善而有以致方鎮之不靖者則有之矣唐之藩鎮是也藩鎮之失在有督撫之權而更專土地之奉此其失甚於古之封建若愚所云云則督撫之任非猶夫古之藩鎮也凡縣邑之守令則有分土有分民兵農禮樂悉出其手如古諸侯之職至於太守二千石之職已止有分土無分民矣上而至於督撫其有分土無分民與太守同而何憂乎協謀致亂之云云也蓋太守者所以監縣邑而督撫者又所以監郡府其權主於察吏而不主於治民故雖所任非人而其失終不足以致亂是太守督撫即監司矣又何監司之足云大約

論學酬答 卷一

十一

愚之意欲一仍本朝祖宗之制而稍變通之使賢者足以致治不肖者不足以致亂以求不失三代之微意而已非敢爲是古非今更變法令之所爲也其條理頗多未能悉舉使稍能成帙更當與吾兄議之耳

與陳言夏論易書

易者所以明天道正所以盡人事學易者當盡人以合天伏羲畫卦示其體也文周繫辭著其用也孔子贊易體用兼明然而四聖人之意嘗在於用蓋聖人作易本爲教人之學易非用莫由知其體故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則知易是寡過之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全在於此自秦漢以來等爲卜筮京房焦氏流入數學易乃大

晦自康節發明而理與數始顯至朱子周易本義成分發數聖人之蘊而其用一歸於教人然後前此言氣數者迺折入於理而不敢爭明與以來莫有異議然而以易名世者未之有此無他其賢智者以爲彌綸天地而不敢究其愚不肖者以爲卜筮而無事於屑屑也愚謂學易之道當先從用始繫辭傳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知學易工夫全在事爲未感時沈潛玩索每閱一卦便當認其卦名辨其卦體相其陰陽總其大略前後左右象變辭占無不貫洽而後一卦之義出每讀一爻便當定其剛柔別其邪正考其位序審其偏中上下

論學酬答 卷一

十二

四旁乘承比應靡有遺憾而後一爻之義全於是乃進參以己意設身處地上下古今揆其時勢度其情理而臆斷之何者是吉何者是凶觀其與古人合否以驗吾心體其合則天理之公也其否則人欲之私也公者存之私者去之用力既久心體自純出應萬變沛然莫禦不俟卜筮而知吉凶中庸所謂至誠如神也到得至誠已是全體太極大自天地陰陽絪縕自昆蟲草木罔不具於吾心擡頭舉目無非易理未嘗求體而體自具故孔子繫辭二傳多言人事至說卦廣卦序卦雜卦縱橫開闔無不如意此正以明用至則體立人盡則天見決無用未至而可與言體人未盡而可與言天者也故愚意欲學者學易專用力於人事



而天道則俟其自合用力人事而天道未至即中道而廢不失為謹行之儒用力天道而人事不修即致極精微未有不墮於術數空冥之學者故特揭此願與吾兄及二三同志共助之其以為然否

答江虞九宗廟之制問

來問云宗廟之制同堂異室朱子所議家禮所載蓋大夫之禮也宜三廟乃曰為四廟以奉神主非同堂異室之說乎朱子何取爾也

聞之禮以義起又曰禮從宜使從俗故禮一也有出乎吾心之所不容自己者焉則義起之謂也有從乎時王之制而不敢易從乎時俗之宜而不必易則從宜從俗之謂也

論學酬答 卷一

七

儒者議禮則當考今昔之異制辨古今之得失一本於天命人心中正之則而不敢為附會不敢為雷同至於以身率由則惟一遵昭代而稍為斟酌重輕權衡時勢使其足以稍存禮意而不至大倍於吾心則已耳夫祭之有廟其禮不自今昉也周禮宗廟之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使文公而處周之世為周之大夫則三廟之列也夫大夫之所以必當三廟者何也中庸或問之說曰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而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大夫之禮必當三廟而同堂異室之制自天子以至於大夫士皆不得行此所謂天命人心中正之則也此文公之所以議禮及此而俯

仰歎息不勝古今得失之慨也至不幸而生於宋而大夫三廟之制有不得行者矣夫何以不得行也宋循漢唐之舊而天子不知備七廟之制則以次而降而大夫不得反隆於天子其不得行者一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其不得行者二大夫三廟之制既不得行而同堂異室之非有終不得而伸其說者矣則文公之制家禮曰為四廟以奉神主所謂禮從宜使從俗遵時王之制而不敢易者也知禮以義起一本乎天命人心之正而後可以觀儒者之議禮知禮從宜使從俗一撓乎時勢重輕之衡而後可以觀儒者之行禮禮一也儒者而生於三代之後則有能盡其知不敢盡其行者分在故耳不然古者左昭存禮之制文公辨之豈不甚明而家禮祖宗位次之列猶以西為上豈非王制有在而知可盡行不敢盡乎

論學酬答 卷一

七

答郝儀臣論學校書

來書云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及乎古者非人不及也學不及也其學不及者教不備也弟嘗論西漢取士之法最為近古而其得人之效卒不如周者以周有學校之制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民而鄉黨又有鄉黨長正之勸故成材為易漢當焚書之後人各是其學師各異其傳不知縱橫偏駁之論非聖賢大中至正之義也隋唐以來庠序雖作徒為文具詞章偏重實行衰微夫



學而不能修已治人亦安用學哉其間不無挺生之豪傑思復古制興起絕學然一家興於學矣能必一鄉之從否一邑興於學矣能必天下之從否故作興之權斷自君相始而又得如程明道朱文公胡安定諸先生者爲主斯文之柄則一代同風之盛可幾矣弟向言以末俗之澆薄思三代風俗之美政如畫餅無救於飢若從學校做起卻又甚近意欲使學宮之講習卽備朝廷六部之職業師門之授受卽爲鄉國五教之儀型此思治錄中總頭路第一大事未敢卽下筆尙須仁兄教之

儒治之所以不同於吏治者只爲一起手便不同儒治從教化上做起吏治從刑政上做起秦以前儒治也秦以後

論學酬答 卷一

五

吏治也其原本只在學校之興廢而已今夫人有欲爲梓匠輪輿者則其父兄必使之從遊於梓匠輪輿之師學爲方員平直而梓匠輪輿之師亦必儼然執規矩準繩而告之告之以孰爲方孰爲員孰爲平直三年而學就然後離師而遊執器而運則梓匠輪輿沛如也學校亦然欲使之修已治人則必使之學爲修已治人之道若何而爲格致誠正若何而爲修齊治平然後使之居得爲之位抒平昔之學三代以上之天下所以久安而長治者此道得也自秦夷滅先生學校之制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後世相沿雖制度代有變更究不出吏治二字則亦行秦之法而已至於三代之制則未有能復之者使天下何由而覩作

人之盛哉况於制度之變更則尤有可慨者焉秦制學法令者以吏爲師秦特法令不善耳若法令而善則學而後入政猶孔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至漢則不然雖有學校而無學校之制聽天下自爲學術而上之人從而舉用之故漢治最難有用儒治者有用黃老者有用申韓刑名者然漢雖未嘗以學校教人亦未嘗以教法壞天下之人才也晉唐以後則又不然治天下初未嘗文章詞賦而教人學作文章詩賦至於學成而售矣則又使之委而棄之而用吾所謂居官之法律是學校之制三代善教秦不善教漢不用教而晉唐則又教壞人才而後用之也嗚呼亦可慨矣然則欲復三代之治非致力學校亦何以哉

論學酬答 卷一

六

所以弟向作治通只推原孟子封建井田學校三大旨而尤以學校爲致治之本正與仁兄同意而仁兄思治錄則又準今酌古使末世亦無不可行尤爲近裏著已拭目速成以慰飢渴

答陳言夏齋戒約

讀齋戒約可謂析理極於毫釐矣承諭再一商確弟考之禮書古者有事於祭皆先期十日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周禮太宰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又祭統曰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所謂先期十日戒也祭統稱及時將祭君子乃齋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又曰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家語孔子曰孝子以



祭也散齋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齋一日用之猶恐其不敬是古禮皆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無所謂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之文亦無有無散齋而致齋者夫禮有隆殺古人精義之學當不如是或禮書失其傳亦未可知然不可考矣會典所載近於大略而一王之制不敢不遵恐未可以已出仕未出仕為分別也弟謂吾輩齋戒凡會典所載如丁祭家祭之禮既有定制自當一依會典其會典所未載而不可不齋戒者當一審於禮之重輕定為私約以盡致敬鬼神之道如吾兄所議可也未識以為然否

論學酬答卷一

七

論學酬答卷一終

論學酬答卷二

太倉陸世儀桴亭著

與張受先儀部論學書

昨承先生之命以子虛先生一席之論尚未耐暢意欲諸友各為問辭互相辨難以期歸一此誠學問要事然儀深自尋思竊有所不安儀嘗讀先儒語錄至鸞湖一會未嘗不踴躍思慕咤為絕盛又未嘗不歎息追悼痛其開千古辨爭之門也蓋自世遠言溷天下萬世之望孔氏門牆而趨者蓋無幾矣其不幸而同趨之中又有異趨者焉自孔子秉鐸於上顏曾游夏皆出其門已不能必其一志而同科矣而况數千百年之遠學問師傳入門得力各有所見其稍稍不同又何怪焉故愚謂友朋相遇當各言所得苟其所志同所學同所師傳得力又同則坦然傾竭而不敢少私其私如或不然則亦欲然不自滿退然不自勝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以俟諸天下萬世之公評而已矣彼此互辨兩賢相厄豈所望于有道者耶姚江史先生念臺先生之高弟念臺今海內之所仰以為宗師也史先生辱臨於敝邑下榻於先生之齋則又儼然有賓師之道焉儀以初學小子不知分量一旦欲與之辨析抗衡非惟力有所不能而揆之於理於分亦有所不可且儀于陽明先生之傳習錄亦反覆之有年矣每讀一語未嘗不踴躍鼓舞透心徹骨而獨于無善無惡之旨則至今有所未安昨略叩之

論學酬答卷二

十



史先生史先生不吝教之而儀之所未安者猶故也使儀而必欲析剖於二者之間則何不取陽明先生之傳習錄而誦之讀之思之辨之而必沾沾於史先生之為快乎昨鄙意已託子猶兄面致恐猶有未悉故復少陳其概幸先生諒之

答王周臣天命心性志氣情才問

來書云孔子言性言天命言心言意言志孟子又言氣言情言才吾身之所具者何若是其紛而不一歟豈無前後之分內外之辨動靜本枝之別歟在宋儒言之甚詳然純靠書本不於自身上理會終為隔涉幸出所得以教我

論學酬答 卷二

昨讀性理見諸儒論心論性紛紛不一取譬繁多指意廣遠嘗竊歎之以為輯書者當未是知道之人也夫性命之理孔子罕言聖門高弟所不得聞至宋儒始明白而析言之豈難於孔子而易於宋儒哉孔子不得已而不言宋儒不得已而言皆為世道人心之防不可不知也夫人之心知未至而與之言則疑知既至而不與之言則又疑與之言而或出於雜則益疑孔子之時人罕有推究心性者此知未至之時也宋儒之時人無賢愚皆高談性命此知已至之時也知之而恐其或誤則不得不言然諸儒語錄多門人所臆記而書者其言頗雜雜則後學見之非快用其心則致疑於前人將有無所適從之懼此皆主教者之責

而輯性理者殊貿貿弟故疑為未必知道之人而吾兄來札問及心性亦言書本未可全靠其與我同心哉精微之理弟未及知然即目前所見不敢不為相知道也夫性命心志意氣才情為名雖殊然知之非難以諸儒之所詮釋反而求之吾心合者存之疑者闕之然後從源而數如木之由榦而枝水之從原而流可次第曉也夫天地之間蓋莫非氣而其所以然之故則莫非理理與氣在天則為天之命在人則為人之性性與命兼理與氣而言之者也夫性與命兼理與氣言而宋儒專言理何也曰兼言理氣道其全也專言理明其主也欲知性知天則不可不觀其全欲率性事天則不可不知其主故宋儒言理而未嘗不言

論學酬答 卷二

氣在觀者自得之耳若夫心則又易言矣張子曰心統性情邵子曰心者性之邪郭二說皆得之而吾以為皆未全張子偏於內邵子偏於外蓋心者合神與形而為名且其所統亦非特性情并夫意與志與氣與才而皆統之故既有是性則感物而動喜怒哀生焉謂之情情生思維圖度謂之意意念專決謂之志志定而浩然盛大充於中不撓不屈見於外謂之氣有是數者而能擴充之謂才莫非心之所全則莫非性之所具也莫非性之所具則莫非天之所賦也而難知乎哉雖然知之非難用力為難吾兄之所問雖未及於用力然弟又將言用力之方矣嘗攷之於書孔子言知天命言正心誠意子思言率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立命持志養氣稱名甚繁分途復衆此孰急孰緩何後何先以愚觀之蓋莫急於知性夫性之微妙初學安能知然而不難也人雖至愚皆有四端之發見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見其四端之發見則所得乎天之理在是矣質雖至雜不過剛柔之過不及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辨其剛柔之過不及則所得乎天之氣在是矣既得所謂理與氣者是性而又求所以盡性則又反而思之理者人之所同也氣者我之所獨也從乎同則理至而氣從焉而日進以至於天從乎獨則氣勝而理亡焉而日流以汨於是故君子權理氣之重輕而獨致力於其重於是有窮理之學夫窮理之學格致是也理在吾心而乃求之天下之物何也

論學酬答 卷二

四

曰此儒者之道所謂體用合一而孟子之所以稱萬物皆備於我也一物不備不足以踐我之形一理未窮不足以盡性之量故君子之學能立命者以其能盡性也夫性未可遽盡而理可以漸窮學者有志於窮理則必事事而察之日日而精之時時而習之漸造漸進以至於極爲神爲聖莫非是也然而又非馳騫於窮大之謂也馳騫於窮大而莫爲之主則事至而紛糾事去而放逸雖有所得旋亦放失是故君子又有居敬之學夫居敬之學則誠意是也誠意之始由於不欺一善不敢飾一惡不敢隱至功夫再進則真心發矣將欲飾善而自知恥將欲隱惡而自知愧至功夫又進則謹慎至矣幾微之善亦無不存幾微之惡

亦無不絕至功夫更進則戒懼生矣無善可憑而常惺惺無惡可絕而常業業誠之至也敬之至也故中庸以至誠爲聖人朱子以敬字爲聖門第一個字蓋眞見于聖相傳止此一法有是法然後有以窮天下之理而爲盡性爲至命可以即此而造極無是法則爲異端爲曲學爲俗儒所爲入於邪僻委瑣而不可救也故居敬窮理在聖人爲一貫之學在學者爲入德之門即此下學亦即此上達初無有二凡前此之所爲持志爲養氣功候既到則自然兼之不必棄吾之約就彼之繁而意緒紛亂迄無成功也故弟願與同志者約未見心性則汲汲於求知不可諉爲疑義而不知既見心性則汲汲於求行不可徒爲空言而不行

論學酬答 卷二

五

答王登善漕河問

來問云今京儲告竭上下嗷嗷羣盜段開漕艘阻塞何法可使疏通稍紓目前之患

天下事爲之於未亂之時則易爲之於將亂之時則難然爲之於將亂之時猶曰可補救於萬一也至於亂形既成勢力俱竭雖有智者亦惟有束手待斃而已我朝建都燕京漕運江南神京億萬之衆仰息於會通河一線取資泉脈則藉天時修治壩閘則藉人事二者或缺爲憂匪淺向者內寇交發之初有心之人未嘗不懷憂運道幸天祐國

一第〇九〇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家賊無大志潛出潛沒同狐鼠故中原之城雖半摧於寇刃而淮揚山東一帶粗獲安枕此非賊不能窺淮揚山東亦以天祐聖明有以陰穢其魄而不敢遽爲啓疆之謀也大臣當此受國厚恩不思選擇大吏授以便宜扼兵淮黃屯田畿輔建儲貳於南國列大鎮於北藩而顧諟諱訛訛日爭門戶以至人事不修天災並起山東旱災連年赤地去歲運河無寇已自百方艱阻今者飢民四塞動輒數萬弱者爲強食壯者聚山林渠魁一呼雲合響應傳聞以爲破開斷塲阻絕糧艘此雖未必盡然而不可以不慮也今天下寇盜不下數枝而其勢若出於一獻賊破成都之險左革斷荆襄之衝李雲桀驚於青齊張楫突起於齊

論學酬答 卷二

六

泗或據險阻或斷要衝此其志不可謂小當此之時而欲清盜通河夷阻開險百萬之艘委蛇並進雖諸葛復生恐未能萬全無失雖曰海道可通而今之爲朱清張瑄者誰人雖曰問道可達而今之爲韓滉父子者誰氏惟有仰天搥心付之莫可如何而已或者邀天之幸賊間遠謀玉帛子女厭足而去仍巢英霍不襲淮揚則猶可幸濟於一時不然安驅中原羣醜並合襲淮揚之積聚方舟南來吾恐今日之憂不專在運艘一事也至於毀閘一事則猶有疑焉賊數被荒視粟如寶無日不望運艘之至冀一飽枵腹方且修閘以俟其來而胡云毀也則傳聞之未確亦未可料也

答王端士周公封武庚問

來問云周公封武庚於殷其亦曾慮及武庚之叛歟先儒有言使舍武庚而立微子三叔雖欲叛而不從使舍三叔而用他人武庚雖欲叛而不敢此言極善何周公之見不及此也至流言方起之日周公卽辟居東都夫以周公身受武王之託有宗廟社稷之任何故流言一起卽飄然避去母乃止避一身之謗而不爲天下計耶使管叔輩突起爲亂何以處之或謂周公實無居東之事其然歟否歟且管叔之志卽不如象之甚然豈無幾微見於平日之間而舜則能知象周公獨不知管叔何故况叛端旣見何不曲思所以保全之旣誅之後又不聞有以卹其後而僅僅及於蔡仲此又何故凡此數端皆足以啓後人之惑者願一一詳辨之

論學酬答 卷二

七

予讀史至周公誅管蔡一事未嘗不喟然三歎見聖人所遭之不幸而因思聖人所處之盡善也處天下之事經與權二者而已經至於必不可用則惟權乃爲得經之宜故其行事嘗出於世俗之所不經見後儒不察每欲以常理求之是以疑駭並興而卒無以窺聖人之萬一也周公管蔡之事始於封武庚論者以爲周公之於武庚何不慮其叛而封之予以爲此失聖人之本意矣夫三代以上之得天下豈若三代以後之取天下力征經營猜防禁錮始則惟恐不得而終則惟恐其失者哉聖人以天位者四海之



其器必不可使一人肆於民上以亂天下之紀綱宗廟者一家之大事必不可使一姓匱乏祭祀以絕祖宗之血食故其父可誅則誅之非有心於誅之爲天下誅之也其子可封則封之非有心於封之爲祖宗封之也此其心如舜然蘇有罪當誅則誅之不以其子之故而不誅也禹可以授天下則授之不以其父之故而不授也武庚之當封在殷先王之功不可泯紂之血食不可斬不係乎武庚之叛與不叛無論周公不能逆料武庚之叛即使逆知武庚必叛而其時固不可以不封蓋武庚之封義不係乎武庚也而先儒以爲使舍武庚而封微子則叔雖欲叛而不從使舍三叔而用他人則武庚雖欲叛而不敢意雖近似而言則誠迂謬矣夫微子之封以其賢也至於武庚則殷先王之嫡嗣在焉豈敢以一人之無良遂絕數百年以來帝王之宗嗣乎故微子雖封武庚自不可以不封武庚既封則雖舍三叔而用他人而其叛與不叛有未可以逆料者未可以事後之見而竊竊焉論聖人之行事也至於周公東都之避其事之有無皆不可知吾姑不論而專論其理當主少國疑之日流言四起雖周公之心自視無他武王宗廟社稷之託必不可諉而風雨之變未彰主上之心未喻使周公此時而必曰我心無他我先王之託不可諉則周公雖無有不利孺子之心而天下且見其有不利孺子之迹矣東都之避事之所未必有而理之所未必無者也卽

論學酬答 卷二

八

不幸而管蔡變起朝廷無人宗社傾危社稷覆滅周公終身負不臣之名至於老死而周公不暇計也蓋不利之語不足以污老臣之心而不避之嫌則深足以辱老臣之行也雖曰爲天下之計大避一身之謗輕然使此時而周公不避則且不能保其身又何有於天下國家之可任乎故吾以爲東都之去未必有是事而未必無此理也若夫舜之知象周公之不知管叔則事不可同日語矣象之惡專欲殺兄則其至於有庫也不有於兄何有於其民此舜之所能逆料者也管叔之惡未聞其太甚雖或平日有幾微之見然豈遂忍逆料其背祖滅宗叛兄弑主橫逆之罪一至於此耶故周公與舜易地皆然非舜偏智而周公偏愚也卽如焚廩浚井一事象方時時欲殺舜而當其憂則憂當其喜則喜舜豈於有庫則智於焚廩浚井則愚天倫之極變非天理之所宜有則非聖人之所敢料聖人之智能明於天理之內固不能明於天理之外也至於叛端既著論者乃曰何不曲思所以保全之嗚呼難矣周公之使管叔監殷也非有所私惡而使之也亦非有所私愛而使之也非有所惡而使之則固不得以私惡而殺之非有所愛而使之則又豈得以私愛而保全之也哉其使其殺皆爲先王計爲天下社稷計非爲一身一家計也蔡仲之命見於史書而不聞恤管叔之後或者戎首之罪管叔實甚不可見於先王則不必復存其宗嗣歟是不可知而要之聖

論學酬答 卷二

九



人行事爲經爲權雖其事或世俗所不經見而其心則萬世無不可共知者也而又何疑於周公管蔡之一事乎

答王石隱論一貫書卽呈介石先生及虞九言夏

來書云吾兄昨問忠恕二字何以便能一貫弟謂一貫全是在恕字上著力然不忠亦遂無恕故曰忠恕忠恕云者全是將自家一點實心推之天下萬事萬物莫不皆由此一理貫去更無二端所謂推之東海而準推之西海而準推之南海北海而準推之千百世以上千百世以下而準也一者理也貫者通也一理可通於萬物也忠者盡此理於己也恕者推此理於人也能盡此理於己而又能推此理於人則泛應曲當而自無不通矣

論學酬答 卷二

十

兄昨云從絜矩二字悟入極是親切絜矩者恕之道也弟兩年來悟境特闢進一層有一層境界樂不可道因想吾兄於此道了徹已久不知胸次間當如何浩浩落落光景

凡看書不但要書義明白是要身心明白亦不但要身心明白須是身心與書義融洽貫通身心卽書義書義卽身心彼此無間纔是工夫纔爲明白某自庚辰辛巳來悟得理一分殊當然所以然統體太極物物太極小德大德與夫常變經權九龍有悔諸義便似於一貫微有所見與同志言輒好論一貫以爲一貫之義必如此乃得然間以己意質之一貫章徧觀註說更博採大全議論覺得身心與

書義多未融洽今年春與及門諸子講一貫章亦只是舉

註說爲主雖略伸已意然未敢執以爲是覺此章書終是程子朱子之一貫非我之一貫閏四月念九日夜偶念及此因捨去集註而專求之正文心胸之間恍然若有所得乃知向來所見頗自不錯卽集註亦明明說出但語未透快故使讀者未能領略愚意貫只是通字通者不礙之謂也凡人未至一貫雖竭力躬行每有所礙竭力躬行者卽所謂隨事精察也隨事精察如行忠必主於極忠行孝必主於極孝此未嘗非是然未至一貫則行忠或以礙孝行孝或以礙忠又或行忠而卽礙忠得孝而卽礙孝行忠礙孝趙苞棄母全城是也行孝礙忠子胥鞭平王尸是也行

論學酬答 卷二

十一

忠礙忠行孝礙孝則仲由荀息申生伋壽之類卽如曾子其事親之孝可謂至矣極矣而芸瓜受杖則亦昧於大杖則走之義是卽所謂礙也是卽未能知其體之一也惟一貫者不然行忠則極其忠而不礙忠行孝則極其孝而不礙孝又行孝卽可以通忠行忠卽可以通孝卽或忠孝不能兩盡而或主於忠或主於孝究竟忠孝俱得而忠不礙孝孝不礙忠此卽所謂通也此卽所謂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而聖人之心渾然一理也繫辭有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朱子註云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謂理之行而無所礙處何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謂如一事而關係君臣又關係父子又關係夫



婦舉此則失彼無可或遺也何謂理之行而無所礙處蓋既看得定則權其重輕君臣重則從君臣父子重則從父子夫婦重則從夫婦只就一路行而此不礙彼彼不礙此故謂之通通者權也權而得中故曰典禮典者常也經也程子所謂權只是經也是卽一貫之義也故學者隨事精察而不知一貫謂之知分殊不知理一謂之知當然不知所以然謂之知小德不知大德謂之知物物太極不知統體太極謂之知常不知變謂之知可與立未可與權謂之亢龍有悔既知一貫則理一分殊當然所以然小德大德物物太極統體太極常變經權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觸處洞然一了百當天地之間無復餘事矣至此者

論學酬答 卷二

三

謂之聖知此者謂之賢過此以往者謂之神蓋未有不知一貫而可與語聖人之道者也然門人未達而曾子告之以忠恕何也忠者立心之本也恕者所以求通之方也無立心之本則凡事不可成無求通之方則雖能成事而終無以入聖賢神化貫通之域故門人所問者一貫而曾子告之以忠恕忠恕者造一貫之階梯也朱子註曰盡已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其於字義固得之矣然又曰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姑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發明則忠恕之於一貫似猶取其依稀彷彿而未能確有所謂也程子天道人道之言極爲精切而學者猶病其深微未能言下卽了故愚於一貫之義前此雖已見及而胸中未能釋然者

一則註說未融一則忠恕二字未得一好註腳確然與一貫相通而不可易未敢執以爲是前夜獨坐猛思得大學絜矩二字是忠恕二字註腳所惡於上一節又是絜矩二字註腳就忠恕二字以證貫通之義猶未爲醒確就絜矩二字及所惡於上一節以想貫通之義則忠恕二字分明有八面四方玲瓏透徹之意學者未識一貫而欲求一漸造一貫之方執踰於此既得此義心胸之間洞然如撤牆壁乃知前此所見未嘗不是註說未嘗不同至今日而身心書義始渾融無間然後方可謂程朱之一貫卽孔子之一貫我之一貫卽程朱之一貫而無彼此之隔也微有所窺不敢自私故以質之吾兄及介石先生虞九言夏彼此

論學酬答 卷二

三

論辨之間大旨雖未嘗不同而言各有異此章書真義理淵海矣至於悟境時闢樂不可道則誠有之弟自丁丑迄今未可計數每至會心獨得輒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小小會心亦未足言惟於斯道中大頭腦處終年未悟一旦豁然或出之精思或得之無意此時快樂殆未可與不知者道吾兄亦頗能領略否但此等境界亦非一時一處正如登泰山至一峰則有一峰之勝自謂妙境已盡於此及更一峰則又輒復惘然因知此心此理之無窮盡若夫身登絕頂四顧豁然日月河山俱在眼底此時此際殆非人境一貫諸義庶幾近之矣顧知之非難至之爲難至之非難精熟渾化爲難弟之於此亦僅窺其彷彿耳未敢



云知况於至之乎然私心之樂則有不敢誣者故因問而并及之

答王聖乘論學書

來書云伏讀思辨錄及周子朱子諸書學問淵源異世一揆蓋居敬窮理誠千聖入德之門自河東餘干以迨河南考亭無非此旨之爲拳拳仁兄拈出使後學知人手著力處此大幸也但以周子主靜恐後儒悞認或流禪寂爲說敬字未審主靜之指何居又何以開口說太極動而生陽將無謂動之本真而靜歟靜而無動則偏靜而能動則無偏歟以靜爲靜則偏動而能靜則無偏歟程子又言若空空只守一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

論學酬答 卷二

十四

也然則悞認靜字有弊誤認敬字亦有弊歟中正言其體也仁義言其德也故下止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仁之處物者也中正仁義仁字可包三者無欲故靜已含仁字之意否而註以四德配之是確見歟乾言仁坤言義敬以直內所以求仁可合論否歟弟向來反躬體認不敢冀自得處祇覺心體無向者憧憧往來之意第資稟庸闇無由庶幾仁兄學問真積力久知至知終誨人不倦不吝教我年譜諸書送上心齋語似覺矜張仁兄以爲何如

時勢艱阻舉足成礙雖敬慕如仁兄不得時過一談昨接手教又以目疾作楚未及裁答抱歉無似讀來札知仁兄

日來反躬體認心體與前不同無憧憧往來之意不覺欣喜無限夫吾輩用力進德大約只體驗二字體者體之以求其誠驗者驗之以觀其效今仁兄反躬體認所謂體也心體與前不同無憧憧往來之意此所謂驗也是真切問近思之學會之省身顏之克已其始皆由於此誠能進而不已希聖希賢固非異事敬羨敬羨來教又以周子主靜不如主敬之說爲辨豈弟思辨錄中固有此語耶弟已忘之然卽是言而觀亦非謂周子之靜爲非但謂後儒悞認或流禪寂耳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去孔子千百有餘歲開不傳之絕學弟嘗謂其資高於顏氏而功過於孟子豈敢輕議但靜不如敬後儒悞認或流禪寂之言不獨弟

論學酬答 卷二

十五

言之程朱固先言之伊川之言曰只用敬不用靜朱子之言曰但言靜則偏又曰程子是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是坐禪入定此固先儒確有體認之言非虛言也且是言也不獨先儒言之亦有先儒爲之而弊者矣陸子靜好言靜其學稍流禪學我明陳白沙以主靜爲學其工夫本領往往間雜入禪則知靜字中間容易藏躲禪家面目不如敬字劈實始終顛撲不破是亦不可謂非一得之見至云以其動而能靜故謂之靜則仁兄已見到本原精切處豈敢復贅弟於丁丑歲答陳言夏書有卽動求靜之言卽此意也來教又云靜字有仁字意若中正仁義只一仁字可也三者又云孔門以求仁爲要敬以直內卽所以求仁斯教



言者意雖近是而於字義及工夫次第猶未能分明透徹  
蓋靜者心之本體仁者心之德敬者心之工夫能敬然後  
能仁能仁然後能靜非靜即是仁仁即是敬也其若仁義  
中正一段議論在文公註釋太極固以之配金木水火即  
以當仁義禮智然愚於此又不無疑義向者蓄積胸中欲  
與諸同志共一剖析而未得其暇以吾兄遠學秋冬之間  
未審得其決此疑否今未敢盡贅也

答海上宋子猶論思辨錄書

來書云前月別後手持仁兄思辨錄一編雖海天相隔  
恆如奉教函丈比時即隨筆劄記欲有所就正於仁兄  
但以冗次詮釋又恐研慮未精未敢即塵瀆清几耳因

論學酬答 卷二

去

念仁兄丑寅之間見地已如此及今所進又當如何鄙  
人得隴望蜀未審并得惠教以慰飢渴否也小言二律  
頗述向慕之私以求郢政亦望大君子弘毅致遠力荷  
斯道以嘉惠來學可勝仰企時事艱虞來章業師近日  
頗有訛傳兩候登善兄未得一遇悉其近耗深為憂懸  
仁兄倘有所聞幸以見慰海外益無從覓信有鴻使寄  
到舍甥處即可示弟諒兄託契有素不為瑣瀆也

前聞仁兄曾過敝廬適以他出有失迎迓正欲趨晤而尊  
駕又東棹矣從石隱齋頭捧讀台教又重以佳句感愧何  
可勝言弟自丁丑初與虞九諸兄有志斯道極欲鞭策自  
勵顧才質駑下竭蹶未能行與志違良用為歎仁兄高才

博學操行淳古不激不阿見道真的誠當世有道君子也  
拙記思辨此平日講求體認就政師友者愧無堯夫百日  
靜坐之功竊效子厚終夜疾書之義顧學力淺薄鱗鱗百  
端仁兄不嗤為妄謬反過為稱許非鄙人求政之意矣丑  
寅已後雖歲有劄記以乏騰本不便郵寄統至來春類呈  
請教耳尊著周公居東辨識力俱絕讀之體用俱見足徵  
遠養他日立朝決大疑定大事非兄而誰南郭先生頃已  
奉差抵家矣向來風聞俱屬妄誕然南郭之意亦將閉門  
講學終身於此進禮退義卓然不苟此行殆無間然也時  
事乎黃不已總之不從索社起見維南郭亦有言新法之  
禍吾黨激成則庸臣誤國之罪可勝誅耶拙著和彰議一

論學酬答 卷二

去

篇奉覽亦偶觸時事耳書生之見不足為據幸教之  
答顧殷仲體用問

來問云聞之聖賢之道體用合一故有一分體則有一  
分用大致然也未有有體而無用則未有有德而無業  
者堯舜之於孔子周程之於朱子同耶否耶以為同則  
其德其業當無有異矣而宰我以夫子為賢於堯舜後  
儒以朱子為賢於周程將德與業俱過之耶抑置德而  
言業也如謂德業俱過則堯舜之不如孔子周程之不  
如朱子何在如置德而言業則是堯舜周程之學體多  
而用少而聖賢體用合一之道有未盡然也幸詳辨之  
古今聖賢之道德與業盡之德者其體業者其用也有用



而無體內聖之學不成有體而無用外王之道不著故德未至大賢以上學不得正統之傳則體用未合者有之德至於大賢以上學得乎正統之傳而謂體用不合一德業未全備者斷斷無有彼堯舜之於孔子周程之於朱子此豈可以同異論耶其德其業載在詩書有目之士皆能言之不容復有優劣而論者每以孔子爲賢於堯舜朱子爲賢於周程者則固有說也尙論之說有二有以聖人論聖人者有就天下萬世論聖人者以聖人論聖人者觀其德以天下萬世論聖人者觀其功功者業之所爲也堯舜之業盛德配天無爲恭己可謂極帝王之盛軌矣然功止於一時孔子則詩定禮集羣聖之大成而功被乎萬世周程之業建圖屬書創明絕學可謂極聖賢之能事矣然風氣初開信從者少功之及人者寡朱子夏輯傳註集諸儒之大成力量既大風氣復隆功之及人者廣故夫謂孔子賢於堯舜謂朱子賢於周程者亦就其功與業言之也然而非堯舜之有遜於孔子周程之有遜於朱子也古今聖賢蓋莫不有時焉堯舜有堯舜之時孔子有孔子之時周程朱子有周程朱子之時若此者聖賢豈有心而爲之乘龍御天時至事起迫乎勢之所不得不然則亦因乎理之所不得不有而已聖賢無心也當孔子朱子之時而欲爲堯舜周程之所爲則悖矣當堯舜周程之時而欲爲孔子朱子之所爲則又悖矣時之所在欲寸而增之不可得欲分

論學酬答 卷二

六

而減之亦不可得乃或者以業之故而并議及於德更議及於體用之不合則謬甚也吾得之蘇子之論文焉蘇子之論文曰吾文如萬斛源泉不擇地皆可出若其平地則滔滔汨汨不知其幾千里也至於觸山赴谷則波濤自生夫聖賢之有體猶水之有源也用則其流也聖賢之所爲知行乎平地而已及其波濤起則觸山赴谷之所爲聖賢不知也論者顧以無觸山赴谷之盛而遂疑於水源之有虧則過矣故以孔子朱子而當堯舜周程之時固能任堯舜周程之所任以堯舜周程當孔子朱子之時亦能爲孔子朱子之所爲易地皆然無不合也善乎程子之言曰聖人不可以優劣論聖人無優劣又曰聖人功業無不盛後人所論必自其尤盛者稱之合二說而觀可以思過半矣故謂堯舜周程之業遜於孔子朱子之業則可謂堯舜周程之德遜於孔子朱子之德則不可抑謂堯舜周程之業遜於孔子朱子之業則可謂堯舜周程之業即遜於堯舜周程之德則不可而又何疑於異同之說體用之論乎

論學酬答 卷二

九

答曹尊素避亂書

來書云凡人處禍亂之世則思宜靜之時君子居宜靜之時當預思禍亂之日日者兵革紛紜災荒四見荆襄皖蜀之間騷繹連年山之東燕之南赤地千里流民載途炊人以食析骸代爨誠古今之大變亂也江南一隅稍獲安堵然而蝗蝻魃鬼屢亦相侵縣邑之被災者日



漸見告况東南浩蕩之區海寇出沒保無客歲之白晝  
出掠乎日今桂薪珠粒戶口嗷嗷保無亂民之乘燹而  
思勤乎處其間者亦何可以常恃其無亂夫今日之罹  
禍亂者亦昔日宜靜之區也今日之宜靜者安知異日  
不轉而為禍亂也倘不預為之備一旦飢荒迫於前寇  
盜乘於後罹其災者玉石何分吁可不畏哉吾兄積學  
明理明哲保身之道必籌之有素然未知出何策以備  
於今日也敢請

禍亂之來在君相不可言避君相操治亂之權者也故人  
事盡則天命臻若在下之人事權不屬雖有盛德未必能  
挽回氣數故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  
則隱君子未嘗不言避也即曰縱不能回一方之災亦當  
免一身之咎然事勢亦有未可知者孔子不答南宮适意  
可見矣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上之人以修德揆亂為避  
下之人以修德藏身為避斯兩得之

論學酬答 卷二

子

答盛聖傳費隱問即呈周倣文

來問云費者道之用隱者道之體用殊而體則一如天  
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此用之殊也天必不  
能載地必不能覆何以又言體一歟豈覆之理即載之  
理歟此又於何見之歟先儒謂凡事凡物皆當見其所  
當然與其所以然所當然是其用否所以然是即其體  
否彼聖人之於道其所以然有未盡乎抑其所當然者

有未盡也唯明辨之

費隱二字分體用以道之可見不可見而立名理即在氣  
上故曰費然即氣求理又不可見故曰隱體一用殊所謂  
理同而氣異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此氣之異  
而天地皆本於太極故曰理同覆之理即載之理於此可  
見也所當然不可窮所以然只是一一者原也不可窮者  
流也所以然正是體所當然正是用聖人之體可盡聖人  
之用不可盡故謂聖人能盡所以然而不能盡所當然能  
盡隱而不能盡費其說非誣也何也孔子不得位堯舜病  
博施得位博施事之所當然也不能盡也而所以得位所  
以博施理則未嘗不能盡也蓋當然之理隨時而見弟

論學酬答 卷二

子

子之時則有弟子之所當然大人之時則有大人之所當  
然堯舜之時則有堯舜之所當然孔子之時則有孔子之  
所當然欲舉而兼盡之勢必不能若夫所以然之理則生  
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是道也萬化之本萬事之根也一微  
則無不徹孔子語曾子以一貫朱子收奇功於一原皆此  
也故聖人能盡其所以然而不能盡其所當然能盡隱而  
不能盡費能盡體而不能盡用其說非誣也曰以聖人而  
不能盡用得無為體病乎曰不足病也體在我者也用乘  
乎形勢時位者也得其所以在我乘乎形勢時位而時出  
之所能盡者則盡所不盡者不必盡不足為聖人病也

答朱子猶論時事書



來書云南關一別次日聞有便舟急欲邁返不得再候仁兄一哢當日所談疑義至今爲耿耿到家後聞南中之信稍紓海上得偃息旬日日來則警報屢至聞高兵渡鎮江爲鄭兵所遏餘兵走通泰欲覓北洋魚舟以窺江南當事者檄各總之兵以守福山謂遏其上流之勢其實賊倘得漁人爲向導則自靖江以東吳淞以西無地不可渡亦無地不可上不必福山也敝鄉之建議者謂須得兵于山前沙堵截與狼福相望庶侵軼之路可杜然非重兵不可敝鄉水師堅完者不過二十餘舟又欲彼此分守大率成畫餅之勢矣南中之信有四月望日都門來者云彼中風鶴處堂皆有之不識仁兄處所

論學酬答 卷二

間更何如但上江之勢於我地頗緩若江北果有高兵則剝膚之勢矣而弟竊有疑者見近事所傳頗多不實欲渡江者果爲高與否而貴州鄉紳先生作如何備禦之說也如果爲高鎮亂兵則一到江南生民塗炭禦之於水中尤爲得勝算也陰雨連旬麥秋告歉而軍前急餉使者卽海上彈丸地飛檄且魚鱗下敲骨剝髓恆恐變生不測時事至此便無經濟可談亦更無功名之說縈懷弟輩益得閒曠近來并計較趨避之念亦不留胸中讀陽明先生傳習錄頗得醒快大旨在知行合一耳此亦考亭之意而其立言誠有過者乃傷於辨致良知之功用得真切亦卽仁兄卽動求靜之旨何如果有合

否也亂世言學似迂亦似達如以學爲盡性之業無問治亂矣天官書精究亦吾儒分內事古之學者皆不廢仰觀俯察仁兄博稽經史勒爲一書未必於用世無補也弟長夏無事亦頗欲稽考而鮮藏書海上又無從乞借未免掛一漏萬秋間到婁得從仁兄處領教殊爲便也虞九人中諸兄進業何如晤間爲弟致意海天遙隔惟冀便鴻不吝賜教爲感

論學酬答 卷二

前南郭一會正擬次日與仁兄共析此疑而道駕邁返未獲一證快甚快甚南中紛紜不可盡言北兵已駐瓜揚左兵復攻池泰長江之險盡失安危大勢不待智者可知南中歸入更言朝貴風流遠勝東山特未知八公淝水效靈否耳吾吳切近之憂不獨高兵傳聞劉鎮亦欲南來但以愚料之北兵駐揚已近半月劉鎮海帆南下多不過數日迄今不至想有他說矣亦明者所可意度也敝邑綢繆之說斷斷萬無此事然弟亦正欲其無此事庶幾敵擾之先少一番兵擾耳陰雨壞麥雖可憂念但吳中積早已極得此少有潯水人馬不得馳驟未必非將來之幸吾輩趨避之私固不可擾擾胸中然爲道愛身亦當預計弟輩水田之約頗有成局仁兄能同此志否傳習錄既已竟讀又得知行合一之旨足徵進境又謂深明致良知之言與弟卽動求靜之旨相合其果否未暇細論然弟以爲此正不必弟卽動求靜之言乃爲言夏靜中求靜而發恐不善讀者



只管向動一邊又有因藥發病之弊仁兄既從此得力便可尋討向上不必於此言沾沾也弟平生得力止居敬窮理四字居敬是根本窮理是進步處主宰在此又時時刻刻尋討向上既不走朱又不放倒此千聖千賢無滲漏妙法此處得力便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隨時隨地皆有個把柄凡知行合一致良知即動求靜之類同異備全舉眼便見若體認未到徒較論彼此商確同異縱見得影嚮相似處終未得其實用功不二法門也倉卒裁答不盡所言個中精義無窮須八字著脚用心狠做自能一一驗出弟亦不欲一頓說盡阻仁兄自得之妙天官書甚欲搜輯苦乏人繕寫尚無就緒近又覓得一二種亦可稍省手腳然正

論學酬答 卷二

語

費推敲也避地一事當今要著吾兄不可不留意水村讀書社序一篇奉覽此弟輩鄙淺之見未必能竟免禍亂然一時君子皆萃此土即兵革之禍無地可避或天眷善人為世界人心留一方遺種未可却也草復不盡

論學酬答卷二終

論學酬答卷三

答如臯吳白耳書

太倉陸世儀桴亭著

來書云敬啓道成仁兄足下癸未孟夏獲接手教并蒙示以思辨錄沐浴讀之心胸開發忽如大寐之復醒當此功利紛紜之日仁兄獨倡絕學以扶進世道其功非小而又能不墮玄虛一以致知格物為己任則知世之所謂格致者皆是玄虛而吾朱子之所謂窮理盡性者則真格致也朱子既沒其徒相與支離彷彿亂其師傳至魯齋許公頗得紹述昌大之而惜其所遇非時無怪乎好高之士相率而蕩滅之也薛胡二先生起真知獨

論學酬答 卷三

十

見卓然不為流俗所污而以性為宗以敬為要自少至老循序漸進學者但知謂聖人之可學而至不復知猖狂者有所謂頓悟而然而朱子之學遂以大明於天下乃近日良知之說一倡而士之英明俊偉者率皆惡劬勞樂簡易以為言下有省便是聖人而庸愚卑陋之徒假竊道學之名以取聲華於世路者遂皆勦其地以塗飾斯人之耳目遂使當世之士大夫一見所謂齋莊中正規模小學之儒則皆羣起而笑之以為迂腐以為假道學而箕踞怒詆者反以為真良知故自神廟末年以來禮義廉耻絕口不談而買舉賣舉之說譁然紛華於天下武人文吏相持相抗以利為歸茫然不知君親

185. 267 丹 廣 日 本 大 學 藏 書 室 印 行



爲何物嗟乎此其禍非一日也此其毒非一日也而今  
一旦中於社稷何其痛也乃當事者恬不覺悟徒以爲  
氣運使然以爲八股使然而不知自良知之說起其徒  
有以漸漬而陰壞之使然也可勝痛哉天翼斯文篤生  
道咸當此之日毅然以吾朱子爲依歸而知之眞行之  
力不顧笑侮而尊崇之說理則有理氣浹洽之樂論事  
則有內外合一之樂予嘗謂今之天下非得知性之人  
起而大做一番終是小補不能上下與天地同流若思  
有以更化之舍吾道成其誰哉唯吾道成涵養愈深躬  
行愈力不以功利而易念不以獨立無與而中道廢弛  
遜世無悶以待天下之清道成其尙助哉其尙助哉素

論學酬答 卷三

二

貴迂鄙之資有志斯道亦有年矣乃大江之北寥寥無  
徒是以俯仰浮沈自甲戌至今歷十年所而竟茫無所  
得惟於朱子之言敬之如神明寶之如龜蔡然而中立  
徘徊未嘗不以獨立而自懼也今幸得吾道咸天之有  
意斯文爲何如哉是以益自努力不敢怠思辨錄中條  
對皆是舊年夏間之筆後以多病不及差人奉報屢欲  
渡江相從細講又以世俗糾纏不能出脫今者忽遭大  
亂萬事俱已度外置之惟是此學猶願性命相依竊謂  
當此亂世愈宜勉力他日賴天之靈良友夾助有所成  
立庶可報聖賢於萬一爾淮揚爲南北必戰之地勢必  
設建重鎮以爲關河干戈之下聊生者少昔許晉齋避

亂蘇門得以學問素貴夢寐之間未嘗不志在乎此也  
相會何期臨風嘆息拙言望乞批回新得干祈東寄以  
惠孤僻即日秋深伏惟爲道自愛至禱

敬啓白耳仁兄足下自去歲辱使遺歸卽欲同殷重虞九  
兩兄買舟渡江相從快論其證平生所得而賤軀多疾竟  
不克如願負約之罪耿耿於心正擬今歲稍得餘閒或可  
追踐前約不意三月間遂有宗社之慘又聞淮揚之間兵  
民溝瀾輒遙念我良友家室未知當作何似屢欲走一介  
相候恨乏善使無由通悃忽接翰教喜可知也 嘗謂宗  
社之禍人心中之人心之禍學術害之士習自嘉隆以來  
浮競成風聲氣蟠結此皆三王氏之流弊淆亂正理顛倒

論學酬答 卷三

三

是非故其流風遺禍馴至今日讀來札亦謂世運之傾皆  
良知之徒所漸漬而陰壞抑何若合符節至此世事至今  
日無復何言唯此絕學一途爲世道人心根本所願二三  
良友相與維持主張以爲撥亂反正之具而寥寥相知力  
能担荷者絕少昔朱子有言每見陸子靜之徒氣質可畏  
吾黨諸賢雖能謹守卻又振立者少此無他聰明才智之  
士惡拘束而畏躬行故每樂趣於頓悟機鋒一路以自取  
快至於謹愿篤行者雖趨向不謬而其才氣又往往不能  
過人此正學之所以常衰也是非得剛健中正純粹以精  
之人起而爲斯道主持亦安能闢一世榛蕪而歸之正大  
光明之域耶弟迂鄙不才雖志學有年不敢怠棄而自分



才質庸下無以當起後承先之責每念得如吾白耳兄者以剛明特立之資更加以深潛純粹之學舉一世之智愚賢不肖而盡薰陶之亦何患聰明才智之不入於規矩準繩而謹愿篤行者之不進於充拓也吾白耳幸深念斯道之重奮然南來弟雖不才願掃室以俟外承條教思辨拙錄過蒙獎愛悚愧無地略一披讀知其中之相契無間者已十八九但斟酌理氣尚未盡然精明推論經史尚多過遵前說猶有未合然此際寧拘母放宜不及母過使工夫自強不息自然優游浸貫不可強探力索反蹈欲速則不達之弊也某邇來雖略有拙著以亂世多故未遑整輯又乏副本不便緘寄匡時臆論一册特呈請教此六月中所

論學酬答 卷三

四

作與今日情事已多不類不足觀也又與張受老書一通水村讀書社序一首并寄書以見時事之非序則以尊兄有蘇門避世之志為勸駕也外又寄王端士昆仲悲憤詩二册瑞士昆仲吾鄉文肅公之後英才茂德近亦有志斯道聞尊兄甚生企慕特寄此以見志道遠思深無物將懷即日尚俟尊兄過婁把臂統祈台鑒不悉

答徐次桓論應試書

去秋願望駕來竟不可得接台翰知尊體多恙此讀書勞心所致吾輩進學力行固當如是然此身關係甚重亦不可使精神太疲恐蹈進銳退速之弊也繼聞吾兄為學校所迫已出就試此亦非大關係所在諸生於君思尚輕無

必不應試之理使時勢可已則已之不然或父兄之命身家之累則亦不妨委蛇其間今學校逼迫如此是亦迫斯可以見之義也近吳中人有為詩歌以六年觀望笑近日應試者予謂六年後應試與六年前應試者畢竟不同蓋臣之事君猶人子之事其親而已主辱臣死固為臣之大義至于分誼不必死者則不過等於執親之喪喪以三年而為士者能六年不就試是亦子貢築室於場之志矣而必欲非笑之刺譏之使之更不如六年前應試之人則甚矣人之不欲成人之美也但恐六年之中其所以不就試者非出於思念舊君之誠而徒出於觀望規避之私六年之後其所以就試者亦非迫而後起真為斯世斯民起見

論學酬答 卷三

五

而祇動心於富貴利達是則真可鄙耳弟嘗有言士生斯世不能致君亦當澤民蓋水火之中望救正切耳台兄之才如騏驥駉駉舉足便當千里然致君澤民之力其久講之有素耶貴鄉多君子何不聯約數人砥礪切磋共究脩己治人之業使弟得樂觀其盛至禱至禱

答吳燕餘寄論開劉河書

來札云弟自避居水鄉學古人躬耕之志不復有問世意日與老農較晴量雨而數年以來稍值積雨輒一望成湖憶數年之前天未嘗無積雨而不至如此之甚議者咸謂劉河壅塞使然且謂此河不開將來之患有不止於是者弟思劉河為三江入海之一其脈絡一閉六



郡同受其害而崑常嘉婁爲甚則開通之說不煩再計然議者謂工力之浩繁何以不至病民千萬衆之屯聚何以不至騷擾既漕之後何以不至復爲淤塞慮其始更慮其後仁兄今日之邾宜也當有以熟籌之矣幸示我爲慰

劉河之塞自崇禎十一年之間父老已總總憂之時張受先先生方修輯太倉志與儀言及劉河輒扼腕相對共商所以開濬之道今載在水利篇者皆當時所共籌度也然是時劉河淺淤之處水猶不下丈許至十四年浹歲大旱潮沙頓積當時淺淤之處竟成平陸以禹貢以來數千年水道而一旦湮塞殊可怪也按禹貢三江入海之道一

論學酬答 卷三

六

爲東江一爲中江一爲婁江東江因築海塘久已湮沒中江卽吳淞今亦淺淤婁江卽劉河向唯藉此水及黃浦宣洩今唯黃浦通利劉河又成平陸矣夫劉河一帶水而其克復則庶幾有望故不待再計而決若一方之水旱亦告變之屬也稍捐其地之物力以俟後來之成熟此取之如寄非若用兵之難可逆料者宜不再計而決而議者往往躊躇此不權於輕重不審於利害不要諸久遠而更以盜賊爲可畏小民爲可欺也其亦左矣卽曰朝廷軍國事多河工浩大未能全捐額賦則自有六郡分貼之法或曰六郡分貼事同築舍則又不然天下事若全俟講論則舉世不可爲矣愚民難與慮始可與樂終一二人主持於上

酌既定則斷然而行之事已就功已成而愚民猶未之知是則善於經國者耳弘光時霞洲朱公治吾婁朝議以劉河近在畿輔急於開濬下撫按議撫按下於州時與受先先生商議截留崑嘉太倉三處漕白用崑嘉太三處人力而六郡則各於會計中每畝量加一二釐少補朝廷額費事已就適丁國變而廢聞尙有案牘在州此可稽而得者按故實而行之可也至於千萬衆屯聚則自有分工分段什伍節制之法昔程明道爲鎮寧判官河決澶州明道率丁夫塞之役數百萬衆而不擾不勞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夏忠靖海忠介開吳淞白茅亦用兵法部勒蓋動大役興大眾非節制有法部勒有方信賞而必罰事必不

論學酬答 卷三

七

可齊嘗聞之故老云海忠介之開白茅也威令如山就役者皆與妻子泣別及至河所則飲食以時興居以節河之兩旁百物俱備役至如歸樂而忘返蓋經畫素備故臨事而裕如也今日之事不患役夫之難馭而患馭役夫者之無其人今之爲夏忠靖海忠介者誰乎卽有之能必朝廷之必遣乎至於尤要者則崑嘉太三邑之守公而吾婁之守公爲更甚蓋三邑守公皆親身董役者而劉河則在太倉之境內若不得其人不惟衙役派工給食弊竇百出而四境之內盜賊生發雞犬不寧甚至有聚而生亂者不可不慮也誠使一旦董役得人而謀諸地方之賢才詢諸河旁之故老斟酌經畫謀定後戰則不世之功非常之業豈



遂不可建乎若夫既濬之後不至復塞則此事存乎人亦存乎天何謂存乎人蓋劉河之所以塞者以潮沙為害耳昔年河面寬闊幾一二里海潮噴薄而入湖水浩浩而出海潮之力不至於停滯而湖水之力又足以刷沙故不至壅塞自河稍海口頓起圓沙而潮之來也無噴薄之勢其去也亦無迅疾之力日積沙一分則百日益尺千日益丈而又加以連年亢旱則其積而至於平陸又奚怪哉欲劉河之久通而無塞則必先去圓沙而圓沙在海水蕩漾潮沙出沒之中無所用其人力儀嘗閱一書載江西某郡向殷富江口忽起一沙其形如鯨一郡為之彫瘵後有一善地理者教郡人當其背鑿之深四五尺其沙氣洩遂敗此

論學酬答 卷三

八

郡復盛今治圓沙之法或亦可仿此行之然未可必也昔受先存日父老曾有獻議者欲於海口築閘以時啓閉節宜潮水潮至則閉閘以拒渾水潮平則啓閘以放清水使內地受湖水之利而不受潮水之害其言甚善使果如此策則渾水不入內地不害內河圓沙亦聽之而已且海氛時有存此一塊土作十萬雄師亦何不可若夫低田築圩高田開河港口必設堰堰口必置閘縱浦橫塘莫不經畫如法早潦蓄洩以時啓閉使清水之勢常盛而渾水之勢常弱此則剋直之舊法可經久而無弊者而其勢又必合六郡而興舉雖以宋神宗主之於上剋直任之於下而未必能卒事故曰存乎人也何謂存乎天此河自禹貢以來

數千百年矣一旦就塞非特人事殊關氣運此其間有天焉以天之所廢而欲以一二年之人力邀千百世之無弊有是理乎即以勢言之昔年河身寬闊二里深以數丈計尚有就塞之日今若開濬即極人力廣不過三五十丈深不過二三丈而已外有圓沙出入沮滯不過二三十年旋復淺淤焉能一通而不復塞若便徵天之幸開濬之後水多旱少湖水常強潮水常弱海口圓沙雖不能衝激使散然婁地潮沙易於坍塌若一面有漲沙起則一面必坍合間通塞向來典故俱以為係六郡之利害者何也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形如仰釜震澤居中西南受天目諸山之水西受宣歙諸山之水潞為巨浸故又謂之巨區北鄰長

論學酬答 卷三

九

江而江濱一帶多山地形高聳水不能北注惟正東一面咫尺大海可以洩水而濱海之地其形又高於震澤故禹鑿三江以通之大約天目諸山狀如連屋而荆溪百瀆則連屋之甌水也震澤則如宅旁之池三江則如溝瀆而大海則宅外之官河也若溝澤通利則於大雨之至屋水注宅池旋入溝瀆即旋入官河雖積雨不為害若溝瀆一塞則宅池泛溢且浸淫及乎庭戶及乎室室矣故宅池之利害全在乎溝瀆而六郡則旁宅池而居者也獨太倉則不幸居於溝瀆之上故不知水利之源委者輒以劉河為太倉事耳為今之策開濬之說不煩再計至於經費則亦無煩多議者今有富貴之家其所置田宅偶有水利不修歲



受水旱之害者則開濬之費責之田主乎抑責之佃人乎大約皆田主出貲而佃人助力也然則國家富有天下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蘇松居其半一河不治六郡受災不能捐錙銖之費而顧欲旁河小佃爲富貴家受千畝之費能乎不能乎且今天下亦多故矣一省告變則移數省之金錢以供之無異議者以爲其省之物力已非吾有幸而善相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稍加疏濬避實擊虛則江水非轉而南出必環而北出是海口雖有圓沙仍不能爲此河之害也而又時生聖君賢相留心水利如錢氏之設撥清指揮宋開豐之設開江兵級專一治水則或可一通而不復塞然此數十百年之事非可必之於今日者故曰存

論學酬答 卷三

十

乎天也若夫議費之時斟酌變通權宜設處則有各上臺及各地方官長之經畫興工之時算方定宕計工給食番休節制號令賞罰與夫榷水線木鵝月車諸類則有先賢之成法計議久遠相擇便利置設機巧則又有通邑之父老四方之賢者儀不必悉贅也

答陸翼王論攝祀書并寄侯記原研德

尊議昨面談時已多不謀而合及閱全書不惟引據古禮亦且斟酌時宜一字不可移易矣但龍江廟主雖非攝祀者所得請行而時勢如此意外遺失亦不可不慮觀所藏積爲人盜夫可知矣倘一有不戒是亦攝祀者之責也宜令記原兄自審若必無散失則存諸廟可也不然當請藏

於家總爲一積以貯之是亦小宗爲大宗代守之義得禮之變與古者宗廟安然而積以出疆者不同至於立主不惟通政公不可卽幾雲兩君皆不可蓋神之所憑將在於人智舍尙在記原非正祀不惟禮不得立恐亦非神所依宜倣家禮設紙牌以當古者翦紙招魂之意俟智舍歸而立主可也鄙意如此不識有當於高明否

答郁儀臣論讀書取友書

來書云文章最能移人情性聖人論道之書人讀之或未能知其義卽知其義未能悅於心獨是一種淫辭豔體及新奇不經之小說見之輒令人善有因之生妄念者猶之端人正士道義漸摩未能相觀而善一經巧言

論學酬答 卷三

十一

令色之輩抵掌往復雖君子亦覺其可近程子曰悅之便如種下種子可不危哉弟近日語令郎兄及小兒輩書必當擇而讀友必當擇而交至言至言然當擇處何在

此非卓然立志決不肯把自己身子作第二等人看待如何能屏去淫書謝絕損友故立志二字乃初學入聖根基也然此個志不是自己先天帶來便是後天觀感觸發爲子弟者須仔細簡點自家若先天帶來來急須奮發若必待後天則當悉心聽父兄之教爲父兄者亦須簡點自家子弟若先天帶得的當常常激勵若必待後天則當急使之日見正事日聞正言不然而泛言讀書取友恐後生胸



中尙無定見也請以復之仁兄以為何如

答龔德章無惡即是善問

來問云頃讀仁兄思辨錄云無善即是惡乃掩卷而思既而歎曰桴亭之策勵後學至矣因為之推原性始乃轉一語曰無惡即是善書此以質之仁兄

無惡即是善此語以之推原性始最妙陽明子以善為眼中金屑只為看善與惡對耳先儒有云天下未嘗無對從中出者無對從中出者謂善也周子太極圖說曰誠無為幾善惡誠無為處皆善也至幾形而後有善惡然善自是主惡自是客善總不與惡對故朱子為幾善惡圖善垂絲直下惡則旁出即此旨也然亦不特論性為然也大學言

論學酬答 卷三

左

至善子思言中庸中庸即是至善此即所謂無惡即是善以此言之不特推原性始即以曠觀天下古今聖賢事業亦不過本分內事豈非從中出者乎豈非無惡即是善乎但不可為庸愚懶拙一班人藉口耳仁兄謂弟意在策勵極知我心而未敢居也

與浙中屠闇伯俞右吉張白方陸冰修潘美含書

弟自束髮即願奉教於海內大君子願以根本未立未可泛語聲氣因與虞九言夏諸兄相約開關蓋未十年而世事已一變矣倖生之餘無復他念自惟斯文一脈此世道人心所賴以轉移變易者不敢半塗而廢因往往於困厄無聊中借二三友人重理前業拙錄所載大抵皆空言耳

不意乃入大方之目更煩諸君子千里命駕冒疾風而不辭觸驚濤而不顧一何壯也把臂快談連牀浹夕上自心性之微下及文章小道無不契若針芥竊謂天地間朋友之樂殆無以踰此矣正擬覓一閒靜地與諸翁兄輩焚香相對互證平生所得不謂仙舟逆返未獲如願悵何可言

敬因鴻便聊寄尺一竊謂諸翁兄輩皆命世才而韜光自隱若將終身誠所謂離世而獨立者然古今聖賢之道不獨達可兼善窮亦可以兼善當今之時世道人心概可知矣苟非吾輩極力砥礪相與為貞下之元則晦冥何日而開江河何由而止乎願諸台兄弘此遠謀為後學開一讀書為善之門則不惟小弟之至幸實天下後世之至幸也

論學酬答 卷三

左

至於取友之法亦當稍廣其途萬勿以隱顯為限弟嘗有言道學傳與獨行高士傳不同高士稍一通融便失品格道學則兼收博採但顧其心術何如要歸何如耳不識諸台兄以為然乎否乎前所請教講規乃朋友切磋之規非師弟子臨講之規也無講學之名而有講學之實於諸台兄輩工夫最便因尊行甚急未及相贈今已令友人繕寫便間或可持上耳此番會聚甚佳不可無一言以紀之前與右兄辛兄相訂未審已揮就否婁中諸友專俟諸台兄倡韻率為廣和幸悉付來慰我飢渴

附答書云自葦菴往來吳越知婁上有數君子者噓嚙

道真涵濡經術弟輩已灑然意往矣嗣後得獲仁兄所



著伏而讀之深相歎服然後知婁江今之河汾也內聖外王之學久置不講不意當吾世而有數君子又近在數百里之內不一褰裳就正非尙友之意也扁舟北棹握手論心證古援今留連累日而又各出論著惠示拙目嗣絕學於千載考經世之大猷緝閱再三震動神志千古鵝湖於今有二彼張王洛水之談荀陳穎川之會何足以語此哉擬從歸棹各紀一詩而人事碌碌未遑全作略陳一二俟他日彙集同社兼求和章志一時之盛事永百世而不忘也敬承手教復以通廣出處為誨諄諄切至感佩不忘弟輩亦欲有效者吾輩廢棄之人隱鱗戢翼惟恐見榮於世考德問業不妨與眾共之經

論學酬答 卷三

四

濟一塗願且置勿論講規一書望即錄寄此月望日聚同志數人闡明斯道約四仲一會明春幸枉楫過從一登講席企望之誠有如飢渴

又復禾中諸君子書

葦菴來得道兄手教訓愛兼至感切感切既而知諸君子近舉講會為之喜而不寐者竟夕斯道自有宋諸賢講明闡發以來鵝湖鹿洞高風千載至於兩浙尤為賢豪挺生之地在昔正嘉時三王之學震耀一時講院生徒幾徧天下講學之風可謂盛矣然弟以為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使天下皆知講學則我輩雖相對忘言可也維今之時為今之士為今之舉此世道絕續之關人心死生之會而諸道

兄能奮然興起為斯文領袖此弟所謂貞下之元砥江河而開晦冥者意在茲乎意在茲乎弟不特為諸兄慶兼為斯世斯民慶矣春仲之會極欲趨侍講席傾諸君子教言但以僻邑今歲奇荒人事碌碌半為薪米未知得遂所願否也請規繕寫未竟俟葦菴再來當奉上耳

答宋既庭右之疇三書

來書云三百年來道學之統凡數變自高願諸公振之於前而山陰漳浦諸先生繼之於後斯道人心賴以未墜豈意長亂以來人師凋謝今幸有老盟翁獨接宗傳倡導後學使鷺湖鹿洞之盛再觀今茲弟雖固陋實切擔簦客冬虎阜獲觀光風雖酬對稠雜未聆玄塵然一

論學酬答 卷三

五

親道範已願終身立雪矣半載暖隔寤寐為勞翼研兩兄見過述盟翁盛意感慚交集以老盟翁千載絕學當世偉人顧不遺葑菲諄諄訓誨兼欲曲為獎借勉勉有成弟輩敢不益自策勵以不負知己但氣類之事原非戶外屢滿徵遂聲名便能逾飾耳目則今日老盟翁閉戶著述為不朽大業內而講求性命外而經緯天人正所以砥柱波流總持名教而來教云云似以學道之外別有文壇夫今日文壇弟輩久知厭謝特以區區之誠欲歸春華於秋實之中一心期於標榜之內經營數年斯志未遂今春研老致書兄云以文章為泛愛之資以道德為親仁之具乍承斯語如見本懷用是不辭勞怨



砥礪益堅於紛紜壇坫之中覓一二有心人相與追隨  
講座闡和宗風使文章之士皆革心類首於臯比之前  
此則弟輩所以仰報高深而自畢其志願者也確菴先  
生弟輩服膺已久恨未從遊晤時乞致想望之切承示  
講義諸刻弟輩雖茫若望洋然事切性命卒業恐後當  
與濂洛諸書日夕展誦拜益無窮矣

方今文風日盛壇坫如林操觚之家龍跳虎臥弟輩放廢  
之人無足比數至於講學談道四字尤今時忌諱方懼不  
克自免於當世而盟翁顧惠然念及且諄諄以讀書談道  
為言盟翁其真有所見而然耶抑念鄙人之無聊而姑為  
此迂遠之言以慰藉而誘進之也伏讀來教有云歸春華

論學酬答 卷三

六

於秋實之中一心期於標榜之內又述研兄語云以文章  
為泛愛之資以道德為親仁之具三復斯旨深用慨然古  
今遼廓不暇遠引即如明興盛時所言道統之興文壇亦  
未嘗歧而二之也河東倡道餘干繼起陽明整菴張皇開  
拓是時海內能文之士如一峰念菴輩蓋未有不出於學  
道之一途者也嘉隆之末稍見濫觴涇陽登壇末緒再振  
錫山之學卓然中行迨山陰漳浦已漸溢為氣節文章至  
如近代宗工未免專工鉛槧聲華既盛根本漸疎道統文  
壇竟分為二牛未之間敝邑受先先生深以為憂欲緝法  
言彙編諄諄相託丹鉛猶在盛業中捐至今思之未嘗不  
為之歎息流涕也西戌以後弟輩既作放人自甘沈痾但

念此心此理千古同然既臻斯途豈堪委棄是用與二三  
知己榮華相對於晦明風雨之間亦欲保此一綫未墜或  
冀當世有應運之賢人君子一起而昌大之耳顧厄窮有  
年哲人未遇憎茲多口益用自傷今幸值吾盟翁德茂性  
真才優行篤協之友朋之與論微之簡牘之微言盟翁真  
應運之偉人弟輩之所禱祀而求者也前與周臣昆仲論  
任道非弘毅不能因推當今惟盟翁克勝此二字蓋出於  
至誠非世俗互相標榜之語盟翁誠慨然以斯道為己任  
則道統文壇歧而復合即以此上繼高顧兩公而有餘海  
內之正人君子皆將舉首而望之拭目而俟之矣區區當  
世之名流又豈足與爭後先乎獨恨弟輩齒髮未衰精神  
耗倦積懶成癖復業未能不足為盟翁輩驅除是為愧耳  
若云自外則吾豈敢

論學酬答 卷三

七

寄如臯吳白耳書  
自甲申一接台教履茲變革兵燹之餘良友各天迄今四  
載餘無從得一音耗思念之誠發於夢寐有未可言盡者  
吾輩讀書明理以道自任出處之際夫復何疑但所朝夕  
不能已於懷者仁兄一身之死生一家之安危為未卜耳  
此際論身似若細事然吾輩身任絕學責在萬世正不可  
輕視一死箕子一爻所宜熟讀也敝處城中頗獲安全寒  
家亦無恙契友如虞九言夏亦俱康吉獨趙業帥一死令  
人痛悼不已弟已棄舉子業絕口不談世事特以生理甚



艱不得不以教授糊口惟時與石隱聖傳虞九言夏諸兄  
往來論道念時無可爲意欲成就後學而人才難得又做  
處極不愛講學無可與語近得舍甥許舜光及愚徒數人  
進學甚力殊爲可喜仿弟輩昔日考德課業之法數日一  
舉大有向上之志是亦將來斯道不至絕續之一機也近  
日所處何如吾輩在今日亦無別法只是閉門讀書學遠  
東管幼安耳若教養得幾個好人才是亦斯世斯民後日  
之幸也茲因趙業師尊使欲至貴處特附片楮不盡欲言

附答書

四月初二日得吾兄手書喜不自勝知吾兄道泰而身  
康眷集俱爾無恙自天祐之慶可知也數年以來亂離

論學酬答 卷三

九

之狀兩地想有同情而吾輩爲甚今雖暫爾安頓亦未  
知作何究竟也甲申之秋再承手教弟有一得卽誘而  
引進之有所差謬旋指摘而規切之仁兄之成就弟者  
直在吾師友二者之間弟亦何幸而神交陸子遂得此  
百朋助也夢寐之間以爲壬午以前所學不專盡爲科  
舉奪去自甲申國變見世事如此功名可棄尙得隨仁  
兄鞭策之餘發憤下帷覃此素志賴天之靈稍有所進  
亦足以上報知已於萬一而流離接踵寢食之間靡非  
風鶴此事全然忘棄雖然志則不肯跌倒每欲走一介  
之使通問音息兼以仰求切磋而道路艱阻不敢輕去  
至今耿耿近以村鎮兵火之後四望蕭條因而假館城

內日夕循環幾將全副精神用於二三童子稍暇則取  
紫陽綱目涉獵幾段然而同心寥寥無與商訂是以終  
年以來無一論斷亦可惜也乃者自己工夫愈做愈覺  
茫然固無足言卽此課讀童子亦多有不協人意者以  
愚鄙意則斷斷從小學做起然而人家父兄只是文字  
進益便說此先生教人有法若稍稍教他隨身規矩便  
道此兒子腐了恐不會作文弟意殊不然小學之安詳  
恭敬此固然矣又只是教他不可務外如耳目好玩實  
客遊從之事不可一向教他經目經心恐入俗去日夕  
講解只在書理上用功自小學四書五經六統以至古  
今文史每日限以程課與他漸次講去又佐以先賢格

論學酬答 卷三

九

言時時使入耳三六九日亦不可不令作文以攝其心  
慮只要有恆不寬不急久之走出不必叩其胸中所得  
而氣象固已不同矣若如前者所云則是自幼輕佻放  
曠長大雖極聰俊伶俐亦止成就得今日一輩頑鈍無  
恥人材不特壞世道而且壞人心追論始教父兄之罪  
歟先生之過歟父兄先生兩不任受將天地生材一點  
念頭一向錯認終古不明豈不大可哀夫仁兄唱明經  
學接引吾徒間風興起同邑遂有十數輩抑何盛也做  
邑此事至少是以私心仰慕而粗陳所見以就正左右  
也仁兄其何以教之弟近載全然老態舉事遺首失尾  
刷振不起仁兄年力甚富精神識見又且百倍於弟萬



望研思此道造次顛沛終食不違雖瀕流離而此志不可蹉跌但使仁兄之德立而學成則凡世道人心咸將賴之豈特弟之私幸而已哉言夏兄海陵一會至今為懷虞九石隱聖傳諸兄想皆擇精而語詳者屢欲致書求教而精神短少懶於作字相見之下幸為道此大家勉勵扶進此道之至意

答宜興邱文眉書

來書云斯道中有志者皆能識其大概至於剖析精微曲折透亮無如吾兄思辨錄況積學有年徵之氣象見之躬行豈徒空言所能補綴弟雖愚劣不足與言但據臆斷竊謂一線不差此外無道矣世俗縱久墮雲霧中

論學酬答 卷三

三

然太陽一出天下之人有不共見者乎愿吾兄益堅厥志勿懈前修為斯文領袖與言夏諸兄更相砥礪振起來學吾黨幸甚天下幸甚敢草拙句一首奉贈并祈斧正謹錄於左

問道茫茫年復年孔門精血孰君先度温言屬中和備心得躬行體用兼容易一朝希大悟好為萬世護真傳聞風已有英賢起試質于言然不然

得手教及詩增愧增悚竊聞先儒之言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夫以孔門羣弟子之賢得聖人耳提而面命之而能發其蘊者顏子之外不多及則人之於道不甚難乎以後儒而處此又不得聖人為之師而親炙之其難當

有倍焉者矣雖然士亦患志之不堅功之不密耳若能殫其心力以從事毀譽不顧窮通不問生死以之道豈遠於人乎夫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知顏子之所以得合於道者本其黽勉不已之心為之也弟生當聖學榛蕪之際先儒之訓典雖存門戶之分歧實盛惟於二三同志朝而講貫夕而復習小有記錄亦冀望當世或有賢聖之士區區之心欲舉以就正耳若謂一線不差此外無道弟不敢當至於振起來學使天下翕然向道必藉主持世教之人非弟輩之所能及也

論學酬答 卷三

三

論學酬答卷三終



論學酬答卷四

答鹿城歸玄恭書

太倉陸世儀桴亭著

來書云弟自遇兄退而深自斂抑殆如南榮之見老子舍者且欲爭席矣要當極力鞭策不敢負相助至意向為兄言顧宜人兄今見宜人弟亦極口盛德渠亦深企仰兩賢皆天下之士近在數十里內卻不相識亦是異事然今一見各吐其胸中之奇必皆恨相見之晚相與之誼相懽之情當不啻古之僑胥也

弟初意出門當向深山窮谷中尋一可坐處至郡而臯士兄欲選近代名公詩遂以相委留葑溪僧舍下榻今

論學酬答 卷四

十一

一月餘矣不料入靈巖玄墓歸途大中暑幾危日與枕席藥餌作緣今尙未能出門一步因家居多俗累棄之出門乃出門則又病無處非窮途豈非命乎今雖病小差而案頭書策等身一切筆墨事都未料理欲并日為之又苦精神疲倦正不知何時得了局欲靜坐讀書作身心性命工夫竟不可得奈何奈何來札即致之臯士宋劉諸兄尙未及晤晤時定致尊意臯士欲借思辨錄幾種想有專札奉致也

兩得手教俱未作答悉近況雖未遂山中之願亦聊獲廉下之安丈夫寄迹且姑俟之耳儀邇來衰病頻仍筆墨都廢聞吾弟近亦多病何善人之厄也詩文填委亦是一累

儀近來亦受應酬之苦殊無自得處此等事雖不可盡廢

當酌量應之昔人有言不患才少正患才多以吾弟之才雖肆應不窮然應之愈多則求之愈眾以無窮好歲月浪費於應酬之中殊可惜耳設云餽口四方應酬難廢則荆棘中又自有轉身法昔陽明問弟子云近日工夫若何弟子答以近日只在人情事變上用些工夫陽明日除卻人情事變有何工夫可做即此觀之則知學道工夫亦不專在讀書舉足動步交接應酬一一皆道理所在能於此處致吾之知則在在皆有進步處不必只於本子上尋求也近有從郡中來者問吾弟邇日頗能不矜不狂矜狂亦是賢者之過但以之對上一等人猶可相諒若中人以下則

論學酬答 卷四

十二

未有不駭非處末世者所宜也吾弟向來病處正坐此今若能痛自鞭辟是即莫大學問呂伯恭謝上蔡一流人物何必沾沾以讀書為憂乎顧宜人儀嚮往已久未得把臂前枉顧時儀適同葛瑞五在唐市訪顧宜人兩不相值亦異事也見時幸致聲

答金陵趙庶先札

來書云世道屯否人心晦塞明正道於今日正如奏咸英於下里聞者思欲駭走矣然此道不避艱阻愈難愈出願與道兄始終努力耳夜來讀所未聞如親見古大人君子心魂俱肅頗嫌隔離天地不得執囊鞬從事也時值便風幸惠德音是則索居之至望矣



不至白下已十年餘矣茲特以兒輩試事乘便西來一則少盡憑弔之心一則名山大川必有真儒大隱之士出乎其間所得一二以就正平昔而五百里來寥寥所聞見昨城北諸兄過訪始知道兄而又得握手快聆大教深慰夙心此番得道兄此行為不虛矣正學衰息不絕如綫道遠力弱將伯之望甚殷願道兄覆策而砥礪之著述甚多便風見惠為幸

答對溪飲序三論思辨錄書

來書云歸家後靜讀尊著思辨錄真命世名儒之業也遭時不造沈淪窮居可勝太息雖然已有可傳者矣無愧於心不負所學又何憾焉且三代以後有國家者皆

論學酬答 卷四

三

因循苟且權譎變詐以立國如長兄正行卓識即為當世用亦未必盡見施行則可傳者自不朽於天壤之內何必珥組榮名哉弟居常留心學問窮究經術自喪亂以來荒落數載故者多去新者不來往往憤發然人事糾纏心不能制馭即或積累豪末莫有成功望長兄所學如澗溪之比江海愧且何如即日專使賣納原本懇易他冊仲冬東行躬叩請益

迂闊之言不蒙鄙笑願以為可傳慙慙弟自丁丑迄今歲有劄記自書所得就正友朋凡十六年於茲矣雖中經喪亂未敢輒廢非敢望此時此世尚有表章揚擢舉而見諸施行者特以所見若此不欲一朝中轍守先待後所

不敢言庶幾楚人抱璞之誠耳弟所紀拙錄皆偶得偶書因年隨筆無有倫次道兄所見蓋確菴諸兄所輯故有分類自九卷至十四卷皆言治道而吾兄所見則十一十二卷也弟於此道自吾鄉受先先生存日極為商酌切以為治平之道有二項其一為補偏救弊其一則創制立法補偏救弊隨時可行創制立法則非聖君良相徹首徹尾大制作一番未可遽云復古而制作之法則必以封建井田學校為本此弟之拙見也居恒商榷無不以弟為迂闊而弟亦自信此種道理非六十年經營不可即使此身立刻遭逢諫行言聽至於頭白亦不能畢此一段工夫況萬萬無此理無此事乎是以午未之間即已絕意圭組悉心

論學酬答 卷四

四

著述有治通一書專言此事以病中轍尚未脫稿道兄所問十一二卷皆補偏救弊之言也自念此等或可不倍於時而來札已有當世未必盡見施行之嘆然則聖人三代之治其終不可復乎來札云三代以後皆權譎變詐因循苟且以立國誠然誠然吾輩生三代之後即空言未必傳諸後世况敢望見諸行事乎方寸中不作此妄想久矣道兄以為然否來書一冊亦言治道者所云封建井田於此畧見端緒披閱後有所疑或不妨彼此商酌措諸施行萬萬無此事理但欲存此一段議論為吾輩夢想中羲皇耳迂闊幸諒

答郡中劉逸民書



來書云兩日從研兄處得見思辨尊錄播歸急讀一讀而駭又再讀再讀而悲又反覆讀反覆讀而樂不知手舞足蹈爲何如也此人此書吾敢望吾生得親見哉今我生同時又同地三十餘年矣至今日而始得瞻三爲我稱之又得研德爲我詳稱之乃迴思三十年中所謂人倫冰鑑月旦品題者若於此人此書并水天風孟德嘆云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此我所以駭而且悲也既而思之人所樂謀者七尺爲廣且暮爲修而我道老所持籌者縱則萬年橫則四海所謂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亦奚恠哉特恨和氏之璧獨耀於郢握夜光之珠專玩於隨掌斯不能掩卷嘆惜耳今弟有私誓誓使天

論學酬答 卷四

五

下之寶與天下共之請先自愧始研兄來郡望盡發其書付我卒讀今所先讀二本已抄過一本其一尙未抄竟早晚仍歸研兄處也至其書中之所以然與讀是書者之知其所所以然則惟研兄知之矣天下雖大會

有幾人哉亦豈竟無人哉情思汗漫不知所云  
研兄來得足下手札開緘捧讀愛我厚矣足下謂此書此人爲何如哉此書此人亦平平耳力不足以治稼稽智不足以謀升斗目不識屢津足不履都市其放而爲言也又不足以滿敲太平鼓吹風雅悅時人之目來長者之譽而徒與一二寂寞無聊之人矻矻窮年焚膏繼晷此書此人亦平平耳乃研德疇三從而稱之足下又從而好之且好

論學酬答 卷四

之不已而至誓與天下共之足下其真謂此書此人爲何如哉嗟乎逸民足下讀我之書而駭且悲我亦讀足下之書而駭且悲也當二十年前弟與二三友人閉門講誦也以爲世皆唐虞人皆無懷葛天其幸而出則所與者皆稷契皋夔其不幸而處則許由巢父相與舍哺鼓腹已耳乃閱二十年之久而竟有大謬不然始知前此閉門講誦誠所謂寂寞無聊之所爲方自愧其愚鄙之不暇而忽有逸民其人者踴躍鼓舞一如我二十年前所夢想之誠逸民其無懷耶葛天耶抑皇夔稷契許由巢父其人也豈此世其唐虞耶此吾之所以讀而亦駭駭而且悲也雖然我與逸民亦各嗜其性之所近乎野人有美芹曝者擬欲獻

論學酬答 卷四

六

之至尊至尊不受則野人之芹曝固自在也吾何爲不豫哉況語有之得一人知亦可不恨弟得研德得疇三又得我逸民芹曝之侶爲不孤矣吾何爲不豫哉則吾之易悲而樂樂而手舞足蹈有不自知其同於逸民者亦情之所必至也逸民其以爲然否耶研兄至郡即欲盡發鄙著請教左右適先爲王聖乘兄取去聖乘在鄉未回不得如命或稍遲數日竟便馳上當不至開罪也上已在即極欲乘便一來大慰平昔而爲衆冗所羈臨楮不勝翹企

答吳門陳皇士書

來書云向從友人几案間讀兄翁詩古文詞靈奇幽異若王子年之記拾遺段柯古之撰雜俎即欣喜欲絕既



而於周臣兄齋頭得接道宇飲酒賦詩互相倡和極應求之樂猶記弟有與歌不記樓遲句未仕先名著作郎之句特爲兄翁寫照迄今寂寞蓬窗晨星落落益切停雲之思得接思辨諸册雖未覩全豹而理學經濟皆實可見之施行正與逸疇諸兄商剗之事復承手教倦倦深切自愧以兄翁品誼素著爲我輩典型著述一出自當紙貴豈待弟輩而彰特緇衣之好踴躍恐後實有不能自己於懷者况兄翁弘見卓識加以筆削如金入冷益爲精瑩所關於世道人心匪淺鮮也謹以告之同人所速惠教全帙無遲金玉積懷如結卽擬駕一葉訪玄亭錦囊中物豈能久秘願出以示人今斯文在茲風流不墜吾兄翁自當任之耳若得紫氣東來九深快幸西山多爽氣謹掃片石以候臨緘翹切

論學酬答 卷四

七

憶自戊子歲兄翁東過婁中以選事枉過敝齋繼從德章兄處得接顏色已又從周臣德藻堂酣飲劇談宴笑終日曾幾何時又五閱春秋矣爾時兄翁黃衫翩翩意氣豪上縱論往昔出入風雅一時郡彥咸咤不及因互相嘆以爲文苑詞壇自當領袖然弟於此時獨窺兄翁神氣淵然穆然無所涯際竊以爲兄翁所學有不盡如時人所推者邇年以來頻從周臣兄處竊讀大刻益見學問淵源之有自而西玄李兄又亟亟推服兄翁爲當今理學名家屢欲拉弟同過尊齋商畧擔荷之事弟以懶拙往往欲行中止

今乃於逸民兄處忽爾天作之合豈此中亦有存耶弟留心斯道將二十年天涯相契亦復不少然見拙錄者往往嘆息以爲此書斷可傳後亦斷必有人焉起而樂爲弟傳之者特目前無其人耳而不謂得之兄翁乃卽在咫尺間也古人謂三不朽爲立德立功立言夫立言豈特如今之刊刻詩文爲一己身名地耶德不可見功無由成不得已而托之空言亦以爲當世後世苟有行吾言者是卽我之德我之功也且我亦何心之有當世後世苟有行吾言而德自人立功自人成使天下後世得被其澤卽於我毫無所與亦我之心也然則弟雖有此書而不能使之傳獨兄翁能使之傳是卽兄翁之書也於弟亦何有哉但恐識見迂疎學術淺謬以是誤兄翁是則私心之所大不安耳便鴻附草不盡不詳

論學酬答 卷四

八

與陳確菴論講會書

前仁兄屢次札至索格致編已知必有同志將舉講會而弟處所存止有原稿塗抹甚多不堪將出其餘諸友又俱止一部欲留自閱不能應用是以遲遲今已語舜光令帶入城矣卽日北來便可奉上也二十日晚處九從楓林書舍歸得親翰教始知吾兄欲舉講會此真身心切要事吾輩自志道以來二十年於茲矣中間遭此大變而賴天之靈俱不至十分廢墜者皆斯道之力也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悠悠度日則將有草木同腐之感弟是以跡雖溷處



城市而此學此道造次顛沛未嘗敢忘今年春諸敝徒共舉講會弟不敢辭而毅然任之者正以成已成物之學一刻不容或離耳獨念仁兄在鄉僻處蒹葭雖心學不費而詩文太多往來太勞亦是一累正欲相商定一講約而尊札適至喜可知也即擬買舟赴約而約期已過且天雨不已因念此事既約二邑同志則亦不宜造次須定一日期於數日前預約至期齋戒肅臨庶可昭始事之敬今竟定於來月朔日何如明歲以講易爲主此甚妙事但弟近日別項工夫頗多且有鄙意以爲人自五十以前精神強學問未足當以進學爲主自道理外凡禮樂名物度數之類皆當探討五十以後學問優精神少減當以體道爲主此

論學酬答 卷四

九

時宜悉置羣書專心用力一部易經蓋學問足則翻身理窟既可收一原之功精神減則玩心高明又可爲涵養之助況此書是天地間一部大書猶之名城大都非得重兵宿將積歲月之久未易卒拔若草草涉獵是以輕兵憾京國也弟之鄙意如此然此言僅可爲吾兄道白不知者視之便以爲分學與道爲二下學與上達爲二矣今奉知己之命亦不敢異同當以輕兵送沛公入關耳一笑

答郁儀臣論梓思辨錄書

來書云近與諸同人論吾兄思辨錄合薛文清王文成之書而兼有其長者也前見劉陳諸兄致札請梓是書真好善盛心而吾兄猶若秘惜未即致去豈以世俗浮

靡相尙愛憎顛倒雖有知之不勝其忌之者慮天下之不足以知此耶抑學問無窮自慮功虧一簣而尙有待也夫古人之學其始亦爲己焉耳迨學成而不得志於時以展其所欲爲則莫不有著述以公之同好即當我地而不遇其人猶必廣之四方四方無人猶必俟之後世豈汲汲於不沒其名乎蓋以我之書皆所以發明大道扶植人心出斯人於狂惑之途推而置之於聖賢之路則著述之刊行不在或然或否之間也而或者謂吾人謹謹不失其身可耳安用立言垂世夫使吾學而僅可自善不足及人則經經自守無足怪也如其果足以述先聖啟來學而竊慮世之不足以知我務自藏匿則

論學酬答 卷四

十

與世之無是人與其人之無是書亦何以異倘謂聖賢之修無盡期君子之心不自滿則弟更有說焉兄之從事於格致之學也二十有餘年矣其間困於貧乏而營心於他務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其間幾經兵火離亂而不能自保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其間遭無心之非毀與有意之忌謗而自貶以徇俗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是以獨立不懼之心爲正已經世之業存斯文於將喪挽人心於既溺豈同學者信之間風者信之而吾兄反不能自信乎豈曰信之而姑示以謙讓乎竊計兄之心以爲吾知自勉而已雖不見知亦無所悔夫不見知亦非君子之所樂也但不因之而有愠耳



若世有知之者君子故樂與斯人共明斯道也兄於今日雖不得謂見知於世而有諸兄之賞識愛慕請梓是書不可謂吾黨之無知己矣因而公之同好布之邇遠既使見者有所觀感復使識者有所準則與吾兄為己之學敏求不已之心固兩相益而不相妨也不然往聖之絕學能言者不言而不能言者終無與之言將見浮偽之風日趨日下道義之傳日遠日忘可不懼哉可不危哉

弟思辨錄雖已劄記有年然不過自書所得將以考驗此身此生學問之進退耳初無問世之意乃過蒙郡中陳劉諸兄欲強之付梓至再至三誠不可卻而仁兄又屢札見

論學酬答 卷四

十一

及比諸文清文成且責之以發明大道扶植人心之義至謂拙錄過慎不出則是有獨善之意而非與人為善之心三復斯語不勝慨然弟之不敢以獨善自守自始學之時而已然矣方弟始學之時天下猶粗完志氣頗壯幸而得志則不敢自負其生平即不幸而託諸空言以就正於當時後世亦義之所不得辭也而今何如哉自申酉以後志氣遂灰夢寐周公之心久矣不作其不得已而朝思夕書猶不廢札記者亦以學問之道不可中輟勉自敦勵祈守夙志區區拙錄或可與二三知己晦明風雨互相質論以為怡悅至於刊板行世則非弟之所敢出也且學問之途不一矣無論二氏百家即吾儒一家之中其樹立宗旨互

分門戶者又各持意見而不相下若聞修閉戶日邁月征其誰禁之苟欲與世共明斯旨吾恐未受扶植人心之功而先受紛岐之患即以號於世曰吾將與人為善也其誰信之竊恐不如獨善其身之為愈耳是以雖屢承郡中諸君子之命而又加以吾兄之懇誠每每遲回卻顧者誠有所熟計而深籌也吾兄幸再進而教之

答玉峯張邑翼馬殿閣陳天侯書

來書云心依高築匪朝伊夕或問自客來或懷同月往雖有甚深未嘗躬侍絳帳等之親炙之科每以為恨前信宿尊館薄承涵育已覺積年習氣漸次消除又承借著書俾得潛心窺索釋滯指迷當吾世而近大賢有生

論學酬答 卷四

十二

之慶幸何如伏念老盟翁興起絕學上接濂洛真傳來書所勒竊探大旨體用合一微顯一致功在主敬應必隨時宗風朗朗仰止難即此豈俗學小儒所能妄托耶弟等質本葑菲跡淹陋邑雖有厭薄浮競之志而無發憤心性之功智與年適將來墮落及茲下手猶悲遲暮與老盟翁真相見恨晚者也伏懇指示法門知所依歸理學諸書何本便於初學每日應酬文墨之外內功從何入手日課何由不斷弟所刻功過錄呈政由此而人正恐強生意見便多馳妄未為良法統祈一一教之尊札至裏適過蔚村晤確菴淹留數日歸始見之又以俗冗竟遲作答不恭之罪何可恕也酬答所錄皆一時率意



之言未堪仰證賢者道兄不鄙而棄之猥蒙見賞更加抄錄自悞悞人過莫可贖如何如何弟放廢之餘棄絕世事獨此求友一念未能去之於懷敝館追隨留連浹日諸道兄真心靜氣合之平日所聞誠吾黨素心之侶此弟所願交而不可必得者也伏承下問以理學諸書何本便於初學應酬文墨之外內功從何入手日課何由不斷三者爲言弟於此道雖求之有年然於自己身心尙茫無所得何敢以欺友朋獨念良友如諸道兄雖妄肆狂瞽當必在原諒之中者故敢以臆對竊謂語錄二字自宋儒始有此書三代以前無此書易主卜筮卽後世占驗諸書書道政事卽後世史鑑諸書詩著詠歌卽後世詞賦諸書禮記典章

論學酬答 卷四

主

卽後世通典會典諸書此非理學書也然不謂之理學之書不可自世教衰息王道不行儒者進不得行其志乃退而自記其問答之辭以爲書如魯論大學中庸孟子此四書者卽理學諸書之祖也四書之中其便於初學者莫如大學故程氏以爲初學入德之門朱子以爲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于聖于賢無不從此中入手於此有得方可以讀語錄諸書然則欲求理學書之便於初學者舍大學將安歸耶應酬文墨卽是內功先儒有言其人不雜其言不雜其文不雜則可謂醇儒矣夫爲內功而徒求之語言文字卽爲應酬文墨應酬文墨而能不倍於身心性命卽是內功如必應酬文墨之外別求內功則未免歧而二之也日

課斷續亦由心功斷續古人謂敬爲緝熙謂學爲時習蓋必有緝熙之敬而後有時習之學故欲嚴日課先嚴心功敬怠二字此古人治心要法不可不講昔丙子丁丑之間弟輩初有志學道亦慮功夫斷續思爲形格勢禁之法乃初立考德課業二格每日所爲之事與所讀之書夜必實書於錄互相考核如是者數年今印板尙存雖涉粗迹亦可爲收攝之一助俟便寄覽邑兄功過格式言簡意盡大勝向日諸刻檢身慎言攝心三者雖分三項其實只身心二字身心二字卽大學工夫也邑兄所志所行已自與古人暗合特未睹其會通處耳弟輩丙丁之前亦與言夏虞九奉行功過繼乃覺其滲漏因改爲格致編工夫一歸大學道兄自茲以往能於大學一再加之意乎夫從前所讀諸書雖通本爛熟未可便謂已讀也意在帖括則書止堪供帖括意在章句則書止堪供章句惟意在身心性命則從來聖賢之精神面目始從故紙中漸出漸見耳率爾奉

論學酬答 卷四

南

答不知所云

答沙溪曹暉吉願雅儔諸兄札

來札云前者荷蒙枉教匆匆慢別以未獲多領道誨爲憾承留示諸著作捧讀觀玩知仁兄之教不特近邇薛胡直接程朱矣昔孟夫子當七季之衰闢邪崇正論者謂其功不在禹下今仁兄值此世道波靡人心旣死之餘而能以堯舜已來相傳之道委悉昭示燦若日星功



又豈在子與下哉弟輩雖慕教有年一則以兵燹之後  
或作或止功夫未能純一二則以統宗無人意見不無  
大同小異以故不能頓然振舉迄於同成何幸仁兄輩  
不棄鄙陋慨賜接引諸同志咸知己之愛各各振頓翕  
然猛勵以期不負有道十五日舉講 聖季會禮威儀  
肅肅言論侃侃俱克闡揚大教自覺與前日稍異倘繼  
此弟輩學業得進後生稟承有式皆仁兄輩移風易俗  
之力成我之感當不在生我後也是日講義條論尚容  
即日集成獻正諸著作同志傳玩寶若異珍以不肖弟  
館與仁兄稍近獨未傳及止東岡會餞二冊已讀過先  
俾旋上其諸四冊尚欲抄寫一二以作韋絃之佩當不

論學酬答 卷四

五

出三四日即可送還也

世風日下久矣明正學於今日正如秉孤炬而行疾風甚  
雨之中將伯之助中心恒切願以鄉邑之大自晨夕數子  
外寥寥寡偶每念諸道兄輩俱積學勵行歷有年所而又  
以帶水之隔不得時晤深切悵懷東岡之集方以未及徧  
領大教為恨不意貴處諸同學遂能翕然興起脩復古人  
之業亦可見此心此理之同矣習俗難改一旦興修絕業  
必多疑駭幸相與始終共勉之拙著草草便問幸即擲還  
講義條論企望殊切祈即賜教

與舜光甥論讀書札 時熈年十七尚未志道此  
舅氏訓讀書第一札也

凡善讀書者不必要人督責須要發一念頭思量今日讀

書他日終身結局何如今日不讀書他日終身結局又何  
如如此作念自然住手不得工夫既密聰明自生蓋聰明  
只是這心思心思不雜讀書自能記憶非妄語也聰明既  
發讀書便有許多疑處疑處即悟處也孔子之所謂憤與  
排也然後著人點撥便如以石投水無所不納不然泛泛  
隨常講書作文畧不究意雖遇聖人提掇亦無所益所謂  
以水投石者此也吾甥今日讀書上鮮父兄之教 時熈父  
遠出  
下無朋友之益比之平常讀書之人較難一分非自己著  
實猛省用工旁人終難著力是又不如農工商賈各成一  
業反不至有無成之嘆也前所云課業錄若要用工甚不  
可少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也吾甥若有此志我當發

論學酬答 卷四

末

來日逐照讀過書發記不可欺隱有暇進城便帶來一看  
若有疑義亦以一紙登記以便質問時時刻刻自家檢點  
如嚴師在側如父母在前一有差失荒廢便生愧恥之念  
久久如此不特進士可中即為聖為賢亦所不難勉之勉  
之

與許舜光甥論格致篇書 時熈年十七甫  
志斯道時也

格致篇乃吾丙子冬間所輯此時於聖人之道毫無所見  
雜取儒釋二家言參錯成書迄今觀之駁雜殊甚恐悞後  
學向欲取而焚之因同志中以為頗便初學故尚存笥中  
然未加刪改終不可令人見也吾甥既雅愛此書特送觀  
覽要之苟得大意即其間一二條已自可終身行之若拘



泥節目便有毫釐千里之謬愚丙子冬此書成丁丑春紀  
考德課業錄只第一日便不拘書中條件蓋條例之書說  
義理原不能盡況條例又未必精乎閱書者神而明之可  
也吾輩同志數人如江陳二先生無不從此書發始今俱  
彬彬然入室升堂則知此書何能誤人在人善學耳得魚  
忘筌得兔忘蹄二語可誦也鄙意欲摘其中大意相曉然  
恐憤悱未至雖啓發無益俟吾甥閱之有得或可相證爾



\_\_\_\_\_



約言錄自敘

余幼習訓詁長歷患難心長髮短智慧日枯忽忽遂及四旬念古人於此時乃學問之一大關頭也若其不悟終不悟矣可不懼耶可不嘆耶顧諸子之言終多雜亂而聖經賢傳莫非淵懿駑之於駢麗之詞則十不得一領之以真實之義則十不失一又况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名言之所不及則退藏於密者知之書不盡言言不自敘一

盡意此之謂也噍噍嗷嗷得無落章句之習而貽覆瓿之謗乎顧詳說反約子輿氏以為學者之金針不有博也則何以說不有說也則何以約得其約也可以說矣得其說也可以博矣癸巳之冬註籍在寓積雪凝寒百年所無飛鴻滿野鳩面盈途痛念吾生未至饑困然不能賑救亦何忍見聞遂謝却知交閉戶高塗追憶舊聞隨手記錄得二百一十餘則分為內外二篇口

約言錄庶幾從此自反以求放心不負天之所以命我父母之所以與我者存之家塾為子弟兔園冊子爾門人陳晉公盧爾唱見而悅之請付剞劂嗟乎虞仲翔謂世有一人知我者足以無憾夫仲翔文士也士或不能知之若余之言則人之所常言人之所能言者也何不可知之有雖然一言之謂約無言之謂約今此錄一萬七千餘言已非約矣又保其中之無紕謬耶吾自敘二

願天下學者從聖經賢傳自求其所謂約者則此錄即置之覆瓿奚不可  
順治甲午正月栢鄉魏喬介題於燕邸之靜怡齋中





靜怡齋約言錄

栢鄉魏喬介石生著

門人

猗氏陳適度 崇安盧傳 全校

大學之要在格物中庸之要在誠身論語之要在求仁孟子之要在性善莫作兩樣看

道者天下萬世公共之物非聖人之所得而私亦非天地之所得而私

土載草木人物水載土氣又載水誰載氣者請問之 庖犧氏

約言錄

內篇

一

聖人之道曰誠佛之道曰空仙之道曰逆佛仙自以為能出世矣聖人之道純亦不已至誠無息與天地同其悠久故曰如神又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未有聖人而不超然於生死者也特聖人之言隱不欲使學者驚於高遠而反失其實耳

貴賤賢愚原無二性氣質清濁雖有不同本性之善

豈有二理

性固為貴形亦緊要天地日月俱不能有氣而無形人獨何為貴性而賤形乎釋氏以形骸為臭皮囊此

論過矣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最說的周至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乃程子論學之要

造化人物原是活潑潑地若如釋氏之言一切俱是

空幻則索然無味

禪學亦不可不看或不看或疑其高遠精妙有過於吾儒處看後則知其高遠者未有實地其精妙者非吾儒之所謂精妙也

凡嘉言雖經古人道盡然學問到融會有得處則自

約言錄

內篇

二

能發揮其中之所欲言

天動而不靜者也而至靜之體常在空之不淨是也地靜而不動者也而能動之用常行氣之上升是也所謂動靜互為其根莫非太極之理也

日陽也而中有陰獨陽不生也故其象為離月陰也

而中有陽獨陰不成也故其象為坎聖人作易上經

首乾坤終坎離則天地日月之理昭矣下經首咸恒

終既未濟則山澤雷風水火之用著矣明于其道者

可以通陰陽之紀可以盡人事之變可以用世而施



變化可以避世而全壽命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神何物即太極也

聖人皆天地之心也眾人者聖人之體也

無私無欲之謂聖人去私去欲之謂賢者

形上不離形下道與器豈得岐而二之

自來發讀書至今二十年始識體用合一之學

中庸之言即繫詞之旨也繫詞之言即中庸之旨也

二書不可一日不玩

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發也德者性之聚也道者

約言錄

內篇

三

性之率也神者性之極也性情道德儒者類言之矣

而往往遺神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陰陽不測之謂

神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之為用大矣哉

識得至善之謂知止卓然不惑之謂定一念不擾之

謂靜身心泰然之謂安極深研幾之謂慮適還至善

之謂得

人即道也有所未知須借師友明明然師友極難其

人若非其人反為所誤不如仍向方冊上尋覓由周

張程未以達於孔曾思孟則庶乎其不誘於他岐矣

性不可治也治其氣而可矣情不可無也防其惡而可矣

性固善情亦善其轉而為不善者意也非性也亦非

情也自然而發者始謂之情桀紂最為不善矣然割

孕婦之胎漸朝涉之脛如是之惡豈其情之所為乎

桀紂未即位之時未聞有大惡之事也故桀紂之為

不善習也非情也亦非性也推之為惡之流如盜賊

輩莫不皆然

剛者聖人之所欲見也而釋氏稱之為金剛光祿四

約言錄

內篇

四

表格於上下帝典之所以養堯也而釋氏稱之為洪

然虛明遍照十方

稿木死灰何如鸞飛魚躍

舍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外不可以為人舍親義

序別信外不可以為道

程子謂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余

謂顏子鋒穎盡化才更高於孟子孟子發明聖人之

道如持志養氣存心養性求放心息夜氣却實實有

可依據故與孟之道同而學有頓漸之異學孟子者



較有漸次耳

天地者道之統宗乎萬物者道之散殊乎聖人者道之全體乎天地非聖人則無以顯其道萬物非聖人則無以著於道聖人為天地之孝子而為萬物之大父母也

太極圖說周子之精於體易也西銘東銘張子之善於言仁也自孟子而後言道未有若是之切至者太極圖說在觀陰陽之性而主靜以立人極東銘西銘在謹言動之際而踐形以肖天地

荀言錄

內篇

五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已聞性與天道矣說者以為子貢猶然未聞非是不觀不聞性之體也莫見莫顯性之機也克己復禮固是克去己私然連公也着不得非禮勿視四句迺徹上徹下之學戴而不知天之高履而不知地之厚紘紘之衆皆是也君子仰而戴天如履父之臨於上焉俯而履地如慈母之置於懷焉體易簡之撰以為德而參剛柔之宜以致用則動無不吉而成位於中

聖門傳道之旨莫直捷於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事哉予之所謂一忠恕而外更無餘物此堯舜以來精一純中之嫡派也夫子如是曾子如是門人如是天下萬世之人如是說者過為分別奚啻痴人說夢至庭前栢子信手拈來則竟落野狐禪矣曾子大學一書乃闡發忠恕二字即所得于夫子一貫之道也或作大中言格致森其精顯見造其微非也格物致知是工夫莫見莫顯是性機

荀言錄

內篇

六

格物之說以為格去物欲者非也正心誠意是為格去物欲矣茲又言之不為贅乎且前云物有本末指明德新民而言豈一時所云而物遂有二說耶故朱子窮理之說為是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至也致知者在用其知於物而無所不至也於物無所不至斯可謂之致知矣世人淺看窮理第以為博識之事宜其嘵嘵不已也或言論語之中多有無頭柄話說如開口說學而時習之未曾言所學者何又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及之等語皆未言所知所樂何事總要人自忝自悟余謂聖人教人雖有漸次不欲其凌躐而上然明白指示未嘗如禪家之棒喝機鋒也學而時習之雖不言所學者何事而下章便言為仁知及之即接以仁不能守之仁之外豈別有所知耶然則知之好之樂之亦可以觸類而通之矣仰之彌高四句顏子未得道時之光景也博文約禮夫子誘顏子以可據之實也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顏子既悟後之確見也雖欲從之末由

約言錄

內篇

七

也已工夫到此已着力不得世解以高堅前後為形容道體如有所立為揣摹形像者大非吾夫子之道中庸之道也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豈恍惚不可為據者哉克已復禮天下歸仁非稱頌其仁也若謂稱頌其仁則春秋之仁者莫過夫子何以絕糧於陳蔡見逐於伐樹遺譏於東家之丘也蓋歸字之義如人之久在逆旅而忽返其舍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此萬物皆備之體自有生而已然特廣一已於

其間則視已自己天下自天下今既克已復禮則其心渾然與天下為一天下原非外物一旦全體俱現故曰歸

聖人之學有本則必有末有精則必有粗有大則必有小有始則必有終有內則必有外有先則必有後有已則必有物有道則必有器執其偏而不挈其全者非聖人之道也故中庸之論君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其學無所偏弊如此而後之學者猶

約言錄

內篇

八

且端已自用或務於訓詁之習或守其空虛之說各樹其幟以自交詬病也亦未之思焉耳矣仁者見之則謂之仁此仁字端就愛之用說非指心體言也若指心之全體則兼四德為善之長是即君子之道矣何以曰鮮天下雷行物與無妄物而與之以誠也故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彼釋氏者焉得以無字厚誣天地哉敬者主一無適所謂無象寡無小大無敢慢也常與



慤三字足以盡之未與事接時如此既與事接時亦如此

終日乾乾可謂自強不息矣而夕尤惕若蓋嚴之於白日恐怠之於昏暮也此聖人喫緊為人處古人清夜不愧正此意也故孟子息夜氣之說雖為下等人說法然喚醒最切學者須於此處時時體驗勿作大言以欺人余近扁所居曰惕菴每以此自警

申觀仲問於余曰曹厚菴先生言精粗一致何謂也余曰此理在現前人自不察耳即如手粗也而能持

約言錄

內篇

九

非精乎足粗也而能行非精乎眼粗也而能視非精乎耳粗也而能聽非精乎推而至於天地萬物凡有形者皆粗無形者皆精也無形之理即在有形之中此灑掃應對悟之精義入神也觀仲曰高遠與卑通有二乎余曰卑通之外無高遠也觀仲曰家 趙而適於燕未至於燕謂趙即為燕可乎余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未至於燕則燕遠也既至於燕則燕亦通也聖人之學不外三綱五常舍此別無窮神致化道理故從心不論行不過志學之所極美大聖神不過

善信之所積又何疑乎觀仲乃以為然

雨雪日晤喬文衣於招提文衣舉小人間居為不善節曰此聖賢教人喫緊工夫余曰然此是為學人說蓋小人尚為不善常人所為有善有不善賢人去不善以為善大賢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聖人之心則無不善矣無不善即所謂明明德也止於至善也今學者大約皆是中人雖不至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然不善之萌時時有之須以小人為戒刻刻加省察克治之功若曰當下反照便能消釋試問

約言錄

內篇

十

轉一時轉一念能保得不善之機不萌否不善之機全然不萌則已到顏子三月不違地位誠非淺識可窺若其未也則雖識得此心恐未能保定此心是焉得不急急操存乎故此一節乃學人喫緊工夫也聖人當下便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有自慊而無自欺矣自不須比今世之儒者好言聖人之學而未能腳踏只地恐不免於自欺之弊也

人不學易則無以知天道不知天道則無以知聖人無益之惑不必想無益之言不必說無益之書不必



讀無益之人不必交無益之事不必做然則柰何回  
皆為其有益者而已矣

五經四書綱鑑性理聖人之道備矣學者如布帛菽  
粟不可須臾離也玄學如藥物尚可藉之以養生然  
讀聖賢之書而有得者如血氣平和之人無所用之  
至於釋則道之害也故程子比之淫聲美色正以人  
易於陷溺耳

人心只有寂感兩者方其寂即陰之靜也方其感即  
陽之動也寂而有感之理感而有寂之體即所謂陰

約言錄

內篇

五

陽互為其根也然則人心孰為太極曰即動靜之相  
續渾然處非動靜之外復有太極也或曰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此可謂太極乎曰此人心之靜而太  
極寓焉發而皆中節此人心之動而太極寓焉周子  
所謂全乎太極之體用者也道為太極以流行言心  
為太極以統會言邵子嘗言之矣蓋心為太極兼動  
靜不可尚以靜時為太極也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  
非天之命乎心體渾然而動靜相生非人之性乎命  
一太極也性一太極也余嘗深思此理以為如是之

考之帝氏之說益信帝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極之  
體也感而遂通極之用也曰已發以求未發庶太極  
之妙可得而心極庶乎可立若周子所言聖人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立人極則以動本於靜養未  
發以全已發而人極於是乎立其實一也帝氏又云  
太極無極非淪於無真聖門要旨

有真性命者有真文章有真文章者有真經濟

或問何謂聖人之道曰君子之道是也何謂君子之  
道曰子臣弟友言顧行行顧言是也或曰聖人之道

約言錄

內篇

五

止於此乎曰誠無以加於此也易之九二其象曰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而孔子繫之曰龍德而正中者也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  
而化德至於龍德而極矣然不過庸言庸行之信謹  
積之以至於德博而化庸言庸行豈非中庸所謂子  
臣弟友者乎使一世之人各盡其子臣弟友之道斯  
之謂善世斯之謂德博聖人之道何以加此或曰聖  
而不可知則如之何曰是言善信所積以至於極非  
真有詭譎變化不可測識之事也易曰範圍天地之



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神無方而易無體聖心神明之用此所謂聖而不可  
知也中庸曰苟不固聰明睿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之

讀書到快活處便覺義理勃勃自生

存亡禍福皆由於已天災地妖不能加聖王善於立  
命也持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聖人  
善於得壽也知此道者可以保國千年無傾危之患  
可以保身百年有康樂之享

約言錄

內篇

畫

人心惟危舊解發於形氣者為人心余舊亦從之又  
見趙忠毅公間居擇言云人僅為形氣孔子曰仁者  
人也何耶人與道為二非所以垂訓蓋人心惟危以  
道心微渺而易昧故危也其說似長

薛文清之學以復性為本言以明性為先其言曰六  
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又曰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  
性不明可謂得道之大本矣

造化一歲一新一歲之始則正月為首一月一新一  
月之始則朔日為首一日一新一日之新則平旦為

首人當法造化之自新而三始為尤要

薛子曰太極中無一物外物於吾何有  
余曰太極中雖無一物而萬物之理已備聖人之寂然不動者如  
太極中之一物不着感而遂通者如太極中之無物  
不備

陽明先生云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無入而不學也可  
謂善言自得者矣

由太極生陰陽陰陽外別無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  
萬物總一太極

約言錄

內篇

南

日之出也陽氣行而陰氣息日之沒也陰氣行而陽  
氣息自子至午陽之積而盛也自午至亥陰之積而  
盛也即一日之間陰陽消息如此而况於十年百年  
乎然氣化不能有陽而無陰而君子必抑陰以扶陽  
是以天道無不可為之時人事無不可盡之日

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不如韓子有所足於已而  
無待于外之謂德蓋明德即天命之性人人具足原  
不欠少不待行道有得也行道有得亦只完其足乎  
已而無待於外者爾



趙忠毅公曰知與行原非二事又曰博文約禮非有先後又曰天下之至可樂者無如道又曰聖學之要一敬盡之又曰士之高明者多道而之禪窮愁者多跳而之禪吾道之中豈有不足者乎非真有所見所得焉能爲此言

胡敬齋曰爲學第一怕識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美質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于矜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此數語簡而盡

不知天人之大原非學也不知性命之理致非學也

約言錄

內篇

五

不知綱常之至正非學也不知進退之隨時非學也不知往古之治亂人才之賢否非學也不知今時拯救之宜用舍得失之變非學也者以窮理盡性至命也理之不窮性之不盡命之不至不可以治一身又何以治天下乎三代而後事業不及古者非時不可爲古無古人之本也非窮理則無以盡性至命學者奈何淺視窮理而深言性命乎夫性命之外無理可窮是以繫詞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或謂於魏子曰世果有鬼神否曰體物而不可遺聖人言之詳矣昭昭也福善禍惡有之乎曰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與鬼神合其吉凶聖人言之詳矣察稟也世之善未必福惡未必禍者多又何歎曰是未定之天也否則缺陷之天也然小善或不受福大善未有不受福者小惡或不受禍大惡未有不受禍者又鬼神所惡者刻薄與隱疾所怒者無心與小失世之爲善而不受福爲惡而不受禍者或出於此不可不知然世有不受福之善而無不可爲之善世有不

約言錄

內篇

六

受禍之惡而無可爲之惡此君子所以修身立命而不囿於氣數也或曰天地之鬼神既聞命矣人之鬼神亦可得聞乎魏子曰吁是聖人之所難言者也雖然未知生焉知死猶云知生則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猶云能事人則能事鬼謝上蔡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蘇子曰聖人之死爲神衆人之死爲鬼又曰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夫既明言之矣或曰若是則佛氏所謂輪迴托生者信有之而普度超生之說不可以不信也余曰



否耐不可降而為鬼鬼不可升而為神猶君子不可  
目為小人小人不可目為君子也普度之說何所用  
之且人死為鬼朱子以為終歸於散余以為散而不  
能久聚者鬼也聚而不可復散者神也古來大忠大  
孝如關壯穆岳武穆諸公亦只是浩然正氣結聚的  
塞乎天地耳托生之說世誠有之先儒以為偶然氣  
聚亦非其常故君子修其身養其心不媿不作以漸  
致於至誠神而明之之道也陰陽不測之道也無方  
無體之道也否則生為小人死為下鬼而欲借沙門

約言錄

內篇

莊

之刀拔陷溺之苦可謂愚之極矣

昔人作書者雖命名無非精義即如性理一書天地  
鬼神帝王賢聖修身治世格物窮理無一不備然莫  
非性理之體用也舍此不務而佛老莊列之務孰以  
為是奇書也果奇於吾儒之書哉奇者無對之稱也  
至一之謂也太極之理也性之外無理矣  
吾道一以貫之者何也曾子曰忠恕而已矣余曰心  
而已矣忠恕即心也  
心與性最難辨程子云性者心之理也朱子以為此

一何自古無人敢道又曰自性之有形者謂心余  
自心之無形者謂性嘗試思之心如藥情如藥味  
之性各有溫涼燥濕人性各有仁義禮智及其發而  
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如藥味之有甘辛酸苦推  
而充之至於保四海即如服藥者之能復人元氣也  
然非知藥性者不足以製方故學以知性為要  
既知性善須知於此着一不善不得則靜而存養動  
而省察皆有實際處不然恐落空虛一邊  
學莫急於立志知聖賢之可慕而蹉跎度日者總由

約言錄

內篇

本

於志不立也志之不立即說主敬說窮理說致知說  
明善說的與聖賢一般不可謂之有得

朱子曰思所以用夫知蓋人之于理雖各具於心然  
未有盡舍聖賢之格言而能得者亦未有盡靠古人  
之陳迹而能得者思之思之索之於吾心驗之於吾  
身筌蹄之喻得之矣

邵子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也又曰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又曰本一氣也生則為陽消則  
為陰故二者一而已六者三而已八者四而已又曰



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又曰天地交而寒暑和又曰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又曰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入於有無生死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又曰氣者神之宅體者氣之宅又曰形可分神不可分此皆至妙至妙之語也人能返而驗之吾身焉豈有不樂天知命者乎

謹言者涉世之方主敬者爲學之寶

楊朱學於老聃卽道家者流墨氏兼愛亦有志於仁

約言錄

內篇

五

而析之未精者孟子闢之以爲無父無君近於禽獸今佛氏之學公然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獨爲其身孟子而在其闢之當何如哉

張武畧以遜離坤乾四卦加以退忍默恕四卦之名亦自有義然退忍默恕之義聖人於諸卦者皆有發明亦不必備言之也

家語云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然則概於人而不可以知道乎

五慾爲正則心從而壞矣若心爲正則五慾皆得其

職豈能爲害哉

哀公自言不知哀憂勞懼危而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齊宣自言好貨好色而孟子引之曰與百姓同之於王也何有此皆因其所明而導之使自致其知也

陳白沙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又曰才覺退便是進才覺病便是藥集中佳言甚多其教人於靜中養出端倪蓋本於周子而世遂目之爲

約言錄

內篇

十

禪學者以集中語有涉於浮屠耳

吳草廬曰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與我者爾又曰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 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

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數言得爲學之本至於論諸葛武侯司馬溫公未得聖學亦不免爲行不著習不察則未免已甚二公之學豈於德性全無涉者哉特未入於室耳尊已卑人亦儒者之過也

大本人人皆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又非難知難行



者性善而已矣

老子養生家之鼻祖也其言有偏處用之以治世則流弊必多

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其言天地至矣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其言聖人至矣今道德經之言曰天地不仁以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聖人之心顧如是乎此其言之謬而不可訓者也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兮若水將

約言錄

內篇

主

擇此四語與臨深履薄之義同

立人之道曰仁義仁義即道也老子乃謂大道廢有仁義又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是其所謂道者以渾渾漠漠爲道而其所謂仁義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岐道與仁義而二之其視仁義亦淺矣

老子所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與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數句意同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佳兵者不祥之器物

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則仁人之言也

程子有言老子語道德而維權詐竊弄闖闢者也此言足以盡老子矣

袁了凡曰善言天難謀命靡常又言惟命不於常皆非誑語吾于是而知凡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余嘗因了凡之言而考之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已自取也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李鄴侯曰君相不宜言命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

約言錄

內篇

主

紂之所以亡也然則人不能自修其身而徒以進退得失誘之氣數者豈得遂爲知道哉

余過猶龍齋中有近人一語錄其自敘云或尼山行過處不行或諸儒用說處不說余曰此落禪家語非正義也任他極好事皆是聖人行過任他極好語皆是先儒說過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蓋爲仁雖曰由已而取法必在古先何嘗教人別開門戶另求



妙義今世之學者多中此病故不可以不辨  
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前看出無極也又曰朱陸  
異以爲有此一圖便生許多辨論不知朱陸之同異  
亦不闕此一圖也

既云曉得聖賢爲甚麼却要求人二氏邊去迺又云  
吾儒中庸之外別無二氏之學試問中庸之學與二  
氏之學果是一樣否中庸之道在誠釋家之道在空  
盡心知性與明心見性毫釐千里老子之學出於易  
雖非佛氏之比然未免駁雜如以道德仁義分作數

約言錄

內篇

三

件事又和光同塵翕張取與等語皆有爲我私意後  
之學者漸流入虛無刑名權術是以先儒闢之其實  
老之道優於佛

錄又云曾子是脫開一步與門人說非以忠恕作一  
以貫之若認定忠恕尚非一貫何以曰忠恕違道不遠  
此論非也若謂忠恕尚非一貫豈別有道理曾子秘  
而不示門人乎違道不遠乃因人淺視忠恕而指點  
之非謂忠恕外有道也又謂聖賢相隔一間却正在  
此不知所謂不隔者安在也至於以夫子之道曾子

敢承任尤謬

知道者性其情不知道者情其性

張子曰聖人蓋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  
又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  
又曰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存神過化忘物累  
而順性命又曰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掩皆深有所  
於造化之言

人以一寤寐爲一晝夜天地以春夏秋冬爲一晝夜  
環溪問於余曰天地何功功在乾坤之後鬼神何事

約言錄

內篇

三

事在性命之先應作何解余曰此先聖之微指造化  
之與義未易以言語形容也蓋天地者乾坤之邪廓  
乾坤者天地之質理其實一也天地以陰陽生生萬  
物功莫大焉然大地自然而成化不有其功易曰乾  
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故凡言功者  
已落乾坤之後矣鬼神者性命之樞紐性命者鬼神  
之體用也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既成變化豈能無事然  
其事雖推行不窮而其理則無聲無臭豈非性命之



先乎人能於性命之中時常戒慎恐懼得其所謂性命之先者是濂溪所謂太極而無極也則能與鬼神合其用與天地合其體何事與功之不化乎

讀書乃收攝身心之資收攝身心則又讀書之本也人性包天地萬物

人性皆善得之天地者然也其有不善則氣質為之孝於父母仁道之大已具推而廣之事業皆以全其孝也

學能不惑於異端斯可謂之知矣

約言錄

內篇

五

老子之學不尚仁義蓋欲渾渾漠漠而復於大道之自然也然民生機智日開豈能返於無名况仁義是性所固有安得與道視之為二

浮屠之說行而性其晦矣乎彼雖千言萬語說空說幻豈能如吾儒之無聲無臭者與天地合其德也

易以道陰陽而其要在寡過書以道政事而其要在執中禮以明節文而其要在主敬春秋以明賞罰其要在憲天詩以陳風俗而其要在無邪要之皆為防閑人性而設也

蘇老泉六經之論悠謬而無當於理

文清之學以復性為主即孟子之性善中庸之率性大學之明德也

制慾最難時時省察則庶乎其息矣

因思克伐怨欲不行原憲於此可謂用力維勤而夫子不許其仁以其未到自然無欲復禮地位也然求仁則必以四者之不行為方故夫子曰可以為難難正先難之難我輩實實體驗則知克伐怨欲不時萌動不行正未可易言之也

約言錄

內篇

美

晉顏合字弘都郭璞嘗過其家欲與之筮合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若合者可謂明於性命之理矣

陳白沙曰才覺退便是進才覺病便是藥

又曰將中庸首尾緊要處沉潛要見着落

又曰時時要尋靜中意味

屠赤水曰天地之太極人物之性靈是也

知鬼神之必有又知鬼神之必不可徒諂則儒者之



學

學不可一日而不講善不可一日而不明

田不耕則荒心不求則放田荒則家饑心放則性滅

口饑而死者形性滅而死者神人皆知形死之可懼

而不知神死之可懼尤甚也

志道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志於文者斯可矣

志於文亦可以悟道文與道固非二事也

袁中郎曰當代可掩前古者惟陽明一派良知學問

而已余謂陽明良知不差差在無善無惡一句

約言錄

內篇

毛

淺於世味深於名理

荀奉倩曰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此言似有悟然因

言考道神而明之則糠粃之說未可為訓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蓋以修智慧斷煩

惱而言也豈若克己復禮之為切哉

要救世須經濟要傳世須文章要作聖須克復

神明靜定即此是道舍是而求變幻超越非吾道之

正也又要能長能久故曰久于其道曰不恆其德凶

人不見塵垢不見地龍不見石魚不見水此四語深

於窮理可謂至言

可惜

歛郡莊觀行曰學校以明倫為先文章末事耳

宋黃洽有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府不

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詳觀此言可謂深

於聖賢勿欺之旨矣如是斯可謂之致知亦可謂之

前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

約言錄

內篇

夫

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

於民王道為之成相傳為真人之言誠哉聖人之言

也

趙忠毅曰一妄能生百妄一真能復衆真

獲罪於天者上帝也上帝為百神之主福善禍淫

百神奉命故獲罪則無所禱若解作理字反不見的

對越森嚴了帝之所持者不過理然謂理即帝豈可

乎

朝聞道夕死可矣言道之不可不聞自有可死者在



也不問道而何以死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又曰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可謂聞之矣

李固政事疏曰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亦是名言

陽明先生與薛侃書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若

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誠丈夫不世倖績

又曰良知二字聖學之傳世命血金 明善尤要

以老子為道教之祖誣矣老子亦儒也其學深於易

約言錄

內篇

无

特中稍可術耳

天在山中大奇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聖

人何嘗不多識但要在畜德而非徒記誦耳又曰傳

學於文約之以禮可見執文字以為學者固落口耳

棄文字以為學者亦墮虛空

冬至養陽夏至養陰養陽之法以培養陰之法以伏

陰陽之用相資而不可相無也故君子順天道以治

其身即以此治人以此治百姓則天地位而萬物育

朱子曰儒學所貴於世莊者其辨在乎理愚觀夫

子答顏淵問仁曰克己復禮禮者仁之會也以禮治

世則化洽寰宇以禮治心則仁存性命禮是以斯須

不可去也言禮而樂在其中矣

面不修則塵垢穢之心不思善則邪惡入之此伯喈

女訓之言有合於自新之旨者也

古人之好學者必通五經觀文中子受書於李育受

詩於夏璜受禮於關朗受樂於霍汲受易於族人仲

華其博可知故執一經以為學者淺也而况無所得

於一經之用哉

約言錄

內篇

无

南牖日箋云聖人無欲賢者室欲眾人縱欲聖人知

命賢者俟命眾人不受命

日箋云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

之謂無後

稽康養生論已盡保生之道異論小術之言雖詭譎

其辭而弗望其涯際也然世皆舍而驚之玄遠或服

金石或假淫佚以喪其生者多矣哀哉

天地有混沌而其不死者元氣也故否塞可以復通

形骸有敝壞而其不死者性靈也故忠孝可以為神



昔蘇綽誠其子威曰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  
何用多爲三代而後若綽者可謂有用之實學得王  
道之大端非後世諸儒所能及也

至虛至靈者心也故曰心之精神謂之聖聖而不可  
知之謂神然則修性卽所以修命也性命雙修丹家  
以此說爲妙義然而於至道已落兩解矣得其一萬  
事畢恐不如是也

養氣是不動心工夫是仁者壽之實理

蘇子瞻曰才者爭之端也此語最有味可爲鑒戒古

約言錄

內篇

三

之人以才而誤天下國家誤其身者多矣故有有才  
而無德者矣未有有德而無才者也

千聖相傳舍却此心之外別無用功處

復良心當觀孟子牛山章其警醒人更切

季梁勸隨侯修政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

而後致力於神此語三代以後鮮有能道之者蓋人

皆知神爲民之主而不知民乃神之主也

師曠告晉侯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

性有君而爲之式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此皆見道之

言也春秋時去古未遠故賢哲之言往往如此  
蘇頌濱曰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此護衛聖道千古不易之論頌濱於理學精切遠入  
非其父兄可及

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固爲學問根本然未發  
則並着不得氣象二字故曰不睹不聞千古性學當  
於此處認宗惜章句之儒竟以未發之時朦朧混過  
此性學所以不明於天下也

性命雙修似是而非性命豈有二乎修性而命不在

約言錄

內篇

三

其中乎儒者祇有養性之說未嘗分性與命爲二此  
其超出於丹家者流也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道德心經俱從

此發出蓋二氏之學其初皆從聖學分支派而出特

不若聖學之大中至正而漸遠漸失耳故吾謂義易

之外六合內外決無學問

常靜常默道在其中矣丙申冬至前一日五更睡醒

聞鐘聲鉤然其音遠達久而後已不覺有悟曰是扣

之而始有音也未扣而其音安在是扣之而即有音



知虛之能思思而遠慮遠易曰無思也無  
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吾以此知心以  
此知性以此知聖人之心以此知衆人之心同於聖  
人之心  
既知此理心如秋水之澄凡動於時妙若春風之起  
道其莫大於仁乎夫天地不仁不足以爲天地聖人  
不仁不足以爲聖人

書以道政事施於仁也易以道陰陽要於仁也詩以

約言錄

內篇

三

咏性情蔽於仁也春秋以明賞罰別於仁也禮以序  
節文發於仁也孝經者仁之統宗乎故自上古以至  
於今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務於學焉則莫不務  
於仁而已矣

積善則財不營而自豐子不督而自賢官不求而自  
崇祿不謀而自厚不積善則凡所積者皆非其有也  
其身之不能保欲以貽諸子孫愚矣哉難矣哉

道者人之所以爲性學者人之所以爲人也自垂髫  
赴塾所誦說者無非此二字所講習者無非此二字

卽科舉之學時文策論中亦未嘗不以此爲進身之  
資也自明之末季有李卓吾者別以道學先生之名  
而辱詈之姍笑之後生小子效尤以爲高脫夫宋人  
之攻道學者猶加之以僞字彼雖戕害君子不敢抹  
殺道與學也今直曰道學先生便是迂濶無用之人  
則彼生平所道者何道所學者何學耶聖王在上欲  
治天下舉大儒以興禮義起教化則排擯正學之人  
必宜先加流放之典庶人心正而賢者得伸其志矣  
近世之學不汨于利則入于禪汨于利者俗學也入

約言錄

內篇

三

于禪者異學也夫惟聖賢之學修已則能治人無欲  
可以常靜既以安身亦以福物

悠忽度日故不能見道能見道不能得道須勇猛精  
進一番又能加功不已如易之終日乾乾夕惕若則  
於善明而於性復矣

陳懋德曰從古聖賢多由豪杰鉗錘而出其入門有  
悟有修有頓有漸要以孤憤獨往不受人世牢籠則  
一也

良知者卽主敬之頭腦而主敬者實致知之要訣



胡文敬曰理無形而具于心故可謂之虛不可謂之無不可謂之空按此數語可謂聖教真傳

翰林王學士達曰在天爲天命在人爲天性理一也于是乎有心焉故曰聖靈知覺虛則見天理之湛者爲甚明靈則見天理之流行者爲甚妙靈則虛虛則靈知覺于是乎生焉然行其所當行者則知覺原夫理知覺原夫理人心即道心矣行其所不當行者則知覺枯于氣知覺枯于氣人心遺道心矣故理一而氣二道心同而人心異然則學者可不盡精一之功哉

約言錄

內篇

美

李文達云吉水羅公僑歷官有聲嘗爲台州知府平生潛心理學所養甚正嘗著潛心錄以貽其子所論性理之懿極有旨義真爲學者所當潛心也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即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

即充廣之使若泉達火燃此二條人能體驗於心身心無不存而身無不修矣德學如公真一代巨擘晚年氣血衰敗可補常常無物便是補也此丹家之言然常常無物乃聖賢克己之功

真道養神僞道養形亦丹家所言此其說與孟子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亦暗相合

太傅呂忠節公諱維祺河南洛陽人也死流寇之難理學融徹作吾浩然之氣銘云天地之氣吾之氣吾之氣天地之氣吾與天地同此一氣之苞貫蟠際不

約言錄

內篇

美

知何爲天地之氣何爲吾之氣猶魚在水中不知何爲魚腹之氣何爲水之氣人見此氣爲浮氣游氣吾見此氣爲天地之正氣浩然之氣也浩然之氣天地位也人受此氣非有二也其或有二厥養異也不養即浮游之氣養即浩然之氣不養即有害而餒養即可以塞天地配道義不養即仍爲天地之氣養即爲吾之氣爲天地之氣者如人以盆水養魚失此枯得此蘇爲吾之氣者如神龍之雲行雨施出有入無非得盆水蘇非失盆水枯神龍在潛藏密也田淵與



天時弗失也悔亢日惕心罔貳也在羣不首往有濟也知進退存亡者精義也先天弗違後天奉時浩之至也是故浩然之氣直在吾不專在天地

身銘

大哉身乎其備也元氣混沌包而無外是故天地憾吾身缺隔吾身虧天地傾欹身非塊然天地參也合之為一體分則三也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虛象極神行象次耳目鼻舌手足吾五行之官視聽言動吾四時之吏呼吸吾之潮汐寢興吾之分至察於人倫

約言錄

內篇

三

三辰序也喜怒哀樂吾露雷風雨也其中有君上帝臨汝也思無邪宋景之退熒惑誠則形鄒衍之飛霜雪進修及時魯陽公之揮日克已復禮女媧氏之補石慎爾樞機虞廷之齊七政戒慎不貳成湯之顧明命不違其志文王陟降之事帝也無思無為禹之行水行無事也清寧奠位疏吾之榮衛陽罔或愆陰罔或伏調吾之嘘吹草木鳥獸愛惜吾之爪髮疾苦無告撫摩吾之顛頤薦德馨郢斤之鑿鼻聖且游衍金鏡之刮眼翳瀨乎若太虛中存元氣與天地參萬物

備也

余作座右銘云孔曰正心孟曰存心易曰洗心存則為人夫則為禽修之則吉悖之則凶實有是理實有是事實有是功戒慎恐懼備于已日用之間又焉可已

約言錄

內篇

三



靜怡齋約言錄

柏鄉魏喬介石生著

門人

猗氏陳適度  
崇安盧傳  
全校

治國家有要道曰養賢以及民治身有要道曰養氣以存精

勤儉二字不惟可以治生雖治心身亦不外是不惟治心治身雖治天下國家亦不外是

唐之府兵其初最善三變而弊已甚不可用矣非法之不善守法者因循之過也有明亦然屯衛之軍半

約言錄

外篇

天下而不收一軍之效乃變而為召募召募設而衛軍不廢是天下常養數百萬之兵也民焉得不困國焉得不亡

古人經濟備在簡策若再通時變則可以四應不窮富而能施貴而能下貧而能守賤而能伸非有學問人不能

止謗莫如自修固矣然亦有不可止之謗奈何曰身啼鵲噪本無關於人事行雲流水當自適其天機

世人水利者十中有九求名者十中有一求道者

百一

草一歲一死木有數十年者有數千年者而於人乎天未嘗使木與禽獸之可與者亦入道也

人之生也有氣而後有血有血而後有骨肉皮毛故氣者物之本也

天下事將壞在要位者有十數人擔當足以維持若一二人則不能也

約言錄

外篇

人於四時之間精神皆宜收斂而冬為尤要一日之間精神皆宜收斂而夜為尤要

工於詩者只可謂之詩人工於文者只可謂之文人若能磨練心性則可謂之賢人然未有賢人而不善於詩文者以其能見道也

凡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間有當規正處須以委婉開導為善若過於激戇則君臣或至於離父子或至於傷兄弟或至於鬩牆夫婦或至於反目朋友

或至於絕交古人如此者多矣然委婉開導非積誠



不能動之

或問處小人之道如何魏子曰化之為上遠次之去之為下不能去而擊之則禍必中于人國矣

朱子通鑑綱目獲麟以後之春秋也真西山大學衍義丘瓊山之大學衍義補萬世治平之金鏡也三代而後欲為明君良臣者舍二書其何從焉

古人之制有善於今者如井田之勝于阡陌丘甲之勝於召募是也後人之制亦有善於古者如肉刑之變為笞杖封建之改為郡縣是也井田之制不可行

約言錄

外篇

三

而限田之制可行丘甲之制不可復而府兵之制可復是在有心世道者留意焉

嚴子陵陳圖南巢父許由之流也二子皆有治世之學觀子陵答君房之言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陳圖南之對宋琪曰白日昇天何益於治君臣合德以治天下勤行修煉無以加此此豈枯槁山林不適於用之士哉然而二子皆不屈者蓋其所學者高非漢宋之君所能用且亦不欲見用於漢宋之君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者二子足以膏之

魏晉得天下於篡弒亦失天下於篡弒趙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天下於小兒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善治生者去其害吾生者而已矣善治民者去其害吾民者而已矣

學者讀書不可東涉西獵須讀完一部方可再及一部又須逐句逐字不可放過淫僻之論不應入目泛濫之詞勿庸究心先儒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佛夫元凱左傳之癖尚有資於經濟若相如

約言錄

外篇

四

之文篇一藻績字句竟何益乎宜其將死而猶作卦禪之書所謂以事君為容悅者也

從幼得壯從壯得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此人之受因於天者也葆其形骸以全性命葆其性命以養氣血老而如壯壯而如幼幼而如孩此人之自立其天者也

仲長統雖漢士之超然者然未見道其遺志詩詞意宕佚所云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舞龍喪角元氣為舟微風為柁遂翔太清縱意容冷等語意祖



老莊猶之可也至於判散五經滅棄風雅則放恣之甚矣故言之不可訓者君子不敢筆之於書

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余每讀此語輒為之流涕

薛文清極推魯許齋以為朱子之後一人余於明之道學亦獨推文清以為魯齋之後一人

魯齋元之民身得而不仕於元不仕於元是坐視斯民之塗炭也聖賢必不如是故文清許之以為出處合乎聖人之道而後之人猶或以為譏亦未察仁者

約言錄 外篇 五

之用心矣

無名公傳曰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此是何等人品

有溫泉無寒火坎離既濟之謂也

邵子曰衆妙之道備於神又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日附乎天天地何何附日自相依附又曰終始

之間天地之所存此道亦在天地亦在人身然而人知者少

邵子曰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

理不可精由是觀之不得天理真樂而讀書者記翻

之學也詞章之習也否則必流於空虛寂滅矣但真樂難得周子教二程以尋孔顏樂處此樂果在蔬食

飲水簞瓢陋巷之間乎聖賢得位行道亦何嘗不樂也要之聖人未嘗不明言但人未以身體貼耳

明窗之下讀朱夫子感遇詩吟諷數次不覺泣泗漣漣也哀萬古之群蒙嗟瑤琴於空匣乃圭不足移其

志捷徑不能荒其心斯可謂大雅之章吉人之詞矣漢唐以來豈有是作世人徒見天光雲影青山綠樹

約言錄 外篇 六

諸什以為淺近而不咀味此等甚矣其不學也非陸敬輿不能取韓昌黎非歐陽修不能取蘇子瞻

兄弟故唐宋以來主試之人實關人才盛衰不可不慎簡也

陳白沙之靈快章楓山之冲夷皆儒者翹楚但其力量小無文清之純正博大耳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二句可作天命之謂性註解繼善以成性性豈有不善然則孟子道性善不過發明夫子子思之說耳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可謂感慨淋漓余獨惜其言之悲而無以自慰也夫前不見古人當思有以繼其心後不見來者當思有以開其學天地無窮當思有以俯仰無愧也詩中雖不宜有此語然不可無是意

周邵程張朱之書高閣久矣余幼嘗觀之味如嚼蠟今日讀之字字皆性命之奧孔孟之蘊也世人不讀此等書直為虛過一生

約言錄

外篇

七

劉靜修可謂清矣許魯齋可謂仁矣二人相較魯齋規模自勝

薛文清讀書錄一書沉潛淵粹大中至正吾敬之如神明不可一日不讀也

余幼見皇明通紀陳建所評聘君吳康齋疑其過於貶抑然未得讀康齋集也近日讀之乃知陳建之論最確而康齋之言行果無以過於人文集及疏陳十事枯淡草率曰錄所記於聖道全無發明說夢尤為率澗之見至跋右亭之譜而自稱為門下士則大節

入矣此陳剩夫欲往見之編修張元禎以為不可見不必見也又况被冠囚首而爭訟於有司之廷哉維一峯為狀元客至而借粟飭舍陳克菴為方伯之官而騎驢出都前輩之清節如此然一峯厄於李賢而罷官致仕克菴被誣於韋泰而客死石亭賢者之不得盡其用也惜哉

胡敬齋陳白沙其初皆以師禮事吳康齋而其學皆勝於康齋所謂青出於藍而過於藍也

約言錄

外篇

八

輔或以資望之過人或以俸勞之積致有是於此皆非無因若既不受知於天子又不見信於宰輔資望俸勞猶之眾人而思躐躐通顯是熱中也是躍冶也君子斷不作此願外之想矣即使有才而屈於下位然下位豈無應為之事昔孔子為委吏乘田柳下惠不卑小官皆能隨分盡職後之人負超軼之才而不得志者往往不勝其牢騷之感以至鬱鬱而隕其生者有之矣其亦不善於用其才也夫世患人負官耳豈有官負人哉余讀揚州山傳疏泰嚴嵩貶秋道典



史卽以實心行實事地方至今思之萬曆以後貶謫者乃高坐公廨而其官長反匍匐奔走如奉藩臬何其悖也故凡仕宦者患心之弗盡勿患位之不高患力之弗陳勿患祿之不厚吾心之既盡吾力之既陳君相而吾知焉此救時行道之一會也吾心之既盡吾力之既陳君相而吾知焉是有命以制之矣昔楊守陳官五品十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已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學者遠師孔子

約言錄

外篇

九

子柳下近法椒山文懿又何至濕司馬之青衫而作摩詰之鬱輪袍也哉

人於都城做官最易喪其所守非卓然有見者未有不隨俗波流矣朱子曰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戶自守卒就大業可見聲利之易以惑人也余方在仕途中每誦斯言以爲至戒

昔王相之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旣而讀書至居處恭執事敬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易以齋齋余所居讀書室初名曰餐玉齋旣而思之涉獵群

玉之府未爲涵養性靈之道乃改曰靜怡齋蓋取周子主靜之義也雖然無欲故靜余豈能無欲哉庶幾寡之又寡日從事於此焉可矣

朱子曰昔陳烈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余謂人生寸陰可惜亦不必坐百日但一日之間時嘗向內照管思索瑛苦之暇默坐澄觀片時或散步林下花間觀水流物生自得之趣則有益於求心不少少年讀書亦宜用

約言錄

外篇

十

此法古人所謂游焉息焉若束縛太苦課程太急則無活潑之意反不能深入而有得矣夜坐或講論或誦讀宜以二鼓爲率倦時卽休大約愛養精神乃爲學之本也

莫如見獵心喜須當談虎色變

俗人以富貴爲福聖賢以忠孝爲福

程子曰世有三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功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可以勝天



天地日月山川草木今與古無異也而獨謂世運有升降人心有淳薄吾弗知吾安知堯舜湯武之不冉生而周公孔子之不復作也

春秋以上之人多學道術戰國之人學功利兩漢之人學經義六朝與唐之人學詩賦至宋而學反之於正周程張朱之直接孟軻氏無疑也若其餘為時藝之學者弊與詩賦等耳

有明一代之規模亦自淵大然文不及漢詩不及唐道學不及宋若制度之詳密節義之麟炳則勝於前

約言錄 外篇

士

代也

明之亡亡於添兵加派朋黨共一端耳

幼年精力盡消耗於時文有志聖賢之道者宜痛以為戒

余嘗論天下事凡國之興廢家之盛衰身之壽夭以及萬事萬物皆天人居其半焉共與也盛也壽也雖氣機使然然人事不善必無興盛壽之理共廢也乘也天也雖氣機使然然人事苟盡必無廢衰天之理故諉於運數而坐致傾頽者庸人之言也古今人受

誤者不少

調理脾胃為醫中之王道節減飲食迺却病之良方余最愛此四語

杜詩之所以高 百家者以其忠世愛國之思勃勃溢於筆墨外也 白鳥足以及之楊雄之文世儒多稱之然而周旋 聖賢王莽之間其品污矣朱子綱

目大書之曰莽 八楊雄死真春秋之筆也

白樂天蘇子瞻皆千古達人也惜其汨沒於禪若置之聖門可以謂之狂矣

約言錄

外篇

三

建文君遜國以後諸臣碎身報國蓋從前史冊之所未視也謂古今人不相及者謬

一語不發交結夤緣可以致高官厚祿誠為巧宦之術然位至三公識者鄙之

韓信漢室第一功臣惜其未聞道郭子儀却是天資為實不由學問中來

黃伯固先生云讀書取科第受享不過三五年若能立身行道則千載不朽余謂人不學道雖取科第機械擾擾日墮沉迷何受享之有



若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雖聖人有不能盡處如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化其兄是也然不害爲聖人

范少伯張子房諸葛孔明狄懷英李鄴侯乃呂尚散宜生之亞也漢程明道程伊川張子厚朱晦菴卽冉伯牛仲弓之儔

王衍何晏等以老莊而亂儒者也王慧給李卓吾等以禪而亂儒者也君子起而闢之功與拒楊墨同葬地所以安吾親也不可不擇其佳者藏風聚氣山

約言錄

外篇

三

水明秀無所損傷而又稍遠於城市喧闐斯爲得之若覲幸富貴則妄念也富貴福澤人修之天與之豈能在地哉孔子曰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此相地之法而非覲富貴之謂也

亂法者聖王之所必誅亂道者君子之所必擯亂法之害在一時亂道之害在百世孟子稱伯夷伊尹柳下惠爲聖人而不及老聃氏以其道之未能粹然一出於正也

覺世訓物雖千萬言而不厭其多也與我取怨雖一

二言而已不可追矣

或謂孟子若遇莊子其辨未知孰勝余曰否知言養氣聖人不能易其言也莊子非聖人顧能屈孟子之辨哉

作舉業不碍於學道非窮理則不能通其義也非存心則不能靜其氣也非多作不能純其機也非就正則不能詣於高也謂作舉業卽學道可所患者記誦勦襲全不向身心體驗則世俗應舉之學耳

約言錄

外篇

南

今容城尚有刻本惜未傳布於海內耳仕宦而不能濟時行道窮約而不能著書訓人君子耻之

日月者天地之神光也天地雖廣大神光無所不照謂北方有龍燭之國者謬也譬如人身之有神光豈有不周到之處哉

女媧氏鍊石以補天此道家之寓言也天清虛而莫測豈有崩滿可補

或謂日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者臆測之譚也易



曰明入地中曰明夷明出地上曰晉日之出於地也明矣

中庸云日月星辰繫焉此繫字非泛下者蓋日為純陽月為純陰其運行一元氣之所為星辰雖小而眾然亦附麗於元氣之間如人之經絡莫不各有所繫屬也

星之常著於天者以其精光也人之不朽於世者以其神理也星無慧光墜則為頑石爾人無神理死則為朽骸爾

約言錄

外篇

志士不忘在溝壑屈靈均文宋瑞方正學楊叔山之謂也

出師表歸去來詞原道論太極圖說東銘西銘正氣歌此六書者三代而後之至文也余彙抄為一函朝夕諷繹願與學者共之通書正蒙皇極外篇洪範九疇亦宜熟誦

鳳身尚有再見之時河圖終無復出之日聖人非真以時衰而遂已也蓋春秋之時聖王不作天地之意注於吾夫子矣聖人知天命將以其身為鳳而心為

圖焉故刪詩書定禮樂繫易象作春秋蓋萬世之風圖也

人心當混濁之時則天理之提撕愈不可不急世道值陵替之日則君子之修持愈不可不振若徒以泉石為膏盲煙霞為痼疾是則無用之學君子耻之

器之美者易毀樸者多完人之機者多死朴者多壽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此不可不報者也不報則非人矣若其因簞食豆羹而起睚眦之嫌以求田園舍而致信爭之憤迺遂雀鼠不已經年

約言錄

外篇

夫

捷訟小之傾財破家大之陷於刑戮勿論有道者不處即鄉黨稍知自好者斷不肯為之矣

有治安天下之願者宜以興起人才昌明教化為已任若不專志而以所學傳之後人則澤及無窮亦無異於得時而駕也

明之三大功臣皆出於浙劉青田于忠肅王陽明三先生是也

鸞飛之皆樂飛於極高之上蓋高處則氣盛而飛者易為也觀此知造化之不息



戶部劉茂遠與余論及詩經鄭衛淫風聖人皆不刪之蓋以爲世戒爾余曰不止此也詩者王者所採之風也易曰后以省方觀民教周之盛也採列國之風而獻之天子天子得以因其奢儉而齊其政教其後王迹息而詩亡聖人刪詩若止存其美而不列其惡則有王者起而治之政教何所施焉故美惡兼存以見先王之化遠而風俗之不齊宜有以變之以至於正也聖人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諸國之風聖人皆欲以二南之治治之豈獨鄭衛哉茂遠甚以爲然

約言錄

外篇

七

人於卯辰時多不能飲而酉戌時多能飲者何也卯辰者陽氣方升則酒隨之而上故不能飲酉戌時陰氣方盛則酒與之相濟故能多飲無董仲舒毛公諸子則必無兩漢四百年之太平無周程張朱諸子闡明道學則必無有明三百年之太平六朝之雜亂老莊誤之也南宋之不振安石新學誤之也明末之衰禪學誤之也第漢儒收其効於本朝宋儒見其功於隔代則以宋有偽學之禁明有尊

朱之今耳雖然朱儒之効豈獨見於明朝也哉溯流窮源實爲孔孟之肖子雖百世尸祝可也

王衍之罪浮於桀紂王安石之罪又同於王衍此其僻僞與少正卯等皆聖王之所必戮也

用兵國家之大事儒者不可不知孔子之對靈公以衛不宜黷武非真不知也

世人教子弟務務取青紫者陋矣若但求博洽以爲才智出衆總屬無益必須存心養性乃見爲學之大

原謹言慎行乃見爲學之實

約言錄

外篇

本

戰國人物惟有魏公子信陵君使得國而臨之羸秦非其敵也趙武靈王雖有大志而詐爲使者跪拜於秦王之廷其辱已甚矣且人之智勇亦不必視面而後悉也

漢文帝周世宗宋仁宗三代以後之令主也學之可幾成康

自古國家小人之多者莫如宋以趙普爲之領袖也故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世之尚禪學者以其能絕慾絕情耳身知慾可絕也



之在得不為酒困酒色財氣不惑四者聖人何嘗不  
諄諄教人然皆寡慾而非絕情也若喜怒哀樂發皆  
中節則可謂情得其正矣

丹家之旨不過坎離既濟以復純乾之體易道也魏  
伯陽參同契為丹經之要書實以發明易理故知養  
生者聖人之餘事也

上古之帝王皆以養性而兼養身故享國壽考往往  
數十年後世不惟不知養性並身亦不知養矣漢

約言錄

外篇

七

帝之溺於飛燕合德唐憲宗之惑於方士柳泌其為  
害生一也

程子曰苟或不智楊雄不忠此二子之定評

譚子化書雖未能盡然食化儉化二節所言實為  
治民之要其墨者之流與

孔子居魯則衣逢掖之本居宋則冠章甫之冠蓋亦  
從其俗也不從其俗則物必怪之

文章非有才學者不能作非有品行者不足貴

錢牧齋世所稱能文者也余讀其成均語錄一敘謂

江陵相業一華嚴此一痛快點出金剛眼睛已落  
野狐禪矣其他又何問焉

言官第一難做非有識且學問而克去私心者不可  
出道後方可著書不然非枝蔓之詞則悖謬之說耳  
讀道德經得養生之要言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讀  
悟真篇得養生之要言曰用之不可見見之不可用  
燭置之風中則頃刻而滅然之密室則為時甚久炭  
聽其自烘則一兩時而盡理之以灰則可以竟日若  
子視此而得養生之理焉寒暑勞役不知避是風中

約言錄

外篇

三

之燭也思慮煎熬人不知休是自烘之炭也人壽幾  
何時而不自樽節哉

趙普開國之勲也而背金匱之盟大節已虧寇準崇  
德之賢也而以天書起不學無術韓琦社稷之臣也  
乃兵敗於好水川西事幾至大壞胆寒亦虛語耳張  
浚建炎之英也迺兩抄於金人宋室遂以不振長城  
竟何倚焉宋之大臣不乏賢者然當以李沆范仲淹  
宗澤李綱趙鼎為最

癸巳冬十二月二十五日一地震次日或告余一



夜地動余曰地不能動是天動爾或不解余曰地以下皆天也地之中皆天也非天動而何或乃釋然程逸紫雲陽獄單思十年變篆為隸蕭何作未央殿單思三月以題其額張反正自小學書嘗居一小閣上杜門不治他事三十年不輟古人精神不苟如此以此為學則何事不成字雖文藝然法之內須行以神徒以法不足存也宋高宗曰學字惟視筆法精神錢惟治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在其中矣可謂作字之至言

約言錄

外篇

三

蘇子瞻序范文正文集云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文正雖未必到自然地位然即此推之亦可見其好善不倦矣陸象山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夫李白杜甫陶淵明世所謂詩人也乃象山以為有志於吾道豈非以其曾懷曠達雖未可語道之全然庶幾近之矣以是為詩其餘事耳後之人曾懷既不及古而雕琢聲格之間藻繪字句之末求工愈拙失其本矣

效象山之言非為作詩發可謂深於言詩者也發溪告余曰一念靜則惡息一念動則善生余不敢以此二語余曰此所謂動靜俱善也靜而惡息動亦靜是動而善生靜亦如是動靜不已互為其根善體存凝然無間遇善人而不知敬見善事而不知學聞善言而不知記斯其人必無所成矣善者天之所命無事無物而不有也大舜得之而沛然莫禦顏子得之而拳拳服膺一而已矣

約言錄

外篇

三

全而生之全而歸之非僅全其手足也人須曉的父母全而生之者何物則知大體小體一時俱有五常百行缺一弗完雖欲不蚤夜汲汲以從事於所生之理而不可得矣全而歸之正是朝聞道夕死可矣註脚全其生生之理斯可以為人可以為子可以事親可以事天此孝經之所為作也彼棄親虧體而從事於禁門之教者獨何心哉獨何心哉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墨之後害道莫過於釋韓子曰其亦幸而生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介雖不敏敢告正天下學者曰願為無父無君者右祖從釋氏願為忠臣孝子者左祖從孔氏

祭鐘燭籥總非日也神馬尻與豈遂足以言道乎故君子致其知以觀定前之本立其誠而破虛無之見志確而萬夫不能奪學成而生死不可易非古弘毅之士烏足以當之

陸放翁詩有二句極好曾看金鼓征天下却用關中約言錄外篇 作本根是也

作者七人或以為儀封人荷蕢晨門楚丘接輿長沮傑溺荷篠丈人或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二說較之則後說為勝蓋作有著作興作之義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未有以隱紡作者也聖人曰述而不作正以作之之事歸之七聖人耳

或問天地未分時如何曰渾然一氣而已問六合之外如何曰渾然一氣而已吾於是知氣者貫徹上下四方古今之物不可得而窮也氣之外則更無理

茅鹿門曰文特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余亦曰道特以人為得失時亦非所論智者得意而忘象愚者溺象而忘意聖人觀象而忘言天地無心而成象

子華子程本晉人也其墓在內丘縣西所居鄉名為程家灣今其後人尚有存者劉向稱其以道德為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可謂知言余獨惜其北宮子仕一篇尚有諸子習氣未盡若其所論元始性命禮樂奢儉之類則雖孟子無以過之矣

約言錄外篇 宜孔子有束帛之贈美人之稱也其過於莊列遠矣栢邑至其鄉僅兩舍敬書於此以誌仰止之懷仕而不學者其居官必無以過人一念之差其後遂至於不可救

居官者有時時懷刑之念則必不至於徇愆敗度嚴以律已和以處眾治家最難恩勝者易至於褻也故必持之以正御之以誠能行於妻子兄弟則無往而不宜矣薛文清可謂大賢矣繼周未而續道統之傳乃嫡派

一第011 升貴參日長入書第 0 卷三



也白沙諸公皆支庶耳

諸葛武侯云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託臣以大事也

恁大英雄只是謹慎二字曹瞞之為亂賊正坐不謹

慎耳

士大夫居官之後好建牌坊巨石大木丹青燦耀欲

以夸示流俗無識者或慕之趙夢白先生曰官高

行穢適滋唾罵耳不可不以為戒

趙夢白先生請朝講疏云心必有寄而後嗜慾退聽

身必小勞而後血脉流通可謂名言

約言錄

外篇

五

趙夢白辭工部侍郎疏云結髮砥礪至於白首誓之

涉大水者已過中流尤宜必慎申明憲職云人之心

凡自私自便而不可以告人者是謂闇昧之心除去

之乃為勿欺

顏淵所在而陋巷為之生色杜甫所游而山谷可以

浩歌人以地重耶地以人重耶人生斯世有負於性

則有負於父母有負於天地矣

天地猶是此天地日月猶是此日月山川猶是此山

川城郭猶是此城郭時移事變而古之人則不可見

矣其間庸愚之儔汶汶焉與草木同腐奸邪之流遺

吳史冊惟道德文章忠孝廉節之聖賢耿耿焉有

英氣常存人亦何可不自勉也

余讀老泉以為其六經論皆悠謬而無當於理及讀

忠毅公文集亦云勿見康對山之子云其父狀元公

得力於嘉祐集時即閱之晚年復讀乃知其於聖人

之道無所窺可見理在人心自有是非之同也

黃省曾叙李空同文集曰非姬公宣父之書不涉於

目非左馬班揚之策不發於筭非騷選李杜之篇不

約言錄

外篇

五

歷於思可見空同讀書有眼故文章高古超於百代

再加以以聖賢學問則其所就不止於豪傑而已也

陳白沙曰論詩當論性情性情好風韻自好性情不

真亦難強說

靜修先生曰亂多治少君知否陰偶陽奇理自明亂

多治少乃理之常可見小人多而君子少亦理之常

正不必疾之已甚也

諸葛武侯集陶淵明集李太白杜工部集王摩詰集

韓昌黎集白樂天集劉靜修集王陽明集趙夢白集



此十書者中多佳處

涉世之道不求有譽只求無咎

白日勞勞攘攘至夜一毫也用不着生前勞勞攘攘

臨死一毫也用不着要知自有用得着處

余與鉅鹿楊猶龍太史癸巳之冬每見必微言商確

覺生平學力大有悟入處及乙未秋九月楊子外轉

臬司人皆為楊子惜而楊子坦然夷然無幾微不平

之色以此見講學之益於人也大矣

余自勉自課無他術去私去欲不以外物亂其中而

約言錄

外篇

三

已然私欲時時竊發去之正未易言也

治亂興衰循環反覆雖曰有定數然一視人事之得

失如何人事常得則氣數常盛人事既失則氣數斯

衰人事之得失有延促故氣數之盛衰有長短雖曰

人事亦囿於氣數氣數終是人事所為也故君子不

論氣數而論人事也

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此語有何好處而隋

場忌之薛道衡王胄以此取死亦可怪也

蕭瑀對唐太宗曰隋文帝克已復禮又曰雖性非仁

明亦是勵精之主前後語言悖謬可見瑀不知仁為  
何物也

陸文定常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續壽  
命之原何從更慕長生為也故運烝服食諸術一切  
謝絕而坐享期頤父子兄弟以遠聲利樂恬退為家  
法

顧思之曰古之為文尚直而貴實今也喜譽崇虛既  
虛且譽而欲求文之工此吾所以耻而不為也而徒  
冒左史相宋之皮毛以欺人耳目其可耻孰甚焉

約言錄

外篇

三

臨潼李公崙治縣強梁畏如神明良善親如父母

陽城王西曰知進知退天之道也吾以布衣致位三

品腰金衣紫足矣遂解組而歸

韋世康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處亂世宜安貧履善雖有才幹未可輕試也彼輕為

人用而喪其生者多矣如陳友諒張士誠皆僭稱帝

王旋就滅亡為之臣子者噬臍何及故曰良禽擇木

而栖良臣擇主而事

東莞鄭德聚讀書雖易於記憶然每誦必百遍乃止



夜誦非三鼓不伏

韓信答漢王謂項王是匹夫之勇婦人之仁此語極

有學問惜其後為功利所惑以致取禍

漢文帝除肉刑功德在於萬世而後世腐儒猶有以

肉刑為三代之法與井田封建並不可廢者何其忍

心害理也

司馬遷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此語大有識蓋其

去聖人之世未遠必有所聞矣

崔實政論謂孝宣嚴刑峻法海內清肅算計見效優

約言錄

外篇

三

於孝文此言甚過漢家一代元氣皆文帝培養豈孝

宣可及趙蓋韓揚皆不得其死宣帝之失德多矣仲

長統乃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右信斯言也

其不禍世者幾希

陽明之所以成功於南贛者以兵部尚書王瓊在內

為之地也觀其換提督之勅一應軍馬錢糧俱聽區

畫申明軍法便宜行事豈惟勦蕩寇巢擒濠之功實

成於此瓊真社稷臣哉

李于麟王元美之詩世所詭稱余觀之殊無意味

過酬應人事而已豈能望李杜之藩離哉

漢令商賈技藝不衣錦繡乘馬所以抑末作而重農

民使人賤之而不肯為也此令時時可行

史書多不可信如李鄴侯勘定禍亂保全儲嗣功在

社稷生民而史臣書曰好談神仙為世所輕夫鄴侯

論其出處與留侯相似留侯欲從赤松子遊不為世

所輕而鄴侯獨為世所輕耶其輕詆而失實亦明矣

常見五代史和疑為文章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常

自鏤版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可見文章不徒多而

約言錄

外篇

三

自炫耀尤不必也今之士大夫鮮有不墮此弊者矣

可不戒哉

赦者帝王之大政自古至今往往行之而或者以為

不宜如吳漢之告光武及劉玄德述鄭康成論治之

言五代時張允亦有此論後人將何取衷愚以為登

基建儲普天大赦自當一切蠲除與民更始若其餘

吉慶或有天變只宜清省刑獄寬者釋之滯者疏之

皆過則繫湧洗之若殺人強盜則萬無可寬之理也

漢高祖約法三章真可為萬世法程易曰雷雨解若



子以赦過宥罪是赦固聖人之所不廢也事在仁德而行之以詳慎而已

王文伯曰人情之動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當以數知之

殿陽公傳五代臣如周德威史建塘王彥章筆法皆妙絕與左傳史記不相軒輊也後代史筆如此者少翟圃曰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集

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雖衰紹之文亦似孔璋之言

約言錄

外篇

三

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

慮為功首謀為賞本故有發縱指示之功然後有攻城野戰之績後世崇以戰功為首故爵有論級之稱相沿不變亦可哀矣

曹子桓云文章經國之大體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又曰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悔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逐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游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此

等語極為警策

呂蒙破荊州未及受封而卒鄧艾滅蜀而父子被戮皆戕漢之報也天道灼哉

王昶教子云北海徐偉長有所是非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此意伏波之遺也

三國文章有曹氏父子楊德祖陳孔璋諸人然豈能望諸葛公之藩籬哉諸葛公之文日月也餘子如燭火耳子建議議較楊陳殊勝孔北海則諸葛公之亞耳

約言錄

外篇

三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家本金陵世為古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可見白之為秦人而後人或曰山東謬也

大戴禮曰殺人而不戚焉賊也又曰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

曾子曰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

李德裕之文章識議最高昌黎之下未可多得其論文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真妙絕之論



史職最難故昌黎亦不肯任其事孫可之曰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

可之又曰宰相升沉人于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爲史官者不能枯直骨於枯墳齟齬於下泉豈國家任史官意耶

鼂錯所言皆商鞅李悝之緒說董仲舒則純乎王道矣賈誼大醇小疵兩儒者當以此二人爲最

司馬相如之文流麗動目然鋪張率多諛言諫批書約言錄 外篇 差可取也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後世五品之議不彰而德言之効鮮徒以武力爲功積日爲勞此臣道之所以未明於天下也

用客兵最害事募無藉之兵尤爲不可明之客兵誤之也安家行糧鹽菜畔衣所費不貲又沿途驛騷兵未接刃而奔走以去旣無藉貫則不可究詰以其罪是以相率爲盜李自成張獻忠起於叛兵也有

天下者可不以此爲燭戒哉故古人曰兵籍於郡則易爲徒卒出於邊則習其險

陸機欲復五等諸侯亦屬膠柱之見封建親國過大必起妄心如賈誼所言與郡縣相錯既有屏藩相輔之勢而無尾大不掉之憂此道百世行之可也

杜預常言德不可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是以於平吳見其功於注二氏見其言古人之有志而自審如此後人之功與無所表見總由於志之不立也昔宋藝祖欲取幽燕所以爲子孫百世計也以初開

約言錄

外篇

書

之主兵力有餘固有可取之勢而趙普乃以曹翰取之無人守之爲對余謂患無人取之耳何患無人守然觀藝祖攻太原而不能取則其攻遼亦未必能取也蓋一代之大勢全視開創之規模宋之規模固已弱矣宜其累世而不也

今之所謂塲屋取士一表卽古之告君之疏也古用散文其後用四六體異而其爲表則一也然表用四六實爲非古宜以奏疏可耳世皆以有治人無治法若不得其人



法則中材無所持循其亂更易故余謂有治法然後有治人蘇子瞻曰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其言治法不若治時誠名論也

漢將以趙克國為最屯田久住使羗虜自服三代仁義之師方叔召虎不能過也世人皆侈言衛霍亦不知將矣

史言蘇長公之學本於賈誼陸贄莊子觀其章疏條達明晰誠無愧於賈誼陸贄著之文恢諧變幻則得

約言錄

外篇

義

之老于為多也韓昌黎一宗孟子故其學術最正老泉雖學韓孟而雜以孫吳故非純乎儒者昌黎之下

項羽矯詔殺卿子冠軍已有無君之心然猶曰草昧之時至破秦報命而後欲弑之范增於此不諫烏在其為智士也蘇子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余謂增之去當於弑義帝時弑其君則知羽之無成必矣此所以為一王編素之資也或謂羽之失天下在不都彭城或謂其失天下在不用陳平韓信皆

未觀於其大矣

程朱之前如歐陽文忠曾南豐皆大儒也歐陽子文章政事卓然可觀其學一本之昌黎南豐潛心理解獨得先王所以為治之意豈區區章句之間者然歐公尚得志於時而惜南豐之落落也

左氏不知大義周鄭交質不言其上下凌替而但曰信不由中雖由中豈可訓哉

大烈民畏雖子產之言然非上治之道也况子產亦言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則寬之為尚明矣寬以濟

約言錄

外篇

義

猛猛以濟寬雖左氏所載亦似非仲尼之言觀論語所載寬則得眾又曰威而不猛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可見寬之得眾者以道禮為主而政刑輔之也若有心於猛則必不得其中道矣寬而有制善乎明祖之言也

穎濱夏周秦六國三國唐周禮老子諸論識見皆超絕千古至其行文高綽不可羈束真如天馬行空長公雖善議論然難於權術不及其正大而精詳也唐荆川極愛之余亦酷愛之何其不斥於當世而遺遠



穎上以終老也

昌黎之學得之孟子歐公得之昌黎而穎濱先生亦曰晚而讀孟子而後編觀百家而不亂此其學於聖道皆確有所見者也

喪不可以久停也久停而不葬不孝之罪大矣改葬之服以總既葬而除之非父母則無服惟用吊服子思子之論最善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乃謂之葬世人混稱其不講於禮已

五星者天地之肝肺脾腎也日月者天之陰陽真精

約言錄

外篇

五

也

見寶刀而嘆曰嗟乎其亂世之器也乎

晉孔顛為司徒長史二弟東還顛迎之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顛命置岸側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耶命燒盡而去魏子曰今之為賈客也多矣

一朝科頭三晨晏起管幼安便認為罪過然則余之罪過多矣何可不猛省改圖

王陽明至地藏洞遇一人論最上一乘曰周濂溪程

明道是你儒家兩個好秀才此人識見大不尋常後世學者多有私相謚者然易名者朝廷之典而士庶為之似為未合故子瞻曰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後世之得天下也亦以仁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後世之失天下也亦以不仁特後世假仁者多雖有天下而不免於雜霸讀慷慨悲歌之文學忠孝廉節之事

東坡先生書於江右壁上云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

約言錄

外篇

美

有有人所無天壽其三而界其二以月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

天之高處則其氣盛余嘗山居讀書每至山頂高處則覺肅肅然耳邊如有風雨聲以是知愈高則其氣愈盛也

祭祀用牲禮也然必禮之所宜方可行之若婚非其鬼而祭以求福多殺生命適足以為不仁耳何福之有

婦女看戲最為風俗之辱若不嚴禁則改習詞訟奸



逃拐盜其敝將有不可勝詰者矣昔年曾有一巨室  
凶手帶金釧而啓戎心以致被劫深可鑒也

沈氏弋說云近世有溺女之俗江南尤甚推其隱情  
不過慮粧貨艱於措置耳與其從厚不如從薄吳隱

之之嫁女可師也余曾具疏論其事蒙 俞旨允行

史載劉伯寵少而貧薄及歷武陵守貧尤甚嘗召左

右將營子母慈見一鬼撫掌大笑遂止夫貧不知安

爲鬼所笑世人只因命字看不透有許多營求則知

命乃安貧之秘訣也

勸言錄

外篇

堯

弋說凡貧賤人爲善難爲惡亦難何者勢不足以濟

也富貴人爲善易爲惡亦易何者力足以遂其願也

楊氏真曰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興子道絕又曰異端

蟠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

蕭瑀王縉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

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

爲士夫者不知守先王之道以爲一世標準耶

天之辰猶地之土辰則爲太虛而日月星辰麗之土

則爲大地而水火金石附之

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說者不一憶一

書云皆爲麥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

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種該數類之種謂種之有芒

者麥也至是當熟矣或芒種稻麥也過五月節則稻

不可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

過是而不可種也古人名節之意所以告農候之早

晚深哉

三十八宿今韻畧所傳與世俗所呼往往不同韻畧

宿亢氏皆非也何以言之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

行言錄

外篇

學

舍又謂之二十八次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意今乃

音綉此何理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

列宿之長故有高剛之義今乃音剛非也爾雅大根

底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氏若木之有根其義如周禮

四圭有邸漢書諸侯王邸之之邸音低誤矣西方白

虎而帶參爲虎首故有背之義音嘗誤彼音畧不知

但欲異於俗不害於義也學當如其字呼也

古今太守一也而漢時太守莽莽如此何也漢郡極

大又屬吏皆自除故其勢炎炎非後世比且以會



稽郡考之縣二十六吳即蘇州也烏傷即婺州也昆  
陵即常州也山陰即越州也由拳注云古之樛李即  
秀州也大末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明  
州也以此考之即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耳宜乎  
朱買臣等為之氣焰莽莽如此也

南方朱鳥蓋未為鶉首午為鶉火巳為鶉尾天道左  
旋二十八宿右轉而朱鳥之首在西故先日未次曰  
牛卒曰巳也然南方七宿之中四宿為朱鳥之象漢  
天文志柳為鳥味星為鳥張為鳥喙翼為鳥翼或

物言錄

外篇

星

問朱鳥而獨取於鶉何也朱鳥之象止於翼宿而不  
言尾有微於鶉故以名之然謂之鶉尾者蓋以翼為  
尾云故廿氏星經云鳥之闕疎其尾鶉之闕疎其翼  
以此知之 此四條余舊聞故次之

日陽也為離離中虛陽中有陰也何三足鳥之有月  
陰也為坎坎中實陰中有陽也何蟾桂兔之有此皆  
世人擬其形象爾非真實義又月無光得日照之所  
光其體則月魄也故書曰哉生魄哉生明月離望時  
其七圓滿而陰魄猶半德半顯宋儒以為大地山河

之影此與世俗瞻宮桂兔之說同一無當耳

吾聞之淡海者云大山至中國始有其海外諸山多  
小而平坦求如五嶽之雄峻者空谷足音也

嘗熟顧大韶常言詩當用毛傳為至毛必不可通然  
後用鄭毛鄭必不可通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  
然後網羅群說而以己意衷之嚴粲詩緝作于朱註  
之後獨優于諸家大全之作厥行朱註一無發明  
養醫詎可也

錢牧齋云中唐已前文之本儒學者以退之為極則  
物言錄 外篇 星

北宋已後文之通釋教者以子瞻為極則夫子瞻之  
文佳者在諸論與疏劄而其受病在汨沒於禪教  
乃以為極則甚矣其不知文也

佛教清淨慈悲是其所長但謂大惡之人念佛一聲  
則罪俱消滅恐無是理乃長小人為惡之念回教更  
為可晒為惡之人但以水灌身罪即消滅若天主教  
則又以聖油傳頂替邪心耳

治天下者莫難於得相。相將得人而內外就理矣  
此安民本於知人也相貴客入將貴愛民財者君民



之用也其道在于力行檢約取民有制使泉貨流通  
乃腐儒爲之說曰有無多寡人主不問若是則大學  
何以曰生財有大道兵者國之大事也其道在于訓  
練有素有勇知方以安輯爲功乃腐儒爲之說曰戰  
陣之事儒者不道若是則易卦何以曰師貞丈人吉  
孟子何必曰利善戰者服上刑救時之言也孔子曰  
足食足兵教民七年經久之理也故不知理財者不  
可以養民不知用兵者不可以爲國

約言錄

外篇

聖



庸言

蔚州魏象樞著

按禮諸侯不祭天况其下焉者士大夫僭祭矣而又以焚紙錢為敬大不敬也上帝赫々明々為萬靈宰福善禍淫隨人自取斷無受人紙錢之理即正人君子如楊震者暮夜却金尚畏天知假若天可邀求何畏天知乎夫朔望焚香者馨聞于天也焚楮帛者以表潔也鬱鬯牲體以將誠也其不敢祭天者禮也不宜焚紙錢者理也每事必告天者畏之至而敬之大者也

關侯生而為人拒曹操金如土然奸人媚態心竊鄙之今為神矣浩然之氣充塞天地猶持一陌錢以俯首階下諒不取也取之者何曰忠臣也孝子也義士也彼不忠不孝不義者對廟貌且當愧

說鈴 庸言

一

死尚敢乞靈微福耶至于祀典諸神皆聰明正直者也不受諂媚槩可知矣人亦求其為神所取者而已

燮理陰陽宰相之職也寒燠失節風雨不時皆咎焉魏子曰非也陰小人也陽君子也進君子而退小人燮理之能事畢矣丙吉問牛喘以察時序不如陳平所言卿士大夫各任其職為是故韓退之詩云勿憚吐握勤可歌風雨調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盡見于形象夜見于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即是鬼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監察之呵護之上至于父母下至于子孫必致其福而後已故正心即是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

庸言

居官者何嘗不擇吉日任事而陞者陞降者降黜者黜死者死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亦何嘗不擇吉日成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類而推之諸事皆然其義何居魏子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理也周以甲子與商以甲子凶非明驗乎

程子曰擇地有五患不可不謹須使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牛所及此擇地之實理非風水形勢之言也至于陽宅亦有五患愚亦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不近寺廟不近城垣不近卑濕不近屠沽之所不近奢淫之家即吉宅也若以禍福論之只在修德與不修德者各有所驗今人不修德而求地將謂山川有靈其許之乎

說鈴 庸言

二

爾無心意方便處行那管名和利活潑一團真天理

人之存心忠厚者必立言忠厚立言忠厚者必作事忠厚身必享忠厚之福子孫必食忠厚之報

儉美德也余謂仕路諸君子崇尚尤急數椽可以蔽風雨不必廣廈大庭也痴奴可以應門戶不必舞女歌童也繩床可以安夢魂不必花梨螺鈿也竹椅可以延賓客不必理石金漆也新磁可以供飲食不必成窰宣窰也五簋可以叙間澗不必盛席優觴也經史可以悅耳目不必名琴古畫也去一分奢侈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慎之哉

一味疾人之惡小人之禍君子者十有八九終日揚人之善君子之化小人者十有二三

一五五



語云聞人之過如呼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開口不可得而言此以厚道教天下也若司諫之官以言為職諸凡大害于國大蠹於民者自當以直道行之未可以隱惡為口實也據拾小過以博直名謬矣

漂母一飯淮陰千金今古傳為美談然當日一飯非以望千金千金自不忘一飯也毛詩云投挑報李孔子云以德報德總以報字堅人修德之心使人如歸者之望家耕者之望秋耳

怨由公起終日不解而再日悔之怨由私起終身不解而子孫仰之大凡同理一事意見偶有不合者公怨也各圖一事心志不能獨快者私怨也學者當以怨之深淺辨心之公私

乾鑿庸言

三

州官罪也今不罪州官而罪遣官夷偃李代是非不白予何辨魏子曰小臣先大臣而任勞大臣先小臣而任過禮也明公以水田插稻難開新路請者為民耳以為民之故而奪官吾無憾矣置辨是卸過也卸過是求官也求官非大臣體也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

督撫有隙者彼此相尋則彈劾屬員以快吾意道府州縣有隙者彼此相尋則鞭朴衙役以快吾意嗟乎以人之功名性命為我淺忿之資天理安在哉吾恐子若孫棄功名捐性命不足以償矣

僕不能讀書見友人齋中書可充棟輒自愧無書可讀遂欲購書藏之既而思童年曾讀論語如學而時習章述至其為人孝弟章吾日三省吾身章賢易色章開卷便是總不能行得一旬天

下更有何書可讀者昔人云讀一尺不如行一寸信夫

清心寡慾壽之骨也濟人利物壽之血脉也節飲食慎起居壽之皮毛也今人置教者不講一遇誕辰輒殺生置酒親知滿堂或進火棗交梨冰桃雪藕之詩或奏白鶴青牛丹鼎絳雲之曲虛文無

當俗套相酬絕不及身心性命一語甚且壽翁而誇子孫之貴壽子而表家世之尊于骨于血脉于皮毛毫無裨益彼窮鄉之人姬妾少滋味淡嗜慾寡心氣平尚有閒精力之盛衰而勸以保養休

息者獨士大夫不聞此風也以賄與人而禍隨之每中人不及覺昔燕丹遣荆軻刺秦王獻督亢圖以藏匕首圖窮而匕首見王乃拔劍斷軻左股不死于軻者幸有劍在也不然危矣彼世之甘心納賄而不顧者宜以燕秦

乾鑿庸言

四

故事為烟戒士大夫受賄屬托得人數金之報遂喜而不以為憂如挖煤密掘洞井富翁處高堂之上給鈔覓傭工輩凡墜死滄死壓死而富翁無罪也夫傭工貧窶子耳猶為衣食計也遂忘軀命矣若權高將食厚祿既非飢餓不謀朝夕何得以性命殉人哉

官遷則為常賀客之來十有八九官死則為變弔客之來十無二三殊不知喜慶之家視客如蒸雲多一人不見其多哀戚之家視客如晨星少一人亦覺其少故行賀于權要貴顯者宜遲一日兩日而登門行弔于貧窶單寒者量捐一金二金以為賻此固貧者之所為也

為人作墓誌銘甚難不填事蹟則求者不甘多填事蹟則見者不信甚至事蹟無可稱述不得已而轉抄稟語及眾家刻本以應之



譬如傳神寫照向死人面上脫稿已不克肖况寫路人形貌乎願  
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個好人勿令作墓誌銘者執筆躊躇代為  
遮蓋也

德可達天曰聖道足濟世曰賢通權達變曰智革薄從忠曰愚萬  
念皆善曰吉一念不善曰凶違天悖理曰禍居易俟命曰福

山雞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而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  
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亦匿叢篁中伺其過急斷  
之少遲雀一回視則金光翠色盡殞矣其靳惜之意專致而通于  
神者如此士君子自愛其名節必有甚于羽與尾者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

說鈴 庸言

五

士大夫書札中云啟云奏云九頓首及壽杯內鐫千秋等字者意  
義尊隆用之於朋友兄弟之間失體矣習而不察戒之

池能衝城亦能壞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富貴之于人也何  
以異是

樹之榮華凋落虫之變化歸藏時各不爽理亦甚明人之未三十  
而娶未二十而嫁未四十而仕既七十而不歸違時昧理往之不  
如樹與虫矣

嘗讀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  
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凡當世之  
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  
人之惡也孔子曰敬奉教此古人愛人真切處

晏子曰君令而不達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後死愛而友

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此古人言禮周詳處

聞外轉而輒不平者予甚不解以為辱耶京官徇私犯法何嘗無  
辱以為勞耶京官潔已奉公何嘗不勞以為卑耶每榜進士四百  
人有才有學淹在下位者不知凡幾自揣才學果在四百人之上  
否人卑而我尊果無愧耶噫亦可一笑而平矣

士大夫背人耳語必非正言賄耶淫耶謗耶識者不可得而聞亦  
可得而料矣余從旁觀之深以為戒故立朝十四年幸未蹈此  
今人見科目仕路中人謂其上有功名矣余不敢信問客曰曰列  
高榜登甲第得顯官居要路非功名而何余始知今人之功名異  
于古人也古人之功或在社稷或在封疆或在匡君或在養民古

說鈴 庸言

六

人之名或在尸祝或在口碑或在文教或在史傳一代之有功名  
者不數人一人之有功名者不數事也何今人功名之多也

東粵一武弁遊寺中見衆僧各房誦經問住持曰何不向大殿同  
誦住持答曰此僧代人誦經耳弁曰經可代誦耶住持曰可只供  
給齋糧便了弁大喜曰好！我回家便供給兩個秀才代我兒子  
讀書雖弁語偶不經意却大有悟頭

嘗見士君子見佛經道藏必盥手焚香方敢展視及見四書五經  
林頭散亂篋內紛紜未有盥手焚香呼先聖先賢而後誦讀者何  
也求福之心勝妄謂先聖先賢之書不若佛經道藏之靈應耳嗟  
乎今人若肯實體聖賢書行之字字是福勝佛經道藏遠矣

魏文侯擇相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



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推此言也可以取友可以延師可以聯姻可以薦士可以聽言

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句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推此言也苟無常行便是小人

古人之詩出于性情故所居之地所處之時所與之人所行之事所歷之境所見之物至今一展卷瞭然者真詩也若今人之詩亦曰性情物耳然而不真者頗多即如極富而言貧極壯而言老極醒而言醉極巧而言拙失其真矣且功名之士故發泉石之音狂悖之徒飾為忠孝之句尤不真之甚者也學者宜以真詩為法哉見居官者不問職掌盡否與利害幾何百姓安危何似輒問何時陞轉何日出差地方好否宦囊有無遷移者有誰照管滯滯者是誰阻抑凡問及此即為薄待天下之人

說鈴庸言

七

子為父母慶生辰膝下稱觴情也禮也至于我之生日乃母難之日也若受親戚隣里門徒故友之祝開筵粉戲餽遺殺生於心安忍然斟酌情理凡我之生日當齋心以報親令我之子孫次日稱觴以盡孝庶幾兩全矣

喪不祭而請僧設醮至謂超度地獄安知親必在地獄中乎此惡俗也有志維風者勿忽焉

凡醫不明望聞問切之道不察寒煖溫涼之時不審強弱虛實之人不辨陰陽氣血之症不分老少新久之治不按君臣使使之宜皆庸醫也其更庸者藉口變通不拘古方其古方在何門類作何

加減寔不知而不得不任意妄用也夫古人立一方幾費心思幾經效驗而始載于書今人聰明豈能過之哉

敗家子有二種淫蕩賭博驕奢縱佚花費祖父之貲產者敗其家門也此則愚頑不讀書之人為之妨賢病國固上行私貪賂肥家害人利己辱沒祖父之名節者敗其家世也此則聰慧能讀書之人為之不可不辨

人之所畏者有三等畏天命者上也畏國法者次也畏冥報者又其次也總以畏清議為下手工夫夫人之所愛者亦有三等愛人者上也愛百姓者次也愛文章者又其次也要以愛名節為切寔本領

說鈴庸言

八

每日所言所行盡合于理順則心安心安則可以對天可以對人何等清閒愛用泰然而樂也故孔子曰君子坦蕩每日所言所行不合于理不順則心不安心不安則強欲瞞天強欲瞞人何等消阻閉藏戚然而憂也故孔子曰小人長戚

凡不義之財不可以供神不可以祭祖不可以獻親不可以貽子孫不可以修家祠置墳墓買書籍惟濟貧救荒施藥埋骨修橋補路庶幾可耳不然死後聽姬妻携作改嫁資亦得好散去也

儒者以天地萬物為體不待去我而自無我何其公也大也釋氏以耳目口鼻為障強欲去我而終有我何其私也小也

白東谷先生贈聯云識得造物生時窗草魚皆是尋取孔顏樂處吟風弄月何妨主靜居敬存誠總要觀未發時氣象窮理致知格物無非求放心得工夫執誠忘憂境過常教不足存誠取聞工



夫切畏人知先生所贈即自言所學也

市上肥甘之物一不家不可買盡須留些與衆家一嘗終有滋味  
富貴功名等物皆然愚同年友王近微讀而嘆曰予先子題小亭  
一聯有但寬一步常無失每積三分定有餘亦此意也

近世士大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  
世俗之謗是以往上墮墮無立反為斯道之梗學者宜以是為鑒  
誠然

昔人云兒子從宦者貧乏不能自給此是好消息又云世路如漆  
雖明者不能自見惟稍遠爭地常負屈稱乃是好消息

天子之孝曰就德被萬物始終成就也諸侯曰度奉天子法度榮  
其先也卿大夫曰舉遜適稱譽也士曰究明審資親事君之道也

說鈴 庸言

九

庶人曰畜躬耕力農以畜德養親也此義不可不明

直已守道者士之經樂天知命者聖之實持盈以謙者德之盛遇  
險而順者仁之成 王崇慶語

孔子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是孔子一生大本領大願力看十五  
志學一章五十學易一章甚矣吾衰一章自少至壯至老何嘗一  
時不習即一節論語又何嘗一件不是時習之學願學孔子者須  
學此孟子開口便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孟子一生大  
本領大願力看梁惠王一章景丑氏一章宋徑一章王子墊一章  
告君告臣告王子何嘗一處離了仁義即七篇孟子又何嘗一句  
不說仁義之言願學孟子者須學此

曰正心曰存心曰洗心去人欲盡之矣曰盡性曰率性曰養性循

庸言

天理盡之矣曰知命曰俟命曰立命曰至命去人欲循天理死生  
不渝盡之矣世人論辨紛紜皆余之大惑不解者也

人君以天地之心為心人子以父母之心為心天下無不一之心  
矣臣工以朝廷之事為事奴僕以家主之事為事天下無不一之  
事矣

或問人死則氣散矣又有厲鬼何也余曰英雄豪傑冤恨難明  
然而死其氣不遽散久之無不散者如狂風大霧三五日亦自散  
惟清正之氣附理而行在天地間有常行不散者大聖大賢忠臣  
孝子也

說鈴 庸言

十

余見嗜酒之人生子不解人事者頗多其步履語言常如沉醉狀  
後亦不能成立揆厥所由蓋因醉後受孕之時心神不靈精氣從  
而昏亂安得具有先天真性哉况父母貪淫惡暴奸狡狂悖之心  
存于中其精氣俱無所主凡所生育必非善良可類推矣

大凡作文立言體會聖賢闡發道理者其人必光明正大論定古  
今剖析情事者其人必英爽豪邁巧露才思多設機調者其人必  
諂詐權術竊取莊老崇尚虛無其人必妄誕浮夸勦襲陳言訓詁  
字句者其人必酸腐學究

閱本草知牛黃熊胆狗寶麝香之類歎死尚有一椿可用人靈于  
物須思至死可用處何在  
課夫寡婦之家最宜遠絕媒婆賣婆巫婆尼姑人等勿令入門一  
入則金石之操嫌疑不白矣慎之

姻親有寡婦守節者固當頻上周問尤當加以敬謹有時親往則

一五九



坐於中堂或奴僕往則令立于中門外語畢即出凡周恤止宜布

粟而已  
或有問天地之理者余曰未知一身焉知天地乎

昔人云願識盡世間好人讀盡世間好書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  
識好人先自貧賤愚拙始讀好書先自學庸語孟始看好山水先  
自祠墓田廬始

昔人云省費醫貧彈琴醫樂安分醫貧量力醫閑參禪醫想獨林  
醫淫痛飲醫愁讀書醫俗余曰對善人醫惡念交正士醫邪心  
昔人云每閒坐想古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余曰還想古人至今  
尚在處何念不憤

聖人是天地一大醫有病在人心性間或在事物間者一病必有  
一治無不效者特人諱病耳

儂欲一身長生佛欲萬物無生儒欲萬世之人生了不窮其分量  
大小自見學術邪正自明  
薄于朋友者薄親戚之漸也薄于鄉黨者薄宗族之漸也

居官者一揖一讓一拜一跪固當為朝廷存體統一進一退一取  
一予亦當為父母存體面

以神道教人則奇以人道事神則正以鬼道教人則幻以人道事  
鬼則真  
死生壽夭一定之數也富貴貧賤偶然之數也若疾病勞傷憂思

喜怒直情耳數云乎哉  
遇利欲苟且之事遠禍患則當重身家遇民社重大之事立名節

則當輕身家

諸花香者無色者無香而色者必非正色而香者必非清  
香德勝才勝之理如是  
諸禽雄者文采雌者朴素可以知婦人貴德不貴才色之義

先儒觀蒸酒知雨之理觀爆栗知雷之理余脫衣見火光亦知電  
之理  
顧涇陽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難其遠盜賊不  
遠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難其遠禽獸不遠也聖人之難

策人未有刻迫如此者樞謂言必及義不行小慧便是用心之人  
便非盜賊禽獸矣又何難之有  
高景遠曰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

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為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吾  
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夫實事本于寔念愚嘗自返深用疚心

有明三百年間理學吾愛薛文清詩吾愛陳白沙文吾愛馮北海  
草書吾愛黃鐵菴  
子瞻視世間無一不好人何獨視伊川為不好人陽明與弟子言

見滿街都是聖人何獨見朱子非街中人殊不可解  
周禮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

而讀法以勸戒之即今之六諭故州長一歲再讀堂正一歲四讀  
繁簡之宜  
章句帖括走者如鶩視為學問一路者上也視為功名一路者中

也視為富貴一路者下也今人大抵就下



古人有一二小節傳為美談者如濂溪之蓮淵明之菊太白之月  
澹然之梅元章之石叔子之碑伯牙之琴子陵之裘孟嘉之帽林  
宗之巾以及諸葛之菜之類非物重人重物耳

楊僧起暮夜却金以四知謝之方暮夜時止兩人耳餽者語人耶  
僧起語人耶趙清獻因杏花一聯夜間令老卒喚妓未幾悔之欲  
追老卒回老卒知清獻意移時即解竟未去而止老卒語人耶清  
獻語人耶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橋州大風  
雨船破僅得及岬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  
所為耶夫婦對語乃與伯起清獻並傳者忠宣語人耶柳夫人語  
人耶古今類此者亦多矣傳不傳固有幸不幸歟人亦止求自信  
而已矣

說餘庸言

三

東海有蜃氣時而結為城郭樓臺人物之類在依稀有無間士大  
夫慕之者求一見而不可得或形諸夢寐或發于辭章或枉道而  
趨或齋心以禱幸得一見喜輒三生奇話驚人佳篇累牘余不知  
其城郭樓臺可近否也人物可親否也而慕之喜之顧若是乎使  
海內有高賢在焉道德學問可近可親其未見而慕既見而喜者  
一如蜃氣耶抑饑渴湖湘更有甚焉者耶  
陵母知與嬰母知廢不疑之母平反飲酒延年之母決獄勸哭此  
婦人之明哲者也滂跪受教李杜齊名褒坐舍藏家事任長徐庶  
之母義憤捐軀陶侃之母留宿截髮此婦人之通達也全之可  
作賢母傳  
女有五不幸生而色殊一不幸為富貴家女復為富貴家繼二不

庸言

幸丈夫不知義理三不幸不生不育四不幸生育過多傷殘肢體  
五不幸  
幼而讀書以至於長且老聞孔孟之教久矣及其死也兒孫用浮  
屠追薦之令地下之魂屏諸孔孟宮牆之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隨俗迷謬一至于此幸而浮屠幻事也若其果真則不孝之罪  
安可贖哉

風水吾不敢知其理而已祖父已死之骨安厝未安于孫既不  
興隆况祖父在生之身奉養未周于孫豈無災禍欲于葬後享福  
利須要生前致歡心此吾所謂風水之理也

七月二十八日劉景講于食於有喪者之側一節畢問之曰聖人  
此言凡講書者童而習之矣今人到喪家飲酒談笑飽而且醉何

說餘庸言

古

也景曰今人口耳之學有其名無其實也兒學誠在側因問之對  
曰聖人有哀死之心今人無哀死之心耳又問曹鼎對曰古有聖  
人教化人尚知禮人無聖人教化故不知禮又問張其理對曰人  
不痛他自已父母故亦不痛人家父母四子皆甫成童者言俱近  
似效行之  
世人都看戲場何曾看得一個好人好在何處我當學他看得一  
個不好人不好在何處我不當學他更可憐者終日笑花臉自已  
常花臉而不一回顧也可奈何  
婦人淫行責其失節是矣男子有仕宦而改節者何婦人之不若  
也  
心中有天上等人也頭上有天中等人也腦後有天下等人也心



中天可問頭上天可呼腦後夫猶可回顧其餘則頑然冥行不知有天矣

佛胎之召夫子欲往陽貨之拜夫子不見蓋化叛臣易待權臣難也聖人猶然而况下此者乎

見人而不見己能言而不能行是學者大病根拔去此根作聖之功儻矣

開口先講太極便不是實學只講五倫便好

說陰陽是道若說天地則有缺陷矣說性便善若說氣質則有善惡矣

程子云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朱子云心之安者是道楊慈湖云心之精神謂之道湛甘泉云精神之中正為道羅整

說終庸言

主

卷云所通之理為道高忠憲云成于天而不可易之謂性由是而之為之謂道兼精云成已成物之謂道按諸說當以程說為是但聖人循而行之則繼天而立極百姓亦循而行之可由不可知也楊湛之說皆謬

善即生之易也有善而後有性學者不明善故不知性此言有理

崔後渠曰大學其作聖之的乎莫先于本末之知莫急于誠欺之辨是故知本之當先故推平天下者必原于格物知末之當後故克格物者斯極于平天下約之皆修身也愚按大學明德一章歸重修身中庸問政一章歸重修身孟子盡心一章歸重修身以此知內聖外王只完一身

夢中作得主張者方是真學問方能臨大事不亂愚嘗驗之矣學不切己精神都向未上去終日問辨以為無不在道而于道背馳矣斯言切中後學之病

徐筆洞曰讀三字書思無邪是一部詩經無不敬是一部禮記讀二字書執中是一部尚書讀一字書時是一部易經余補之曰讀四字書春王正月是一部春秋徐雲門曰古聖人千言萬語只要講明三綱六紀反人心于至正心正則倫明心正倫明則三才極致一理五經無餘蘊矣合二徐觀之便得五經一貫之旨人生而靜赤子之心是也

弟子入則孝一節赤子備大人之事賢易色一節大人完赤子之心此二節即聖域賢關也

說終庸言

主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謂學莫大于盡倫非謂盡倫便可廢學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謂學問莫大于求放心非謂只求放心便不學不問也盡倫便是盡性求放心便是存心沒兩層工夫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道字是鈇案故不敢改且父之道是心法更不能改三年則體認熟當定矣即有當改之事必無可改之道若其非道也豈有蹈襲因仍不益前愆之孝子乎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聖門致知真訣言忠信行篤敬是聖門力行真訣余獨此十六字與虞廷十六字並懸座右孔子意必固我說個毋字是安而行之顏子視聽言動說個勿字是利而行之原憲克伐怨欲說個不行是勉強而行之



志于道一章言體用之學游於藝乃致知格物之功不是旁通觸類曲技小術也

聖人無行而不與不止與二三子實與千萬世矣至今觀之真是無隱

仁體不遠于心；體或遠于仁我欲斯至言本體也日月至焉言工夫也一日克已即一日用力三月不違即終食無違矣

仁入心也有何遠近剛毅木訥氣質近也力行者工夫近也有其氣質有其工夫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諸聖以孟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二語求解子曰智即知言之全體仁即養氣之全體不厭不倦是不動心真工夫不動心是

願學孔子真種子

說幹庸言

七

君明臣良父慈子孝純見得天地位若不君不臣不父不子便是

天地不位了拒楊墨驅虎豹豕九河強四罪純見得萬物育若為

我兼愛率禽獸食人便是萬物不育了故曰至誠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

善餘慶不善餘殃天道之志恕也德報德直報怨聖道之志恕也

君子心安處是天理小人心不安處是天理

若將容貌若愚不如夫子溫良恭儉讓遠矣

孔門惟曾子為大孝孔子獨稱閔子騫者以其處變甚難也

人者天地之心子路此語令讀者每一自思汗流浹背

人有善則伐得善則失不善則雖知而復行惟顏子無伐也弗失也未嘗復行也吾師乎

聞樂慮其或無聞毀慮其或有是為己之學

陳布衣云人于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請得一語曰人於此學若真行之則知在其中矣

良知也良能行也王陽明只講良知是教人有始無終有內無外

天道在人；道在心人者天之都會故心曰天君

盡性只是與天為一體

教所以敬天而尊聖也

天理如人之血脉一息中斷則血脉滿矣

敬者鏡也有垢則鏡昏有欲則敬亂

求誠以聖人為法求聖以赤子為法

修身如修屋一處不密一處便漏

心無日月之明志無雷霆之奮不可與言學

理明而天地在肩睫况萬物乎

損有餘益不足平天下之能事

湛甘泉云學以故偏也如其不偏何俟講學故學者大公之道也

夫子憂學之不講夫講有不必同不必同所以求其同也然後義

理生焉如彼二磨其齒不齊然後粟米出焉講學宜深明此意

聖賢之言理一分殊會而通之皆可達原讀三行而知言之學

也讀三戒而知養氣之學也讀三畏而知誠意之學也讀九思而

知正心之學也讀三變而知修身之學也讀三復而知齊家之學

也讀三重而知治國平天下之學也善讀書者又于此七章知致



知格物之學矣

孔門之學先求仁、從何求乎仁者無私之謂心安而理得之謂一事無私則一事之心安而理得也終身無私則終身之心安而理得也生熟之分天淵之判耳求仁者亦求之無私焉而心安理得矣

孫鍾元先生云賢智之士驅而歸禪亦氣運使然誠哉是言也邇來學者以佛書為內典以禪語為性命之學其明驗矣

世間有一種人因聖賢說理句、道盡不得不翻案見奇另立門戶重發新論名曰羽翼聖賢實則叛離經傳名曰提出頭腦實則添出枝葉

先儒謂靜坐便是善學愚謂靜坐非主敬也主敬則不親不聞是靜造次顛沛亦是靜

孝廉夫之學辟者夫之說限年夫之同九品夫之狗情讓夫之偽

銓選夫之雜用人之難從古然矣

讀書不達世務具是腐儒讀書不體聖言真是呆漢常把自己說得好話一、自問你既不行誰教你說出來

講學格套可厭者五惜孔孟而資穿鑿一也置五經四書而講通書太極二也出意見而立宗門三也尚新奇之論而蹈禪機四也辨難多而躬行少五也

湛甘泉有楊子折衷一卷辨慈湖為禪詳矣不獨整卷也余觀慈湖云言即不言不言即言知即不知不知即知又云動即靜即動又云大學分身心為流毒孟子分志氣心性為多疵老子致虛

守靜為入道噫余已知慈湖之為慈湖矣整卷一試曰猖狂甘泉辨其茅草可謂有功於聖門也夫

有明講學家有云只貴眼明不貴踐履者有云搬木得法是道者有看童子捧茶為道者有云無學無覺莫捧莫喝者有云斷送死字可當大事者有云換個手勢者有解無善無惡斯為至善者有

見案上有硯几下有火皆心者有說心要放下者有謂心無一事為敬者諸如此類曷可勝記無怪乎開人辨駁之端也

學之歸宿固未可豫定惟其志必為此不為彼明白較量固可一時而定此所謂匹夫不可奪志也

人不忠一笑一啼皆假相也况文章事業乎

問如何致曲曰孟子四端是綱曲禮兩篇是目

一言終身以恕字約賜之多也六害六蔽以學字化由之偽也

欲友天下之善士須絕詩酒之滛矣

原憲四不行希賢也顏子四勿希聖也孔子四毋希天也

吾儒立論從無處說到有處如問鬼神而曰事人問死而曰知生問十世而曰殷因夏禮周因殷禮致知而曰格物之類是也若三

氏便從有處說到無處矣說之何益

脈理方書字、分明而良醫甚少何也口授受藥必也天理人情字、分明而名賢甚少何也躬行之力少也

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

好名是學者病却是不學者藥

古人為善者自為善不以為善而邀福今人為惡者自為惡不以



不為惡而避禍

貪者忌廉未有廉而忌廉者也許者疑誠未有誠而疑誠者也味者警明未有明而警明者也奸者毀賢未有賢而毀賢者也

居大臣而德不純才不粹不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居素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

心安則言行安言行安則夢魂安夢魂安則生死安生死之不安者心不安也

凡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

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沖其為用也可以澆不潔者而使潔即沸湯中投以油亦自

說餘庸言

幸

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膩其味濃其為用也可以污潔者而使不潔倘漆油中投以水必至激沸而不

相容誠哉小人也

守死善道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俱是全受全歸

工制義者如優伶之說孝說忠偽而易見工詩賦者如巫覡之說神說鬼偽而難知

為學之功要明辨祇當在未行將行處辨之徒聞唇舌無益五倫之外無道六經之外無文四書之外無學

萬物皆備故天下歸仁

佛老者二氏之聖人也其子弟從之無怪也吾儒以孔孟之徒而奉教于二氏何異為子而父異姓為臣而懷二心乎

庸言

吾儒竄入佛教者約有三種走差程途曰誤得罪名教曰逃隨世崇尚曰襲

晦菴喜恭曹孟德書是胸中擴大能容余惡曹孟德詩不使入目何其狹也涵養之不同如是

只因八股文章耽閣了多少學問王安石乃秀才之功臣孔門之罪人也

詩之盛也奏于郊廟詩之衰也散于山澤余讀之有感焉貧賤立品富貴立心方是天地間真男子

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

為儒為佛論死後地位為聖為賢論生前地位此虛實有無之別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

說餘庸言

幸

吳希云與其得罪于百姓不如其得罪于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于君不若退而合于道二公皆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陝西

進士劉聖云與其得罪于赤子寧得罪於紳士夫此其令烏程時禁投私書告條也樞云與其得罪于寒門素士寧得罪于要路朝

紳此樞與陝西督學王功成書也合之亦可作教養銘否

十二月十八日與錫伯兄同侍母前論聖人之道德其子孫却不能盡傳兄曰後世之人傳聖人之道德者即聖人之子孫也此言大有理

父母有過子猶幾諫論親於道心無欺慢兄弟有過豈容背詆而吐衷腸誰能離間匿怨而友良朋所患一人作偽一家習慣骨肉手足講張為幻人而異情犬豕之象

一六五



背後有言而前無議生前有笑死後無淚兄弟為假夫婦為偽朋友之交如此者崇

恭謹恐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

士君子進不能表率一國退不能表率一鄉皆足貽誦讀羞溺于詩酒者相去一間耳

先儒云為學先嚴義利之辨愚謂為政先嚴公私之辨雖義利公私總是此心而幾微毫髮不無少別

士君子真能體認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兩個如字丘之禱久矣一偈久字可以事鬼神

立品者令人愛不若令人敬令人敬不若令人服至于服而愛與敬俱盡矣布德者令人喜不若令人感令人感不若令人忘至于

說論庸言

幸

忘而喜與感更深矣

規矩方圓之至聖人倫之至聖人只是有規有矩的人倫之至只是成方成圓的事孟子之言比也非與也

伊尹一介不取方能三聘惴然柳下惠三公不易及可三黜不去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庸言終



朱子聖學考略序

居敬窮理兼營並進之學惡乎始曰始自周  
止純亦不已居敬之學也望道未見非窮理而何繼之者  
為周公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居敬之學也仰而思之夜以  
繼日非窮理而何孔子明陰陽消息之故盡性至命之原  
由不惑知天命以至耳順從心既已知行合一矣乃發易  
章編而繫之以辭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此居敬之功也又曰極深研幾則為窮理之  
學矣其曰閑邪存誠此居敬之學也又曰知至至之知終  
終之則為窮理之學矣論者謂曾子之一貫偏於行子貢  
朱子聖學考略 唐序 一

之一貫偏於知不知曾子之學由格致以及於誠正子貢  
之學由文章以造於性天所謂一貫者由知而貫於行由  
行而貫於知所以溝通其居敬窮理之事也合內外兼本  
末無二道也子思發明至誠之學居敬也曰明善曰學問  
思辨無非窮理也孟子言盡心知性窮理也曰存心養性  
居敬也至於知天事天其功盡矣七篇之中言察識擴充  
者其義尤夥然則居敬窮理固如太極之兩儀不容偏廢  
聖賢相傳之心法莫踰於此至宋程子始約言之曰涵養  
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出乃益大暢厥旨然而不體  
之於身不驗之於心不知其層累曲折之故則亦終於不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序

達而已矣文治少年有志程朱之學年十七讀陳清瀾先  
生學部通辨知陽明先生傳習錄之非十八歲以後讀朱  
子大全並陸稼書先生讀朱隨筆吳竹如先生評朱子集  
語愛其剖析之精然反而求之於朱子之書若涉大水其  
無津涯偶稱述之不過為口耳講貫之助未嘗得躬行實  
踐之方也中年服官荏苒無進德歲在癸亥忽忽年五十  
九矣講學於無錫國學專修館及門諸子編輯朱文公集  
校釋乃始閱寶應朱止泉先生有朱子聖學考略一書亟  
求之則聞其家僅存二帙刻本鈔本各一爰乞金壇馮夢  
花同年轉假刻本讀之然後知止泉先生真得朱子之心  
朱子聖學考略 唐序 二

傳者也先生之言曰朱子三見延平先生夙從事於涵養  
致知初猶隔闕至己丑年四十乃始悟居敬窮理合一之  
旨至丙申年四十七學益大進其用功次第詳見於答張  
敬夫先生答河南諸公答胡廣仲林次仲諸書及中和舊  
說序已發未發說凡其經歷而自言之者舉可攷而知也  
文治狂者讀寶應王白田先生所纂朱子年譜歎其采擇  
精博出處進退之際載之綦詳今讀聖學考略則又為  
朱子文字之編年考一邑一時而得兩大賢後世為朱子  
學者舍二先生其誰與歸然嚮非其信道之篤體驗之純  
又曷克臻此竊嘗謂有天地以來形上為道形下為器虛



與實而已吾人為學有所偏主不流於虛寂之途則入於膠柱之域先儒謂陸子尊德性朱子道問學不知此乃紫陽自謙之辭後人誤會之專求朱學於章句文字之間而不知省察於操存踐履之際以是而接於事物則偏執而不通以是而求為聖賢則拘虛而不能上達夫第以章句而已則大學明明德明命之注與夫中庸戒慎恐懼見隱顯微孟子盡心章舜居深山章之注其開示後學者為何如哉然則專求朱學於實者固當以此書藥之而專求朱學於虛如陽明先生者又惡能有所藉口乎世道淪胥邪說暴行盈天下學者心粗氣浮不復知聖學為何事然則

朱子聖學考略 唐序

三

此書者豈獨為傳道之南針抑亦救人心之嚆矢矣文治昕夕誦維愛不能釋而先生之裔孫芾丞億劬者將付諸梓及門寶應劉君翰臣嘉興王君瑗仲均與讐校之役來問序於余會及門桐鄉吳君子馨在津門圖書館鈔得止泉先生宗朱要法一卷以示余宗朱要法者故聖學考略之首卷當時刊刻所遺余細讀之析理毫芒原心秒忽精粹無與倫比蓋止泉先生數十年服膺朱子之功略見於斯然非初學所能驟及也爰屬其附刻於後以免躐等之弊異日者止泉先生之學行將大昌於世其皆芾丞億劬表揚之功也夫甲子十一月冬至後學唐文治謹序

張序

聖學之或明或晦不能燦如日星常光昭於宇宙間者固由邪說橫行榛蕪塞路足以簧鼓天下而自命為學道者亦不得辭其責焉蓋其志無定向中心回惑未能洞悉夫聖學之大本大原內外精粗始終一貫而任其意見之偏以為取舍不覺誤入歧途又其甚者逞其聰明才辨牽合附會以偽亂真初意欲委曲調停令學者直趨於捷徑比及末流猖狂恣肆聖學綱維潰敗決裂伊誰之咎哉紫陽朱子繼周程正脈直接孔孟真傳其為學之功夫次第由下學而上達至詳且密與象山之直指人心靜中見所謂

朱子聖學考略 張序

一

光明洞徹以為道在是者如水火冰炭之不相入而議者猶以朱子為偏於道問學獨未考其中晚四十年沉潛體認未發已發天理人欲之交無一息不主敬以致其存養省察至老而義精仁熟知命達天夫豈溺於詞章訓詁之習徇外而遺內者哉然此猶知與陸學相背而馳私心竊議其南轅北轍爾迨至明之中葉程王諸人繼起深契象山心學宗旨巧為立說顛倒誣妄以彌其矯強附合之迹如陽明所著晚年定論以早年為晚年以壯年自悔者為晚年方悔以屢經改正者為不久謝世不及更定種種舛謬援儒入釋學者驚其才辨並不詳究朱子歷年進學變



更之次第翕然宗之略有所見陵鑠今古蔑視聖賢蕩然於禮法之外此風沿至明末未已也余弱冠追隨先公宦遊南北趨庭之下祇承訓誨極嚴朱陸之辨謂偶一失檢必至流入異端惟陳清瀾學部通辨爲能抉其幽隱然尙多含蓄更須體究也荏苒數年先公卽世有懷疑未決者無從質證丁巳戊午間余監司河庫爲東軒高先生屬吏公事之餘虛衷請益先生邃精理學服膺朱子之教身體力行隨事切指幸得盡釋所疑勉白砥礪不至望洋而歎今已十餘年矣戊辰之歲奉命來南協辦河務典型在望復得親承風旨先生出止泉朱先生聖學考略十卷授

朱子聖學考略

張序

二

余謂是後學津梁也吾子家學淵源體認最久與作者有同志焉校訂之責舍子其誰余謹受教盥手讀之不禁喟然歎曰惜乎哲人已往不及就正矣願書存則道存何患湮沒不彰向來學者每苦朱子全集卷帙浩繁粹難得其要領又其中隨手編次早中晚年難於稽考是以姚江之徒得假借以行其私耳今是編也分年以核其實確不可移如自延平旣歿而悔未得未發之旨與南軒反覆推究至四十而恍然爲一變後十數年涵養未發功夫屢造屢深學如不及爲進境至丙午丁未動靜合一胸羅天地庚戌之歲聖學已純復經十年涵養益粹精而幾於化爲大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序

成逐年分晰以朱子自礪勉人之語詳載分疏而卽以象山所傳心法姚江指爲晚年定論者抉摘幽隱印證於其間其是非邪正朗如列眉瞭如指掌不特傳習錄道一編可廢卽通辨一書亦可不再展卷矣至於禮樂刑政朱子一生忠君愛民之實心實事備載靡遺并疏其所以可法可傳之故蓋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自集全書以來未有如此書之深切著明者也爰請於先生付之梓人以公同學或者謂是書衛道之功誠偉矣第指斥前人太過子復揚其波而張其欲毋乃分門別戶啟後人以口舌辨論之端乎余曰否否學者之入道也如行路然惟當踐徑叢雜舉

朱子聖學考略

張序

三

足不前乃多計較耳今示之以康莊大道自發軔以至百里千里如砥如矢有力者固踴躍奔趨懦弱亦循途漸進又何必遲迴瞻顧執塗之人而嘵嘵置辨於旁蹊側徑之遠近曲折乎哉且余曷敢自負衛道之有功惟是仰承東軒先生諄諄提命私心竊慰可以自淑其身心或至老而有得庶幾不負先公嚴辨學術發鑿振聵之苦心并藉是以廣道統之傳將舉天下皆躬行實踐之君子不徒沾沾於口耳誦習之間卽以此書卜聖學之有明無晦可也是則吾道之厚幸已夫乾隆歲次壬申三月儀封後學張師載敬題



高序

聖門傳心之學至宋儒而講明切究闡發無遺而諸儒之中尤以紫陽朱子為詣乎微而臻其極學者苟從事於身心性命之間求其動靜交養體用兼賅而純乎至善無弊者固非是莫由已攷朱子生平其喫緊用力之處在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凡承學紫陽者類能言之顧全集浩繁而語類大全多出於門人記載未及詳為詮次其於朱子平日用功之次第或由淺而入深或從疑而得信諄切往復立言垂教之深心往往隱而不發是蓋未能昭晰無疑而確然得其指歸之所在也寶

朱子聖學考略

高序

一

應朱止泉先生生於朱子六百餘年之後誦習遺書其講求也切其踐履也醇蓋寶體驗於躬行心得者數十年之久故語焉詳擇焉精豈與夫徒探索於章句文字間者可同日語哉先生著述甚富其編為聖學考略既取朱子當日由少壯以迄耄期所為深造自得者分年條敘而於延平既歿以後與南軒辯論中和未能有合至四十而恍然於未發之旨自此專用力於涵養由純而幾於化其間功候曲折尤反覆推尋參稽互證俾學者共曉然於敬靜合一知行並進之實驗迺若封章啟事有關於治術經濟者亦從載列蓋體既具則用自周所謂天德王道一以貫之

肯於是乎見也嗚呼先生之功偉矣後之學者誠能由先生之緒言以上溯紫陽之微旨更由紫陽而遠稽孔孟之心法則夫昔人所為傳道授業解惑者均惟是書有深賴焉開雕既竣爰識數語以為之序乾隆歲次壬申五月後學高斌敬題

朱子聖學考略

高序

二



劉序

吾邑朱止泉先生宗朱子之學而得其心傳者也曩刻文集八卷余嘗妄爲之序比年來先生猶子寶旭復出先生所著朱子聖學考略十卷余反覆展誦益歎其精粹切要闢聖學之門庭振世人之聾噴其有功於朱子者更大蓋朱子之書卷帙浩繁讀者如涉大海中茫無畔岸要其進學大關鍵則在延平沒後與南軒講論至己丑而深悟未發之旨如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諸書昭然可考也先生潛心朱子數十年始得其要領因按年細攷自少至老其下手轉關積疑生悟屢造益深

朱子聖學考略

劉序

一

之故無不參稽互證融會貫通俾學者讀之於朱子一生全體大用漸積以極於純粹盛大之域者瞭如指掌而數百年來淆亂於異說者亦燦然復明彼拘文牽義偏舉一二條曉曉於口舌爭辯者孰若此書之本末詳明首尾一貫開示後學於無窮哉余衰老杜門慨然奮興思任校讐之役顧以病未能也適東軒高公以名世大儒奉命總督河道公事之餘訪求文獻一見是書深契於中用與西銘張公共爲參訂付之剞劂以廣其傳將見朱子之學益彰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有階可升有門可入日積月累馴至於聖賢之途而不爲異說所惑則正學之興人才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序

之盛於是乎在豈曰小補之哉余既樂先生之書大顯於世而益欽二公之表微闡幽維持道脈於不墜也爰次始末附數語於簡編云乾隆歲次壬申夏六月同里後學劉師恕敬題

朱子聖學考略

劉序

二



自序

朱子上繼孔孟周程之聖學自紹興以來至於今歷六百餘年如天地開朗日月昭明可謂盛矣中間正嘉數十年王學突興特宗象山以無善無惡直透心體立教至指朱子之學有洪水猛獸之禍自是以後二百餘年天下學者多宗其說間有宗朱子者又不得朱子聖學先後次序之精微但以習見習聞之說駁之不獨無以服彼之心折彼之氣反使執吾之說以相訾訾幾成聚訟無有底止是以遷延至今學脈卒分兩途不歸於一良可歎已朱子答范伯崇云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朱子聖學考略 自序

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答石子重云二先生說經如此不同亦多或是時有先後或是差舛當以義理隱度而取舍之玩此二條則讀朱子書者烏可不推究吾學之極致與夫先後論定之次序而徒嘵嘵於口舌爭辨哉夫大學之要在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中庸之要在於尊德性道問學此朱子所服膺終身而不倦者也議朱子者曰朱子格物析心

理爲二徇外遺內又曰朱子只是道問學宗朱子者曰朱子格致非析心理爲二非徇外又曰朱子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議朱子者曰朱子晚年方悔方指示本體同於陸學宗朱子者曰晚年不專指示本體不同陸學所引晚年者非晚年兩家分塗各執一說無有定論久矣夫朱子之尊德性以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本道問學以盡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功載之文集語類者原有早晚用功次第之可考宗朱子者於朱子洞見大本達道全體大用之所在未加深究極力發揮即其於朱子居敬窮理處亦著實用力但得其半而不得其全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

朱子聖學考略 自序

二

其發明朱子之學已失大頭腦矣至於朱子早年中年晚年用力處所以屢進益深之故所以疑而悟悔而勇革之說若有所深諱而不言反使朱子垂教學者一片眞精神眞門徑不大顯明於萬世而後之學朱子者往往不得其精神門徑而遵循之徒執異端之說以闢彼其無以服彼之心折彼之氣猶其後者且恐學彼之學者其徒轉盛而學朱子之學者反落落晨星而無得力深造之儒出於其間豈不大可憂哉余少不敏學既壯方讀朱子全書求其用功次序而不可得後讀中和舊說序記論性答稿後二篇並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胡廣仲諸書其前後涵養未



發進學致知之次序皆顯然易見按年細考覺朱子當年虛心浩氣積累深造之微妙雖不能得而其居敬窮理不同於陸學者亦可判別矣蓋朱子仁義至善之性根於心者合下便是聖賢資質又有先生長者爲之師友又好六經孔孟周程張邵之書註述講貫孜孜不懈故其明德盡性之功入手便是聖人之學有源本有條目絕異於任心自大蔑視經籍之輩其居敬也自見延平使用力存心養性知仁義之根心者自天地來與萬物體統是一箇而不能不分於形器撥於念慮延平教以合心理氣之說當見用力處三十以前已有察識端倪涵養端倪工夫延平既

朱子聖學考略

自序

三

沒悔其未得未發之旨與南軒反復參究至四十而恍然又十數年而丙申庚子更加涵養形於答書是朱子自用涵養未發工夫屢進屢深學如不及之意自有如此境地至丙午丁未而動靜合一包羅含弘天地萬物之理歸宿於此至庚戌而聖學純後十年則涵養益純而幾於化矣其窮理也自延平教以聖經中求義理日用間做工夫早知天地萬物與我一理相貫一氣相運而分殊處尤不可混淆故其窮仁義之說至精至密是時尙未悟未發之旨留心文義訓釋而見理分明仁義充積格物大頭腦已極其正當極其開闊矣至四十悟未發之旨便了然於未發

時天命之性體段具焉又十數年而丙申庚子悔其稍涉訓釋是朱子自用格物致知工夫屢進屢深研幾精微之詣自有如此進境至丙午丁未而精粗合一內外渾融天地萬物之理極其精透至庚戌而聖學徹後十年則無事窮究而幾於化矣夫朱子之居敬窮理固是齊頭用功而其接孔孟之正脈實在認真仁義之性自癸酉見延平後十年工夫用力於格物致知而其所以常存此心不爲他物所勝者卽由此得手其行事講說處只體究仁義之性其心思存主處亦只操持仁義之性皆此一件非有兩事也但其行事講說心思存主之專一於仁義者偏於察識

朱子聖學考略

自序

四

端倪著力而天命本然未發之旨未透耳至己丑而心統性情之旨了然於心自是以往覺不知涵養專於致知固前日受病之由而所知不精害於涵養又今日切身之病特與諸儒往復詳審使來歷精確不稍舛錯其尤著意者在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太極通書西銘註易本義詩傳皆是此旨雖丙庚有悔究之居敬之功卽是居其所窮底窮理之功卽是窮其所居底原非截然兩事所以深切明示直向涵養做工夫全不似他家遮前掩後知非不悔一概大言自護又不似他家只事把捉明知道理未曾透徹一概屏去意見飾非長傲也是故義利公私之介



儒釋分判之原辨之不遺餘力如同父三代漢唐之分子淵悟道罵人之弊折之斥之毫不假借以至無極太極之論與象山屢書申明皆所以使天理精明涵養工夫方不墮那一邊去戊申出太極西銘註以示學者己酉序大學中庸以明聖學之宗至於六十一歲涵養純粹一切道理貫通融會有心在理在理在心在之妙自此後極純極熟許多道理都在這裏敬不待持而自篤理不待窮而自著性體在是工夫在是內外融徹無迹漸近神化如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與陳安卿講說發明太極渾然燦然之理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總從仁義性體本原處該括流通

朱子聖學考略 自序

五

一以貫萬萬歸於一此全體大用只完全明德盡性之實學而萬世學者之指南定於一而無有兩途者也嗚呼朱子聖學高出諸儒上者自窮理入朱子深潛涵養高出諸儒上者亦自窮理入惟其於心性道理精詳研究直透本然體段故其所涵養者是涵養仁義至善之性而非涵養不使善惡累心無善無惡之空體也其所窮至者是窮至仁義至善之全體大用而非窮至不使善惡累心無善無惡之空體空用也如是涵養初非晚年始然而亦何曾有毫髮之同於陸氏耶如是窮至亦自道訓釋之煩而何嘗因悔而謂前此格物之差耶正嘉以來宗朱子者亦間有

人止言朱子窮理而不言朱子居敬之基於早年邃於中晚即言窮理亦止言文義訓釋而不言其透徹性體分別名義會歸身心呈體達用之妙聖學不明而欲有以服彼之心折彼之氣其亦難矣予不自量其見之淺力之弱歷數十年而稍有見焉故纂此編實望當世積學君子摘予所不逮而校正之使朱子聖學昌明則彼之議朱子者不辨而其誣罔自見庶幾其為聖人之徒也夫寶應朱澤漢止泉氏書於願天齋

朱子聖學考略

自序

六



分校姓氏

後學

李弘 戢思 古燕

翁照 齊堂 江陰

王世業 恆齋 廬陵

周天度 讓谷 仁和

高瀛海 滙川 錢塘

錢大昕 曉徵 嘉定

沈錫鼎 曙堂 仁和

邵謙吉 青門 鄞縣

汪枚 鉢山 山陽

邱照 侶遠 山陽

陳霖 時菴 贛榆

王箴傳 維師 寶應

喬元臣 咸一 寶應

潘鶴鳴 皋聞 寶應

喬其光 觀西 寶應

喬其繩 萬承 寶應

王箴邵 辰耀 寶應

朱子聖學考略

分校姓氏

一

門人

外孫 王希伊 耕伯 寶應

弟

澤沅 蘭皋

之璣 海若

澤代 韓若

澤濂 懷溪

澤況 景顧

姪 輅 賓旭

輅 賓旭

輿 道久

朱子聖學考略

分校姓氏

二

輿 馭麒

輶 履安

姪孫

秉彝 葆初

敦儒 鴻林

孫

毓賢 古愚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提要

一朱子聖學所以遠承孔孟近接周程者全在體驗仁義禮知渾然之性剴隱羞惡辭讓是非燦然之情孔子所謂依仁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極程伯子所謂識仁體程叔子所謂五性具焉天地所以爲天地而生人物俱是此旨夫天地只是太極陰陽五行之理天地生人只是太極健順五常之德朱子實見得太極健順五常之德是天命我之性性體無爲渾全在我發處呈幾著力體驗積累擴充透到未發氣象皆統會於一心方有歸宿其全體也只此渾然

朱子聖學考略 提要

燦然者無一毫私欲之自累無一毫條理之不精充滿分量無少欠缺也其大用也只此渾然燦然者無一物不措之得其所無一事不經之適其宜各有脈絡不稍紛擾也其即體以該用而成天德也只此渾然燦然者貫徹於身心內外五事五倫而同胞吾與之無不徧覆完性體而無不足也其即用以見體而行王道也只此渾然燦然者流通官府八政六官而吉凶同患之無不施行亦完性體而非有餘也其始也只此渾然燦然者爲之始其終也只此渾然燦然者爲之終其實也只此渾然燦然者有倫有要其虛也只此渾然燦然者無聲

朱子聖學考略 提要

無臭自始學至易贊滿腔子是太極健順五常之德與天地合撰而已此其所以爲孔孟周程之大宗也夫朱子聖學全從大學中庸得力合下見明新止善是大人之學之全量稍虧欠不得八條目工夫必自格物入身心性情天地人物鬼神皆物也自己心性統得一切故從身心性情格起漸而通之修己治人皆是明德裏事只要著實逐次用功充滿明德全量方爲完備其最得力者在補主敬一條此朱子四十時有得於親切要妙之旨非主敬則格物以下工夫無主宰無歸宿是接聖學嫡傳惟其於格物認得來歷的確故於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從自己心性中歷歷真切則戒懼謹獨吃緊精明然後本來未發氣象可復而發處各有節度積累涵養愈造愈深愈斂愈實自有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在這裏方能完全天性朱子一生是從本來明德貫極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家國天下達德達道九經皆一心統會非有二物也朱子體於身著於書而聖學之天德王道全體大用備矣一朱子聖學全從論語孟子得力章章研究體驗身行心得無一處不到而一貫克復如見如承博文約禮居處執事數章尤是孔門爲仁切要處體入細密究極淵源



故於仁統四端備萬善之旨渾融包涵通透活絡終身內外皆是生意周流收拾放心透存養之要便是致中集義擴充透愛敬之用便是致和總是仁義路脈認得真切所以論孟精髓發得此爲孔孟大宗他家莫能與焉

一朱子聖學究造化之原歷陰陽之變順性命之理得之於易焉識風土之宜別貞淫之情審治亂之故得之於詩焉觀二帝三王之心傳味皋益伊周之忠懇玩典謨誓誥之治要得之於書焉恭敬辭遜以會其身心尊卑內外以別其分限隨時制宜以定其典章得之於禮焉

朱子聖學考略

提要

三

君臣治亂以明其是非恤民重役以行其仁愛因革制作以詳其法度得之於春秋焉統五經道理會而歸之自己身心中自有易詩書禮春秋道理渾融無間矣

一朱子聖學宗兩程夫子如已發未發說是朱子四十時統會程子論心性諸條透得未發性體原由其潛心先儒遺訓如此他家直是鹵莽滅裂之學矣

一朱子聖學宗五經四子外周程張子書極深研究而於太極西銘尤精詳焉實見得太極是無聲無臭之理生陰陽五行而人物得是以生這一點理氣來自太極必居敬主靜然後不虧損了太極實見乾坤是大父大母

之性體生宗子家相而聖賢因以全生這一身來自乾坤必存養不愧能純乎孝然後不辜負了乾坤所以一生兢兢業業窮理盡性於太極圖說週西銘之來歷卽體會自己身心來歷於西銘識太極圖說之實際卽體會自己身心實際也由是推之書言降衷恆性天地萬物父母易言太極兩儀四象乾元坤元詩言天生烝民物則秉彝禮言人生而靜陰陽之會皆是太極圖說西銘之宗祖惟周子張子會而通之著此二篇惟朱子深信此二篇發經書要旨而潛心焉此其足目俱到迥出諸儒者與

朱子聖學考略

提要

四

一宗朱子聖學當先心體神會究極朱子所以居敬窮理契合周程上承孔孟其用功次第若何先後得力若何何以不同於陸王何以立萬世後學之宗歷歷分明令人開卷了然方得朱子推明吾學極致之旨

一朱子聖學在格物窮理知得性中萬理具備則涵養不涉於虛靜如明道識仁篇云義禮知信皆仁伊川好學論人生真而靜五性具焉卽孟子性善孔子繼善成性之旨朱子知性直從此入故體會得性中萬理皆實而渾然無迹所以與陸王從靜入者絕不同也

一議朱子者皆以朱子泛求事物之理爲格物而本體不



虛不知朱子存心工夫自三十前便知得心是仁義禮知之性所統會處夙夜持守不去於心但在用處著力至四十透未發之旨已悟本體矣此後屢悔亦以仁義禮知之性理見於文字事物者其途徑通於心思者其幾窳見於躬行者其實地藏於有密者其歸宿途徑幾窳相感發造到實地又造到歸宿愈收斂愈充實愈充遂盡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此純於善而無間斷之謂也如此分說真至虛至明境地若陸王虛則有之至心體湛

朱子聖學考略

提要

五

然萬理皆備則未也以其從靜入而不透仁義禮知之性理故差入禪派耳

一朱子四十前常存此心以格物致知但在端倪上著力故認心是已發性是未發及四十時知心統性情未發之中性體具焉此後窮理愈精惟恐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故尊德性道問學是相通工夫答勉齋云此心常明講求義理以栽培之即此意也此朱子喫緊處讀者不可忽略必自家體驗到心上透得是如此方為自得若依象山之說竊恐心雖定而義理不透終是半明半暗豈可哉

一朱子居敬自少時即著力亦在端倪上用功至四十時便覺涵養本體只是敬以直內玩答林擇之書可見其親切矣後又云敬於讀書敬於應事敬於接物不可頃刻使心在焉何有之鄉又云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又云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修身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朱子從居敬實持守步步有行程去處讀敬齋箴可見故以此補小學工夫立八條目之主宰聖學之宗自此定矣

朱子聖學考略

提要

六

一朱子透無聲無臭本體見於語類文集者甚多而答呂寺丞者更為詳明彼謂朱子本體不虛者由未曾體驗到自己心中只有仁義禮知渾然無迹之性體而無思為念慮的時節故以朱子所論者為言語文字而終不識朱子也

一朱子講說雖多著述雖繁其血脈喫緊處只是整齊嚴肅直內方外此是朱子心體中真氣象善學者須體驗此真氣象前後有許多工夫到德全仁熟至虛至靜只此氣象此乃萬善之根柢樞紐渾然一太極也吁至矣哉微矣哉



一朱子窮理直接孔孟者有數層自見延平窮究理氣仁義之心及訪南軒窮究太極陰陽仁體敬靜未發之旨與呂伯恭論仁說之旨與胡廣仲論性無善惡及真妄動靜之旨極其精密皆身心體認實下踐履工夫矣後與陳同父辨王霸與陸子美論太極西銘與陸象山論太極皆嚴辨黑白不容假借蓋由用數十年讀書窮理之功反身實驗胸中萬理明徹所以涵養得心體正大陶鎔得行誼純全無一毫偏蔽故於諸儒之專於養心而缺於窮理精於講說而疏於力行重於應事而輕於立本宗其師說而不能理會本原義理者直察其受蔽

朱子聖學考略 提要 七

之由究其貽害之大決不輕易放過而教學者以讀書窮理切己反身為要最忌一場大脫空徒放言高論以滋學術之患也

一朱子涵養直接孔孟者有數層四十前只在發念正大敬畏小心處用功是一層察識端倪工夫也四十悟本體未發心統性情是自己本領隨事觀理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是又一層主敬御動也丙申又悔涵養工夫少如復齋記所云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在又云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為內外之分此又一層即動亦敬動靜皆敬也至丁未戊申動靜周

流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王焉此又一層動靜合一貫然一理也至庚戌以後純是天理發見如太極在陰陽中即陰陽即太極即動靜即天理只是天理斂舒不得以動靜言敬渾是理不見動靜矣蓋朱子聖學得力在四十前工夫用力於格物致知擴充克治直向道理上窮究體驗及其透悟未發之旨深信天理體段是道理源頭只在這裏透此主宰方能御動由此居敬窮理再加深入覺語默動靜總是一理更加深入隨動隨靜其理皆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至於暮年天性充滿洋溢只見道理無意於動靜界限惟其學以理始以理終此朱子萬理

朱子聖學考略 提要 八

渾然之涵養而非諸儒比也若他家之學始以靜始終以靜終其見理也不過隨其聰明任心而行雖有夾雜不自知覺而只以虛靜為主烏能及朱子之萬一哉

一朱子涵養窮理合一工夫有數層自見延平如是窮究如是涵養培得心氣正大總在道理上行此初用功時不以涵養窮理為二也但窮究處未免零星故涵養統會未有得力及丁亥後所窮究者由用邇體所涵養者亦由用邇體至己丑直會本原此時即窮理即涵養也至壬辰後窮究性善真靜極其精嚴則涵養無有流失丙申猶悔涵養功淺正其極深細處此窮理涵養相資



更進也至丁未戊申道理充足涵泳優游亦不著力用窮究工夫涵養了然處便是知亦不著力用持守工夫光明肅然處便是敬涵養窮理渾然一片漸次知天命之候至庚戌而直透天命之性渾融無迹自此至易簣時純是天理在這裏不獨不用窮究而亦自然涵養無有用力處矣蓋朱子合下窮究仁義禮知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天理也果力卓識辨得這天理真守得這天理定積累擴充滿腔子是這天理開眼便見觸著便應動也是這天理靜也是這天理一切收斂條理無非天理鎮定運行天地只這天理朱子只這天

朱子聖學考略 提要

九

理到此境地只完得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也被虛靜者何曾透仁義真面目哉

一朱子四十前於發處用功如云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又云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是也四十時透徹未發補小學主敬涵養工夫如云不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又云敬貫動靜以靜為本是也自朱子補小學工夫自以主敬涵養為先然告鄭滕輩每舉五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為喫緊處答陳超宗云須合下立志略見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愧懼勇決之意然後加討論玩索存養省察之功而期於有得是

從立志做起仍在發處用功此處最宜體驗雖在發處用功然志在此敬即在此即立志即主敬涵養便是有本原了凡發處皆有本原之發與無主宰發條消者大懸絕蓋立志真切即至理之源與動而生陽復見天地之心一般不可以喜怒哀樂已發為言喜怒哀樂之發與四端之發不同四端之發與立志真切之發又微有辨若就人身上推尋見得大本達道處套同只是此理便是動靜闔闢終始萬物一貫之理此義甚精見庚辰延平答問是時朱子立志已久只缺涵養一段工夫故從居敬直透本原教人以主敬補小學與答陳超宗

朱子聖學考略 提要

十

即此旨也學者非用數十年工夫豈易及此哉

一朱子請問延平李先生至癸未而終其得力處在仁義之性識得的確反心窮理躬行實踐做去  
一己丑朱子悟未發之中之旨是聖學大關鍵  
一朱子悟未發之旨得力主敬最深見得聖人之學始終在此故以主敬補小學工夫壬辰朱子追序中和舊說原由及論性之真靜至善知性最精所以涵養無弊朱子聖學大關鍵在此數年  
一朱子悟未發之旨在己丑非是四十前有錯到四十方是也此與曾子唯一貫同蓋朱子四十前工夫窮義理

一第... 丹... 1 反...



識端倪躬行實踐敬畏整嚴處處循理只於未發之旨未透一有所疑復味遺書便冰解凍釋透徹中和蘊奧亦如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及聞一貫之言而無疑耳切不可錯看如陳清瀾輩也

一未發之旨是朱子潛心深思積累通透上契程子發明其所未竟者此時南軒先生亦只在發處用功未透此義及聞朱子之訓而專一涵養所造益深矣

一朱子遇南軒先生後二三年尊道兼進所見所養遠勝南軒如先敬存而後省察辨知言性無善惡之差實大有益於南軒南軒幡然從之是以深入聖道而爲朱子

朱子聖學考略 提要

二

所亟許也蓋性不以善惡名發於龜山與常總然龜山人欲非性之說極其直截胡氏遂有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論非朱子嚴辨之其貽害學者不淺信乎朱子格物或問之訓爲闡明大學正宗也

一朱子戊子答汪書丙申答龔韓書暢言不應召之故出處謹嚴不苟居位後庚子辛丑壬寅戊申庚戌甲寅外任不過一二年朝止四十九日已定於四十前矣

一庚子朱子論陸徒賢否及自悔講說太多是尊道工夫進步緊要處極細密處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非猶夫他家之悔也粗看一毫便不足語此

一朱子闢浙學卽孟子之闢霸功闢陸學卽孟子之闢楊墨無非衛道苦心非好辨也故闢浙學則引以收斂身心闢陸學則引以窮究義理陽明專採其對針浙學者而於箴砭陸學之失則遺之以爲朱子晚年定論且顛倒早晚以誣天下後世是何心哉讀者於朱子晚年辨浙學陸學處細心體究自得之

一丙午朱子序易學啟蒙本幹枝一以貫之

一丁未朱子答劉袁呂諸書透徹本原久矣

一丁未朱子與二陸論太極西銘極精

一己酉朱子作大學中庸序尤聖學喫緊處

朱子聖學考略 提要

三

一庚戌朱子云而今方見得恁地朱子所謂恁地者只是性命道理所謂見得恁地者只是性命道理透徹表裏光明著見耳凡屬意氣激昂心境虛靜者去此遠甚

一甲寅朱子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的是立人之道仁義而已玩此二篇自知所謂見得恁地者仁義之性而已

一丁巳朱子云許多道理在這裏玩此言知朱子此時之心都是性命道理渾然燦然而已到此地位只是誠敬純熟卽心卽理滿足光輝宗朱子者皆於朱子心地工夫粗疏影響深可歎息

一己未朱子與陳安卿論身心內外全體大用之學後儒



罕有及此者當與庚戌教安卿窮究根源來處一段參看切已體之不異親承教誨也

一朱子纂小學近思錄以教後學學朱子者須熟讀熟玩守定規矩積累久之必有得處斷不可厭卑近而驚高遠如洪濤巨浪茫無津涯也

一朱子教人讀六經四書及先賢遺書之切要者須成誦在心神會身行步步體驗覺得心定理明目視耳聽口言應事接物皆聖賢說過道理自家只是行之不盡斷不可說不在語言文字

一朱子教人在讀書陸氏流於異端其弊教人不讀書朱

朱子聖學考略

是

三

子歎其誤人致使終身愚盲無知而已此是諄切指示處學者切不可空談性命陷於陸氏脫空之弊也

一朱子禮書編於暮年雖喪祭二禮未備而三十七卷中由冠婚以至王朝其明倫立教經世宰物大綱細目無不畢具學者反復理會所謂明三代法度通之當今而無不宜者必在此書不可不盡心焉

一朱子綱目直接春秋如正統無統君王主帝盛僭得失賢否用舍刑臣外家征寇誅殺戮殂卒死不同之類其所以提綱挈要明白謹嚴無不條分縷析而又著凡例十九門一百三十七條尤極炳如學者窮理工夫不究

乎此安能四通八達甘吉甫錄云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教人從此用功方見頭緒

一朱子論語或問闢上蔡知仁之說最詳語類一百一卷中有數段論上蔡以知覺言仁似先立一物之非蓋不知知仁之錯只去想象安排必趨於知覺一路況又有

陽明良知陽儒陰佛之學稍不辨精差迷弗悟答吳晦叔溫厚慈良一書答張南軒驚怪恍惚一書熟讀之方知游楊謝呂之不可不辨此是朱子立教之大關鍵也

一朱子孟子註教人察識擴充答石子重著箇察識字便有尋求捕捉之意此兩言各有所指教人察識者欲人

朱子聖學考略

提

首

於此深識其本而善推之也善不得察識者不可求見未發之中也合孟註與答呂子約心無形體書熟讀身體之方知此中消息不可偏執一邊以失朱子之遺意也

一朱子教人以存養為主而省察不可疏察識與省察略有不同實是一幾察識主善說省察兼善惡

一朱子格物或問大抵以程子涵養立誠意五峰立志居敬延平常存此心為主即朱子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之旨也以程子九條五峰知乃可精延平反復推尋以究其理為用功法即



朱子知有眾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之旨也存心方有主宰由內及外由近及遠循序加功逐件窮格不蔓不浮不隘不疏漸次久之可以會通其辨諸儒錯處尤當細玩

一朱子中庸或問辨呂氏求中之非不可不體驗未發之中全在涵養從主敬致知力行齊頭並進久之自然呈露非積數年工夫不能到此一涉察識愈求愈遠矣

一朱子答路德章云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為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言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

朱子聖學考略

提要

五

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玩此段與近思錄八卷橫渠答范巽之書同意是以善學朱子者當講求朱子陳善敬君行政愛民之實事皆從仁義肫懇透露與循吏迥別方知聖學全體大用不可作兩事觀也

一朱子封事劄皆是惓惓忠君愛國之心自然呈露出來故正君心處句句切實而用人軍政諸大事各有條理實可見之施行

一朱子南康浙東救荒凡告天子申上官語同僚曉屬員勸上戶懲貪吏井井有條巡歷郡縣不憚勞苦皆愛民

之心切格物之功明故事事周到如此  
一朱子漳州經界雖未得行其法制之詳經營之密皆可考而知為政者師其意而行之一邑田畝高下多寡可有成局矣

一朱子戊申封事是漢唐宋明以來告君第一篇文字其言正君心也自君心敬畏以檢其身以及后嬪左右贊御之臣無不納於規矩法度之中直足繼二典三謨仲虺之誥旅獒召誥天官冢宰之後而周南召南宮闈根本之化俱了然在目矣其言教帝胄也慎選老成遠斥邪佞直足繼文王世子補樂正瞽宗之所不逮矣其言

朱子聖學考略

提要

六

用大臣也以剛正為棟梁以柔媚為蛇蝎直足繼舜典命官皋陶九德周公立政三宅三俊之旨而憂危懼亂尤兼家父凡伯之苦衷矣其言振紀綱變風俗也佞倖盤據深可憂賊吏得位深可懼陷宰相通近習深可恥譏道學擯賢哲深可危直足繼姬亞膺仕車馬徂向之刺而垂涕泣以道之矣其言愛民力修軍政也十分登足為壞祖法嚴最郡守必剝民膏培克士卒以植私財結交倖臣而得債師直足繼杼柚其空如賈三倍之痛而披肝膽以陳之矣末段闢因循奮厲之非破老佛管商之謬歸本於古先聖王之說天經地義自然之理而



以斥私人結之又惓惓於天顏非昔歲月逾邁之感以冀盛德之日新其愛君憂國之誠洋溢於語言文字之表者不愧古帝臣王佐焉雖武侯宣公猶不能望其項背況長沙中壘諸人哉學者熟復此篇則知朱子爲州郡爲監司爲侍從其所以格君治民者皆本於天德王道全體大用之聖學而措之豈僅史傳所載名臣循吏比哉

一朱子壬午封事主於明理而定計任賢各極其是戊申封事主於精一克復而六事各極其是此前後告君之大主腦卽朱子用工之大主腦也

朱子聖學考略

提要

七

一已酉封事臚列分明實實可見行事

一甲寅奏劄二與福州經史閣記參看則帝王與儒生正學工夫只是一箇途徑

一朱子於經世道理法制無不講究胸中了了及任職事坦然行去與朋友議論卽明白言之盡其曲折如田賦一事朱子便欲將無名額外錢凡所增名色一切除盡只從民正賦民始得脫淨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爲出又須上之人一切掃除妄費如名園麗圃宴遊雜冗以及中間白乾消沒之類盡行拔去冒破根由臥薪嘗膽日夜圖求而更新之始得如兵制一事朱子嘗以今

天下兵約四五十萬一歲計以一百萬貫養一萬人皆羸弱無用其患卻在主兵之員多費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害未有艾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使之練習士卒修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爲一方之寄豈不有備其在漳州練兵之法答趙子直書皆歷歷可考如建官一事朱子嘗以朝廷只置一相三參政則事易達宰相擇長官長官卻擇其僚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一漕一憲茶鹽將兼了鹽司薦人後犯贓犯罪須與鑄三五資恁地也須怕他如學校救荒屯田經界保甲社倉均役諸法皆逐件講明通透了徹故隨所設施出之裕如而無有

朱子聖學考略

提要

六

不當也或曰朱子欲行古制恐不宜於今否曰是不知朱子聖學者朱子何嘗堅執古制哉如古史餘論井田類說雖惓惓於封建井田之不復而仍以行之必俟其時與其人非謂南宋之時必如此行之而後可也朱子云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豈敢以爲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又云封建亦難行使膏粱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害豈有涯語類所載分明如此大抵朱子經世之學亦只是因當日之法就其中隨時整理而不失古聖王之遺意耳讀朱子書須考究得各項規模是如何朱子運用是如何雖未能徹底精透然其大綱所在亦必



詳晰而貫通之因理勢而區處之得賢才而共理之要在不生事不擾民而卻能整頓變化於其間是能得朱子之遺意者矣

朱子聖學考略

提要

七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正訛

胡敬齋

胡敬齋奉羅一峰書云程子朱子俱傳聖人之道其全體大用無不同者然其工夫造極亦不能無大同小異處細推之程子涵養功完故踐履極其純正朱子窮理玩索功密故文理極其纖悉居業錄云程子之學是內裏本領極厚漸次廓大以致其極朱子之學是外面博求廣取收入內裏以充諸己譬如人家程子是田地基業充實自生出財穀以致富朱子是廣積錢穀置立田地家業以致富用力雖異其富則一也但朱子喫了辛苦明道固容易伊川朱子聖學考略正訛

正訛

一

亦不甚費力  
釋謂此二說非是程子朱子皆以涵養為主而窮理以栽培之者也皆踐履極其純正文理極其纖悉者也吳草廬方謂朱陸有尊德性道問學之分而敬齋所云如此是又謂程朱有分途矣且以文理纖悉與踐履純正對舉毋乃大失學道輕重之旨乎若外面博求廣取之說則更不然焉夫萬物萬事原來只是一理此理一之無內外也萬物萬事其分各具一理此分殊之有內外也朱子之學其根本在立定此心不為他物所勝是內裏第一著工夫凡讀書窮理皆以培養此心使之擴充



盛大其用功次第卽實有諸己講求義理以栽培之意與伊川同一規模者也敬齋之意得毋以朱子注釋太多爲外面博求廣取乎伊川於周易春秋論孟未嘗不講論而注釋之朱子之學實本之伊川而講論注釋又加詳悉焉敬齋乃以伊川用功於內漸次廓大朱子用功於外收入內裏不可解矣又得毋以伊川心性功夫早年透徹朱子心性功夫中年透徹遂謂功夫有內外之分乎不知朱子四十前雖未透未發之旨而心地之光大高明已具聖賢體段初非從外面求取而後能也夫格物之學程子嘗有纒明彼卽曉此之訓程子方以

朱子聖學考略

正訛

二

宛轉歸己爲非是而敬齋乃云外面博求廣取收入內裏是不知費多少宛轉方能收入而以是定朱子之學其亦輕於立言矣若云收入內裏以充於己卽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又程朱皆然而又豈朱子之所獨專者耶雖外面求取與泛求徇外之說不同而卽此一言其未曾深體朱子涵養立本之曲折亦可見矣敬齋亦不幸遽卒耳若壽至八十親見姚江泛求徇外之說豈復爲是言哉

羅整菴

羅整菴與王陽明書云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

與張南軒答問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以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耶

漢謂三十二卷第四書與卷末一書朱子所見有不同處考中和舊說序與湖南諸公書皆是以心是已發性是未發爲非第四書所見正是如此當在己丑春未悟

朱子聖學考略

正訛

三

之前卷末一書在己丑春既悟之後整菴並舉亦考之未精矣

余子積

余子積謂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言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求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峰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缺卻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後來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



靜交致其力功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安得以其入門功夫謂之晚年哉

澧謂子積所言三變惟會南軒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一段爲是前後二段有未當焉朱子學禪在癸酉以前然其閱上蔡語錄已向克己用工夫癸酉見延平後惟讀書窮理從日用實事上著力存齋記作於戊寅是時雖未能見得心理的確而已不學禪子積乃以此記正在學禪之時其亦誤矣至於己丑悟後改定已發未發說是說中先言未發之中天性體段發時卽從此省察後言敬貫通動靜而以靜爲本何曾言動靜卽

朱子聖學考略

正訛

四

答張南軒諸說例蒙印可書中庸首章註雖平言動靜而必先體立而後用行如太極註易本義皆言以靜爲主語類又言周子太極主靜卽是主敬此方是朱子終身定見而子積皆不言宜其啟梨洲之謾謾也然當晚年定論初出之時從風應響不辨黑白羣以爲然而整菴子積獨能闢其非是可謂朱子功臣矣子積不得以入門功夫謂之晚年一語尤能折彼銳氣其爲敬齋高弟何疑哉

高忠憲

高忠憲云朱子初年之見認性爲未發心爲已發凡謂之

心則無未發之時而未發之性存焉則終未嘗發也故其工夫亦只在察識端倪而卻於程子所謂涵養於未發之前者有疑蓋全向流行發見處尋求也後來卻見得渾然全體之在我存者存此養者養此非別有未發者限於一時拘於一處然其樞在我非如向日在萬起萬滅方往方來之中立腳矣後又益見得性情之妙管攝於心而動靜之功貫徹於敬當其未發仁義禮知之性具焉此心寂然不動之本體也及其已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形焉此心感而遂通之妙用也而戒慎恐懼之功則周流貫徹於動靜之間而尤必以涵養爲省察之本此所以未發則

朱子聖學考略

正訛

五

鏡明水止而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不中節也凡朱子所見大抵歷三轉而始定

澧謂忠憲三轉之說亦極當矣然有未盡者焉朱子當延平在時則向日用實事上用功於未發之旨未暇深思延平沒而反思未發之旨不能了然時朱子已三十五非初年也及會南軒從察識端倪以透未發有與張欽夫人自有生二書萬起萬滅而寂然之體未嘗不寂然云云者是會南軒時初見也後有前書所稟一書中云取聖賢之書及近世諸老先生遺語讀而驗之無一不合云者卽中和舊說序中後得胡氏與曾吉父論



未發之旨適與吾意合者也此書中已明言已發者人心而未發者皆其性仍是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之見與初見雖若不同而不甚相遠雖不似向日在萬起萬滅方往方來之中立脚而尙在端倪上得樞軸雖不全向流行發用處尋求而亦是端倪上得疊定也至於己丑春與蔡季通講論因疑而悟心統性情之妙覺從前專在察識端倪上用力缺卻涵養一段工夫司氣之月不躁泊浮露之病而無雍容暇豫氣象是以有與湖南諸公書答張敬夫諸說例蒙印可書已發未發說而日用工夫直是敬貫動靜以涵養未發氣象爲本自此後三

朱子聖學考略

正訛

六

十年工夫愈深愈純矣忠憲於二轉三轉大概平敘而已丑透悟之由未曾提撥清白故特正之焉

高忠憲云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箇脈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脈陽明子靜與孟子一脈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白沙康齋與曾點一脈

濂謂顏曾孟氣象不同而居敬窮理工夫總是一脈朱子正是顏曾孟一脈朱子自見延平及南軒論心理氣仁義甚詳此正窮理要緊處若稍模糊便有害於涵養自見延平卽用力存心及遇南軒反復未發之旨數年而有得此正存養要緊處若稍氣質用事雖知亦何益

故朱子於居敬窮理實齊頭用功也象山窮理不精涵養不謹以氣質用事雖收斂直捷不爲無得而豈孟子比乎告子上篇前數章辨仁義明白詳盡不使告子執一遺百以氣混理之說得以淆亂吾儒仁義根心之旨後數章養良心守本心求放心養大體立大者亦以前既辨明則存養方得無誤便須著實體驗朱子答呂伯恭云界限分明卽實下克己莊敬工夫正告子上篇之意此孟子千餘年後能接知性存心之傳者惟朱子也忠憲不詳此旨漫以陽明子靜與孟子一脈豈有當哉忠憲第以象山陽明自學教人皆直指本心爲得孟子

朱子聖學考略

正訛

七

立言之意殊不思孟子辨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如此的確斥告子執一遺百以氣混理之說如此嚴明象山能之乎朱子能之乎象山全不如朱子精密僅以自心之明認爲全體而性情之根原來歷無一語詳明則其胸中之偏雜必有不免遽以孟子一脈許之立言亦稍易矣明乎此義則知朱子之窮理是顏曾孟之窮理朱子之居敬是顏曾孟之居敬而陸王不得與焉安容以餘分閭位躋於周程張朱諸賢之側也耶

右四先生皆宗朱子者也其契心傳精義理步步著實



不涉影響直超出前明一代儒者之上敘述朱子能具  
隻眼透徹精微但稍有未盡曲折處特爲指出雖不敢  
略其說而遂以爲無可議亦不敢執其說而竟以爲若  
相合也惟好學者有以味其淺深焉

朱子聖學考略

正訛

八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凡例

一延平先生答問數條與朱子同序以明聖學所自來  
一凡朋友門人因朱子教而有得其言可以證朱子聖學  
者概見於按論若有疑問而朱子答之精密切實者亦  
直序其說於前以明聖學所裁成

一朱子文集語類中有關聖學無年可考者或語意有似  
於中年某書晚年某書則附載於後若並不能斷其似  
中年晚年者間見於按論

一朱子文集其年之可考者序於某年其無可考證而按  
其文義大概在某年前者如文中敘及曾答某人書得  
朱子聖學考略 凡例

一某人書而某人卒於某年則序於某人卒年之前大概  
在某年後者如文中追敘著述之知朋友之舊則序於  
著述之後與朋友卒年之後又有無可考證而據所答  
之人其人語錄在某年者則附序於後如此類者概不  
敢遽定爲何年然相去不遠亦不至大舛錯矣

一朱子語類其專錄某年所聞者自序於某年其錄某年  
以後有別年可考者則序於別年如廖子晦問寶三段  
因訓實文卿在丙午則別序於丙午其無可考者仍附  
序於後

一文集語類有年可考者載於前無年可考而語意之相



近者附於後

一文集語類既分以年則不能以類分矣其或言讀書窮

理或言居敬存心錯見不一閱者識其切要而留意焉

一朱子有統言工夫自某年後云云者間見於按論

一凡無年可考而附於後者概不敢輕定以俟博學者訂

正焉

一有文在後而錄在前者以追遡從前工夫行事也有事

在前而錄在後者以文作於後也

一敘朱子註釋纂集諸書一遵年譜

一敘朱子治道如南康浙東漳州潭州經筵分年了然惟

朱子聖學考略

凡例

二

泛論治道如農兵錢穀刑罰之類從諸儒所錄年分載

其要者仍當詳閱文集語類方知其細密曲折

一是編如通鑑之有紀事本末開通鑑而不悉一事之本

末此紀事之當閱也閱文集語類而不知朱子進德行

政之次第或於是編有取焉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目錄

卷一

朱子生 庚戌九月甲寅

稟學於籍溪草堂屏山三先生之門 癸未

年譜錄 乙丑

楊道夫錄 丙寅

葉賀孫錄 己巳

余大雅錄 己巳

錢木之錄 己巳

受學於延平先生之門 癸酉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同安縣學宮書記後 乙亥

李先生書 丁丑六月

李先生書 戊寅

存齋記 戊寅

謝上蔡語錄後序 己卯三月

李先生書 庚辰五月

李先生書 庚辰

李先生書 庚辰

李先生書 庚辰七月

李先生書 庚辰



李先生書	庚辰
李先生書	庚辰
李先生書	庚辰
朱子問太極	辛巳
李先生書	辛巳五月
李先生書	辛巳
李先生書	辛巳八月
李先生書	壬午四月
李先生書	壬午五月
李先生書	壬午六月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李先生書	壬午
李先生書	壬午七月
李先生書	壬午
朱子問某	壬午
朱子又問孟子	壬午
朱子問某	壬午
李先生書	壬午
上封事	壬午八月
李先生書	壬午十月
李先生書	癸未五月

李先生書	癸未六月
答許順之書	癸未
答汪尙書書	癸未
答李伯諫書	甲申
答李伯諫書	甲申
困學詩	甲申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劄子	
舉柯翰狀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與鍾戶部	
潘時舉錄	
王過錄	
訪張敬夫於長沙	丁亥
與曹晉叔書	丁亥
酬張敬夫贈言	丁亥
卷二	
程氏遺書後序	戊子
程氏遺書附錄後序	戊子
與張欽夫書	戊子



與張欽夫書 戊子

與張敬夫書 戊子

答張敬夫書 戊子

答程允夫書 戊子

答石子重書 戊子

答何叔京書 戊子

答何叔京書 戊子

答汪尙書書 戊子

答汪尙書書 戊子

答陳丞相書 戊子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答汪尙書書 戊子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己丑

楊方錄 庚寅

家禮成 庚寅

答許順之書

答張欽夫書

答胡廣仲書

答胡廣仲書

答胡廣仲書

答胡廣仲書

四

答薛士龍書

答林擇之書

答林擇之書

答林擇之書

答林擇之書

答林擇之書

答林擇之書

答林擇之書

答張敬夫書

答張敬夫書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答張敬夫書

答張敬夫書

答張敬夫書

卷三

語孟集義序 壬辰

資治通鑑綱目序 壬辰

中和舊說序 壬辰

記論性答稿後 壬辰

八朝名臣言行錄成西銘解義成 壬辰

克齋記 壬辰

五



尹和靖言行錄	癸巳
程氏外書後序	癸巳
太極圖傳通書解成	癸巳
中庸集解序	癸巳
跋古今家祭禮	甲午五月戊戌
答呂伯恭	甲午
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甲午五月
已發未發說	
養觀說	
知言疑義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答張敬夫論仁說	
答張敬夫又論仁說	
仁說	
答呂伯恭書	
答呂伯恭書	
答呂子約書	
答呂子約書	
答呂子約書	

六

答石子重書	
答石子重書	
答何叔京書	
答何叔京書	
答何叔京書	
答何叔京書	
答何叔京書	
答何叔京書	
答何叔京書	
答何叔京書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答楊子直書	
答李伯諫書	
廖德明錄	
井田類說	
舜象典刑說	
古史餘論	七
卷四	
書近思錄後	乙未五月
鵝湖之會	乙未
答張敬夫書	乙未

七



金去偽錄 乙未

答呂伯恭書 丙申

答呂伯恭書 丙申

敬齋箴 丙申

雜書記疑 丙申三月

答韓尙書書 丙申七月

與龔參政書 丙申

復齋記 丙申十月

論語孟子集註或問成 丁酉六月

周易本義成 丁酉十月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八

詩集傳序 丁酉十月

跋范文正公家書 戊戌

建陽縣學藏書記 己亥

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己亥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己亥

知南康榜文 己亥

白鹿洞書院揭示 己亥

勸農文 己亥

答吳晦叔書

答吳晦叔書

答吳晦叔書

答吳晦叔書

答廖子晦書

答程允夫書

答方耕道書

答張敬夫書

答張敬夫書

定性說

答曾泰之書

答林一之書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九

答方伯謨書

答方伯謨書

答游誠之書

答游誠之書

答林伯和書

答林叔和書

答廖子晦書

余大雅錄

卷五

答曹立之書 庚子



答曹立之書	庚子
答呂伯恭書	庚子
答呂伯恭書	庚子
答吳茂實書	庚子
答傅子淵書	庚子
上封事	庚子
與陳帥畫一劄子	庚子
與江東王漕劄子	庚子
與漕司畫一劄子	庚子
與周參政劄子	庚子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勸諭救荒	庚子
與王運使劄子	庚子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書	庚子
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	庚子
大修荒政	庚子
開場濟糶	辛丑
與象山至白鹿洞講習	辛丑
答呂伯恭書	辛丑
乞住招軍買軍器罷新寨狀	辛丑
乞禁保甲擅關集劄子	辛丑

延和殿奏劄二	辛丑
視事西興	辛丑
滕璘錄	年譜序 辛丑
鄭可學錄	年譜序 辛丑
救荒事宜狀	辛丑
瓊州學記	壬寅
奏巡歷合奏間陳乞事件狀	壬寅
奏巡歷婺衢救荒事件狀	壬寅
奏救荒畫一事件狀	壬寅
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	壬寅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	壬寅
奏救荒事宜畫一狀	壬寅
奏巡歷至台州奉行事件狀	壬寅
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	壬寅
社倉事目	壬寅
勸立社倉榜文	壬寅
答項平父書	癸卯
表曹立之墓	癸卯
答諸葛誠之書	癸卯
答項平父書	癸卯



答呂子約書 甲辰

張南軒文集序 甲辰

答萬正淳書

答林擇之書

答潘恭叔書

答包顯道書

答包詳道書

答包詳道書

答包敏道書

答李濱老書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三

答汪太初書

答黃商伯書

答呂子約書

答呂子約書

答陳超宗書

答潘叔昌書

答王子充書

答劉定夫書

答王欽之書

答王欽之書

答項平父書

答周叔謹書

答李叔文書

答呂子約書

答潘叔昌書

答方賓王書

答方賓王書

答陳同甫書

答陳同甫書

答康炳道書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三

萬人傑錄

潘炳錄

周謨錄

程端蒙錄

萬人傑錄

程端蒙錄

不知何氏錄

卷六

答陸子靜書 乙巳

與劉子澄書 乙巳



與劉子澄書 乙巳

易學啟蒙序 丙午

孝經刊誤後記 丙午

答陸子靜書 丙午

答程正思書 丙午

答劉公度書 丙午

答趙幾道書 丙午

邵浩錄 丙午

邵浩錄 丙午

小學成 丁未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答陸子靜書 丁未

答劉子澄書 丁未

答陸子美書 丁未

答呂子約書 丁未

答陳正己書

答陳庸仲書

答姜叔權書

答汪長孺書

答潘恭叔書

答呂子約書

丙

答呂子約書

答呂子約書

答黃直卿書

答黃直卿書

答黃直卿書

答袁機仲書

答袁機仲書

答袁機仲書

答余正叔書

答余正叔書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答程正思書

答周舜弼書

答周舜弼書

廖德明錄

寶從周錄

題太極西銘解後 戊申

答劉公度書 戊申

答劉子澄書 戊申

答陸子靜書 戊申

黃雷錄 戊申

五



萬人傑錄 戊申

上封事 戊申

延和奏劄五 戊申

黃帶錄 戊申

卷七

大學章句序 己酉

中庸章句序 己酉

大學或問中庸或問成 己酉

答王子合書 己酉

答陸子靜書 己酉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擬上封事 己酉

答周叔謹書 庚戌

童伯羽錄 庚戌

陳淳錄 庚戌

劉砥錄 庚戌

楊道夫錄 庚戌

到漳郡首頒禮教 庚戌

奏經界狀 庚戌

經界申諸司狀 庚戌

楊道夫錄 庚戌

陳淳錄 庚戌

元亨利貞說

易寂感說

太極說

周禮三德記

答林黃中書

答楊志仁書

答李守約書

答李守約書

答劉公度書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答劉公度書

答劉公度書

答劉公度書

答徐彥章書

答徐彥章書

答徐彥章書

答黃子耕書

答黃子耕書

答蔡季通書

答胡季隨書

右



答呂子約書
答項平父書
答趙子欽書
答邵叔誼書
答鄭仲禮書
答蘇晉叟書
答王子合書
答吳伯豐書
答劉履之書
李方子錄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陳文蔚錄
吳必大錄
李閔祖錄
不知何氏錄
李壯祖錄
楊道夫錄
楊道夫錄
楊道夫錄
楊驥錄
不知何氏錄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六

徐寓錄
李閔祖錄
吳必大錄
李方子錄
楊道夫錄
李枏錄
卷八
答陳君舉書
答吳斗南書
黃升卿錄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滕璘錄
鄭可學錄
與留丞相書
與趙帥書
陳淳錄
鄭可學錄
皇極辨
答胡
答項平父書
注德輔錄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九



蔡懋錄 壬子

楊與立錄 壬子

陳芝錄 壬子

與趙尙書書 壬子

答詹元善書 癸丑

答趙然道書 癸丑

答許中應書 癸丑

答蔡季通書 癸丑

鄂州學稽古閣記 癸丑

石洪慶錄 癸丑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鄭南升錄 癸丑

游倪錄 癸丑

林恪錄 癸丑

潘植錄 癸丑

答陳衛道書

答鄭子上書

答鄭子上書

答項平父書

答杜仁仲書

答歐陽希遜書

辛

答歐陽希遜書

葉賀孫錄

黃卓錄

周明作錄

吳雉錄

甘節錄

黃義剛錄

潘時舉錄

吳雉錄

葉賀孫錄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黃義剛錄

甘節錄

卷九

乞修三禮劄子 甲寅

委教授措置款麓書院牒 甲寅

乞撥飛虎軍劄子 甲寅

行宮使殿奏劄二 甲寅

講筵留身奏四事 甲寅

編次講章 甲寅

祧廟議狀 甲寅

壬



進德劄子 甲寅

詔除寶文閣待制 甲寅

玉山講義 甲寅

滄洲精舍論學者 甲寅

又論學者 甲寅

吳琮錄 甲寅

舒高錄 甲寅

廖謙錄 甲寅

製蓋卿錄 甲寅

廖謙錄 甲寅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圭

答陳才卿書 乙卯

答陳器之書 乙卯

答林德久書 乙卯

答林德久書 乙卯

福州學經史閣記 乙卯

答晏亞夫書 乙卯

答林德久書 乙卯

楚辭集註成 乙卯

學校貢舉私議 乙卯

湯詠錄 乙卯

答張元德書 丙辰

始修禮書 丙辰

黃士毅錄 丙辰

答胡季隨書

答曾致虛書

答李晦叔書

答李晦叔書

答李晦叔書

答李晦叔書

答李晦叔書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圭

答林德久書

答任伯起書

答張元德書

答董权重問

答謝成之書

答曾無疑書

答曾無疑書

答曾無疑書

答曾景建書

答曾景建書



答胡季隨書

答劉季章書

答劉季章書

答孫敬甫書

答孫敬甫書

輔廣錄

林學蒙錄

黃士毅錄

林賜錄

不知何氏錄

朱子聖學考略 甲錄

廖德明錄

董銖錄

潘時舉錄

林學蒙錄

萬人傑錄

廖德明錄

王過錄

董銖錄

卷十

萬人傑錄 丁巳

答林正卿書 丁巳

答曾景建書 丁巳

答林德久書 丁巳

答潘子善書 丁巳

萬人傑錄 丁巳

曾祖道錄 丁巳

錢木之錄 丁巳

葉賀孫錄 丁巳

錢木之錄 丁巳

答林德久書 戊午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答孫敬甫書 戊午

答林正卿書 戊午

答潘子善書 戊午

作書傳 戊午

胡泳錄 戊午

答廖子晦書 己未

呂燾錄 己未

陳淳錄 己未

林學履錄 己未

沈憫錄 己未



呂燕錄 己未

李儒用錄 己未

陳淳錄 己未

黃義剛與陳淳同錄 己未

答呂子約書

答呂子約書

答呂子約書

答廖子晦書

答廖子晦書

答度周卿書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美

答林德久書

答李敬子書

林夔孫錄

黃義剛與林夔孫同錄

林賜與林夔孫同錄

沈憫錄

不知何氏錄

沈憫錄

廖德明錄

周深父更名序 庚申

改大學誠意章 庚申三月辛酉

朱子卒 庚申三月甲子

朱子聖學考略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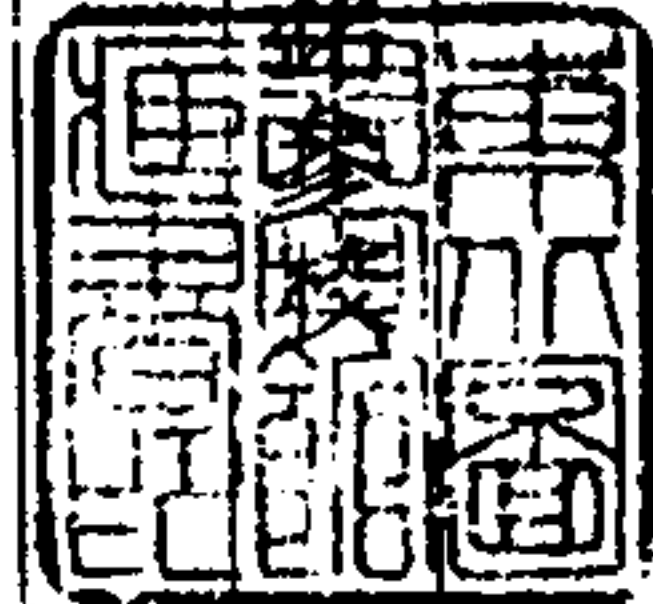
老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卷一

長白高斌東軒訂定 儀封張師載西

宋高宗庚戌九月甲寅朱子生



癸亥朱子十四歲

丁父草齋先生憂初稟學於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之門

乙丑朱子十六歲

嘗言某十五六時見呂與叔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一段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勵奮發

丙寅朱子十七歲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嘗言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讀了書 楊道夫錄

己巳朱子二十歲

嘗言從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後方知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 葉賀孫錄

又云二十歲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觀用粉筆三觀用墨筆數過之後全與元看時不同矣 大雅錄

又云二十歲前已看得書大意如此 錢木之錄

朱子二十歲前讀孟子觀上蔡語錄費多少辛苦工夫窮究聖學雖有留心於禪處而希聖之心發端已大不同

此三年所紀五段皆後日語預序於此如年譜例

癸酉朱子二十四歲

夏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

按年譜云朱子嘗言始見李先生告之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再三質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熹遂將所謂禪權倚閣起取聖賢書讀之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鱗漏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二

百出又言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便自見得熹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又言李先生令去聖經中求義理熹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玩此則朱子自見李先生後深究聖賢言語而實體之是第一大關道無他元妙日用間著實做工夫便自見得數語朱子始聞在此後來得力在此下文載延平答問中讀論孟玩心理之說入手用功已與象山不同矣學部通辨以朱子此時學禪同陸豈知朱



子者哉

乙亥朱子二十六歲

同安縣學宮書記後云凡九百八十五卷與諸生議所以  
藏守視出內瞭暴之禁戒以幸教此縣之人

按此篇記於紹興二十五年正朱子聚經籍與同安學  
者共為窮經之實功也

丁丑朱子二十八歲

六月二十六日李先生書云承諭涵養用力處足見近來  
好學之篤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慮  
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三

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着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是存  
養終不為己物更望勉之

戊寅朱子二十九歲

李先生書云又所謂但敬而不明於理則敬特出於勉強  
而無灑落自得之功意不誠矣灑落自得氣象地位甚高  
恐前數說方是言學者下工夫處不如此則失之矣由此  
持守之久漸漸融釋使之不見有制之於外持敬之心理  
與心一庶幾灑落爾某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靈時常只  
在心目間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  
於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亦間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

見反為理道所縛殊無進步處今已老矣日益恐懼吾元  
晦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所疑何愧如之

朱子存齋記略云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為萬物之靈  
者心也心之為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  
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  
子於此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而久而熱心之為體必  
將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

朱子學禪止在少年自見李先生後尙未能透徹心理  
如存齋記亦非學禪如象山也通辨云專說求心見心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四

全與禪陸合大失之矣特朱子此時見理未透工夫未  
到耳若云禪學何能一二年後即覺其非而力闢之乎  
且戊寅質問延平甚多正與存齋記同時皆是窮究語  
孟實學存之之道數語即用力於延平所謂持敬涵養  
而未融釋豈真求心而遺理哉通辨與禪陸合之言不  
知朱子之甚者也宗朱子者反以為然何不詳考朱子  
進德之實而隨聲附和若此故不得不力辨之

乙卯朱子三十歲

三月作謝上蔡語錄後序略云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  
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



學直以或者目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浪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答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為之以亢其術偶出於曾氏雜記異聞之書而傳者不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使先生為得舉於程夫子而曾氏為得舉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為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輒放而絕之雖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也

是時朱子衛道闢禪之心已於此篇發之後十年作上蔡語錄後記云江民表辨道錄一篇乃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夫民表所著以詆程氏而雜於上蔡語錄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五

中以欺世非朱子深識其禪而削去之則上蔡幾冒大不韙矣朱子是時闢禪如是精明而謂其同於陸氏然乎否乎

庚辰朱子三十一歲

五月八日李先生書云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

此段朱子親受李先生靜坐之說後日且以為說得偏重其靜之不同於禪可知矣

李先生書云嘗愛黃魯直作濂溪詩序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絕佳胸中灑落即作為盡灑落矣學者至此雖甚遠亦不可不常存此體段在胸中庶幾遇事廓然於道理方少進願更存養如此

李先生書云聞召命不至復有指揖今來亦執前說辭之甚佳蓋守之已定自應如此縱迫擾擾何與我事若於義可行便脫然一往亦可也某嘗以謂遇事若能無毫髮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六

固滯便是灑落即此心廓然大公無彼己之偏倚庶幾於道理一貫若見事不徹中心未免微有偏倚即涉固滯皆不可也未審元晦以為如何為此說者非理道明心與氣合未易可以言此不然只是說也

前一書延平教朱子立本須灑落後一書教朱子應事須灑落所云此心廓然大公無彼己之偏倚即立本應事一貫之理而要歸於理道明心氣合此正朱子居敬窮理之淵源也

七月李先生書云某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求至今渙



忍憂患磨滅甚矣四五十年間每遇情意不可堪處卽猛省提掇以故初心未嘗忘廢非不用力而迄於今更無進步處常竊靜坐思之疑於持守及日用儘有未合處或更有關鍵未能融釋也向來嘗與夏文言語稍無間因得一次舉此意質之渠乃以釋氏之語來相洵終有纖奸打訛處全不是吾儒氣味旨意大段各別當俟他日相見劇論可知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羣居終日相摩切又有夫子爲之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元晦更潛心於此勿以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七

老邁爲戒而怠於此道乃望承欲秋涼一來又不知侍下別無人可以釋然一來否只爲往來月十日事疑亦可矣但亦須處得老人情意帖帖無礙乃佳爾

李先生書云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卽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卻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李先生書云又云因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數句偶見全在日用間非著意非不著意處才有毫髮私意便沒交涉此意亦好但未知用處卻如何須喫緊理會

這裏始得某曩時傳得呂與叔中庸解甚詳當時陳幾叟與羅先生門皆以此文字說得浸灌浹洽比之龜山解卻似枯燥晚學未敢論此今此本爲相知借去亡之已久但尙記得一段云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聲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乎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虚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又據孟子說必有事焉至於助長不耘之意皆似是言道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八

體處來論乃體認出來學者正要如此但未知用時如何胎合渾然體用無間乃是不然非著意非不著意冥冥泮泮疑未然也某嘗謂進步不得者髣髴多是如此類窒礙更望思索它日熟論須見到心廣體胖遇事一一灑落處方是道理不爾只是說也

李先生書云又云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一段某之意只謂能存養者積久亦可至此若比之不違氣象又迥然別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且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卽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消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



來論以為能存養者無時不在不止日月至焉若如此說卻似輕看了也如何

李先生書云承諭心與氣合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會心與氣即不可某鄙意止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不如此不見所謂氣所謂心渾然一體流浹也到此田地若更分別那箇是心那箇是氣即勞攘爾不知可以如此否不然即成語病無疑若更非是無惜勁論吾儕正要如此

第一書辨釋氏也第二書云理會分殊第三書云用處昭合第四書云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消燦道理油然而生總是教朱子體認本體理會用處必體用無間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九

方是真功夫第五書言理會心與氣又不可分別勞攘正要會得一體流浹處朱子早年便聞此切要著實語所以後來見地甚高

辛巳朱子三十二歲

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熹疑既言動而生陽即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即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即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李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闡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

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袞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即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以為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為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為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為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十

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妄測度如此未知元晦以為如何

玩此段知朱子潛心太極所由來也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動靜闡闢只是此理一貫人物上推只是此理見大本達道處又袞同只是此理皆天理自然也若喜怒哀樂就人身上推尋不得不異者不盡是天理自然與太極動而生陽有不相似處所以不得將動而生陽作已發看也到得見大本達道處又袞同只是此理總是天理自然所以不可作兩節看也未言不遠復無間



斷並功夫都說了究竟只就此理上皆收攝來人功盡而天理全也此旨甚微非十分透徹終無歸宿朱子後來體驗極精故言聖人不是閑動靜又言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深契此旨矣

五月二十六日李先生書云某村居一切如舊無可言者窘束爲人事所牽間有情意不快處一切消釋不復能恤蓋日昃之離理應如此爾

李先生書云承錄示韋齋記追往念舊令人淒然某中間所舉中庸始終之說元晦以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卽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性能然若如此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七

卽於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某竊以謂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効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儘有地位也某嘗見呂芸閣與伊川論中說呂以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禮義伊川以謂氣味殊少呂復書云云政謂此爾大率論文字切在深潛縝密然後蹊徑不差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恐其失處正坐此不可不辨

八月七日李先生書云某歸家凡百只如舊但兒輩所見凡下家中全不整頓至有疏漏欲頽敝處氣象殊不佳旣歸來不免令人略略修治亦須苟完可爾家人猶豫未歸

諸事終不便亦欲於冷落境界上打疊庶幾漸近道理他不敢恤但一味窘束亦有沮敗人佳處無可奈何也

中一書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數語實有用功曲折方能到得朱子教人讀書當深潛縝密皆本於此前後二書就境上實打疊朱子壁立萬仞百折不回得力於此○後一書首有辛巳二字原本錯在壬午今改正  
壬午朱子三十三歲

四月二十二日李先生書云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處草衣木食苟度此歲月爲可他一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爲庶幾爾若欲進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鞭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七

飭所不及處使之脫然有自得處始是道理少進承論應接少暇卽體究方知以前皆是低看了道理此乃知覺之効更在勉之

五月十四日李先生書云承諭處事擾擾便似內外離絕不相該貫此病可於靜坐時收攝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著處理會久之知覺卽漸漸可就道理矣更望勉之  
六月十一日李先生書云承諭仁一字條陳所推測處足見日來進學之力甚慰某嘗以謂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理統體便是更心字亦難指說惟認取發用處是心二字須要體認得極分明方可下工夫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



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淵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要切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入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幸

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卻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概是然細推之卻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

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効若欲於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西

說功夫不說仁體能用功夫仁體自見即李先生知所以用心則人欲沉天理見之謂也朱子大學或問孟子集註辨人物理同氣異氣同理異甚詳即李先生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禽獸得偏之謂也至於理一分殊之說朱子以理一是仁在本源上看分殊是義在推行上看自李先生言之本源上分殊須下工夫於此透徹方是本源體用兼舉處看來天理本源原是如此周子云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程子云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周程分明說在這裏李先生特地提醒乃知人心只是仁義是



主千變萬化道理皆在其中如辭受去就凡不可受不可就者本源處原是不可受不可就一切可否輕重厚薄本來原有合宜的只患不知所以格物致知不可忽也朱子特重格致要使心地了了於本源分殊處無毫髮蒙混方不虧了仁義本體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不待推行始是義其得於李先生之教深矣

李先生書云以今日事勢觀之處此時唯儉德避難更加韜晦為得所他皆不敢以姑息自恕之事奉聞也元晦更切勉之上蔡先生語近看甚有力渠一處云凡事必有根又云必須於用處尋討凡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此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五

語可時時經心也

七月二十一日李先生書云某在建安竟不樂彼蓋初與家人約二者只欲在此繼而家人為兒輩所迫不能謹守遂往某獨處家中亦自不便故不獲已往來彼此不甚快自念所寓而安方是道理今乃如此正好就此下工夫看病痛在甚處以驗之他皆不足道也某幸得早從羅先生遊自少時粗聞端緒中年一無仗助為世事澳汨者甚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於頽情中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何慰如之

李先生處境遇煞用力學者當著眼暮年涵養深純猶

借資於朱子朋友之益豈淺鮮哉

李先生書云謝上蔡語極好玩味蓋渠皆是於日用上下工夫又言語只平說尤見氣味深長

朱子二十歲前玩上蔡語錄甚有味李先生即以是立教針芥之契微矣

朱子問熹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為然熹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復求正於左右熹竊謂天地生萬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贖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先生批云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末

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為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為仁然則仁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人之為人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為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只是此意也先生句斷批云它日更用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熟講體認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先生批出批云須是兼本體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



錯糅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之處

而下文兩句即其所以事乎此之謂也先生抹出批云恐不須引孟子說以

證之孟子之說若以微言恐下工夫處落空如釋氏然孟子之說亦無隱顯精粗之間今錄謝上蔡一說於後玩味

之即無時不是此大抵仁字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

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

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

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先生勾斷批云推測到此一段甚也甚慰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為義失之遠矣

又不知如此上推測又還是否更乞指教李先生曰謝上

蔡云吾常習忘以養生明道日施之養則可於道則有害

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

焉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

而迎忘則涉於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所以

異於釋氏心也上蔡錄明道此語於學者甚有力蓋尋常

於靜處體認下工夫即於鬧處使不著蓋不曾如此用功

也自非謝先生確實於日用處下工夫又言吾每就事即

上作工夫學

即

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錄所以極好玩索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元晦於此更思看如何唯於日用處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幾漸可合為己物不然只是說也某輒妄意如此如何如何

玩此一段朱子窮理之精李先生指示之密皆可見矣

仁之為仁人得其正物得其偏故有知與不知之分就

此體究伊川龜山之意方顯明透闢知字關頭便是人

禽之別朱子推測到此自然切實用功也理一分殊朱

子看到未發處原是如此又看到發用處該攝本體又

看到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文理密察各有定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體直歸到本然仁義其入微處從天性源頭窮格非江西家能及也李先生又教以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

內外為可又教以於日用事上下工夫庶可漸合為己

物而引謝上蔡一段以證之蓋吾道不比釋氏既窮理

見得本體只是仁義包括人道已盡便於出入起居應

事接物兼體用下工夫方得內外合一此李先生以伊

川龜山嫡傳示朱子之意至今如見者也漂向玩此亦

曾依之以行只是難得合為己物後閱朱子已發未發

說與湖南諸公書所云日用本領工夫亦必以是為本

之說而力行之始信朱子發明親切而益悟李先生兼



體用下工夫之訓原來如此的確苟非朱子於心性仁義之本窮究精詳亦引不出李先生此語非朱子後來疑悟之深亦發不出李先生兼體用下工夫有如此次第之可循而行也有志於道者尙潛心體驗焉○李先生尋常於靜處三句說透學者病痛日用處便下工夫是開靜合一秘訣

朱子又問孟子養氣一章向者雖蒙曲折面誨而愚意竟未見一總會處近日求之頗見大體只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切處只是要得這裏所存主處分明則一身朱子聖學考略卷一

充

之氣自然一時奔湊翕聚向這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睥面益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而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是此理不審先生以爲如何李先生曰養氣大概是要得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元晦云睥面益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爲得之見得此理甚好然心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令分曉路陌方是某尋常覺

得於睥援歆羨之時未必皆是正理亦心與氣合到此若髣髴有此氣象一差則所失多矣豈所謂浩然之氣耶某竊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於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謝上蔡多謂於田地上面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於此體認令精審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偏不倚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元晦更於此致思看如何某率然如此極不揆是與非更俟他日面會商量可也

朱子體驗養氣已是反身切已用功李先生分曉路陌朱子聖學考略卷一

平

之語尤精微養氣端緒須從知言處下工夫旨哉斯言也知言卽窮理不從窮理入雖心與氣合非浩然氣象陽明一派學者喜言靜坐收斂以朱子格物窮理爲狗外雖能收斂非大學之知止定靜安慮得勢必偏重一邊卽不入禪亦是虛寂一派究於性理半明半暗有許多強制遏捺處不遵朱子窮究體驗仁義禮智渾然燦然之性斷不能認取心氣合時不偏不倚氣象用工夫者自知之

朱子問熹近看中庸鬼神一章竊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然人卻自然有畏



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真有一物在其上下左右此理亦有甚形迹然人有自然秉彝之性才存主著這裏便自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而不可得只為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不審先生以為如何李先生曰此段看得甚好更引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作一貫曉會尤佳中庸發明顯微之理於承祭祀時為言者只謂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但更有一說若看此理須於四方八面盡皆收入體究來令有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幸

會心處方是謝上蔡云鬼神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慮始得講說不濟事又云鬼神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更於此數者一併體認不可滯在一隅也某偶見如此如何如何

朱子體驗鬼神直從秉彝之性存主處透出即李先生所謂令學者有入頭處之意也至於看此理須於四方八面盡收入體究有會心處方是云者朱子數十年窮理工夫實本此語蓋天地間妙用生日斂無有窮盡此便是鬼神若不理會天地間妙用只認鬼神是人心所為許多病痛皆從此出大失此章鬼神全理故須從

太極陰陽動靜五行消息人物變化一總看來方知鬼神是無方無體而秉彝存主是統會處愈不可須臾離也

李先生書云韜晦一事嘗驗之極難自非大段涵養深潛定不能如此遇事輒發矣亦不可輕看也如何如何

韜晦一事是李先生儉德自守學力朱子雖仕亦是此意

秋八月朱子應詔上封事略曰帝王之學必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夫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幸

所以應天下之務者得矣又曰程顥與弟頤皆以大學篇乃孔氏遺書願陛下留意此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於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蹟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其所至豈臣所能量哉又曰今日之計在修攘而已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陛下前日所號召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誠與之共圖天下之事使疏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



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  
戒進退取舍惟公論是從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不一  
於正矣

此篇朱子告孝宗者在去詞華虛無之見專意格致誠  
正修齊治平之道不講和用忠賢以成中興之業而讀  
大學段尤其喫緊處借孝宗之不振也

十月朔日李先生書云承諭近日看仁一字頗有見處但  
乍喧乍靜乍明乍暗仔細點檢儘有勞攘處詳此足見潛  
心體認用力之效蓋須自見得病痛窒礙處然後可進因  
此而修治之推測自可見甚慰甚慰孟子曰夫仁亦在乎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筆

熟之而已乍喧乍靜乍明乍暗皆未熟之病也更望勉之  
至祝至祝

乍喧乍靜乍明乍暗朱子三十三歲尙如此固見用功  
之難亦是必歷境候過得此關方踏實地善學者斷不  
可稍見影響便謂已是蓋不見未熟終身不熟矣可懼  
哉

癸未朱子三十四歲

五月二十三日李先生書云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處  
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久久純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  
勉之勉之

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一語是存養體驗要緊處須參朱  
子所云日用本領工夫亦必以是爲本等語實實下手  
去做自有貫通處

六月十四日李先生書云承諭令表弟之去反而思之中  
心不能無愧悔之恨自非有志於求仁何以覺此語錄有  
云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爲悔來諭云  
悔吝已顯然如何便銷隕得胸中若如此卽於道理極有  
礙有此氣象卽道理進步不得矣政不可不就此理會也  
某竊以謂有失處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  
奈何常留在胸中卻是積下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求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語

其所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若來論所謂似是於平日事  
親事長處不曾存得恭順謹畏之心卽隨處發見之時卽  
於此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卽此等固滯私意  
當漸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  
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卽渾是道理卽  
所過者自然化矣更望以此二說於靜默時及日用處下  
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以差池道理不進者只爲多有  
坐此境界中爾禪學者則不然渠亦有此病卻只要絕念  
不採以是爲息滅殊非吾儒就事上各有條理也元晦試  
更以是思之如何或體究得不以爲然便中示報爲望



玩此段須事事克己必所存者神方能所過者化靜時動時無一刻不存神存之之久且熟則所過者可漸漸化矣

按朱子事李先生十年往來書問於要緊處切實言之如養氣鬼神仁義理一分殊等奧旨究極底裏不作尋常依文逐句解說專令於日用下工夫四方八面盡收入來體究皆朱子所身體而心會之者是以此十年間用力於格物總是反身收心初非泛泛求之事物者也惟於未發氣象及肫肫淵淵浩浩就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之義未徹故李先生沒一二年間思透此旨與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五

南軒講究其微從遺書參透其妙而有得焉此朱子聖學顯然次第而宗朱子者不獨於透未發處不加發明即從李先生切己格物如心理氣合一秉彝存主本源理一本源分殊之說其中條理脈絡親切要妙處亦少探本尋源之論如是而謂能明朱子聖學豈其然哉愚竊憂之備錄答問數十條則知朱子下下功夫切實不涉虛元異於陸氏者於此分其途諸儒議朱子格物狗外者於此辨其謬要在玩味而自得之非筆舌所能悉也

按朱子與李先生講論仁義誠敬分晰精微何嘗不求

諸心又何嘗儻侗專事求心耶又何嘗同於空虛耶通辨乃云與陸合大不然矣

答許順之書云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為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尙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

此書通辨載在朱子四十一歲後且云朱子初年學專說心謂與書冊言語全無交涉此正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非也按此書作於癸未書中云伯崇得去年書問論語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為不然又云子韶之說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五

直截不是正理是時李先生尙在安得謂四十一以後乎所謂從前相聚者指三十以前所謂高奇新妙之說者指三十以前所言非指答何叔京書也癸未已悟禪學子韶之非豈至四十後方悟乎○朱子又答許順之云大抵舊來多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病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此書亦係三十四以前語朱子與順之關佛書不一不應至四十以後始云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也試閱四十以後書其關佛處絕無一宛轉語通辨亦大誤矣



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己然欲復求之於外學以遂其初不可得矣

此書作於隆興元年癸未與答許順之從前相聚一書同時其云求之切至卽少年學佛也先生君子之教卽李先生也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卽奉李先生教而自安也此書末云和戰之說一段按孝宗元年李顯忠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考

邵宏淵兵敗於宿州與金人議和而朱子論此甚詳其爲癸未無疑且此書中段所載上蔡文定之言以闢佛者語意亦宛轉誠如所謂方覺其非者若甲申答李伯諫諸書則明白嚴厲以痛斥之通辨乃序之庚寅何不詳考也

甲申朱子三十五歲

答李伯諫書云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

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又答李伯諫書云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稟所疑慮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君臣三綱五常缺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怨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考

用力卻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卻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然來書之云卻是從儒向佛故猶藉先生之言以爲重若眞胡種族則亦不肯招認此語矣

甲申朱子答伯諫書凡十六雖非一時然亦不遠其闕



佛甚力不復如前之宛轉矣通辨泥答薛士龍馳心空  
妙二十餘年之語遂云中年始覺其非若細考答伯諫  
諸書闢佛如此之力根株枝葉之辨如此之精則自不  
爲此言矣通辨知尊朱子而舛謬至此學者宜詳審焉  
困學詩云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橫此日  
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

此詩通辨序之庚寅且云朱子謂與守書冊泥言語全  
無交涉故致捐書絕學而苦覓心又云禪學近似亂真  
能陷高明雖朱子初猶捐書絕學馳心二十餘年而於  
象山何怪焉亦考之未詳矣按年譜甲申困學恐聞成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素

因以名其燕坐之室而有是詩第二首旁人莫笑標題  
誤庸行庸言恐未能是從書學返之言行明有據矣安  
得序於四十後而以爲朱陸早同之證乎

朱子自見李先生後同安官餘反覆其說已知其不我  
欺漸漸看出釋氏破綻及癸未甲申深識其非而力闢  
之是又一大關

乙酉朱子三十六歲

丙戌朱子三十七歲

答何叔京云某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議論逾月甚覺  
有益所憾者不得就正高明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

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  
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  
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  
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恩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  
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鉤之魚當時寧有  
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爲真有所  
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  
如初無所睹此無他蓋其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  
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懿行其  
心固必有不知所以然者迨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羊

之久汨沒浸漬今則兀然爲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  
問及之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

玩書中語意自是甲申李先生沒後未遇南軒先生前  
筆

此書大旨當與中和舊說序參看朱子當甲申後未發  
氣象未了然於中屢有孤負此翁之語殆爲此也雖自  
云當時貪聽講論竊好章句然其格物窮理省心制行  
之功何嘗有一刻疏忽既用功於身心矣又云未達又  
云孤負教育者何也蓋朱子從事胡劉李四先生之門  
至甲申凡二十餘年講論章句格物窮理其知已造於



高明省心制行刻不疏忽其體已詣乎正大獨心性源流之故存亡動靜之微未見得大本在此未得大本安穩在此回思李先生未發氣象之教不禁爽然自失所以己丑未悟之前有答何叔京諸書己丑既悟之後有中和舊說序答林擇之書再三闡明此旨而此一書乃其發端之最先者也玩非卓然真見二句朱子原不以聞見揣度之知爲足據故急於真見道體之全自此以往有多少曲折在稼書先生但云此書恐尙未是朱子定論而已夫未是定論固也然不明其用功始末屢進親切之詣只以未定了之竊慮朱子體會未發氣象而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一

無諸儒之偏者其中所以然之故終隱晦而不顯著也豈細故哉敢據鄙見依年細考以發明之未知有當否又答何叔京云中庸集說如戒歸納愚意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概去取蓋先賢所釋一章之中文句義意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愜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玩此書則知答叔京所云不守書冊泥語言者正欲默

識心契未發已發之幾非如世之專事心學清淨自守之謂平湖謂此書非晚年是矣但以爲與孤陋如昨書同爲未定則不見朱子聖學次序耳

按朱子進學次序皆本延平如此書所云一一究之各有下落卽延平答問中所辨論語春秋義理毫不儻侗含糊者也此書所云不區區求之章句訓詁之間卽答問中所謂但未知用時如何脗合不然只是說惟於日用處下工夫庶幾合爲己物不然只是說之意也默識心契卽尊德性居敬之功各有下落卽道問學致知之功朱子終身學力總不出此但此時尙未悟未發之中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一

而讀書窮理涵養本原未得打成一片是以追思教誨與張何林范諸君子日相切劘親切著力正是根本工夫上承程門在此不同象山在此不獨各有下落象山無此一層卽默識未發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絕非象山所及宗朱子者豈可使朱子與諸賢窮究體驗本原處一概抹殺以爲在出入佛老之時耶學者細讀此等書平心而觀之豈有一語涉於佛老同於象山而曲爲忌諱耶

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劄子云契勘縣學教集生徒漸成次第但職事員數既少又皆頗有分職者以此不得專



意教導竊見本縣進士徐應中留意經學議論純正進士王賓天資樸茂操履堅懇求之輩流未見其比乞從縣司行下本學具禮差人敦請赴學特給廚饌待以賓客之禮不惟使生徒觀其言行得以矜式亦庶幾士民向風有所興勸

舉柯翰狀云照對縣學見缺直學一員竊見進士柯翰守道恬退不隨流俗專以講究經旨爲務行年五十疊疊不倦置之學校必能率勵生徒興於義理之學少變奔競薄惡之風欲乞備申使府差補施行

與鍾戶部論虧欠經總制錢書云今執事之洩事數月矣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書

四方之聽未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下執事蓋熹聞之天子憐憫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數下覽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算與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奇贏以就成數又詔遣執事使蜀弛其逋負如前所陳者熹愚竊以爲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有義而取之有名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出御府金錢以償有司是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爲利也明矣而況於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若所謂虧少經總制錢者乎熹以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以天子之愛民如此所宜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媿阿莫

肯自竭盡以助聰明廣恩惠前日之爲戶部者又爲之變符檄急郵傳切責提刑司提刑司下之州州取辦於縣轉以相承急於星火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於賞典意外督趣無所不至此錢既非經賦常入爲民所逋負官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爲定額責使償之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圓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爲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盜鐘掩耳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爲說以誣誤朝廷耳計今天下州縣以此爲號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書

之七八幸其猶有未至於此者則州日月使人持符來逮吏繫治撻擊以必得爲效縣吏不勝其苦日夜相與撼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則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並緣爲姦何所不有是則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爲之地而重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恤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者耶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夫以天子之愛民如此彼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猶一切出捐而無所吝況如此者惟其未知之耳一有言



焉其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是執政任事之臣負天子也執事誠能深察而亟言之使所謂虧欠經總制錢者一日而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而科率之議寢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繩治敢以科率病民者使民得自言尙書省御史臺則昔之嘗爲是者其罪亦無所容矣於以上廣仁厚清靜之風下副四方幽隱之望無使西南徼外巴寶邛笮之民夷獨受賜也豈不休哉

按此三篇皆任同安事未詳何年故附於首卷末

朱子自見延平後卽事卽政直透心理其教士愛民懇學之情藹然流於行墨間此正是就日用著實做工夫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素

也

因說慢令致期謂之賊曰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徧貼云本廳取幾日點追某鄉分稅仰人戶鄉司主人頭知悉只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恕所以人怕潘時舉錄

又曰初任同安主簿縣牒委補試喚吏人問例云預榜曉示令其具檢頗多卽諭以不要如此只用一幅紙寫數榜但云縣學某月某日補試各請知悉臨期吏覆云例當展日又諭以斷不展日王過錄

按舉錄在癸丑過錄在甲寅皆敘同安時政故列於前以見朱子初仕之有綱紀也

丁亥朱子三十八歲

訪張敬夫於長沙

按年譜載丁亥往長沙朱子與南軒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殆因未發之旨未透急於往見講論如此玩前與何叔京書後作中和舊說序自知長沙之行己丑之悟是朱子聖學要緊處也

按語類一百三卷云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軒來某亦赴召至行在語南軒云云是朱子遇南軒於臨安在癸未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素

十月

與曹晉叔云某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子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嶽麓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知向方往往騁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責敬夫不可辭也其父到闕之後言事者數矣其言又皆慷慨勁正近世之所未有聖主聰明無不容納然所憂者一薛居州若得三五人贊助之國事或可扶持也

按共父言事正在丁亥朱子因未透未發之旨聞欽夫



有得於胡氏之學不憚跋涉往來共講明印證好學真切如此所以一二年間恍然有得通辨以為同於陸學其亦何所據耶

奉酬敬夫贈言並以爲別云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其無斃此語期相敦

此朱子別南軒先生於楮州第二詩也中和舊說序云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美

欽夫告子以所聞余亦未之省退而沉思殆忘寢食數語與此詩互相發明其要在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十二句只於發處見本根故從察識端倪下手耳朱子未遇南軒先生格致必入其奧身心不懈其防但未知未發何如太極何如干聖之源何如及與講論沉思乃悟酬酢語默莫非已發而未發本根自在蓋南軒先生得力原從端倪處保積所以朱子亦於此驗未發也其送朱子詩云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弗察體用豈周流此亦可知兩賢所講論者矣南軒先生送張深道詩云良知本易直天機驗所起涵濡自日新日新

乃無礙聖學非空言要領故在此此詩年月雖不可考玩天機驗所起與毫釐有弗察同是察識端倪之旨自丁亥冬至己丑春答張何石范諸書大旨都是如此此是一大關通辨概以為馳心空渺概以為未是定論不胥失之乎

按年譜洪本有云朱子與敬夫論中和幾十年而後定此語恐非知朱子者朱子丁亥八月訪南軒己丑春與蔡季通論次間因疑復玩遺書遂透中和之旨與湖南諸公書昭然可考即南軒答書在壬辰前已信朱子所論中和的確無疑諸說例蒙印可一書亦可考不過二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

美

三年間朱子見透中和體用在我超越南軒之上何得云幾十年而後定乎

朱子聖學考略卷一終

七世姪孫朱孫弗重校刊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卷二

長白高斌東軒訂定 儀封張師載西銘參校

戊子朱子三十九歲

序程氏遺書後云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浸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某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十一

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鈔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

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

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鈔尙眾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俟後之君子云爾又程氏遺書附錄後序云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二

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四月壬子

按年譜程氏遺書成於戊子附錄後序亦紀戊子故前序亦載於此伊川卒於丁亥去此時六十一年非朱子亟爲搜羅輯敘後將散逸愈難用力矣朱子眞程門功臣哉至於主敬立本窮理致知以求得乎先生之心數語實可由是以求其精微嚴密之旨讀者宜盡心焉



與張欽夫書云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耶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三

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枯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枯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

發矣

又與張欽夫書云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一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又曰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

此二書朱子自注非是此時朱子與南軒先生講求未發已發未有領會處也前一書劉念臺先生序爲中和說第一且云說得大意已是但有覺處不可便謂已發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四

此覺性原自渾然原自寂然愚謂朱子自云非是者葢山以爲第一說恐未確程子云有知覺卻是動朱子已發之說未爲非也且朱子所謂幾微之際一有覺焉便爲已發指念之動於事言非謂本體之覺爲已發也向玩此二書朱子自注非是者不知其何以非是忠憲菑山皆取其說亦未爲非及通前後而深味之乃恍然於其故矣前一書朱子與南軒先生論察識端倪以驗未發故返求日用之間卽於感通觸覺者察而存之以貫大本達道之全體而於天命之性尙未契焉第二書亦是此意方往方來來得無窮之說尤覺重看端倪無須



與止息質之與湖南諸公書已發未發說諸說例蒙印  
可書及恆卦艮卦註皆主於靜太極註說靜者常為主  
之語顯然鑿柄不相入始知所謂非是者職此故也且  
前書於萬起萬滅中驗寂然後書於來處驗未發試以  
事物未至思慮未萌時即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  
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數語參之則是非愈了然矣通  
辨敘朱子之學此等書皆不載則清濁未嘗究心於此  
可知戢山學承陽明是以有覺性渾然之說實不知朱  
子察識端倪之學所可惜者忠憲編朱子節要十四卷  
而一卷載人自有生一書與已發未發說等篇類敘略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疏

無分別平湖讀朱隨筆但評云念臺雖知此非朱子定  
論然深有契焉則以與其學合而已高陸兩先生篤信  
朱子皆不詳考朱子察識端倪之學而發明之真有不可  
解者也大抵朱子己丑前以動爲重己丑後敬貫動  
靜而以靜爲本此進學之最要緊最顯明者而與南軒  
先生諸書尤歷歷可考宗朱子者尙其潛心而深味之  
按朱子太極說有靜而常覺動而常止之言答呂寺丞  
有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之言朱子後來得力靜  
而常覺矣戢山覺性渾然之說恐似是而非也  
答張敬夫書云誨諭曲折始不能無疑近深思之偶見得

所以然者輒具陳之以下是否大抵日前所見累書所陳  
者只是儻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  
了卻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  
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腳下工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  
根源傾湫倒海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  
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  
物處但覺羸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  
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  
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  
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本

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  
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此書向疑在四十後今細玩書中前此方往方來之說  
是去前二書不甚遠又玩答石子重書中大化之中自  
有安宅數語正指此書所言則知此書在答石子重前  
矣  
丁亥朱子與南軒週論中和不合蓋爲未喻未發之旨  
故往復問難至於再三前二書未得其要領此書又直  
言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真自道其好學苦衷歷  
歷如見總由心地中必欲體會得未發性體何如未發



中感應已發處何如感應已發適如其未發何如是以孜孜急急求契程門未發之旨此一二年間講論潛思漸有契合實己丑見道之先幾也朱子聖學關鍵全在於此何曾有留心於禪處何曾有同陸學處通辨泥答薛士龍馳心空妙一語遂不詳考此數書忠憲節要一書亦以此書與前後諸篇類敘無有分別平湖云此條所謂主宰未曾明指想必是指心念臺以此爲中和說二而以爲指天命之性則失之矣愚謂平湖之言固是但主宰雖指心言然朱子此時正要從心識性只未契未發氣象偏於動耳惜未發明此意此子每讀朱子書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七

而不勝浩歎也

答張敬夫書云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尙多未爲精切比遺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其未發者皆

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靈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舵而沿洞上下惟意所適豈不易哉始信明道先生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其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歎以爲得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八

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啟鍵直發其私誨論諄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爲謝也但未知高明觀之復以爲何如爾孟子諸說始者猶有齟齬處欲一一條陳以請今復觀之恍然不知所以爲疑矣但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一義熹終疑之蓋善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好有惡者爲性而以好惡以理者爲善則是性外有理而疑於二矣知言於此雖嘗者語然恐孟



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更分裂破也知言雖云爾然亦曰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此不謂之善何以名之哉能勿喪此則無所適而不爲善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善惡名太似多卻此一轉語此愚之所以反覆致疑而不敢已也

細考此書恐亦是浩浩大化自有安宅之見其云讀而驗之無一不合卽舊說序中所云胡氏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與余意合者然雖是舊見亦體驗功深會得全體叠定不似從前在萬起萬滅方往方來中流動矣故與南軒先生講求心理汲汲孜孜將有統會而又與何叔京書云云也至於性不可以善惡名之非則終身辨朱子聖學考略卷二九

之嚴立後世之防矣朱子尊德性功夫後儒多不言開闢錄云朱子尊德性授受於師講明於友久矣豈待至此而始集於靜哉此數語大有見識但朱子尊德性工夫曲折甚長甚密可引證者甚多乃引此二書殊不可解蓋浩浩大化一書朱子自云此立語固有病水到船浮一書前幅明言已發者人心而凡其未發者皆其性也正是中和舊說序與湖南諸公書中所不以為然者此二書皆在己丑前以此爲朱子講明尊德性則疏矣惟朱子尊德性工夫不明於世致起良知家無窮妄議必反復詳究體於身

心方知其所以然前朝一代諸儒無有知朱子尊德性之與旨者予故不得已而辨之

答程允夫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臥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爾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錄且令寫此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密院闕期尙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吏然亦姑任之不能預以爲憂耳又云如良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吾弟試熟味之有疑卻望示諭秋試得失當已決早了此一事亦佳朱子聖學考略卷二十

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按密院秋試數語自在戊子春夏間良齋銘乃南軒先生傳五峰先生之旨從四端入手實體驗過來到大體呈露兢兢業保守事事循其天則良止之妙可得是時兩夫子皆未透未發之中而此銘用功次第直從發見處大可充達而行故朱子深服其超詣有契合得力處卽以此教允夫今讀此銘此書朱子取友何其切也後朱子所造益深透未發之中著四書章句集註南軒先生極其佩服進所未至以臻簡易平實是又皆得力於朱子者也後學可不親師友以求益哉



答石子重書云某自去秋之中走長沙閱月而後至留兩月而後歸在道縲繞又五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諸况適適他無足言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益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游者遂一例學爲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別後當有以揀之胡氏子弟及它門人亦有語此者皆無實得拈槌豎拂幾如說禪矣與文定合下門庭大段相反更無商量處惟欽夫見得表裏通徹舊來習見微有所偏今此相見盡覺釋去儘好商量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七

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卻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工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爲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爲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爲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卻是要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

安宅便是大化卻恐顛預儻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不審高明以爲何如順之留書見做甚至但終有桑門伊蒲塞氣味到家又寄書曰謗釋氏者不須寄來又云不如且棲心淡泊於世少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似此說話皆是大病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說汨亂使人駭懼聞洪适盡取張子韶經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猛獸之下令人寒心熹忽有編摩之命出於意外卽不敢當復聞闕期尙遠遂且拜受然亦不敢久冒空名旦夕便爲計矣

此書云自去秋走長沙又云忽有編摩之命其爲戊子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七

無疑書內深譏順之是桑門伊蒲塞氣味而答順之書既闢資神養真之非又教以看六經語孟及程子文字則朱子是時未嘗絕學捐書也答許順之只看六經語孟云云者爲順之學佛之弊言之亦隨事理會所當然也參互考證答兩家書同出於一時而有不同者因人之教體用之理不得不異故耳南軒明敏朱子尙嫌其太高豈其躬自蹈之敬字之功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之序字字親切又豈屏書冊語言而專事養心者總之居敬窮理朱子原是齊頭做工夫特是時未見到動靜合一之理而大化安宅之說雖有體用未得打成一片由



於日用工夫止以察識端倪爲下手處而涵養之功少也陽明援答叔京書爲晚年定論已非矣通辨既闕其非乃云專求心學早年同陸何不互考此數書而輕立論耶

按此一書最宜詳玩玩湘中學子學爲虛談胡氏子弟門人拈槌豎拂幾如說禪則朱子四十前之闢佛可知矣玩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數語則答南軒先生誨諭曲折書在戊子可知矣玩下學處須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則用功誠正時全要理會性命以達事爲可知矣至其工夫把柄全在以敬爲入門數語一則曰就日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三

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再則曰要見自家主宰處三則曰須就此識得其示人日用處識根本之意深切著明雖未悟未發之旨心統性情之義而其把柄已確有實據所以積學生悟一旦恍然於中和復良卽在此心動靜之間非偶然也通辨不發明此旨以爲四十前學禪同陸而平湖因之其失朱子聖學之精微豈淺鮮哉此書自敬字之說以下凡二百五十八字字字當玩味其云敬中有體察工夫者卽察識端倪之謂蓋察識端倪原是聖門要緊工夫書言惟幾易言研幾孟子言充四端周子言誠幾德皆重幾字必由此察識擴充方得

天機流行此朱子自做工夫而又有得於南軒先生天機驗所起之說也其云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近方見得此意思未打成一片者卽萬化自此流之謂自古聖賢皆內外合一身心相攝必由此打成一片方不爲兩段此朱子自做工夫而又有得於南軒先生日新無蔽之說也自甲申至戊子五年間在察識端倪合行解處用力雖屬已發而未發自在所謂主宰在此把柄在此答何叔京書固原於此己丑之悟亦原於此用功益親所見益明一節進一節耳豈有迷悟之大懸殊而絕不相蒙者哉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四

答何叔京書云熹奉親遺日如昔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論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語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



所及

又答何叔京書云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初夏所至汹汹縣中委以賑糶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欽夫臨川之除薦者意不止此亦係時之消長非人力所能爲也前此拜稟博觀之弊誠不自揆乃蒙見是然來諭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証証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五

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此二書陽明不考年歲載爲晚年定論顛倒已極通辨關之是矣通辨謂此二書專說心學與象山所見不約而同亦有考之未詳者按此二書一云狐鼠雖去指曾覲之出一云饑歉至此指救荒之事自在戊子無疑矣朱子既悟禪學之非當李先生沒後惟恐不得與聞於道一聞南軒之名亟往見焉其所與講求心理者皆是因酬酢處見本根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以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必於日用間體之察之故有與南軒數書可考此是朱子切近用力

處亦朱子求入道而將有得處朱子所謂察於良心發見處者卽就此察識擴充涵養仁義之心耳非如陸子完養精魂之心也特其以已發屬心未發屬性爲稍偏耳及己丑春由疑而悟乃得心貫動靜之理用工次第了然可見至於答叔京二書所謂無間斷處有用工夫處卽答南軒安身立命主宰知覺一源無間乃在於此之意所謂默會諸心以立其本卽答南軒存者存此養者養此之意惟叔京有博觀之弊故以所得告之明道以謝上蔡之多聞博識爲玩物喪志伊川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六

人朱子所言亦因病發藥之教通辨遂執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之語謂與象山同何其疏也

書中默會諸心以立其本卽答石子重敬中體察行解相資打成一片之旨故有不守書冊泥語言之句蓋朱子以察識端倪爲立本與姚江不同平湖乃云此等語易爲姚江之徒所借若因諸公以求程氏三句恐爲姚江所借則可若因良心發見猛省提撕使心不昧正是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之要法亦恐爲姚江所借一概抹盡則大失朱子本旨矣况因諸公以求程氏三句卽爲靠書冊不用功於良心發見者而言亦豈姚江所得借



者乎

按通辨云右答何叔京二書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語言無交涉正與象山所見不約而合平湖與秦定叟書云答何叔京三書正四十以前出入佛老之言兩家說如此流傳海內失朱子聖學次序爲最甚烏可以不辨乎朱子出入佛老止在癸酉前後卽此二十餘年中亦有分別癸酉前未見延平固不免矣既見延平雖知聖學而此心未忘至己卯已看出異學破綻王癸之間窮究四德道理甲申與伯諫書大闢禪非甲申後悔從延平時未透未發之旨故與張何諸君子講求玩味直以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七

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四五年間默會諸心敬中體察只是此意兩家遂以四十前同於象山出入佛老可謂讀書不詳而輕評朱子矣通辨率略若未窺見聖學底蘊平湖潛心朱子極細極密亦何輕信通辨而不詳味遺書乃至此乎試卽其說而辨之其云朱子四十以前出入佛老雖受學延平至此朱子之轉關似有錯己卯後朱子闢佛甚力中和舊說答叔京書與延平之學原不相矛盾其幾微之介在察識端倪而不涵養未發耳況察識端倪是延平之教因南軒而益信而平湖以爲出入佛老與延平矛盾過矣答叔京此二書乃戊子

筆如答子重順之諸書皆在此二書前豈有前已闢佛

而後復好佛之理乎答彼闢佛答此好佛豈朱子之學乎中和舊說序首云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答何叔京孤陋如昨書云孤負教育之恩皆是未遇南軒前卽追憶延平之教而平湖專執答林擇之書謂四十以後始追憶其言此一轉關之說不當於朱子者一也其云答薛士龍書比乃困而自悔至此又朱子之一轉關似亦有錯朱子所謂困而自悔者朱子當延平沒未達未發之旨一困也與季通講論不合再困也自遇南軒以察識端倪爲立本又見程子心是已發之言遂以諸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末

儒所記爲不可信所以有隔幾重公案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數語及其疑而悟始悔其誤認心是已發之差悔其只察識端倪爲下手之偏非悔其答叔京會心立本初無間斷不守書冊泥言語爲出入佛老之失也卽所謂退求之於句讀文義亦是指復取程氏遺書未及數行冰解凍釋因著已發未發說以發明程子之訓以見程子書不可不字句體會而平湖以爲服膺延平反復推尋以究斯理之言獨不思朱子之尋究斯理已非一日乎朱子序延平答問自丁丑至癸未七年中往還書問無非反復推尋以究斯理之教卽上封事以



格物窮理爲先務正是自述其學以告人君平湖乃謂  
答薛士龍時悔答叔京書而服膺尋究之語恐有未當  
況朱子之學先窮理格物後以居敬爲主而窮理格物  
工夫仍益精進不執己見爲是答胡廣仲書言此甚明  
其中曲折先後兩進之故次第井然平湖乃以朱子之  
學一定於悟未發之中之後再定於退求之句讀文義  
之後豈其然哉此又一轉關之說不當於朱子者二也  
要而論之答叔京書由於察識端倪大體莫非已發之  
見斷非出入佛老至答薛士龍書原合求句讀文義謹  
視聽言動齊頭用功此卽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九

旨平湖偏重句讀文義遂謂朱子之學再定於此恐有  
識者自尋朱子立言之意而未便據此以爲確論也平  
湖宗朱子最堅確關象山陽明最精密玩其論敬靜之  
分至善無惡之辨入於毫芒絕不假借眞衛道之嚴而  
薛胡之後之純正者遷嘗恨不得親登其堂而請業焉  
安敢徒尙筆舌輕駁其非但按朱子之學實不如其所  
論又安敢私阿所好而不精考之此遷不得已之苦心  
也夫

答汪尙書云徐倅轉致五月二十七日所賜教帖恭審比  
日暑雨潤溽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之深伏蒙勸行尤荷眷

念熹近拜手啟並申省狀自崇安附遞懇請祠祿不審已  
得徹台聽否熹孤賤無庸學不加進而慙愚日甚與世背  
馳自度不堪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  
以上正君心下起頹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是  
以未敢決然遂爲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既累月  
矣似又未有以大慰區區平昔之望則熹也尙復何望於  
他人而可輒渝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  
有前書之請非獨自爲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  
今承誨飭之勤敢不深體至意然熹愚竊謂明公必欲引  
內其身不若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十

愧其不出也可以無所恨若言不用道不合願踴躍然冒  
利祿而一來前有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愚獨  
何樂乎此而必爲之而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抑  
明公之教熹曰既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矣兩得元履  
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此則明公愛熹之深而所以爲熹  
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雜乎冥冥之中而未知所  
決則姑爲之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  
見容已昭然矣尙何待於既至然後有所未安耶古之君  
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尙恐不能自主况  
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隨



相尋也若熹者又何保其不失耶故熹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矜許固爲大幸若其不遂則熹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人年來多病既不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遠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至彼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指目就職之後遠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顛沛無可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爲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熹亦非必欲祠祿若荒僻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似亦可以藏拙養親但皆無見聞耳窮空已甚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三

若有數月之闕即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爲便也復因徐倅使人拜啟區區底蘊敢盡布之伏惟明公察焉又答汪尙書云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附徐倅書已索言之但不知向託元履致丞相書及申省狀等曾一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以爲欲行其道則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人得爲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耆德舊望服在大僚而紀綱日紊姦倖肆行未有能遏之者又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爲欲榮其身則使熹捐親而仕舍靈龜而觀朶頤隨行逐隊則有持祿之譏叩首信眉則有出位

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凡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胸中往時猶欲以明公卜之是亦未敢決然爲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期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視一魏元履而爲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至若一旦真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爲去就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熹累蒙敦譬固已不敢輒徇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爲幸甚無所復言若猶未也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讒佞屏遠逆耳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熹夫所望於前者猶或可以收之於後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三

又何說之辭哉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熹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而及之與陳丞相云熹昨以愚懇冒瀆威尊似聞鈞慈憐念未許遽就閑退區區感激何可具言實以鄙性蠢愚觸事妄發竊觀近事深恐一旦不能自抑以取罪戾不肖之身非敢自愛誠懼仰負相公手書招徠之意重玷聽言待士之美則其爲罪大矣伏况老親行年七十旁無兼侍尤不欲其至於如此旦夕憂煩幾廢寢食人子之心深所不違是敢再瀝悃誠仰干大造欲乞檢會前狀特與陶鑄嶽廟一次俾得婆娑邱林母子相保遂其麋鹿之性實爲莫大之幸



又答汪尚書云重蒙戒喻令熹審思出處之計苟合於義  
他不必問也熹雖至愚荷蒙公矜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  
如此豈不願奉承一二少答知己之遇然區區之意已具  
前書更望留意反復則有以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  
審矣但恐熹所謂義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  
熹既已申省則今日亦須再得省劄而後敢行但至彼不  
過懇辭而歸他亦無以自效卻慮一旦親見諸公之訑訑  
聲音顏色有不能平所發或至於過甚以自取戾則明公  
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為一言遂其所請之  
為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為去就熹固已略言之矣夫

朱子聖學考略卷十一

畫

朝有闕政幸執侍從臺諫熟視卻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  
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顧  
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譴出之  
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  
調護而聽其所為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  
履為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為進退耳願  
明公思之為熹謝陳公熹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  
罪不患無辭既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請  
斥之亦足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不可  
為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

明公其亦以為然乎頃年陳公在建安明公在蜀郡熹嘗  
獲侍言於陳公竊以為天下之事非兩公不能濟陳公蓋  
不辭也至於今日乃復自憂言事之不效往者則不可諫  
矣來者其亦尚可追乎伏惟明公深達陳公相與亟圖之  
熹之心蓋猶不能無拳拳也承諭旦夕即上告歸之請熹  
竊惑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人望如此其  
不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有肩  
肩往來之譏也愚意卻願明公審思以合於義毋使人失  
望焉則熹之願也

朱子聖學考略卷二

畫

達可行於天下而後出豈肯輕於一往以蹈肩肩往來  
之轍雖陳福公汪聖錫之相知決不受職蓋職之受不  
受原於道之行不行道不行而受職是為官餌也烏可  
哉所以丙申再辭不肯苟就寧受郡路地方之任猶得  
拯濟民生上報君恩不掛名清要虛負陳善責難之義  
甲寅在朝隨事進言期成至治只四十九日不合而歸  
朱子終身出處總是此理也明朝諸儒惟顧端文高忠  
憲出處甚正其餘諸儒淹滯爵祿之中高談性命之奧  
如是而側身儒林斷斷不可矣  
己丑朱子四十歲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五

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辨論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

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所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發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何如

朱子向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遂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故從良心發見著力而自有未發者存所謂大化安宅卽此而在及己丑春悟心貫動靜之理未發已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五

發之體用皆具於此因有此書後來太極圖說四書集註心會身行深造自得而上契孔孟之旨皆由於此是又一大關然則此悟也悟察識端倪之無當於未發而豈悟學佛之非乎傳習道一顛倒誣妄亦豈墮陽明未曾細考耳通辨力扶正學乃以朱子既得本領之日爲馳心空妙之年與陸學同其亦疏矣故特表而正之按朱子己丑之悟見於中和舊說序此書卽序中所云亟以書報欽夫及嘗爲此論者是朱子悟心統性情以涵養本體爲本實自四十歲始良知家執晚年定論之說與宋史晚年指示本體之言遂以爲朱子至晚年方



悟本體取朱子凡言及本體者概目爲晚年已失之矣至宗朱子者竟置此書勿論專主窮理一路卽重言居敬至居敬之功所以涵養未發貫通已發之故無一字發明嗚呼朱子之學晦而不明令良知家得據文執詞敢以窮至事理爲泛涉至謂本體不虛誰任其咎與夫朱子自己丑悟心統性情後從此涵養有答林擇之呂子約吳茂實諸書又懲單指本體類於禪家張皇之態有答呂伯恭傅子淵包敏道輩諸書又數年從此涵養益熟有答陸子靜昨聞丐外一書至六十而愈純矣然則朱子涵養未發之中上承濂溪二程之脈以溯孔孟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庚

者自己丑而大進也既悟未發之中歷三十年居敬窮理克復擴充集義養氣道理飽滿本原堅固盛大透天命至善性體大異乎善亦累心之學者自己丑而更精進也宗朱子者不從此極力探討求其所以立體達用合下不同於良知家之故亦非朱子所望於後學者矣○按自朱子與湖南書後南軒先生取益於朱子者多矣南軒先生只用功於發端擴充而居敬主靜涵養本原之功實得力於朱子此其一南軒先生天資高無物欲纏繞覺得自此擴充則仁在是漸能廣大此是五峰傳授故其教人亦只要依此做去不見辛苦細密曲折

層次自聞朱子講說教人用功亦有階級密境如答胡廣仲季隨周允升陳平甫劉宰潘文叔諸書可見矣此其二以性善爲贊歎之詞善不足以名之之說胡氏主之湖南諸學子宗之自朱子辨其未當南軒先生深以爲然此其三胡子知言南軒先生服膺久矣自與朱子講論窮理益精方能見其所未到擇可疑者共商之以歸於至當此其四他如論仁論論語論政事深入理與究極精微日用工夫愈卑近愈高遠此朱子所謂益深益遠而反就於簡易平實之地者廣仲晦叔輩皆不及也讀兩先生書當於此留意知朱子之取益於南軒者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庚

在己丑以前南軒先生之取益於朱子者在己丑以後前後之說亦大概言之其實互相資助之忱無有已時無有界限兩先生虛心以成其德如此後學可不勉哉庚寅朱子四十一歲

朱子曰舊來失了此物多時今收來尙未便入腔窠但盡此生之力而後已

又曰舊在湖南理會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踐履上是知至下是終之卻不思今只理會箇知未審到何年月方理會終之也是時覺得無安居處常恁地忙又理會動靜以爲理是靜吾身上出來便是動卻不知未發念慮時靜應物



時動靜而理感亦有動動時理安亦有靜初尋得箇動靜意思甚乖然卻一日舊似一日當初看明道答橫渠書自不入也

因看心生道也云不可以湖南之偏而廢此意但當於安靜深固中涵養出此以靜應動湖動靜相涵

又曰應物物與我心中之理本是一物兩無少欠但要我應之爾物心其此理定是靜應者是動

又曰古人唯如此所以其應事敏不失機今人躁擾卻失機

又曰今隨事忽忽是以動應動物交物也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无

又曰以靜應兵家亦言主靜點著便有

此七段楊方錄庚寅所聞

按朱子己丑透悟即著實用涵養工夫如答林擇之前

三書附載於後子直所錄其最顯著者玩哀苦之餘數語是

自家心裏主敬涵養極其專一實見此理不待外求只

就此處見得向來未見底意思從人身上指出此理充

塞二段正前書所云親切要妙處即此知朱子於持敬

中見仁體自然昭明呈露歷歷可驗如此子直所紀前

二段朱子自道向來未曾專用功於本體以示學者後

五段就近日所見親切全在安靜涵養本體以示學者

合觀之朱子自學教人諄諄以涵養本體為主後來無

窮工夫皆基於此二三年間則此二三年間所答之書

門人所錄之語正宜細心潛玩方見朱子立大本曲折

有層次可循而非晚年始悔者也無如攻朱子者概不

詳玩但以言及本體者目為晚年宗朱子者或謂同於

陸學或謂講求文義謂同於陸學者非矣即謂講求文

義亦未盡得不知朱子此時力務涵養講求文義之功

未嘗有輟而其所講求者即其所涵養者處處養本原

即處處明本原如後所載答胡廣仲諸篇總是此旨乃

諱而不言致使近日宗陸王者謂朱子晚年方悔方指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手

本體示及門以尊朱子之詞寓不滿朱子之意是彼之

不滿朱子者實宗朱子者開其隙而不得專責之也子

故力言之庶了然於朱子安靜深固涵養本體之教自

庚寅已然則後世之紛紛有詞不滿於朱子者皆朱子

門外人宜其言之不當矣

理感非已發也理安即未發也理感常如此貫通也理

安決如此貞固也實是一般未發氣象此中消息甚微

密細心體驗要在以靜應而窮理以培之只就此處用

功也

朱子問李先生云存主在這裏仁流動義定體是就心



地用功也答叔京云良心發見猛省提撕贈南軒云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是就發處用功也已丑悟未發庚寅理感理安以靜應之說是就未發處用功也得此安靜深固田地向後日明日充尙有許多功夫在讀朱子書者須反心做去實有如此階級方信得是這樣不然終日批閱自不相入也微哉微哉

家禮成

按年譜朱子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其為一編命曰家禮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聖

人之所以為人者禮也禮之所以為禮者孝弟忠順和義哀敬之心與行也朱子家禮一書有以立本有以達文立本必致其誠篤達文必求其合節誠熟講而勉行之不可以為儀章度數已也自己孝弟忠順和義哀敬之心與行非此無以守之固非此無以發之暢然後知朱子進德之方而因以嘉惠後學倦倦於禮教者此其門徑也夫

答許順之書云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今細觀二書如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勤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事不有

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為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耶聖賢之言無精麤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箇看得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為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開擴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會方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真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為資神養真胡茶自己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聖

之說而已也  
按順之資神養真之言正陸氏完養精神之見朱子再三非之又與石子重言之通辨何不細考此書而遂以為與陸合耶

答張欽夫書云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卻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蓋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



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畫

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某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論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

之功則某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然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靜涵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某前以復爲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畫

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遺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卻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



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某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卻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爲何如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美

此篇是南軒答朱子前書以爲然而朱子又答之如此也前幅發明心性情中和透徹極矣後言敬貫動靜以靜爲本正教人下手涵養處宗朱子者竟將以靜爲本喫緊工夫一概抹過使朱子靜動用功先後之序不明大可慨也

按此書朱子從察識端倪透涵養未發是爲學根本故力言之以定聖學之宗答林擇之書亦同此旨學者當急涵養根本庶立體達用漸漸成德矣至其曲折又有可慮言者學不主敬涵養而專於察識端倪則有忙迫紛擾之病與湖南諸公書已發未發說不可不讀也學

者不主敬存省交用其力而第以察識爲功稍見心性影子便以爲本心之妙在此自陷於擊斝作弄狂妄張皇之病答方賓王此事一過書不可不讀也不能立志見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間但從莊敬持養平做將去必陷於若存若亡徒勞把捉之病答陳超宗書不可不讀也不能集義但從事主敬必陷於昏憤雜擾之病答余正叔敬非其敬書不可不讀也不能窮理但用功把捉必有今日捉住明日不見之病葉味道所錄端的知得之訓不可不讀也是以學者纔知向學未有入處全在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滕德粹鄭子上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美

所錄立志居敬四端下手等語甚詳甚透須實做去方知此中有如許曲折不知曲折只謂涵養可以得力便藏了無志不明不正等弊究不能到主一地位知其曲折不速用涵養工夫終是忙迫紛擾躁急影響此察識端倪未始非用功要著而必以立志居敬爲田地此際立志此際居敬無先後次第朱子與張林兩先生諄諄言之良有以也更有說焉四端是發處立志亦是發處發雖同而不同不可不辨四端因事而發如愛牛入井之類誠有此事一過此用遂息之義若立志真切處此時感觸發動氣象便是主宰便是根本萌芽發生卽夫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考

子所謂志於道後來工夫皆從此始在人爲不遠之復在天爲一陽之復自一陽至六陽天理自此充長聖賢天地之發動在此與愛牛入井不同延平先生云動而生陽不可作喜怒哀樂已發看卽此義也雖然人無二心心之所發果是正理亦無二念但看真切與否如上蔡聞玩物喪志之語面赤汗背固一時因感而動實是志氣感動真切有主宰之義卽根本萌芽發生何可輕看朱子所云不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者謂無主宰但從發處尋討則不可耳且朱子以靜爲主之說原於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極之旨靜不原於中正仁義與虛無者無別篇中懇懇言之蓋以性命之理靜中具足寂然不動之中而間架條理自在斷不以虛無爲靜也當與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參看其曰定曰主曰立皆志爲之惟此志專於中正仁義故未發而知覺不昧已發而品節不差卽不昧不差之際此志卓然統乎性情動靜皆有所主而必有主靜之功然後動中能察不失所主愈了然明白若非從立志居敬窮理集義參觀潛玩反身服行烏知朱子教人從小學做工夫以至成德一以貫通有如此滋味乎彼疏解文義者難語此矣

南軒先生初於發處用功如桂陽學嶽麓書院擴齋等

記答直夫范主簿等書良齋克齋等銘皆是後來見得主敬涵養是喫緊工夫如答呂伯恭胡廣仲喬德瞻劉宰潘文叔等篇自道曲折全在涵養未發主敬立本而主一箴蔡軒石銘尤極親切教人有下手用功處實得力於朱子此書也深體味之乃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考

答胡廣仲云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耳某意竊恐此亦隨人稟賦不同性靜者須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憤欲雜不自知覺終亦必亡而已故程子曰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語至約是眞實下工夫處願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試加意焉當知其不妄矣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眞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者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教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又答胡廣仲云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卻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卻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齋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峰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耶熹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為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峰既推之太過而來諭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卻是近世禪家說話多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堯

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已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為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元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上蔡又論橫渠以禮教人之失故其學至於無傳據二先生所論卻不如是蓋日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據守但譏其說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不如且道敬耳此等處上蔡說皆有病如云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當子文子知言疑義亦已論之矣僭冒不遵深以愧懼但講學之際務求的當不敢含糊不得不盡言耳

又答胡廣仲云須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熹卻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卻性字矣記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為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並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卑

第一書與答擇之論涵養一節同意二書三書亦主涵養而辨知字靜字尤確儒釋之分在此通辨以為同於陸學何其誤也細玩敬貫始終是真實下工夫處全在無失二字自家反求實覺得心體常常兢兢攝通身如有主人在內處處提綱挈領不敢放鬆失馭如此年餘自然得力朱子示人立本之教善明極矣

又答胡廣仲云熹承諭向來為學之病足見高明所進日新之盛一方後學蒙惠厚矣然以熹觀之恐猶有所未盡也蓋不務涵養而專於致知此固前日受病之原而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若但欲守今日之



所知而加涵養之功以補其所不足竊恐終未免夫有病而非所以合內外之道必也盡棄今日之所已知而兩進夫涵養格物之功庶乎其可耳蓋來書所論皆前日致知之所得也而其病有如左方所陳者幸垂聽而圖之

此一段已丑悟後與廣仲論學書所陳凡七條晰理精微正朱子涵養時用功致知之明驗也朱子嘗警學者不可僮侗虛靜黑窅底涵養致趨到那一邊去居敬窮理雖曰相須以居敬為主窮理以光明之直是一事玩平日涵養臨事識得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數語是朱子四十後立大本與緊處即防虛靜流弊非攻朱子者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聖

所知宜其專以道問學目之矣

朱子自己丑悟未發之中是性體即居敬以涵養之蓋不敬則無由理會未發性體即理會得未發性體不常居敬以涵養之依舊散漫去矣然不窮至道理之極於七條中有一不透則含糊疑似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如執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別有無對之善等說必差入虛寂一路無善無惡之說早已開其隙端非所知不精害於涵養之明驗乎故朱子以居敬為聖學之成始成終而格物致知即貫乎始終不可不透頂徹底使渾然無欲之衷有森然條分縷析之理而後涵養致

知用功時渾是理一分殊規模在這裏無有舛謬者也所以答薛士龍書有求之於句讀文義謹之於視聽言動之語殆齊頭用功一定之法蓋朱子此時涵養固不敢放鬆而格致又加精密矣○後書不全載學者當細玩

玩記論性答稿後一篇則知答廣仲論性在壬辰前故序此三書於庚寅辛卯間

答薛士龍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願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竊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聖

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竊知義理之實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遽如許矣

按此書內云孤露餘生自在己丑以後其云馳心空妙者非專指佛學也中和舊說序云舍近求遠厭常喜新即指心為已發性為未發言此書所云馳心空妙亦同此意未免視未發已發有分別非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旨耳惟以此書與舊說序參看字字照合則知馳心空妙原不專指佛學而絕不與陸同也且所云求之句讀文義者實是講明聖賢之書如易本義詩集傳



綱目道理與視聽言動合一以為誠正修齊治平之體用豈如鄭康成陸德明諸公哉兩邊不可看錯方知朱子之學矣

答林擇之云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慄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又答林擇之云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況真能久耶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聖

又答林擇之云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卻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蕩蕩愈無交涉矣

前一書哀苦之餘自在居憂時後二書語意相近故類序於己丑庚寅後此三書是朱子用功切要處學者宜潛心體認

又答林擇之云答熙之仁說甚佳其頗未盡處熹答其書復詳言之仁善於用本於仁當時自不滿意今欲改云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

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卻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先從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耳

此書與答胡廣仲欽夫未發書同旨是朱子因哀苦之餘體認敬字親切要妙悟向來不先涵養而先致知之誤大學或問補主教工夫實原於此此一條後學切不可易視蓋學者自幼不從事小學雖謹飭讀書者亦不免怠慢非痛下工夫整頓數年則此身心怠慢慣了何能堅立得起故必翻然悔悟依立教明倫敬身規矩循循做去使此身嚴肅不惰此心收斂常在方有實地可據其用功利病乃有可言自此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節次進步階級甚明曲折甚多終身無有止境始信朱子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聖

主敬補小學一著真實通始終之金針也

又答林擇之云人生而靜不知如何看靜字亦指未感物而言當此之時此心渾然天理全具所謂中者狀性之體正於此見之但中庸樂記之言有疏密之異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



卻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乃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已發未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紜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屢言之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體所謂和此語爲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學

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云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按此書無年可考玩其語意深信平日涵養未發是當下主宰第一著工夫必未發時有主宰方能安其靜不昏了天性也此書自是己丑悟後語須合乙酉答何叔京書丁亥贈張敬夫詩庚寅楊子直錄參看常李先生沒後思未發之旨而不得汲汲皇皇講求體認遠涉江湖尋求良友二三年間遂悟未發乾坤動靜之理向時

聞見揣度此時見道全體向時忙此時有安居處用功曲折顯然矣又須合後答擇之四段參看蓋能涵養未發則不至若有若亡且涵養中漸漸體出端倪實是已物湛然貞靜之性自復其常而要歸於主敬必能克己復禮始無流弊由此觀之答擇之數書正悟後工夫切實處故姑附焉

又答林擇之云精一之說誠未盡但擇之之說乃是論其已然須見得下工夫底意思乃佳伊川云惟精惟一言專要精一之也如此方有用力處如擇之之說卻不見惟字意思如何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但恐其間言語不能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學

無病其大體莫無可疑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搖動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者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又答林擇之云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



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己物又只如平常底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為學之序也又云涵養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志益固表裏互相發也此語甚佳但所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七

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又云伊川論中真靜二字謂之就常體形容是也然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常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熹常以為靜者性之貞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爾觀此則學者用功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腳處方可省

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爾前此所論敬義即此理也

又答林擇之云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卻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亦與釋老何異上蔡說便又況心慮恍惚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八

此四段年無可考細玩書中語意似皆己丑庚寅後筆第一段云前日中和之說即承為人深切書中所論中和也第二段云豈待察識而後涵養即諸說例蒙印可一書意也第三段與二段一時所答也第四段論主敬工夫極周密從有形象處著力內外交養方不走漏與第二段正相發明即靜貞本體必能主敬始得安固也姑統附之

按此五段朱子全副精神用功涵養實見得未發之中是大本原所在不可有一毫攪擾專一潛心於此平日若有若亡至此而志氣大定有清明氣象平日察識體



驗至此從涵養中一一呈露端倪非復向時動中體察  
平日以動應動至此有立脚處體察亦甚明審平日未  
明性體至此知一性之真湛然虛明本體未嘗不靜朱  
子涵養工夫吐肝膽以示來學如此分明其要歸只在  
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克己復禮處著力學者實下  
主敬工夫處處涵養久之自有大定處有呈露處有立  
脚審幾處有本體湛然處何等親切要妙朱子者諱  
而不言吾不解也

自丁亥以後數年窮理疑悟涵養生熟工夫是朱子後  
數十年功力根本讀朱子書者宜推類玩味反身體佩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完

方知其旨趣也

玩南軒先生文集用力敬靜培植前面一截頗有工夫  
亦自發處透入涵養沉潛者也精一之說一書所云無  
前面一截工夫者想指嶽麓書院記擴齋記且齋銘等  
篇耳

答張敬夫云垂諭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  
今當有一定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裨萬一此見  
臨事而懼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  
興存亡所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況愚昧荒迷之餘其  
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

竭愚慮亦不能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及  
恐以為無事於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  
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讐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  
禮為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讐  
然後為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  
與委之於壑為狐狸所食蠅蚋所嘍無異其義可謂深切  
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  
之義背馳之甚耶又況祖宗陵寢欽廟梓宮往者屢經變  
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  
萬一狡寇出於漢斬張耳之謀以誤我不知何以待之何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辛

以處之熹昨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此決  
無可問為臣子但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益  
盡死於復讐是乃所以為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  
此義存心發為號令則雖瘡痍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  
氣矣何患怨之不報恥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梓宮之  
不復而為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為上論  
此意請罷祈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  
萬一果有如前所陳張耳之說卻無收煞若前日之言未  
盡此意當更論之此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盡之但所  
謂德者當如何而修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謂政事



者當如何而立須一一有實下功夫處愚謂以誠實恭畏忠直講經訓以明義理為之輔凡廷臣之狡險逢迎軟熟趨和者以漸去之凡中外以欺罔刻剝生事受寵者一切廢斥而政令之出必本於中書使近習小人又須審度彼己較時量力定為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說其間設施次第亦當一一子細畫為科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此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為小人邪說所亂不為小利近功所移然後所以向前擔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為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讐敵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聖

不足惜奈宗社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所獻熹幸從遊之久竊觀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見所為文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又正免丁得期反牛羊之說宜播遠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近尤非小失不可不戒必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為事半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為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為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一人言而為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大輕慕仰深切不勝區區過計易矣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

之憂敢以為獻想不罪其僭易也  
又答張敬夫書云今日既為此舉則江淮荆漢當戒嚴以待不知將帥孰為可恃者近年此輩皆以貨賂倚託幽陰而得兵柄漫不以國家軍律為意今日須為上說破此病進退將帥須以公議折中與眾共之則軍不待自練而精財不待自節而裕矣此張皇國威之本不可不早慮也兩淮屯田兩年來措置不知成綸緒否議者紛紛直以為不可固不是議論然亦恐任事者未必忠信可仗其所措畫未必合義理順人心此亦不可不早為之所向見范伯達大條具夫田之說甚詳似可行於曠土便為井地寓兵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聖

漸試詢究其利病均輸之政見上曾及之否此決無益於事徒失人心今時州縣老兄所親見豈有餘贖可剗刷耶閩中之兵春間忽有赴帥司團教指揮七郡勞遣所費不貲然後肯行至彼又無營寨止泊聞極咨怨出不遜語此等舉動誠不可曉憂居窮寂不聞外事接於耳目者僅有此耳一一僭聞幸少留意  
又答張敬夫書云熹嘗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



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卻是成已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是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工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暨至貨利為至戒然後乃可為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壹

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

又答張敬夫書云向者請對之云乃為不得已之計不知天意殷勤既以侍立開盡言之路而聖心鑒納又以講席延造膝之規此豈人謀所及哉竊觀此舉意者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響合之勢甚盛甚盛勉旃旃旃凡平日之所講聞今且親見之矣蓋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學問涵養之力其充盈和平又如此宜乎立談之頃發悟感通曾不旋踵遂定腹心之契真所謂千載之遇也然熹之私計愚竊不勝十寒眾楚之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計此亦無他術但積吾誠意於平日使無食息

之間斷則庶乎其可耳夜直亦嘗宣召否夫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愚竊以為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沉潛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為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為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近看論語舊說其間多此類者比來尊兄固已自覺其非矣然近聞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時識其所以不讓者為何物則可以知仁之義此等議論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壹

又只似舊來氣象殊非聖人本意才如此說便只成釋子作弄精神意思無復儒者腳踏實地功夫矣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戒筵中見講何書愚意孟子一書最切於今日之用然輪日講解未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味究觀聖賢作用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之以上之聰明英睿若如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所投而僥倖之門無自啟矣異時開講如伊川先生所論坐講之禮恐亦當理會也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田之制未能遠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培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諸縣



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道學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救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修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項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畫

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陸宣公論兩稅利害數條事理極於詳備似可採用也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之議久廢不講比來朝廷似稍經意然四方未覩其效而任事者日被進擢不知果能無欺誕否今日財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實邊最為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足因陋就簡則欺誕者易以為姦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卻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為邱井邱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為準畫為一法使通行之邊

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為復古之緒高明幸一思之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其他忠邪得失不敢概舉但政本未清倖門未窒殊未有以見陽復之效願更留意暇日為上一一精言之至於省中職事施行尤切伏想直道而行無所回互不待愚言之及矣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美

是時朱子居家惓惓君民之念旦夕不忘所論立政養民治軍聽言用人之要歸本於人主心術即庚子戊申封事之張本賦稅一條令逐州縣各項金穀總數與支費總數一一清明此量入為出最要緊處屯田是養兵最要緊處施之確有條理者也按綱鑑庚寅召張栻為尚書吏部員外又兼侍講辛卯諫用張說壬辰出知袁州則此書在寅卯間

按朱子答南軒先生四書所以發明論語大學孟子道理則知求之句讀文義當如此用功非僅訓詁也

辛卯朱子四十二歲

朱子聖學考略卷二終

七世姪孫朱孫芬重校刊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卷三

長白高斌東軒訂定 儀封張師載西

壬辰朱子四十三歲

語孟集義序云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有百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問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並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

朱子聖學考略卷三

十

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得其意而又可以並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閒嘗蒐輯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禮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識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

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統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入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溥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

朱子聖學考略卷三

二

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所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向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謂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眾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



論孟註疏如馬季長鄭康成何平叔邢叔明趙邠卿孫  
宗古輩不過解釋文義其於孔孟微旨無有也幸兩程  
夫子以身體之以心會之筆之簡策以教來學又有橫  
渠先生及門諸子為之羽翼然後孔孟微旨燦然明白  
特是諸家之說亦未盡合程子以無失聖賢之本意若  
非朱子反復申明將又有流弊焉嗚呼讀未知孰可為  
孔氏之顏曾一語乃知朱子辨謝呂游楊諸公之差者  
大有苦心在學者誠深味而默會之則其以孔氏之顏  
曾自任也豈得已哉豈得已哉

資治通鑑綱目序云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三

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並上之  
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  
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  
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  
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強不能有以  
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  
書別為義例增損彙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  
外某甲子遇甲子字則未書以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  
別之雖無事依舉要以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  
下大書非正統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  
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  
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而分注以備言  
例而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皆特書之也

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述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  
而見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除而見者有因事  
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  
先生折衷之語今亦使夫歲年之久遠國統之離合辭事  
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  
綱目凡若干卷藏之中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  
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  
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  
昭矣眾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  
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嘿識矣  
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四

壬辰夏四月甲子

按綱目一書朱子雖云兩公之志可以嘿識蓋謙詞也  
表歲以首年者春秋紀年之旨也因年以著統者即魯  
史而推之天下也大書以提要者春秋大書之旨也分  
注以備言者合三傳溫公胡氏及諸先生之語而取其  
粹精斷以至理也夫如是天道人道常理不易大綱眾  
目治戒昭然國家君德之修否政治之得失師儒之興  
廢人才之盛衰皆於是乎見其所以承聖人春秋之  
傳下定萬世君臣之則者嚴而確矣學者不識綱目之  
旨烏可語春秋哉



中和舊說序云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  
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  
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  
告予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一日喟  
然歎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嘿動靜之不同然其大  
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耳自此不復有疑以  
爲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  
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  
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  
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

朱子聖學考略卷三

五

言之問辨之餘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嘿識然亦未  
有不可以告人者今祈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  
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  
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  
謬誤以至於此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  
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  
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  
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  
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爲害之大蓋不  
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

同爲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爲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  
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新其弊乃至  
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輒  
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  
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子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  
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  
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愚讀此序與答薛士龍書其大旨有一一契合者焉序  
言從李先生學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即答薛書  
聞先生君子之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也

朱子聖學考略卷三

六

序言忽近求遠厭常喜新即答薛書之舍近求遠處下  
窺高也序言語嘿動靜之不同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  
發者未嘗發即答薛書之馳心空妙也覺佛之非而未  
盡革固空妙也察識端倪錯認未發之旨亦空妙也癸  
酉以前之空妙指佛言也癸未以前十年之空妙指未  
能盡革不得其術言也已丑以前數年之空妙指未喻  
未發之旨言也其工夫時候各有不同而二篇所指大  
抵如此通辨不細加分別第據馳心空妙一語以爲與  
陸學同所以宗朱子者皆言朱子四十以前出入於佛  
而至是始覺其非也若考與湖南諸公書及此序則知



其不然矣

按此序朱子自序己丑時悟涵養未發為主之故而序中無言及涵養語予由此篇歷考己丑後至壬辰所答書及語類中言涵養處敘之庶知朱子後三十年操存工夫得力在此數年中雖後日與伯恭子澄言缺卻涵養深以為悔亦其所見愈親愈不敢輕信之實學有識者切不可泥後日自誤誤人之語並疑從前皆蹈語言講論而無切己涵養之功也

記論性答稿後云此篇出於定論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累年之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七

以當眾賢心亦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尙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為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真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為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

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為本體靜為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答敬夫書所謂復艮二卦亦本程子之意而擇之疑思慮未萌者是坤卦事不應以復當之予謂此乃易傳所謂無間可容髮處夫思慮未萌者固坤也而曰知覺不昧則復矣此雖未為有失而詞意有未具擇之之疑雖過然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八

其察之亦密矣又所謂周子主靜之說則中正仁義之動靜有未當其位者當云以中對正則正為本以仁配義則義為質乃無病爾此稿中間亦屢有改定處今不能復易因題其後以正其失云

朱子既透未發之旨與湖南諸公往復其說以涵養為主矣而格物窮理尤致其精明者正恐稍有舛錯以致涵養之未當也如胡氏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但以知言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為據其流失不小後來無善無惡無善而至善之說皆淵源於此若不明著其非將體性者必以此種論說發於程子之徒之派雖力剖其



未嘗誰能信其非是而距之惟玩朱子善而未始有惡  
眞而未始有妄主乎靜而涵乎動三語則論性的當無  
過於此而程子性卽理之言昭如日星矣夫朱子於未  
發之性體經幾番體驗而後悟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  
須窮索於未發至善之性體經幾番窮究而實信性之  
至善至眞主靜涵動確不可混惟用力居敬使根本已  
定貫徹始終而又辨別精詳絕無似是之病留於隱微  
之地以滋涵養之累所以直繼周程而無旁蹊捷徑之  
失也若陸王兩家只以養心爲重愈養愈靜愈靜愈空  
並將善字抹殺反以格物爲徇外爲零碎亦其流弊所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九

必至豈知朱子之涵養實爲格物之本而格物之功皆  
所以精其涵養之體無有內外無有兩途者乎此數年  
中居敬窮理已透旨歸而通辨仍以爲同陸其與詆未  
子者無異矣

入朝名臣言行錄成西銘解義成

按年譜載二書成於壬辰

言行錄載名臣事君治身用人愛民理財緝兵之美績  
可爲師範者並間有瑕瑜互見可爲鑑戒者讀之可想  
見諸臣立心制行各有法程不可稍不檢以貽玷又想  
見朱子當日一片公大心胸不因短棄長不善美掩失

眞涵蓋萬象彙集眾材而條理井然矣  
遷往日讀朱子西銘註晝夜玩味不知所自來及讀文  
集語類序聖學考略若有會焉蓋朱子是時其滿腔惻  
隱萬物一體之意實從己心體驗發生不能自己又與  
南軒先生窮究仁說直透仁體卽是天地之帥非有我  
所得私正程子所謂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地位已高者  
故註得親切有味如此不得此消息而欲有見於朱子  
之註其亦難矣

克齋記略云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  
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十

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  
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  
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眾善  
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  
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  
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  
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且聽焉人欲之害  
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  
仁者在是於是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  
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



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嘿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一事之不得於理而無一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與

朱子是時體驗未發之深然有得力所謂欲盡理純者即前答林擇之云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己物也必從涵養中體出端倪方是天機活潑生理藹然本來仁體呈露氣象此仁體原自徹動靜表裏無有間息非克己之盡不能到此地位耳前答子

朱子聖學考略卷三

十一

重不遽作記而有待焉至此實見這仁體故下筆親切此聖學入深時候通辨猶以為同陸而近世儒者信之吾不解矣

癸巳朱子四十四歲

尹和靖言行錄序云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焉者也若和靖尹公先生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其門人馮氏祁氏呂氏記其緒言各為一書某嘗得而伏讀之所以收放心而伐邪氣者幾微之際所助深矣願其記錄之間尚多抵牾

至於人名事跡亦或不同然則其於精微之意豈得無可疑者惜乎其不得親見先生而面質之也書之篇首以告同志其亦熟玩而審取之哉乾道癸巳孟夏初吉

按朱子於程門弟子必講求其學辨別其微如謝氏尹氏詳矣玩幾微之際所助深矣非切己體察能如是乎精微之意豈得無可疑者非析理最精能如是乎後學於勉齋安卿兩先生集不虛心體驗豈能有得於朱子聖學哉

朱子聖學考略卷三

十二

序程氏外書後云右程氏外書十二篇某所序次可繕寫始某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為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概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

按朱子於遺書既訂而序之又訂外書十二篇其於暢潛道錄不能無疑猶必謹存之以備全訓私淑之誠至矣後學於朱子語類未窺其門徑未見其頭面動云記錄之誤亦可謂聖人之言而不知自懼也夫



朱子輯程子遺書有序附錄有序外書有序合三序觀之朱子有功於程門何如哉由後世以溯北宋程門高弟如楊呂謝尹諸君子所集錄或存或亡缺略已甚苟非朱子哀而集之安能使千百年後全帙宛然以開後學心胸而契精微於往昔哉抑不獨此也朱子接聖道之傳實有賴於文集語錄焉自見延平先生之後惟以程子之學爲宗玩味於講習討論之間體驗於躬行心得之實如格物致知之補傳已發未發之與旨復良動靜之微言居敬窮理之交進夾持天理之密詣仁立義行定性兩忘之要歸種種明訓實自程子以入孔孟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五

室其功深而詣極者如歷階以升而躋躋無有已時也若夫纂輯所取既擇其要者附於經書註中又集爲近思錄其餘講說發揮載於語類不一而足使後學讀之如迷津得舟楫如暗室有燈光不啻親聆其教誨者蓋程子之言簡質渾灑不易尋其脈理得朱子反復暢達使其曲折蘊奧源源委委朗然昭明有所循塗而往其嘉惠至教安可以數計也耶此義惟北溪先生敘朱子文首言之諸前輩未嘗及此有志求道者能深有味乎此義而奮然以興法朱子之學程子者以學朱子則不至不得其門而入矣

太極圖傳通書解成

按年譜載二書成於癸巳朱子太極後序二一作於己丑一作於己亥年譜小註列己丑序於癸巳誤矣題太極西銘解後在戊申有云始予作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亦不言成於何時而年譜序西銘解於壬辰敘太極通書解於癸巳者據語類李性傳序也序作於理宗嘉熙戊戌去朱子卒時凡三十九年

中庸集解序略云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尙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五

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凌藉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歧於高毋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



既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遠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為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

朱子所云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戒懼乎不暗不聞之中以踐其實者教人從居敬窮理用功因聖言以反身心自有互相發明處宗朱子者偏重句讀文義使後學讀朱子書專力於訓解檢飭其行誼未為無益至於沉潛戒懼會歸實踐之功無所闡發終覺滋味淺薄沒有歸宿而難於深入持久恐未得朱子之遺意而又安能有以勝彼哉

甲午朱子四十五歲

朱子聖學考略卷三

五

跋古今家祭禮云右古今家祭禮某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為典禮所以制其精神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於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事討論以為一國一家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意然其存於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於無聞因竊蒐輯敘次合為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

本可參校往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板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暢孟馮翊周元陽孟詵徐潤孫日周等僕有錄而未見者尚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并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於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願不美哉淳熙元年五月戊戌

按通典禮書諸種未免太煩朱子家祭禮十六篇必詳略得宜惜不可見矣惟遵家禮參以續通解而酌之以定其儀節然終以不見朱子原本為恨也

答呂伯恭書云伏惟孝履支福已經祥祭追慕何窮然俯

朱子聖學考略卷三

六

就先王之制誠有望於賢者某再辭未報惕息俟命未知所以為計所諭講學克己之功寡多益寡政得恰好此誠至論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功夫學者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論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以力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若曰講習漸明便當痛下克己工夫以踐其實使有以真知其意味之必然不可只如此說過則其言為無病矣昨答敬夫言仁說中有一二段已說破此病近看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吾必謂之學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



於廢學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可謂好學之類乃為聖人之言也

按象山年譜壬辰春伯恭試禮部考官以內難出院本傳云父憂是伯恭祥祭在甲午春後此書正其時也書內云昨答敬夫言仁說是朱子答敬夫論仁說即在此書前也細味論仁說數條朱子窮理之功直入毫芒無有僂侗語使學者讀之自知性中四德統於仁便當下克己工夫以保守此仁其發明孔門求仁伊川性情之旨可謂明且盡而示學者下手為仁工夫亦顯有門徑而無歧途之感矣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七

崇安縣五夫社倉記云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即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為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於縣於府時數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沂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

手就擒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却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為例王公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八

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僕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為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度財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為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與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與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郎珩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



具為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為條約者迎白於公公以為便則為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尙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情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遺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鏽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九

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計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彌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於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為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效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

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淳熙甲午五月

按此記前敘立倉之由後言持久之道一片愛民至情惓惓無已凡讀是篇者皆當深體此意夫社倉是備荒要著合朱子所記觀之其法有四領粟於官加二收息隨時散斂如五夫倉之式一也富而好禮之士能捐米數百石加二收息隨時散斂如金華潘叔度所為二也守令出無碍公廩錢市穀買田隨時散斂並不收息如光澤張侯所為三也富而好禮之士能出穀數千石隨時收斂並不加息如南城吳仲吳倫所為四也統此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十

四法其責在守令與邑之縉紳同心協力四鄉多積至二三萬石可無凶荒流離之虞而縉紳之責尤重焉蓋縉紳在鄉黨中與百姓多是親友獨享豐厚而親友饑餓有人心者豈其忍為若以身行之有愛恤鄉里之心有倡率富民之任有揀擇老成之識有確別窮餓之法有輔佐守令之權視疾病為同患則能愛恤鄉里捐穀米為先聲則能倡率富民引賢德為同志則能揀擇老成察貧富於平時則能確別窮餓秉公心以鎮奸頑則能輔佐守令此五美者惟縉紳是賴更得賢守令主持於上自相與有成矣要之守令者朝廷責其牧養斯民



而縉紳之倡也讀朱子社倉四記而不感動豈有人心者哉

已發未發說云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大概得之特以中即是性赤子之心即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管欲知巧之思故為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三

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日卻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為言又云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功夫初無間斷也但以敬為本爾周子所主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又說敬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功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

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卻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論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按此說是朱子統會程子諸說體驗性體至精至粹之論不可率意以讀者也謹分段而詳解之右據此諸說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三

以下是明未發本體即是心體流行三句指點未發氣象極顯明心體流行者當未發時原是流行的若不流行則斷滅了寂然不動者流行卻是不動玩處字尤指點親切天命之性體段具焉者當此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正是仁義禮智渾然之性全具於中教人當未發時識其處即識此是自己天性切不可作空虛見解即程子所云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義而指點處比程子更明白有可依尋從古先儒未有說得如此透闢者也呂博士以下明呂說互有得失也未發之中以下示人用功保守之法未發之中三句承上言性體如



是當此之時三句教人體會性體如是急宜主敬保守不可疏忽放失通篇喫緊在此三句然亦不是僅騰口舌費筆墨須是日到神到身到心到識到力到守到養到認得此是人禽開放鬆此關便無著手處必刻刻懼刻刻操方是敬以直內工夫也則自此而發二句是指發處說自此二字宜著眼上三句是戒慎恐懼工夫做得箇大地盤大安宅玩自此二字只就戒慎恐懼大地盤大安宅中發念處不違本色可無過差學者必自驗得果有地盤安宅方解自此二字之妙不然倏然而發發亦不省雖省亦畫脂鏤冰也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三

二句承上八句言學道人須有此本領工夫方可進步也自右據諸說至本領工夫是朱子從天命本然說來教人體會性體用工保守實有合下便居敬持志用許多讀書窮理力行工夫方能復安於義理而不妄動之性體勉勉循循以保守之非必待靜坐體會性體而後主敬保守此朱子異於陸學大關頭切不可走錯路也卻於已發之處觀之者六句教人於幾處察識擴充正慎獨切要著全在此處把捉得定方得保守性體此處一差變人為禽如墜深淵如迷鬼窟茫茫蕩蕩無住足處所謂地盤安宅依舊又散失了可懼如此已發之處

差未發之處失無有二處所以要存所以要觀而歸於主敬也故程子於此以下歷引程說言工夫全在主敬周流貫徹初無間斷但以靜為本數語尤寫出戰兢保守天性體段之要無踰於敬靜以復未發性體也向來講論以下朱子自敘於動處用功不免於急迫深以平日涵養為主此真見得主敬必以靜為本非同偶然一悟也程子所謂以下發明程子立言之意而此卻指心體流行而言二句與前已是執心體流行處見一語直契性體不已之旨教人就心會性從寂然流行四字理會得如此氣象則知程子立言而又改正之意和盤托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三

出無有疑議也周子曰以下邇人生本原即是天命於穆不已之妙透到性體來歷處也統而論之先之以未發本體繼之以敬存本體工夫而省察即此而在又繼之以敬貫動靜而以靜為本本體工夫方是合一因言自己所見之偏因言程子改正之故而以無極不容說之義終焉通篇大旨如此不知有當於朱子否予生至愚至拙宗朱子教凡二十餘年不得其門而入雖由中和舊說序考年歲早晚進德之概究難尋其得力處後復玩序文及與湖南諸公答敬夫書已發未發說朱子透徹未發之旨見於此數篇於是日夜體驗屏去邪雜



收心窮理依朱子所言力行做去靜中不敢紛馳動中不敢擾亂方寸之中稍有主宰方信朱子栽培根株之學如此切當向來總未見得徒說敬說誠初不解未發之中爲何物良可歎已如是者又一年幾自信其得於朱子傳心之奧爲不差錯體驗之暇忽自念曰靜中有動動中有靜自是一定準則然而動靜起伏之交復良動止之宜畢竟有些轉換在有些轉換在畢竟不能一手握定隨時隨處無非大本運用進道之幾正在此時無容忽過以致不得定靜於是復取朱子書而玩味之沉思累日恍然有以自信與湖南諸公答敬夫書致中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三

和註先分言動靜用功後言必體立而用行皆是從涵養未發做起而已發未發說直從未發本體指示使人有所領會即就本體緊著主敬工夫使人有所持循入門下手無如此篇從此篇實反之身心自朝至夜兢兢端莊讀書窮理積之之久覺性體時時呈露只在這裏仁義禮智信渾然在這裏如穀種生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在這裏發生如穀種萌芽視聽應酬皆自這裏發動觀物考古皆在這裏分曉真有不用轉換一直做去之妙舉從前日誦日習而不解者今方透得觀面相承亦竊自幸矣嗟乎未發之旨自周子發之兩程夫子

繼之越百餘年朱子會之而著此篇果會得此旨真箇大本在我存在此處存發在此處發存處含得發發處仍是存周子主靜立極無欲則靜虛動直之旨程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旨總統於此朱子答直卿周卿敬甫德久諸書皆發揮於此動靜分合用功皆貫通於此此子所以歎此篇之旨實朱子聖學之樞紐而願舉力而不辭者也予贊至愚至拙幸窺奧義僭爲疏解實愧淺陋因紀朱子聖學次序故錄於篇後云

養觀說云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三

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程子涵養觀已發之旨既見於已發未發說而此說又特提明歸於持敬真是要言不煩學者誠於此二說反復玩味熟讀精思依此實下工夫未有不得其門而入者方知朱子於程子子思中和傳心之妙獨得其宗而



開示後學垂教無窮矣

知言疑義云熹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枯於形雜於氣狃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曠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為一區恐未允當○祖謙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卻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為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考

爾○熹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卻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汨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卻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

知言疑義又云熹按人之為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耶○棫曰論性而曰善不

足以名之誠為未當如元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耳

知言疑義又云熹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似皆有病性無善惡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夫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亦何必為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棫曰心無死生章亦當刪去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考

自康侯先生有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之說五峰先生遂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又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善不足以言之况惡乎由是湖湘學者皆宗其說不以善惡言性幾有性無善惡之意是性學明晦一大關朱子從而疑之發明性之本體實然只是一理更無人欲南軒先生深以為然因有正當以至善名之之答此朱子大有功於五峰先生以救湖湘學者之蔽而南軒幡然從之之為不易得也若心無死生流於輪迴之見而南軒亦深然之其從善虛心千載如接矣○疑義又云聖人下學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



天道變化行乎其中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  
次先橫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  
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纔說灑掃應對便須  
急作精義入神意思像主張惟恐其滯於小也不免  
有病又云以其大者移於小者作日用工夫正是打成  
兩截也按此辨極精朱子是時見得純是天理故即人  
事即天理非造道之深者難知其曲折矣

知言疑義又云熹按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  
觀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  
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三

心求心之間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間  
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之心不可  
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於他處而後從  
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有用功處及  
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其於本淵全體  
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  
其無是理也○栻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爲仁不知  
如何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爲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  
識其體矣則其爲益有所施而亡窮矣然則答爲仁之間  
宜莫如敬而已矣○祖謙曰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

心求心之間卻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  
知其放而求則心在是矣者平時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  
之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  
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  
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是矣若曰於已放之心置  
不復問乃俟其發見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卻似太過  
蓋見牛而不忍殺非此心之發見於他處也又謂所操者  
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  
而識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熹謂二者誠不  
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略於體察與此章之慮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三

正相反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  
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  
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  
此四段朱子因知言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及見牛不  
忍良心之苗裔大有可疑而其商之者也合觀四段則  
必爲仁方能識仁因苗裔識本根不若培其本根而枝  
葉自茂已了然矣南軒論末段處又當參看按吳晦叔  
云若不令省察苗裔便令培壅根本夫苗裔之萌且未  
能知而遽將孰爲根本而培壅哉此亦何異閉目坐禪  
未見真心之發便敢自謂已見性者故胡文定公曉得



敬字便不差也南軒答云不知苗裔固未易培壅根本然根本不培則苗裔恐愈濯濯也此語須兼看大抵涵養之厚則發見必多體察之精則根本愈固未知大體者且據所見自持如知有整衣冠一思慮便整衣冠一思慮此雖未知大體然涵養之意已在其中而於發處加察自然漸覺有功不然都不培壅但欲省察恐膠膠擾擾而知見無由得發也敬以致知之語以字有病不若云居敬致知公字只為學者不曾去源頭體究故看得不是觀元晦亦不是略於省察令人不知有仁字正欲發明仁字如說愛字亦是要人去所以愛上體究但其語不能無偏卻非閉目坐禪之病也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三

細玩此書所答甚確反身體驗實可持循必以培本根為主而體察以謹之充之未知大本者四句與朱子答楊子直一主於敬書答林擇之程子言敬書同意尤初學入門所當依此下手也至觀元晦以下尤能發明朱子微意朱子詳於持養二句非謂體察可略正教人在仁體上用功持養當密也與陸學專主虛靜有天淵之別晦叔乃以為何異於閉目坐禪亦大差矣非南軒孰能闢之哉南軒先生於知苗裔培根本立兼看之訓誠用功要著而未知大體四句正下手實功從此做去合下立志合

下主敬合下謹幾致曲合下窮理力行必有大本可立達道可行庶於已發未發不至有偏亦不遲迴於已發未發既防張皇又防虛寂而徒生擾擾也夫南軒教人切實如此究其進步得力於朱子者不淺當朱子未透未發之旨急往長沙相與講究大有切磋之益但南軒平日原在發處體究不獨朱子諸說例蒙印可一書箴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之有差並答伯崇擇之書皆有益於南軒即其答呂伯恭云某自覺向來於沉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尙未完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為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三

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由此觀之益信南軒得力朱子以用功於涵養者有明微也嗚呼學道深造之功難矣哉亦微矣哉朱張兩先生未相遇之前其用功立志主敬者為何如而其所以立志主敬者猶未免於發處著力及兩相遇兩相勉各自於隱微幽獨之地言貌詞氣之間省驗其疏密檢點其生熟一則曰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一則曰自覺向來於沉潛處少工夫一則曰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一則曰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一則曰敬貫徹動靜以靜為本一則曰愈覺周子主靜有味於是力從敬



靜用功直透天命明德之本然謹幾致曲窮理力行不厭不倦優入聖人之域而不自覺此所以啟孔孟周程之秘奧而立萬世來學之準繩也嗚呼兩先生於已發未發之關如是自學如是教人歷五百餘年其人雖往其書常流行天壤中昭昭如也後來學者防張皇而疏於端倪防虛寂而昧於本體自滋紛擾無所適從亦自不細心讀兩先生書耳豈不大可惜哉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略云如所謂顏子非有樂乎此此本明道筆瓢陋巷非有可樂之說蓋筆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耳若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畫

其所樂固在筆瓢陋巷之外故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求之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為有功也若曾皙言志乃其中心所願而可樂之事其見道分明無所係累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藹然見於詞氣之間明道所謂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指此言之學者欲求曾皙胸懷氣象而舍此以求之亦有沒世而不可得者二子之樂雖同所從言則異今乃以彼之意為之說豈不誤哉又云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且非為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

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全欲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也此解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為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為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輕重而後為之誠使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慤實自盡之意矣大率全其所以生等說自他人言之則可若挾是心以為善已不妥帖况自言之豈不可笑

按此說甚多今載此二條見朱子體認聖人言語必到極處涵養既純窮理又精所以胸中有至樂而無一毫計較之私也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畫

此書當與答曾無疑此君子所為而學一段參看又答張敬夫論仁說云某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著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為發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為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為眾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



此則仁之所以為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及於此乃極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為善而不知其為善之長也卻於已發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為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為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為發見則是但知仁之為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為性也又謂仁之為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為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為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按仁但主愛若其等差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則各有主而不可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與禮智皆無所用矣

答張敬夫又論仁說略云蓋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前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性發於情情根於性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來喻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也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為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為仁之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一字說者仁體須知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細看此語卻是入字裏面帶得仁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耳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

又答張敬夫論仁說云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為何說要之大本既差可勿論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曰知是知此事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元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上蔡所謂

一第 266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版 正內



知覺正謂知寒暖饑飽之類耳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大小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哉今伯達必欲以覺爲仁尊兄既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深淺又未免證成其說非熹之所敢知也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三

此書當與答呂寺丞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數語參看

仁說云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

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眾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三

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詞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子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



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眾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能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物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皆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並記其語作仁說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堯

答呂伯恭書云仁說近再改定此舊稍分明詳密已復錄呈矣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白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元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為務蓋皆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有何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耶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為淺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別得名義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

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摩換東作西耳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卻謂此說正所以為學者向望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者試一思之以為如何

細按仁說一篇前幅仁字根原來歷模樣性情未發已發歷歷分明所舉論語數章包括為仁大要後幅統會論仁數條意義將後來淺陋元空之弊一一說透使學者曉其名義便下切要工夫實造其地庶不負立說垂教之苦心耳蓋朱子已丑前後體認未發氣象以為日用本領立仁之體如此其至矣已前後窮究性中道理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早

以見日用實際致仁之用如此其精力行實踐即貫徹於體認窮究之中故以身立說以身垂教所謂無所不用其極足目俱到者也乃後世學者不體朱子立說垂教之苦心以趨孔門求仁伊川性情之旨在宗陸王者止知靜養至於窮究性中道理則全無工夫任意立言脈絡不分道養得靜定時反覺窮理為析二狗外竟以句讀文義目朱子而不知自陷於廢學之弊並非所以立仁之體在宗朱子者止知名義分明至於涵養未發氣象則欠卻工夫即其克己亦煞用力而氣質嗜欲猶有未盡甚至著意時文以體貼語意推朱子而不知自



陷於章句之弊並非所以致仁之用嗚呼朱子之心別得名義分明正教人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如此說破而兩家猶各執一見以爲後世學者之患惜哉按此書知朱子苦心分別名義望學者從此實下工夫然僅曉名義不盡實功之弊已明明言之所以數年後於切指中更加切指即此書可識其由來矣彼專以名義立教者豈知朱子哉

答呂伯恭曰屈宋唐景之文某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聖

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必闕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才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尙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按朱子讀唐志論韓文曰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

者皆必由是以出也論歐文曰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恐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王氏續經說論韓氏曰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生平意嚮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有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由答伯恭書及此二篇觀之朱子立萬世學子文章之正則肇於此矣夫文所以明道也韓歐之文於道亦間有當而以朱子之言求之素無探討服行細密體驗真實工夫徒即其所見以爲文是以有道文分裂之患學子欲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聖

由此合道文而一之必有所不能蘇氏又不逮遠甚無怪乎後世文章全不根本道理而學脈破壞無所底止惟朱子之文即歷聖相傳之文朱子之道即歷聖相傳之道選數百篇奉以爲主而讀之沉潛反復歷有歲時如某某若干篇可得立志主敬之要如某某若干篇可得窮理之要如某某若干篇可得躬行之要如某某若干篇可得成己成物之全功誦之於口會之於心體之於身施之於事道德仁義之實由此以契其本原檢身居家蒞官之宜由此以正其規矩存而養之擴而大之斯道之全體大用充足飽滿於中則其發見於外者必



有光輝顯著之象自言動威儀以至出處始終之間無非本原之呈露矣由是而筆於簡冊皆所以抒寫其胸中含蓄之蘊文之所行即道之所行道之所在即文之所在道文合一之妙有實喻其所以然者益信朱子之文之道即歷聖相傳之文之道而非韓歐蘇氏之文所可校量尺寸者也文章之正則其在茲乎其在茲乎

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

又答呂子約書云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而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聖

因獻所疑也 朱子未會象山時已知其為禪矣何得謂中年同陸乎又答呂子約云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蓋操之而存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運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

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騶者之相掉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答石子重云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則是孔子所以言心體者乃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聖

惡不可皆謂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為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為哉但子約謂當其存時未及察識而已遷動此則存之未熟而遽欲察識之過昨報其書嘗極論之今錄求教其餘則彼得之已多不必別下語矣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心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堂堂全無私意是則寂然



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卻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者之失也

又答石子重曰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為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耶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病也昨日得叔京書論此殊未快答之如此別紙求教如此言之莫無病否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聖

按答石二書參以答叔京子約書論心體甚細操心功夫甚密其大要在主教存養若不曾實下工夫以至終身不能反情復性徒為章句蕙思一派而已

答何叔京云伏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蓋入而存者固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為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為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真心而於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耶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妄皆為神明不測之妙二者皆胥失之熹向答二公有所不盡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

稍穩當今謹錄呈幸乞指誨然心之體用始終雖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潘君之論則異乎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其父嘗見環溪而環溪者即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歟元翁與蘇黃遊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足據且潘君者又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懇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聖

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為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修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其後所謂立象示人以乾元為主者尤為誑誕無稽大概本不足辨以來教未有定論故略言之又答何叔京云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眾人則



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  
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  
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  
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卻待反本還原  
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卻只是此心但不存便  
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故  
雖舜禹之聖亦以精一為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  
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  
無安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  
之說請更思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三

按朱子答游誠之云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  
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  
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  
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也無不善矣舍則亡  
於是乎有動而無時莫知其鄉也本無一定之時  
亦無一定之處特係只此一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  
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  
無閑處可安頓之意玩答何二書及此書朱子發明心  
體之理使向來蒙翳一旦廓然矣其喫緊處在心固本  
靜入句及非是二心各為一物真妄邪正不可不分數

語夫不知人心靜而不能不動善而亦流於不善則不  
知靜動善惡之所由判不知道心人心非是二心則不  
知變動錯綜之皆出於一心不知真妄邪正之分則不  
知神明不測之當歸於一是無惑乎說之紛紛而日用  
間茫無著手處也惟反復三書知朱子於心體煞用工  
夫透得心體本善只在操存用力則所操者要而推行  
運用自有主矣此朱子四十後窮究心理精密要緊工  
夫讀者不可不著眼

答何二書未詳何年前一書言太極通書甚詳癸己太  
極通書解成故姑附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三

答何叔京云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  
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為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  
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又云人之本心無有  
不仁但既汨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親切方可復得其  
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親切之效之說以今觀之  
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完全之物又卻只說得上一截  
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圓耳若云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  
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  
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復之如此則庶幾近之矣又云天  
命之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性便是理



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待其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即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見矣心妙性情之德妙字是主宰運用之意又云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人欲此問甚緊切竊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自何而有此人欲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又答何叔京云示喻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恨然後致持養之功此意甚善然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吳

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台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來喻必欲先識本根而不言所以識之道恐亦未免成兩截也主於誠者以進為文主於盈者以反為文中間便自有箇恰好處所謂性情之正也此固不離於中和然只喚作中和便說殺了須更玩味進反之間見得一箇恰好處方是識得中和也又云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效也

朱子宗程子主敬以教叔京此聖學宗主也帝王聖賢皆是主敬不主敬從何處入頭不謹於衣冠容貌從何處主敬蓋敬者德之聚平日窮究底義理原在中心能敬則疑聚在這裏故朱子屢以如見如承如臨如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立教正教人從入頭處做工夫此須以身體之尤須以端坐為第一著坐不端莊則心不能豎起植立而行立動臥皆縱肆矣能主敬則身心內外一貫而無間隔不敬以直內而言存養其能不流於空虛乎敬為之主而義已具主於義而敬行二句尤極要約主敬是集義根本窮理又有互相發處不可偏廢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平

此朱子四十後力從主敬做持養工夫讀者當著眼言仁言性言天理人欲之辨有功於子思孟子程子尤大正居敬窮理合一關竅也答何叔京云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修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肅相反誠能莊整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自然莊整肅則放僻邪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功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



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又答何叔京云竊觀尊兄平日容貌之間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為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先生言敬處子細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聖

釋自常見之

又答何叔京云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操其覺者便以為存而於操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且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十八九矣願尊兄以是察之或有取於愚言耳所喻旁搜廣引頗費筋力者亦所未喻義理未明正

須反復鑽研參互考證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正謂此也奈何憚於一時之費力而草草自欺乎

又答何叔京云示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原無間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為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偏無一息之不存故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聖

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愚見如此伏惟試反諸身而察焉有所未安卻望垂教也太極中正仁義之說玩之甚熟此書條暢洞達絕無可疑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括之亦自可盡大抵只要識得上下賓主之辨耳

答楊子直云承喻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勤深所歎仰然鄙意多所未安今且略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託季



通言之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及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壹

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論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竊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喻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熹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以體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其他則季通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虛心求之久當自明不可別生疑慮徒自攪繞也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威儀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握苗助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貳

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耘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叔京來書尙執前說而來喻之云亦似未見內外無間之實故爲此說并以寄叔京而所以答叔京者亦並寫呈幸詳思之卻以見告也  
前二書及此五書皆未詳何年以叔京卒於乙未故載於乙未前  
前二書教叔京從規矩繩墨上守定則制外養中只是  
一事第三書卽叔京所謂操其覺者而明示以主敬卽操之道不可專操其覺者而不加意主敬且不加意



主敬則所謂覺者必有時而昏且散也嗚呼此書之旨亦微矣顯矣且當就此覺處四句朱子以人身乾坤易簡交用之義示後世學者至今五百年無人闡明徒執其知家復垢之說奉為秘訣豈知朱子教人如此親切著明哉蓋就此覺處即乾以易知之知敬以操之即坤以簡能之能敬以守覺則敬中有覺即乾知交於坤而為復覺不離敬則覺中有敬即坤能交於乾而為姤常敬常覺常敬即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至於所以覺所以敬者即學問思辨講明大極中正仁義之理可以得正而無失者朱子指點明白如此何學者漫不

朱子聖學考略卷三

壹

經目而深思之也彼其知家專言知而不從事於敬竊恐一點虛靈無所依附不得不入虛寂一路以尋歸根復命之原況所謂知者止是虛靈之知而非中正仁義之知宜其終陷於精魂之覺而非元亨利貞大明之覺也豈不惜哉第四書及答子直所論敬貫動靜內外辨析極精非過來人不知得半失半之分初主敬者靜時得動時失知得動時失方知得靜時並未得始有味乎朱子之言抉我隱微之弊實體得敬守此心內外卓然始有味乎朱子之言示我周行之路也合五書而身體之旨哉旨哉主敬曲折次第志聖學者細參之

答李伯諫云承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為人而不為己故見得其間一種向外者皆為外事若實有為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

朱子聖學考略卷三

貳

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至於易之為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麤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來喻多所未安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以告  
此書未詳何年與答叔京子直書語意相類故附之  
細玩此書與答叔京子直書著實反身體驗既無遺內  
狗外之病又無是內非外之失有本可據有用可施及  
其久也內外合一隨事隨處皆是功夫皆是道理方是  
自得之而居安資深逢原地位朱子垂教至精切矣後



學可不勉哉

朱子曰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向鶻突為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只是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如顏子約禮事是如此佛氏卻無此段工夫

此事向鶻突者如大化安宅佛說亦相似耳豈有癸未甲申已屢闢佛而向與佛同乎看得分曉者看得心貫動靜涵養省察處處通徹極其分曉非止看得佛之非處分曉而佛之非處分曉在其中矣

問春問所論致知格物便見得一箇是非工夫有依據秋間卻以為太迫切何也朱子曰看來亦有病侵過了正心朱子聖學考略卷三

卷三

誠意地步多只是一敬字好伊川只說敬又所論格物致知多是讀書講學不專如春問所論偏在一邊今若只理會正心誠意端緒性卻有局促之病只是致知格物池錄作讀書講學一又卻似汎濫古人語言自是周浹兼今日學者所謂格物卻無一箇端緒只是尋物去格如宣王因見牛發不忍之心此蓋端緒也便就此擴充直到無一物不被其澤方是致與格只是推致窮格到盡處凡人各有箇見識不可謂他全不知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長知敬其兄以至善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充廣故其見識終只如此須是因此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

見之時且得恭敬涵養有箇端倪發見直是窮格去亦不是鑿空尋事物去格也又曰涵養於未發見之先窮格於已發見之後

細闢此段則知前朝儒者議朱子格物向外之非矣朱子格物直從性情用功其中言局促汎濫端緒涵養窮格皆朱子默默體驗過來以示學者最宜潛玩端倪發見須善看戊午沈莊仲錄此心無時不發見必待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發而後用功則終身無緣有此等時節玩此數語參之知愛知敬是人心生幾時時發見全在時時涵養窮格則生理可以不息而光大矣其要

朱子聖學考略卷三

卷三

緊處在未發見時涵養涵養後則發見必多此根本之當培養也

又曰知愛其親知敬其兄此良心也良心便是明德止是事事各有箇止處如坐如尸立如齋坐立上須得如此方止得又如視思明以下皆止於至善之意大學須自格物入格物從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敬是箇瑩徹底物事今人卻塊坐了相似昏倦要須提撕著提撕便敬昏倦便是肆肆便不敬

問程子云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敬則胸次虛明然後能格物而判其是非朱子曰雖是如此然亦須格物不使



一毫私欲得以為之蔽然後胸次方得虛明只一箇持敬也易得做病若只持敬不時時提撕著亦易以昏困須是提撕才見有私欲底意思來便屏去且謹守著到得復來又屏去時時提撕私意自當去也

此二段當互看格物須從敬入敬亦須格物自是程子正脈方無虧欠

又曰格物二字最好物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去

去

又曰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難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問伊川說萬物皆備於我謂物亦然皆從這裏出去如何朱子曰未須問此枉用功夫且於事上逐件窮看凡接物遇事見得一箇是處積習久自然貫通便真箇見得理一禪者云如桶底脫相似可謂大悟到底不曾曉得才遇事

又卻迷去

又曰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以上廖德明錄

前答林擇之云義理人心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自然發見明著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不太急迫乎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此謂未能識得涵養箇甚似乎相反不知敬是涵養合下便如此故程子云能敬則知此所以無先知得而後涵養之理也到得能敬知此方見得涵養益得力若不知此則涵養亦是空所以未識得涵養箇甚也兩說相需自有次第意味無窮體驗之自見果能見得須實下截斷嚴整工夫蓋截斷嚴整亦是合下便如此而緊中愈緊保守愈固非深入之難喻此意也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本

統玩數段主敬格物須齊頭做必主敬方能窮是非窮是非則主敬不黑滓滓底朱子此時雖未動靜合一已是未發性體豁然呈露事物道理了然心目矣

井田類說云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千



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田已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眾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眾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李

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交守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謂計口發財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虞衡之入也則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

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植於疆畔雞豚狗豕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則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為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序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間膏平旦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李

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



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眾眾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六十四邱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圍街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奎

道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千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芟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牧有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此篇未詳何年朱子講求重農賦稅軍旅教化封建之制皆備於此因五夫倉記而附錄之

舜象典刑說云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之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遺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奎

以為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實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



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刑宮  
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  
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  
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  
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  
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笞肆  
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  
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  
之明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  
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其察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奎

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  
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  
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  
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  
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  
之銜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苦甚慘而語其實則為適  
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惟其情之  
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  
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  
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彼既免於刑而又得

便還鄉里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  
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  
遂其前日之惡而不之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  
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  
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  
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  
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必權衡乎五者  
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嘗通貫乎七者之中此  
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復表裏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奎

至精至密之要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  
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為流為  
贖為鞭為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  
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  
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  
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  
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者則  
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  
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羗之役兵食  
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



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為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為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子料之殆必因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為輕刑之驗殊不知其兇朋黨蘇功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三

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王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為畔臣則姑寬之遺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為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子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得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為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司刑者必讀是篇而身體之使自己之心毫無偏倚又詳察其情合人心合天理合王法而不誤又既得其情而哀矜惻怛不自己其不忍之心方能無愧於己有益

於民無負朱子立說之至意也夫

古史餘論七日始皇紀論封建之不可復其說雖詳而大要直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嘗試考之商周之初大賚所富已皆善人而其土地廣狹隨時合度無尾大外強之患王者世世修德以臨之又皆長久安寧而無倉卒輕搖之變是以諸侯之封皆得傳世長久而不可動非以有故國之助而然也秦至無道決無久存之理正使採公卿之議用淳于越之說并建子弟以為藩屏不過為陳吳劉項魚肉之資雖有故國之助亦豈能以自安也哉至若漢晉之事則或以地廣兵強而逆節萌起或以主昏政亂而骨肉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突

相殘又非以無故國之助而亡也蘇子之考之也其已不詳矣至於又謂後世之封建者舉無根之人寄之吏民之上君臣不親一有變故則將漂卷而去亦與秦之郡縣何異若使秦能寬刑薄賦與民休息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夫以君民不親而有漂卷之患為不異於郡縣是故以封建為賢於郡縣但後世之封建不能如古之封建故其利害無以異於郡縣耳而又必曰以郡縣善而治之猶可以比隆於三代至於封建則固以為不可豈封建則不可以善治而必為郡縣乃可以善治耶若以無根為慮則吾又有以折之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君臣之義



根於性情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故謂之君則知必撫其民謂之民則知必戴其君如夫婦之相合朋友之相求既已聯而比之則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特不慮其不親也如太公之於齊伯禽之於魯豈其有根而康叔之於衛又舍其再世之深警而君之然皆傳世數十衛乃後周數十年而始亡豈必有根而後能久耶至於項羽初起卽戰河北其爲魯公未必嘗一日得臨蒞其民也而其亡也魯人且猶爲之城守不下至聞其死然後乃降以至彭越之於梁張敖之於趙其爲君也亦暫耳而樂布貫高之徒爭爲之死以至漢魏之後則已爲郡縣久矣而牧守有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三

乖戾如此是則不惟其窮理之學未造本原抑其暮年精力亦有所不逮而然也或曰然則爲今之計必封建而後可爲治耶而度其勢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必封建而後可爲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爲心而達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爲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爲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度數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之朝成而暮毀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強大而難制則謀建於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三

三

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曷爲而有弊耶

封建之說先儒論其不能行詳矣然特論其勢非論其理也必明其理之當行與夫勢之不能遽行而待其人而必可行者然後其理方盡朱子雜封建於郡縣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數語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朱子聖學考略卷三終

七世姪孫朱孫弗重校刊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卷四

長白高斌東軒訂定 儀封張師戴西

乙未朱子四十六歲



書近思錄後云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闊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撮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初見其梗概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一

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向讀是篇朱子教人苦心良法雖隔五百餘年如承警咳安敢不盡心力以從事於茲既卒斯編乃究四先生全集依此十四則而求之雖有門徑可尋終覺渾噩難透又從朱子語類所論四先生處反覆推究若有端緒而用力得力未見次第之的確者又從朱子文集語類或問全編沉潛玩味然後得朱子工夫先後始終之序

脩己治人之法全體大用所在而循循勉力焉於是四先生之全體大用顯然明白矣嗚呼朱子所遺諸編乃萬世來學之規矩歟

朱子送呂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

按年譜乙未五月後東萊歸朱子送至信州之鵝湖寺江西陸子壽子靜清江劉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子壽賦詩一章子靜和之既而各持所見不合而罷朱子越二載和之

鵝湖之會朱子已分明冰炭矣象山詩中自謂易簡工夫終久大不知彼所謂易簡正假託易詞以自文其禪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二

學也朱子云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要約得人若先以易簡存心不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旨哉是言也學者不歷許多工夫遽希易簡惟恐心不清淨不直捷不頓悟只保此清虛知覺之體必有暗昧不明遺漏不盡處即能保此已入禪學此象山陷於異端終不悔悟錯認易簡之弊也或曰初學不知收心只向博去豈不雜乎曰朱子教人原不如是大學補主敬工夫中庸註言下學立心之始在為已知謹何嘗不有操要處至用功卻有許多次第如

15 267 丹 寶 日 年 三 書 第 0 反 之 句



學問思辨行都做了方能到易簡地位不入於禪儒釋  
朱陸之分在此切不可錯認易簡字

答張敬夫書云熹窮居如昨無足言者自遠去師友之益  
兀兀度日讀書反己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因循  
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  
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  
聞道聊以拙自脩者若擴充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  
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  
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  
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懷然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三

度日惟恐有息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  
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  
做一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  
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  
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  
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  
了直是意味深長也陽明探入大學中庸章句緣此略脩  
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  
一本未暇脫稿孟子則方欲為之而日力未及也此下有  
一段文字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  
不盡載

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  
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其自信太  
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通辨三弊陽明甚詳猶有未盡者中言易一段正是  
講求經義之學與陸不同處前段言慎獨毋自欺切近  
分明者正朱子涵養省察用功處如答林擇之廖子晦  
書皆發明此理極親切極有樞柄之功候朱子慎獨誠  
意兢兢業業象山以收拾精神為主而託於慎獨誠意  
朱陸不同之根原實於此分水炭陽明截去後幅通辨  
亦無發明失其旨矣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四

按子壽兄弟數語自在初會通辨序於乙未故因之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朱子曰本無先後如乾之元亨  
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至於主靜是以正與  
義為體中與仁為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  
人說話也須是先沉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沉默中便有箇  
言語底意思  
靜中有物如何朱子曰有聞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問  
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二段金去偽錄  
按象山年譜陸以朱子教人為支離觀此二條朱子教



人豈非以立本為要哉

丙申朱子四十七歲

答呂伯恭書云某正初復至邵武遇走富沙上崇安四旬而後歸將為婺源之行未及而韓丈召還極欲一到三衢與汪丈之喪而未知所以為決旦夕上道徐思其宜耳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誠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誠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遺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五

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詞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季通行計久未能辦旦夕或同過婺源然後入制明儒郝仲輿輩議本義主卜筮為非夫本義主卜筮者豈每事必問以下吉凶哉如此書所云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推之於事自王公至民庶所以

修身治國皆有可用者方是本義卜筮之旨則知朱子脩身治國或用乾健或用坤順或用離明或用坎孚或用震動或用巽權或用兌說或用艮止或其人可比與否或其時可辟與否或其事當決與否或其位當舍與否此便是卜筮豈非聖學實功乎不知朱子主卜筮之精義而遽以為非多見其不知量也此書在朱子丙申往婺源時

又答伯恭書云昨承遺訪幸數日欵誨論開警良多某十二日早達婺源乍到一番人事冗擾所不能免更一兩日過走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六

弊推類以求厥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殆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此朱子自做工夫覺得少涵養與季通講論而有悟不因子靜而後知非如近日諸賢頓悟一言已明指子靜之非有同冰炭而陽明載之定論何不細味此言耶細玩答呂伯恭昨承遺訪一書末有近思錄數語又有精義或以屬景望數語精義成於壬辰近思錄成於乙



未此書當在乙未後陸稼書云此條似卽中和舊說序內所指愚意若有不同焉按中和舊說序云乾道己丑春與季通辨論之餘年譜云淳熙三年丙申二月如婺源蔡元定從一序一譜各有年歲可考己丑與季通辨論之所悟者言心是已發之非也丙申與季通講論之所悟者言講說強探之非也雖答張敬夫與湖南諸公二書亦言少涵養其意以少涵養由於認心是已發止知察識端倪此則直言少涵養又有工夫次第與時俱進之驗且篇首昨承遠訪至與季通講論云云皆是一直說下之詞非推原往日指己丑春之所悟安可以意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七

爲混同耶其云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正指象山諸人在旣會鵝湖之後自是兩次講論由此觀之朱子用力涵養得力於自己省悟之深又得力於蔡子講論之詳初非因象山也朱子與蔡子講論處必有微言精義蔡仲節沉曰獨念先師又有親自刪定與先大父西山講論之語及性與天道之妙名曰翁季錄者久未得出以流行於世倘是書得傳亦朱子不同於象山之

一證而竟泯沒不深可惜哉  
敬齋箴云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戰戰兢兢罔敢或替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旣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按年譜序此箴於丙申二月如婺源之下云時朱子與鄉人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因載敬齋箴又按南軒集二十卷答朱子來書披玩書云敬齋箴當書之坐右以此考之年譜所序可信矣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八

持敬工夫入德之門也他家極力發揮不如此箴周遍身心體用動靜表裏無一不到而斷續之微邪正之幾辨別分明循序而行操之有要發之有源日用起居嘿嘿體驗皆有行程去處方知成終成始之妙實在於此雜書記疑云偶得雜書一編不知何人所記意其或出於吾黨而於鄙意不能無所疑也懼其流傳久遠上累師門因竊識之以俟君子考焉淳熙丙申三月乙卯

按雜書所記如傳己心人本無思慮公本來還有儒佛否等語顯非程子平日立言之旨若非朱子細心辨別誰知其爲假託者是衛道之極功也至上累師門則



私淑虛懷又昭如日月彼象山高視闊步輕忽先儒之概真聖門所宜擯斥者矣

答韓尚書云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然竊妄意此必尚書文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文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疏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九

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詔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憫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閑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迫蹙之慮矣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疏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

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尙多今若不辭而漫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齎馭縱輿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十

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頹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生平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



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忽忽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昇祠官之秩其於出令之體亦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藥之哉瞻望門墻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與龔參政云熹衰陋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旨祇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熹之願也抑又有以聞於下執事者熹自幼愚昧本無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十一

宦情既長稍知爲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懔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久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羣而入逐隊而趨耶則盛明之世多士盈庭所少者非熹等輩也使之強顏苟祿以肥妻子耶則熹於饑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竊料非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

以爲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熹殺身之無補而反得罪於天下也意迫情切言不及究伏紙隕越

戊子之辭託於視元履爲去就茲二書直自道其不可仕而勁直不屈之義婉轉中自然流露後十八年出處大概只在此二書曲曲寫盡矣

復齋記云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復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惟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十二

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其不以此歟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於子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於壁庶乎有以自在之而不忘也子不敢辭而請其所名之意仲本則語子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



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願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反牽於外而亦眩於內今也概掃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温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真積力久而於語嘿動靜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為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子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曰僕之言未有以進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弊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

朱子聖學考略卷四

七

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又有以自新也

朱子自己丑透心貫動靜分寸積累尙覺涵養工少故有與呂張二書復齋記作於丙申十月已透得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博約明誠兩進交養此又是一進境

丁酉朱子四十八歲

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按續集答黃直卿書云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卻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卻誤人也陽明著晚年定論敘此書於首通辨云此是說教人定本朱子嘗言教人有定本正同此陽明不得假借以為悔集註諸書之證誠哉是言也其云可且與說出正意者與人說

朱子聖學考略卷四

七

正意也令其寬心玩味者令受教之人玩味也未可便令云云者未可以同異纖密教人也恐其意思云云者恐學者促迫不得長進也將來見得大意云云者學者能見得大意直卿可略舉節目以教之也不可苟避云云者欲直卿改其誤不可執向來定本以致教人之誤也細玩文義顯然主教人定本說愚故因通辨之說而解之陽明何得以為悔集註耶況論孟集註雖成於丁酉後來改定甚多年譜行狀鑿鑿可考即以續集答黃直卿者言之云諸經舊說皆看得一過其間亦有改定處一云近卻改得論語中兩三段如葉公子路曾皙



之志如知我其天之類頗勝舊本且夕錄去一云彭子壽初亦疑中庸首章近得書卻云已釋然矣方知章句之說爲有功也一云大學中庸集註中及大學或問改字附去可子細看過依此改定令寫但中庸或問改未得了爲悵耳以上數書考之集註章句或問朱子再三改定命直卿玩味陽明其忽略而未之審耶且此卷中又云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惟有琴張曾皙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朱子與直卿痛斥象山如此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去

陽明乃據向來定本之誤一語遂以集註或問之類指爲中年未定之說思改定而未及者何不詳味文義細檢諸書而輕議先儒也

按朱子答張元德云論孟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功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適處參攷集註更有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玩此是指初出者爲未定後來改定者即非未定陽明概指爲未定舛矣又按語類一百十六卷云朱子曰某所解語孟和訓詁註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爲咀嚼過此書某自三十

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此段是曾祖道丁巳錄朱子年六十八猶加改定益信陽明未及改正之爲輕言也

論語或問曰謝氏正與程子說中或人所問由孝弟可以至仁者相似而反乎程子之說者也但其意不主乎爲仁而主乎知仁比之或說其失益遠耳蓋其平日論仁嘗以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但能識此活物乃爲知仁而後可以加操存踐履之功不能識此則雖躬行力踐極於純熟而終未足以爲仁也夫謂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可矣必識此然後可以爲仁則其爲說之誤也其誤如此故其於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去

旁引四條者皆有若不知仁則但爲某事而已之說而又以孝弟特爲近仁而非仁也夫四條者皆所以求仁之術謂之非仁猶可也若孝弟固爲仁之發而最親者如木之根如水之源豈可謂根近木而非木源近水而非水哉其曰以事親從兄充之則何往而非仁又以不好犯上作亂特爲閭巷之人由而不知之事必其深念自省而有以察夫事親從兄之時之心然後爲知仁皆此意也夫曰由孝弟充之而後爲仁則是孝弟非仁必其識此活物而充之然後爲仁也故又以爲閭巷之人徒能謹於事親從兄而不識其爲活物則終不可以入道必其潛聽默伺於事親



從兄之時幸而得其所謂活物者然後可以為知仁也然直曰知仁而不曰為仁則又并與其擴充之云者而忘矣必如其說則是方其事親從兄之際又以一心察此一心而求議夫活物其所重者乃在乎活物而不在乎父兄其所以事而從之特以求夫活物而初非以為吾事之當然也此蓋源於佛學之餘習而非聖門之本意觀其論此而呂進伯以為猶釋氏之所謂禪彼乃欣然受之而不辭則可見矣又所謂人心之不偽莫如事親從兄者亦非是有子之意乃論其當然之要非論其偽不偽也且若專以孝弟為不偽則五常百行豈皆出於人為之偽耶曰然則程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七

子之論手足頑痺為不仁者奈何曰是固所謂愛之理者與謝氏活者之說相似而其所以用力者不同學者不可不察也蓋人能事親而孝從兄而弟則是吾之所謂愛之理者常存不息而為仁之本於此乎在也事親而不知所謂孝從兄而不知所謂弟則是吾之本心頑然不仁而應乎事者皆不得其當如手足之痺頑矣仁與不仁皆必責之踐履之實非若謝氏反因孝弟以求活物幸其瞥然見之而遂以為得仁也

按上蔡先生程門高弟子於其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皆深服其精當獨

於活者為仁一語闢之如此其嚴者何也蓋活者為仁識此活物乃知為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程子能敬則知此公而以人體之二語是求仁實功上蔡不教人從敬公處實下手而曰知曰識則潛思默聽瞥然見之之病皆自此出將走入驚怪恍惚一路迄無實得此朱子力防而辨之之意也然則求仁之實功奈何朱子固已言之而人不自省耳其曰事親孝事兄弟則吾所謂愛之理者常存不息而為仁之本於此乎在此數語親切指示只要人小心翼翼公平無私以身體之自有實地如欲求仁而徒曰知曰識則不免於潛伺默聽瞥然見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六

之之病如懲此病而求之文義講論之間不求之躬行實踐之地則又大失朱子之意而無得於仁矣旨哉朱子答吳晦叔溫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一書乃教學者求仁之要安可不身體而心會之耶孟子或問曰范氏諸說皆善但以齊王不能推其所為不能舉斯心加諸彼則孟子此言正謂推近及遠者發以明齊王能遠遺近之失欲其於此深識其本而善推之非欲其反推愛物之心以及於仁民也其曰心有輕重長短而又曰當以心為權度試稱量之語若有病然輕重長短之當然固本心之正理其為權度而稱量之者亦以此心之



用而反求之耳又曰此心之發固當密察存養而擴充之矣然其明暗通塞之幾乃存乎平日所以涵養之厚薄若曰必待其發見之已然而後始用力焉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學者為無所用其力可乎

或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陵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能重禮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九

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

朱子曰呂氏之論明善誠身皆有所未盡其於明善直以為凡在我者皆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殊不知天下事物之理皆有所謂善要當明其當然而識其所以然使吾心曉然真知善之為善而不可不為是乃所謂明善者若曰知在我者之所從來而已則恐其狹而未究於理也其於誠身直以為知有是善於吾身而已是亦未知孟子所謂誠身正謂心思言行之間能實見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也

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胸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判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為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大概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啟手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十

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則一章之旨略可見矣又曰游氏於此章首尾次序大意甚有條理而其所以為說則皆老佛之餘也如曰心之地無餘蘊而性之本體見者如曰守靜復本內視反聽致一致專者豈儒者之言而孟子之旨乎曰然則存心養性儒者之說可得聞乎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以此推之則儒者異端之辨明矣曰然則心之為物與其盡之之方奈何曰由窮理致知積累其功以至於盡心則心之體用在我不必先事揣摩著意想象而別求所以盡之也



或問四章之說曰萬物皆備之說程子至矣蓋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反身而誠則張子無不慊於心作德曰休實到實有之說為實若不實之處心行事之實而但欲反心以求眾理而想象安排使其備於此焉則將何所據以為實而其為心亦已勞矣尚何樂之可言哉若程子云學者先須識仁一條則其說高矣非所謂盡心知性不假存養者不能及也其諸程子自道其所以入德之由乎雖非學者之所及然玩而繹之其所以發人者亦深矣楊氏

朱子聖學考略卷四

圭

之說正是想象安排之病

按朱子己丑前用功識端倪己丑後用功涵養非不教人識端倪也欲人平日涵養本原於端倪處深識其本而善推之即由其惻隱知其有仁之旨豈欲人就端倪上推就端倪上玩弄乎或曰既養之而又識之仍犯尋求捕捉之病矣曰非也朱子云於此深識者是動時幾也是於動時體會本原也與存時尋求捕捉者大不同若以此例彼仍不知涵養省察地頭工夫則其為門外漢可知烏足與言此中微密之旨乎  
知性善與論呂氏條當參看不知性善安能立大本也

只知在我者未免於狹也此段道理格物或問已說透要當以知性善主忠信為本而窮究事物之理以盡明善之量焉

存心養性反身強恕之學朱子只教人氣不逐物常守至正事必順理不害本然與張子實到實有之說同最關守靜內視想象安排等見故於游楊之說再三申明焉後學須實從此用功方知朱子為人深切

十月周易本義成

讀此一書朱子主卜筮非世俗所云也玩一卦一爻即如身處其地值其事務窮其理使吾一身言行以至制

朱子聖學考略卷四

圭

事治人各有準則所謂日用之實在此即左氏所載周禮卜人所掌無非根於道理以善其日用行事故本義一書所以補易傳之不逮教人有規矩者也象山語錄云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說次日對學者誦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聖人贊易卻只是箇簡易字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願學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昨日來道甚規矩象山以意氣侮先賢以已見解聖



經不讀易傳以詳盡事理遠趨易簡直容易苟簡耳與  
朱子本義尊崇易傳之旨大懸殊矣陸說之害不重可  
憂哉

本義成丁酉在啟蒙前亦不可拘本義註云說見啟蒙  
者再三言之則本義修改又在啟蒙後按答孫敬甫云  
易傳初以未成不敢出一段則本義成在甲寅後如論  
孟集註亦成於丁酉後多更定今姑依年譜序列耳

詩傳序云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  
能有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筆

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  
能已焉此詩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  
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  
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足  
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  
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  
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  
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  
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  
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

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  
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  
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  
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  
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  
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  
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  
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  
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  
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筆

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  
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  
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  
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  
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  
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  
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  
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  
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日本之二南以求  
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



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風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機樞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後世讀詩各有意見如鄭氏通志序論天籟郝氏京山論趣旨雖有可取皆無切於身心反以儒生論義不論聲為非此詩教之日遠於孔曾也孔子思無邪曾子戰戰兢兢之訓是何等切於身心乃後儒以詞章之說混雜之不深可慨哉惟朱子直從人心性情之原指示親

朱子聖學考略卷四

五

切以教來學學者誠能遵孔曾之訓以立其本而於朱子所謂求其端盡其變大其規要其止者一一從自己性情隱微念慮倫物行事處實體驗如何是求其端盡其變如何是大其規要其止皆有路可行有門可入有宅可居乃信朱子教人學詩之法真孔曾之正傳而非後世論詩家所能窺其萬一也夫

聖人往矣經籍具在聖人傳心之書也秦漢後習經者非無專家轉相授受第詳訓詁解文義其書散逸不傳董揚繁露太元法言又只自言己意與經書本旨無當若王輔嗣注易孔安國注書毛萇公注詩鄭康成箋詩

禮杜元凱注春秋何平叔注論語趙臺卿注孟子辭略意淺鮮有發明即孔仲達之正義邢叔明孫宗古之疏雖勞精力費詞說亦只考據詳核句解顯明而止求其造乎淵源入乎精密則無之矣是以聖人作經傳心之旨所以體天地造化之原而措之民物事業之實者晦而不明塞而不通然則前聖之有待於後聖者豈不亟哉周子崛起兩程子嗣興著太極通書易傳論孟精義等書深得聖人本旨又不及百年而流傳失真幾致擾亂幸朱子出註四書易詩而書禮春秋雖未成編各有論說又注太極通書訂其訛偽敘兩程子經說遺書

朱子聖學考略卷四

六

然後聖人作經傳心之旨晦而復明塞而復通如日麗天如河行地始歎服朱子之繼周程而注釋經書孜孜不倦者大有不得已之苦衷也嗚呼後人讀朱子注釋之書習以為常不知關係聖經如此近世名公卿尚以漢儒反經而經存宋儒解經而經亡立論其亦妄矣令周程後若無朱子極力闡明歸於一是將博雜之家如止齋同父空虛之派如子韶象山各執異說簧鼓其間前有漢魏浮淺之詞後有宋儒雜空之論攪擾紛紜蕪蕪莫辨雖有周程諸書亦僅若隱若現既不獲明然獨行又有贗本參錯混淆竊恐後世有志之士聰明易惑



思慮若迷欲求聖人作經傳心之旨無由識其門徑而終身無聞道之日矣以此思之朱子注釋之書其所以關係聖經之明晦通塞而傳繼往開來之統者為何如安可日讀其書而不原其心之維持如此其切不知其功之勤勞如此其大也哉

戊戌朱子四十九歲

跋范文正公家書云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七

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知也友人陳君明仲為侯官幸得公此帖刻置坐隅以自觀省而以其墨本見寄某蓋三復焉而深贊其言之近指之遠敢書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淳熙戊戌季夏閏月

文正公之訓以莫營私利立本與同官商量祭鄉親興販應物愈淺近愈切實情詞肫懇溢於言外朱子表章以為有官者法而推本於先憂後樂之心信哉朱子是時雖在缺畝豈能一日忘天下之憂樂哉

己亥朱子五十歲

建陽學藏書記云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記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轉相授受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七

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積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豈可舍是而不觀哉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書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為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為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耆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贖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



所誦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既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者亦當得書也抑予猶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為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  
己亥二月

按是記朱子斥科舉之業無當於聖賢之學明矣後世評選時文實之朱子不得列於學官無疑而乃以評語明朱子之學其亦未讀是記而深思之也

朱子聖學考略卷四

堯

再定太極通書後序略曰先生之學之與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子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淳熙己亥五月

按朱子訂周子書正其舛訛者有四一以太極圖說置於通書之後為卒章致序次顛倒使讀者不知通書即以發明圖說之旨而特據潘本正之一以通書各章有

目傳本乃削去之使讀者不曉其旨而特據潘本復之一以易說兩本皆假託一辨其卦說本於陳忠肅所著一辨其繫詞狙公罔眾狙之非一以朱子發謂此圖傳自陳搏種放穆修而辨其非種穆所及凡此四說其有功於周子豈淺鮮哉若非朱子特識嚴辨破似是亂真之弊以復其舊不獨易說駁雜支離之語混擾不清即顛倒次序削去章目流傳日久後人既無從知通書即以發明圖說之旨而通書各章又豈易窮其蘊與如是之廣大而精微乎況有子發之論後人將以種穆之學視之又安知為宋代理學之原而定之以中正仁義主

朱子聖學考略卷四

舜

靜立極之教實有所以開兩程大儒之脈乎試會觀朱子兩序如是以訂之辨之而且註之又有語類所載以發明之然後周子聖學大明於世讀者慎毋易視而深究其所自來則必知所以自淑矣

朱子於太極通書既有註讀語類所載精要語知朱子之學周子者深矣其論太極動靜曰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又曰既有理便有氣既有氣則理又在氣之中其論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曰只理之定體便是又曰只是那一箇定理在其中截然不相侵犯然其中又各有動靜如惻隱是動仁是靜豈



惡是動義是靜又曰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恐只管靜去與事不交涉卻云敬則自虛靜須如此做工夫又曰大抵以靜為主如禮先而樂後其論誠幾德曰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識其是非其初有毫忽之微至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自己不得其論動靜曰神之爲物自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又曰靜者爲主故以蒙艮終云其論聖學曰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靜其論蒙艮曰止所當止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三

全是天理更無人欲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只見道理其他精語不可勝舉朱子學周子者如此反身實體所以日用之間只有此心天理主宰發見直造聖人之域而又語學者使知從入門徑其望後學誠心至今躍躍紙上後人讀朱子書能如是反身實體則可與入德矣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云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未有臻此理者而其實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

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己亥十月

按是記見朱子窮究先儒書到極至處總不離生民日用之常未有一語涉於元虛此便是格物與陸王從入之途分明不同後人讀朱子此記須合答黃直卿所論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三

太極書參看實通太極於心實有太極於身體驗自己仁義禮智渾然燦然之性的的是太極在這裏凡視聽言動行持坐臥無非吾心太極運用眼前天地萬物化育流行無不與吾心太極契會向時不能有今實實有了向時不能見今實實見了雖不能與造化融會無間而此中生生之趣實有合內外之妙方是復而執之之實地有可居有可資有逢原之樂也若只通文義不理會如何是太極如何是復而執之之實雖說得通暢條達亦是紙上空言與己何有不惟失朱子立教之深心反爲宗陸王者所藉口而鄙笑矣



知南康榜文云當職久以疾病退伏里閭比蒙聖恩假守茲土懇辭不獲扶曳而來到任之初伏自惟念聖天子所以搜揚幽隱付畀民社之意固將使之宣明教化寬恤民力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願雖不能其敢不勉今有合行詢訪勸諭事件下項

一本軍土瘠民稀役煩稅重前後長吏非不欲多方措置寬恤民力實緣上供官物既已浩瀚軍用所資亦復不少只得逐急了辦目前更無餘力可以議此是致民力日困無復安土樂生之心深可哀憐安忍坐視今恐管下士人父老僧道軍民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原次第合作如何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畫

措置可以寬恤並請子細開具著實事狀不拘早晚赴軍披陳切待面加詢問審實相度多方措置庶幾戶口歲增家給人足有以仰副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

一本軍民俗號稱淳厚廷少諍訟獄少係囚及按圖經前代有太中大夫司馬壽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宜春縣令熊仁瞻皆以孝行顯名及至國初又有義門洪氏亦以累世義居殘婦陳氏守節不嫁遂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官資旌表門閭蠲除徭役此足見其風俗之美非他郡之所及又況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加敦勸是致頽靡日陷偷薄今請管下

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間或因事反覆丁寧使後生子弟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風俗之美不愧古人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意一本軍背負羗廬前據彭蠡地勢雄秀甲於東南禹跡所經太史所遊有聖賢之遺風下逮東晉陶氏則長沙靖節祖孫相望爰及聖朝劉氏則屯田祕丞父子相繼皆有德業著在丹青宜其風聲氣俗猶有存者後來之秀接踵比肩而比年以來士風衰弊而學校養士不過三十大比應書人數亦少雖講道修身之士或未必肯遊學校入場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畫

屋然詢於物論以求物外之英豪則亦未聞卓然有可稱良由長民之吏未嘗加意使里閭後生無所從學以至於此今請鄉黨父兄各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來入學陪廚待補聽講供課本軍亦一面多方措置增置學糧當職公務之餘亦當時時詣學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多方誘掖庶幾長材秀民為時而出有以仰副聖天子長育人材之意

右出榜星子都昌建昌縣并市曹曉諭管下士民父老等請詳前項事理逐一遵稟仰副聖朝愛民教化之美意并牒三縣照會及別給印榜每縣各一百道委巡尉分下鄉



村張掛不得隱匿并牒軍學教授請從長相度合如何增  
 添贍學錢糧修立課試規矩開具回報切待措置施行  
 曉諭兄弟爭財產事云照對禮經凡為人子不蓄私財而  
 律文亦有別籍異財之禁蓋父母在上人子一身尚非自  
 己所能專有豈敢私蓄財貨擅據田園以為己物此乃天  
 性人心自然之理先王制禮後王立法所以順之而不敢  
 違也當職昨來到任之初詢訪民俗考按圖經曾以司馬  
 大夫司馬中郎熊縣令洪義門孝行義居事跡勸諭士民  
 務修孝弟忠信之行入事父兄出事長上敦厚親族和睦  
 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  
 朱子聖學考略卷四 義  
 俗之意今已累月而誠意不孚未有顯効比閱詞訴有建  
 昌縣劉琬兄弟都昌縣陳由仁兄弟並係母親在堂擅將  
 家產私下指撥分併互相推諉不納賦稅爭論到官殊駭  
 聽聞除已行下建昌縣及索到陳由仁等指撥關約盡行  
 毀抹當廳說諭令劉琬陳由仁與其兄弟依舊同居其財  
 上奉母親下率弟姪協力家務公共出納輸送官物外竊  
 慮管屬更有似此兼違禮法傷害風教之人而長吏不能  
 以時教訓糾禁上負承流宣化之責內自循省不勝恐懼  
 今檢坐條法指揮下項須至曉諭者  
 準律云云

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  
 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  
 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朱子聖學考略卷四 義  
 右修身之要  
 正其道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  
 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  
 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之為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  
 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  
 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



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勸農文云當職久處田間習知穡事茲忝郡寄職在勸農竊見本軍已是地瘠稅重民間又不勤力耕種耘耨鹵莽滅裂較之他處大段不同所以土脈疏淺草盛苗稀雨澤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五

稍愆便見荒歉皆由長吏勸課不勤使之至此深懼無以下固邦本仰冀顧憂今有合行勸諭下項

- 一 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將戶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凍令酥脆至正月以後更多著遍數節次犁耙然後布種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種禾易長盛水雞乾
- 一 種田之後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段多用糞壤拌和種子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秋冬無事之時預先剗取土面草根曬曝燒灰施用大糞拌和入種子內然後撒種
- 一 禾苗既長須是及時趁早栽插莫令遲緩過卻時節
- 一 禾苗既長稈草亦生須是放乾田水子細辨認逐一拔

出踏在泥裏以培禾根其陸畔斜生茅草之屬亦須節次芟削取令淨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將來穀實必須繁盛堅好

一 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趁時竭力耕種務盡地力庶幾青黃未交之時有以接續飲食不至饑餓  
一 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如有怠惰不趁時工作之人仰眾列狀申縣乞行懲戒如有工力浩瀚去處私下難以糾集即仰經縣自陳官為修築如縣司不為措置即仰經軍投陳切特別作行遣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美

蠶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每遇秋冬即將旁生拳曲小枝盡行斬削務令大枝氣脈全盛自然生葉厚大饒蠶有力  
一 大凡農桑之務不過前項數條然鄉土風俗亦自有不同去處尚恐體訪有所未盡更宜廣詢博訪謹守力行只可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怠惰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經曰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皆聖賢垂訓明白凡厥庶民切宜遵守

右令印榜勸諭民間各請體悉前件事理父兄教誨子弟子弟遵承教誨務敦本業耕耘收斂以養父母毋或情遊賭博喫酒妨廢農桑庶幾衣食給足禮義興行感召和平



其躋仁壽淳熙六年十二月日

接朱子初到南康善政甚多不能全錄茲略記數條其訪利病厚風俗勸農桑也則繼周召之撫綏焉其育人才立學規也則大魯鄒之教澤焉其中纏綿之情懇到之誠流露於文字行墨之間者至今讀之猶如接其聲容勃勃感動況當日親炙之者乎至其設施措置必有一段宜乎人情合乎土宜之妙用而今不可考矣治天下以民事士風爲本學朱子者讀此數篇反復玩味推求其本天德行王道物我一體吉凶同患之體用而景仰之體佩之其質之詩書所載何如也其質之孔孟所

朱子聖學考略卷四

堯

傳何如也能無爲之神往不已哉

南康及朱子門者有李敬子周舜弼諸賢旁郡有曹立之萬正淳張元德諸賢生其時者何幸也

答吳晦叔云未發之旨既蒙許可足以無疑矣又蒙教以勿恃簡策須是自加思索超然自見無疑方能自信此又區區平日之病敢不奉承然此一義向非得之簡策則傳聞襲見終身錯認聖賢旨意必矣又况簡策之言皆古先聖賢所以加惠後學垂教無窮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是乎在雖不可一向尋行數墨然亦不可遽舍此而他求也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也

愚意卻願尊兄深味此意毋遽忽易凡我心之所得必以考之聖賢之書脫有一字不同更精思明辨以益求至當之歸毋憚一時究索之勞使小惑苟解而大礙愈張也

又答吳晦叔云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禮義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而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大凡理會義理須先剖析名義界分各有歸著然後於中自然有貫通處雖曰貫通而渾然之中所謂燦然者初未嘗亂也

又答吳晦叔云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非復有魏室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

朱子聖學考略卷四

罕

乎其位其賤者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乎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而皆必思所以爲安國靖難興復長久之計不濟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復何策哉又云前所示教引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以爲聖人所以開示爲仁之方使人自得者蓋猶竊有疑焉而前書亦未及論也蓋此兩語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工夫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朴則心不恣縱而於仁爲近矣非徒使之由是而知仁也大抵向來之說皆是苦心極力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近日究觀聖門垂教之意卻是與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悍刻薄貴我賤



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功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是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近因南軒寄示言仁錄亦嘗再以書論所疑大概如此而後書所論仁智兩字尤爲明白想皆已見矣

四書皆格致切己工夫須一一依此下手方見親切尤要緊者第四書指示體驗極實落立腳處確有依據不徒語言文字果能躬行實踐直內勝私吾之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心體常存不失則上三書都有得力然非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聖

從上三書用功亦不到直內勝私地位也

答廖子晦云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論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而來書尚復如此豈未嘗深以鄙意思之而直以舊聞爲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以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眾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

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哉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燂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聖

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



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死生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此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攷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

按答子晦書朱子格物工夫實是窮至事物之理欲其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聖

極處無不到也夫鬼神死生之說至難窮矣子晦之間亦儘有理非胸有所見透徹底裏無纖微疑惑者能扶其輿如指掌乎濶向讀是篇大概粗通深入其微難以透悟後屢閱全集凡有干涉類記熟玩如答連嵩卿公其道理答李伯諫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答吳公濟明其大本究所自來答王子合須辨得合有合無魂魄之正便是陰陽答李堯卿非有長生不滅之氣魄者亦須知未始不長存數說嘗反復深究之又如答程允夫黃商伯劉叔文呂子約董叔重萬正淳吳伯豐汪長孺方賓王鄭子上陳安卿黃道夫林德久歐陽希遜杜仁仲李

敬子以及語類中凡互相發明者未嘗不條分其緒合觀其理始知致生致死之旨的確不易魂魄陰陽之合極精微而廣大而此書前後之意乃暢然而無疑也試究其大本所自來而言之太極者陰陽之根根陰陽者太極之動靜自其命於人也有太極陰陽之元氣以成性即有太極陰陽之游氣以成形元氣者理氣渾然無間之原游氣者血氣生長少老之運人特旋轉於其中而不覺遂為七情所動蕩百物所引誘終百年之身止憑游氣用事而理氣渾然無間之理漸衰漸消忽不知其無有矣有志者奮然猛省知方寸之中元氣所宅必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器

以理為主理在即氣在無有先後彼此之分朱子所謂氣之根於理而日生浩然而無窮者實在於此惟其能以理為主則主宰嚴明一身血氣莫不循軌聽命操其仁義忠信之本盡其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務使方寸之中私欲盡淨天理流行飽滿充足無少欠缺懇摯篤篤無少間斷與乾坤大洪爐之生生不息者合一無二必如是而後魂魄之正便是陰陽生如是生死如是死則聖賢之歸全安死理無聚散未始不長存者原來如此此皆朱子實從簡策窮究體驗自家身心生理勃勃只此便是太極陰陽無有分別窮理直到極精處涵養直



到極正處只是這箇公共道理其終始有不得而變者故反復為子晦道之至詳且盡也若陸王者不從簡策返已深思明其大本究所從來以一己之精神靈覺為不斷不滅之物而保守之培養之雖其行事未嘗不當於理而亦有不盡當者要其所見只以我為主以覺為性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於冥漠之中是以非不窮理而所窮者不精非不存養而所養者不正勢不入於佛老而不能即入於佛老而不自知其非試以朱子鬼神死生之說辨之有不然哉

朱子聖學考略卷四

聖

答吳廖書未詳何年晦叔卒於丁酉子晦錄在癸巳以後故載於未申間

答程允夫云可欲之說甚善但可者欲之不可者不欲非善矣乎此語卻未安蓋只可欲者便是純粹至善自然發見之端學者正要於此識得而擴充之耳若云可者欲之則已是擴充之事非善所以得名之意也又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頭尾之意以為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功處伊川之言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

朱子聖學考略卷四

聖

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眾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苦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鸞飛魚躍之間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蓋子思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至於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因

舉此兩句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必有所不解正是信不及耳欲信得及舍持敬窮理則何以哉至於張子韶喻子才之徒雖云親見龜山然其言論風旨規模氣象自與龜山大不相似而齋載其說於程氏遺書之後試深考之則世之以此學自名者其真偽皆可覈矣

答方耕道云示問詳復具審比日進學不倦之志甚善甚善願淺陋何足以及此然荷意之厚不敢虛也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



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元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示之要然恐其間更須細密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敬者是為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果以徒然之敬為不足事而必待其自然乎長沙有二先生文集朋友間亦必有遺書本子暇日更求此二書反復熟讀不計近功則知益當明而有以審乎此矣前書所謂舍顯過憂小失正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憂彼則為失其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畢

序耳若日用功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二書未詳何年遺書成於戊子外書成於乙未故附於後按福建志耕道為善化尉因見南軒書中長沙云云自在此時玩二書皆以主敬為第一著學者缺小學工夫必以主敬為先斷不可待有所見而後主敬也至於秉彝自然之則須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即答程書正要於此識得而擴充之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之旨此處更切緊留意纔有滋味不能歇手不然主敬工夫必有間

斷之弊當與答陳超宗書參互體驗

答張敬夫云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卻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樂

字而只作愛字看卻之為愈也某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墮植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言之類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怪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



以明仁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中間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也

又答張敬夫云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尙可因此附近推求庶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涉矣此區區所以妄為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為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為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異

卻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備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蒙來喻始悟前說之非敢不承命然猶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懇實用功則亦未免尙有過計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采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返議論以附其後亦庶乎其有益耳

朱子與南軒論仁詳矣此二篇又防驚怪恍惚厭迂求捷之病而力言之者早知後來學脈必有宗陸氏一派而不沒其慈愛之良者遂以所見影響便為仁體橫說豎說大驚小怪挾為不傳之秘以誤學者故不憚諄切

與之說破也其教人用力處全在力行二字即答吳晦叔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之旨至於且將愛字推求六句即孟子或問正欲於此深識其本之旨以視驚怪恍惚厭迂求捷之說相去霄壤安可以此例彼沒先賢垂教之深心耶又安可不辨其疑似之分主敬致知交相為助以防其懸空揣摸之失耶

定性說云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率

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尙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眾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



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此說未詳何年近思錄成於乙未故附於後

朱子自己丑後涵養工夫極深極密如諸說中多是此旨惟其涵養深密故窮理力行之功愈不能已此所以大異於世之博物洽聞者也如張子初見兩程夫子猶不免於強探力索朱子深有見於涵養爲定性之要著遂專一於此而栽培充拓之豈晚年始用力於本體哉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聖

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即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工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彼中士子有來學者亦可以此告之熹論語集注未嘗皆引胡先生說所傳恐誤此書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功夫卻在當人不在文字也

答林一之云不謂性命集注甚明恐未詳考之過宜且平心寬意反復玩味必當自見

參觀二段朱子諄諄教人玩味集注曉得大義就日用盡爲己工夫方是善讀集注者蓋朱子後三十年工夫

體驗涵養深信四書一字一句皆是入德處所謂義理栽培正在於此故口誦心維見義理在這裏不見文字語言如此用功涵養讀書是一件事後人學朱子如此用功自信得章句集注是訓釋人心中本然道理當然工夫不可須臾離者乃陽明以未定立言使正嘉後學者以己意說經朱子注解竟致塵封全不從易曉處玩味省察著力爲己是誰咎歟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聖

答方伯謨云大明終始傳意自明其曰明曰見曰當非人而何更看楊遵道錄中一段尤分明矣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潛見飛躍各得其時則又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御天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爾雖云在我然心理合一初無二體但主心而言爾又答方伯謨云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豈有所忽忘耶以忽忘爲高乃老莊之偏

此二段朱子於易見天理人心合一處於論語見聖人至誠不息處正是解書即可透心性源頭涵養讀書非一而何於此可驗默識默成之實如此解書豈非爲己實功乎



後 答曾林方書年無可考以集注本義成於丁酉故載於

答游誠之云示喻讀書玩理次第甚慰所懷但嚴立功程  
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所論日用  
功夫尤見為己之意但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  
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掘苗而已不  
若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  
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  
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  
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聖

請推此驗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克齋記近復改定今別  
寫去後面不欲深詆近世之失波動危迫等語皆已削去  
但前所論性情脈絡功夫次第自亦可見底裏不待盡言  
而後喻也因見南軒試更以此意質之當有以相發明爾  
又答游誠之云鄙意亦非以覺為不佳但謂功夫用力處  
在敬而不在覺耳上蔡云敬是常惺惺法此言得之但不  
免有便以惺惺為仁之意此則未穩當耳窮理涵養要當  
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  
盡義理之真正當交相為用而各致其功耳  
答林伯和云大抵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而大學

之道以明明德為先新民為後近世語道者務為高妙直  
截既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  
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歸然遽以判  
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  
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懇實可以為善而智識或不  
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為老兄今日之計  
莫若且以持敬為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功蓋人心之病  
不放縱即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  
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  
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聖

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  
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  
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  
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  
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  
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  
悠悠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  
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為過計之憂  
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為依本分無過惡人  
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



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論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又答林叔和云雖或紛冗不得近書冊然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按文集與叔和第三書論集註自在丁酉後故以二書附

答廖子晦云所喻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美

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胸中不快亦無可奈何事已至此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著脊梁與他厮捱看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它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聞命卽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子晦勉旃毋爲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

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纒被對移它邑主簿卻不肯行而百方求免熏嘗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卽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做押錄卽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者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吳不能用竟憤鬱成疾死當時若放得下卻未必死今不免死枉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斷決亦是平時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發明之孳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美

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按子晦乾道五年進士先除漳州教授後知蒲田縣此書正官蒲田時姑附於後象山教人不以居敬爲主只養虛靜本體又不講學讀書不知心中道理是如何雖養得精神亦是半明半暗不知事物義理所在是如何雖應付得去亦是拖泥帶水及遭困處窮便氣消志喪平日所養衰弱無有全然倚靠不得此由於專養本原而不講學讀書之過也惟朱子立教必先主敬終日整齊嚴肅以立大本又必講學讀書從聖賢遺訓中體認自己心性四德之所存所



發體認天下事物萬理之所感所通不鹵莽略過不參  
錯已見又省察幾微之動而充之克之務使時時截斷  
時時整嚴只安貧賤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堅守牢固徹  
始徹終雖值蹇頓不稍搖動只是這裏持守不敢尺寸  
失足以虧性體則立本之學庶乎有得又必隨其識力  
旁通世務研究經綸以為致用之具此講學讀書即所  
以培植根本包涵運用不可一日緩者也以視陸王之  
教不講學讀書而高心空腹者何如哉

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  
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作如此而不幸填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  
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  
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又曰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卻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  
到此便死了吾輩卻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  
所以不同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  
儘有商量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即今見得如  
此則更無閒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  
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  
又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

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  
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不要因一事惹出三件兩件古  
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功夫灑掃加帚至於學詩學樂舞  
學弦誦皆要專一若不做這功夫卻要讀書看義理恰似  
要立屋無地基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  
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  
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為學便有歸著  
不錯

又曰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  
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  
後與天地相為終始只此一心讀書亦不須牽連引證以  
為工如此纏繞皆只是為人若實為己則須是將己心驗  
之見得聖賢說底與今日此心無異便是工夫  
又曰於善惡二者始分之中須著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  
善者一向善惡者一向惡問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人欲耳  
曰只執此為說不濟事須要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  
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  
頃刻悠悠憤憤大雅云此只是持敬為要曰敬不是閉眼  
默坐便為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



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爲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修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

問知至到意誠之間意自不聊屬須是別識得天理人欲分明盡去人欲全是天理方誠朱子曰固是這事不易言須是格物精熟方到此居常無事天理實然有纖毫私欲便能識破他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无

又曰此一箇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爲此則書自書自我何益之有  
或問求放心愈求愈昏亂如何朱子曰即求者便是賢心也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卽是有兩心此心不待宛轉尋求卽覺其失覺處卽心何更求爲自此更求自然愈失

又曰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際要得常見一箇明德隱然流行於五者之間方分明

又曰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溢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軀殼內與其四散開走無所歸著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

此十段皆余大雅紀戊戌以後所聞雖不皆是戊戌姑以所錄之年敘之按一段朱子是時已進天壽不貳地位矣二段朱子居敬久得領要道問學工夫卽從此做與釋氏只見得便了大不同也三段朱子靜坐與坐禪不同卽程子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之意四段朱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卒

子直透到天地聖賢皆是一心卽太極西銘之旨體驗得極平穩若後儒張皇太過不知皆朱子所深非而反以爲發前人所未發亦未曾細讀朱子書而輕於立言也五段言居敬工夫如此纔有行程去處規模階級可尋得此下手入門瞭如指掌非止靜坐也六段朱子正夫不尙高遠只盡卑邇致知誠意切要合一處在此念菴言貞明是本體知善知惡是流行思默言能知是本體所知是發用其旨意皆根良知朱子言天理實然卽是本體能識破他卽是流行發明其旨意根明德前朝先儒多矜獨見其實不知朱子也七段言居敬讀書是



合一事八段言求則心在覺處即心不向外求也九段言用工夫都要見明德流行即心理貫通也十段自言病中進步深信求放心最為學第一義是此時久悟本體而涵養有素也玩此十段居敬窮理有體有用宗陸王者多言朱子晚年方悟本體曷觀於此而自悔其失言乎

朱子聖學考略 卷四

空

朱子聖學考略卷四終

七世姪孫朱孫 重校刊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長白高斌東軒訂定 儀封張師載西

庚子朱子五十一歲

答曹立之云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治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概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兼主舊說以為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卻似漸有捨覆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向以讀書講學為充塞仁義之禍此語楊子直在南軒頃亦云傅夢泉者揚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尚復疑貳秘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藏以滋其惑也

又答曹立之云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此而未可得向許來此今賤迹既不定恐其聞此早嘆又未必成來深以為恨元祐諸公不能開導君心固為有罪然謂不當斥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鑒耳陳太邱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逶迤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國哉然此恐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熹自為之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為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



萬正淳來訪見五十二卷答伯豐第一書荆州之計云  
云自在庚子玩近日二字當是同時後書云早曠庚子  
無疑矣

玩答曹第一書顯道以讀書講學爲充塞仁義之禍此  
卽陽明洪水猛獸之說所自來也按象山語錄云先生  
於門人最屬意惟傅子淵先生臨終前數日有自衡陽  
來呈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先生手不釋歎曰子淵  
擒龍打鳳底手段由是觀之象山專於求心見此一物  
在我便自高大視六經爲註脚非不講求義理而卽此  
輕視聖言之心生出許多病痛故其學終於虛流於狂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工

致令門人揚眉瞬目空腹大言而不悟也玩第二書知  
朱子卽物窮理讀書講學之實效陸氏所萬不及者於  
此益見矣

答呂伯恭書云子壽相見其說如何近得書其徒曹立之  
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師說之誤持得子靜近答渠書  
與劉淳叟書卻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亦自覺其前說之  
誤矣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  
爲飾說只此氣象卻似不佳耳

曹立之墓表云後五年子守南康立之果來蓋庚子也  
觀遮前掩後之言則朱子不信象山明矣非冰炭而何

又答呂伯恭書云欽夫之近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  
酸噎所論荆州從遊之士多不得力此固當深警然彼猶  
是他人不得力今自循省乃是自家不曾得力此尤爲可  
懼不知老兄看得此病合作如何醫治幸以一言就緊切  
處見教千萬之望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遊廬阜  
但恐此時已換卻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似  
猶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  
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  
勢今何止什去七八耶

此庚子七月書也子靜舊習朱子時望其改誨人無倦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三

之心也苟信之矣又何爲望其改也

答吳茂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  
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諸  
朋友亦只如此用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  
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  
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卻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  
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卻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  
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  
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  
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卻無此病



也

此書陽明載入定論至編以告之止下數行皆刪去實不可解情性持守上用力集其長也主張太過省發覺悟流於怪異去其短也陽明以上數行為晚同將下數行亦晚同乎況全少檢點即檢點日用又豈同於陸氏乎曹表明言庚子立之來見陽明強指為晚同不知何意也朱子文集自在天壤後世學者有目有心安能欺人哉

答傅子淵書云荆州云亡忽忽歲晚比又得青田教授陸兄之訃吾道不幸乃至於此每一念之痛恨無窮想平生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四

師資之義尤不能為懷也所示荆州問答讀之敬夫之聲容恍若相接悲愴之餘警策多矣但其間有鄙意所未安者更容熟復續奉報歸納也大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一取決於胸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闕怒殊無寬平正大沉澁釀郁之意荆州所謂有拈槌壁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略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

按此六書皆在南康時筆也朱子教學苦心於此益見聞陸氏有讀書講學意則引之聞其不肯轉身則變之知其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功則許之知其主張太過流

於怪異則非之至子淵似禪家張皇闕怒則隱闕之以學脈言朱陸自是冰炭以聖人立教之心言陸氏不幸不受朱子之裁成而朱子誨人不倦之心默契先聖矣上封事云臣嘗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然後能言也然欲知其憔悴困窮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次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五

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焉臣謹按南康為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乾淺易得枯涸人民稀少穀賤農傷固已為貧國矣而其賦稅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陪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為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禾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攜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蓋出郊而四望則荒疇敗屋在處有之故臣自外任之初即嘗具奏乞且將星子一縣稅錢特賜蠲減又嘗具申提點坑冶司乞為敷奏將夏稅所折木炭價錢量減分數



其木炭錢已蒙聖慈賜開允獨減稅事漕司相度方上  
版曹若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窮之民自  
此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郡之接境江饒等  
州土田瘠薄類此者非一郡一縣而已也稅賦重大如此  
者非一料一色而已也若不大為經理深加隱恤雖復時  
於其間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恐亦未能大  
有所濟而剝膚追隨之禍必且愈深愈酷而不可救元氣  
日耗根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橫  
潰四出將有不可如何者未知陛下何以處此此臣之所  
謂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不恤者然也而臣所謂省賦理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六

軍者請復為陛下言之夫有田則有租為日久矣而今日  
民間特以稅重為苦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  
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稅之入盡以供軍則其物有常  
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費州縣皆不容  
有所寬緩而減免也州縣既無贏餘以給官吏養軍兵而  
朝廷發下離軍歸正等人又無紀極支費日增無所取辦  
則不免創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且如納米收  
耗則自七斗八斗以至於一倍再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  
則自一年二年以至於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有月樁移  
用諸雜名額拋賣乳香科買軍器寄招軍兵打造鐵甲之

屬自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遞相促迫今日追究  
人吏明日取勘知通官吏無所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於民  
耳蓋不如是無以補舊欠支目前雖明知其一且發覺違  
法抵罪而不及願也夫以罪及其身而不暇恤尙何暇於  
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  
矣若不計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  
蹙處東南恢復之勳未集所以養兵而固圍者常患其力  
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竊意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  
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  
誠能行此三者而又時出禁錢以續經用民力庶幾其可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七

寬也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駿子厮役凡流徒以趨走應  
對為能苞苴結託為事物望素輕既不為軍士所服而其  
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裒斂  
刻剝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別生  
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  
女而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  
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剝苦於役  
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  
積無所申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  
可恃至於軍中子弟亦有素習弓馬諳曉戰陣者例皆不



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爲之分賈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端本末巨細無不乖錯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滿鑽研有效則又可以束裝問塗而望他軍之積以爲己資矣故近歲以來管軍臣僚遷代之速至有一歲而再易者是則不惟軍中利病無由究知冗兵浮食日益農服而此人之所盜竊破費與夫送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其幾何矣至於總餽輸之任者亦皆負倚幽陰交通賄賂其所程督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於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二事又特爲誕謾小人竊取官職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八

資而未聞其有絲毫尺寸可見之效凡此數弊天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迫趣州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實往往誤加獎寵昇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厚祿志滿氣得而民生日益困苦無復聊賴草茅有識之士相與私議竊歎以爲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獨陛下未之知耳爲今之計欲計軍食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冀也蓋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務求忠勇

沉毅實經行陣曾立勞效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無苞苴請託之私則刻剝之風可革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蒐閱以時而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得人而久其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費軍之汰卒與凡北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可歸之屯田使之與民雜耕而漸損其請給其有材勇事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因爲什伍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法罷去諸州招軍之令而募諸軍子弟之驍勇者別授以田使隸尺籍大抵令與見行屯田民兵之法相爲表裏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其事付以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九

重權久其事任毋貪小利毋急近功俟其果能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然後議其課最增秩而因任之如此十數年間自然漸見功效若其功效未能遠見之間而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者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且於見今椿積金穀綿絹數內每歲量撥三二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向後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則上項量撥之數可以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縣事力既益寬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以寬恤歲課而時稽之不惟去其加耗預借非法科斂之弊又視其土之肥瘠稅



之輕重而均減之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意所在曠土亦當漸次有人開墾布種而供上之賦亦當自然登足次第增羨不俟程督迫促而國真可富兵與可強矣此臣之所謂省賦治軍之說然也至於所謂其不在於正心術以立綱紀者則非臣職之所當及然天下萬事之根本源流有在於是雖欲避而不言有不可得者且臣頃於隆興初元誤蒙召對蓋已略陳其梗概矣今請昧死復爲陛下畢其說焉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眾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與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十

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蹙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報讐雪恥則未能保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營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真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十一



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而宗廟之讐恥又何時而可雪耶

按此篇言恤民省賦治軍三事反復詳盡其弊皆由孝宗任用近習小人使軍政壞則賦不能省民不暇恤百患生矣故朱子痛言之雖陸宣公李忠定奏議不能過此孝宗不知前席下問實見施行所以積弱愈甚再傳以至於亡

與陳帥畫一劄子

一本路諸郡旱損處多糶料將來賑濟用米不少然今來旱勢甚廣近郡之穀不復可仰須廣為規畫多致米斛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圭

乃可接濟至於乾道七年本軍得米凡五萬石然流殍之民不可勝數田里空虛至今未復此不可不早慮也似聞總所積穀頗多日就陳腐更久亦不堪用若得商量措置且就支此米餉給諸軍而計諸路綱運除檢放外更許截留分與諸州船運賑糶收簇價錢所管或俟豐年補前本色斛斗亦為利便

一目前旱勢如此而漕司差人在此催發舊欠夫催欠之與救荒事體各別不可雙行欲乞一言且與追回其他州縣想亦有此并得一例施行尤為幸甚若是戶部指揮漕司自合申請停緩或不敢言則丞相自當言之亦

致和消疹之一術而救急安民之切務也

去年赦恩所放官物諸司依舊理催欲乞帥司因此早傷作訪聞檢舉行下諸州令逐一具申特與蠲放

一旱災如此良由賦斂苛急民氣不和所致欲乞丞相建言乞將赦恩所放之後一年官物并行除放

一本軍建昌縣去年放旱米三千餘石總所漕司累次行下令於上供軍用數內分豁此甚允當今漕司忽變其說令本軍全於軍用數內除豁不得減上供數熹有劄子懇兩漕別本具呈乞賜鈞念一言及之是亦救荒之助也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圭

一本軍申漕倉兩司乞撥錢米修結石寨狀別本具呈并乞鈞念或蒙應副亦可并下諸州放此施行募民充役可以集官事濟饑民消盜賊伏乞鈞照

熹復有愚懇欲從漕司借留六年上供零米五千餘石約今冬或來春可還有狀申漕司今亦錄呈乞賜宛轉及之幸甚適又檢得乾道七年省劄亦錄梗概上呈恐今歲事體不減此也提舉遞鋪司牒有近日

雨水日多之說恐江東已霑足矣此獨無有奈何與江東王漕劄子云此自五月半間得雨之後枯旱至今雖有得少雨處殊不沾洽早稻已無可言晚禾亦未可保



民情皇皇未知所以慰安之者而使司差人在郡迫人吏  
催官物者凡三四輩熹雖不敢拒違台命然當此之時督  
責縣道迫擾農民則實有所不忍得賜追還令得一意講  
求備禦賑恤之政以救此遺民於溝壑之中不勝幸甚其  
可辦者熹自不敢緩也又建昌去歲檢放總所已行下今  
均在上供州用數中而反未蒙使司除豁上供之數尤非  
所望於仁人君子者

熹前幅所稟之外更有石隄一事已具公狀申聞不審台  
慈賜念否若今之君子固不敢以此望之惟執事者倘以  
禹稷之心爲心則此一役也而可以兩濟得蒙垂意不勝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四

幸甚

熹前幅所稟去冬放旱事初已得使帖如總司之云矣既  
而中改一予一奪殊不可曉今別具公狀及劄子乞賜台  
覽若決不可行則熹於此不容宿留便當自劾去官雖重  
得罪不敢辭矣本欲初秋即申洞請又遭旱虐自以爲義  
不當求自逸故勉強於此若不獲已則亦不免冒此嫌耳  
一生忍窮不敢求仕正爲如此且未來此時知友皆以爲  
于公之仁必能庸崔君今乃反爲所誤而姚提點平生不  
相識乃能俯聽愚言一奏減本軍木炭錢二千貫不審亦  
嘗聞之否熹老矣已無意於人間不堪久此鬱鬱也

與漕司畫一劄子

一本軍昨具奏乞依乾道七年例支撥錢米應副後來照  
得元數頗多恐難應副遂再具實欠軍糧米奏乞截留  
六年殘欠五千石及今年擬放七分外三分米一萬餘  
石庶幾數少易撥今續契勘諸縣檢放分處大段乾損  
處多恐不能及三分之數即雖蒙朝廷許截上件米亦  
恐不足支遣更俟取到實放數外合納之數卻行紐計  
欠數申稟或別具奏乞送使司預乞台照

一本軍常平米通兩縣計五萬石見行取會下戶仰食之  
人數目未到候將來冬後闕食即將上件米斛分等第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五

糶給別具措畫詳細申聞或恐米數不足即乞支撥應  
副熹已兌那諸色官錢往鄰近收糶約可得萬  
副餘石但苦錢少而近地米價已高難運耳

一石隄已差官計料以俟徐推之來此舉本不敢容易蓋  
欲因此贍給饑民一舉兩利切乞留意

一去秋建昌檢放米當依台諭申省部乞下使司乞賜保  
明除豁然此又是一重往復不如徑自使司申請如何  
此已一面  
申部矣

一星子減稅省部對補之說乃似肉糜之論可付一笑若  
本軍本縣自有名色可補即何用更乞減放耶近世議  
論大抵如此令人氣塞見已別具公狀申聞仍申朝省



極論其繆預乞台悉

一聞得贛吉諸州及湖北鼎澧諸州皆熟得湖南詹憲書云湖北米船填街塞巷增價招邀氣象甚可喜欲乞更與帥相商度乞奏指揮兩路不得阻絕客販許下流被害州軍徑具奏聞重行作遣此一頂早

與周參政劄子云今歲之旱其勢甚廣比見連日降旨所以為祈禱寬恤之計者足以知聖王之憂勞矣然所謂禁屠宰決杖罪放房繕及茶鹽賞錢者恐未足以為應天之寶而今日又報蠲放網運欠米十石以下者此尤近於兒戲欲以此消已成之災息未形之患吁亦難矣成湯桑林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六

之禱宣王側身修行之意其反求諸己者為如何哉熹竊思之今日之事應天之實有四曰求真言曰修闕政曰黜邪佞曰舉正直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稅租乞行下諸州郡不受新者郡守察其縣令皆以名聞曰通放米船乞下江西湖南兩路仍許行責曰勸分賑乏曰截留網運曰嚴禁盜賊曰糾劾貪懦區區念此至熟悉矣欲叩首信眉一言於上又慮出位干時未必取信故敢以告於執事伏惟都俞之暇從容造膝一為明主極言之則天下幸甚

勸諭救荒云契勘本軍管內久闕雨澤祈禱未應田禾已有乾損去處皆由長吏不明政刑乖錯致此災殃永念厥

愆資探悼懼除已具申朝省及諸監司乞行寬恤賑濟及檢計軍倉兩縣常平米見管萬數不少又已多方招邀米船近日出糶仍兌借諸色銀往外州循環收糶準備賑濟況朝廷愛民如子聞此災傷非輕必有存恤指揮將來決然不至大段狼狽今有預行勸諭將來事件下項

一本軍日前災傷人戶多致流移一離鄉土道路艱辛往往失所甚者橫有死亡拋下墳墓田園屋宇便無人為主一向狼籍至今遺迹尙有存者詢問來歷令人痛心况今淮南湖北等路亦不甚熟舍此往彼等是饑饉有何所益今勸人戶各體州縣多方救恤之意仰俟朝廷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七

非常寬大之恩各且安心著業更切祈禱神明車戽水漿救取見存些少禾穀依限陳訴所傷田段頃畝聽候官司減放稅租賑濟米斛不可容易流移別致後悔

一今勸上戶有力之家切須存恤接濟本家地客務令足食免致流移將來田土拋荒公私受弊

一今勸上戶接濟佃火之外所有餘米即須各發公平廣大仁愛之心莫增價例莫減升斗日逐細民告糶即與應副則不惟貧民下戶獲免流移饑餓之患而上戶之所保全亦自不惟不多其糶米數多之人官司必當保明申奏推賞其餘措借出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



不足官司當爲根究如有故違不肯糶米之人卽仰下戶經縣陳訴從官司究實

一今勸貧民下戶既是平日仰給於上戶今當此凶荒又須賴其救接亦仰各依本分凡事循理遇闕食時只得上門告糶或乞賒借生穀與米如妄行需索鼓眾作鬧至奪錢米如有似此之人定當追捉根勘重行決配遠惡州軍其尤重者又當別作行遣

一早禾已多損旱無可奈何只得更將旱田多種蕎麥及大小麥接濟食用

與王運使劄子云熹復有少稟近準使牒奉行詔書取會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六

本軍金穀出納大數初欲一一從實供申偶會得池州式樣官吏皆以爲當效其所爲可無後悔遂止據有正當窠名合收之數以爲收支之數而凡州郡多方措畫以添助支遣者皆不敢載大約所供才十之二三而米猶不在數中也見欲一面如此攢寫供申然在鄙意終有未安蓋聖詔所爲丁寧使臺所謂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耳今乃如此在熹素心則爲上欺使臺以及君父在州縣利害則恐今既自謂有餘後日將不得蒙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以深切疑之未敢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二端焉其一以爲州郡措置所收窠

名多不正當恐有譴責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熹所不敢避也其一以爲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按籍而取之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爲無理而熹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伏念旬日不能自定敢以此私於下執事伏惟台慈開示所鄉使得奉以從事不勝幸甚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書云熹爲政不德致此旱災雖已究心多方措置庶幾吾民得以保其生業而免於饑餓流離之苦然竊自念智力短淺不惟精神思慮多所不周而事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七

體次第亦須由軍而縣方能推以及民若非三縣同官各存至公至誠之心深念邦本民命之重相與協力豈能有濟今有愚見懇切布聞條具如後

一逐縣知佐既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心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仔細商量從長措置自然政修事舉民受其賜苟或上忽其下惟務私己吝權下慢其上但知偷安避事則公家之務何由可濟況今災數非常民情危迫經營措置當如拯溺救焚之急不可小有遲緩齟齬有誤民間性命之計切告深體此意盡革前弊庶幾事有成功民受實惠



一檢放之恩著在令甲謹已遵奉施行今請同官當其任者少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糧米錢物不得縱容需索搔擾又須不憚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涼去處止憑鄉保撰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數切不可將荒作熟亦不可將熟作荒其間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寧可分明過加優恤不可縱令隨行胥吏受其計囑別作情弊

一勸諭上戶請詳本軍立去帳式令鄉眾依公推舉約定所蔭客戶所糶米穀數目縣司略備酒果延請勸諭厚其禮意諭以利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搔擾上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三

戶既是富足之家必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致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其虛實量與增減如更詐欺抵拒即具姓名申軍切待別作施行

一概括貧民請詳本軍所立帳式行下諸郡隅官保正仔細抄劄著實開排再三叮嚀說諭不得容情作弊妄供足食之家漏落無告之人將來供到更與本郡

喚集父老貧民逐一讀示公共審實眾議平允即與保明如有未當就令改正將根括隅官保正重行責罰

一將來糶米亦請一面早與上戶及糶米人戶公共商

議置場去處務令公私貧富遠近之人各得其便大抵官米只於縣市出糶上戶米穀即與近便鄉村置場出糶不須般載往來徒有勞費如有大段有餘不足去處及將來發糶常平米斛即具因依申來切待別行措置

一凡郡中行下寬恤事件各請誠心公共推行如有未當或未盡事宜更望子細示諭當行改正

石件如前各請痛察如或未蒙聽從尚仍前弊致此饑民一有狼狽即當直以公法從事不容更奉周旋矣千萬至懇至懇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三

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云照對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管屬星子都昌建昌縣勸諭到上戶張世亨等承認米穀賑糶接濟民間食用已行下逐縣告示上戶依所認數日椿管在家伺候差官審實監糶去後續準行在尚

書戶部符九月十九日辰時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檢會昨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勅節文訪聞

湖南江西間有旱傷州軍竊慮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合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饑民之人許從州縣審究指實保明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目給降

付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



選限將二千石補武枝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不係仕郎聽二千石補陳信如係進士與免短使一次四千石補陳信如係進士與免短使一次功符本軍疾速施行本軍遂蒸粟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勸諭承認賑糶米穀之人如願將來賑濟依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今據都昌建昌縣狀申勸諭到元認賑糶米穀稅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四名各情願依格法將米穀賑濟饑民乞依今降指揮保奏推賞本軍已行下逐縣告示張世亨等依數椿管米斛伺候本軍給曆付饑民及差官前去監轄賑濟饑民請領食用候見的實賑過米數別行保奏推賞外須至奏聞者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三

大修荒政  
按年譜云時值大旱至秋約苗失收什入已上乃竭力措置為救荒備會詔江東帥守恤民隱決滯獄以銷旱災且頒勸分賞格因即二事推廣為奏乞降特旨減前所申星子縣稅及三年赦文已蠲官租禁州郡勿得催理若囚繫淹延則在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排日結絕乃可因以賞格諭富室得米二萬石使椿留以待復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米充軍糧備賑濟選官吏授以方略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既覈饑民之數乃造屠頭牌面印

付三縣俾散給之郡濱大江舟楫岸者遇大風輒淪溺至是募民築隄捍舟冀稍振業饑者舟患亦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糶合為三十五場其闕食甚者先加賑給比冬遂以旱傷分數告於朝乞蠲各稅租本軍苗米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奉旨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並與倚間放數既寬民以故無流徙

辛丑朱子五十二歲

正月開場濟糶

按年譜云初既分場選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三

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蒞一場以轄糶事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散滅剋乞覓之弊至是人戶悉令赴場就糶蠲寡孤獨之人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凡各糶者皆濟半月都昌無米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周浹凡三月結局所活饑民老幼二十一萬七千餘口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時孝宗臨御日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報可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離捐瘠之患

按此數篇朱子救荒之策全在預積米穀放免賦稅周知實數饑民遴選廉能官員防察作姦吏胥體恤勸諭



上戶以及築隄行賞等事竭盡心力不憚勞苦而親行之是以民受實惠慶更生有志民瘼者須逐件考究使胸有定見法有條理庶不愧為民父母而信朱子體用該備之學實可坐言而起行矣

朱子與陸象山及僚友諸生至白鹿洞書院講習

二月陸象山訪朱子於南康朱子帥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堂請升講席象山為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明義利之辨朱子請書於簡自為之跋稱其發明懇到切中學者隱微深鋼之病朱子與人為善大公無私之誠意極其懇摯矣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書

答呂伯恭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是意見如此即是議論如此即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卻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開議論故為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斥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開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方始說得無定本的道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竟窮也子靜之學恐未必是看人不肯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是主張太過

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喻陳正已亦其何以為禪者某未識之不知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從上聖賢無此樣轍方擬湖南欲歸途過之再與子細商訂偶復蹉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佳

呂伯恭與朱子云子靜留得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故朱子答之

通辨云南康之會朱子於象山取其講義而終譏其禪疑信相半如此非也不獨言信不可即言疑亦不可朱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書

子明言子靜是禪渠又說不是禪闕之至矣此即前書所謂遮前掩後巧為飾說之意講義可取亦是渠有得處故敬服其長乃取善公心非信其學渠既是禪直斷其禪不同如冰炭又豈僅疑之乎  
乞住招軍買軍器罷新寨狀云具位熹照對本軍見準上司備準朝省指揮招填缺額禁軍及拋買軍器物料并向來申請乞行省罷管下都昌縣創置新寨逐項利害除已具公狀申聞外合行恭稟者  
一準安撫司備準樞密院劄子立定本軍軍額招填禁軍其五百人今照本軍舊管禁軍額數至多蓋緣承平之際



戶口繁多投募者眾州郡又未有諸色上供及揀汰歸正使臣軍員倉庫充溢足以支遣近年以來稅重民貧戶口逃散已是無人應募州郡上供之額既重冗食之數又多並無留州得用錢米可以養贍所以招收常不及額猶尙支遣不足蒙朝廷察見上件事理於淳熙七年內已降指揮權以二百人為額今來又準上項指揮照應見管二百人外尙缺三百人雖已遵依分委兵官招收緣本軍僻處小郡戶口不多目今雖是荒年尙乃無人應募設若有人應募其添招禁軍三百人每年合用糧米五千四百石料錢八百六十四貫文省春冬衣絹一千三百五十四匹一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庚

百五十四匹綿四千五百兩衣錢七百六十五貫委是數目浩瀚即無合撥窠名可以支遣况當荒歉之後稅苗蠲放殆盡見在人數尙且支給不行若不申陳竊慮虛負稽緩之責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乞依元降指揮且以二百人為額如以州郡武備不修必欲招足元數亦乞限一年添招十人庶幾數十年間漸還舊貫而州郡得以漸次措畫不致違誤

一準轉運司備準樞密院行下拋買第十一料至十五料甲葉牛皮數竊緣郡境貧民不堪播擾十一至十五料節次具申未敢行下收買獨十四料幸蒙漕司申奏獨免而

又已有拋買第十五料指揮竊緣本軍三縣去歲大旱民間貧困異於常時官司夏秋二稅檢放倚閣無可催理逐月官兵請俸尙且積壓無可支遣今來雖是漸次起催新稅然旱荒之後民氣未蘇尤當存恤撫摩庶幾不致流散若更分拋下縣催督買發官司初無合破官錢不過科擾取辦上件軍器既未有急切用處徒爾驅逐饑民使之逃亡失業因致死亡有負朝廷救荒恤民之意事屬不便欲望鈞慈軫念特賜敷奏權與蠲免候二三年後年數豐熟卻令漸次收買起發施行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毛

一照對本軍淳熙五年內蒙提刑司奏請於管下都昌縣創置營寨招刺軍兵彈壓盜賊已行依應旋招到軍兵二千名及於管下巡檢司各差撥兵士十名并於本軍添差兵官內差委一員專一在寨統轄放閱今照都昌為邑百餘里見有棠陰四望松門楮溪大孤山五寨土軍額管四五百人縣郭又有弓手八十人足可彈壓盜賊當時止緣盜徒倪四等乘船經過縣岸提刑高公泗一時申請添置此寨見在縣郭當五寨之中而與尉司相去僅百餘步委是虛設徒費帑廩昨來備述利害及以本軍匱乏無以贍給累具申陳乞行省罷此寨欲將招到軍兵併歸四望山寨填補額之數未蒙行下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依所乞



施行

乞禁保甲擅關集劄子云契勘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  
守護里閭覺察姦盜誠古今不易之良法也然既許其蓄  
藏兵仗備置金鼓則其節制階級似亦不可不嚴竊見自  
今見行條法累降指揮但有團給教習之文初無戒令糾  
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財恃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此尺  
寸之權妄以關集教閱為名聚眾弄兵凌弱暴寡拒捍官  
司何所不至如本軍都昌縣劉邦達等只緣劉彥才爭競  
聞得官司追呼遂於盛夏輒行關集鳴鑼持仗過都越保  
欲以報復怨讐抗禦捕吏向非託於保甲之名安敢公然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天

如此某除已將劉邦達等依相殿報寃為名結集徒黨立  
社法等第決配編管外仍具利害申使司欲望台慈詳酌  
特賜行下約束施行區區之懷別有愚見更望使司特賜  
敷奏明降指揮今後應保甲首領等人輒以關集教習為  
名聚眾弄兵欲以恐脅官司報怨拒捕者比凡人之法特  
加一等收罪庶幾豪強知畏不致負緣敗壞良法委實利  
便須至申稟者

按朱子自丁丑同安滿任家居至戊戌凡二十餘年中  
間兩辭編修祕書郎而就郡守者侍從之職在匡君行  
道一有不合翩然而歸義也當時朝政邪正雜行君子

小人並用佞幸弄權軍政不修朱子處此必不能一日  
安其位勢也即義也若夫郡守猶可行政故竭力盡職  
此出處之正道而亦為兆之深意也合觀三年中愛民  
勸農教士飭吏訓官治軍正風俗崇祀典種種實心實  
政非同條教具文而救荒大政條理井然情詞懇惻至  
今可深味焉朱子是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居敬窮理  
直是一事徹內徹外無有二境性體中道理滿足直達  
流行措之政事自有左右逢原之妙然非平日窮理之  
功極深研幾以充拓其性體廣大之量亦未易到此地  
位也嗚呼以朱子之聰明睿智迥出學子百倍猶閑居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无

念載者實讀書事事講求方得心理事合一古人量而  
後入學優而仕如此後世讀朱子書者須反身實求自  
度立心行事能勝民社之寄否豈可輕言仕哉豈可略  
窮理而不充拓其性體哉

延和奏劄二云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  
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  
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  
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  
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  
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怪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膺受付託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間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不進為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為陛下一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上突與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其氣能實之列位使之交修眾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辛

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位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眾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為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黷亂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偽讒慝叢脞眩瞶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窳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

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為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禽縱之機周防畏備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壬

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則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術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呵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



一問其朋比援附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賄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蓋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羣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為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於陛下之前倦倦深衷實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聖

在於此而學淺詞拙不足以啟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忠以修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為而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已妄論至此悲憤填臆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為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惟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貼黃

臣去年所進封事恐元本不存今別繕寫成冊用袋重封已於閣門投納乞賜聖旨宣索此劄亦係臣親手書寫目昏筆縱前劄已具貼黃奏陳并乞聖照

此篇言正君心用賢才關係極大發明近習小人固寵蠹國之害尤反復詳盡始信大學惟仁人放流之解上三爻解而毋小人退射隼高墉之訓的確不刊不去小人欲用君子難矣哉

十二月視事於西興

按年譜朱子初受命即印榜招海商販廣米至浙東許以不收力勝及雜稅錢到則依價出糶更不裁減至是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聖

海商米舟已輻輳矣日與僚屬寓公鉤訪民隱規畫織悉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晝既定則親出按歷始於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不遺餘力然每出皆乘輕車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部內不知官吏憚其風采夙夜戒飭常若使者歷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發有朱縣尉不伏賑糶及紹衢屬吏賈祐之等不恤荒政皆按劾其罪大抵措畫類南康時而用心尤苦所活不可勝計有短先生者謂其疎於為政上謂宰相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



朱子曰紹興時去得遲已無孽畫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劄城下兩縣饑民其人不留意只抄得四萬來人外縣卻抄得多遂欲治之而不曾卻託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時已遲天民云甚易只關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人皆貧者大保長無有不知數日便辦卻分作數等賑濟賑糶其初令畫地圖量道里遠近就僧寺或莊宇置糶米所於門首立木應關再入之人滕璘錄

朱子語次問浙東旱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朱子曰向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效力已自有名無實者多因曰向時浙東先措置分戶高下出來不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雷

知有米無米不同有徐木者獻策須是逐鄉使相推排有米者時以事逼不曾行今若行之一縣甚易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尤難以地闊遠動成文具惟縣令於民親行之為易計米之有無而委鄉之聰明誠信者處之聰明者人不能欺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昏懦之人為人所給誦詐之士則務欲容私此大不可尊可學錄

按此二條皆辛亥所錄年譜序於視事西興之下故因記之得以詳考抄饑民量遠近推排有米之法此惟真心愛民實實奉行而不病民者方能得其條理也奏救荒事宜狀云臣蒙恩將命浙東奉行救恤到官日夕

考究求所以上副焦勞之意竊見浙東諸州例皆荒歉台明號為最熟亦不能無少損而紹興府之饑荒昔所未有臣親目所覩回思去歲南康之歉猶謂之樂歲可也賑救既在所急事體宜先奏聞今紹興八邑餘姚上虞號為稍熟然亦不及半收新昌山陰會稽所損皆七八分嵎縣旱及九分蕭山諸暨水旱相仍幾全無收今除餘姚上虞稍似可緩外且論蕭山等六縣約其所收不過十一先次朝廷撥米一十四萬七千石錢九萬貫并本司前官申朝廷於衢婺州通融撥到義倉錢三萬八千七百五貫一百文明州義倉米五千石數目非不多州郡日夕惟賑濟是務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盡

官吏稍解事者皆奔走不暇雖寄居士大夫亦不敢寧處不可謂不留意然終未有能救饑孳之實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獨下戶乏食而士宦族第三等人戶有自陳願預乞丐之列者驗其形骸誠非得已兼自秋來賣田折屋斫伐桑柘鬻妻子貨耕牛無所不至不較價之甚賤而所得售為幸典質則庫戶無錢舉貨則上戶無力藝業者技無所用營運者貨無所售魚蝦螺蚌久已竭澤野菜草根取掘又盡百里生齒饑困支離朝不謀夕其尤甚者衣不蓋形面無人色扶老攜幼呼號宛轉所在成羣見之使人酸辛忱惕不忍正視其死亡者蓋亦不少臣深究其所以



然正緣紹興地狹人稠所產不足充用稔歲亦資鄰郡非若浙西米斛之多又以和買偏重無巨富之家一遭水旱兼失蠶麥些小積穀春首勸糶無有存者上戶先已匱乏是以細民無所仰給狼狽急迫至於如此大抵荒歉自五分以下猶可措置蓋以五分之粟給十分之人稍行勸分便可苟活今以虛空之境而荒及九分則一分之粟既不能給十倍之人而戶口甚多所闕浩瀚亦有非移民移粟所能補助者臣所目見心思兼詢訪士大夫父老者既如此復約墾田收租之數以證之除餘姚上虞外今將田畝計其歲入六縣為田度二百萬畝每畝出米二石計歲收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奏

四百餘萬又將今再抄劄山陰會稽兩縣口數以約六縣之數則山陰會稽丁口半於諸暨嵊縣而比新昌蕭山相去不遠絕長補短兩縣當六縣四分之一今抄劄山陰會稽四等五等貧乏之戶計三十四萬口四等之稍自給及上三等者不預焉則統計六縣之貧民約須一百三十萬口併上戶當不下百四十萬計稔歲所斂四百萬石米除上供及州用外養百四十萬之生齒日計猶不能及二升之數則所謂樂歲無餘者既信而有證矣又約六縣所蠲放分數以計今歲民間所收不過十分之一則所不收之米約計三百六十萬石而所收止四十萬石闕乏數目如

此浩瀚則所謂補助無策者又信而有證矣今將紹興府先所得錢一十二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并臣所得三十萬貫除五萬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又措留五萬貫均給諸州外不過共折米八萬二千餘石并諸項米一十四萬石總而計之不及其田租所闕十分之一今來措置除蕭山僅能口給半月外其餘五縣以戶計之日之所得固已不過一二升者若以口計之則日之所得又不過一二合是僅足以使之皆知聖主憂勞憫恤不忍坐視之意而已若謂如此而便足以救其必死之命則固難指準然遂欲以百三十萬之貧民盡仰官司口以升計麥秋之前九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奏

十餘日當為粟百萬石則亦非朝廷今日事力之所及也然臣竊謂有司之力誠有限量而聖主天地父母覆載生育之心則無終窮以有限之力言之則救護之切撥賜之多誠若不可以有加之今日然以陛下無窮之心論之則豈不欲使此邦更得數十萬石之粟以必救數十萬人之命其忍直以無可奈何處之而熟視其飢餓顛仆於前乎故臣輒敢歷敘其所見聞考驗之實本末如此而別具施行事目以干聖聽惟陛下哀憐財幸意迫情切言無倫次臣無任惶恐俟臚之至

此篇敘旱災情形歷歷如見後世君相內外大小百官



皆當書一通置座右呂新吾實政錄序萬曆九年十年  
關中山右旱災之慘更甚於此當參互考究始知備荒  
宜預也

此篇首有回思去歲南康之歉之語當在辛丑十二月  
壬寅朱子五十三歲

瓊州學記略云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  
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  
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  
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導以導之使不忘乎其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美

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難以久而不壞也則為之擇其民  
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  
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師之  
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  
外也又曰因為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  
夫所以為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  
焉則其德成行修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  
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未  
則非吾事之所急又何足為重輕乎

按此篇朱子教人明理守理自復身心所固有不可外

求諸記誦文詞之末實是切要而陽明以為徇外不知  
何說也

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狀云臣自正月四日起奏紹興  
府巡邏巡歷有合奏聞陳乞事件今具下項欲望聖慈檢  
會臣前兩狀所奏及今所陳事理再賜官會三十萬貫速  
行舊歲之賞痛減度牒之價庶幾儲備稍豐官吏更敢放  
手救活饑民其作捺湖堰亦係一縣新年農事利害之大  
者并乞特依所乞早賜給降

一臣初六日到三界鎮見有餓損人口頗多其死亡者  
亦已不少七日至嵯縣八日至本縣清化孝節鄉所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美

見尤多饑羸尤甚據其稱說皆自八九月來闕食至  
今其死亡者不可勝數道殣相望深可憐憫臣謹已  
再於昨蒙給賜錢內取撥五千貫付紹興府通判吳  
津令收拾賑給嵯縣新昌及三界鎮一帶病困之人  
庶幾稍獲安存未至一向死損但恐錢少不足支用  
伏乞睿照早賜接濟

一臣初九日入諸暨界所有縣之東南一帶山鄉所見  
病損人數絕少問之鄉人云是去年稍得收成去處  
卻見令佐鄉官稱說縣北湖鄉一帶接連蕭山病死  
人多不減嵯縣臣亦再撥給賜錢五千貫付紹興府



通判劉侯令收拾諸暨蕭山病困之人及根刷到勸諭上戶賑糶米未曾出糶之數尙有四千餘石已牒通判劉侯及本縣催促赴場增添人戶每戶除單丁外更與一口收糶及有人戶陳訴乞借官錢及早修捺湖埂緣臣曾與帥臣王希呂連伏奏乞給降米斛未蒙應副今恐失時浸損二麥兼廢農工已逐急於給賜錢內借撥三千貫應副所有三項錢米雖已支撥尙恐數少未足支用伏乞睿照早賜拯濟

一臣十三日入婺州界以後事體續具奏聞大抵婺州災傷比之紹興府分數頗輕州縣措置亦似稍有倫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甲

理伏乞睿照

奏巡歷婺衢救荒事件狀云臣昨按視紹興府嵊縣諸暨縣已具事奏聞訖續於正月十二日入婺州浦江縣界歷義烏金華武義縣由蘭溪縣界入衢州龍遊西安常山開化江山縣今有合奏聞事謹具下項

一婺州諸邑蘭溪水旱相仍被災最甚金華次之而境內馬海白沙一帶爲尤甚其他又次之惟永康一縣爲稍輕大概通計比之紹興府諸邑事體殊不侔然諸縣措置不無乖謬以臣所見武義坊郭已有饑民而訪聞蘭溪金華山谷之間流殍已眾幸今守臣錢

佃頗能究心料理專委通判一員往來檢察請到鄉官五員日夕商議計當不至大段闕敗臣尙恐其所貯錢米不足支用已於昨蒙聖恩所賜錢內取撥白州處州義倉米錢五萬貫應副本州糶米糶濟伏乞睿照

一衢州常山開化水旱最甚江山次之西安龍遊又次之通計其實不減婺州但緣當時州郡吝於檢放常山開化係災傷極重去處而常山所放僅及一分六釐有奇開化又止一釐一毫而已故文案之間但覺災傷輕可而兩邑之民陰受其害不可勝言聞得歲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聖

前死亡已多今之所見羸餓之民亦有甚於婺州諸邑者西安雖輕於兩邑而聞芝溪一源向來俞七俞八作過去處人民已極困悴加之守倅皆已逼替吏民懈弛無復條貫臣竊憂之已輒行下本州所得朝廷許撥義倉米五萬石內將一萬石專充賑濟專委曹官兩員鄉官三員分縣措置收拾饑餓羸困之人貌驗支給伏乞睿照

一婺州諸邑有災傷稍重而巡歷未到處回程當一一點檢別具奏聞伏乞睿照

奏救荒畫一事件狀云臣竊見本路諸郡頻年災傷蒙被



聖恩僅獲全濟今又亢旱周遍七州其幸免者不過三五縣比之去年被災地方大段闊遠至於公私蓄積則連年饑歉支移發散略已無餘其餘措置尤為費力臣本欲此月上旬巡歷諸郡計度合用錢米詢訪合行事務回日類聚奏聞庶免煩煩天聽今為紹興府會稽縣界蝗蟲害稼見行監督掩捕埋瘞已是累日未見衰減未敢起發前去竊慮合奏請事漸致後時有失乃早措畫今略條具一二冒昧以聞伏望聖慈憫此一方重罹災數特賜矜恤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一臣昨曾具奏乞詔州縣照應省限理納夏稅不得促限迫呼已蒙聖慈頒下施行今聞諸州間有不遵稟者公行文移必要七月上旬取足顯屬違戾兼昨具奏乞將紹興府去年住催夏稅人戶納過之數依倣秋苗所放分數特與比折今秋合納之數亦蒙聖慈行下又為戶部巧為沮難行下本府催督愈峻今來既是有災傷豈是追呼催督稅賦之時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被災州郡將所管縣分被災重處特與寬限勸諭送納其不係被災縣分內有被災鄉分亦台較量輕重依此施行其紹興府理折夏稅亦乞直降指揮依臣所乞施行庶幾遭難遺民稍獲安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聖

業

一臣昨具奏諸州雨暘次第曾有貼黃奏稟乞詔諸州依條受理旱帳及早差官檢放事蓋為田稻既是乾損及其未穫之際便行檢踏即荒熟之狀明白易知非惟官司不得病民亦使姦民無由僥倖所以著令訴旱自有三限夏田四月秋田七月水田八月蓋欲公私兩便近來官吏不曾考究令文但據傳聞云訴旱至八月三十日斷限遂至九月方檢旱田則非惟田中無稼之可觀至於根查亦不復可得而見矣於是將旱損旱田一切不復檢踏獨放窮民受苦無所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聖

告訴而其狡猾有錢賂吏者則乘此暗昧以荒曠官作弊皆不可得而稽考去歲本路諸州大率皆然欲乞降指揮劄下轉運司及本司遍牒諸州縣疾速受理旱狀目下差官檢踏旱田荒熟分數其中晚稻田卻候八月受狀節次檢踏如有奉行違慢後時失實之處許兩司按劾以聞庶幾窮民將來獲霑實惠目下聞此德音便知朝廷存恤之意不至猖狂則生妄念仰勞宵旰之憂實為利便

一賑恤之備去年諸郡公私猶有蓄積緣今春支用數多悉已無餘今被災之民既是不可不加接濟則其



費皆當出於朝廷臣本欲遍詢諸郡約見合用實數然後奏請今恐因循後時失於措置兼聞衢明州守臣皆欲丐祠而去台州亦申本司乞撥錢糴米數目甚多又見臣僚劄子論衢州等處見已乏食及有指揮行下閩廣勸諭客米前來温州接濟可見一路州軍荒歉匱乏事勢已急臣今且約一路之數動以一百萬貫為率欲望聖慈特賜開許印給度牒官會早賜給降其度牒欲乞就十分錢數之內且給三分依近降指揮每道且賣五百貫文省或依元價作四百貫文省各臣約度分俵諸州守臣令亦多方措置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器

變轉收糴庶幾趁此早穀成熟之際便於左近有米去處價直尚平之時節次收拾免致臨時倉卒貴價收糴緩不及事

一訪聞諸州府村落已有強借劫奪之患此在官司固當禁約然亦須先示存恤之意然後禁其為非庶幾人心懷德畏威易以彈散若慢不加省待其生事然後誅鉏則所傷已多所費又廣況其不勝何患不生乞降指揮早撥上項錢數使為臣者得以奉承宣布通行曉諭即德意所孚固有以銷厭禍亂之萌矣然後明詔安撫提刑兩司察其敢有作過猖亂之人及

早擒捕致之典憲庶幾姦民知畏不至生事  
一去年歲歉納糴濟之人近已各蒙聖恩補授官資無不感戴然去歲所降減半指揮止於紹興一府施行今則一路皆荒事體不同乞降指揮檢會當來取延年所乞事理許於浙東一路通行  
一檢準常平免役令諸興修農田水利而募被災饑流民充役者其工直糧食以常平錢穀給臣契勘本路水利極有廢壞去處亦有全未興創去處欲俟將來給到錢物即令逐州計度合興修處雇募作役既濟饑民又成永久之利實為兩便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鑒

一伏見州縣之吏不為不多而其間才能忠信可倚仗者極不易得將來七州糴濟往來督察用人必廣乞降指揮特許將得替待闕丁憂致仕及在法不應差出之官權行差使候結局日如舊庶可集事

右謹錄奏聞謹奏

簽黃

臣所乞錢數雖多然以今日明州中色米價計之方糴得二十四五萬石散之七州不為甚多而盤運水脚糜費又在其外伏乞聖照

臣所乞紹興府理折夏稅事理極為分明然在中夏以



前未經再旱之時行之固若有過優者在今日再旱之後人物煎熬朝不謀夕之際沛然行之以紓民力則恐未為甚過況今據大數通府所放秋苗不過六分三釐以此計之所減夏稅亦不甚多若依去年比例言之今年夏稅亦合住催況此是補還去年之數直行放免不為過當重念臣自論此事上為省部所嫉下為州郡所仇藉躡形迹無所不至原其本心只為陛下愛養疲民護惜根本誠亦何罪而至於此切望聖明哀憐照察臣竊詳在法檢視獨閭隸轉運司臣今敢以為請者蓋緣獨閭賑恤本是一事首尾相須若獨放後時失實使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哭

饑民已被輸納追呼之擾然後復加賑恤則與割肉陷口無異故臣妄意欲得參與其事庶幾血脈貫通使聖朝賑恤之恩不為虛枉伏乞聖照臣所奏請固皆今日所當施行而此項最為急切竊恐大臣進呈之際謾將一二項不甚緊要事節量行應副御將此項沈溺不為施行俟臣再請則又費月日致失機會且如明州糴米一事臣本是四月二十三日以後節次申奏是時明州米船輻輳正好收糴乃不施行及至六月十一日方得指揮則所有船米已為上戶收糴殆盡矣今朝廷施行事體緩慢姦弊百端不稱陛下救

焚區溺之意大率類此臣不敢越職奏聞惟是此事切乞斷自聖志力賜主張蓋不惟一路民命所繫實亦國家休戚所關陛下獨留聖慮臣曾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為後來之龜鑑近已刻石本司緣是臣下私書不敢容易繳進今有一本急於申奏不及如法標背已申納尚書省或蒙宣索一賜觀覽仍詔大臣常體此意不勝幸甚此項以後係是次緊內推賞差官兩條亦乞早留聖意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哭

臣據知婺州錢佃申備據國學進士唐李淵等狀本州去歲遭旱特甚通判朝奉郎趙善堅協力措置災傷廣求利害籍貧乏家七十萬口置濟糴場五百餘所勸諭上戶糴米借貸排日煮粥以食民之不給津遺鄰郡流移收養小兒遺棄病者醫藥以療之無流移凍餒之人存活者幾百萬口實迹可考今歲閩郡乾旱祈禱尚未感通饑餓狼狽指日可待趙善堅前來賑濟有方況今年歲之旱甚於去歲善堅解罷在節不惟邦民失所倚賴而州郡亦大失裨助乞特敷奏權留在州同共措置賑濟佃契勘云云臣照對婺州去歲災傷本州通判趙善



堅措置濟糶存恤饑民委有勞效本官雖將任滿本州今歲又遭旱傷比之去年尤甚緊要知得措置首尾官員差委幹辦欲望聖慈特賜賡旨許從本州守臣錢佃備到士民連狀所請令善堅在任同錢佃協力措置災傷庶免誤事須至奏聞者

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

今具沿路災傷事理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十六日再到田間看視蝗蟲大者絕少而小者尙多當處多是早中禾稻皆已成熟多被喫損人戶皆稱檢官未到見分數不敢收割臣已牒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吳

本府催促所差下官日下出門前來檢視去訖又支錢付曹娥監鹽官收買十四十五都蝗蟲并行埋瘞續據上虞餘姚縣申到本縣蝗蟲頗多亦已行下催促支錢收捕埋瘞今來頗得雨澤遠近沾足竊意其蟲必當殄滅已牒本府一面審實具奏伏乞聖照

一臣十七日經歷上虞縣界田皆遭旱彌望焦赤間有近水去處尙有些小可望收成觀其災傷委是至重而本縣不受人戶投訴反將投訴人戶刷具舊欠監繫門頭及出招子催督賦稅無問貧富大

小人戶五日一限逐限輸官之外人吏定要乞錢一百文省其不到者即差公人下鄉追捉搔擾尤甚乞覓尤多人戶不勝其苦一月之間避臣泣訴者至五七百狀臣已送本府存恤究治施行去訖更乞聖慈特賜賡旨揮庶幾州縣有所懲戒免致重困饑民不勝幸甚

一臣十八日到嵊縣其旱勢尤甚於上虞蓋紹興諸縣之旱嵊為最而上虞次之餘姚又次之然上虞餘姚去年猶得薄收獨嵊縣一連三年受此極重之災雖其上戶中家已覺艱窘鰥寡細民則已有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吳

撥稗子而食者臣曾支錢三十文買到所採稗子一升今申納尙書省欲乞宣索一賜觀覽早降指揮令紹興府將此三縣新舊稅租特與倚閣俟見秋苗合放分數斷自晨衷別賜處分不勝幸甚  
一臣十九日至新昌縣是日午後連得大雨幾至通夕本縣先來亦苦乾旱早稻皆已失收中晚之田亦已龜拆方自中甸以來連日得雨田中遂皆有水中晚之禾間有可望去處可勝上虞等縣但諸縣大抵旱乾日久得雨後時秋序已深氣候寒冷其間稻田雖尙青活而不復能結實者亦多有之



荒熟之形尤難分明臣已遍牒檢視官員切宜子細不可差誤伏乞聖照

一沿路人戶已損田段不堪收割皆欲及早耕犁布種蕎麥二麥之屬接續喫用但以檢放未定不敢施工欲望聖慈特降指揮催促檢放庶幾不妨民間及早耕種其有關少種糧之人更令官司量行應副尤為厚幸

一臣二十一日入台州天台縣界以後事理尋別具奏聞伏乞聖照

奏救荒事宜畫一狀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辛

貼黃

奏為本路災傷已蒙聖慈支降錢三十萬貫更乞撥作二百萬貫及別有畫一奏聞等事伏候勅旨

臣昨以本路薦被災傷輒以賑恤事宜一二條奏伏蒙聖慈曲賜俞允仍賜錢三十萬貫以充七郡糶濟之用德意甚厚臣謹以奉宣詔旨頒布遠近饑饉餘民感激受賜歡聲如雷此固足以見陛下天地父母生成覆育之恩矣然臣愚昧不知分量輒敢更有無厭之請蠲冒萬死復以奏聞伏惟陛下少留聖聽臣不勝幸甚今具下項

一臣昨奏請給降錢一百萬貫為一路救荒之備已蒙聖慈開允應副三十萬貫不勝幸甚然臣自昨

者具奏之後續據諸州申到所乞錢數明州一百萬貫婺州六十萬貫處州十萬貫台州十萬貫而紹興府衢溫州尚未申到計其所需當亦不下三二十萬大抵通以一路計之約二百餘萬貫始可足用而臣向來所請不及其半致陛下未知合用實數其所予者又不及所請之半臣之罪大無所逃刑惟有及今據實披露倘冀可補萬一臣竊計本路四十一縣除得熟縣分不過十數其餘大抵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辛

皆荒且以三十縣計之若得二百萬貫則一路可得米五十萬石而一縣當得一萬六千餘石若止得一百萬貫則一縣但可得米八千餘石今乃僅得三十萬貫則是一路得米不過七萬餘石而一縣止二千餘石而已其逐縣合糶給戶口雖已立式行下取會未到然以去年紹興諸邑之費推之則一縣用米有至四五萬石者況今歲之荒甚於去歲一縣饑民之眾其非八千二千石之所能濟亦不待算計而可知矣今欲少俟取見戶數而後計所不足續有陳請則恐地分闊遠取會未能遠



集之間而已後糴米之期矣冬春之間糴者日眾米價日高臣恐用錢愈多得米愈少而民之饑者愈失望也臣愚欲望聖慈深察前項事理特降旨更撥錢一百七十萬接前所給通作二百萬貫令臣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糴俟見糴給戶口實數卻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亦未為晚伏候

聖旨

策黃

竊恐度牒官會發出太多難以發洩今減半賞格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聖

已蒙施行欲乞指揮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并度牒官會湊成二百萬貫付臣收掌則富民聞之願獻助者必多如有應格之人即乞許令提舉官與安撫司照應見行減半賞格懇懇書填當面給付亦足以關防私曲情弊伏乞聖照一臣昨奏乞依耿延年所奏浙東一路獻助米斛人戶並與減半推賞已蒙聖慈開允施行不勝幸甚但指揮內卻有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旨之文則臣恐聽者不能無疑而未有應募之意也臣雖已行下州縣令人戶願獻助者先

經本司自陳待與標撥赴災傷最重州縣送納支散然人戶未知省部人吏將來的將是何州縣作災傷最重去處則終不能無疑且天下一家初無彼此而本路災傷重處殆計八九但令在在處處米穀堆積而徐視饑民鬻食尤甚去處搬運以往則亦無處不可入納又何必逆為此不可取旨之端以疑羣聽而誤饑民之命哉臣愚欲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特降旨一依乾道七年耿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而刪去今來所增委曲關防之語使大哉之言一哉之心有以宣著暴白於天下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聖

則有餘粟者爭先應募而所賜之錢又可會計餘數拘收回納是亦所謂惠而不費者伏候聖旨一臣昨具奏乞詔州縣寬限催稅已蒙聖慈特詔本路州縣將合納稅賦並照省限催促不得非理騷擾不勝幸甚但今年旱傷實非去年之比若據事理所有夏稅自合依去年例特與住催竊緣節次蠲放蒙恩已多不敢便為陳乞但今八月十五日省限已滿州縣自此必是公肆追呼無所忌憚使被災餘民無所告訴馴致死徙仰貽宵旰之憂臣愚欲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特詔有司將本路被



災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卻俟檢放秋苗分數  
定日卻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一併催理庶幾饑  
民均被實惠伏候聖旨

簽黃

臣契勘紹興府今年人戶丁錢已蒙聖慈盡數蠲  
放今者本路諸州例遭災旱而台州丁錢最重下  
戶尤以爲苦欲望聖慈許將台州五縣第五等人  
戶今年丁絹特與蠲放庶幾千里饑民得免追呼  
決捷之擾不勝幸甚伏取聖旨

一臣昨所奏逐項事理並蒙開允獨有依準舊制募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蓋

饑民修水利一事未蒙施行臣竊見連年災旱國  
家不忍坐視夫民之死大發倉廩以拯救之其費  
以巨億計蓋其賑給者固不復收其賑糶者雖曰  
得錢而所折閱亦不勝計仁聖之心於此固無所  
吝然饑民百萬安坐飽食而於公私無毫髮之補  
則議者亦深惜之故臣嘗竊仰稽令甲私計以爲  
若徵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爲募民興役之資則救  
災興利一舉而兩得之其與見行糶給之法利害  
之算相去甚遠故不自揆既以奏聞而輒下諸州  
委是通判詢究水利合與復處以俟報可至於近

日巡歷又得親見所至原野極目蕭條唯是有陂  
塘處則其苗之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於是竊  
歎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自謂若得奉承明詔悉  
力經營令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如此則民間

永無流離餓殍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減糶濟之

費矣不謂言語疎略未蒙鑒照敢竭其愚重以爲

請伏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許臣前項所請百七

十萬貫者而令於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

合與修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其台糶給人有

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由歷就雇入役俟畢工日

糶給如舊則所損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蓋

絕凶年之憂費短利長未爲失策伏候聖旨

簽黃

臣又竊恐興修水利所費太多難以支給即乞且

令貸與食利人戶雇工興役卻候將來豐熟年分

紐計米數量分料次赴官送納椿管在官尤爲利

便伏候聖旨

一臣昨嘗面奏乞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

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以絕下戶細民奔走供役計

囑陪費之擾誤蒙聖慈曲賜開納今者本路復遭



旱虐竊欲取旨依此施行但今檢官已在田野如蒙開允即乞聖慈特降指揮令轉運司疾速施行若俟命下到臣巡歷去處然後施行卻恐緩不及事伏候聖旨

一臣伏觀歲既不登所在艱食全賴商賈阜通之利所宜存恤不可騷擾今米穀不得收稅雖有成法而州縣場務多不遵守至於往糶而有所挾之資既糶而有所資之貨則往來之間經由去處尤以邀阻抽稅為苦是致客人憚於興販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嚴舊法仍詔有司諸被災州縣人戶欲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奏

與販物貨往來州府收糶米穀就關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糶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如蒙開允即乞徑下轉運司約束沿江瀕海所過場務遵稟施行庶幾商販流通民食不匱伏候聖旨

右謹錄奏聞伏乞勅旨

奏巡歷至台州奏行事件狀云臣照得本路州縣今歲早傷臣自七月十五日出巡取道嵎縣迤邐入台州按視及

預行措置賑恤事件節次具奏外臣已於八月十八日起離台州去處州前去所有台州奉行事件須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二十三日到台州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一十五萬緡臣即時分撥應副諸州外仍於台州刷到常平司及諸州庫眼有管窠名錢八萬貫及於降到錢會內撥錢二萬貫共湊一十萬貫量逐縣災傷輕重地里闊狹均撥應副仍詢訪到土居官員士人誠實練事為眾所服者一縣數人以禮敦請令與州縣當職官公共措置差募人船前往得熟去處收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奏

糶米斛循環賑糶仍多方敦請上戶說諭或出米穀或出錢物并行運糶添助賑糶仍據本州申到見管常平義倉米五萬二千石已令椿管準備賑濟及一面立式選差都正鄉官等家至戶到從實抄劄法應糶濟大小戶口取見的確數目各隨比近置場以俟將來關食就行糶濟仍立罪賞約束不得泛濫抄劄枉費官廩外伏乞聖照

一臣所經歷去處得雨之後晚稻之未全損事並皆長茂可望收成但民間所種不多僅當早稻十之一二其早種未全損者一皆抽莖結實土人謂之



二稻或謂之傳稻或謂之孕稻其名不一目今已有黃熟處亦有尙帶青色處村民得此接濟所益非細但其稻莖稀疎多穀少其青色者已逼霜露難恐指擬至於粟荳油麻蕎麥之類卻並有收次第今冬未至絕乏只爲薦饑民無蓋藏竊恐來春必至艱食臣已面諭州縣官吏常切體訪不拘早晚但覺民間闕食便行賑糶收錢運糶循環接濟無損於官有益於民實爲利便伏乞聖照

一臣體訪到本州黃巖縣界分關遠近來出穀最多一州四縣皆所仰給其餘波尙能陸運以濟新昌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美

嵎縣之闕然其田皆係邊山瀕海舊有河涇堰閘以時啟閉方得灌溉收成無所損失近年以來多有廢壞去處雖累曾開淘修築又緣所費浩瀚不能周徧臣竊惟水利修則黃巖可無水旱之災黃巖熟則台州可無饑饉之苦其爲利害委的非輕遂於降到錢內支一萬貫付本縣及土居官宣教郎林鼎承節郎蔡錦公共措置給貸食利人戶相度急切要害去處先次興工俟向後豐熟年分卻行拘納其林鼎曾任明州定海縣丞敦篤曉練爲眾所稱蔡錦曾任武學諭沈審果決可以集事但

本縣知縣范興直不甚曉事恐難倚仗欲乞依本司已獲降到指揮特與嶽廟理作自陳別選清強官權攝縣事庶幾興役救荒不至闕誤伏候勅旨臣前項所奏給降到錢三十萬貫臣已分撥婺州八萬貫衢州六萬貫處州五萬貫台州二萬貫黃巖興修水利一萬貫及明州定海縣亦乞興修水利已撥一萬貫共已撥二十三萬貫外尙贖七萬貫初欲分撥應副明州紹興府而明州申到已奏乞撥錢一百萬貫臣遂不敢拈出兼婺衢兩州連年荒歉並無蓄積可以那兌運糶竊恐將來更有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美

欠闕欲且留此錢數更俟聖慈添撥到錢卽併諸州再行均給所有添撥之數已兩次具奏今更於後項開說伏乞聖照

一臣於八月初三日及十二日兩次具奏更乞聖慈添撥錢物及紹興府明州元降度牒官會所糶米斛通撥作二百萬貫又乞不候檢踏先放五斗以下苗米又乞權住催夏稅零欠俟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并行除豁理納又乞申嚴米穀免稅舊法仍乞特降指揮與免往回貨物及搭帶稅物亦已日久未奉進止欲乞聖慈詳臣兩狀早賜指揮伏候



勅旨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云臣竊見本司所管鹽酒課利國計所資為甚廣而民情所患為最深久欲條奏願以救荒方急有所不暇今以罪疾力請按閑惓惓之私懷不能已輒有已見冒昧奏陳如有可採乞別選忠厚通敏之臣付以其事令其詳細稽考因事制宜使民情亟得去其所患而國家永不失其所資實為利便至於差役一事亦屬本司所管今亦有少利害并具其說如後須至奏聞者

一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方而民間食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李

鹽必資客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產鹽地方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羣或用大船般載巡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能詰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巖有課利外台温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糜費吏卒搔擾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鹽鋪抑勒民戶妄作名

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略瘠民以肥吏困農民以資游手為州縣為提舉主管者非不知之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日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欲乞聖慈特詔本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將本路地里遠近鹽價高低比附參考立為沿海四州鹽法其餘州軍自依舊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李

一酒坊之弊其說有四一曰官監二曰買撲三曰拍戶抱額四曰萬戶抱額臣竊以為莫不便於官監莫便於萬戶其他亦互有利害而萬戶之中亦不能無少利害要在講究詳盡然後施行則庶乎其弊之可革矣今官監之害朝廷既知而罷之然州郡占吝多不遵戶部漕司所撲仍不廢罷此則害雖除而未盡者也買撲之官在買人有稍折本柄破壞家產之患在眾人有掣托抑勒捕捉欺凌之擾拍戶抱額則庶幾矣然或額重而抱納不前或藉此而掣托搔擾弊亦不異於買撲惟萬戶抱額最為簡便然須一州一縣通計田畝浮財物力而均出之使無官戶民戶之



殊城居村居之異一概均敷立為定籍乃為盡善若舍官戶而敷民戶舍城居而困村居不立官簿而私置草簿使吏得以陰肆出沒走弄於其間則又病矣此法本路處州見已施行四五十年民無爭訟今欲便取其法行於諸州則恐本州課額素輕非他州比然他州課額雖多少曾登足若蒙聖恩深詔有司取淳熙六年七年八年三歲實催到庫之數參校取中立為定額然後以此科敷俾為萬戶則亦安民省事之一端也

一臣於今年某月內曾具奏差役利害事申尚書省幾數千言內有徐詡所畫歇役年限一條最為詳密而近準戶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李

部行下乃無一言見施行者欲望聖慈特賜宣索觀其大概然後付之愛民曉事老成詳細之臣令其看詳擇其可行者具為條畫別降指揮施行

提舉兩浙東路常平鹽茶公事具社倉事目如後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年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乙行根治如有欺弊即將其簿紐算人口指定米數

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貨日將人戶請米狀拖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強官一員吏一名斗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共支貸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遠後近一日一都曉示人戶產前六百文以上及自有各依日限具狀開內大人小結保每十人結為一保選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兒口數結保人同保均備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赴倉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偽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奎

正等人不保而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拿主保明者聽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妄有邀阻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同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添黑官桶及官斗每桶收米五省半仰斗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只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撈攙奪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一豐年如有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一倉若遇饑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糾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廩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及支吏糾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歷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近後一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遞相糾率造一同保共為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赴倉色乾硬糙米具狀保內有人逃亡即同保均備納足交納監官鄉官吏糾人等至日赴倉收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糾子要知首尾次年夏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晉

支貨日不  
可差換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曆事畢日具總數申

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糾子一名社倉算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裏足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糾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裏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其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日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蓋墻并買藁薦修補倉廩

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長編排到都內人口數下項

甲戶大人若干口小人若干口居住地名某處或土著外來係某年移來逐戶開列餘開

右某等今編排到都內人口數在前即無漏落及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如招人戶陳首甘伏解縣斷罪謹狀

年月日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奎

保正副姓名

社首姓名

一請米狀式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下某處地名保頭某人等幾人今遞相保委就社倉借米每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冬收日備乾硬糙米每石量收耗米三升前來送納保內一人走失事故保內人情願均備取足不敢有違謹狀

年月日保頭姓名

甲戶開名

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長姓名

社長姓名

一社倉支貨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闕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社首依公差補如闕社首即申尉司定差

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官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姦弊

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聽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奕

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他用如有損失鄉官檢點勒守倉人備償如些小損壞逐時修整大段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

具位朱熹奏節文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欲望聖慈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置立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付本縣出等人戶主執斂散隨宜立約實為久遠之利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錄一首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命戶部看詳聞奏

行在尚書戶部

準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戶部狀準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尚書省送到宣教郎直秘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劄子奏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倉廩三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奎

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土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



送元米還官卻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  
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  
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  
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騷擾就此  
今日之言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  
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入必願從者眾伏望聖慈詳察特  
賜施行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本部今  
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下項諸州常平錢穀及場務  
錢不足申提舉司通一路之數移用仍聽互相兌便支撥  
諸義倉附常平倉監專兼管厥屋以轉運司倉充其積藏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索

而應兌換者準常平法無轉運司倉處諸義倉計夏秋正  
稅無正稅穀處物帛之類折為穀者準此每一斗別納五合應豐熟計一縣  
升同正稅為一鈔不收頭子脚乘錢及耗限一日先次交  
入本倉出贖通正稅候盤量畢亦限一日據數紐撥即正稅不及一斗並本戶  
放稅二分及以上及孤貧不濟者免納諸倉穀唯充賑給不  
得他用縣遇災傷當職官體量自第四等以下闕倉戶給  
散若放稅七分及以上通第三等給並預申提舉司審度行  
訖奏諸災傷計一縣放稅七分及以上第四等以下戶乏種  
食者雖舊有欠闕不以月分聽給保貸借即穀不堪充種  
子者紐直以錢各成實石給限二年隨稅納仍免息州預

以應支數保明申提舉司行訖申尚書戶部雖計一縣放  
而本戶放稅及七分者準此本部看詳欲行下諸路提舉司徧下本路  
諸州縣曉示任從民便如願依上件施行仰本鄉土居或  
寄居官員有行義者具狀赴本州縣自陳量於義倉米內  
支撥其斂放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  
預抑勒仍仰提舉司類聚具申聽候朝廷指揮奏聞事十  
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戶部看詳到事理施行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付戶部  
施行仍開合屬去處須至指揮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究

施行開合去處符到奉行  
跋語云淳熙八年冬十有一月己亥臣某以備使浙東奉  
行荒政蒙恩召入延和殿戒諭臨遣因得以所居建寧府  
崇安縣開耀鄉社倉本末推說條奏誤蒙開納即詔頒其  
法於四方而臣某又以使事適獲奉承仰戴皇仁頓首幸  
甚因竊惟念里社有倉實隋唐遺法往歲里中妄意此舉  
所以收恤民隱者蓋偶合其微旨願以國家未定著令是  
以不能遠及且懼其弗克久今乃得蒙上恩徧下郡國將  
遂得與闔宇之間舍生之類均被仁聖之澤於無窮固已  
不勝大幸而荒陬下里斗升之積又得上為明詔之所稱



揚下為四方之所取則抑又有榮耀焉故敢具刻尙書戶部所被勅命下浙東提舉常平司者屠於故里本倉廳事而記其說如此俾千萬年含哺鼓腹之儔有以無忘帝力之所自云淳熙九年四月丙辰臣朱熹拜手頓首謹言

勸立社倉榜云當司恭奉聖旨建立社倉已行印榜遍下管內州縣勸諭尋據紹興府會稽縣鄉官新嘉興主簿諸葛修職名千狀乞請官米置倉給貸而致政張承務名宗新台州司戶王迪功名若衡州龍游縣袁承節名起等又乞各出本家米穀置倉給貸當司契勸前件官員心存惻怛惠及鄉閭出力輸財有足嘉尙除已遵依所降指揮具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辛

申朝廷外須至再行勸勉量出米穀蒸粟聖旨建立社倉庶幾益廣朝廷發政施仁之意有以養成閭里睦鄰任郵之風再此勸諭各請知委九年六月八日

前年譜載朱子視事於西興一段紀其大要最該括詳盡夫浙東之荒異於尋常觀條奏救荒事宜一疏自然如痛負身迫不容已細閱歷郡情形委曲措置之法瞭如在目如核饑民實數檢災田及時量米多寡設場遠近請二百萬貫放五斗下米住催夏稅捐放舊欠免商米稅減官會價兼用土官寓公糾劾貪守污令推賞助人奏均和買貨修水利陳鹽酒課及義役差役利害等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事條理分明讀者宜盡心焉朱子不忍坐視飢民仁心也勤勞救此饑民善政也仁心善政內外一致倘久於其任言聽諫行亦足試天德王道之體用於萬一卒以効唐仲友見阻於王淮良可惜已夫救荒善策無踰積貯東南水地猶可通商山陝旱荒難以措手運數石米費幾兩金每縣饑民不止數萬雖有四五萬石之穀莫致千百餘里之程合三十縣計之必不能一時聚百萬石穀也待斃者眾言之痛心計惟先時力行社倉每縣由數千石積至數萬石則可無虞矣古人三登良法舍積貯豈有他策哉牧民者審之念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辛

癸卯朱子五十四歲

答項平父書云所論曲折及陸園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為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某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卻於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

按象山年譜壬寅秋除國子監正載此書於癸卯

三五二



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一言非信之也不可取其持守可觀如禪家問主人翁在之說且姑容之不與競耳去短集長正朱子廣大處人有一善聖人亦取之若云疑信相半則非矣既疑之而又信之稍有定見者且不然而謂朱子然乎哉是知答平父書非信也有可取者取之而已曹立之墓表非疑也其不可者決言其不可而已兼取兩家之長亦可取者取之也至云勉力於吾之所急則不然彼說明矣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亦取其長也葱嶺帶來斷其禪而非疑之也通辨屢以疑信相半未定如此立言殆未及細考耳須深究朱子用功之序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筆

未得如何已得如何其未得已得不同於象山如何了了言之自知始終與陸氏大懸殊矣

道一編指此書為朱子晚年信取象山之證篋墩原不知學抑亦象山之罪人也其言之非雖不足責得通辨關之亦可醒學者矣

五月表曹立之墓云立之幼穎悟長知自刻勵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為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業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

寓書以講於張氏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得其遺文考其為學始終之致於是乃有定論不疑其告朋友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

通辨云前似信而此表尤疑疑信相半未定如此非也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諭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筆

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子卿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未有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詞忿色如對讐敵無復少長之序禮遜之容至今常不滿也

通辨云猶是中年疑信相半之說非也玩下答平父書則知朱子不明斥之意矣



答項平父書云罵坐之說何乃至是吾人爲學別無巧妙不過平心克己爲要耳朋友議論不同不能下氣虛心以求實是此深可憂誠之書來言之甚詳已略報之可取一觀此不復云也聞宗卿子靜蹤跡令人太息然世道廢興亦是運數吾人正當勉其在己者以俟之不必深憤歎徒傷和氣損學力無益於事也

台答平父誠之書及曹表觀之皆在一年而若有不同非不同也專是尊德性事取其長也看得義理全不仔細是其短也象山云不知尊德性安有所謂道問學朱子不詰其所謂尊德性非子思子之旨者答之也即不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書

輕相詆訾之意也某卻是道問學上多了非不用尊德性工夫也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者即看義理不仔細非尊德性之真諦也朱子總是取其長容其短因門人競辨之過而不欲啟兩家爭端教誨之心亦良苦矣學脈之不正早已見之而通辨乃云中年疑信相半是大不然專是尊德性事即程子云釋氏止有敬以直內之說豈信其學哉且答誠之第二書有云大家商量箇是處正見朱子正大光明虛心求益子靜所學尙未必是正須商量講求耳何信之有

甲辰朱子五十五歲

答呂子約云前書所喻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卻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切要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疑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書

域也夫學者既學聖人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

呂寺丞固是好博故朱子箴之而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數行是聖學一定次序非但救浙學之弊而已也張南軒文集序略云自其幼壯不出家庭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



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精微無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哀其故稿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早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慨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為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某

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為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為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乃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遂取觀之蓋多向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要道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此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

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次序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子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互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為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淳熙甲辰十有二月辛酉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老

潘叔昌胡廣仲諸書可考也大抵朱子所謂始極於高妙卒就平實者正指其從發見用功便說到天地合德鬼神同用變化不測從孝弟用功便說到無一物不在吾仁之中雖其理如此未免太高後乃操之主一無適之地察之念慮感發之微謹之視聽言動之間得之細釋舊聞反身識理之趣步步平實有行程去處無復向來高妙語矣其答朱子有云某邇來思慮只覺向來所講之偏惕然內懼不敢不勉每得來書益我厚矣又云某數年來務欲收斂於本原處下工覺得應事接物時差帖帖地此皆朱子所發明而南軒先生後來虛心服



膺親切得力者也讀者以朱子所序而細密求之則幾矣

答萬正淳書云所論大概只是如此但日用間須有箇欄柄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閱理之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也

萬正淳見朱子於南康載五十二卷答伯豐第一書荆州之計云云故錄答正淳書於庚子後此書句句是教人立本工夫何曾專用力於文字耶玩已酉答王子台論敬知新則讀書立本只是一事合內外用功矣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矣

答林擇之書云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摩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朱子既曰氣象皆好集其長云爾又曰亦有舊病終不

信陸子之學也細玩前後朱子之不厭不倦如是哉自

此教人檢點氣象意欲故黃廖諸君子皆得聞道象山不能檢點氣習意欲故子淵狂躁子堅髡跡朱陸之判一一了然而象山年譜止載此書下數語截去上半節又摘亦有舊病一語以是爲朱子病不亦愚乎

答潘恭叔書云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

此朱子自言教人根本工夫內外交盡其源頭處與象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矣

山不同陽明何得援爲定論此書亦不可考其年月玩書中語意與答林吳二書同故附序其後

按答林擇之吳茂實恭叔三書象山年譜載其一陽明定論皆載之竟以朱子自悔支離與象山同大謬大謬朱子答方賓王云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即悔前日之格物致知爲非也又云浙中士友多主一偏之論故爾過憂然存養之功亦不專在靜坐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答陳庸仲云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



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且豁然大悟也以此三書考之伯恭恭叔兄弟皆婺州人皆講論事功之學婺州士友多從其說則朱子之答林吳潘者正為恭叔輩事聞見無身心工夫而矻矻之非欲專重靜養而以講學為支離也且一日似禪一日非欲其兀然無作已早防陸學流弊矣奈何拘其文不考其意漫指為晚同乎

答包顯道書云既未免讀書則不曾大段着力理會復是何說向見前舉程文從頭罵去如人醉酒發狂當街打人不可救勸心甚疑之今乃知其病之有在也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全

答包詳道云示喻為學之意自信不疑如此他人尚復何說然觀古人為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底工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工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漸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所論當論是非不當論平險者甚善然是則必平正緣不是故有險耳此說甚長非幅紙可既也

力處今卻便謂聖門之學只是如此全然不須講學纔讀書窮理便為障蔽則無是理矣顏子一問為邦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時都不講學如何曉得禮記有曾子問一篇於禮文之變纖悉曲盡豈是塊然都不講學耶東坡作蓮華漏銘譏衛朴以己之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來喻之云無乃亦類此乎

答包敏道云示喻已悉求放心固是第一義然如所謂軌則一定而浩然獨存使赤子之心全復於此而明義之本先立於此然後求聞其所未聞求見其所未見亦可謂凌躡倒置而易其言矣聖賢示人模範具在近世乃有竊取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全

禪學之近似者轉為此說以誤後生後生喜其為說之高為力之易便不肯下意讀書以求聖賢所示之門戶而口傳此說高自標致亂道誤人莫此為甚三復來喻恐未免此

玩答傳書子淵之狂悖朱子已先知之猶不棄之而且教之望其能改庶可共學耳及乙巳見其大畔乎道始鳴鼓而攻矣若答包書竊取禪學之近似云云直指象山之差但不斥言至三包之妄只以不屑教教之此四人即前書所云其徒多有主先入不肯舍去者故以法言立教朱陸冰炭於此益信陽明第執答林吳潘書以



為晚同何不讀此而參考哉

玩答林吳云深省而痛懲之是教以持敬集義實處用功也答傅包云不虛心觀聖賢師友之言平時不講學如何曉得是教以讀書窮理也蓋不用持敬集義實工夫專以讀書為學固不得力而不下意讀書以求聖賢所示之門戶徒口傳一般作捺紐捏工夫矜為捷得其流弊可勝言哉此二層轉關學者果身入其中未有不讀書者到得讀書講義雖檢身心未探原本其弊無所淵涵從而疑之且深造之方信朱子教人持敬集義是親切語過此二關從居敬窮理實用工夫兩件只是一件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全

到此地位方信朱子教法是孔孟明善誠身知性存心之正傳果非陸王比也如不曾親歷掠得影響或任其所見墮於一邊不味朱子正教自疑偏誤終於偏誤耳豈能知朱子哉

按包敏道軌則一定六句亦似先立根基以從事問學而朱子深非之朱子知言之學見於此矣學者即能收斂身心亦必從事居敬窮理漸明漸止愈止愈明斷無一旦豁然大悟赤子之心全復於此之理必欲如此非入釋氏禪定不能到得定時自不肯讀書窮理致起思慮以搖靜體渠卻不如此說必假軌則一定浩然獨存

復赤子之心立明義之本等語以附於儒脈所以朱子云稱禪家之近似轉為此說以誤後生為能勘透陸學隱情也若答陳庸仲身心稍稍端靜二句即大學或問主敬格物致知之功非欲其兀然無作二句正見無一且能復赤子之心句句對看其義豈不了然耶

答包書亦未詳何年姑以其徒來相訪之語附記於此答李濱老云今世學者幸得諸老先生為之先唱指示要途以趨聖賢之域而不能自淺及深自近及遠循序以進或乃探測幽微馳騁於言意之表以是徒為談說之資而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實其幸不至於中道而廢者必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全

流於佛老之歸而不悟

答汪太初云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佛老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元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微倖於一見此物以為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為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未有不墮於此者也抑嘗聞之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揜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在誠身之前而誠意在



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足下其試思之

此二書朱子任南康時答其闡陸學處直透底裏何得  
執答林吳潘書為晚同哉其亦不深考矣

黃商伯問云未發之前惟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又當敬  
以察之未發之中不待推求而已瞭然於心目一有求之  
之心則其未發者固已不得而見矣剖析可謂明白呂氏  
欲求中於未發之前而執之誠無是理然既發之情是心  
之用審察於此未免以心觀心前章或問謂別以一心求  
此一心見此一心為甚誤論語或問觀過知仁章亦有此  
說豈非學者不能居敬以持養格物以致知專務反求於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金

心急迫危殆無料級依據或流入於異端與始終持敬體  
用相涵意味接續者為不同也朱子云已發之處以心之  
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所謂物  
皆然心為甚者是也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  
無此理矣此胡氏觀過知仁之說所以為不可行也

此書未詳何年按宋史本傳商伯見朱子於南康故附  
於庚子後

玩朱子之答最明最精須於自己心中體驗是如此方  
見得力稍有一毫信不及便是影響其要緊在本體權  
度難得的確此非居敬窮理集義實實下工夫培養此

心公平正大之體段在這裏雖欲以此審其所發何從  
得此本體權度也縱天命之性原有公平正大之權度  
一時清明未嘗不見而識力未至其中夾雜氣拘物蔽  
之偏則不當者多且恐直任本心又走向那一邊去矣  
惟朱子居敬窮理集義既久常覺此心有安於義理而  
不妄動氣象此是本體權度呈露以此審其所發則輕  
重長短自見所以不差此項工夫最親切精密教人金  
針立萬世之師特為拈出學者從此循途以往必有得  
力時也若不如用功速欲以所發求本體終是擾擾  
於運動之中以所發求所發不亦沒世窮年而無所得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金

耶

答呂子約書云比日竊惟體候益佳健矣但來書以為勞  
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  
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  
生病恐又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  
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  
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  
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況以子約平日氣  
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使外邪  
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



道一定論載學問之道數語以爲晚同不獨失朱子因人施教之意以欺後世並不知朱子存心養性之事爲何解徒節錄先賢之言以申己說通辨攻其部障極明但此書中云實爲伯恭惜是時伯恭已卒通辨序於乙未誤矣故正之

又答呂子約書云日用工夫比復如何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某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全

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問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此朱子直指存養省察工夫以戒子約之博雜而陽明以爲晚同當不然也

此二書未詳何年以前書爲伯恭惜與此書同意故附之

答陳超宗云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

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但如彼中誠是偏頗向日之言正爲渠輩之病卻是賢者之藥恐可資以爲益耳以今觀之政不必爾但將聖賢之言事理就已心上作一處看隨得隨守久之須自有開明處也

答潘叔昌云學者先須置身於規矩法度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告顏淵以非禮勿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全

視聽言動爲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免者而克之則亦代翁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自立矣

答王子充云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關於踐履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益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爲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

答劉定夫云鄙意且要得學者息卻許多狂妄身心除卻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



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稍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真是可惡細讀來書尙有此意非區區所欲聞也

答王欽之云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泛泛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功夫參互考證厥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非區區所以望於尊兄者故不敢承命挽回但願頗采前說而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矣

問精靈難易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尙不耐煩看得了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辨如此長遠功夫耶  
又答王欽之云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亦何患

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不明是非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此六書亦未詳年歲皆是遇象山後教人著實立志居敬讀書三件只是一件句句有滋味故附於此學者當潛心體驗立志居敬是第一要緊工夫然必著實讀書浸淫灌溉覺得聖賢言語卽是心中義理渾融貫通如食之飽如衣之暖則立志居敬克己力行漸到居安資深逢原地位矣不然氣憤伏私脫空入禪弊必至此非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矣

身體之不知朱子學脈之正也  
答項平父書云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靈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攙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



得此心常白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何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沉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為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玩此書及前書當合看故附之朱子原兼尊德性道問學用工夫而常自整頓惺惺了了之語尤尊德性扼要處其以尊德性子象山者亦取其持守有力以自提撕其平氣虛心深沉詳密不覺流露出來何得執道問學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卒

上多了遂定朱陸分派乎

答周叔謹書云應之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狗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意應之皆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喻及為幸某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概誦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陽明列此書於晚年按與叔謹第二書云朝廷方遣使命行經界經界事在庚戌首云應之相聚所講何事而此書云恨未得相見則在其前可知且此亦朱子自言體察收拾為要未見與陸同也玩語意與答諸葛誠之書同故附於此

答李叔文云論及為學次第甚慰所懷但向來所說性善只是且要人識得本來固有元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好纔不到此即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覿顏淵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錮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卒

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作一求仁字即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歎美之詞乃胡氏說大非孟子本意今亦未須論但看孟子本說足矣此不是要解說性字蓋是要理會此物善惡教自家信得及做得功夫不遲疑耳

此書未詳何年按集中所載前三書皆自南康歸闈語故附於癸卯後

宗陸王者多言朱子偏於道問學本體不虛豈知朱子哉如此書直教人從心中體認性善實下功夫收斂切不可添求仁字旨哉斯言蓋自家性善只是一團天理



藹然湛然正大光明氣象在這裏若不得字樣作幫補一着字樣便步支離便難摸索又不同於無善空蕩蕩的沒有欄柄處此惟身到心到者方理會此氣象的是至善無一毫添着處卻是實有欄柄處也只此一書便見朱子德性至善無聲無臭異於陸王者在此

答呂子約云論語所記皆聖賢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固滯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此耶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為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有所係戀卻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凡前後所言皆瞻前顧後一前一卻之論不曾坦然籌直行得數步此亦一箇大病根株恐當痛下工夫刊削不可悠悠

答潘叔昌云承喻李陸孫氏之書慨然有感此見進學不倦之意然愚意學者當且就聖門文字中研究得箇入

頭處卻看此等其合者固所不遺其不合者亦易看破自然不費力也嘗私怪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深下工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間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試以孟子論子路管仲處觀之可見其得夫矣

玩此二書朱子立本之旨明白極矣操之之功只在專一講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彼以讀書講學為徇外者豈其然哉夫讀書講學必以四書六經為主以小學近思錄周程張朱書為階梯有箇入處然後看史則合與不合了然不差尤其要者惟朱子集中有門徑有權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衡要在學者心會身體而自得之非可苟也年譜云甲辰辨浙學極力為呂潘輩言之此二書語意相近故附之

答方賓王書云所論近世識心之弊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玩朱子此書所謂涵養根本用功處與象山不同

又答方賓王書云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



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為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擊斝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為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然亦切勿以此語人徒增競辨之端也

二書所言皆是斥陸學之非但不顯言之耳二書亦不可考其何年末一書有云浙中聞頗有船粟可濟民食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不知此來氣象復如何朱子浙東救荒在壬寅且玩徒增競辨一言自在卯辰間故附之

答陳同甫云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特於形體之私固不能無人心矣然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并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混者為當然

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混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至如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其學焉以為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蓋

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為之田地本根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為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為利爭欲慕而為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混廢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又云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



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徹去阻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諳身卻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官人以私侍其父其他亂倫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三

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成人而不必於儒攬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正如攬金銀銅鐵爲一器不惟壞卻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不傳之

學一事卻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卻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真洪所謂慣者乃狗流而非真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辨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惟老兄爲有識者所譏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某之所深憂而甚慮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

又答陳同甫云古之聖賢從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三

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不盡盡善則一而已來喻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卻將聖賢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其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將來惟恐



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  
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  
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爲金之管施之有教  
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  
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  
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卻閒心力無補  
於既往正恐礙卻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  
便是真金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  
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  
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  
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  
猶有可恨今乃無故必欲舍棄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  
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撥取零星金不亦誤乎帝王本無異道  
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  
莫之禦而不爲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  
說不足援以爲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弊矣今  
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以爲色籬邊物  
而不知省其爲喚銀作鐵亦已甚矣來諭又謂凡所以爲  
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  
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矣

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求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  
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  
之爭耶況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  
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

道心之旨肇自堯舜歷聖相傳數千餘年宋周程始接  
其統朱子大發明之與同甫往復再三非好辨也漢  
唐賢明之君無有精一工夫間有是處多是暗合諸儒  
亦然同甫取其言行之合理者便指爲與唐虞三代不  
殊是視漢祖唐宗卽堯舜湯武視蕭何曹參劉向匡衡  
房元齡杜如晦韓愈李白之功業文詞卽伊周之經綸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矣

警告雅頌紊亂聖學無所底止矣朱子一生經濟文章  
原於道心故特辨明之上承堯舜不傳之絕學下正後  
世學者之宗旨其功豈在禹下哉

按年譜甲辰力辨浙學之非

答康炳道云所論爲學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爲事遂至陷  
溺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正是要就  
事物上見得本來道理卻與今日討論制度較計權術者  
意思功夫迥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  
溺耶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熹於此非敢  
有所與奪但見邪說橫流恐爲吾道之害故不得不極言



之信之與否則在乎人焉若既排闥之又假借之則恐其  
弊將有至於養虎而遺患者矣然區區於此亦固未嘗有  
所絕於人而不與其進也彼若幡然覺悟去邪歸正又豈  
熹之所能拒哉東萊文字須子細整頓成編乃可商量但  
此事亦不宜甚緩蓋人生不堅固若過卻眼前諸人即此  
事無分付處矣

此書未詳何年東萊卒於辛丑故附於卷後

朱子格致工夫原於討論制度者大不同事物本來道  
理與吾心本然之知只是一理如民當養理也吾心知  
民當養理也惟事物道理見不透吾心本然之知亦不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透所貴格物以致其本然之知程子云合內外之道正  
謂此也陽明指為徇外亦未讀此書而何輕於立論耶  
朱子曰未發已發只是一項工夫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  
要審察遇事時復提起不可自怠生放過心無時不存  
養無時不省察

又曰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便好  
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  
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朱子曰靜坐而不能遺思  
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  
能敬便是本體在方會得已發未發是一件工夫應事

常如無事之旨然不從已發未發說著實體驗過來安  
能知此

又曰心不可有一物喜怒哀樂固欲得其正然過後須平  
了且如人有喜心若以此應物便是不得其正

朱子是時已是不遷怒地位

或問顏子死而不亡之說先生既非之矣然聖人制祭祀  
之禮所以事鬼神者恐不止謂但有此理須有實事朱子  
曰若是見理明者自能知之明道所謂若以為無古人因  
甚如此說若以為有又恐賢問某尋其說甚當

朱子於鬼神之道了然久矣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又曰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  
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以上六條皆萬人傑錄存養讀書朱子齊頭用功如此  
或問此心未能把得定如何朱子曰且論是不是未須論  
定不定

是字是存養要訣若陸王則論定不定矣

問敬何以用功朱子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如此方能身心肅然表裏如一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  
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面牆朱子曰學者若



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三段皆潘柄錄合觀之居敬窮理不可缺一也

又曰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合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重

下便有此明德雖為物欲掩蔽然這些明底道理未嘗混絕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為不難矣孟子論四端便各自有箇樞柄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即其所發之端求其可見之體莫非可窮之理也

又曰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著落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

朱子所謂窮理原不向外尋求只就自家明德發端處

推廣所謂讀書須求自家疑處仍是明吾心道理也

又曰未知學問此心渾為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

又曰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凡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十五志學所志只在此三十而立所立只在此四十而不惑又不是別有一般道理只是見得明行得到為聖為賢皆只在此

以上周謨錄前一段言克己後一段言立腳在天理上再無移易處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重

又曰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朱子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眾人動時卻是膠擾亂了

又曰四者人所不能無但不可為所動若順應將去何不得其正之有

又曰定亦有淺深如學者思慮凝定亦是定如道理都見得徹各止其所亦是定只此地位已高

以上程端蒙錄動時靜聖人地位固難到然動靜體驗



正是致中和切要功夫靜中既認得性體只恐動中擾亂不能順應若能實用窮理讀書克己盡倫存義工夫

道理見得徹有箇立脚處則靜時動時漸有穩定意思

朱子思定理定分別最精陸王思定耳如程朱方是理

定陸王何以思定沈靜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也

問禮記正義載五養老七養老之禮朱子曰漢儒說制度

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大抵古人制度恐不便於今如

鄉飲酒禮節文甚繁今強行之畢竟無益不若取今之禮

酌而行之

或問為政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朱子曰某謂當以

嚴為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泣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

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

又曰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參政兼六曹如吏兼禮戶

樞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卻擇具

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

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以

為豈有為臺閣長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為宰相則可擇

千百具寮曰此說極是當時如沈既濟亦有此說之意

朱子問人傑姚崇擇十道使患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說

患未得人便見它真能精擇曰固是然唐鑑卻貶之唐鑑

議論大綱好欠商量處亦多又云范文正富文忠當仁宗時條天下事亦只說擇監司為治只此是要矣

以上萬人傑錄

又曰唐時州縣上供少故州縣富兵在藩鎮朝廷無甚養

兵之費自本朝罷了藩鎮州郡之財已多歸於上熙豐間

又令州郡見看軍額幾人折了者不得補卻以其費椿管

上供而朝廷得錢物甚多今天下兵約四五十萬又皆羸

弱無用之人所費不可計今若要理會須從此起

又曰賑濟之策初且大綱如抄人口之類亦且待其抄來

或去卻一細碎便生病屯田亦然且理會大處如薛士龍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輩皆有一定格子細細碎碎皆在我手裏且只一出使委

人如何了得又此等事須是上下一心方行得

又曰嘗與劉樞言某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得盡

搜羅天下人才諸部長官得自辟屬官卻要過中書吏部

尚書考察朝廷未闕人時亦未得薦俟次第闕人卻令侍

從以下各舉一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

者進今常常薦人一切都淡了又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

一漕一憲茶鹽將兼了

問今日之軍政只有君相上下一心揀之又揀如太祖時

方好朱子曰只有揀練便用太祖時即用如揀而養十數



年又老了依舊無用

以上包揚錄

又曰天下事自有箇大根本處每事又各自有箇緊要處

以上程端蒙錄

又曰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餘萬事各有一根本如理財以養民為本治兵以擇將為本

按此條不知何氏錄上一條得此方明故附之

朱子於擇宰相擇監司選將練兵禮法工料事事講究

此為明體達用之學陸王治事亦料理得而教學別是

一說體用絕不相蒙殆雜佛老管商以為學而異於聖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五

真

人之道矣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終

七世姪孫朱孫芬重校刊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卷六

長白高斌東軒訂定

儀封張師載西

乙巳朱子五十六歲

答陸子靜書云奏篇垂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語圓意活

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會

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葱嶺帶來耳

象山奏對在甲辰

象山輪對五劄敷陳詳明朱子稱之亦取其論治道之

長也至於人君根本處要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象

山總不言及五劄之末但言垂拱無為而百事詳何言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之易也朱子窺見其隱絕無居敬窮理工夫故直斷之

曰葱嶺帶來豈疑信相半哉前言專是尊德性事而通

辨云疑信相半此言養深蓄厚而通辨又云疑信相半

不知尊德性一語不過言其能收斂身心即葱嶺帶來

之意養深蓄厚不過言其詞意渾浩亦由所養所蓄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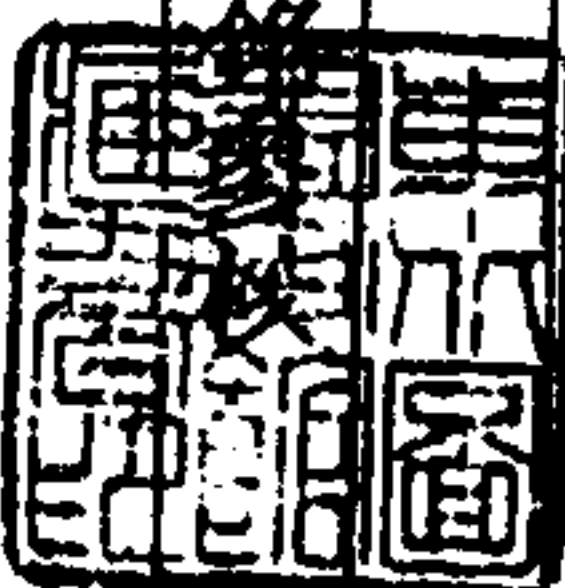
然意各有指原無相信處是時朱子已五十六矣按其

年考其學正是存省有得合一之候集中文字了了可

見即以此書觀之細味語意都是砥礪安有纖毫信底

意思讀者深體之則自見耳

與劉子澄云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





壞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卻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而已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子靜一味是禪卻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為無力然其下梢無所據依恐亦未免害事也去年被人強作張呂畫贊及敬夫集序今並錄呈婺州學者甚不樂也

張敬夫集序作於甲辰十二月

其收斂學者身心即是禪傳子淵輩之凶狠子靜之教之害也朱子憂之如此尚曰信之哉

又與劉子澄書云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疑

朱子聖學考略卷六

二

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擗眉弩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為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為此說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公度書來似有此病痛不知季章如何學問固是須著猛勇然此猛勇卻要有箇用處若只兩手握拳努筋着力枉費十分氣力下梢無可成就便須只是怪妄而已吳伯起資質本是大段昏弱故得此氣力便能振勵而短長相補不至於怪然亦失之偏枯恐不能

大有所就若資性中本有些子精神被此發作如陽藏人喫卻伏火丹砂其不發狂者幾希耳近日因看大學見得此意甚分明聖賢已將八字打開了但人自不領會卻向外走作耳

通辨載至吾道之不幸也止以為一家冰炭自此始是矣然冰炭至此而極不自此始也○建昌謂傳子淵淵

建昌人

丙午朱子五十七歲

易學啟蒙序云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著以命爻使天下後

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

朱子聖學考略卷六

三

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不能已其為著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畫者有以啟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傳會而或以為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為也若是者子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淳熙丙午暮春既望

啟蒙之作朱子非得已也伏羲有先天卦畫而後天道



理統括無疑文周有後天卦畫彖象爻辭而先天道理散見各別孔子十翼根本先天發明後天無所不備程子易傳闡晰後天而未啟先天當時學易者如黃中機仲肇雜說纒起無所折衷朱子憂之本邵子之書著啟蒙四卷載河圖洛書先天卦畫圖以明無聲無臭之中具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在天如此在人亦然載後天卦畫圖明著策考變占以明陰陽老少之中具有卦象卦體卦德卦變之妙承乘應敵吉凶悔吝之用人事顯然天運可見使人本先天以立其基而於一卦一爻一事一物如卜筮所得推求其象考究其理以盡後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四

天之散殊詳後天以致其用而常戰戰兢兢履薄臨深如上帝臨汝不敢戲豫不敢馳驅以完先天之本原此朱子著啟蒙以立教之旨也如啟蒙五贊答袁機仲諸書易語類皆當反復潛玩心體身行庶得朱子之旨可復向上根原矣

孝經刊誤後記云某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大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傳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

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為外傳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之類即附始於事親之傳顧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孝經十八章朱子分前六章為經後十二章為傳最分明其中辨論皆當潛玩焉

答陸子靜書云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莫且宿留否學者後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詣見不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書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為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礮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五

外是非黑白即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元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某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此數日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尙復有異同否耳象山年譜載此書於丙午

此書陽明所錄止衰病以下數行耳首已明言子淵所學之非末數語朱子自言涵養得力原非以象山之學為是云未知復有異同否同不同未可知也通辨攻篋墩陽明之捕風捉影誠然



細玩與象山書朱子之不同於陸已一一言之矣特篋墩陽明未之知耳剛毅不易得者譏子淵也偏處亦甚害事者責子淵之高大自許也雖嘗苦口二句見子淵不受教也亦嘗痛與砭礮否見象山當痛砭礮之亦知其不痛砭礮之也道理三句言不當求之元妙也此而不察三句言子淵之求元妙即象山之教之誤也邇來三句朱子自言涵養有力實實信得及也未知異時三句見自家所得與象山異同未可必子淵不以為然想象山亦未必以為然而料其必有異也首尾二百餘言無一字與象山同而陽明以為晚同篋墩以為未及胥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六

會而陸已下世二家之欺世至此然亦不能欺人也此書之在丙午朱陸年譜文集的確可想自丙午以後朱子答象山書一云一味慢罵虛喝心欲求勝一云肆支蔓躁之詞一云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如此者甚多冰炭極矣稍能讀書者皆知之祇程王之自立說耳安能援陸附朱以欺來學哉

答程正思書云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病中懷抱省試得失想不復置胸中也告子生之謂性集註雖改細看終未分明近日再改一過此處覺得尙未有言語解析得出更俟款曲細看他時相見卻得面論祝

汀州見賈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為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為前日之唯阿矣浙學尤更醜陋如潘叔昌呂子約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當時傳授師說何故乖訛便至於此深可痛恨元善遂能辨此深可歎賞深慚老謬放過此著今日徒勞頰舌用力多而成功寡也

答程正思謂去冬其徒來此等語與前答子靜所云子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七

淵去冬相見同答公度幾道語意亦同答正思一云雖知其非一云譬如楊墨朱子久知其是禪特未盡見底蘊耳曾學禪宗未免私嗜云者非私嗜其學也須玩知其非三字其學已非矣但其收斂身心亦甚有力即取其長之意云爾朱子嘗曰釋氏說元空便是空無物又說真空卻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但他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又嘗曰看釋氏下工夫直是自日至夜無一念走作別處去學者一時一日之間是少開雜念慮如何似得他只惜他所學非正學在工夫知此則知私嗜之言蓋有說焉同一收斂不走作之解其



中大有分別釋氏之收斂不走作雖曰有物而內外俱空象山之收斂不走作奉禪空爲宗而以知覺應事接物朱子之收斂不走作主敬窮理而內外合一惟其一於主敬窮理而兼取眾長所以取其收斂不走作者只在用力疑定處此所謂曾學禪宗未免私嗜之意之旨也若不透徹此解而泥字面既知其學之非而又嗜之是嗜其非正之學矣不獨上下文義自相矛盾而於朱子聖學之功未見得其要領也至於唯阿云者蓋以象山陰釋陽儒而猶有慕儒之心又其氣質剛猛不肯虛心下意求友集益第以異言往來冀集一悟自去所蔽

朱子聖學考略卷六

九

其爲講學庶幾歸於一是而廣吾道之傳卒以私意爲主狂悖百出乃得盡見底蘊不憚極力攻之此則朱子之苦心衷腸皎如日月者也通辨乃云朱子初年因嘗參究禪學與象山所見亦同以故私嗜唯阿時稱其善則大非矣故不得不詳辨之以俟後之君子南軒先生云明道先生爲條例司屬官是介甫初爲參政時正欲就其中調護變化之後來見他執拗不可回爲天下害故在臺中力論之無非中節也遷以朱子初遇象山以吾黨孤弱亦欲變化之後來見其妄自尊大俯視聖賢故力攻之朱子待象山即程子待介甫之心

南軒知程子後儒不知朱子可慨已

答劉公度書云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答趙幾道書云所論時學之弊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逞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論妄自尊大俯視聖賢滅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

朱子聖學考略卷六

九

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朱子與象山一切容忍亦以任道者少雖或稍近禪宗必誘而進之北宋諸儒兼通禪學多有其人若萬曹二君之去邪歸正固朱子所深願者及傅子淵輩大辟聖道不可誨化故與程趙諸同志鳴鼓以攻非始信其說而至此始攻之乃向已覺其弊而至此深覺其非也通辨言前此疑信相半至此始覺其非亦未詳朱子之言之意乎

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浩熟思之若能每事加



敬則起居語默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朱子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拾起幾時得見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為一自家須用持敬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十

又曰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主敬工夫依此做去方有程途

問二程說格物謂當從物上格之窮極物理之謂也或謂格物不當從外物上留意特在吾一身之內是有物必有則之謂如何朱子曰外物亦是物格物當從伊川之說不可易灑掃應對中要見得精義入神處如何分內外三段皆邵浩錄玩灑掃應對中三句朱子是時格物已內外俱徹矣陽明議以狗外安能識朱子

朱子曰今日民困正緣松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

力見說襄漢間儘有荒地某云當用甚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為屯彼地沃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蘇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寬遲之十年其效必著須是擇帥既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寮屬同心措置勿數更易庶幾有濟邵浩

又曰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其餘幕職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十一

治天下在得人人在擇監司太守誠領要之論也統天下而言將帥監司太守大略須三百餘人果得其人治道可舉其人固難擇之亦難養之教之蓋有道矣

丁未朱子五十八歲

三月小學成

按年譜云朱子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枝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修身之事此略備焉

小學一編學者飲食之書也張子云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旨哉斯言士人少時不讀小學致言行



不循禮法雖陷於不知及其知之慚無地良可歎惜  
有志者便從脚下做起須將稽古嘉言善行三篇熟讀  
反身深思前賢何以能行後人何以不能真有惕然愧  
懼奮然勇決之志則知立教明倫敬身三篇字字句句  
皆自家性命語安得不玩味安得不踐履如此方無負  
朱子之意云

答陸子靜書云稅駕已久諸況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  
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區區所憂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  
精麤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  
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悖悖大爲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三

吾道之害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  
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

答劉子澄書云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  
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  
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近覺向  
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  
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  
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  
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惶恐痛自警省  
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爲取舍也小學能爲刊行亦佳但須

更爲稍加損益乃善

丙午已到敬義合一地位而此書云爾者蓋簡約端的  
即敬便有義義便有敬之旨只押文字二句與灑掃應對  
對中要見得精義入神處如何分內外同意非僅丙申  
庚子所見也

答陸子書通辨序於丁未極確答子澄書亦在丁未以  
小學成於丁未觀此二書則朱子因材施教之教益可見矣  
答陸者即訓廖子晦項平父之意也答劉者即訓呂子  
約林擇之之意也道一編以答陸者爲早年定論以答  
劉者爲晚年顛倒已甚大抵程王兩家皆以朱子早年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三

異乎陸晚年同乎陸執一己之見議朱子之學止知答  
陸之書與陸相南北而不知答劉之書與陸亦冰炭也  
朱子以子澄務博恐流於癡學一派而箴之且述自己  
平日博學未免有向外意至今涵養得力有所統會以  
見不可專用心於文字耳至於周程小學等書朱子奉  
爲神明熟讀潛玩以收斂身心者象山多所不取其不  
同已了然可見即此書末一段與子澄言小學甚詳正  
所謂不在日用之外簡約端的而與象山冰炭者陽明  
刪而不錄烏足以語朱子之學哉

答陸子美云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



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腳根依他門戶卻是反復  
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  
以己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  
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卻恐長者從  
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卻  
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  
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  
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概不言太極  
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本只此一句便見  
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齒

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顛撲不破只恐自  
家未曾見得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乃在此而不在  
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  
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  
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有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  
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  
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  
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  
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

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  
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  
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卻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  
於此卻初不見義理只是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  
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  
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桎於一己之私  
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  
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  
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  
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語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五

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  
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按答子靜論太極在戊申則此書自在丁未

朱子於太極一本萬殊西銘理一分殊道理實見得如  
此了然備具於胸中所以陰陽剛柔仁義當前都是民  
胞物與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惟其如是以敬便有  
義義便有敬直內便方外方外便直內內外本末不是  
二事朱子此時得於太極西銘者最深微最廣大子美  
不足以語此故就二篇首句略言之其大義已略見矣  
答呂子約云日用工夫不可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



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鄉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來喻拈出劉康公語甚善但上面蹉卻話頭恐亦義理太多費了精神故向裏時少耳聞子約教學者讀禮甚善然此書無一綱領無下手處頃年欲作一功夫後覺精力向衰遂不敢下手近日潘恭叔討去整頓未知做得如何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此書前一書本註丁未七月三日此書本註九月十三日自是丁未且二書皆言詩自是相去不遠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末

呂寺丞以博覽為學朱子箴其支離勉以向裏此後所答多親切處讀書須留意焉鄉來誠涉支離數語是言寺丞之弊後儒以為朱子自言大失之矣

答陳正已云示喻為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為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為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此相規否也熹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

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者真不妄也沖漠無朕一段恐未可輕議若當此時萬象未具即是上面一截無形無兆後來被人引入塗轍矣賢者正作此見何乃遽謂古今無人作此語耶敬以直內近思錄註中別有一語先生指意甚明蓋雖不以為無然未嘗以為即與吾之所謂敬以直內者無毫髮之差也近來浙中怪論遽起令人憂歎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為如何也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七

玩書中某自年十四五時數行知朱子少時並未專心學佛不過所見未端的如延平答問昭昭可考即答汪薛許三書亦自言其未絕意耳後儒遂援以為少年學禪之證試細考此書則其立說之非明矣此書未詳何年因浙中數語故附記於乙巳後開闢錄序此書於乙巳

子向閱朱子語類云象山是禪心竊疑之以象山在人倫中居家蒞官井井有法未必是禪閱象山文集語錄稍覺其有禪意猶未了然也反復玩朱子立論詳明處知其雜禪有由來矣其養心也稍有所著便為心累直



空之惟恐不盡其制行也心有所發是其天性感動必盡其力其治世也然有機術故用之必盡所長及其學之成也應事接物之間因其所發用其所長果足以經理事物而自心仍是不動空體遂以為聖學在是一切典籍皆屬語言文字竟謂之注腳而無疑矣蓋人心之靈無所不可而運用之發無時而息力求其空則能空力求其實則能實務充所發則能充僅行所發則能行必兼其長則能兼必專其長則能專以空養心以發制行以長治世空原於禪發原於儒長原於管陸學之根實是如此至於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六

理吾心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理渠固未之用力而亦無由造其微也陸曰惡能累心又曰善亦累心夫以善之累心比之眼中之金玉屑而欲無之是以心為空空一無所有百行萬善悉為後起之迹其去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者不知幾尋丈矣緣其學不從格物入而從靜養入故於太極陰陽生人生物源頭處流行處未曾研究但以空明為體作用為用其雜禪豈不了然哉通辨及諸儒不於此抉其由來僅以弄精魂闢之亦難以服其徒之心矣

答陳膚仲云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

而不讀書時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為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工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之處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謾此奉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卻遠勝看解也

此書亦未詳何年以前書在甲辰後書在戊申故附記於乙巳後書中移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心無不存數語是如見如承要旨不可草草略過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九

徒自說見處言語意氣次第節拍正是如此更無少異恐是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張皇如此不已恐更有怪異事甚不便也長孺所見亦然但賢者天資慈祥故於惻隱上發彼資稟屬厲故別生一種病痛大抵其不穩帖而輕肆動盪則不相遠也正恐須且盡底放下令胸中平實無此等奇特意思方是正當也

答汪長孺云別紙所論殊不可曉既云識得入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



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此須放下只且虛心平意玩味聖賢言語不要希求奇特庶幾可抹今又曰先作云工夫然後觀書此又轉見詭怪多端一向走作矣更宜詳審不可容易也

玩此二書應在乙巳丙午間故附之

大抵江西學脈從靜坐中見得天人不限隔影響遂謂道在於是侮慢聖言凌視同類生出許多病痛由其所養者非仁義禮智渾然燦然之性又不用讀書窮理小心體認工夫故敢如此張皇明儒龍溪心齋皆是此病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手

是誰之咎歟朱子深知陸學貽害後世故嚴斥之

答潘恭叔書云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日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端的親切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禮記如此編甚好但去取太深文字雖少而功力實多恐難得就又有擔負耳

按此書前一書云小學旦夕可就小學成於丁未則前一書當在丙午其書有云周禮恐五峰之論太偏此書亦云周禮卽以祭禮賓各師田喪紀之屬別爲一門與前書相類亦當在丙午然不敢遽定故附於丙午後且

語意與答象山書正相契合可見朱子主敬之學至丙午而益親切然則答象山之書陽明以爲同陸之證愚卽以爲朱子聖學卓立之證而與象山不同之確據也後幅論三禮甚詳與陸學迥別

朱子自己丑悟心貫動靜後處處用功如答林擇之諸書尤加意涵養答薛士龍書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身心內外講學踐履無不齊頭著力至丙申與季通先生講論專意涵養而不輟講學之功以益其栽培又歷十二年至丙午主敬親切動靜合一是一大關詳見於子晦文卿所錄其功全在博文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手

約禮上著實做去久而後純豈陸學之收拾精魂所能企其萬一耶

答呂子約云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卻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卽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有判決之助今又失此機會極令人悵悵

又答呂子約云示論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



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讓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非是公後又將此意尋討他也

又答呂子約云舊讀胡子知言答或人以放心求放心之問怪其颺縷散漫不切嘗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嘗恨學者不領此意今觀來論庶幾得之所論必有事焉焉飛魚躍意亦甚當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為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處耳知得如此已是不易更且虛心寬意不要回頭轉腦計較論量卻向外面博觀眾理益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三

自培植則根本愈固而枝葉愈茂矣若只於此靜坐處尋討卻恐不免正心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氏之見矣亦可戒也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卻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為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教空蕩蕩地不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玩此數書朱子教呂寺丞立本制事讀書之法極備不得止援責寺丞鄉來誠涉支離數語指為專事本體晚

年同陸也蓋朱子立本工夫至此益親切有味凡制事讀書皆是培養根本工夫合內外動靜無時無處不用其力所以答陸子有日用得力之語於此數書益信之矣

按呂寺丞云誨諭工夫且要見一箇大頭腦便於操舍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我手裏不是讓說收其放心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三

者又看做仁了知者又看做知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賸只是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懣憂思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



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朱子答云此段大概甚正當親切操存久則發見多故舍甚則日滋長此二句甚好呂寺丞又

云誨諭胡子知言云朱子答云此意大概亦好但太

支蔓不直截不覺卻將此心放了恐當一切掃去且將

所代五峰一語早晚提撕令有箇要約處乃佳不然又

似程子說溫公為中所亂矣呂寺丞又云誨諭謂必有

事焉云朱子答云此段看得亦未親切須知必有事

焉只此一句便合見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方要於此

著意尋討便窒礙了如說先難先難只此二字已見得

為仁工夫然於此處才有計較便夾雜了故才說上句

朱子聖學考略卷六

便說下句以急救之如方安頓一物在此又便即時除

卻是非教人先安排此有事勿正之兩端而就其中以

求之也朱子答呂寺丞四書及此三書其指示未發之

中至矣密矣寺丞所問皆極親切而朱子答之又進一

層蓋朱子答寺丞見於四十七卷者至詳且盡故四十

八卷所答即將詳且盡者渾成一片無有痕跡必有從

前許多工夫到此方覺自己性體有要約處不外朱子

代知言一語斷不能一蹴而至也四十八卷後數書尤

極微妙學者通二卷前後而細味之自知朱子與呂氏

傳授聖學的確深微其所不言者可默會矣

按呂寺丞誨諭工夫一段是其從事朱子實有用力處學者當潛玩不可與朱子同序故附載於此

朱子云一切掃去又云只此一句便合見天理流行活

潑潑地此是呂寺丞著實立志居敬窮理有入門下手

工夫方如此說並歸於一若他人未用工夫未嘗博學

便不如此說故須合二卷通考之則知朱子立教之次

序矣

此二書未詳何年語意與前一書相近姑附於丙丁後

答黃直卿云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意卻可且與說出正

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核同異研究纖悉恐其意

朱子聖學考略卷六

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

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差誤今幸見得卻須勇革不可苟

避譏笑卻誤人也

又答黃直卿云示論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

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

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恐不能展拓也

又答黃直卿云所論太極散為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

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旨川上之歎萬物皆

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此說大

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



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  
說耶通書中所謂誠無為者太極也幾善惡者陰陽也德  
虛動直禮先樂後淡且和果而蓋既曰各具太極則此處  
確之類亦是圖中陰陽動靜意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  
之說亦是太極散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之  
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  
要隨處盡得皆不但為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然此亦只  
是大概法象若論日用工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  
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  
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也既先有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美

箇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理洞然通透  
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闢矣若但寸寸錄  
錄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亦何由有進步處耶

朱子教勉齋不可苟避譏笑卻誤人此非大勇不能此  
心常明隨事觀理以栽培之即是親切要約處即是推  
考證驗萬理洞然通透活絡之實功有要可操有途可  
循實能行之則知太極兩儀象卦陰陽五行的的只在  
此誠幾德無欲靜虛動直明通公溥之心而不待他求  
矣然須明得太極先天底道理方能反身理會其視陸  
氏不教人讀書講學者何如哉

此三書未詳何年玩言太極先天之旨姑附於丙丁後  
答袁機仲云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  
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  
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  
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  
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便為伏羲始  
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又云四象之名  
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為正而一二  
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  
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老

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  
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  
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  
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樣畫出揲著者又隨其所得  
掛劫過揲之數以合焉非是元無實體而畫卦揲著之際  
旋次安排出來也來喻於此見得未明竊恐且當先向未  
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  
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  
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  
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辨說矣又云願高明毋以為熹之說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卷六 美 老



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然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以寄鄙懷日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甕來

又答袁機仲云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剛柔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駁疑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美

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未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向日妙湛蓋書面稟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箇體面不可牽強合爲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攪動下層直待上層都透徹了又卻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雖似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卻自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輟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

人分疏不下徒自紛紛成鹵莽矣此是平生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爲然也又云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詆今者來書雖不及之然此大義也或恐前書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差惡方自外入而知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美

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爲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真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取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味五臭五藏五蟲其分做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爲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數段尤爲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又答袁機仲云垂諭易說又見講學不倦下問不能之盛美尤竊欽仰已悉鄙意別紙具呈此但易中卦畫陰陽之分位耳未是吾人切身之事萬一愚見未合盛意可且置



之更別向裏尋求恐合自有緊切用功處也

玩答機仲書執謂朱子主卜筮之可疑哉朱子之意欲機仲反身心著實體驗必以未畫前元有太極為骨子必以在人信實之義為四德之地以善之主為切於吾身不徒在卦畫陰陽分位上辨別也讀易如此他經皆然方是居敬窮理只一件矣

易學啟蒙成於丙午三書皆言易理姑附於丙丁後

答余正叔云前日所論正為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為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辛

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卻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當以敬為主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卻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當時鄙論不甚分明今復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為助正如程子所

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實下工夫久造純熟便自見得也

又答余正叔云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憤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是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爲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爾千萬且於日用間及論語中著力令有箇會通處即他書亦不難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辛

讀爾

書中疏主敬集義曲折最明所云這下認得天理之正又云無事時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尤是要緊血脈處能立主宰這裏便有方正氣象這便是直內而方外根本已具於此只要栽培遇事來即別是非則這裏天理愈分明堅固所以主宰通貫動靜非判然二物須是久遠得力造到參倚不捨真通貫之候矣若僅云凡朱子所言內外動靜未嘗有偏豈足發明朱子之意哉  
答程正思云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



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字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工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敬爲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此書未詳何年以後忽被改除一書在戊申故附於戊申前

玩此書則不讀書窮理而專靜敬者必不能明理必流於虛寂朱子已早見之矣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三

答周舜彌云前此所示別紙條目雖多然其大概只是不曾實持得敬不曾實窮得理不曾實信得性善不曾實求得放心而乃緣文生義虛費詞說其說愈長其失愈遠此是莫大之病只以其間所論曲折及後段克伐怨欲鄉原思學瞻忽前後之類觀之便自可見若果是實曾下得工夫卽此等處自無可疑縱有商量亦須有著實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曾子一段文意雖說得行然似亦未是真見似此等處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卻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卻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

守亦不費力矣君子而時中卻是集註失於太簡令人生疑今已削去只見存文義已自分明若不爲此句所牽則亦無可疑矣恐枉費思索故並及之然其切要工夫無如前件所說千萬留意

又答周舜彌云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

此二書未詳何年程周錄皆在己亥後故類附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三

朱子教人爲學先要信得及居敬持守實下工夫方有把柄向難處力加持守尤要緊著不然終難動靜合一也

朱子問賢看格物之義如何曰須是涵養清明然後能格物曰亦不必專執此說事到面前須與他分別去到得無事又且持敬看自家這裏敬與不敬如何若是不敬底意思來便與屏徹去久之私欲自留不得且要切已做工夫且如今一坐之頃便有許多說話豈不是動才不說話便是靜一動一靜循環無已便就此窮格無有空闕時不可作二事看某向時亦曾說未有事時且涵養到得有事卻



將此去應物卻成兩截事今只如此格物便只是一事且如言忠信行篤敬只見得言行合如此下一句蠻貊之邦行矣便未須理會及其久也只見得合如此言合如此行亦不知其為忠信篤敬如何而忠信篤敬自在裏許方好問實從周曾看格物一段否因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畫

事卻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卻於根本上全無工夫便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

問實云尋常看敬字如何曰心主於一而無有他適朱子曰只是常要提撕令胸次湛然分明若只塊然獨坐守著箇敬卻又昏了須是常提撕事至物來便曉然判別得箇是非去實云每常胸次湛然清明時覺得可悅曰自是有可悅之理只是敬好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有箇敬便有箇不敬常如此戒懼方不睹不聞未有私欲之際已是

戒懼了及至有少私意發動又卻謹獨如此即私意不為吾害矣

此三段廖德明錄乃訓實從周者故序於丙午後

問曾理會敬否實曰程先生說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曰畢竟如何見得這敬字曰端莊嚴肅則敬便存曰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義便有敬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某說敬莫只是涵養義便分別是非曰不須恁地說不敬時便是不義

某說如有邪正二人欲某曲言之雖死不可朱子曰不要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畫

恁地說惟天性剛強之人不為物欲所屈如克伐怨欲亦不要尋求勝他如此則胸中朋從者多反害事只此便是克伐怨欲只是虛心看物物來便知是與非事事物物皆有箇透徹無隔礙方是又曰且如說閑話多亦是病尋不是處去勝他亦是病便將來做克伐怨欲看了一切掃除若此心湛然常如明鏡物來便見方是

又曰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

此三段實從周錄



玩此六段朱子涵養格物集義之功皆統於敬合而爲一是又一大關矣一段中云未有事時且涵養四句實朱子自四十後用功之方今云成兩截事竊嘗疑之漸獲恍然方其用功時自是將此去應物亦以主敬未熟義理未足不免有存體待用留心照管之意心迹內外不能渾融至於丙午又用十餘年工夫主敬熟矣義理足矣滿腔子主一無適整齊嚴肅滿腔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卽此是敬卽此是格物集義敬中有物有義格物集義只是敬以貫通無有心迹內外之別故曰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回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美

念從前用功立說尙成兩截事也是以與潘恭叔書言敬親切而與子靜書僅言日用得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蓋此時已動靜合一而自言之謙詞耳當時子靜既不相合後世讀朱子書者又不詳玩深思穿透曲折底裏遂使此一段純熟工夫不暢明其源委不顯著於何年而反云晚年方悟本體中年疑信相半豈足語朱子之學哉溥生不敏閱朱子書凡數周亦不甚解後方體驗涵泳而得之深信敬做本領涵養貫通敬便有義義便有敬之妙所以一則云此心湛然物來便見再則云敬做本領涵養貫通胸次湛然便曉然判別皆由主敬

格物集義之久得其合一如是自此後滔滔然入於聖人之域而無難此溥管窺之見彷彿其然未知有當於朱子否也後之學朱子者必無惑於晚年方悟之說又無惑於中年疑信相半之言而細考朱子用功之次序反之身心實體驗然後歷年屢進之妙可得而喻也夫

戊申朱子五十九歲

二月己巳題太極西銘解後云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舉此解以示學徒使廣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美

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自六經四子之後先儒遺書能繼其統者惟太極西銘蓋天地之運行布濩只是此理人心之本得其正者亦只是此理太極陰陽五行成男成女無論氣化形化皆此理流通灌注所以乾坤是大父母而大人之學能繼述父母之志事者必居敬窮理了了遍徹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氣象渾全於胸中宰制經綸各有條理此亘古亘今首出庶物之大學業大規模惟周張兩夫子能統會發出而兩程子見之最親切者也歷數十年朱子生其後居敬窮理之至於乾坤化生之原聖賢繼述之



任徹底透關孕育包涵深信一書是歷聖相傳之嫡脈  
後來學者無能出其範圍於是章疏而句釋之總括而  
統論之不獨周張兩夫子之精義昭然顯著且使學者  
知二書實大學明新止善之根柢中庸盡性參贊之實  
學由此開拓心胸增長識力以讀六經四子方有徑路  
門戶以入道其覺世婆心動懇於二書以定聖學之正  
宗者可謂至矣乃二陸輕肆詆訶榛塞前聖之心傳鼓  
惑後學之耳目關係非小朱子既闢其非又書此以示  
學者後又與象山申辨闢陸嚴衛道切豈得已哉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秉

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語言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  
日亦為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邪臨川近說愈肆  
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是學問偏枯見識昏昧  
之故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  
管恣意橫流矣

篁墩以荆舒祠記為早年通辨闢之篁墩之欺詐顛倒  
無所逃避真昌黎所謂羣兒愚者也自形其穢耳何能  
欺世即以是記言之尤足見朱陸之分焉象山以介甫  
志在孔孟伊周而自信不疑為其弊介甫豈真法孔孟  
伊周哉特假周禮之遺文箝世儒之議論以遂其言利

專權之私耳象山推崇其志而輕言其弊其亦惑矣至  
於熙寧排介甫者固有未當而新法之行人民流離介  
甫不悔象山不此之責而咎排之者之非抑又不可解  
者也且云元祐諸臣不知自勉而以分異人為快抑思  
使紹聖用事之人得以借口而作之備者誰耶不原禍  
本寬宥首惡而專責諸賢真昌黎所云設淫詞而助之  
攻也蓋由象山主於意念之私學問不能虛心體察見  
識不能正大高明朱子抉其隱微而以偏枯昏昧非之  
直有學術世道之憂焉象山猶悍然不顧高大自許以  
此篇為明道之文吾不知其所明者何道也世有識者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秉

試取朱子讀兩陳諫議遺墨反復潛玩與祠記參觀互  
考則朱陸之黑白一見而可決矣

按朱子曰江西之學無了惻隱辭遜之心但有羞惡之  
心然不羞其所當羞不惡其所當惡有是非之心然不  
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介甫言利賊民象山乃以為法孔  
孟伊周是無惻隱之心語意一味狂叫是無辭遜之心  
以言利賊民之人而推崇之是無是非之心立言之差  
至於如此不自愧悔遂至當羞惡者不羞惡只是大言  
不慚任氣質行去顛倒是非都不顧不窮理而高言頓  
悟其害至此朱子所以與門人力言之那有一毫同處



○象山年譜載荆公祠記於戊申正月則此書在戊申  
答劉子澄云比來日用事復如何且省雜看向裏做些工  
夫爲善某病雖日衰然此意思卻似看得轉見分明親切  
歲前看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  
正道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  
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  
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按書中云去歲作高彥先祠堂記記作於丁未則此書  
在戊申幾字是關鍵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此處正大親  
切前後際皆得矣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早

答陸子靜云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  
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  
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  
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  
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  
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旣不然則吾之  
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  
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旣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  
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  
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

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大極猶曰舉天下之  
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  
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  
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  
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轉將來到  
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  
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  
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  
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  
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入言之意者一也通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早

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  
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  
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  
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  
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  
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  
義理乎今來論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  
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  
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顧自己得  
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



得大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上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氣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聖

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謂之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太

煞分明只恐知道者謂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為如何而亦為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空虛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聖

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於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

朱子此書一段二段言極與中不同三段言無極是道體本然非架屋疊牀四段言不可以陰陽為形上不可以形上之上別有太極五段言錯認語意六段言周子言無極即大傳言易有太極七段言周子不同老子大旨如是而反復辨之必詳盡者非得已也蓋太極說是孔孟後統會易理發明道原第一書今象山以無極同



於老子竟以太極說與道德經一視矣若不明辨其非是使易理不明道原蔽塞後學日誦六經四子而其來歷之一原用功之歸宿總無著力處幾不識此身此心何所安頓此性此命何所凝聚欲求定靜不根於中正仁義而根於虛無寂滅其流失不可勝言此朱子所深憂而辨之不遺餘力者也

此書年譜載於戊申

朱子曰乾九二聖人之學可欲之善屬焉可欲之善是自然道理未到修為故曰聖人之學坤六二賢人之學有諸己之信屬焉有諸己便欲執持保守依文按本做故曰賢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書

人之學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乾道也是流行發用朴實頭便做將去是健之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便只簡靜循守是順之義大率乾是做坤是守乾如活龍相似有猛烈底氣象故九五曰飛龍在天文言說得活潑潑地到坤便善了六五只說黃裳元吉文言中不過說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已看易記取陰陽二字看乾坤記取健順二字便不錯了

再論湖南問答朱子曰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工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略起伏則箇如恐懼戒謹是長長地做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如

水然只是要不輟地做又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撥及至遇險處便加些提控不成謂是大路便更都不管他恁地自去之理正淳曰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理義條件只是箇主宰嚴肅便是涵養工夫伊川曰敬而無失便是然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正淳又曰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勉強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工夫至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書

曰無涵養者察不得二者相捱卻成擔閣又曰如涵養熟者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以交相待

朱子曰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著死說活是天理死是

人欲必大錄云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

玩此朱子是時已通乾坤之德工夫實未發已發而主宰嚴肅活是天理二語尤見本體昭明已久即程子心常要活之旨與謝上蔡所見大不同不可以彼而例此也



正淳曰陸氏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強探力取朱子曰  
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不同或  
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因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為是  
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  
只是要自渠心裏覓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  
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為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所  
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  
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  
其病痛只在此

以上黃魯齋發明象山執己見不讀書窮理之病惟此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笑

段極透亦朱子積學理明白道得親切耳明朝中葉以  
後學術不正皆由於此不徹此病終不能出新會姚江  
窠臼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人傑謂陰  
陽闢闢屈伸往來則謂之易皆是自然皆有定理則謂之  
道造化功用不可測度則謂之神其命於人三句只是就  
人道上說朱子曰就人一身言之易猶心也道猶性也神  
猶情也翌日再問云既就人身言之卻以就人身者就天  
地言之可乎曰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者即其心  
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為春夏所以為秋冬之

理是也至發育萬物者即其情也

此萬人傑錄黃魯齋錄別出窮格如是體驗如是方是天  
人合一之學

上封事云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  
崇福宮臣朱熹謹齋沐具疏昧死再拜獻於皇帝陛下臣  
猥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而兩歲以來受恩稠疊  
有加於前顧視輩流無與為比其為感激之深固有言所  
不能論者然竊惟念狂妄之言抵觸忌諱雖蒙聽納不以  
為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略施行者臣誠不自知求所  
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知所出也以是慙懼久不自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笑

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愚於此仰窺聖意尤不識  
其果何謂也以為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為  
欲加之恩意則寵既厚而無以加二者之間未有所當此  
臣之所以徘徊前卻懇叩辭避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猶  
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疾  
作而猶有未盡言者蓋嘗請以封事上聞而久未敢進豈  
非陛下偶垂記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別有以乎臣不得  
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於再三而為臣子者堅臥於家則  
臣於此實有所未安者其所深慮獨恐進見之後所言終  
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為則臣之辭受將有所甚



難處而終得罪者是以輒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爲  
雖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伏惟聖慈幸賜觀省  
若以其言爲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退伏  
巖穴死無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求一望  
見清光而後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  
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何所用之不若  
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又況陛下之  
廷侍從之列方有造爲飛語以中害善良唱爲橫議以稽  
持上下其巧謀陰計又有甚於前日之不思而妄發者陛  
下無爲使臣輕犯其鋒而復陷已覆之轍也蓋竊觀今

朱子聖學考略卷六

吳

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  
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  
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陀之輩  
授以神丹妙劑爲之前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  
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  
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  
疾不瘳之語意蓋如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  
當言者不勝其眾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  
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爲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  
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

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  
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  
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  
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  
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  
由於正蓋不唯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  
能己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  
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  
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  
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

朱子聖學考略卷六

吳

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  
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  
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  
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  
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齋肅后妃有  
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賈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私  
恩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暇  
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  
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  
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



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眾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辛

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睹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聞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

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令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外國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辛

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願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賁巨鎮使安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况中外將帥其不為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



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願乃未嘗得一温飽甚者採薪織屨撿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讟謗譎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為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其為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筆

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目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履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私而至於存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

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筆

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儉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



立而所行者皆何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燕  
貽之謀未遑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  
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  
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  
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於輔翼太子之說  
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以徵發其端而未敢索言  
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  
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  
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由前所  
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略因是亦以是  
朱子聖學考略卷六 書

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  
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  
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  
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  
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媒狎  
奇褻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  
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  
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  
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  
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  
朱子聖學考略卷六 書

為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  
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儂薄  
關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  
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侍遊燕者  
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虐性夙成閱理久熟  
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  
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  
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  
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  
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

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言之入行念之出必由於  
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  
稍倣六典親王之制置賓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  
以總眾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專其  
職掌以貢功效則其官屬亦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  
之使侍燕遊從容啟迪凡古先聖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  
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  
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  
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  
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



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輩置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美

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嘗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上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由已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

資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賄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布列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毋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美

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爲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污廉恥廢壞願猶以爲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



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願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於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以有贓污不法聞者矣鞠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命為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為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美

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為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為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賊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並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

有初自小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遷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為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畿遣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鬻賣群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遺行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細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尤裸至於終歲寂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願亦隨羣逐隊排連償補其榮黜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美

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綱紀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昭則陷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兒勉其第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



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取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誣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尙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眾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李

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跪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愜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慮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顛

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臬鼎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爲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爲害至於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爲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爲何如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李

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蓋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願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挂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



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欠日甚督趨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爲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屬尙未論也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奎

己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卽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克士卒以植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任

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習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爲何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兵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爲害之弊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嚴而儲蓄羨屯田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奎

立而漕運省今爲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使之別遣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取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強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爲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爲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類往往亦爲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則此屬庶乎其



皆可禁矣今皆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  
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  
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  
必能出私格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  
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  
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  
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  
其人則必能爲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計軍實廣屯田以  
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  
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齋

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爲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  
爲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  
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  
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其  
太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  
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  
爲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  
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  
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  
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

而通其奏請趨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  
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  
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  
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  
急務之五六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  
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  
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  
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  
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  
使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齋

仇敵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  
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  
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  
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寢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寢高  
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爲庸人所擾其欲  
奮厲而有爲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據中原之  
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爲務則臣心不待勸勉而自強舍  
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爲而無所向望以爲標準亦歸  
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爲非者蓋  
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



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為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耽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尙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況今天下雖若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案

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情將驕外有強暴之寇仇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奧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卻顧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頽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寇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辨不先其難而徒欲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為虛言以快天時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失已在隆

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耽毒之害日滋日長而臥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蠹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為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幾真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道圖蓋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真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劔抵掌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為陛下深於佛老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案

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為可取今乃以其所厭厭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為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擬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



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明徹靈通  
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實  
也故自古為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  
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闢之曰  
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而實  
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  
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  
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  
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髡徒誑妄之說而以為真  
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為三術而以儒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堯

者之學為最下則臣竊為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  
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為然則聖質不為不  
高學之不為不久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  
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若夫管商  
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  
道為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  
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國強兵或有近  
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  
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  
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為富強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

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佛老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  
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  
以為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  
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  
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  
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為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古先  
聖賢所為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  
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  
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為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抑臣於  
此又竊有感而自悲焉蓋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堯

年矣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其始見於隆興之  
初固嘗輒以近習為言矣辛丑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  
而其所言又不過此臣遐方下土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  
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  
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為國之計而不敢自為身  
謀其恩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  
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  
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  
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  
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



心馳魏闕不勝其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列瀝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獻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伏惟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則非獨愚臣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臣竊誠惶誠恐昧死再拜謹言

是篇也朱子內聖外王之學所由設施以繼帝臣王佐之後者也其喫緊處在正君心一段精一克復以正其本師保諫議以正其行冢宰之官有司之法以正其服食財賄起居動靜之節內之后嬪宮人外之貴戚近臣無一不軌於正然後百官萬民各得其正此三代聖王之遺法實可坐而言起而行者至於六事指陳時弊顯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辛

有塗轍不待大為更張而已各就繩墨矣惜乎孝宗不能用也後世帝王斷宜反復是篇以定主治規模凡宰相六部九卿等官督撫布按府州縣等官皆當各書一通以立輔治尺度由此及文集語類講求治道之大概細目經書史鑑考究治道之義理條件一人倡之百僚和之治不古若者未之有也

延和奏劄五日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即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汎掃陵廟恢復土疆為已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於茲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

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為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為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為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嘗定矣以為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嘗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竊為陛下惑之故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難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辛

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願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蒙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聲願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讐恥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



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爲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爲恨也間者天啟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蓋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矣然臣竊以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詰傳寫漏洩文字之罪則便變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更進而愈深則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也罷累年竊位盜權之姦則柔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補者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訶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增置諫員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五

斥遠邪佞則兼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辨明誣枉慰撫孤直則燭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責則其或捷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能遠而絕之否也謝却傲使嘉獎壯圖宜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奄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振廢綱租重禁科擾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可以固有邦之本卽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小勝而所謂人欲者終未盡除也夫以陛下之神聖仁明

政之久圖治之切宜其晏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逾邁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何日何時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耶聞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說者多矣然不探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爲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以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敬修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五

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于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或恥爲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



應緣無礙為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為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干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日之治效沂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授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此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齒

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眾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矧今祖宗光明盛大之業付在陛下將以傳之無窮四海之內所望於陛下者不但數世之仁而已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惟陛下深留聖志痛自刻勵而力行之使萬世之後猶可以為後聖法程則宗社神靈永有依托萬方黎獻永有歸

往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孤陋寡聞學無所就前此兩蒙賜對所言大意與此略同辭不別白旨不明曾不足以上悟聖心而陛下哀憐不忍終棄使得復望清光環視其中無他所有輒釋舊聞復以此進僭妄狂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財赦不勝恐懼取進止

孝宗人欲未盡天理未全故有交戰之患朱子歷歷說破使了然其故又示以用功之方自今以往一段言謹幾用人處事之道實可施行奈孝宗已老又欲傳位不能早用朱子因循無功大可歎息明朝亦有賢君多犯此弊皆不讀此篇之過也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畫

朱子曰姚崇擇十道使之說甚善范富天章所條亦只說到擇監司而已今諸路監司猥眾卻如無一般不若每路只擇一賢監司其餘悉可省罷

因論薦舉之弊朱子曰亦不難革只是擇諸路監司並得一好吏部尚書揀薦得不是人材者退去便須得人今胡亂薦來但不犯賊罪便得若犯了賊不過降得兩官安得不胡薦

又曰今朝廷之議不是戰便不和便戰不知古人不戰不和之間亦有箇且硬相守底道理卻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軼得我今五六十年間只以和為可靠兵又不



曾練得財又不曾蓄得說恢復底都是亂說耳以上黃  
蓄錄  
擇吏部監司練兵蓄財是為治要著南宋皆不得法漫  
說恢復竟同兒戲此朱子所深慨也

朱子聖學考略卷六

美

朱子聖學考略卷六終

七世姪孫朱孫菴重校刊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卷七

長白高斌東軒訂定

儀封張師載西

己酉朱子六十歲

二月作大學章句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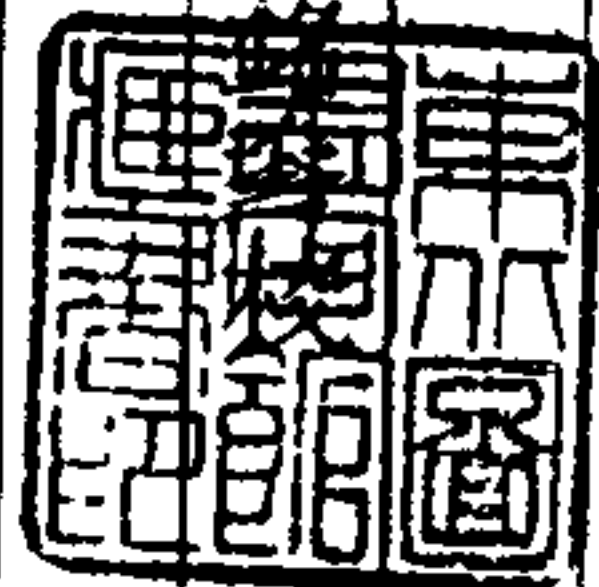
大學序以知性復性為主格物致知知性也誠正修齊  
治平復性也必知性然後能復性孔孟之教朱子所宗  
者朱子先從端倪用功後透至善性體覺自然天則性  
體皆備只在窮理以栽培之合內外之學也舍朱子格  
物之法其何入乎

三月作中庸章句序

朱子聖學考略卷七

一

中庸序以道心為主道心即性情也歷聖相傳端的在  
此朱子心地大正欽明停停當當之中常在這裏不離  
一步道心極大便是仁道心極正便是義道心極欽便  
是禮道心極明便是知擇善擇道心為主也固執執道  
心為主也主靜御動此道心也即動皆靜此道心也行  
達道九經此道心也肫肫淵淵浩浩此道心也參天配  
天此道心也育物成物此道心也通鬼神此道心也洋  
洋洋優優此道心也無聲無臭此道心也朱子聖學驪球  
在手通達萬變徹始徹終只是道心是本體敬靜是正  
夫本體工夫合一無間俱於此序見之世儒謂為支離





豈可解乎

著大學或問中庸或問成

按大學或問一書發明經傳奧義指示後學工夫無不詳盡有所循途以次深造而尤喫緊者主敬格物誠意正心四條其補主敬集程子謝尹四說雖補小學未逮直透到無思無為一理炯然敬以直內統一境地故聖學成始成終不外乎此蓋自明格物之義始於性情身心之近推之倫物之類極之天地鬼神之奧必推究到一私不存萬理瑩淨之極則自家一心通乎內外純是天理呈露充滿此乃窮至於太極本無極源頭處方能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二

了澈至此而其用功之始則在格物信乎升山涉水之舟車也孰謂朱子格物有徇外之失哉其著力誠意去惡必盡好善必篤初學成德克己之功必依此訓實落做去方是真金他家好言本體視此為第二義者究至瞞昧雜私如假金見火鮮不銷鑠矣迨其存養久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未發如鑑之空如衡之平應事則妍媸輕重當其本分而此心渾如太虛更無起倒道理畢備發見感通朱子之心之虛明至此有成而謂晚年方悔何不詳考也至於修齊治平皆主敬格致誠正之功貫乎其中無有疎漏無有止息此朱子生平最詳審之書

明白垂教之至者矣後人反執意見以求勝其可為學術慨者矣

按傳習錄卷上陽明門人士德問格物之說一段陽明所見不過據朱子答何叔京等書為定論以為晚年方悔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通辨攻之極詳愚謂此即陽明不格物之弊也以早年為晚年以屢改正者為不及改正以壯年悔者為晚年方悔以悔而純學積三十年者為不久即去世種種舛錯不可枚舉知之而故為此語以愚後世是聖賢所深非也不知而率為此語以垂訓是平日以讀書窮理為向外工夫故於格物致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三

知之義一向錯解兼朱子文集浩繁不肯屈首細心從頭至尾詳加檢閱著實玩味但以合於己意者為晚同不合己意者為未及改正堅執平日之成心創為同堂之偏論至於得罪聖門貽譏賢路豈非格物之僻解流弊無所底止哉

按中庸或問一書義理精明辨別細密而首章尤勘入微妙其論性道教原於天之元亨利貞人之仁義禮智以健順五常為主是道心來歷分明處也既已來歷分明則體道之功何容疎忽君子戒懼於所不及見不及聞即是道心常在這裏不離而不敢有須臾之間若已



所獨聞獨見道心之靈皎如日月毫髮之間是非了了必於此尤加謹焉蓋戒懼通貫動靜而謹幾一著尤動中喫緊工夫是以常存敬畏無一刻之懈也其體驗未發已到極處論程子明鏡止水之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爲水鏡之體已發則爲水鏡之用非獨指未發言又曰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即是已發爲比則未可動爲比則未可此皆窮究存養道心之本體極密極微者也純坤陰也微陽坤中乾也心地一片大虛靜而一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四

點惺惺渾然在中此邵子初動未生之旨可想見朱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道心焉道心如此虛明純一所以極其中和而位育在吾心氣中矣朱子是時六十涵養道心主宰靜定已久陽明乃謂晚年方悔而後儒因以本體不虛目之豈其然哉故予於此特發明之大學中庸或問著定已久年譜敘於作序時故仍之大學或問曰程子之說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麤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經約而流於狂妄既不捨積累之漸而所謂豁然貫通者

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覆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問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於一理爲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爲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爲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鱉爲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爲一者似矣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但求眾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容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五

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勢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爲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爲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爲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蓄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誠乃爲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



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為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為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者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吝皆誤且其為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拂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抑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六

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又有以為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己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為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為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日格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又有以合

乎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七

詳味此言雖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按朱子格物或問先敘程子九條用功之次第後序五條涵養本原以為格物致知之本又自申明其說原諸天命以見理之所自來由小學進大學以示用功之方又言存心以立窮理之本窮理以致盡心之功其於格物之義詳且盡矣又力言程門弟子之說之差何也蓋呂謝諸家親炙程子苟集程說於前不辨諸說於後後之學者指諸說亦淵源於程子雜然分途不歸一是勢



必執其弟子之說而反失程子之本旨是以朱子不得不明辨之以垂教後學也夫朱子辨諸說明矣而呂謝楊三家尤當深思切究焉循呂氏萬物同出於一之說而失之不免用力於一而遺散殊變動之理矣循謝氏一處通一切通之說而失之不免用力於大而遺卽事卽物之理矣循楊氏反身而誠無不在我之說而失之不免用力於內而遺修齊經綸之理蹈鏡中萬象之弊矣究其旨意之所在喜於捷徑而無積累既多久後貫通之序偏於僦伺而無條分縷析有倫有要之規雖遵其教未嘗無得力之效而迫促籠罩必有舛錯推其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人

旨之心未必盡廢審察講習之業而由其立言之法則畸輕畸重流弊難挽卽較之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者相去懸遠而各執一說旨義不全其爲不精曉程子之意則大略同也以視朱子默識此心之靈六句五峰延平兩先生之說爲何如哉大抵朱子格物之教必收其放心養其德性爲格物根基其用功也由中及外由近及遠由身心性情以及倫物天地之繁蹟高深逐事逐物反覆推究積累之多自有脫然會而聚之通而理之一以貫之之候此其本末之不可倒置而內外之不可缺略者也實用功者當自體之

○近有誤解卽物窮理之說以求之身心性情同於幽深恍惚第隨事物格去者不知失朱子之意又幾億萬丈也

中庸或問曰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爲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九

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謾之甚哉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指物以爲道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猖狂妄行害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又曰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履空貨殖及心爲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其不



陷入於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心則是便為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又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十

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亂援引乖次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為不識大本豈不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說也

按中庸首章或問辨諸說之差甚詳而辨未發之中尤不可不加體驗也中庸輯略程呂答問朱子深幸此書之存以為呂氏問之之審學者當虛心悉心以審其歸

而辨呂氏求中之非又極其嚴者蓋求中二字學術所關不可稍有差錯若必欲於未發之前求見所謂中者將愈求愈擾不過忽起忽滅倏往倏來出沒於思慮營營之境而中卒不可見矣夫未發之中原本然完具豈容用思慮求索是以陷於以心求心以心觀心之病而無所定止倘不極力辨明學者誤趨於昭昭不可欺感之而即應之途又濟以空然後中之解其不墮於浮屠者幾希而原其致病之由根於求見未發之中之念遂至屢差終無有合楊氏之病亦略相等有志學道者可不知所審哉獨是辨呂明矣而未發涵養之功必有所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七

以致力者焉亦惟熟玩本篇所云當然之理不外於吾之一心必戒慎恐懼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又謹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者實實奉為嚴師實實主敬窮理集義心在此身在此無一毫走作積之之久安於義理而不妄動所謂未發之中方可默會不用想象臆度此朱子既於答呂寺丞所喻心無形體一書明言之而又力辨於或問其指示後學存養要旨可謂明白極矣至於呂氏顏子屢空見中子貢聚聞見所應有限之說尤大不可者陸王皆是此等見識至有無知



無不知見聞為次一種猖狂謬解誰為倡之而至此極然則儒者所養所言安可不致謹耶

答王子合云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端立腳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語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並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並以提撕學者為佳如其不然則呂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得他就此得些滋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即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於此留意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七

此書本注已酉閏五月十八日按書中所云即指示本體之謂也朱子教人原從講說中窮究聖賢格言尋出滋味用切已體驗工夫曉得自家身心所在加意持守克治擴充即注釋章句亦是此意後人徒向講說注釋用功不識此意是自不反身不率朱子之教耳豈可以病朱子哉明儒得此意者惟薛文清而已

答陸子靜書略云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無故創為浮辨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為溷蕪亦已甚矣細考其間緊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亦不肯如此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又云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請更仔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又云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顛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況今雖偶然道者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七

其所自來也

道一編序此辨在二家未會面之前得通辨開之蒙翳一空抉筮墩之指鹿為馬示後學以撥霧睹天厥功偉矣使成弘時有人以是質之筮墩有何面目立於士林耶朱子之書往復數千言無極太極之旨揭如日月伊川好學論即原本於太極圖說象山既不虛心受朱子之言又不窮理味程子之訓但以已見肆為誕妄故終陸之身益成冰炭而卒為異學之歸也

前篇文集年譜載戊申十一月八日則此篇自在己酉朱子此書極詳不能悉載其透宗處在人之識太極數



語其曰昭昭靈靈能作用底與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顛撲不破者是二耶是一耶如曰是二不應昭昭靈靈之外別有本然之理如曰是一多有能守昭昭靈靈而不得其本然之理者須實辨得分明是一而二二而一纔是孔孟正脈此非朱子無與適從也朱子確見元亨利貞之天道是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仁義禮智之道心是吾心本然之理而昭昭靈靈能作用底卽此而在初非別是一物而卻與守昭昭靈靈者不同此在人各從自心體驗出有分別而渾一底氣象方信得朱子見道體道是孔孟仁義禮智之正傳實不同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西

於陸氏方信得朱子與陸氏辨者實是闡明太極本然正脈非以己見爭勝清瀾未見到此地而僅以年之先後辨之宜其不足以服彼徒矣

朱子與陸氏辨無極而太極往復數書後人多以兩家不能平心靜氣競勝從事此亦不止一時一人之論歷數百年來皆作如此見解而爲兩可之見者必以委曲調停爲是嗚呼不知朱子實見得仁義禮智之道心是吾心太極本然之理烏能知朱子之學高出陸氏其作如此見解亦何足辨獨朱子見道正識埋沒於眾口數百年不見真面目爲可歎也予以朱子見太極本然之

理而陸氏只守昭昭靈靈者非無據而云然按陸氏答胡季隨云以顏子之賢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己私也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可以至聖賢之地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人者爲其不安乎此極仰鑽之力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朱子曰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要言語道斷心思路絕耳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切不可不戒又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蓋

曰象山好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杲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觀陸氏之言與朱子斷之者則陸氏所指太極端有在矣夫周子所謂太極者中正仁義而已聖人所以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朱子所以修之者主敬克己求至於定之中正仁義而已朱子註太極教後世亦恐學者悖乎中正仁義不爲聖賢而流於小人之歸不憚諄復詳明大闡厥旨使有志者求無失乎太極今陸氏曰自命以仁義道德期至於聖賢皆其私也勢必掃除希聖賢存仁義之心趨於好清淨



樂寂滅之路其所存者昭昭靈靈空虛之體耳是豈能知周子無極太極之本意者即曰聖賢仁義道德之心亦是無思無慮然必功夫純熟久之達到渾無思慮境地非合下便掃除而不著思慮也而陸氏便欲掃除有識者能不心憂而深辨之哉蓋天地之太極只是元亨利貞之天道故其昭昭靈靈者歷萬古而不變聖賢之太極只是仁義禮智之道心故其昭昭靈靈者亦歷萬古而不變如不會元亨利貞仁義禮智之本然而僅以昭昭靈靈爲太極吾不知何以爲昭昭何以爲靈靈不屬知覺運動之氣而安屬耶以昭昭靈靈之氣爲太極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六

而反詆仁義禮智之無聲臭而立根柢者爲老氏之言其舛錯爲何如是安得不究其所以然而大聲疾呼於其間耶且夫陸氏以仁義道德自命聖賢自期謂私爲當克者亦惑於莊生坐忘之說耳朱子直決其隱以爲言語道斷心思路絕杲老不可說不可思之類而陸氏立言之意一語道破無所潛逃夫不尊夫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而以坐忘爲克己何其違聖言而奉異教也乃以周子無極二字與老氏文同而實異者爲不可毋乃口之所言筆之所書爲一說而心之是崇是尙者又一說耶嗚呼讀朱子書者必知朱子所見是吾

心中正仁義之太極不同於陸氏昭昭靈靈之太極則知朱子所與往復者乃不得已之苦心雖欲調停而理有所不可教有所難容故再三言之不足而大聲疾呼於其間也無如後之識朱子所謂太極者亦少矣謂兩家辨論此爲勝氣彼爲拒諫者固不足言即有尊先賢之心不敢置一詞以爲兩是者亦未爲當不知太極之所以然而徒爲調停之說是終不知太極也朱子闢發如此分明後之學者猶不知太極之所以然尙安望乎後來者耶不知朱子所謂太極卽不知吾心之太極不知吾心之太極只爲先儒調停其何益於吾心耶予向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七

亦爲調停之說今數年來漸透朱子所謂仁義禮智之太極是吾心本然之理欲仍爲兩可而不得子亦非好詆陸氏特著朱子所以不同於陸氏者如此於予心方暢然而無恨是蓋有不得已焉耳因紀其後云  
擬上封事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知之資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養德春官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凡有血氣之屬莫不觀德聽風而臣首蒙趨召且辱賜對其敢無說以效愚忠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爲雖無不中於義理然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以平居所以操存省



察而致其懲念望欲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陛下自儲貳而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為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猶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或未悉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式

舉則黷孽之萌將有作於眇綿之間出於防慮之外者是以輒忘疎賤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為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修身以齊家若遠便佞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絕神姦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統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修政事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輒敢事為之說而昧死以獻

按已酉封事即戊申告孝宗者臚列十項使光宗逐條勉勵更覺分明而惓惓初服謹始慎終之意肫誠流露

惻惻動人真召誥洛誥之神髓也

庚戌朱子六十一歲

答周叔謹云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旁生孔穴以汨亂義理之正脈中庸謹思之戒蓋為此也子約書來說得大段支離要是義理太多信口信筆縱橫去得說得轉闊病痛轉深也所云須如顏子方無一毫之非禮此說卻是但未知其意向在甚處若云人須以顏子自期不可便謂已至則可若謂顏子方能至此常人不可學也即大不可想渠必不至此誤但亦只是每事須著一句纏繞令不直截耳公謹來書依舊說得太多更宜省約為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七

佳朝廷方遣使命行經界議鹽法此亦振民革弊之秋但不免少勞心力耳

朱子教人讀書以本文正脈為主若便生枝葉即屬纏繞雖是道理去本文正脈已遠故必義理正脈到得積累多後自然義理充足不至支離此窮理要法也至於克己必以顏子為法以為不能即窮理不到處書中云命行經界是庚戌在漳州時

玩說得大段支離一語則丁未太涉支離為責寺丞無疑矣

朱子曰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且要讀書須先定其心使



之如止水如明鏡暗鏡如何照物

又曰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

又曰堯是初頭出泊第一箇聖人尙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朱子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又曰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

朱子聖學考略卷七 辛

則存非以一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心雖放干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

又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

以上童伯羽錄

按此七段朱子立言簡而旨意深自家心體時時收拾湛然在這裏以此讀書應事從本領做去自學教人皆步步踏實地到此地頭仍不敢輕言自得直曰今年方無疑耳不似江西家說天地說聖賢流爲傲視凌厲之習而已

淳冬至以書及自警詩爲贊見朱子問平日如何用工夫

曰只就已上用工夫已上如何用工夫曰只日用間察其

天理人欲之辨如何察之曰只就秉彝良心處察之曰心豈直是發莫非心也今這裏說話也是心對坐也是心動作也是心何者不是心然則緊要著力在何處扣之再三淳思未答朱子縷縷言曰凡看道理須要窮箇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箇孝根原來處論慈便窮箇慈根原來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原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修踐履便了多見士人有謹守資質好者此固是好及到講論義理便偏執

朱子聖學考略卷七 壬

已見自立一般門戶移轉不得又大可慮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如爲人父須眞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眞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眞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眞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挾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燦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



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這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微已而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真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問看道理須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朱子曰如何曰天命之性萬理完具總其大目則仁義禮智其中遂分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三

別成許多萬善大綱只如此然就其中須件件要徹曰固是如此又須看性所因是如何曰當初天地間元有這箇渾然道理人生稟得便是性曰性只是理萬理之總名此理亦只在天地間公共之理稟得來便爲我所有又曰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

又曰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在這裏徐問前夜說動靜相救靜可救得動動如何救得靜朱子曰須是明得道理使無不盡直到萬理明徹之後此心湛然純一便能如此如靜也不是閉門獨坐塊然自守事物來都不應若事物亦須應既應了此心便又靜心既靜虛明洞徹無一毫之累便從這裏應將去應得便徹便是安而後能慮事物之來須去處置他這一事合當恁地做便截然斷定便是慮而後能得是靜慮是動如良其止止是靜所以止之便是動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仁敬是靜所以思要止於仁敬便是動固是靜救動動救靜然其本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三

又自此心湛然純一素無私始得心無私便動靜一齊當理心若自私便都差了動了又靜靜了又動動靜只管相生如循環無端若要一於動靜不得如人之噓吸若一向噓氣必絕了須又當吸若一向吸氣必滯了須又當噓噓之所以爲吸吸之所以爲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一屈一伸一闕一消一息一往一來其機不曾停大處有大闕闕大消息小處有小闕闕小消息此理更萬古而不息如目豈能不瞬亦豈能常瞬又須開開了定定了又瞬瞬了又定只管恁地去消息闕闕之機至纖至微無物



不有

問曰用間如何是不聞不見處人之耳目聞見常自若莫只是念慮未起未有意於聞見否朱子曰所不聞所不見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徐問講求義理時此心如何曰思慮是心之發了伊川謂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又曰戒謹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蓋

發或問恐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謹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或問即是持敬否曰亦是伊川曰敬不是中只敬而無失即所以中敬而無失便是常敬這中底便常在

以上陳淳錄

按此七段朱子造道益深見地益達於此可見前二段窮究根原來處十分透徹直見到天地間公共一理稟得來便爲我有則根原在這裏不可移易矣三四段居敬窮理達到熟處熟處即樂處樂處即熟處敬在這裏理在這裏所以熟所以樂也五六七段尤根原所在湛

然純一防於未然此是復其性體本然涵養到極微渺無聲臭地位即所云道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言下

道出炯炯氣象便知其靜中有物所云仁敬噓吸瞬定動靜相生言下道出順化知化妙旨便知其見大化齊而應事思慮皆從這裏發的是萬理明徹一心篤恭之候矣體驗到此朱子雖遠遺書尙存真有聖言聖心觀面呈露之妙後儒輕議朱子者不過一真如如不動之旨何嘗夢見聖學精蘊耶

又曰人亦須是通達萬變方能湛然純一

又曰格物者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言心則當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蓋

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

問謝氏惺惺之說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今人說敬卻只以整齊嚴肅言之此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

問有事時須應事接物無事時此心如何朱子曰無事時亦只如有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也又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心若走作不定如何見得道理且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一件少間都成沒理會又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某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閑雜思慮人之所以思慮紛擾只緣



未實見得此理若實見得此理更何暇思慮天下何思何慮不知有甚事可思慮也又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

問操則存朱子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卻是舍則亡也仲思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美

這裏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

蜚卿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兆朕也朱子曰聖人曷嘗無夢但夢得定耳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怛不能自己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也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朱子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

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能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美

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問答之際答則動止則靜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為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以上劉砥錄

按此七段朱子涵養操持之學一根於理前四段皆以通變格物惺惺見理為主惟其萬理明徹主宰凝定得熟所以事事中理動靜皆靜即夢亦定也

又曰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



平著心法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且與諸公說箇樣子久之自見

此段楊道夫錄

按童陳劉三家錄皆是庚戌惟楊錄是庚戌以後而與陳同在臨漳錄者亦是庚戌故紀三家於此楊錄附本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三

卷後合四家錄反復玩之所載朱子主敬窮理之學字字實踏平地原非一日自四十後未發涵養是日用本領工夫讀書應事必以是爲本易註恆艮二卦皆以靜爲主太極註靜者常爲主有是根本又有前後窮理工夫積月累年心中渾是至虛至明氣象至六十一歲方信得動時靜便在這裏方見得分明理會得恁地故動時心亦不動此亦自有動懇惻怛不能自己處自有脫然無所繫累處之候也豈偶然哉江西家心定是念靜氣靜而理多未透惟朱子直是理靜克念養氣皆歸於理丙午至此又是一大關自此後愈純愈熟到聖人地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位豈江西家心定者可同日語哉明者自別之  
四月到漳郡首頒禮教

按年譜云臨漳風俗薄陋民不知禮至有居父母喪而不服衰經者朱子首下教述古今禮律以開喻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其俗尤崇尚釋氏男女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以居悉禁之俗爲大變時詣學校訓誘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知廉恥者使列學職爲諸生倡

頒禮教則有規矩可循風俗漸正然必尊禮賢良以風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三

示之人心方有所興起此治郡先務也

條奏經界狀云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聞奏者臣衰晚迂疎無所能似猥蒙聖恩畀以郡紱靜惟僥冒常懼無以補報萬分今者乃幸遭逢聖朝不忘遐遠推行仁政首於二郡以臣守是邦使得與討論之列其爲慶幸何可勝言臣自早年卽爲縣吏實任漳泉兩郡之間中歲爲農又得備詣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爲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尙存者則其田稅猶可稽考貧富得失訴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



產存其苦固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姦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輒為浮言所阻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替朝廷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賊盜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唯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泉漳二郡亦復並為所累弊日益深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既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力早衰無以仰副使令然不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慈特許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旨方行奏請更俟報可竊恐遲緩不及於事須至條畫並此奏聞今具下項

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行下詢究嘗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繆疲軟力不任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於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三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三

其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缺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為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伏乞聖照許賜施行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本州自開初降指揮即已差人於鄰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諸曉算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

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眾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為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為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為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



民力困敝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置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費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璧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爲煩重疆理畝畝分別土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則詞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三

訴並與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算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算必嘗爲胥史之桀黠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人急於期限不免隨索應酬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扎亦復不貨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扎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臣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指略同而所陳利害更爲詳盡伏乞參照特許施

行

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租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租額素來已有輕重卽是使人戶徒然遭此一番打量攢算之擾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爲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專守常法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三

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落分明簿書齊整尙難稽考何況年來產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姦民猾吏並緣爲姦實佃者或申逃闕無田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徧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名色猥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爲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概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



總台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卻以產錢為母別定  
 等則一例均數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去州縣遠處遞  
 減令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卻以到官之數  
 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為省計若干為職田若干為學  
 糧若干為常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  
 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  
 簿今于午卯酉年應辦大禮寅申己亥年解發舉人惟此四年州縣無事開具本鄉所  
 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  
 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卻於後項  
 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畝產錢若干使其首尾  
 朱子聖學考略 卷二 語

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  
 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並  
 就煙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科稅簿送州印押下  
 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  
 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  
 矣但或者尙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  
 反重官田納租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  
 多須俟打量了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  
 亦有理伏乞聖照並與行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  
 利害申奏聞次

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  
 田土為人侵占逐年失陷賦稅不少將來打量之時  
 無人照對亦恐別生姦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  
 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唯  
 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  
 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意誠厚  
 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伏乞聖照特許  
 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語

第四項  
 臣契勘產錢不得過鄉此平世之常法也然此法之來  
 亦甚未久向來未立此法之時產錢往往過鄉割上煙  
 爨去處故州城縣郭所在之鄉其產無不甚重與窮山  
 僻壤至有相倍蓰考此逐鄉產錢租額所以本來已有  
 輕重之所由也伏乞聖照

第五項  
 所謂俵寄者正田不知下落官司恐失租米即以其租  
 分俵寄搭鄰近人戶責令送納推此一端貧民受弊亦  
 可見矣然他處不聞有此名字獨漳州見之伏乞聖照



第六項

臣伏見本州城壁素來頽壞高者不及丈餘低者全是平地居民日夜往來不得禁制向來沈師之亂閩郡驚擾不知所為向非朝廷威靈尋即破滅則此邦之患何可勝言以往推來此亦事之不可不慮者今若許賣寺田其錢欲乞且令本州椿管別行相度漸為修築之計務一兩得莫便於此並乞聖照

經界申諸司狀云熹頃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昭叔自言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戶部行下事目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寮佐吏史亟請施行因竊念己猶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美

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閣謝事覃思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反復更相詰難胸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集諸同官而告語之使其有疑即以相問如是數日而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保正保長閩縣通差不以煙費遠近為拘不以歇役新舊為限但取從上丁產高人分為二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小者以備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置兩貼又於二貼各分四類或物力高強或人丁眾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筋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於一貼凡選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濟於是人皆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定然後

以戶部申印本給之又為說其大意使之退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庭凡有所疑恣其請問悉以己意詳為解說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如是五六日凡為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遣打量不過兩月他邑差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次第矣熹嘗竊記其言以為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用心則雖歲歲丈田年年經界亦無害於民者今者幸遇朝廷復有推行此法之意敢錄其說並以陳獻如蒙採擇上之朝省下之屬部不獨被差官吏有所取法亦庶幾鄭君之心因以表白於後世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美

部行下者即是李仲水所行其言本縣措置者即是當來邑中推廣其說雖未及一一細觀然亦可以見其不苟之意鄉在臨漳訪問打量算法得書數種比此加詳然鄉民卒乍不能通曉反成費力後得一法只於田段中間先取正方步數卻計其外尖斜屈曲處約湊成方卻自省事恨為私意浮議所搖不得盡力其間以見均田平賦之効此書自在辛亥歸里後未詳何時故錄於此讀者合奏狀申狀而通考之自知朱子留心人才之誠直捷算法之要皆道問學著實工夫而不得行其志惜哉



朱子詣學學官以例講書歸謂諸生曰且須看他古人道理意思如何今卻只做得一篇文字讀了望他古人道理意思處都不曾見

熟聞知錄趙師慮之為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舉之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聞者莫不心服

以上楊道夫錄

郡中元自出公牒延郡士黃知錄樵施允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簡楊士訓及淳與永嘉徐寓八人入學而張教授與舊職事阻格至是朱子下學僚屬又有乞留舊有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朱子變色厲詞曰郡守以承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七

流宣化為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為事某初到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學校底裏遂欲留意學校所以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黃知錄以其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士人同為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識些向背稍知為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共趨士君子之域以體朝廷教養作成之意不謂作之無應弄得來沒合煞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方其責任不為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卻容許多無行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枉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若寡廉鮮恥雖能文要用某雖不肖深為

諸君恥之

朱子於州治射堂之後圃畫為井字九區中區石甃為高壇中之後區為茆菴菴三廳左廳樓為泰卦右為否卦後為復卦前扇為剝卦菴前接為小屋前區為小茅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植竹是日遊其間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邱八陣之法

又曰近世修史之弊極甚史官各自分年去做既不相關又不相示亦有事起在第一年而合煞處在二年前所書者既不知其尾後所書者不知其頭有做一年未終而忽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七

遷他官自空三四月日而不復修者有立某人傳移文州郡索事實而竟無至者嘗觀徽宗實錄有傳極詳似只寫行狀墓誌有傳極略如春秋樣不可曉其首末雜手所作不成倫理然則如之何本朝史以曆日為骨而參之以他書今當於史院置六房吏各專掌本房之事如周禮官屬下所謂史幾人者即是此類如吏房有某注差刑房有某刑獄戶房有某財賦皆各有冊系月日而書其吏房有事涉刑獄則關過刑房刑房有事涉財賦則關過戶房逐月接續為書史官一閱則條目具列可以依據又以台立傳之人列其姓名於轉運司令下諸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實



墓誌等文字專委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後有  
可下筆處及異日史成之後五房書亦各存之以備漏落  
又曰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  
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  
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  
又曰治愈大則愈難為監司不如做郡做郡不如做縣蓋  
這裏有仁愛心便隔這一重要做件事他不為做便無緣  
得及民

以上陳淳錄

舉賢教學射圃親民諸條朱子行之一方被化猶有三  
朱子聖學考略卷七

早

代遺風至於封建參以古史餘論乃不失先王意然非  
最盛時得數百俊又不能行也

元亨利貞說云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  
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者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  
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  
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  
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  
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  
易寂感說云易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為也其寂然者無時而  
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  
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  
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  
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  
不動者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也  
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為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  
以見其微意矣

二說未詳何年啟蒙成於丙午太極西銘解出於戊申  
故附於後

朱子聖學考略卷七

早

朱子註易時已徹天命人心之本然於元亨利貞易寂  
感二說見之矣中庸首章說末云惟君子知道之不可  
須與離者其體用在是則必有以致之以極其至焉蓋  
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  
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義夾持  
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是以當其未發而品  
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體卓然以至寂然感通無少間  
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而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  
以育其不外是矣細玩此說所云未發而品節已具即  
寂而無時不感之謂隨發而本體卓然即感而無時不



寂之謂中和在我天人無間即天人心性之主之謂天命人心之本然朱子已當體透徹自此以往功夫

日熟日純渾然燦然直達天德真孔孟周程之大宗也

太極說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

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

靜亦無端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

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

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

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

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

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

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

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

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

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

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此說亦未考何年太極註戊申授學者姑附於後

一段言天道人道之本然二段言立人極者必主靜雖

動亦靜三段言動靜皆要復性之真四段五段責成人

在立心心有主宰一準天理方能常覺常止此是朱子

直透天命於動靜用功最細密處學者當潛心理會

周禮三德說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

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

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

強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

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

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

也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為行本司馬溫

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也

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

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

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

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

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



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蘊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蘊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器

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卽事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而已詳

按此說未詳何年姑附於三說後

三德說經朱子發明可了然矣敏德如武侯宣公李韓

范富諸賢與溫公相伯仲實兼孝德孝德如元魯山丁平子輩先趙徐而稱實兼敏德三德皆全方是程朱一脈如南軒勉齋兩先生其庶幾乎若不能兼自有偏病如朱子所云者是以三行必由親父母而進之以尊賢亶事師長者蓋有以也

答林黃中云示論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易無所發明某則以爲易之與道非有異也易道既明則易之爲書卦爻象數皆在其中不待論說而自然可見若曰道明而書不自則所謂道者恐未得爲道之真也不審高明之意果如何其或文子而實不予則某請以邵氏之淺近疎略者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器

言之蓋一圖之內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爲十六第五分而爲三十二第六分而爲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安排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此之並累三陽以爲乾連疊三陰以爲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爲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爲之造作蓋不同矣况其高深闊闊精密微妙又有非某之所能言者今不之察而遽以不知而作詆之某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是以竊爲門下惜之而不自知其言之僭易也



按年譜云戊申六月奏事延和殿又云林栗與朱子論易及西銘不合栗疏朱子欺慢請行罷逐玩此則是書當在六月以前

學者讀易當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為主邵子六十四卦圖本於此朱子特加發明此易本然之理不待安排而昭合者也若夫累乾疊坤以意交錯先畫於內後畫於外說到人為造作便不是易本然之理矣蓋易有先天後天必明於邵子先天之說知易所由來方見本然道理再看後天卦畫首震終艮與夫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吳

三男得乾之初中上三女得坤之初中上皆是自然而然無有安排黃中不知邵子先天之易故有交錯旋加之弊乃敢輕詆邵子豈可與言易哉

答楊志仁云兩書所喻存養工夫甚喜甚慰固知他人不能如此著實用工但此亦是依本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趁此心地明淨處大著胸懷將世間道理精麤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交他真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些箇不敢放開每看義理亦只揀取元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為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所論理氣先後

等說正坐如此怕說有氣方具此理恐成氣先於理何故卻都不看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蠅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付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言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張子說得費力惟是太極通書數章說得極分明某解得又極分明可更子細看便自見得也浩然之氣若據孟子所言即合儘就處看不須如明道先生之說若欲理會明道先生說底則只合就日用間已身上回頭識取不須如此說徒費力也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宅

此書未詳何年以有解得分明之語故附於戊申後

朱子立教必要世間道理通透無疑不可只守些子為有體無用之學此所以異於陸王也即陸王亦有用處只是以法把持恐於體用一源之理未得通透故內本佛老外襲管商若不及陸王者內外皆佛老矣

答李守約云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為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書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



做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致妄動凡所營爲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哉

又答李守約云大中之說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仁包五常之說已與令裕言之如今朋友就文義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真箇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腳只成閑話不濟事耳

朱子聖學考略卷七

吳

二書無年可考守約所錄語類在戊申以後所聞姑附於戊己後

朱子訓守約指出杜撰之弊使知虛心玩聖言之本義指出窮理精後思慮不妄動使知窮理大有益於持敬不走虛靜一路指出反身真箇識得使知有可立腳之田地句句是根本工夫而窮理精不妄動尤江西所不言所以朱子之學的是孔曾正脈也

又答劉公度云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復究竟至於持守卻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

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煞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

又答劉公度云奮發猛舍之喻甚善然亦須以義理浸灌涵養庶幾可以深固久遠不然一時意氣恐未可恃也如何便敢自保不復變耶

又答劉公度云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卽自有安穩受用處耳

又答劉公度云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切務然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

朱子聖學考略卷七

完

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卻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齋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又曰要當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子細用功久之自有見處義理細密直是使麤心看不得乍看極似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綱舉目張有自然省力處

按朱子曰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簞思而不學則殆正謂



無底簞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  
 培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其退亦速  
 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又曰聖賢言語一步是一  
 步近來一種議論只是跳躑初則兩三步做一步甚則  
 十數步作一步又甚則千百步作一步所以學之者皆  
 顛狂夫陸氏所以會說能感發人者只是人心聽者一  
 時聳動不覺悅而從之即禪家因地回向之見將千百  
 步作一步教人一超直入資稟高明者稍見心性影子  
 以為本來面目如此此所謂頓悟之說悟之者便敢大  
 言狂很高自期許不做講學窮理工夫於事理多不能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萃

見到故倚靠不得一時意氣消餒遂有墜淵之失公度  
 惑於陸氏朱子教以讀書講學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  
 明方肯如此著力此程子栽培仁體切要之訓即易繫  
 知崇禮卑之旨腳踏實地絕不傾倒所宜守死而不變  
 者也孰謂朱子晚年專指本體而不教以講學窮理哉  
 孰謂朱子讀書講學之教止在句讀文義而非尊德性  
 之切務哉  
 朱子云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又云  
 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致妄動凡所營為無非正理誠  
 哉是言也試論之人之所以為人者仁義禮智渾然燦

然之性而已性統於心必居敬以存其心窮理以知其  
 性果能存心用力窮理明得仁義禮知之性是自家異  
 於禽獸上接聖賢根本不可虧損餒意方實實下保全  
 培養工夫明得不義富貴是害性之物方實實不處明  
 得習心習氣是戕性之機方實實不為所牽引明得一  
 切非禮是害心之毒方實實能絕明得遊思雜念是誘  
 性之媒方實實斬斷明得撐眉弩眼是暴性之強賊方  
 實實謙下明得畏懼因循是痿性之弱賊方實實振發  
 明得貌言視聽是性之區宇方實實端凝明得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萌芽方實實直達明得親義信序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至

別是性之綱領方實實擔當明得天地是性之源頭方  
 實實敬事明得萬物是性之胞與方實實仁愛明得窮  
 居是性之本分方實實安樂明得在位是性之兼善方  
 實實施行明得患難是性之摩厲方實實順受明得閑  
 暇是性之休適方實實恬靜明得自性與天地萬物是  
 一箇方實實有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意明得生是此理  
 死即是此理死生是性之終始方實實盡生死通晝夜  
 無一息二三意造到如此精透明了則平日紛擾皆消  
 無有心地中只是一塊天理發見昭融一身行事自然  
 隨時隨處無非心理貫通是朱子將自家親切過來處



明白指示此所知益精涵養益粹講學窮理實爲存心  
養性之助惟實用功者能體之而知其歷歷有省也朱  
子曰到能致知已有八九分了程子曰真知得方能行  
後先一軌心心相印故格物知性孔孟正脈程子接之  
朱子繼之陸王家只存養得昭靈之心而不窮理安得  
天理發見卽其直指人心亦能感發止屬一時難以持  
久卽能久矣或夾氣質或雜意見窮理不精善於涵養  
朱子早言之矣不知自反反病程朱格物爲徇外其可  
歎乎

答公度後四書未詳何年以前一書通辨載在戊申故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至

附於後

答徐彥章云未發之前固不可謂之無物但便謂情性無  
二更無虛靜時節則不可耳蓋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  
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著摸故謂之中及其  
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來喻本欲自  
拔於異端然卻有侵過界分處而主張太過氣象急迫無  
沉澁醞郁之味尤非小失願且寬平其心涵泳此理而徐  
剖析於毫釐之際然後乃爲真知儒佛之邪正不必如是  
之迫切也

又答徐彥章云示喻主善之說甚佳但善守有動靜二者

相對而言則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此天理陰陽自然之  
理不可以寂感之嫌而廢也

又答徐彥章云中者無過不及之謂又曰和者中之異名  
若就厭動而求靜有體而無用耳至於分別體用乃物理  
之固然非彼之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  
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  
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  
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遂晝度夜思無一息  
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  
皆備是乃所以爲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至

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願獨詆老釋以寂然爲宗無  
乃自相矛盾耶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  
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  
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  
能也蓋其實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  
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  
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焉則庶乎  
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

又云於本有操持涵養之功便是靜中工夫所謂靜必有  
事者固未嘗有所動也但當動而動動必中節非如釋氏



之務於常寂耳

答徐彥章三書未詳何年以語意義理與太極註同姑

附於戊申後學者當潛玩焉

此四段所言工夫旨趣甚微密如靜主動客心體湛然  
萬理皆備靜必有事固未嘗動等語非功深力到不能  
喻彥章其深造矣乎

答黃子耕云時事傳聞不一然亦未知是否衰病閑散既  
無所効其區區亦不敢深問也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  
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  
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復研究未上口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書

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  
到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  
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  
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  
貪多務廣勿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蠱淺本欲多知多能  
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  
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  
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功  
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  
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

及此矣

又答黃子耕云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為學者說盡  
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為名字所惑生出種種障礙  
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  
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功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  
功夫實處卻無欠闕耳

二書未詳何年黃營錄在戊申故附於後

前答言讀書之法後答言實下功夫方見許多名字脫  
離此是最親切語果功夫到此自知意味如是難為門  
外人道也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書

答蔡季通云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  
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  
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  
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  
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  
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為有過不及而後流  
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悉皆邪惡但謂之  
危則固未以為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  
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  
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



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為不善而不容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論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為道心而欲據之以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為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論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美

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答胡季隨云恭叔所論似是見熹舊說而有此疑疑得大概有理但曲折處有未盡耳當時舊說誠為有病後來已多改定矣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有所聞見處卻可關略而特然於此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

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就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滲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略亦異夫中庸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人揣摩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

答呂子約云既言道不可須臾離即是無精靈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乎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謹非謂不戒謹乎所睹所聞而只戒謹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抹上文不可須臾離一節意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毫

思了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謹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是結抹上文隱微兩句意思也蓋無所不戒謹者通乎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獨則專為已發而設耳

三書未詳何年答蔡書發明序文其在作序後無疑矣

按答蔡書辨氣之清明純粹不隔於理不可認為道心而據為精一之地此義最精蓋清明純粹是氣仁義禮智的確不易方是理若認氣之清明純粹為理便有窮理不透氣質夾雜之病味此有得則念臺主張氣質之



說不辨而知其謬矣答胡呂書戒權通已發未發徹頭徹尾無時不然而謹獨就一念起處萬事根原是已發更緊要工夫朱子說得如此分曉貫通後人以爲截分動靜何其悖也要之朱子是時工夫滴滴歸源卻涵蓋萬象其答季通云所論以禮爲先之說又似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是親切工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瞥地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卻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脗合也是書雖未詳何年自在出太極通書西銘註後朱子養得幾字活潑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堯

一心中天理生幾滿腔子皆是規矩造化總在這裏語嘿動靜耳聞目見都是生幾即應見精即見見隱無有毫髮之間也他家只養得心定道理則半有半無耳其爲異端之歸於此辨之矣

答項平父云爲學次第儘有商量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卻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

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致知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喻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卻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俚俚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爲所惑也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此非實見彼此皆有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堯

所當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工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茫然兩無所見而爲是依違籠罩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物無不至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間所接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之蘊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據己見爲定耳又何以察夫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耶便謂存誠愈固養氣愈完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高異日忽逢一夫之說又將爲所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間得



業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大學章句一本謾往其言雖淺然路脈不差節序明審便可行用幸試詳之

此書脈絡讀者須潛玩首言爲學工夫以主敬爲先必實窮窮理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方能所守不差是曾孟正脈次言只守心而不窮理既不能應事并失所守者皆必至之弊末言無自家本分功夫而比較取舍不過自用已見無當於本心正理之全段段說透學者病痛故須逐層體驗過來如何心有欄柵如何事理明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李

白自信朱子居敬窮理齊頭用功的確不易雖欲缺其一而不敢也彼家所守亦堅不爲他說所惑究守其所守而是非取舍据已見爲定者其徒則敝敗百出矣按朱子答或人云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弩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卻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弩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玩此段即答項書中小註所云之意正指象山之徒故附載之

按各項書未詳何年因書內大學章句一本云云故附於己酉後

答趙子欽云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並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

按此書未詳何年愈甚於前者當指象山辨無極之書也故附於己酉後恃此陵跨古今數語斷盡象山病痛此須反身細看方知意味聖賢之心原是兢兢業業底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李

卽造到德盛境地仍是這樣若氣象龐厲蔑視前賢卽此便是敬肆分關便沒心地工夫了當從自心省驗朱子之言深矣哉

答邵叔誼云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卻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卽傳播四出惟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卻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太極等書四種謾附呈子美言太極西銘二書象山不言西銘而專言無極者



蓋只認得老子無極二字便駁周子無極之非更不玩味其道理充塞宇宙貫徹細微之妙反復說來拈一無字別無條理朱子所以深非之即其答邵叔誼書尤喝罵無禮至今讀之其狂躁如在目前

無極太極之辨朱陸冰炭極矣嗣後書問亦少象山年譜載已酉八月六日朱子書云云正不知何所考也

答鄭仲禮云示論為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奎

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季隨季忱為學如何近來有何講論因書幸致此意

此書未詳何年因此書前有啟蒙大學章句之語故附於已酉後

此書教仲禮主敬立志為先而讀書窮理就此田地上做工夫須與答張元德王欽之諸書參看

答蘇晉叟云示及自警詩甚善然頗覺有安排湊合之意要須只就日用分明要切處操存省察而此意油然而生乃佳耳

此書未詳何年以集中載先墓一書有前此病足數語在戊申後故附之

宗陸王者多議朱子湊合之語但朱子云然者欲學者立心隱微中有生意零星用功自有不期而合之妙若無本而湊合則所深戒觀此書及答直卿論太極立腳處可見矣

答王子合云前書所云實地功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勿令墜墮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惰自放倒耳真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事接物同異淺深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奎

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

前書本註已酉故附後此書欲子合處處向本原做工夫

答吳伯豐云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卻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必大錄在戊己故附後此書教伯豐即動靜



答劉履之云衰朽益甚思與師友反復講論而外事紛擾不能如願如履之者又相去之遠不得早晚相見為恨然此事全在當人自家著力雖日親師友亦須自做功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得箇入處卻隨時游心自不相妨雖應科舉亦自不為科舉所累

此書未詳何年以砥饒後錄庚戌所聞故附於此

自做工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此切要語惟實居敬窮理者始知入處若不得箇入處讀書治身苟免過失而已

或問存心朱子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

朱子聖學考略卷七

我此身在此對客

又曰學者須是為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上以此立心則如今端已斂容亦為己也讀書窮理亦為己也做得一件事是實亦為己也聖人教人持敬只是須從這裏說起其實若知為己後即自然著敬

又曰人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是此身綱紐別無他物當於其發處體驗擴充將去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日間時時發動特人自不能擴充耳又言四者時時發動特有正不正耳如暴戾愚狠便是發錯了羞惡之心含糊不分曉便是發錯了是非之心如一種不遜便是發錯了辭遜之心

日間一正一反無往非四端之發

以上李方子錄

又曰今人說養氣皆謂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四句上要緊未必在此藥頭只在那以直養而無害及集義上這四句卻是箇炮炙煨煉之法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劉用之間夜氣之說朱子曰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於旦晝時不為事物所

朱子聖學考略卷七

案

又曰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皆注尚書問雋先生為學之道雋只說一句曰先立乎其大者以此觀之他之學亦自有要卓然堅起自心方子錄云立者卓然堅起此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故孟子又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非是心放出去又討一箇心去求他如人睡著覺來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只是要常惺惺趙昌父云學者只緣斷續處多日只要學一箇不斷續

文蔚曰如天道流行化育萬物其中莫非至理灑掃應對



酬酢萬變莫非誠意寓於其間朱子曰不然焉飛魚躍上下昭著莫非至理但人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分將出來不得須是於此自有所見因謂明道言此引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證謝上蔡又添入夫子與點一事且謂二人之言各有著落文蔚曰明道之意只說天理自然流行上蔡則形容曾點見道而樂底意思朱子默然又曰今且要理會必有事焉將自見得又曰非是有事於此卻見得一箇物事在彼只是必有事焉便是本色文蔚曰於有事之際其中有不能自己者曰即此便是今且虛放在此未須強說如虛著一箇紅心時復射一射久後自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矣

此段於程子焉飛魚躍之旨引而不發如漢卿錄叔重舊說今說錄參考文義則妙義顯著矣  
文蔚以所與李守約答問書請教朱子曰大概亦是如此只是尊德性工夫卻不在紙上在人自做問學工夫節目卻多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

以上陳文蔚錄此段云今覺見未是一語不可泥朱子

是時尊德性之功已熟而猶云然者恐學者執向來所說於尊德性工夫有缺耳細玩只是如此別更無事入字非得力人不能道

朱子問遺書中欲夾持這天理則在德一段看得如何必大對曰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朱子默然久之必大問如何曰此說亦得然只是引證畢竟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上依舊認德字未著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令在己者決定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矣

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我者若有一箇人在內必定孝弟忠信斷不肯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底事與道家所謂養成嬰兒在內相似凡人欲邊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曾說出時存於心中者已斷是如此了然後用得戒謹恐懼存養工夫所以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或有時間斷故耳



程子所謂須有不言而信者謂未言動時已渾全是箇如此人然却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難為形狀又言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巳有德則不習無不利自初學者言之他既未知此道理則教他認何為德故必先令其學文既學文後知得此道理了方可教其進德聖人教人既不令其躐等級做進德工夫不令其止於學文而已德既在巳則以此行之耳不待外面勉強旋做故曰有德則不習無不利凡此工夫全在收斂近裏而已中庸末章發明此意至為深切自衣錦尚絅以下皆是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淡而不厭簡而文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完

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道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朱子再三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卻自有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麤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簡而已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序中更有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道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心可謂至近矣然猶以己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見於視聽舉動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皆本於一身而言矣至於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之德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尙不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入細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箇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于懷明德輔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是發明明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臭終之

甚哉朱子之學異於陸氏也陸氏教人靜坐氣質私欲夾雜在裏面一旦觸發並靜虛氣象不可倚靠其弊由於執德不固見理不明所以天理不為己有也玩朱子此段發揮程子之言中庸末章之義實可持循若存於心者不能斷然必是孝弟忠信則見於事者必不能依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完

理而行雖良心發見有意於戒謹恐懼靜坐氣質私欲條起條滅所謂根苗已在依稀恍惚間安望其發榮滋長故必以得於己為第一著而以成德為行示學者也第朱子立此言者為學者能用功夫收斂近已使知實得而不可恣地悠忽若初學者茫然未知德所從來徒勞思慮何所執持學文數行即是格物工夫必須熟玩大學首章格物章或問先知得天命明德是自家性命的道理是人禽直罔的關頭能存得便是人便是直生不能存得便是禽獸便是罔生由此研究漸漬日積月累惡之數年此心必孝弟忠信方安不然即不安終日

四四一



終夜在此醞釀加以前言往行栽培灌溉躬行實踐時刻不忘纔有渾全是箇孝弟忠信底人氣象在心中此非可以一蹴到也惟窮理居敬齊頭用功造到德成於我則胸中都是天理有箇不言而信者漸漸可到篤恭地位矣此朱子之學為孔孟正宗非他家從靜虛入者所可抗衡也夫

玩以成德為行數行知朱子所云敬便有義義便有敬直內便方外方外便直內是的確有依據工夫存於心者斷是如此非直內便方外乎以此德見諸事人欲邊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非方外便直內乎方是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主

內外合一之實境

邱玉甫作別請益朱子曰此道理儘說只如此工夫全在人人卻聽得頑了不曾真箇做須知此理在己不在人得之於心而行之於身方有得力不可只做冊子工夫戴明伯請教朱子曰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則道理自逐旋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指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卻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

玩前一段不可只做冊子工夫凡議朱子格物為狗外者非矣玩後一段聖人之心四句凡議朱子注釋為文義章句者非矣朱子合身心書籍總是一理一件工夫如此切要而不見信於後世由於細心看語類者無人也可慨哉

朱子教人必知此理在已返之身心讀書明理方有實得不返身心散漫求理無有是處非朱子之教也如江西家略於讀書終隔一層事物之理即聖賢之心即自己之心不加講求必有冥行顛倒之弊故虛心讀書明理去病皆在於此及門如勉齋敬子安卿諸先生存心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主

無一毫放鬆無一毫偏戾事理則處處貫徹其得於朱子者深矣

以上吳必大錄

又曰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懼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乃統同說承上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然下文謹獨既專就已發上說則此段正是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上既統同說了此又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如一片止水中間忽有一點微動處



此最緊要著工夫處

語諸生曰人之爲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  
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  
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  
令廢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眾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  
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爲  
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

以上李閔祖錄一片止水晝夜相承隨事發見是本體  
工夫合一無間全體發用一以貫之之候矣孰謂晚年  
方悟哉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七

問塞乎天地之間朱子曰天地之氣無所不到無處不透  
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  
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  
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欲所蔽則慊然而餒卻甚小也  
又曰浩然之氣只是氣大敢做而今一樣人畏避退縮事  
事不敢做只是氣小有一樣人未必識道理然事事敢做  
是他氣大如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便是這樣氣人須有  
蓋世之氣方得文蔚錄云塞天地只是氣魄大如所謂氣蓋世又曰如古人臨之  
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狗國是他養得這氣  
大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識道理故能如此

此不知何氏錄因註有文蔚錄故敘於戊申後

王景仁問仁朱子曰無以爲也須是試去屏疊了私欲然  
後子細體認本心之德是甚氣象無徒講其文義而已也  
問或問常自在之眞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  
存而道義出矣不知所見者果何物耶朱子曰此豈有物  
可見但是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  
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  
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一行事則事必  
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耳初豈實有一物可以  
見其形象耶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七

此李壯祖錄不紀年壯祖閔祖弟也故敘於戊申後  
以上三段一段言養氣二段言寡欲三段言存理非寡  
欲存理氣安得壯非寡欲理安得存學者當識其次第  
又曰自早至暮無非是做工夫時節  
又曰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  
只是空  
又曰聖賢言語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如夫子非禮勿視  
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  
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卻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又  
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



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復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這方始是須是靠他這心若一向靠寫底如何得

又曰格物須是從切已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疊然後朱子聖學考略卷七

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

又曰大學說一格物在裏卻不言其所格者如何學者欲見下工夫處但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知便窮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說好貨好色好勇便窮到太王公劉文武說古今之樂便窮到與民同樂處說性便格到纖毫未動處這便見得他孟子胸中無一毫私意蔽窒得也故其知識包宇宙大無不該細無不燭

問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云云朱子曰天下之理偏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

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

問由中而外自近而遠朱子曰某之意只是說欲致其知者須先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卻看這箇道理是如何又推之於身又推之於物只管一層展開一層又見得許多道理又曰九容這便是一身之則所當然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人所合當做而不得不然者非是聖人安排這物事約束人如洪範亦曰貌曰恭以至於睿作聖夫子亦謂君子有九思此皆人之所不可已者

問立志以定其本莫是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之意否朱子曰固是但凡事須當立志不可謂今日做朱子聖學考略卷七

些子明日便休又問敬行乎事物之內曰這箇便是細密處事事要這些子在立志便要卓然在這事物之上看是甚麼都不能奪得他又恁地細細碎碎這便是志立乎事物之表所以今江西諸公多說甚大志開口便要說聖說賢說天說地傲視萬物目視霄漢更不肯下人問如此則居敬以持其志都無了曰豈復有此據他才說甚敬便壞了那箇又曰五峰說得這數句甚好但只是正格物時工夫卻是格物已前事而今卻須恁地

以上楊道夫錄

此八段須細細體驗其格物工夫要處在察之於心使



心理既明自家定疊然後漸推去此一定次序也或曰  
恐記錄有誤心能察物而曰察之於心非以心察心乎  
非也觀心說云心而自操則亡者存便知心而自察則  
昧者明豈有以心察心之弊乎

朱子問顧諟天之明命如何看答云天之明命是天之所  
以命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雖曰至善苟不能常提撕省  
察使大用全體昭晰無遺則人欲益滋天理益昏而無以  
有諸已矣曰此便是至善但今人無事時又卻恁昏昏地  
至有事時又隨時逐物而去都無一箇主宰這須是常加  
省察真如見一箇物事在裏不要昏濁了他則無事時自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美

然疑定有事時自然隨理而處無有不常

按至善朱子固以事物言此段正以本體言言事物卽  
包本體蓋朱子立言原未嘗說一邊遺一邊人心至善  
合下該體用後儒執朱子之解者未詳考而心體之故  
不免偏泥角勝之弊

又曰四者心之所有不可使之有所私才有所私便不能  
化梗在胸中今人才忿懣雖有可喜事亦不喜便是蹉過  
事理了設使此心如太虛然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  
無所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其味矣看此一段只是  
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

蜚卿問恕字古人所說有不同處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便與大學絮矩程子所謂推己都相似如程子所引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及大學中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卻兼通不  
得如何朱子曰也只是一般但對副處別子細看便可見

某當初似此類都逐項寫出一字對一字看少間紙上底  
通心中底亦脫然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  
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爲恕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爲恕如  
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  
聖人之心天地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  
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老

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  
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做到那物上賢  
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  
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  
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會無一處不到

又曰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貫通是恕也又曰  
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  
體義是分別某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異言畢復抗  
聲而誦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  
同而化而樂興焉



問不違仁是此心純然天理其所在內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恐是所得在外朱子曰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便是三月不違仁處又問是如何曰所謂善者即是收拾此心之理顏子三月不違仁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

按朱子云服膺便是不違仁則中庸擇守之說自是本體工夫合一之學俗解一善嫌於偏外失之遺矣

道夫曰知崇便是博禮卑便是約否朱子曰博然後崇卑然後約理窮盡卓然於事物之表眼前菴欄自家不住如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天

此則所謂崇戒謹恐懼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無不著力如此則見卑又問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後人之理行乎曰知禮成性而天理行乎其間矣

以上楊道夫錄

按此六段朱子是時久已造一貫地頭天命至善一也隨事至善貫也心如太虛一也各止其所貫也樂一也禮貫也統體不違仁一也隨事不違仁貫也知禮成性一也天理行乎其間貫也玩聖人之心無所不到數語尤見朱子之心已純是天理仰觀俯察一切應用都是此理所以庚戌有見得分明理會得恁地之語功深學

到左右逢原非偶然也彼一起直入如來地者氣質物欲未化全體大用未通只握定些微靈光烏足語此宜其以道問學目之矣

又曰明道定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辦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蜚卿曰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工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奈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日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甚方法也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天

不能得他住這須是見得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

問德不勝氣一章朱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于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夭而已蓋死生修夭這卻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卻須由我不由他了



道夫言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朱子曰合下便有一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是逐句恁地又曰合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段只是一箇天人道夫曰他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如此則是三箇曰混然中處則便是一箇許多物事都在我身中更那裏去討一箇乾坤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考直卿曰此問亦甚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全

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初未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朱子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

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

彥忠問居常苦私意紛攪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朱子笑曰此正子靜有頭之說卻是使得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為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著工夫若看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

又曰為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全

復如仲思早來所說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為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事則靜坐有事則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陰地便是存心豈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向日輩卿有書亦說如此某答之云見有事自那裏過卻不理會卻只要如此如何是實下功夫

朱子問別看甚文字曰只看近思錄今日問過明日復將來溫尋子細熟看曰如適間所說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當時復將來子細研究如濂溪通書只是反復說這一箇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



一箇做將去

以上楊道夫錄

按此七段朱子身心源流工夫畢見如論定性書推本知止有定德勝氣推本由我不由氣西銘乾坤推本都在我身中此真透徹本原不假外索緊要工夫只在主敬存心使此心光明洞達道理瞭然則讀書應事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豈晚年始悟本體以立教哉仲思言正大之體難存朱子曰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公昨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全

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因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卻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行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為學次第無許多屈曲又曰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

又曰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為物欲所蔽便將這箇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如大學中條目便是材料聖人教人將許多材料來修治平此心令常常光明耳按修治字誤伊川云我使他思時便思如此方好倘臨事不醒只爭一餉時便為他引去且如我兩眼光暗又白日裏在大路上行如何會被人引去草中只是我自昏睡或暗地裏行便被人胡亂引去耳但只要自家常醒得他做主宰出乎萬物之上物來便應易理會底便理會得難理會底思量久之也理會得若難理會底便理會不得是此心尚昏未明便用提醒他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全

此一段楊驥錄

問致知在格物朱子曰知者吾自有此知此心虛明廣大無所不知要當極其至耳今學者豈無一斑半點只是為利欲所昏不曾致其知孟子所謂四端此四者在人心發見於外吾友還曾平日的見其有此心須是見得分明則知可致今有此心而不能致臨事則昏惑有事則膠擾百種病根皆自此生又問日用之間作事接人皆是格物窮理曰亦須知得根本若不知得只是作事只是接人何處為窮理

此不知何氏錄因與上段類故附之按此朱子立教以



主敬知行爲主甚重人心之知人心自有知自是光明  
存心窮理實是一事存心是窮理之根窮理即窮此心  
之理窮物理亦是此心之理無心外之理也謂朱子析  
心理爲二者何不潛心細玩耶

或問格物問得太煩朱子曰若只此聯纏說濟得自家甚  
事某最怕人如此人心是箇神明不測物事今合是如何  
理會這耳目鼻口手足合是如何安頓如父子君臣夫婦  
朋友合是如何區處就切近處且逐旋理會程先生謂一  
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徒欲汎然觀萬物之理  
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又曰格物莫若察之  
朱子聖學考略卷七

齋

於身其得尤切莫急於教人然且就身上理會凡纖悉細  
大固著逐一理會然更看自家力量了得底如何

問先生舊解致知欲人明心之全體新改本卻削去只說  
理何也朱子曰理卽是此心之理檢束此心使無紛擾之  
病卽此理存也苟爲不然豈得爲理哉問致知自處而推  
至於精自近而推至於遠不知所推如世間甚事曰自無  
穿箭之心推之至於以不言飭之類自無欲害人之心推  
之舉天下皆在所愛至如一飯以奉親至於保四海通神  
明皆此心也

問忠恕一貫朱子曰不要先將忠恕說且看一貫底意思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如堯之克明峻德黎民於變時雍這須從裏面發出來曾  
子工夫已到如事親從兄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  
之聖人一點他便醒元來只從一箇心中流出來如夜來  
守約之說只是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  
必窮到底若只守箇約卻沒實處忠恕本末是一貫緣聖  
人告以一貫之說故曾子借此二字以明之一貫是無作  
爲底忠恕是有作爲底將箇有作爲底明箇無作爲底窮  
問推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推廣不去天地閉賢人  
隱如何朱子曰亦只推己以及物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  
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  
朱子聖學考略卷七

金

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  
似此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

問如何是體信達順朱子曰體信只盡道至誠道理順卽  
自此發出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體信達順卽是主忠行  
恕問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是由恭敬出否曰是心常恭敬  
則常光明又贊言修己以敬一句須是如此這處差便是  
顛倒錯亂詩稱成湯聖敬日躋聖人所以爲聖人皆由這  
處求這處做得工夫直是有功

問謝氏謂如天之於眾形非物刻而雕之是如何朱子曰  
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

四四九



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爲仁在君臣則爲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賈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恕

問惻隱之心因感而發前輩令以此操而存之充而達之不知如何要常存得此心朱子曰此心因物方感得出來如何強要尋討出此心常存在這裏只是因感時識得此體平時敬以存之久久會熟善端發處益見得分曉則存養之功益有所施矣又曰學者要識得此心存主在敬四端漸會擴充矣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全

器之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朱子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爲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今只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卻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只兩字是箇大關鍵這裏有工夫日間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到第二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二分第三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三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添來添去這氣便盛恰似使錢相似日間使百錢使去九十錢留得十錢這裏第二日百錢中使去九十錢又積得二十錢第三日如此又積

得三十錢積來積去被自家積得多了人家便從容日間悠悠地過無工夫不長進夜間便減了一分氣第二日無工夫夜間又減了二分氣第三日如此又減了三分氣如此枯亡轉深夜氣轉虧損了夜氣既虧愈無根腳日間愈見蹙壞這處便是枯之反復違禽獸不遠亦似使錢一日使一百卻侵了一百十錢所有底便減了第二日侵了百二十所留底又減了使來使去轉多這裏底日日都消磨盡了因舉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之謂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大意與孟子相似但他是就養精神處說其意自別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全

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裏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朱子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著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益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寓間有事時應事無事時心如何朱子曰無事時只得無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所謂動亦定



靜亦定也

寓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何朱子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泐洽則悅矣又說寓讀書看義理須是開闊胸次令磊落明快恁地憂愁作甚底亦不可先責効才責効便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胸中結聚一餅子不散須是胸中寬開始得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閉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六

時便若存養收拾此心

寓問前夜先生所答一之動靜處曾舉云譬如與兩人同事須是相救始得寓看來靜卻救得動不知動如何救得靜朱子曰人須通達萬變心常湛然在這裏亦不是閉門靜坐塊然自守事物來也須去應應了依然是靜看事物來應接去也不難便是安而後能慮動了靜靜了動動靜相生循環無端又問此說相救是就義理處說動靜不知就應事接物處說動靜如何曰應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靜則應事分外得力便是動救靜靜救動其本只在湛然純一素無私心始得無私心動靜一齊當理才有一毫之

私便都差了

朱子謂寓曰文字可汲汲看悠悠不得急看方接得前面看了底若放慢則與前面意思不相接矣莫學某看文字到六十一歲方略見得道理恁地直卿云看來神字本不專說氣也可就理上說先生只就形而下者說朱子曰所以某就形而下說畢竟就氣處多發出光彩便是神味道問神如此說心又在那裏曰神便在心裏疑在裏面為精發出光彩為神精屬陰神屬陽說到魂魄鬼神又是說到大段處

以上徐寓錄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七

按此十二段朱子工夫無毫髮向外處格物致知二段知處皆心上用工也忠恕一貫體信達順明聰溫恭惻隱存達四段行處皆心上用工也夜氣一段心上積累極分明也求放心段下手處也有事無事只要此心常在段動靜無間斷也通達萬變此心湛然段格致誠正之功也無事時提撕不放講習應接用義理做去段動靜之實功也動靜相生相救段皆本於此心純一也心精神段體會到微妙處也要皆就身心上著實收斂充廣直是一心該括萬理包羅萬象而太極把柄闡闢在我者此六十一歲方見得道理恁地之意也宗陸王者



以朱子之學為狗外其必直趨虛靜為向內無疑矣  
富問前夜段與陳錄大同小異

實錄院略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修前後往往不相應朱子嘗與眾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為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數不同者須置簿抄出與眾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總底在惟葉正則不從 閱祖錄

又曰今上下匱乏勢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為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卒

中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

又曰古者王畿千里而已然官屬已各令其長推擇今天下之大百官之眾皆總於吏部下至宰執幹辦使臣特其家私僕爾亦須吏部差注所以只是袞袞地鶴笑差將去何暇論其人之材否今朝廷舉事三省下之六部六部下之監司監司卻申上六部六部又備申三省三省又依所申行下只祠祭差官其人不過在朝職事官其姓名亦豈難記然省中必下之禮部禮部行下太常太常方擬定申部部申省省方從其所申差官不知何用如此迂曲只三省事亦然尚書關中書取旨中書送門下審覆門下送尚

書施行又如既有六部即無用九卿周家只以六卿分職漢人只以九卿釐庶務事各歸一本朝廷官重三疊四多少勞擾此須大有為後痛更革之若但宰相有志亦不能辦必得剛健大有為之君自要做時方可書曰直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明勇智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又如今諸路兵將官有總管路分路鈐都監監押正將副將都不曾管一事廂軍既無用又養禁軍禁軍又分揀中不揀中兩等然亦無用又別養大軍今大軍亦漸如廂禁軍矣此是耗蠹多少通其變使民不倦今變而不通民皆倦了故鼓舞不動國初緣藩鎮強故收其兵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卒

權置通判官故已無前日可防之弊卻依舊守此法可謂不知變也只通判是要何用繆者事事不管只任知州自為強者又必妄作以撓郡政是何益哉

又曰兵制官制田制便考得三代西漢分明然與今日事勢名實皆用不得如官制不若且就今日之官罷其冗員存其當存者亦自善

又曰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逐宗族晉惠公得國便不納羣公子文公之入即殺懷公此乃異日六卿分晉之兆



以上吳必大錄

又曰濮議之爭結殺在王陶擊韓公蔣之奇論歐公伊川代彭中丞奏議似亦未為允其後無收殺只以濮國主其祀可見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

又曰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一皆讀宋苜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温公之有法也高氏小史亦好一書但難得本子高峻唐人通鑑中亦多取之○以上李方子錄

因論監司巡歷受折送朱子曰近法自上任許一次受直卿曰看亦只可量受曰某在浙東都不曾受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奎

吳茂實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為威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覈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為心言經界

又曰吾輩今經歷如此異時若有尺寸之柄而不能為斯民除害去惡豈不誠可罪耶某嘗謂今之世姑息不得直須其他理會庶幾善弱可得存立

又曰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某州總司屯某州漕司屯某州以戶部尚書為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

為殿最則無不可行者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數司僉押相牽制事何由成

又曰今諸道帥臣只曾作一二任監司即以除之有警則又欲其親督戰士此最不便萬一為賊所虜為之奈何彼固不足卹然失一帥其勢豈不張大前輩謂祖宗用帥取以二路一是曾歷邊郡一是帥臣子弟曾諳兵事者此最有理或謂戎幕宜用文武三四員此意亦好蓋經歷知得此等利害向後皆可為帥然必須精選而任不可泛濫也直卿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開羅者配朱子曰這便見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奎

亂道又曰要之只是廢法又曰銓擇之法只好京官付之監司選人付之郡守各令他隨材擬職州申監司監司申吏部長貳密察聞奏下授其職卻令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不得人

又曰監司薦人後犯贓犯罪須與鑄三五資正郎則降為員郎員郎則降為承議郎以下若已為侍從或無職名可鑄則鑄其俸或一切不與奏薦如此則方始得他痛恁地也須怕今都不損他一毫

又曰某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



事體卻由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都被下面  
做翻了上面如何整頓

又曰為守令第一是民事為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都  
不理會

又曰為稅官若是父兄宗族舟船過只得稟明州府請別  
委官檢稅豈可直拔放去所以祖宗立法許相迴避又曰  
臨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一相識親戚之類  
如此越用分明不肯放過

以上楊道夫錄

朱子言論間猶有不滿於五峰論封建井田數事嘗疏其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七

說以質疑朱子云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  
敢以為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  
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此等事未須深論他  
日讀書多歷事久當自見之也

右李枏錄

按此一段不紀年以與安卿錄相類附之

以上所紀如正賦數目量入為出去重權講稽古修屯  
田用將帥行薦罰諸民事究軍政諸大事皆教學者一  
一研窮末言井田封建強做成亦別生弊病尤達變要  
論所謂三代法度必通之當今而可行者也讀朱子書

者毋徒好立大言焉

朱子聖學考略卷七終

朱子聖學考略

卷七

七

七世姪孫朱孫芬重校刊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卷八

長白高斌東軒訂定 儀封張師載西

辛亥朱子六十二歲



答陳君舉論學云嘗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為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為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介之疑有以致然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一

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說於詞也若某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按年譜載是書於辛亥云朱子往歲聞陳傅良君舉嘗著詩說以書問之至是書來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以雅頌之音篇句羣愚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他

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毘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朱

子答書云

君舉所云三家其學術之謬與天道聖學相悖不可不闢其非而明其是乃以為刻畫太精頗傷簡易亦不足與言矣故朱子第以言之未暢答之而已

答吳斗南云某承攝於此忽已踰年疾病侵凌無一日好況請祠不遂經界之役得請後時不可舉手少須三五月即復告歸矣李彥平所見趙顏子不知何人莫是永嘉趙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二

彥昭否其所論學大意甚佳然恐於窮理功夫有所未至則亦只冥行終不能升堂睹奧直入聖賢之域也袁集程門諸公行事頃年亦嘗為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謂淵源錄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為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不知曾見之否然此等功夫亦未須作比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此事儘須商量未易以朝耕而暮穫也心不耐閒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卻心路古今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政為此也此後且當盡心一意根本之學此意甚善今人陷於所長決不能發此聽信身心也佛學之與吾儒雖略有相似



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同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元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舜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為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為是心體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三

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

此書分別儒釋最為精微學者所當潛玩朱子所謂見聞玩索而自得者非考核文義訓釋句讀也由玩味六

經四書而反求之即其言聖賢者如見聖賢之心以自淑其心即其言天地者如見天地之心以自正其心須心領神會自心實有得處方是自得彼誦讀者安能強探哉所謂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者非徒拜跪坐立虛文故事也由日用常行事理而深究之從天地生人物大原本體會來實見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如西銘所云都是自心中一定皆備底道理如是窮究積累豁然貫通當無思無為時此心道理已足本領盛大一旦事來順應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於寂然不動之中驗之矣若釋氏一派豁然大悟通身汗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四

出是心思路絕靜久生明之效豈有道理者哉蓋儒與釋異者在窮理不窮理耳朱子與陸氏異者在窮理之至不至耳窮理則無思無為即是心思之正皆本然之天理不窮理則心思路絕天理殄滅僅虛靈之清氣也窮理之至則仁義禮智信親義序別信渾然燦然無非天理昭明運用窮理不至則仁義禮智信親義序別信總是半明半暗天理與氣質夾雜用事必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之影響始見不能純是天理也嗚呼書中前言趙彥昭之不窮理後言釋氏之滅理其病皆原於此此居敬窮理必兼致其功為聖學之正宗也然學者能



宗朱子要必窮理功夫到養得無思無爲而道理充足  
精明方是朱子之學若心思正而思慮多無息息且止  
氣象是涵養功夫未到又非朱子所望於後學者矣  
按此書所答至顯至微緊要在居敬以窮理其教斗南  
下手用工卻在前書中云嘗謂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  
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此  
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  
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  
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矧以執事之明  
而加意焉則其見聞之博參考之詳亦何適而非窮理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五

之地哉如其不然則是眞爲玩物喪志而已此數行是  
立本知行下手用功處必如此用功方透得讀書切己  
初非玩物喪志盡倫常卽是聞道心體未感卻非釋氏  
虛寂流行運用無非天理非數十年功夫不能到此地  
位豈朝耕而暮穫哉

按朱子年譜庚戌四月任漳州此書云承攝踰年當在  
辛亥春夏

朱子曰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  
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  
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旣常惺

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又曰今人心聳然在此尙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  
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又曰人言匹夫無可行處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  
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  
悠沉沉地過則又不可

又曰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卻似添事蓋聖人只爲學  
者立下規矩守得規矩定便心也自定如言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人能如是存守則心有存者乎今又說存其  
心則與此爲四矣如此處要人理會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六

以上黃升卿錄

又曰從前朋友來此某謂不遠千里而來須知箇趣向了  
只隨分爲他說爲學大概看來都不得力此某之罪今日  
思之學者須以立志爲本如昨日所說爲學大端在於求  
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  
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  
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磨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  
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  
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  
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



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峰議論好處又舉士尙志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又曰若於日用間省察此四端分明迸贊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

又曰試思人以渺然之身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以常人而朱子聖學考略卷八 七

可以為聖賢以四端之微而充之可以保四海是如何而致若分明見此志自立工夫自住不得

朱子問元昭近來頗覺得如何曰自覺此心不實曰但不  
要窮高極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自責今人論道只論理  
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  
異端之說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  
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  
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腳處夫子對顏子克己復禮之目只  
是就視聽言動上理會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不更  
出非禮勿思一條蓋人能制其外則可以養其中固是內

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腳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卻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浙中王蘋信伯親見伊川來後設教作怪舒州有語錄之類專教人以天下歸仁才見人便說天下歸仁更不說克己復禮

以上滕璘錄

又曰今語學問正如煮物相似須熬猛火先煮方用微火慢煮若一向只用微火何由得熟欲復自家元來之性乃恁地悠悠幾時會做得大要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朱子聖學考略卷八 八

病 又曰為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

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了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也均是無益



問其言也善何必曾子天下自有一等人臨死言善通老云聖賢臨死不亂朱子曰聖賢豈可以不亂言曾子到此愈極分明易實事可見

季通以書問中庸序所云人心形氣朱子曰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季通云形氣亦皆有善不知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為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舵也船無舵縱之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舵以運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渠云天地中也萬物過不及亦不是萬物豈無中渠又云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九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也此伊川說然皆為養氣言養得則為浩然之氣不養則為惡氣卒走理不得如今日說夜氣是甚大事專靠夜氣濟得甚事可學云以前看夜氣多略了足以兩字故然朱子曰只是一理存是存此養是養此識得更無走作

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非使人明此理此心常提撕喚起常自念性如何善因甚不善人皆可為堯舜我因甚做不得立得此後觀書亦見理靜坐亦見理森然於耳目之前

方賓王以書問云心者性之郭郭當是言存主統攝處可學謂郭郭是包括心具此理如郭郭中之有人朱子曰方說句慢問以窮理為用心於外是誰說曰是江西說又問發見說話未是如此則全賴此些時節如何倚靠曰湖南皆如此說曰孟子告齊王乃是欲因而成就之若只執此便不是曰然又解南軒發是心體無時而不發云及其既發則當事而存而為之宰者也其謂心豈待發而為之宰曰此一段強解南軒說多差

問問見之知非德性之知他便把博物多能作聞見之知如學者窮理豈不由此至德性之知朱子曰自有不由聞見而知者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十

又曰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學者不遠千里而來此講學將謂真以此為事後來觀之往往只要做二三分人識些道理便是不看他不破不曾以此語之夫入與天地並立為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為三只為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來一出一入若有若亡元來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其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奪習所勝只可責志顏淵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顏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五峰曰為學在立志立



志在居敬此言甚佳夫一陰一陽相對志纔立則已在陽處立雖是失脚入陰然一覺悟則又在於陽自家只立得大者定其他物欲一齊退走德性高明廣大皆是元來底問學中庸精微所以接續此也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朱子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云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又曰持敬而未免弛慢是未嘗敬也須是無間斷方可至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十一

如言思慮多須是合思即思不合思者不必思則不必擾亂又問凡求之於心須是主一或於事求之曰凡事無非用心處只如於孝則求其如何是孝於弟則求其如何是弟大抵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聖人千言萬語不出此一轍須積習時久游泳浸漬如飲醇酒其味愈長始見其真是真非若似是而非似有而實未嘗有終自恍惚此最學者之大病又問讀書宜以何為法曰須少看凡讀書須子細研窮講究不可放過假如有五項議論開策時須逐一為別白求一定說若他日再看又須從頭檢閱而後知前日之讀書草略甚矣近日學者讀書六經皆云通及問之

則往往失對只是當初讀時掉過了孟子曰仁在乎熟吾友更詳思之大抵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知總識而卻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峰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峰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

朱子問德粹夜間在臥雲菴中作何工夫德粹云歸時已日暮不曾觀書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閑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三

主始得不然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秋冬凋落亦只是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陳厚之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朱子曰寂然是體感是用當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某問胡氏說此多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縱使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見而常卓然不可移今只指作已發一齊無本了終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錯了



以上鄭可學錄

右黃滕鄭三家錄皆在辛亥所紀居敬定心之旨實有把柄循而行之實有程途句句收斂處處發見非空言也教人自立志始讀書以少看其示人之意甚脗切告元昭克復一段尤當著眼視聽言動不謹徒曰歸仁此江西家之流弊而前朝嘉隆後猖狂尤甚者朱子若預知之而爲之防其意深矣至寂然段尤精微無時不感無時不寂則本體之抽枝長葉千條萬緒其根柢只在這裏豈有內外精蘊之不貫哉學者欲知朱子之學要當合克復寂感二段而切究之知感之體常在則非禮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七

勿視聽言動皆根於主宰常定常明原非僅檢點於視聽言動便知朱子是時造道深靜流行發見中自有卓然不可移之妙彼以晚年方悟本體者何嘗尋其源頭而默契之耶問平日讀書段尤切要讀書存心只是一事學者必循此用功方有入路彼以晚年專指本體者何曾尋其門戶而實體之耶

與留丞相書云伏願丞相試熟計之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存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

爲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

以喜竊危之而未敢以爲喜也

按此書首必蒙矜念俾遂退閒數語蓋因子喪而欲去

漳歸建是時尙在漳也

與趙帥書云近聞有旨招填諸州禁軍寄募沿江戍卒兩事並行似難辦集且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倚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刺填本軍以時練習卻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歲時更代卻還本軍則其事勢自然不敢退墮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以激厲增進乃爲長久之計今不慮此反令州郡泛行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七

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其賣鬻之姦而空耗衣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爲非計似聞軍中向來以不堪用嘗奏罷之數年之間州郡得以少息勞費不知今日有何急切而忽取此已棄之繆策而復行也往在南康日見隆興所發之人全船遁去并與部轄掌事者皆不復還移文鄰郡搜捕甚急此等之人設使到得軍中亦豈復堪倚仗也竊謂此二事者在帥司亦合申請更以書曉諸公必不得已且罷寄招而稍遞增禁軍本等及大等第斗力必使及格方許收刺仍許逐年奏帳本名之下各注斗力



不測點名抽喚令赴帥司按拍則猶庶幾其或可用也此間子弟投募者眾因限以必及次高彊斗力乃收而來者亦不少此亦已試之驗也

按通鑑辛亥二月乙酉詔以陰陽失時雷雪交作令各具時政闕失以聞九月詔知福州趙汝愚為吏部尚書淳錄云四月二十九日遂行此書首有雷雪之變及身雖在外數行則此書不獨在辛亥九月前且在四月前求賢士格上心是大臣要務罷寄招增禁軍必使及格乃收是練兵要務此朱子行政大綱也

本州鬻鹽最為毒民之橫賦屢經旨罷而復屢起朱子至朱子聖學考略卷八 五

石文屢言其利害曲折朱子即散榜先罷瀕海十一鋪其餘諸鋪擬俟經界正賦既定然後悉除之至是諸鋪解到鹽錢諸庫皆充塞朱子曰某而今方見得鹽錢底裏與郡中歲計無與前後官都被某見過無不巧作名色支破者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今都占了是何理也合盡行除罷而行迫無及矣

庚戌四月至臨漳淳罷省試歸至冬至始克拜席下明年先生以喪嫡子丐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已為病幸其有是請也即為允之四月主管鴻慶宮加祕閣修撰二十九日遂行淳送

至同安縣東之沈井鋪而別實五月二日也先生在臨漳首尾僅及一期以南陬做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愕然疑譁然毀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士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為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為之屏息不敢不敬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期正爾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是豈不為恨哉

朱子聖學考略卷八 六  
以上陳淳錄

朱子因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繩墨遲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是計資考選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尚可學曰神宗未立三舍前太學亦盛曰呂氏家塾云未立三舍前太學只是一大書會當時有孫明復胡安定之流人如何不趨慕

又曰今日亦未論變科舉法只是上之人主張分別善惡擢用正人使士子稍知趨向則人心自變亦有可觀趙昌父相見因論兵事朱子曰兵以用而見其強弱將以



用而見其能否且如本朝諸公游陝西者多知邊事此亦  
是用兵之故今日諸生坐於屋下何以知其能縱有韓白  
復生亦何由辨之

以上鄭可學錄

除鹽弊禁浮屠振學校習兵事皆治漳之綱舉目張者  
惜不久任耳

壬子朱子六十三歲

皇極辨云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  
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今以余說推之人  
君以渺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此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七

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  
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  
入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  
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  
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  
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  
極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  
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  
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九疇所以  
雖本於五行究於福德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是書也原

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  
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先儒未嘗深求其  
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  
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含糊  
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  
義且中之為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髮  
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  
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  
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  
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賈亂而禍敗隨之尙何斂福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六

錫民之可望哉

壬子正月象山知荆門軍率吏民講洪範五皇極章云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朱子聞  
之作辨以正漢儒之訛闢象山之失既以闡明經義而  
拳拳愛君憂國之心藹然見於言表實欲人君以一身  
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非若以空言敷衍但伸己意  
而昧經旨者也

答胡季隨書云前書諸諭讀之惘然季隨學有家傳又從  
南軒之久何故於此等處尙更有疑向見意思寬緩而讀  
書不務精熟常疑久遠無入頭處必為浮說所動今乃果



然良復之義正當思維方見親切別紙諸疑正當解釋方得分明今乃日才涉思維便不親切又云非不能以意解釋但不欲杜撰耳不知卻要如何下工夫耶夫子言學而不思則罔中庸說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聖賢遺訓明白如此豈可舍之而徇彼自欺之誣說耶來書譏項平父出入師友之間不爲不久而無所得愚亦恐賢者之不見其睫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深省察且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近思等書子細玩味逐字逐句不可放過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荆門皇極說曾見之試更熟讀洪範此一條詳解釋其文義看是如此否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九

良復三句卽涵養須用敬而兼致知之事何以各止其所何以見天地心正要思維必有親切趣味別紙三句卽進學則在致知而有益於涵養之事皆是教季隨用工合一處卽朱子與象山大不同處至其前後之意則麗象山者至矣

答項平父書云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

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妄無所不至其所慨然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來喻敬義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然敬卽學之本而窮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洪範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不知曾子細看否

按朱子曰告子只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卻是告子外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十

義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朱子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謂義襲其說如此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當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玩此二段則象山亦一告子也夫講求義理使心地通明正學問思辨明善之功聖人示人向裏切要處朱子實見得聖賢典籍皆自心中具足道理必講明切究然後心通理得可見典籍所載非心外之義講求深造非義外工夫而象山以爲義外如遵其說止斂身心不用講



求事至物來任心而行意見既偏氣質又雜清淨而不  
和平淡泊而不精明及至舛錯謬戾而此心仍因之搖  
動矣即不搖動而所守者終固滯不通矣非朱子與平  
父輩明辨之孟子正解安能不掩蝕於此種論說哉  
按是年十二月朱子聞象山卒於荆門軍率門人往寺  
中爲位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自丙午至壬  
子朱子無一語與象山講論學術則冰炭之勢極矣假  
令象山因朱子既耐復主之說翻然悔悟殷勤請教必  
不終於偏駁而執拗不改所以終爲告子也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三

象山在荆門治功亦有可觀而學術終是告子者蓋治  
功之善亦其天資之美學力之優終於道德性命之理  
不相干涉何也程子云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朱子  
云此心湛然萬理皆備故其見於事功者都從大本中  
流出所以治功性命只是一實萬分有體用之別而無  
心迹之殊若象山以禪之空寂治心而稟賦高明功力  
專一亦有效驗所以事功雖卓卓可紀而究不足與於  
程朱體用一原之學者此也是豈獨象山然哉如趙清  
獻陳忠肅劉忠定張子韶諸君子其行誼政事何嘗不  
高人數等而卒不免於禪又何疑於象山乎又何疑於  
陽明乎嗚呼象山一時偉人也苟非朱子發明詳盡的

確烏知其爲告子一流人物耶乃朱子如是言之而後  
世學者猶以其行誼政事卓卓可紀之故至尊之與程  
朱等殆亦徒事口耳未嘗反之身心體驗所以不同之  
故而有所見亦奚怪其貿貿然尊之而不知所分別也  
耶

子晦問人物清明昏濁之殊德輔因問堯舜之氣常清明  
沖和何以生丹朱商均朱子曰氣偶然如此如瞽瞍生舜  
是也某曰瞽瞍之氣有時而清明堯舜之氣無時而昏濁  
朱子答之不詳次日廖再問恐是天地之氣一時如此日  
天地之氣與物相通只借從人軀殼裏過來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三

此汪德輔錄  
一日因論讀大學答以念慮攪擾頗妨工夫朱子曰只是  
不敬敬是常惺惺底法以敬爲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  
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事又要齊  
家治國平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攝心只是敬才敬看做甚  
麼事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

此蔡愚錄

朱子誨與立等曰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語孟所  
載也只是這許多說話一箇聖人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  
賢又出來又說一番了如書中堯所說也只是這箇舜所



說也只是這箇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說頌文武之盛德也只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箇道理若使別撰得出來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這道理

此楊與立錄

問主一無適亦是遇事之時也須如此朱子曰於無事時這心卻只是主一到遇事之時也是如此且如這事當治不治當為不為便不是主一了若主一時坐則心坐行則心行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若不能主一如何做得工夫  
此陳芝錄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三

答子晦問甚精天地人只是一氣攝心主一只是敬須著實涵養能敬方知歷聖只這一箇道理

與趙尚書書云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為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為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惟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者不得因事揀正若其它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唯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王學校

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教所謂就見行法中略與修整則燕前誓紙尾四五條者最為穩當不驚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馳偽冒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固請也今所規畫皆是創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修整乎又況教官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既已慮之而未知所以為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迂闊之策而使旁觀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尚書人望之重本所拳拳者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六

三

當為何事而今乃切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嫌忌嘲笑於流俗知時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為前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為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尚書天資高明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奏議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為一書宜其



投機合變慮無遺策而今者之議以大言之則不時以小言之則不巧不惟熹之至愚以為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怪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又皆以為尙書頗以簡貴自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受言之美也不識尙書何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哉其必有以取之矣願反諸身而熟察之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敵已以下猶然而況於南嚮萬乘之主乎尙書誠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蓋非獨熹之所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計善類之所望莫不然也久欲言之而不得暇今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蓋

日偶病怯風不敢出戶因得極陳其愚伏惟恕其狂妄按通鑑紹熙二年辛亥九月壬子召知福州趙汝愚為吏部尙書四年癸丑三月辛巳以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則此書當在壬子矣玩收拾君心以天下為念延賢人智士講求事理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區處更革之宜先後緩急之序數行知朱子得君行道所以經理天下者胸有成局舉而措之耳惜子直不能虛懷請教以致功業卑卑也癸丑朱子六十四歲答詹元善書云子靜旅櫬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

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

象山沒後其學盛行得朱子與黃蔡諸君子竭力排斥餘風寢衰即草廬間有一鳴而和之者少至於公甫已露端緒陽明出而陸學大盛終明之世學子宗焉朱子蓋已預憂之今雖稍息此憂正未有艾也

答趙然道書云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為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論又謂恨不及見其與某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素

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途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干金易人之做帶者哉

朱子之學主敬窮理積五十餘年凡數變而後純視象山之一超直入不問不察者何如也朱子得傳聖道甚艱甚審陸王之不知也宜哉

答許中應云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



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來喻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為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遽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且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三

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為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於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若如來論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為好高欲速之尤者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明而今學者未嘗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安失所者蓋十人而二五也既勤下問不敢不盡

其愚然亦未暇詳究其曲折幸深審之當否俟報也近見富沙陳安舍人說及建閣藏書事欲以記文見委而未得其詳今收張卿元善蔡兄季通書備見首末偶脚氣發作不能親執筆口占布此他日病起草得記成但恐文詞鄙俚議論不同未必可用耳

按陸深甫問為學次序朱子曰公家庭尊長平日所以教公者如何陸云刪定叔祖所以見教者謂此心本無虧欠人須見得此心方可為學朱子曰此心固是無虧欠然須事事做得方是無虧欠若只說道本無虧欠只見得這箇便了豈有是理因說江西學者自以為得陸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三

刪定之學便高談大論略無忌憚忽一日自以為悟道明日與人飲酒遂去罵人某謂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即位明日射人今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明日罵人不知所修者果何道哉玩朱子答許書及語陸深甫知當時江西學脈多從象山一派絕不知有周程矣其學只以見心為主見得此心便將一切書冊事物歸併此路即無虧欠凡行事之差講論之謬氣質之偏大悖本然天則處都不檢點如楊慈湖傅子淵包敏道輩深中此病象山全不以為非流行漸染任心而行竟不知聖賢典籍本心天命正當道理其弊由於不讀書窮理故舛錯



如此至於姚江一起浙中江西泰州繼之議論愈狂見識愈差無所底止良可歎息非朱子力辨於前分明曉了後學其何所適從與

答蔡季通云長沙之行幾日可歸益公相見亦何言耶閣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憤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爲所擔閣壞了甚可歎也

象山之徒有來學問道者朱子必諄諄誨誘蓋憂其學術壞後生故不憚勞而拯救之○答許蔡三書皆言閣

朱子聖學考略卷八

美

記故序於記前

鄂州學稽古閣記云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側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麤之間也世變俗衰世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誇多鬪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

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教授許君中應旣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於其上積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爲寶鎮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代之書列置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說得以

朱子聖學考略卷八

平

饜飶而開發焉因予友蔡君元定來請記予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於爲己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爲者不以泯心思滅聞見爲極摯之歸也因爲記其本末并推近世所以爲學讀書之病請具刻焉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理之在我者庶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足患哉癸丑九月

通辨云朱子早年專求心學而此記乃深譏心學之弊非也朱子早年求心學之時卽窮理之時二十歲前讀



上蔡語錄用朱粉墨筆屢次研窮深求奧義正記中所云講乎此理之實者何嘗專求心學哉

通玩此記知朱子教人先明乎心統性情之根原來歷則理之在我者的確無疑矣由是讀六經四子及程朱書而講明切究之必循先後之序致玩味之詳虛心一意以專以精皆不外乎心統性情之理而神凝意會焉而身體力行焉使方寸之中瑩然湛然萬理明徹浹洽貫通推而行之卽此而在則所謂從容以會乎理之在我者無事他求矣彼其取足於心之說又安能惑吾哉

洪慶將歸朱子召入與語出前卷子曰議論也平正兩日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三

來反覆爲看所說者非不是但其中言語多似不自胸中流出原其病只是淺耳故覺見枯燥不甚條達台下原頭欠少工夫今先須養其源始得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貫通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

覺無許多窒礙忘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自然道理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撞著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著緊用功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又曰如公資質如此何不可爲只爲源頭處用功較少而今須喫緊著意做取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因說及陳後之陳安卿二人爲學頗得蹊徑次第又曰顏子與聖人不爭多便是聖人地位但顏子是水初平風浪初靜時聖人則是水已平風恬浪靜時又曰爲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顏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輕量顏子仲弓如何會如此只將他事就自家切己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三

此段石洪慶錄

拜朱子訖坐定朱子曰文振近看得文字較細須用常提掇起得惺惺不要昏昧若昏昧則不敬莫大焉才昏昧時少問一事來一齊被私意牽將去做主不得須用認取那



箇是身那箇是心卓然在面前便做得身主少間事物來逐一區處得當

此段鄭南升錄

倪求下手工夫朱子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走作便是不敬須要持敬堯是古今第一箇人書說堯劈頭便云欽明文思欽便是敬問敬如何持曰只是要莫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不是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只是嚴處闈門只是和便是持敬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書

此段游侃錄

按此三段朱子將自家主敬工夫一片婆心曲曲示人學者深加潛玩便知自家身心是大本大原所在時時刻刻只是主敬實見得仁義禮智之性昭昭在這裏兢兢業業保守無時忘之久之覺得性體含蓄廣大視聽言動皆是性體發見無有離其根者皆是性體包括無有出其外者與從前泛泛視聽言動而性體不管轄者大不伴此項功夫非可伴致居敬窮理功深養到修積悟生方信性體卓然在此而不搖洞然通貫而不滯也朱子中年以未發涵養為準繩默契夫昭曠之原即本來明

德之體而聖人明鏡止水之基已具於此的是自讀書檢心久了自然撞著端莊存養而獨觀之其功在於收斂勿令走作居敬窮理之功仍是齊頭並用積十數年而熟又數年而益熟身在心在了然目前所以不欲輕對人言正立虛靜之嚴防杜陰禪之流弊其用意至深

這矣而指示切實卻不欲學者向身心外誤用鑽故紙工夫彼終日讀書不知身心爲何物則亦朱子所深非者烏得借口奉朱子讀書之教也哉

問朝問道如何便夕死可矣朱子曰物格知至自然理會得這箇道理觸處皆是這箇道理無不理會得生亦是這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書

一箇道理死亦是這一箇道理

行夫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朱子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至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卻有可據底地位雖然如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不依於仁不到那事親事兄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卻養得這箇道理小大精麤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



蔡行夫問仁者不憂章朱子曰不惑不懼卻易理會須思  
量仁者如何會不憂蔡云無私場至之云人欲淨盡洪慶  
問先生說如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  
應他所以不憂人所以憂者只是卒然遇事未有一箇道  
理應他便不免有憂賀孫錄云仁者之心便是一箇道理  
看甚麼事來不論大小改頭換面來  
自家此心各各是一箇道理應副去  
不待事來方始安排心便是理了  
或問求放心朱子曰此心非如雞犬出外又著去捉他但  
存之只在此不用去捉他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才昏  
睡去也是放只有些昏惰便是放

又曰知至意誠是萬善之根有大底地盤方立得腳住若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義  
無這箇都靠不得

以上林恪錄

又曰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  
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  
寒來川流山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此理如學  
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貴乎  
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蓋事事  
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著這  
處更有甚私意來自是著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  
曾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

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

爰問克已復禮朱子曰只有天理人欲不是天理便是人  
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一節如坐如尸是天理  
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卻不  
是未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箇界限將那未能  
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又曰禮是自家元有底所以  
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  
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如箕踞非禮自家克去箕踞稍稍端  
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箇來又曰世間又有能克已  
而不能復禮者佛老是也佛老不可謂之有私欲只是他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義

元無這禮克已私了卻空蕩蕩地他是見得這理元不是  
當克已了無歸著處又曰只說理卻空去了這箇禮是那  
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佛老只為元無這理克來克去  
空了如曾點見處便見這意思又曰曾點只是見他精英  
底卻不見那籬底顏子天資高精籬本末一時見得透了  
便知得道合恁地下學上達去曾點只見得這向上底道  
理所以胸中自在受用處從容又曰為國以禮之禮卻不  
只是繁文末節晏問莫便是克已復禮之禮曰禮是那  
地自然之理理會得時繁文末節皆在其中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卻只是這箇道理千條萬緒貫通來只是一箇道



理夫子所以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是也蓋為道理出來處只是一源散見事物都是一箇物事做出底一草一木與夏葛冬裘饑食渴飲君臣父子禮樂器數都是天理流行活潑潑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來見得透徹後都是天理理會不得則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物草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倒是老莊有這般說話莊子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又曰早間與亞夫說克己復禮不是做兩截工夫就這裏克將去這上面便復得來

又曰夜氣只是不與物接時又曰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

朱子聖學考略卷八

堯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朱子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如晝動夜靜在晝間神不與之俱動在夜間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卻變得晝夜晝夜卻變不得神又曰靜者為主故以蒙艮終云

又曰諸公數日看文字但就文字上理會不曾切己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當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為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孟子說求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在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

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卻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理會義理不出只緣主一工夫欠闕

問集註怒不在血氣則不遷只是不為血氣所動否朱子曰固是因舉公廳斷人自家元不動又曰只是心平以上潘植錄

按二家錄朱子是時心定極矣理明極矣如云自家元不動是心在此應事心元不動真風恬浪靜之時直契天命本體如太虛一般非強把捉也至云各各道理應副顏子本末精麗一時見透蓋其一心之中萬理具足卻渾然無迹故徹大小徹內外無非天命本體充塞流

朱子聖學考略卷八

堯

行仍常凝然在這裏此顏曾理定卓立戰兢之候也豈他家攝心不動之謂哉

答陳衛道云疏示所見此固足以自樂賢於世之沉迷汨沒之流遠矣但猶有許多節次脈絡何耶然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卻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灑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見得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容略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



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但能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論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是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

朱子聖學考略卷八

堯

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此話甚長非幅紙可盡然其梗概於此可見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此書未詳何年書中旨義與答斗南書可互發明故類附之

用處有差便是見處不實必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方是答斗南書中心體本然天理流行真本領彼陸王見

處用處雖與釋氏稍不同而見處不真用處有舛終成兩截豈能與於事理一貫之真傳哉

鄭子上問云善端無時而不呈露於外又云尙何待於發見哉又云只於居處恭執事敬上用力即天理常存何時而不發見朱子答云既知善端無時而不呈露則當知無時不有下工夫處不可謂常時都不發見必待其有時發見而後可加功也若如所論只於恭敬上用工夫則又只是存養之事若便以此為格物工夫則是程先生所謂若但敬而不知窮理卻是都無事者矣須知遇事而知其當然即是發見就此推究以造其極即是格物

朱子聖學考略卷八

堯

答鄭子上云謝尹二說雖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功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

朱子云善端無時不呈露發見無時不有下工夫處此種境地豈易到得必居敬窮理愈入愈熟愈充愈渾方能時時呈露發見及遇事時仍就此推究以造其極得手後尤加切實毫不放鬆朱子異於陸氏者正在於此至於動靜皆整齊嚴肅皆常惺惺此居敬涵養要法學者所當潛心也

此二書未詳何年以子上饒錄在辛亥故姑記於此答項平父書云所論已悉以平父之明敏於此自不應有



疑所以未免於紛紜卻是明敏太過不能深潛密察反復  
玩味只略見一線路可通便謂理只如此所以爲人所惑  
虛度光陰也孟子之意須從上文看其意蓋曰此氣乃集  
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非謂義不是  
外襲也今人讀書不仔細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  
誑嚇眾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

象山文章皆是一線可通便謂理只如此遂有許多張  
皇即以皇極講義言之雖其說未嘗無理只是經義不  
如是正所謂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誑嚇眾生者朱子深  
戒平父即以深闢象山也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聖

答杜仁仲云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  
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  
出也只是要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之  
間都無走失耳所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  
得之明道又謂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亦是此意也但謂神  
卽是理卻恐未然更宜思之仁仲所論朝聞夕死則愚意  
見得二先生之說初不甚異蓋道卽事物當然不易之理  
若見得破卽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也  
此書未詳何年按後答杜貫道書中致道歸云云致道  
朱子孫婿答仁仲良仲貫道與致道同時自在晚年故

附於王子後

此心之正事物當然不易之理只是一箇中庸註云皆  
性之德而具於心真徹內徹外合一之語須要窮理力  
行實見得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生死皆與道爲體矣  
朱子明白示人如此

答歐陽希遜云所謂徒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摸矩作方此  
初學之通病然尙有不能守紙上之語雖擬規矩而不能  
成方圓者而未必自知其非也以愚計之但且謹守規矩  
朝夕摸之不暫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摸擬而自成方圓  
矣切不可輒萌妄念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又云曾點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聖

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  
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不可以一事言也  
行有不掩亦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耳只此  
舍瑟言志處固是聖人所與然亦不害其爲狂也過此流  
入老莊去矣  
又答希遜云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  
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按象山云曾皙是過之好者陽明云點也雖狂得我情  
陸王皆有取於點若不循下學上達之序而取其過且  
狂則流弊不免是以朱子以謹守規矩語希遜也



此二書未詳何年以希遜饒錄癸丑所聞姑附於此  
蔡季通問程君之意是如何朱子曰他只要理會自家這  
心在裏面事至方思外面事都不要思量理會蔡云若不  
理會得世上許多事自家裏面底也怕理會不得曰只據  
他所見自守一箇小小偏枯底物事無緣知得大體因顧  
賀孫曰公鄉間陳叔向正是如此如他說格物云物是心  
須是格住這心致知如了了的當常常知覺他所見既如  
彼便將聖賢說話都入他腔裏面不如此則他所學無據  
這都是不曾平心讀聖賢之書只把自家心下先頓放在  
這裏卻將聖賢說話壓在裏面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聖

葉賀孫錄

此象山之根本也象山只養得這箇心聖賢言語與他  
合處是如此說與他不合處亦是如此說層波疊浪皆  
是這箇主意便不體究聖賢語脈至陽明而又張皇之  
故能聳動學者不知朱子早已說明惟在學者細玩焉  
又曰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自有八九分了卻  
看道理有空礙處卻於這處理會爲學且要專一理會這  
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  
便只在坐上

又曰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  
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  
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又曰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  
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卻於自家根  
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  
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  
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  
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聖

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朱子曰然

答林子淵說大學曰大學只說箇工夫節目纔看過便自  
曉得只是做工夫全在自家身心上卻不在文字上說窮  
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  
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且自看日用之間如  
何離得這四箇如信者實也論其體則實是有仁義禮智  
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偽不得更自  
一身推之於家實有是父子有夫婦有兄弟推之天地之  
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後人安排是合下原有  
此又如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四



肢這是人人都如此至於物亦莫不然但拘於形氣而不變然他自有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君臣只緣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其這根蒂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如不歿天不覆巢不殺胎之類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

又曰若知所止便見事事決定是如此決定著做到如此地位久闕些子便自住不得如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人多會說得不曾見得決定著如此若決定見得著如此看如何也須要到竭其力處須要到致其身處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若不是見得到如何會恁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聖

地  
又曰致知格物固是合下工夫到後亦離這意思不得學者緊要在求其放心若收拾得此心存在已自看得七八分了如此則本領處是非善惡已自分曉惟是到那變處方難處到那裏便用子細研究若那分曉底道理卻不難見只是學者見不親切故信不及如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若見得親切自然信得及看得大學了閒時把史傳來看見得古人所以處事變處儘有短長  
又曰格物時是窮盡事物之理這方是區處理會到得知至時卻已自有箇主宰會去分別取舍裏精靈方知得

到能知得到方會意誠可者必為不可者決不肯為到心正則胸中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然有主而不亂此身便修家便齊國便治天下可平

敬之問心有所好樂章朱子曰視聽是就身上說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才係於物心便為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自家先有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長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得那邊重這都是為物所係縛既為物所係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吳

虛明無纖毫形迹一看事物之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時此心極其敬當時更有親在面前也須敬其親終不成說敬君只敬君親便不須管得事事都如此聖人心體廣大虛明物物無遺

又曰整齊嚴肅亦只是主一無適意且自看整齊嚴肅時如何這裏便敬常惺惺也便是敬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也便是敬此事最易見試自體察看便見只是要教心下常如此因說到放心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正心才差去便是放若整齊嚴肅便有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某看來四



海九州無遠無近人人都是放心也無一箇不放如小兒子才有知識此心便放了這箇便講學存養

問引成性存道義出矣如何朱子曰明明德只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些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合辭遜處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能會合道理

仁甫問伊川說若一事窮不得須別窮一事與延平之說如何朱子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聖

等事是卒急難曉只得且放行須是且就合理會底所在理會延平說是窮理之要若遇平常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第二件恁地終身不長進

問以其理之一故於物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理或不能知朱子曰氣稟偏者自不求所以知若有這心要求便卽在這裏緣本來箇仁義禮智人人同有這被氣稟物欲遮了然這箇理未嘗亡才求便得又曰這箇便須是要子細講究須端的知得做將去自容易若不知得雖然恁地把捉在這裏今夜捉住明朝又不見了明朝捉住後朝又不見了若知得到許多蔽翳都沒了如氣稟物欲一齊

打破便日日朝朝只恁地穩穩做到聖人地位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朱子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雨雷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這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鰓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聖

長大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填補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無所用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自己甚事

又曰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可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



賀孫問聞道自聞道也無間於死生朱子曰若聞道而死方是死得是死是則在生也都是若不聞道在生也做不是到死也不是吾儒只是要理會這道理生也是道理死也只是道理佛家百般費力要掃除這道理教無了一生被這理撓一生被這心撓問伊川說此一段及呂氏說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俟命是此意否曰這是兩項動容周旋中禮這是聖人事聞道不足以言之自與道爲一了自無可得聞行法以俟命是見得了立定恁地做問曾子易簣當時若差了這一著喚做聞道不聞道曰不論易簣與不易簣只論他平日是聞道與不聞道平日已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完

是聞道那時萬一有照管不到也無奈何問若果已聞道到那時也不到會放過曰那時是正終大事既見得自然不放过  
又曰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真實自家心下道理直是真實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應副將去自家若有一毫虛偽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不合道理若自家真實事物之來合小便小合大便大合厚便厚合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重一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  
賀孫舉大學或問云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

禮習信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己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思朱子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箇心如今最要先理會此心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多少般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去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幸

又曰夜來說不遷怒不貳過且看不遷不貳是如何顏子到這裏只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  
渾淪都是道理是甚次第又曰顏子地位已高纔見一不善不爲這一番收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千頭萬緒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掃斷了又曰這工夫源頭卻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面如今要緊只是箇分別是非須善分別教無些子不分曉始得心中思慮纔起便須見得那箇是那箇非才去動作行事須便見那箇是那箇非應接朋友交遊須便見那箇是那箇非看文字須便見那箇是那箇非日用之間若此等類須是分別教盡毫釐必計始得自家是非須先明諸心若只管恁地懣笑不



分別少間一齊都滾做不好處去都不解知問是非本吾心固有萬物萬事是非之理莫不各具所以是非不明者只緣本心先蔽了曰固是若知得事物上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明程先生所以說纔明彼即曉此自家心下合有許多道理事物上面各各也有許多道理無古今無先後只是一箇道理一念之初千事萬事究竟於此若能先明諸心看事物如何來只應副將去如尺度如權衡設在這裏看甚麼事物來長短小大只稱量將去可使不差毫釐分別愈精則處事愈當故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在這裏只是這箇精一直是難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三

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朱子曰這只是說循循勉勉便自住不得便自不由自己了只是這箇關難過纔過得自要住不得如顏子所謂欲罷不能這箇工夫入頭都只在窮理只這道理難得便會分明又云看得道理透少間見聖賢言語句句是爲自家身上說又云內外賓主只是如今人多是不能守得這心譬如一間屋日月至焉者是一日一番入裏面來或一月一番入裏面來他心自不著這裏便又出去了若說在內譬如自家自在自屋裏作主心心念念只在這裏行也在這裏坐也在這裏睡臥也在這裏三月不違是時復又暫出外去便覺不是自己屋便歸來今

舉世日夜營營於外直是無人守得這心若能收這心常在這裏便與一世都背馳了某嘗說今學者別無他只是要理會這道理此心元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分明

又曰人自從生時受天地許多氣自恁地周足只緣少間見得沒分曉漸漸衰頹了又不然便是行有不慊於心氣便餒了若見得道理明白遇事打併淨潔又仰不愧俯不忤這氣自浩然

問體認四端擴充之意云云朱子曰只要常常恁地體認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間匝匝都滿密抄抄地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三

又曰操則存舍則亡程子以爲操之之道惟在敬以直內而已如今做工夫卻只是這一件最緊要這主一無適底道理卻是一箇大底其他道理總包在裏面所謂窮理亦止是自此推之不是從外面去尋討一似有箇大底物事包得百來箇小底物事既存得這大底其他小底只是逐一爲他點過看他如何規模如何安頓如今做工夫只是這箇最緊要若閑時不能操而存之這箇道理自是間斷及臨事方要窮理從那裏捉起惟是平時常操存得自然熟了將這箇去窮理自是分明事已此心依前自在斐卿問孟子說求放心從仁人心也說將來莫是收此心



便是仁否朱子曰也只是存得此心可以存此仁若只收此心更無動用生意又濟得甚麼所以明道又云自能尋向上去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道只塊然守得道心便了問放心還當將放了底心重新收來還只存此心便是不放曰看程先生所說文義自是如此意卻不然只存此心便是不放不是將已縱出了底依舊收將轉來如七日來復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生出來這一章意思最好須將來日用之間常常體認看這箇初無形影忽然而存忽然而亡誠無爲幾善惡通書說此一段尤好誠無爲只是常存得這箇實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語

理在這裏惟其常存得實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認得善惡

又曰已放之心這箇心已放了如何會收得轉來只是莫令此心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如渾水自流過去了如何會收得轉後自是新底水

又曰萬理雖具於吾心還使他知始得今人有箇心在這裏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許多道理少間遇事做得一邊又不知那一邊只成私意皆不能盡道理盡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物物無有不合道理

裴卿問盡心莫是極至地位存心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朱子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終始只在這裏

敬之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朱子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說是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那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語

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不要人學寫字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作許多去若只管問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爲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此初心下只趨向那邊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反之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爲要存此心觀旅葵之書一箇葵受了有甚大事而反復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



敬之問寡欲朱子曰未說到事只纔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東坡云君子可寓意於物不可留意於物道說得不是纔說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辨別是非好畫見畫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爲心病某前日病中閑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來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閉著眼坐得此心虛靜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雖不同若下工夫皆是敬否朱子曰敬是常惺惺法所謂靜中有箇覺處只是常惺惺在這裏靜不是睡著了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蓋

又曰這箇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字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老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卻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初看有許多節拍卻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保

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這般說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又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此是聖人修道之謂教處因云今且須涵養如今看道理未精進便須於尊德性上用功於尊德性上有不足處便須於講學上用功二者須相趨逼庶得互相振策出來若能德性常尊便恁地廣大便恁地光輝於講學上須更精密見處須更分曉若能常講學於本原上又更好覺年來朋友於講學上卻說較多於尊德性上說較少此所以講學處不甚明了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栗

又曰心只是放寬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自然不急迫如有禍患之來亦未須驚恐或有所獲亦未可便歡喜在荀子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蓋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文王之翼翼皆爲好也又曰只操便是主宰在這裏非禮勿視聽言動不是非禮是一箇物事禮又是一箇物事勿又是一箇物事只是勿便是箇主宰若恁地持守勿令走失也由他若不收斂一向放倒去也由他釋氏這處便說得驚天動地聖人只渾



論說在這裏教人自去看

用之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朱子曰此條記得極好只中間說謂之無物則不可然靜中須有箇覺處此二句似反說無物字當作有物字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箇動綻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毫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七

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爲中大綱且執持在這裏下面說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不是如瞌睡底靜中間常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意思在中便是陷在二陰之中在上則沒處去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陰是柔媚底物事在下則巽順陰柔不能自立須附於陽在中則是附麗之義在上則說蓋柔媚之物在上則歡說問心統性情如何朱子曰統是主宰如統百萬軍心是渾然底物性是有此理情是動處又曰人受天地之中只有

箇心性安然不動情則因物而感性是理情是用性靜而

情動且如仁義禮智信是性然又有說仁心義心這是性亦與心通說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然有說道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這是情亦與心通說這是情性皆主於心故恁地通說問意者心之所發與情性如何曰意也與情相近問志如何曰志也與情相近只是心寂然不動方發出便喚做意橫渠云志公而意私看這自說得好志便清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志便有立作意思意便有潛竊意思公自子細看自見得意多是說私意志便說匹夫不可奪志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七

問精義入神一條朱子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卻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橫渠云陰陽二氣推行以漸謂化闔闢不測謂神伊川先生說神化等卻不似橫渠較說得分明問西銘朱子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一徹上徹下都卽是一箇氣都透過了又曰繼



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只是一箇道理不道是這箇是那箇不是如水中魚肚中水便只是外面水

又曰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吾與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疎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堯

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又曰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思惟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入裏面去終不費力

又曰如今理會道理要識得箇頭若識得箇頭上有源頭下有歸著看聖賢書便句句著實句句為自己身心設如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道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心上看許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仁義禮智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講學方可

看聖賢說話不然徒記得說得都是外面閑話聖人急急教人只在這些子又云見說毋不敬便定定著毋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定著思無邪始得如說足容重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重自家若不重便自壞了天理手容恭曰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云把聖賢說話將來學便是要補填得元初底教好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自是天理付與自家眼耳口身心不肖教自家視非禮聽非禮言非禮動非禮纔視聽言動非禮便不是天理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卒

去始得看公大病痛只在箇懦弱須是便勇猛果決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別人不要靠書籍言語只是自家自檢點公曾看周易裏說陽剛陰柔陰柔是極不好

語敬之曰敬之意氣甚弱只是不見得道理分明且說讀孟子讀了依舊是這箇人便是不曾得他裏面意思孟子自是孟子自家身自是自家身已讀書看道理也須著些氣力打撲精神看教分明透徹方於身上有功看公如今只恁地慢慢要進又不敢進如將手恁地探摸只怕物事觸了手相似若恁地看文字終不見得道理終不濟事



徒費了時光須是勇猛向前匹馬單鎗做將去看如何只管怕箇甚麼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他台下也有許多義理自家合下也有許多義理他做得自家也做得某近看得道理分明便是有甚利害有甚禍福直是不相直是見得道理合如此便做將去

又曰今來朋友相聚都未見得大底道理若只恁地逐段看依前不濟事這大底道理如曠闕地基址須是開墾得這箇些方始架造安排有頓放處見得大底道理方有立腳安頓處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教一

朱子聖學考略卷八

空

一周足略欠缺些子不得須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須是大作規模闊問其基廣闊其地少間到逐處即看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喫飯也在上面上床也在上面下床也在上面脫衣服也在上面更無些子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如人刺繡花草不要看他繡得好須看他下針處如人寫字好不要看他寫得好只看他把筆處

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卻自歸去理會朱子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將文義別做一邊看若不去理會文義終日只管相守閑坐如何有

這道理文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即是文義之實事政和有客同侍坐朱子曰這下人全不讀書莫說道教他讀別書只是要緊如六經漢書唐書諸子也須著讀始得又不是大段值錢了不能得他讀只問人借將來讀也得如何一向只去讀時文如何擔當箇秀才名目在身已上既做秀才未說道要他理會甚麼高深道理也須知得古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亂事體是如何從古來人物議論是如何這許多眼前底事都全不識如何做上人須是識得許多方成得箇人又云向來人讀書為科舉計已自是末了如今又全不讀而赴科

朱子聖學考略卷八

空

舉又末之末者若以今世之所習雖做得官貴窮公相也只是箇沒見識底人若依古聖賢所教做去雖極貧賤身自躬耕而胸次亦自浩然視彼污濁卑下之徒曾犬彘之不若又云如今人也須先立箇志趣始得還當自家要做甚麼人是要做聖賢是只苟箇做箇人天教自家做人開時也須思量著聖賢還是元與自家一般是有兩般天地交付許多與人不獨厚與聖賢而薄於自家是有這四端是無這四端只管在塵俗裏滾還曾見四端頭面還不曾見四端頭面且自去看最難說是意趣卑下都不見上面許多道理又云如說學而時習之公且自看平日是曾去



學不曾去學曾去習不曾去習學是學箇甚麼習是習箇甚麼曾有說意思無說意思

敬之問忠信至存義也朱子曰以忠信爲本忠信只是實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如孝弟須實是孝弟方始那孝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卻自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恁地去明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依舊便是上面忠信修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日強

朱子聖學考略卷八

三

似一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要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前面箇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常存在這裏可是心肯意肯之義又曰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這裏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存謂存主今日也存主在這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

先之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朱子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

然敬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已做看某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己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又曰某今日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趨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餘已做這工夫將謂下稍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些子歲

朱子聖學考略卷八

四

月易得踈踈可畏如此

楊至之問如何程氏說到事天享地了方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朱子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說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應事接物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云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於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子偏



邪又與文振說平日須提撥精神莫令頹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恁地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於是

以上葉賀孫錄

葉賀孫所錄在辛亥以後凡錄中與他家同錄有年可考者別載專錄者略類於此朱子進德之實於是錄尤顯明詳悉可考其曰收得此心截然在這裏此居敬之旨也其曰知所止便見得事事決定是如此此窮理之旨也其曰收拾得此心在則本領處是非善惡已自分曉即居敬窮理合一之旨也其曰雖存得心在更無動用生意又濟得甚麼此見得天地本來生生之德滿腔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奎

子惻隱之心也其曰心無所係仁者不憂也其曰端的知得知者不惑也直是不怕勇者不懼也至於操存熟了將這箇去窮理自是分明常存得實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蓋自與湖南書中以是為本已發未發說中自此而發用二十餘年工夫方得到此是以敬立於內毫無私欲胸中洞然義形於外截然方方正正徹表徹裏都是道理用之不窮此朱子六十四歲理會得這些子之進境也學者讀是錄而心體之從收斂身心窮究道理實實做去則身心隨在有整肅處道理即隨在有歸宿處終日志氣精神帖帖定定惺惺了了常作主宰而

講論克治只在這裏有事實於是錄得津梁焉況朱子教人讀書窮理只在自家自己身上不在文字上只自此推之不向外面尋討諄諄向裏如是而議者猶以向外疑之豈其然哉

曾與宗問如何是明明德朱子曰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許多道理在這裏本是箇明德物事初無暗昧人得之則為德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從自家心裏出來觸著那物便是那箇物出來何嘗不明緣為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又曰人心惟定則明所謂定者非謂定於這裏全不修習待他自明惟是定後卻好去學看來看去久後自然徹又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奕

有人問自覺胸中甚昧曰這明德亦不甚昧如適來說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等此是心中元有此等物發而為惻隱羞惡便是仁義發而為辭遜是非便是禮智看來這箇亦不是甚昧但恐於義理差互處有似是而非者未能分別耳且如人能冬溫夏凊這便是孝至如子從父令本是孝孔子卻以為不孝與其得罪於鄉閭不若且諫父之過使不陷於不義這處方是孝恐似此處未能大為分別得出方昧且如齊宣王見牛斃觶便有不忍之心欲以羊易之這便見惻隱處只是見不完全及與甲兵危士臣處便欲決意為之是見不精確不能推愛牛之心而愛百姓只是



心中所見所存如此且恁地做去  
因說知止至能得上云止於至善此又提起來說言能知  
止則有所定有所定則知其理之確然如是一定則不可  
移易任是千動萬動也動搖他不得既定則能靜能安能  
慮慮則能得其所止之實

曹又問致知格物朱子曰此心愛物是我之仁此心要愛  
物是我之義若能分別此事之是此事之非是我之智若  
能別尊卑上下之分是我之禮以至於萬事萬物皆不出  
此四箇道理其實只是一箇心一箇根抵出來抽枝長葉  
黃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朱子曰人之為事必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卷八

先立志以為本志不立則不能為得事雖能立志苟不能  
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無主悠悠終日只是虛言立  
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此  
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  
去他不得

朱子問公每讀毋暴其氣如何鄭云只是喜怒哀樂之時  
持之不使暴戾曰此乃是持其志志者心之所向持志卻  
是養心也不是持志之外別有箇養心持者把捉教定當  
喜怒時也須喜怒哀樂時也須哀樂審教定後發必中  
節這是持志若毋暴其氣又是下面一截事若不當喜怒

而喜怒與喜怒哀樂之過分不當哀樂而哀樂與哀樂之過分  
者皆是暴其氣暴其氣者乃大段癡也

周兄良問某平時所為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  
反被他引去朱子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  
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  
便無此念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弱人  
與強人相牽一般要得勝他亦是將養教力壯後自然可  
以敵得他去非別有箇道理也只在自家心有以處之耳  
孟子所謂舍則亡操則常存在此大學所謂忿懣好樂等  
事亦是除了此心則心自然正不是把一箇來正一箇心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卷八

又曰見得徹處徹上徹下只是一箇道理須是見得實方  
是見得鐵定如是便為善不如是便為惡此方是見得實  
以上黃卓錄按卓錄不紀年而語類中多紀與賀孫同  
錄故附於辛亥後

卓錄云惟定則明又云知其理確然如是一定則不可  
移易二說相需甚有意味居敬持志工夫只是把捉教  
定須於此下手不可放鬆

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朱子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  
所勝遇事每每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  
著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於中



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  
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  
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  
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  
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  
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  
有是非節文斷制卻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  
故能生物所以說仁爲春

問或問中云知有未至是氣稟私欲所累朱子曰是被這  
兩箇阻障了所以知識不明見得道理不分曉聖人將格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充

物致知教學者只是要教你理會得這箇道理便不錯一  
事上皆有一箇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得分明久而思  
得熟只見理而不見事了如讀聖人言語讀時研窮子細  
認得這言語中有一箇道理在裏面分明久而思得熟只  
見理而不見聖人言語不然只是冥行都顛倒錯亂了且  
如漢高帝做事亦有合理處如寬仁大度約法三章豈不  
是合理處甚多有功諸將殺罵待他都無禮數所以今日  
一人叛明日一人叛至以愛惡易太子如此全錯更無些  
子道理前後恰似兩人此只是不曾真箇見得道理合如  
此做中理底是他天資高明偶然合得不中理處多亦無

足怪只此一端推了古今人物都只是如此所以聖人教  
學者理會道理要他真箇見得了方能做得件件合道理  
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遇事時把捉教心定子細體認  
逐旋捱將去不要放過積累工夫日久自然見這道理分  
曉便處事不錯此與偶合者天淵不同問去私欲氣稟之  
累曰只得逐旋戰退去若要合下便做一次排遣無此理  
亦不濟得事須是當事時子細思量認得道理分明自然  
勝得他次第這邊分明了那邊自然容著他不得如今只  
窮理爲上又問客氣暴怒害事爲多不知是物欲耶氣稟  
耶曰氣稟物欲亦自相連著且如人稟得性急於事上所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充

欲必急舉此一端可以類推又曰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  
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得理分明便  
勝得他

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朱子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  
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  
曲細微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概只是要見得道  
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蹟處不是  
奧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  
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大凡一等事固不可避  
避事不是工夫又有一等人情底事得遺退時且遺退無



時是了不要攪攬凡可以省得底事省亦不妨應接亦只是不奈何有合當住不得底事此卻要思量處置裏面都自有箇理或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善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哀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忿懣好樂乃在我之事可以勉強不做如憂患恐懼乃是外面來底不由自家曰都不得便是外面來底須是自家有箇道理措置得下恐懼憂患只是徒然事來亦合當思慮不妨但只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圭

管累其本心也不濟得事孔子畏匡人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に了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只看此便是要見得道理分明自然無此患所以聖人教人致知格物考究一箇道理自此以上誠意正心皆相連上去  
又曰凡日用工夫須是自做喫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勿徇他去所說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間之依舊從不善處去所思量事忽為別思量勾引將去皆是自家不曾把捉得住不干別人事須是自把持不被他引去方是顏子問仁孔子答許多話末云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不是自家做又如何得明把捉之說固是自用著力又

以枯槁無滋味卒急不易著力須平日多讀書講明義理以涵養灌培使此心常與理相入久後自熟方見得力處約而言之論孟固當讀六經亦當讀史書又不可不讀講究得多便自然熟但始初須大段著力窮究理會教道理通徹不過一二番稍難向後也只是以此理推去更不艱辛可以觸類而長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所以貴乎熟者只是要得此心與義理相親苟義理與自家相近則非理之事自然相遠思慮多走作亦只是不熟熟後自無

以上周明作錄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圭

周明作謂私欲去則為仁朱子曰謂私欲去後仁之體見則可謂私欲去後便為仁則不可譬如日月之光雲霧蔽之固不見若謂雲霧去便指為日月亦不可如水亦然沙石雜之固非水之本然然沙石去後自有所謂水者不可便謂無沙石為水也  
又曰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逐事上理會處又其次則解釋文義  
此二段吳雉錄不紀年因周明作所問雉錄之自與明作同時謂私欲去後便為仁則不可此一語的是儒佛之辨不可不深思而得之讀書以大本大綱大目為主



即理會事物解釋文義亦自大本原而窮究之非外也  
即明作所紀而潛玩之朱子是時立心定見理明死生  
在前元不動心其應事也只見理而不見好樂憂患其  
讀書也只見理而不見文字語言此固一心凝然萬理  
明淨之候所謂至善所謂太極即渾全於身心中也既  
須自把捉又須多讀書明義理以涵養豈他家略於窮  
理專於守心者可比哉

又曰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  
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  
如行兵當先做活計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書

問應事心便去了朱子曰心在此應事不可謂之出在外  
吳知先問夜氣如何存朱子曰孟子不曾教人存夜氣只  
說歇得些時氣便清又曰他前面說許多這裏只是教人  
操存其心又曰若存得此心則氣常清不特平日時清若  
不存得此心雖歇得些時氣亦不清良心亦不長又曰睡  
夢裏亦七撈八攘如井水不打他便清只管去打他便濁  
了

以上甘節錄

理會得主宰是要緊工夫只應事時便別遷歷二十餘  
年方體驗得心在此應事二句之妙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  
兼以禮言之人之先祖大概以禮為主亦兼以氣魄言之  
若上古聖賢只是導以理言之否朱子曰有是理必有是  
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  
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  
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  
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  
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  
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  
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書

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  
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妄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  
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  
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  
設祭初問聖人亦只是略為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  
詳密

朱子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做甚工夫義剛對數日偶  
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乘興看數日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  
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  
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



人去思量朱子語至此整容而誦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齋戒便會靈聖不齋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胡叔器曰齋戒只是敬曰固是敬但齋較謹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

又曰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著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正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討朱子聖學考略卷八

卷八

孝

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它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

又曰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

又曰須是步步理會坐如尸便須要常常如尸立如齋便須要常常如齋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樂處朱子疾言曰不用思量他道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

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去何處討這樂處將次思量成病而今一部論語說得恁地分明不用思量只要著實去用工前日所說人心道心便只是這兩事只去臨時思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便顏子也只是使人心聽命於道心不被人心勝了道心今便須是常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人人心只如客樣常常如此無間斷便能允執厥中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朱子曰坐時固是好但放下腳放開眼便不恁地了須是臨事接物時常如坐時方可

朱子聖學考略卷八

美

如挽一物樣待他要去時便挽將轉來方得

以上黃義剛錄

亞夫問克己復禮朱子曰克己者必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為仁若克去己私而安頓不著便是不入他腔窠且如父子有父子之禮君臣有君臣之禮若把君臣做父子父子做君臣便不是禮又問克己復禮與主敬行恕之別曰仲弓方始是養在這裏中間未見得如何顏子克己復禮便規矩大精麤本末一齊該貫在這裏亞夫問居處恭一章朱子曰這箇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



或問仁朱子曰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卻是扶破了我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卻得此理完全也

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朱子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卻不是已散之氣復爲生氣也

又曰諸公固皆有志於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知此何以爲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老

知此最切要之問不知敬如何持曰只要收斂此心莫令走失便是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讀書交得精專凡看山看水風驚草動此心便是走失視聽便自眩惑此何以爲學諸公切宜勉此

廖晉卿請讀何書朱子曰公放心已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九容處且去子細體認待有意思卻好讀書

陳希周請問讀書修學之門朱子曰所謂讀書者只是要理會這箇道理治家有治家道理居官有居官道理雖然頭面不同然又只是一箇道理如水相似遇圓處圓方處

方小處小大處大只是一箇水耳

早拜朔朱子說諸友相聚已半年光陰易過其間看得文義分明者所見亦未能超詣不滿人意爲學須是已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無存養儘說得明自成兩片亦不濟事況未必說得明乎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身分上功夫莫荏苒歲月可惜也是日間時舉看詩外別看何書時舉答欲一面看近思錄曰大凡爲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旋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卻自此而觀事物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老

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會做工夫者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昔明道在扶溝謂門人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蓋若行之謝顯道請問焉卻云且靜坐時舉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安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曰若著實做工夫要知道這說話也不用說若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使不著此話某不欲說與人卻恐學者聽去便做虛空認了如程門中游定夫後來說底話大段落空無理會處未必不是在扶溝時只恁地聽了時舉因言平日學問次第云云朱子曰此心自不



用大段拘束他他既在這裏又問向那裏討他要知只是爭箇醒與睡著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自然無差處若被私欲引去便一似睡著相似只更與他喚醒才醒又更無事矣時舉因云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倚靠得否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為卻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卻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時舉云早上先生云諸生工夫不甚超詣不知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理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超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七

詣如今學者考理如在淺水上撐船相似但覺辛苦不能向前須是從上面放得些水來添便自然撐得動不用費力滔滔然去矣今有學者在某門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直是理會得好然所為卻顛倒錯謬全與所知者相反只是不會在源頭上用功故也時舉因云如此者不是知上欠工夫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曰也緣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又云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達道耳又云本領上欠了工夫外面都是開須知道大本若立外面應事接物上道理都是大本上發出如人折一枝花只是道

花根本上物事

問久侍師席今將告違望賜一言使終身知所佩服朱子曰別無他說但於大本上用力凡讀書窮理須要看得親切某少年曾有一番專看親切處其他器數都未暇考

以上潘時舉錄

按黃潘兩家錄正是治身心要訣讀書窮理著實處早拜朔一段統得前十數段會做工夫人自大本推之達道先務收斂身心自此實實窮理見得這箇道理步步踏著非如他家只收斂身心不去窮理以致漸漸淡去總靠不得也貨孫錄提掇精神看義理分明亦即此旨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八

蓋朱子是時一性之內直是道之全體渾然充足故其教人親切語直從自家親切處流露出來隨所問而答之非潛心玩味豈能識其真諦哉

又曰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平邊策編為一卷 吳稚錄

才卿問秦漢以下無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無善治朱子曰然因泛論歷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而不為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



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爲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卻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卻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効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

朱子因說天子之喪自太子宰執而下漸降其服至於四海則盡三月服謂因服訃所至不問地之遠近但盡於三月而止天子初死近地先聞則盡三月遠地或後聞之亦止於三月之內也又云古者次第公卿大夫與列國之諸侯各爲天子三年之喪而列國之卿大夫又各爲其君三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全

年之服蓋止是自服其君如諸侯之大夫爲本國諸侯服三年之喪則不復爲天子服百姓則畿內之民自爲天子服本國之君服三年之喪也故禮曰百姓爲天子諸侯有土者服三年之喪爲此也又云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皆自得通章奏於君者凡此者皆杖以次則不杖如太常卿杖太常少卿則不杖若無太常卿則少卿代之杖也

其民當何如服當檢看  
鄭湜補之問嚴盜朱子曰只是嚴保伍之法鄭云保伍之

中其弊自難關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爲擾曰當令逐處鄉村舉眾所推服底人爲保頭又不然則行某漳州教軍之法以戢盜心這是已試之効因與說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日輪番入校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刺以填闕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他若會射了有賊盜他是不怕他劉叔通問韓范當初教兵甚善朱子因云公道韓公兵法如何又云刺陝西義勇事何故這箇人恁地不曉事儂智高反亦是輕可底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全

事何故恁地費力  
又曰某嘗說或是作縣看是狀牒如何煩多都自有箇措置每聽詞狀集屬官都來列位於廳上看有多少均分之各自判去到著到時亦復如此若是眼前易事各自處斷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集眾較量斷去無有不當則獄訟如何會壅此非獨爲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欲自效兼是如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某在漳州憲封送下狀如雨初亦爲隨手斷幾件後覺多了恐被他壓倒了於是措置幾隻厨子在廳上分了頭項送下訟來即與上簿合素案底自入一厨人案已足底自入



一厨一日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定奪只於廳兩邊設幕位令逐項敘來歷末後擬判俟食時卽就那厨辦數味飲食同坐食訖卽逐人以所定事較量初間定得幾箇來自去做文章都不說著事情某不免先爲畫樣子云某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狀係某事一甲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乙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逐項次第寫令分明一甲家如何因甚麼事爭起到官乙家如何來解釋互論甲家又如何供對已前事分明了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斷一某年某月某日某家於某官番訴某官又如何斷以後經幾番訴並畫一寫出後面卻點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全

對以前所斷當否或有未盡情節擬斷在後如此了卻把來看中間有擬得是底並依其所擬斷決合追人便追人若不追人便只依其所擬回申提刑司去有擬得未是底或大事可疑卻合眾商量如此事都了並無壅滯楊通老云天下事體固是說道當從原頭理會來也須是從下面細處理會將上始得曰固是如做監司只管怕訟多措置不下然要省狀也不得若不受詞訟何以知得守令政事之當否全在這裏見得只如入建陽受建陽民戶訟這箇知縣之善惡便見得如今做守令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胥吏沉滯公事邀求於人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

好在嚴立程限他限日到自要苦苦邀索不得若是做守令有可以白干沉滯底事便是無頭腦須逐事上每逐事要了始得某爲守一日訟詞一日著到合是第九日底訟詞某卻罷了此日訟詞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句之內有未了事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紀綱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如諸縣發簿曆到州在法本州點對自有限日如初間是本州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卻交過通判審計司亦有五日限今到處並不管著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以邀索縣道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全

直待計囑滿其所欲方與呈州初過磨算司使一番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到倅廳發回呈州呈覆吏人又要錢某曾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甚好後來一向埋沒了某每到卽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舊簿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問吏輩以爲無甚緊要緊要在漳州押下縣簿付磨算司及審計司限滿到日卻不見到想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卽時決兩吏後來卻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遷延縣道知得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件自是省事此是大綱紀如某爲守凡遇支給官員



俸給預先示以期日到此只要一日支盡更不留未支道亦防邀索之弊看百弊之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又曰某人世爲良宰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割割戶稅世世傳之又曰前夜說上下視法令皆爲開事如不許州郡監司饋送幾番行下而州郡監司亦復如前但變換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於是皆有所折送其數不薄朝廷詔令事事都如此無紀綱人人玩弛可慮可慮又曰省部文字一付之吏守一味邀索百端阻節如某在紹興有納助米人從縣保明到州州保明到監司監司方與申部忽然部中又行下一文字來再令保明某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全

遂與逐一詳細申去云已從下一保明訖奉委今來因何再作行移如此申去某當時若便得這省吏在前即時便與刺兩行字配將去

又曰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卻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樂處某看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爲試辟未試則以事授之一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

器遠問今士人習爲時文應舉如此須當有箇轉處否朱子曰某舊時看只見天下如何有許多道理恁地多如今看來只有一箇道理只有一箇學在下者也著如此學在上者也著如此學在上若好學自見道理許多弊政亦自見得須要整頓若上好學便與學舍選舉賢儒如胡安定孫明復這般爲人教導之官又須將科目盡變了全理會經學這須會好今未說士子且看朝廷許多奏表支離敷衍是說甚麼如誥宰相只須說數語戒諭如此做足矣又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全

云表奏之文下諛其上也誥勅之文上諛其下也

又曰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卻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曰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道人不曉義理須是要教人識些如今全然無此意如何恁地又曰真正老成士人多不得大學就試大學緣此多不得人某與子直書曾云若怕人都來赴大學試須思量士人所以都要來做甚麼皆是秀才皆非有古人教養之實而

四九七



任進之途如此其易正試既優又有舍選恩數既厚視諸州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何其不平至於此自是做得病痛如此不就這處醫治卻只去理會其末今要好且明降指揮自今大學並不許以恩例為免大學既無非望之恩又於鄉舉額窄處增之則人人自安鄉里何苦都要入大學不就此整理更說甚

又曰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

辛棄疾頗暗曉兵事云兵老弱不汰可慮向在湖南收茶寇令統領揀人要一可當十者押得來便看不得盡是老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全

弱問何故如此云只揀得如此間有稍壯者諸處借事去州郡兵既弱皆以大軍可恃又如此為今之計大段著揀汰但所汰者又未有頓處某向見張魏公說以分兵殺虜之勢只緣虜人調發極難完顏要犯江南整整兩年方調發得聚彼中雖是號令簡無此間許多周遮但彼中人纔逼迫得太急亦易變所以要調發甚難只有沿淮有許多捍禦之兵為吾之計莫若分幾軍趨關陝他必擁兵於關陝又分幾軍向西京他必擁兵於西京又分幾軍望淮北他必擁兵於淮北其他去處必空弱又使海道兵擣海上他又著擁兵捍海上吾密揀精銳幾萬在此度其勢力既

分於是乘其稍弱處一直收山東虜人首尾相應不及再調發來添助彼卒未聚而吾已據山東纔據山東中原及燕京自不消得大段用力益精銳萃於山東而虜勢已截成兩段去又先下明詔使中原豪傑自為響應是時魏公答以某只受一方之命此事恐不能主之蔡云今兵政如此終當如何朱子曰須有道理蔡曰莫著改更法制曰這如何得如同父云將今法制重新洗換一番方好某看來若便使改換得并牧其田民皆為兵若無人統率之其為亂道一也然則如之何曰只就這腔裏自有道理這極易只呼吸之間便可以弱為強變怯為勇振柔為剛易敗為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全

勝直如反掌耳

又曰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然隔霄壤今說為民減放幾時放得到他元虜處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大段輕減減至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尙是無名額外錢須一切從民正賦凡所增名色一齊除盡民方始得脫淨這裏方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為人君為人臣又不以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這須是上之人一切掃除妄費臥薪嘗膽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圖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某在行在不久若在彼稍久須更見得事體可畏處不知名園麗圃其費



幾何日費幾何下面頭會算效以供上之求又有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間白乾消沒者何限

朱子嘗歎州縣官碌碌民無所告訴兼民情難知耳目難得其人看來如何明察亦多有不知者以此觀之若是見得分明決斷時豈可使有毫髮不盡又歎云民情難知如此只是將甚麼人為耳目之寄

又曰今做官人那箇不是道先著馭吏少間無有不拱手聽命於吏者這只是自家不見得道理事來都區處不下吏人弄得慣熟卻見得高於他只得委任之

又曰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子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全

執坐奏對之時頃刻即退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那得子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須有箇案子令開展在上指畫利害上亦知得子細今頃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會事六朝時尚有對案畫勅之語若有一案猶使大臣略憑倚細說如今公吏們呈文字相似亦得子細又云直要理會事且如一事屬吏部其官長奏對時下面許多屬官一齊都著在殿下逐事付與某人某人便著有箇區處當時便可參考是非利害即時施行此一事便了其他諸部有事皆如此豈不了事如今只隨例送下某部看詳遷延推托無時得了或一二月或四五

月或一年或兩三年如何得了某在漳州要理會某事集諸同官商量皆逡巡泛泛無敢向前如此幾時得了於是即取紙來某自先寫起教諸同官各隨所見寫出利害只就這裏便見得分明便了得此一事少問若更有甚商量亦只是就這上理會寫得在這裏定了便不到推延若只將口說來說去何時得了朝廷萬事只緣各家都不說要了但隨時延歲月作履歷遷轉耳那時得事了古者人君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成和萬民一日二日萬幾如今羣臣進對頃刻而退人主可謂甚逸古人豈是故為多事又云漢唐時御史彈劾人多抗聲直數其罪於殿上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全

又如要劾某人先榜於闕外直指其名不許入朝這須是如此如今若說一事要去一人干委百曲多方為計而後敢說說且不盡是甚模樣六朝所載對案畫勅下又云後來不如此有同譖愬看如今言事者雖所言皆是亦只類譖愬

又曰本朝祖宗積累之深無意外倉卒之變惟無意外之變所以都不為意外之防今樞密院號為典兵倉卒之際要得一馬使也沒討處今樞密要發兵須用去御前畫旨下殿前司然後可發若有緊急事變如何待得許多節次漢三公都帶司馬及將軍所以倉卒之際便出得手立得



事扶得傾今幸無意外之變若或有之樞密且倉卒下手未得苗劉之事今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也是自做未得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樣底人今不復得親身看且得箇依稀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闊廣大之意始得致道云若做不得只得繼之以死而已曰固是事極也不愛一死但拚卻一死於自身道理雖僅得之然恐無益於事其危亡傾頽自若奈何如靖康李忠愍死於虜手亦可謂得其死但當時使虜人感慨謂中國有忠臣義士如此可以不必相擾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空

引兵而退如此卻於宗社有益若自身既死事變只如此濟得甚事當死而死自是無可疑者

又曰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禮有饋惠焉有飲酌焉不似後世便只是爛殺將去劉錡順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後生當時虜騎大擁而至凡十餘萬諸將會議以為固知力不能當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自戒嚴必不可渡兼攜持老幼虜騎已迫必為所追其勢終歸於死若兩下皆死不若固守庶幾可生遂開城門而守虜人大至劉錡先遣人約他某日戰虜人謂其敢與我約戰大怒至日虜騎壓於城外時正暑月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為五隊先

備暑藥飯食酒肉存在先以一副兜牢與甲置之曰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如此數次其兜牢與甲尚可容手則未發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換一隊軍至今喫酒飯稍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換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眾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揪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即壓數騎殺死甚眾況當眾正熱甲盾如火流汗喘息煩悶而吾軍迭出飽銳清涼而傷困者即扶歸就藥調護遂以至寡敵至眾虜人大敗方有怯中國之心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真箇要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空

和此是庚申年六月可惜此機不遂進

亞夫問濮議朱子曰歐公說不是韓公會公亮和之温公王珪議是范鎮呂晦范純仁呂大防皆彈歐公但温公又於濮王一邊禮數太薄須於中自有斟酌可也歐公之說斷不可且如今有為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為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為父這自是道理不可試坐仁宗於此亦坐濮王於此使英宗過焉終不成都喚兩人為父只緣眾人道是死後為鬼神不可考胡亂呼都不妨都不思量道理不可如此先時仁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

一第D111 / 丹黃家日長入學考 1 2111



當時只以此爲據足矣亞夫問古禮自何壞起曰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弟中山王以爲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尙書盤庚殷之兄王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爭好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爲人後爲之子其義甚詳

以上葉賀孫錄

黃仁卿將宰樂安論及均稅錢曰今說道稅不出鄉要之稅有輕重如何不出鄉得若教稅不出州時庶幾稍均得朱子曰稅不出鄉只是古人一時間尋得這說去防那一時之弊而今耳裏聞得卻把做箇大說話但只均稅錢也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奎

未盡須是更均稅物方得且如福州納稅一錢可以當這裏十錢而今便須是更均那稅物又曰往在漳州見有退稅者不是一發退了謂如春退了稅後秋又退苗卻不知別郡如何然畢竟是名目多後恁地據某說時只教有田底便納米有地底便納絹只作兩鈔官司亦只作一倉一場如此百姓與官司皆無許多勞攘又曰三十年一番經界方好又曰元稹均田圖惜乎不見今將他傳來考只有兩疏卻無那圖然周世宗一見而喜之便欲行想見那圖大段好嘗見陸宣公奏議後面說那口分世業其纖悉畢盡古人直是恁地用心今人若見均田圖時他只把作卿

司職事看了定是不把作書讀今如何得有陸宣公樣秀才又曰林勳本政書每鄉開具若干字號田田下註人姓名是以田爲母人爲子說得甚好

又曰神宗大概好用生事之人如吳居厚在京西括民買錢自司鑄許多錢令民四口買一五口則買二其後民怨幾欲殺之吳覺而免然卒稱旨其後如蔡京欲舉行神宗時政而所舉行者皆熙寧之政非元豐神祖自行之政也故了翁摭摘其失以爲京但行得王安石之政而欺蔽不道實不曾紹復元豐之政也 以上黃義剛錄

朱子論財賦曰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奎

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一之中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所以有靖康之亂已前未有徐揚江鄂之兵止謂張宣撫兵某人兵今增添許多兵台當精練禁兵汰其老弱以爲廂兵甘節錄

朱子在漳州時教射及等同官擬判限日過呈又如論變科目理經學少穎作教棄疾論兵均太學增州額除無名歸正賦大臣從容論政逐事區處施行仰慕陸范寇劉諸前輩等說是當日留心政事實可推行者所謂全體大用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也若陸王亦有一二善政可法烏能如此廣大詳盡哉且其虛心景行前輩誠



意尤今後學知所師範陸王則俯視一切無此謙沖懷抱矣

朱子聖學考略卷八終 七世姪孫朱孫芬重校刊

朱子聖學考略 卷八 奎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卷九

長白高斌東軒訂定

儀封張師載西錄

甲寅朱子六十五歲



乞修三禮劄子云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一 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鐘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



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卽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稿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

是時朱子在朝上此劄子旋卽去國後來費許多工夫編成通解一書喪祭二禮以家禮與通解參酌以爲式講求服習者有儀以習其升降進退拜揖之節有物以朱子聖學考略卷九

二

達其尊敬孝愛遜讓之忱又有義以講明天理人心性情中和之體用學之草莽推之大廷萬世定規也所難者朱子教人學禮真誠之意人不知耳必得人如黃勉齋陳安卿兩先生者或爲鄉大夫或爲鄉先生興起士民禮讓之真心扶持士民禮讓之醜俗庶不失朱子苦心也夫

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云契勘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本爲有志之士不遠千里求師取友至於是邦者無所棲泊以爲優游肄業之地故前帥樞密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本司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感焉此意甚遠非世俗常見所到也而比年以來師道陵夷講論廢息士氣不振議者惜之當職叨冒假守蒙被訓詞深以講學教人之務爲奇願恨庸鄙弗克奉承到官兩月又因簿書未能一往謁殿升堂延見諸生詢考所合罷行事件庶革流弊以還舊規除已請到醴陵黎君貢士充講書職事與學錄鄭貢士同行措置外今議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錢六十文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察搜訪徑行撥入者庶幾有以上廣聖朝教育人才之意凡使爲學者知所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

朱子聖學考略卷九

三

試之間實非小補牒教授及帖書院照會施行仍請一面指揮若干人排備齋舍几案床榻之屬並帖錢糧官於本州贈學料次錢又書院學糧內通融支給須至行遣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云嘉竊見荆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係帥臣辛棄疾初置所費財力以巨萬計選募既精器械亦備經營葺理用力至多數年以來盜賊不起蠻獠帖息一路賴之以安而自棄疾去鎮之後便有指揮撥隸步軍司既而又有指揮撥隸荆鄂副都統自此之後只許緩急聽本司節制而陞差事權並在襄陽竊詳當日初置此軍本爲彈壓湖南盜賊專隸本路帥司本路



別無頭段軍馬唯賴此軍以壯聲勢而以帥司制御此軍近在目前行移快疾察探精審事權專一種種利便今乃遙隸襄陽襄陽乃為控制北邊大敵自有大軍萬數何藉此軍為重而又相去一千二百餘里其將吏之勤惰士卒之勇怯紀律之疎密器械之利鈍豈能盡知而使制其升黜之柄徒使湖南失此事權不過禮數羈縻畧相賓服而已於其軍政平日無由覺察及有調發然後從而節制之彼此不相諳委有誤事必矣欲望朝廷考究原來措置此軍一宗本末照辛棄疾當時所請特賜敷奏別降指揮仍舊以湖南飛虎軍為額其陞差節制一切事務並委帥臣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四

專制只令荆鄂副都統司每歲十月關湖廣總領所同共差官按拍事藝覺察有無闕額虛券雜役之類庶幾互相防檢緩急可恃

冬十月辛卯行宮便殿奏劄二曰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為急先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為博聞靡以為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願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為過矣蓋臣天資至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

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仁義禮智之性而敘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修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其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五

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於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至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



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爾此窮理之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愈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怒忽常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愈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六

連血脈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復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口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

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七

熙於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強盲聾扶曳跛躄以污近侍之列而爲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栗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此篇朱子告人君學治道理工夫是將自己平日用功曲折甘苦歷歷寫出讀者不可草草誦說試深思之存心能整齊否讀書能專一否於經史中能實見切己法戒否於倫物中能實見切己道理否就四項密密體驗乃知不曾窮理讀書終身在疑累面墻中不曾循序居



敬終身在奔趨馳驟中有不禁悚然通身汗下者急急  
閉戶埋頭讀此四項切要指示之語做得三五年工夫  
方可與語學業以此為典型以此為宗主以此為神明  
自腳下起至於一夕尙存未死之前無他法也守此而  
已

庚戌講筵留身奏四事

年譜云時有旨修葺東宮三數百間欲徙居之諫臣黃  
度將論近習遽以特批逐之朱子不勝憂慮乃具奏四  
事其畧曰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臣恐上  
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不當興此大役亦恐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八

畿甸百姓饑饉流離怨忿切以生他變太上皇帝未  
有進見之期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  
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兢兢憂苦晨昏之養  
尤不可闕不宜大興土木以適安便又壽康定省之禮  
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泛  
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必以為此徒備禮實無必  
求見我之心其深閉固拒亦宜矣至於朝廷紀綱尤所  
當嚴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非為治  
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  
能盡允於公議至殯宮之卜偏聽臺史謬妄之言但欲

於祐思諸陵之旁攢那遷就苟且了當既不為壽皇體  
魄安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臣願陛下首  
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  
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如是則上有以威格太上  
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  
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計臣願  
陛下入宮之後暫變服色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  
入然後隨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  
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忿怒之情亦宜雲消  
霧散而歡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紀綱臣又願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九

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凡號令之張弛人才之進退  
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較量勿徇己見此三事也若  
夫山陵之卜亦望先寬七月之期次聽臺史之說別求  
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  
蒙福於外矣此四事也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  
復思慮斷而行之上為之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此四事是當日新政大弊朱子痛切言之當宗不知前  
席請教皆求治不誠羣小蒙蔽之故是以私欲橫行天  
理日就消亡也

閏月戊午朔編次講章以進



年譜云是日講至盤銘日新因論成湯有盤銘武王有丹書皆人主憂勤警戒之意○朱子講及數次復編次成帙取旨進入上喜且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朱子頓首謝因復奏進德劄子朱子退謂門人曰上可與爲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庚申蚤講辛酉晚講

朱子大學講章發明君德冀動宣宗發奮自強之心無如一暴十寒卒爲庸主惜哉

上祧廟議狀云準尙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者熹今編詳羣議其說雖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七

多而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惟有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於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僖祖之西夾室也故順翼二祖之主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采殿也子孫坐於正殿而以采殿居其祖考於體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享則又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背而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唯喪事既遠有毀無立

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爲尊祖而實卑之又當祫之時羣廟之主祫於太廟四廟之主祫於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復尋繹皆不可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而爲此紛紛不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並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傍徨踟躕不知所歸令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七

人傷痛不能自已不知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爲此也今亦無論其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祧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下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願欲黜其所追



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且議者之所以必為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本封於郃而不窳已自窳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為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况周人雖以后稷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為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羣廟則亦不待東向於祫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主

之制未能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祖之初室順祖為昭翼祖為穆宣祖為昭而藏其祧主於西夾室太祖為穆擬周之文王為祖而祭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為昭擬周之武王為宗而祭於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為穆其祧主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為昭為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為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為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為昭祭第五室哲宗為穆祭第六室徽宗為昭祭第七室欽宗為穆祭第八室高宗為昭祭第九室孝宗為穆祭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為宗為世室如太宗仁宗

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順祖以下至於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為安而於禮為順矣至於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尙期異時興復之後還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誥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誥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誥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為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誥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主

祭常少亦中事情故熹於此有感焉竊獨以為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為順易而無事也熹孤陋寡聞所見如此昨日適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廟事重不敢臆歎須至申聞者

小貼子

熹謹按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者以其嘗為君臣便同父子各為一世而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為禮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制則兄弟相繼者共為一世而太廟增為九世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末失也故熹狀中所擬太



廟世數一準先儒之說固知未必可用若議者乃用今制而反不曾詳考自僖祖以至孝宗方及十世太祖太宗爲第三世尙在四昭四穆之中今日祧遷只合依孝宗初年遷翼祖例且遷宣祖然後爲得乃不察此而欲一旦無故並遷僖宣二祖又強析太祖太宗各爲一世既與哲徽欽高之例不同又使太廟所祀其實僅及八世進不及今之九退不及古之七尤爲乖繆無所據依政使熹說迂闊多所更改不可施行其議者並遷二祖析一爲二之失亦合速行改正且遷宣祖而合太祖太宗復爲一世以足九世之數伏乞詳察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西

熹既爲此議續搜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以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僞竊竊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以爲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但以眾人不免自有爭較強弱之心雖於

祖考亦志遜避故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僖祖則民無得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僖祖又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並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所以無故生此紛紛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並乞詳察

朱子行政一循舊制之善者初無功自己出之意飛虎軍遵辛制嶽麓書院遵劉制不祧僖祖遵太祖制與程子之言以大公之心酌其一定不可易者行之則國家廢墜可次第修舉矣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五

乞進德劄子曰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爲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愧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



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為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偽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修身立志揆事之本制事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為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末

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君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強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窮寂今者徒以趣召之峻冒昧而來耳目筋骸皆難勉強然而未敢遽以告歸為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忍須臾以俟陛下聖志之

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姦言邪說不能侵亂果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為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願以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萬一暮景迫人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伏望聖慈憐臣此志察臣此言策勵身心勉進德業使臣蚤得遂其所欲則雖夕死瞑目無恨矣冒瀆宸聽臣無任惓欵激切之至取進止

此篇直繼召誥洛誥無逸立政之後接周召兩聖人之心傳與經並行天壤矣至今反復熟讀立本求賢諮治安民之道無一不具其肫懇肝腸昭昭萬世而宣宗不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七

為感動豈非宋運之否哉

丙戌詔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辭

年譜云是日晚朱子請留身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除宮觀趙汝愚樓鑰鄧驥劉光祖陳傅良皆爭留之不可有旨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遂行道除知江陵府辭初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聞之惕然以為憂因辭免職名已微寓其意又進對再三面陳之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復遠慮朱子獨懷忠憤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冑大怒陰與其黨謀去之而一時爭名之流亦潛有慕間之意由是侂冑之計遂行朱子既去國彭龜年遂攻侂冑省劉直批龜年與郡侂冑益張衣冠之禍蓋始此云朱子任湖南善政不勝載理軍政興學校用人材其最大者任經筵盡職事亦不勝載議祧廟奏四事編講章參侂冑其最大者至於奏對劄子進德劄子其陳善責難之心直以商高宗周宣王望寧宗矣乃擯而不用自遠者德自比頑童紊亂國紀再傳而亡哀哉

十一月過玉山邑宰司馬邁請爲諸生講說其大畧云性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末

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卻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仁義禮知皆真實而無妄者故信字更不須說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所謂情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知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時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

於四者之中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中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入路也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又曰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疑故纔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學者要當時時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畧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爲至是不能遍觀博考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九

反復參驗其務爲簡約者既蕩而爲異學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溺而爲流俗之卑近此爲今日之大弊尤不可以不戒

仁義禮知之性受於天而具於心此天地生人之理至精至粹者也自孔子言仁聖門學者皆知求仁而義禮智或專言或聯及性之理始顯至孟子言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於心分別性情如指諸掌至周子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程子言性中只有箇仁義禮知四者夫然後仁義禮知之性發明條暢然其義旨深藏學者猶有不能解晰體認者至朱子出研窮



往訓凡數十年其於仁義禮知之性存之固養之熟統之於心驗之於行推之於家國天下真見得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無時不有無事不然故既取聖賢之書章解而句晰之又日以此理引進後學反覆開示其受之者有所師承而傳之者無所流弊矣無如象山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但以知覺心意便認作性朱子於其講論不合處大聲疾呼攻其迷惑而卒不能使之悟及其既沒江西學子承其緒說煬其餘焰將率聰明篤實之士陷溺其中所以闡明心性之德示人以知所反求之實更極力說破空虛曠蕩之病使人不致於迷惑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辛

而不悟是以朱子聖學之純一無如此篇而閉聖道息邪說之嚴峻亦無如此篇也程王兩家亦稱前朝勤學之士乃讀此篇而不知悟則其陷溺之深如珠之沉於淵鏡之蝕其光而絕無醒悟之機以朱子此篇之委曲詳盡而不能動其機豈非學術人心之大不幸哉滄洲精舍論學者云老蘇自言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懼觀其外而駭然以驚又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

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輩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己事卻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卻全然不曾著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湊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衍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辛

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真實見得真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腳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又論學者云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



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按精舍成於甲寅十二月如存養玩索行履聖賢所說無一事不是實語此朱子以穩步正路明示學者能遵而行之有所見有所得方信字字是實也

朱子訓琮曰聖賢言語只管將來玩弄何益於己曰舊學生以論題商議非敢推尋立論曰不問如此只合下立腳不是偏在語言上去全無體察工夫所以神氣飛揚且如仲方主張克己之說只是治己還曾如此自治否仁之爲朱子聖學考略卷九

器重爲道遠舉莫能勝行莫能至果若以此自任是大事大事形神自是肅然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曾子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氣象何暇輕於立論仲方此去須覺識見只管遲鈍語言只管畏縮方是自家進處琮起謝云先生教誨深中膏肓如負芒刺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琮雖不敏請事斯語曰此意固然志不立後如何持得曰更願指教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是立志處

此段吳琮錄

或問人之生稟乎天之理以爲性其氣清則爲知覺而心

又不可以知覺言當如何朱子曰難說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不可太說開成兩箇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之意可也

此段舒高錄

朱子訓謙曰若切己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貫通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或問人講學不明用處全差了曰不待酬酢應變時若學不切己自家一箇渾身自無著處雖三魂七魄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此段廖謙錄

又曰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朱子聖學考略卷九

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

又曰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全體通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逐旋磨去使四邊皆照見其明無所不到

此二段襲蓋卿錄

按此六段句句切實精神不定不立志不識主宰何以爲學尤當警省者玩三魂七魄不知下落一段默驗自家魂魄只是隨物流轉豈不與禽獸一般急急收斂向身心中整齊體察玩本心之知一段識得自家本心之知原是全體通明最不可爲物遮蔽決宜向裏深入理



會如此用功方能默識主宰而存養之不負朱子教人一片婆心也可不熟玩哉

又曰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觀但當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亡於漢儒其說亦好温公論皇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為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又致堂謂武帝若使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某嘗謂若如此差除那裏得來

因言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書

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強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西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者大率朱子之意以為封建井田皆易得致弊

或問修城事云修城一事費亦浩瀚恐事大力小兼不得人亦難做如今只靠兩寨兵固是費力又無取眾之將可用張倅云向來靖康之變虜至長沙城不可守雖守臣之罪亦是濶遠難守朱子曰向見某州修城亦以濶遠之故稍縮令狹卻易修周伯壽云前此陳君舉長沙米倉酒庫自在城外萬一修得城完財物盡在城外不便只當移倉

庫不當修城曰此是秀才家應科舉議論倉庫自當移城自當修又云初益公任內只料用錢七萬今輒瓦之費已使了六萬所餘止一萬初料得少如今朝廷亦不肯添了以上廖謙錄

玩此三段知朱子行政在大綱領處轉移師古法必通今制非若後儒拘執也

乙卯朱子六十六歲

答陳才卿云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書

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按陳才卿集此書係朱子答才卿乙卯四月十八日拜朱先生書也才卿書所云存養省察之意不能自己等語最精密切近可為後學進修門徑故朱子答之如此此時朱子涵養德性至純至熟不求而得不操而存亦已久矣格致亦只是一本貫通與涵養一致象山以為道問學陽明以為致知外非惟不知朱子而其空虛外義之弊不益瞭然也哉

答陳器之云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

中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知孔門



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譸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眾理渾具各各分別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美

性善蓋亦邇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美



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胎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按朱子答林德久云昨在玉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錄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反復曉譬卻說得詳盡因並兩次所言錄以報之試取一觀或有助於思索也玩答林書所云即指答陳書自在乙卯

朱子註孟子教人於四端擴充孟子或問又教人不可只在發處用功二義須參看教人擴充四端者欲人由情知性也教人不可只在發處用功者欲人先主敬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朱

本則有以存心若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未發時無所用力則工夫之不及者多此朱子與南軒先生諄諄言之也此篇於四德四端反復詳言如此精密者蓋主敬立本是補小學第一著工夫若不由情知性依舊是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必墮於空虛如陸氏之學不細心體驗性情所以任意乖張必陷於茫昧如俗儒之學不細心體驗性情所以止了文義故極力發明耳性是太極以下原孟子明性善之旨也蓋四端之未發以下原性中本有四德故有四端也然四端之未發以下正教人就發處驗得由情知性也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

曉以下言仁義統禮智也仁義雖對立以下言仁包四者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以下言智能成始成終終則有始也必如是歷歷用功方有以存心立本而心之湛然主敬者純是天理存在此處存發在此處發隨時隨地無非用功處則知二義實相須而不相礙矣嗚呼朱子之示人至矣哉不知四德條理由情知性已大不可不知對立關鍵仁包四者智能終始之旨則終散漫無紀本原不定也若夫執一草一木亦有理之說謂性情與草木平鋪用功者豈足與言朱子聖學哉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朱

功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某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為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卻為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



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簡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又答林德久云新齋雖就而竹木未成陰今歲適有科舉之累來者亦無多人持敬之云誠如所論此是最緊切處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辛

大病之餘又苦目昏讀書不得兀坐終日於此甚有味也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行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冲漠無朕一段可見矣

此二書讀者當細玩蓋朱子格物之功以知性爲要吾儒學朱子之學亦以知性爲要○補小學必從主敬下手入大學必從志學志道下手知性工夫必從本心發端體驗本原著實擴充於孟子太極圖說加意研究反之身心果見仁義禮知意思情狀在這裏又反到思慮未萌事物未至時只有渾渾融融大正欽明氣象在這

裏確有據依絕不是恍惚影響始覺得說虛說空及疑有四塊者皆不得謂之知性也始覺得四者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兀坐終日甚有味也始覺得未感時便有分別不待感時方有分別也此義至微至大滋味無窮所以立人之道與立天地之道一般無始無終俱在知性討消息明儒惟薛敬軒透此旨彼雜禪者豈能與於此哉

二書篇首殿記數語科舉數語自在乙卯

福州學經史閣記云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壬

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治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說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



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為教既開之以古人教學之意而後為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

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並書以遺之慶元朱子聖學考略卷九 謹

初元九月

玩是記知朱子防後世詞章記誦訓詁之弊深且遠矣自宋末歷元諸儒多以博覽精考為朱子正派其上焉者能礪廉隅立名節以佐其博物洽聞之學不失儒者氣象而按之朱子盡道之全體大用進學之積實從容已隔幾重矣至於專尚詞章記誦訓詁者不知去木子幾尋丈而猶以宗朱子為名良可歎已有志學朱子者必奉是記為準著實主敬存養使本心清明淡定不為威惕不為利疚而讀書窮理以栽培之細循工夫先後本末之序盡其明體達用之量然後隨其所造之淺深

皆能得朱子之遺教矣不知用力於明新止善之本而徒靠紙上著工夫豈朱子所許者哉  
答晏亞夫書云某去歲到闕不及五旬而罷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有入頭處

按朱子曰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概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靜似之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卻要理會內不朱子聖學考略卷九 謹

管外面卻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為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以朱子此段合之湯林所錄乃知朱子之學立體應用無少欠缺朱子所云心上理會要見裏面是甚底物事卓然在這裏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云者原在心裏四德用工夫心裏四德實統天下事物故答亞夫所云見得本來明德之體與象山之理會內不同象山只言此心本無虧欠其於明德體用實不曾見得其不見得者由不用持敬窮理工夫也蓋朱子是時明德之體呈露昭著動靜一致處處是這裏面物事貫通實非象山可比學者果能透得朱



子根本在裏面用工夫內外本末上下毫無間隔方知  
朱陸不同陽明晚年定論之說直不知朱子者耳不然  
雖連篇累牘究何益哉

答林德久云近覺向來所論於本原上甚欠工夫間爲福  
州學作一記發明此意欲寫奉寄以斯遠亟欲附家報未  
能辦俟後便也又曰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去  
其不如此者

此書即在福學記後自在乙卯

此卽先儒所謂晚年指示本體之意也在朱子之意是  
說文字論本原工夫者少故特著此記非教人做工夫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書

未嘗於本原上發揮也如語類中指示本原已十數年  
於茲矣豈至六十六歲始教人重本原乎

楚辭集註成序云右楚詞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  
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  
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  
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  
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  
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繆繆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  
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  
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

妻去婦技淚謳驗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  
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  
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  
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  
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  
間爲訓解者尙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  
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  
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所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  
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  
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書

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  
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  
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申於當年  
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子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  
之暇聊據舊編粗加彙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  
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  
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  
人言哉

按年譜註楊楫跋云慶元乙卯楫侍先生於考亭精舍  
先生憂時之意形於色忽一日出示學者以所註楚辭



一篇玩此朱子是篇實有苦心後儒有議之者烏知朱子哉當慶元初侂胄秉政羣小弄權子直竄流正人削跡靈宗一懷王也侂胄一上官大夫也南宋一弱楚也睹此昏亂景象危殆世局凡爲臣子有忠愛之心者咸食不甘味寢不安枕或著歌詠以冀君上悔悟詎心畜邦於萬一焉朱子註楚辭之苦心於此序見之矣彼烏知朱子哉

學校貢舉私議畧曰古者學校貢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地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美

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又曰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

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利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

按是篇作於乙卯見語類一百九卷朱子是時退老田間無復用世而教人材培國本之意未嘗不惓惓也著爲私議六條後世誠遵而行之則士皆尙實行敦實學通世務體用兼該不爲浮辭無用之學矣然教之者難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美

其人必如明道先生熙寧議方能得老成以爲士表六條乃可次第舉行蓋熙寧議經也貢舉私議緯也一經一緯而士行正人材出風俗淳治道其進於古乎前朝自陽明集朱子晚年定論宗其說者以朱子晚年用力於本體試讀此篇教人通經習史爲治平之用則知尊德性道問學是當年立教定式也

朱子曰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又曰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



此心只是東去西走

朱子出示理會科舉文字大要欲均諸州解額仍乞罷詩賦專經學論策條目并云且得士人讀些書三十年後恐有人出

以上湯泳錄

心上理會定由於多讀書此朱子教人定本若不多讀書安能心定於理乎

丙辰朱子六十七歲

答張元德云衡陽之計想已聞之深足傷歎然當路攻擊意殊未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迫削禁錮之類而一時善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美

類次第皆不可保吾輩雖閑中講學固為美事然亦恐有不可測者此方深以為懼而賢者乃以勸彭丈何也庶幸已得祠差可自安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是為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為佳耳所說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卻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挈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

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為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畧毋詳寧疎毋密始有餘地也詳故粹歐嚴譚君近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之書經文注脚記得首尾通貫浹洽方有可玩繹處如其不然泛觀雜論徒費日月決無所益也

朱子實見聖學正脈必從窮理收心方能路逕不差二項工夫非讀書不能有得何也不知讀書以淑身者書自書理自理能淑身者以書載聖賢身心道理窮是書之理則明吾心之理不知讀書以收心者書自書心自心能收心者以書載聖賢收斂身心工夫入是書之門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美

戶則凝吾心之性命決非二事也成誦尤是先著成誦方可由此窮理收心不成誦又何望乎靜坐亦是入門要著但看得重偏向那一邊去便不可所以讀書以明義理主敬以防虛靜朱子終身拳拳於此二者何得謂晚年專重本體不教人讀書也按衡陽之計謂趙汝愚卒於衡州也此書自在丙辰答靜坐書未詳附後始修禮書按年譜云先是草奏欲乞修三禮會去國不及上至是歲始修焉



自南宋以前三禮並存無有綱紀朱子特以儀禮為經周禮大小戴記及諸經有及於禮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自為一篇以附其目有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而喪禮祭禮則勉齋先生續之於是禮經有綱有紀習之者得有所宗主以尋流溯源矣嗚呼禮者人之大經也自貌言動靜冠昏喪祭以至鄉射朝聘不可一事而無禮自天子以至士庶不可一人而無禮自少壯以至耄期不可一日而無禮能隆禮由禮則為有方之士不隆禮由禮則為無方之民禮之所興眾之所治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信乎禮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聖

所係重矣大矣所難者條目互見錯出無所循序稟程耳誠能熟復此書本太一兩儀以會其元正之身心以立其體習之日用以親其事措之政教以大其施逐卷逐條務求實用雖不能盡合先王當日之制而已無失乎先王當日之意是書之有益於人心有裨於家國天下何如哉

通解係晚年編集朱子教人立本讀書不可缺一於此益見

朱子曰理會得時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會不得死又卻可惜原注丙辰冬

此段黃士毅錄

答胡季隨云此一條嘗以示諸朋友有輔漢卿者下語云灑然冰解凍釋是工夫到後疑情剝落知無不至處知至則意誠而自無私欲之萌不但無顯形之過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著力遏捺苟免顯然尤悔則隱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豈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則橫放四出矣今日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說甚善大抵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真實積累功用中來不是一旦牽強著力做得今湖南學者所云不可以急追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厭厭而俟其有得未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聖

為不是但欠窮理一節工夫耳答者乃云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卻是不原其本而強欲做此模樣殊不知通透灑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之心則終身只是作意助長欺己欺人永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又云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不曾仔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又云先立根本後立趨嚮即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收得放心



後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又云外面只有些罅隙便走了此語分明不須註解只要時時將來提撕便喚得主人公常在也

諸儒皆云朱子晚年多指示本體此語固然然晚年教人窮理之功尤一刻不放鬆觀其答胡季隨者知窮理有益於涵養繁非淺鮮若窮理不精胸中安得通透灑落如自家被人薦舉非胸中實見得出處道理毫髮不能假借此心必致搖惑即出處辭受可以苟免尤悔自家心性道理未曾的確分明依舊只是影子故須窮究心性本原事物變化都是這箇則心思方定應酬始當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望

後二段敬字工夫親切有味此窮理涵養初非兩事也按輔漢卿錄甲寅所聞此書中有示輔漢卿云云姑附於此

答曾致虛云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爲既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爲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者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指且五常百

行無非可願雖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願於日用間一驗其實因風示其可否焉

按文集答致虛二書後一書本註乙卯二月一日故序此於甲寅後

欠窮理一節工夫一句斷定湖南一派之失不窮到極處所見不真則所養亦不真故朱子有所不滿而實有持敬之心則南軒得力境候蓋實用力於敬日用工夫自有總會處與窮理相貫通非用功者不喻也

答李晦叔云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曾做工夫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望

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事反害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他物方有得力處耳又答李晦叔云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爲志氣主於形體者卽爲血氣

李晦叔問云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乃是持敬用力之久便覺得身心如此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恐是此意某尋常試之誠覺得如此然於間處又卻不然朱子曰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只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



又答李晦叔云若是冥然都無覺處則此能致知者是何人耶此是最親切處所宜深察

又答李晦叔云此是至親切處龜山之說亦不謂此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功夫接續不令間斷耳又曰罷卻許多閑安排除卻許多閑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腳又曰若欲正心誠意須是格物致知

五段皆是身心吃緊處學者逐段返之於心切實用工何得以涵養專推他家耶果切實用工則居敬窮理自是一事安肯以涵養專推他家耶五段云只此操時當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書

處便存只要工夫不間斷此入手要訣一段云日用間只見本心義理不見有他物此用工實據到此地位自知朱子尊道合一之妙決不他求矣

按氣一肌膚二條之下一條晦叔云伊川罷說書而辭朝官先生罷侍講而辭待制事體實同朱子曰此事不敢自分疏後世自有公論則此答自在乙卯後前後五書並附

答林德久云別紙所論敬為求仁之要此論甚善所謂心無私欲即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為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功

夫到後自有樂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仁智壽樂亦是功夫到此自然有此效驗

此書所云心無私欲此處便有本來生意尤是求仁第一義識得生意方知吉凶同患立人達人從心苗發出假借不得也無私欲而並無生意只是冷灰異端之致豈聖門求仁之旨哉

答任伯起云所喻己業荒廢比亦深以為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熹病衰之軀飲食起居尙未能如舊流竄放逐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書

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此一書自在甲寅後

此書前答任伯起云示諭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



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  
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  
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又云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  
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  
著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玩此二書語語親切學者反  
身體驗自有得力後一書朱子此時險夷死生久已視  
之如一幾於化矣學道須到此地位方安穩是究竟處  
答張元德云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  
中無甚外事故教人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  
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吳

朱子晚年不專教人靜坐蓋防虛寂也

董叔重問朱子云程先生論鸞飛魚躍處曰與必有事焉  
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錄詳先生舊說蓋謂程子所引  
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語皆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  
行發見無所滯礙倚著之意其曰必者非有人以必之曰  
有主張是者而實勿者非有人以勿之者蓋謂  
未嘗有所爲耳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  
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云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  
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

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得  
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畧無滯礙耳所謂必有  
事而勿正心者若有所事而不爲所累云爾此存主之要  
法蓋必如此方得見此理流行無礙耳錄見得此說似無  
可疑而朋友間多主舊說朱子答云舊說固好似涉安排  
今說若見得破則即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不待說  
盡下句矣可更猛著精彩稍似遲慢便蹉過也

朱子今說得叔重一問聖學工夫顯有把柄不比他家  
虛見所云見得破即此須臾之頃此體已洞然者謂功  
深見大當此心有事勿正處即是全體呈露妙用顯行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畢

不待說盡活潑潑地方見此理流行無礙所以須猛著  
精彩常存此洞然氣象而操存省察不使有毫髮之間  
斷也旨哉言乎○董錄從朱子最早以錄在丙辰故附  
之

答謝成之云某病老益衰今年尤甚亦理之常所恨聞道  
既晚而行之不力上無以悟主聽下無以變時習而使斯  
文蒙其黜闇是則不能無愧於古人耳若論爲學治己治  
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  
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  
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



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

朱子教人有體有用禮樂數條實是自己本分內事直從天命源頭透來非虛語也蓋無私欲之本體原有融融洩洩生意在所以自古聖賢皆是吉凶同患立達相通底如典禮命討祇以安民食貨賓師都歸農政若不如是皋陶箕子豈能一日安哉後世教法惟胡安定先生治事齋得此遺意必講之有素行之有效方能直達生意無有虧欠也彼篇牘工拙不過釣名弋譽之私心損壞仁體特甚此朱子所以拳拳垂誠耳

玩斯文蒙其黜閣之語自在禁偽學時故附於丙辰後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吳

答曾無疑云大率人之為學當知其何所為而為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為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顧此迂濶干觸科禁恐非賢者進取之利更冀審於未動之前毋使貽後日之悔焉乃所願也

又答曾無疑云嘗聞之孟子之言有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君子所為而學也然欲存此則必有以識此之為何物而後有以存之能識之則所以存之者又必勉勉孜孜而不少懈焉然後乃可幾也

此君子之所以為學者而終身勉焉唯恐一毫之不盡而不敢少貳其心者也今足下自謂學無本原心常駁雜豈亦自覺其未嘗用力於此而然耶此其自知亦明矣然又欲因其固有而循習之則亦可以殊塗而同歸則未知足下所謂固有者為何物又如何而循習之與何者為殊塗又同歸如何許也又謂雖舊習之未忘而未嘗為學之累則又未知今之新者為何學而昔之舊者若何而能不為之累也凡此所云竊恐非獨熹之愚有所未解意者足下之心亦未必真能別其孰為同異而孰為是非也足下幸試思之其然乎其不然乎如其果然則願姑以前者所引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吳

孟子之言為主而博考古昔聖賢之道以參驗之則夫入之所為而學與其所以學者不待外求而得之於我向之所謂固有所謂同歸者姑為有以識之而知昔之舊者真不足為而果有累乎今日之新矣人之為學必其有以先識乎此而知取舍之所定然後其工夫利病可得而言如其不然徒為論說皆是空言無下落處無所補於事也景陽季章於此皆嘗有聞雖未知其後來所進如何然苟善取之亦當有以為助矣吾人既不見用於世只有自己分上一段工夫若見得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氣力乃可以不負降衷秉彝之重此外瑣瑣一知半解正不



足爲重輕也不審明者亦有意乎

又答曾無疑云孝弟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而日用之間更無立腳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弟忠恕遠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辛

其所謂孝弟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弟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弟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爲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

漢嘗謂讀論語當先體驗人之生也直章讀孟子當先體驗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必有不甘於罔生幸免念頭方能循志據依游規模做去必有不甘爲庶民禽獸念頭方能循善信美大規模做去然其不能果決振奮者由於舊習能否世俗毀譽身計通塞三種病根爲之障蔽故必去此病根方能向學欲去病根仍在不爲罔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生禽獸著念能去病根可爲君子不去病根便是禽獸

所以朱子教人先以立志不爲禽獸爲主循聖賢所謂學問思辨行實實做工夫進一步方覺心不存知不致底病痛又進一步方覺能存心能致知底滋味必知滋味則三種病根可淨向上階級可漸次而升此君子之學有所爲而爲而爲學之功有序可循者誠以不甘爲禽獸之罔生故也果能如是則孝弟忠恕皆是仁義禮知所發生流注有源可守有委可達通神明光四海一以貫之俱在於此自與拘守一二者不同豈待於外求者哉然克念罔念即在轉瞬間是以君子兢業終身惟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壬

恐失墜讀書窮理克己集義身心中有著實工夫從生至死精明篤恭可危也夫可懼也夫

前一書干觸科禁數語自是禁偽學時後書俱承前書申明故附之

答曾景建云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何所用於斯世公家舍人公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况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

五二七



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修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概論以為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為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錄示先大父司直公所記龜山先生語前此所未見然以其他語推之知其誠出於龜山無疑也

又答曾景建云便中辱書備知向來徧參反求始末而又深以主一窮理得所歸宿為喜也然二事知之甚易而為之實難為之甚易而守之為尤難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聖

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驚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向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異端之蔽自是已分上差卻入路欠卻工夫其迷溺者固無足道其慨然以攘斥為己任者又未免有外貪內虛之患亦徒為譏諷而已若之何而能喻諸人哉幸更思之若於己分上真實下得切己工夫則於此等亦有所不暇矣

前書與福州學經史閣記同旨朱子教人滴滴歸源意也讀者宜依法自做工夫不可忽畧後書即申前意攘

斥異端數語尤為金鑑

按二書未詳何年玩後前此辱書中云主一云先德所抄龜山語與此二書相應則此二書自在後書之前故記於丙辰後

答胡季隨云熹憂患侵凌來日無幾思與海內知交痛相切磨以求理義全體之至極垂之來世以繼聖賢傳付之望而離羣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重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為深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聖

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並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為甚易而實是也比來得書似覺賢者於此未有實地之可據日月易逝深可憂懼

善不可名性朱子拳拳力辨其非此說流行不已明朝無善無惡之宗旨橫行至今尙有附和之者乃知朱子先見之明若逆知後世之弊其防微杜漸之心不干載如揭哉

玩篇首憂患數語自在暮年丙辰謗興故姑附於此答劉季章云昨已具前幅而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



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卽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日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瘁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著

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

又答劉季章云所喻已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卻不然者只此分疏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適答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觀又謂病只在儀情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况自以爲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制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疏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

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大學定本修換未畢俟得之卽寄去王晉輔好且勸他莫管他人是非長短得失且理會教自家道理分明是爲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有毫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閑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願更察此

朱子又有答季章云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二句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卻說正其誼四句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卻不若董生之有力玩此義理之界極其分明由朱子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著

此時心目間只是義理不見他物一切利害捨曳不動所以致季章如此切實此窮理之功有助於涵養也玩此二書未詳何年玩消磨摧落語自是誇興之時又與答曾無疑同時姑附於丙辰

答孫敬甫云祠官雖幸得請然時論洵未有靈息之期賤迹蓋未可保然姑使無愧於吾心則可矣他非智慮所能避就也所喻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概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頗端



的故樂以告朋友也如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當時若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爲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折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起其紛拏不遜之端而反爲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旣得此把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葉

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卻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解經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杲老之書近見藏中印本卻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陰削去之然人家必有舊本可考偶未暇尋訪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瞋目扼腕而指本心奮髯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然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纒纒切勿輕以

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季良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爲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爲彼瞋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

又答孫敬甫云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易傳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耄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於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葉

俟旦夕抄得卻附便奉寄但近緣僞學禁嚴不敢從人借書吏故頗費力耳

前書先言用功之要正朱子主敬純熟所以與象山絕不相同後言象山之失自禪宗來合玉山講義觀之則朱子傳聖道之脈放淫辭之害於此二篇見之矣講義所云仁義禮智皆具於心此致知親切處而仁義禮知根於心而不失者非主敬不能養故此言持敬致知實交相發也迫於能敬以養仁義禮知之性則性中所有自是廣居性之感物而應者無非仁義禮知之所貫通大事小事總不外此真向大路由之而無疑者也朱子



自早年卽用力於此中間歷許多轉折探討積累涵養至六十七歲覺得仁義禮知底道理都在這裏愈久愈熟純一端的故告之友朋訓於門人者不覺言之詳明出之親切以傳道於學子象山深非持敬借聖賢之言改頭換面以發己見是以朱子剖其根原破其巧術使善匿者無所藏身矣後一書詳言格致工夫在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其教人窮理誼誼垂訓如此彼謂晚年指示本體同於陸氏者豈其然哉

又曰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爲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業

包蓄不住隨事而發因笑云說到此自好笑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燦爛但今人少能看得如此

又曰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求新見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身徵民不繆不悖無疑不惑直到這箇田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洪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又曰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

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汲汲焉以看史爲先務是猶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又曰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才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錮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又曰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又言今人見曾子唯一貫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業

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富與貴章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立腳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

或問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



可易者朱子曰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今學者如為忠為孝為仁為義但只據眼前理會得箇皮膚便休都不曾理會得那徹心徹髓處以至於天地間造化固是陽長則生陰消則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萬事一事各有一理須是一一理會教徹不成只說道天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厚而已萬物萬事吾知其為萬物萬事而已明道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觀他此語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冊子上所能載者廣曰大至於陰陽造化皆是所當然而朱子聖學考略卷九 卒

不容已者所謂太極則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曰固是人須是自向裏入深去理會此箇道理才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卻不與禪相似方是今之不一為禪學者只是未曾到那深處才到那深處定走入禪去也程門高弟上蔡龜山也時時去他那下探頭探腦心下也須疑他那下有箇好處在大凡為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如喫菓子先去其皮殼後食其肉更和那核子都咬破始得大學之道所以在致知格物格物謂於事物之理各極其至窮到盡頭今人於外面天地造化之理都理會而中間核子未破則所理會得

者亦未必皆是終有未極其至處因舉五峯之言曰身親格之以精其知雖於致字得向裏之意卻恐遺了外面許多事某便不敢如此說須是內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徧方是儒者之學

又曰人於仁義禮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四者須當日夕體究令分曉精確其初發時毫毛如也及推廣將去充滿其量則廣大無窮如人當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不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者皆是失其本心此處皆當體察必有所以然也只此便是日用間做工夫處

又曰人心於應事時只如那無事時方好又曰人心能操朱子聖學考略卷九 卒

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又云惻隱羞惡是已發處人須是於未發時有工夫始得

又曰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有一息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節制湊著那天然恰好處

問必有事焉孟子論養氣只是謂集義程子以之說焉飛魚躍之妙乃是言此心之存耳朱子曰孟子謂必有事焉者言養氣當用工夫而所謂工夫則集義是也非便以此句為集義之訓至程子則借以言是心之存而天理流行

14528811 3



之妙自見耳只此一句已足又恐人太以此事爲重則天  
理反塞而不得行故又以勿正心言之然此事易說得近  
禪去廣云所謂易說得近禪者莫是如程子所謂事則不  
無擬心則差之說否曰也是如此廣云若只以此一句說  
則易得近禪若以全章觀之如費而隱與造端乎夫婦兩  
句便自與禪不同曰須是事事物物上皆見得此道理方  
是他釋氏也說佛事門中不遺一法然只如此說看他做  
事卻全不如此廣云舊說多以天地聖人所不知不能及  
鳶飛魚躍爲道之隱所以易入於禪唯謝氏引夫子與點  
之事以明之實爲精切故程子謂浴沂風雩詠歸言樂而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空

父子子皆是實理流行釋氏只管向上去是空理流行曰  
他雖是說空理然真箇見得那空理流行自家雖是說實  
理然只是說耳初不曾真箇見得那實理流行也釋氏空  
底卻做得實自家實底卻做得空緊要處只爭這些子份  
利者雖理會得文義卻不曾真見質朴者和文義都理會  
不得譬如撐船著淺了無緣撐得動須是源頭决開放得  
那水來則船無大小無不浮矣廣云所謂源頭工夫莫只  
是存養修治否曰存養與窮理工夫皆要到然存養中便  
有窮理工夫窮理中便有存養工夫窮理便是窮那存得  
底存養便是養那窮得底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空

又曰今有一種學者愛說某自某月某日有一箇悟處後  
覺及問他如何地悟又卻不說便是曾子傳夫子一貫之  
道也須說有箇來歷因做甚麼工夫聞甚麼說話方能如  
此今若云都不可說只是截自甚月甚日爲始曰前都不  
是已後都是則無此理人心存亡之決只在一息間此心  
常存則皆是此心才亡便不是聖賢教人只據眼前便著  
實做將去孟子猶說存心養性孔子不說此樣話但云時  
習孝弟謹信愛眾親仁無求安飽敏慎就正非禮勿視聽  
言動如見如承不欲勿施其言也初學者初做時固不能  
無間斷做來做去做到徹時自然純熟自然光明一刻有



一刻工夫一時有一時工夫一日有一日工夫豈有截自某日爲始前段都不是後段都是底道理如曾子未聞一貫之說時他須如敬孝慈信件件都實理會得了實做將去零零碎碎煞著了工夫只是爭些小在及聞一貫之說他便於言下將那實心來承當得體認得平日許多工夫千頭萬緒皆是此箇實心做將出來如今人說者只是箇虛底一以貫之耳

論廣曰今講學也須如此更望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頓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卻是自家物事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齋

工夫到時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廣云到此侍教誨三月雖昏愚亦自覺與前日不同方始有箇進修底田地歸去當閉戶自做工夫曰也不問在這裏不在這裏也不說要如何頓段做工夫只自腳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才覺放心便在此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

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來大段精切

又謂廣見得義理雖稍快但言動間覺得輕率處多子曰仁者其言也訥仁者之言自不恁地容易謝氏曰視聽言動不可易易則多非禮須時時自省覺自收斂稍緩縱則失之矣翌日廣請曰自到師席下一日見先生泛說義理不是面前物皆吾心固有者又一日見先生說如今學者大要在喚醒上自此方知得做工夫底道理今靜坐時讀書玩味時此心常在一與事接心便緩散了所以輕率之病見於言動得先生警誨自此更當於此處加省察收攝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齋

之功然侍教只數日更望痛加教飭朱子良久舉伊川說曰人心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又一說曰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公且說看是如何廣云云朱子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指理言無主則實此實字是只好指私欲言以理爲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土便見或問人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朱子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從腳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無此等思慮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如人喜做不要



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過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別尋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隔夕有爲去意見之說者此是不奈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致中和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充廣仁義之心是也今卻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矣

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欲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才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心中十字上立方是致中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廣云數日敬聽先生教誨做工夫處左右前後內外本末無不周密所謂盛水不漏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以上輔廣錄

按朱子立教盡是切要工夫其中錯綜互見者皆井然有條學者須潛心理會將聖賢言語玩味漸覺此重彼輕就意見上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視聽言動不可輕易稍縱則失之能如是庶幾正心發露可以默識主宰而存之著緊體驗造到卓然精明然後於未發之前虛明之本體分曉事至物來只以此處之漸充漸滿則實理之有諸己者流行不滯與禪家空理流行者霄壤不同到此時原來全體通明者乃得光明燦爛四方八面無不照徹復全其虛明之本體矣朱子於根本處如此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矣

喫緊如此提醒何等親切要妙以此自學以此教人皆以其所得力者曲曲道出後之尊朱子者不從此處指出眼目以契朱子之心傳以立後學之準則漫於句讀文義斤斤墨守前後相承儼然立一宗派竟若朱子之學只在句讀文義之間是敢宗陸王者之辨而予之以口實也尊朱子而不知朱子學術實由於此惜哉直卿云舊嘗問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處此是收拾知覺底心收拾義理底心朱子曰知覺在義理便只是有深淺此段林學蒙錄初投朱子書以此心不妄動爲主敬之說朱子曰主敬一



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內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吾學非比釋氏須是窮理

問窮理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朱子曰是如此問私意物欲方蔽錮切恐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真曰這箇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察又曰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又曰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雖不免逐物及收歸來也有箇安頓處譬如人居家熟了便是出外到家便安如茫茫在外不曾下工夫便要收斂向裏面也無箇著落處

士毅稟歸請教朱子曰只前數日說底便是只要去做工

朱子聖學考略卷九

亥

夫又曰學者最怕不知蹊徑難與他說今日有一朋友將書來說從外面去不知何益不免說與他教看孟子存心一段人須是識得自家物事且如存心若不識得他如何存得如今既知蹊徑且與他做去只如主敬窮理不可偏廢這兩件事如踏一物一般踏著這頭那頭便動如行步左足起右足自來

以上黃士毅錄按士毅錄不紀年以所錄多與輔廣同

故附於甲寅後

朱子曰讀書閑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箇卻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

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脈絡自有貫通處又曰四端皆自人心發出惻隱本是說愛愛則是說仁如見孺子將入井而救之此心只是愛這孺子惻隱原在這心裏面被外面事觸起羞惡辭遜是非亦然格物便是從此四者推將去要見裏面是甚底物事

問推四端無出乎守朱子曰學者須見得守底是甚底物事人只是一箇心識得箇心卓然在這裏無走作雖不守亦自在學者且恁守將去

問戒慎恐懼能存天理了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朱子曰

朱子聖學考略卷九

亥

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卻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又問致中是未動之前然謂之戒懼卻是動了曰公莫看得戒謹恐懼太重了此只是畧省一省不是恁驚惶震懼畧是箇敬底模樣如此然道著敬字已是重了只畧畧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亦不是著力把持只是操一操便在這裏如人之氣才呼便出吸便入

問鳶飛魚躍集注一段朱子曰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甚麼物使得他如此便是隱在人則語默動靜無非此理



只從這裏收一收心這箇便在

以上林賜錄

又曰學者喫緊是要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或問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其用與天地流通云云朱子曰又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此段不知何氏錄年歲無考姑附記於此後兩行即文集答陳安卿

因說某人開廣可喜甚難得只是讀書全未有是處學者朱子聖學考略卷九

平

須是有業次竊疑諸公亦未免如此德明與張顯父在坐竦然聽教朱子言前輩諸賢多只是畧綽見得箇道理便休少有苦心理會者須是專心致意一切從原頭理會過且如讀堯舜典歷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玉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理會令透又如禮書冠婚喪祭王朝邦國許多制度逐一講究因言趙丞相論廟制不取荆公之說編奏議時已編作細註不知荆公所論深得三代之制又不曾講究毀廟之禮當是時除拆已甚不應儀禮可笑子直一生工夫只是編奏議今諸人之學又只是做奏議以下工夫一種稍勝者又只做得西漢以下工

夫無人就堯舜三代源頭處理會來

此段廖德明錄毀傷宣廟在甲寅

按林錄皆切要語朱子教法全在心上用功收斂自是要著戒懼謹獨語默動靜只從這裏收一收何其密也格物只從四者推將去何其有源也須從有源推廣若不推廣窮究尚書禮書一一體會則四者分量不盡雖收心亦無用且於源頭處多虧欠矣讀書窮理豈可一日曠哉

又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又曰貞而不固則非貞貞如板築之有榦又曰貞固以貞

朱子聖學考略卷九

主

為骨子則堅定不可移易

又曰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是此心之仁仁即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

又曰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



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

又曰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尊德性道問學致中和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濁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濁水依舊自明自家若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著力主敬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是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五

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朱子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才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才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釐間不可不子細理會才說太快便失卻此項工夫也

又曰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所當知事是此心所當

爲不要埋沒了他可惜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爲之又云人心皆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但人陷溺其心於是此理不明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得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

又曰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如顏子穎悟聞一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魯逐件逐事一一根究著落到底故孔子告以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發出忠恕二字大煞分明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也學者戒慎恐懼而謹獨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五

所以存省乎此也格物者窮究乎此也致知者真知乎此也能如此著實用功即如此著實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森然其中一一皆實不虛頭說矣

又曰不怨天不尤人聖人都不與己相干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下學是立腳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後來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

朱子問錄曰伊川說善觀者卻於已發之時觀之尋常看得此語如何錄曰此語有病若只於已發處觀之恐無未發時存養工夫曰楊呂諸公說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伊川又說於已發處觀如此則是全無未發時放下底



今且四平著地放下要得平帖湛然無一毫思慮及至事物來時隨宜應接當喜怒則喜怒當哀樂則哀樂喜怒哀樂過了此心湛然者還與未發時一般方是兩下工夫若只於已發處觀則是已發了又去已發展轉多了一層卻是反鑑看來此語只說得聖人之止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是就事物上說理卻不曾說得未發時心後來伊川亦自以爲未當銖曰此須是動靜兩下用工而主靜爲本靜而存養方始動而精明曰只爲諸公不曾說得靜中未發工夫如胡氏兄弟說得已發事大猛了銖曰先生中和舊說已發其義朱子因言當時所見次第云云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書

問或問所謂吾身之天地萬物如何朱子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卽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卽吾身之萬物也  
問先生舊說程先生論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只是程先生借孟子此兩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初無凝滯倚著之意今說卻是將必有事焉作用功處說如何朱子曰必是如此方能見得這道理流行無礙也  
又曰某人說書是捏合來說乃是心上病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

面流出便好銖曰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正謂此曰然張仁叟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一日間試看此心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如此檢點則自見矣又曰讀書須將心帖在書冊上逐字看得各有著落方好商量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都在不馳走散亂方看得文字精密如此方是有本領

以上董銖錄

叔重問所謂求放心者不是但低眉合眼死守此心而已要須常使此心在義理上朱子曰也須有專靜之功始得時舉因云自來見得此理真無內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書

理便覺此心慊然前日侍坐深有得於先生醒之一字曰若長醒在這裏更須看惻隱羞惡是非恭敬之心所發處始得當一念慮之發不知是屬惻隱耶羞惡是非恭敬耶須是見得分明方有受用處

此段潘時舉錄

按以上所錄則知朱子之學高出諸儒之上諸儒議朱子者皆不知朱子者也有以分理氣議朱子者不知朱子分理氣者欲人於理中識氣不可認氣是理豈以理氣爲二物乎蓋天地間只是一箇理理之有象者是氣有象中之無象者是理原不可分爲二物卽以人乘馬



之言論之曹月川先生深以為非是不知朱子者大凡譬喻可以意會不可執著天下有無人之馬不可謂有無理之氣天下有無馬之人不可謂有無氣之理則朱子人馬之喻可無疑矣有靜坐久覺心通天地萬物為格物而不宗朱子格物之說者不知朱子尊卑上下大分四句乃通天地萬物實事盡得實事正是從大頭腦流露出來若諸儒不從實事做工夫雖見得心通天地萬物終是虛見乃知朱子位育之功步步踏實地也有以正端不指所發言與朱註背者不知朱子長醒之說即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之旨更看所發即感而遂通天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美

下之故之旨縱云性體是常感常寂常寂常感的但寂感一致不待看而無不當無不通者聖人也必須看而後當且通者賢人之學也即聖人寂感一致而感處畢竟是寂中一點發動可見處何得謂不指所發大畔孟子朱子耶大抵朱子此時已是寂感一致而教人則有塗轍可循不似諸儒向茫茫蕩蕩處去做也如知仁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看得太極分明必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養得此心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日用動靜都在不馳走散亂云者正寂感一致實氣象實受用處朱子所謂理會得時者此之謂也

至於教人則緊緊著力主敬長醒在這裏更須看所發始得數語循此而行可以自下升高自近及遠不患不至聖賢地位自知朱子之教確不可易彼捷徑頓悟者直是影響又何怪其紛紛置喙哉

朱子曰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致大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 林學蒙錄

又曰在經筵時論嫡孫承重之服當時不曾帶得文字行旋借得儀禮看又不能得分曉不免以禮律為證後來歸家檢注疏看分明說嗣君有廢疾不在國事者嫡孫承重

朱子聖學考略 卷九

美

當時若寫此文字出去誰人敢爭此亦講學不熟之咎 萬人傑錄

問先生須更被大任用在朱子曰某何人安得有此然亦做不得出來便敗且如在長沙城周圍甚廣而兵甚少當時事未定江上洶洶萬一兵潰必趨長沙守臣不可去只是浪戰而死此等事須是有素定家計魏公初在五路治兵積粟為五年計然後大舉因虜人攻犯淮甸不得已為牽制之師事既多違魏公久廢晚年出來便做不得欲為家計年老等不得了只是逐急去所以無成某今日亦等不得了規模素不立才出便敗 廖德明錄



乙卯年朱子作科舉私議一通付過看大概欲於三年前  
曉示下次科場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知大義每道只  
六百字其餘兩場亦各不同後次又預前以某年科場別  
又曰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  
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  
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  
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某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  
不知其惡如此只因所犯追來久之乃出頭適有大赦遂  
且與編管後來聞得此人凶惡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  
朱子聖學考略卷九 表

此段董錄錄

看一部稽古錄預爲家計貢舉私議各作一簿日日檢  
點此通經史歷世務之要法學者實實能行才識便長

許多毋輕忽過

朱子聖學考略卷九終  
七世姪孫朱孫芬重校刊  
朱子聖學考略卷九 表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長白高斌東軒訂定 儀封張師載西

丁巳朱子六十八歲



正旦朱子書於藏書閣下東楹云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萬人傑錄

朱子書此有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平之意非深透朱子之學不能信也

答林正卿云季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在己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概欲其無所不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一

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騫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略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卻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所論易大概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煞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

若會得卦爻本意卻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

答曾景建云前此辱書蔡季通行曾附數字奉報矣所論主一之功甚善但讀書須更量力少看而熟復之只依文

義尋箇明白處去自然有味不在極力苦思轉求轉遠也先德所抄龜山語以他書考之不妄然卻不及向來所記雜說數條必是又有李蕭遠所定也

答林德久云熹屏居如昨朋舊多勸謝客省事者亦嘗試之似難勉強又揀別取舍卻恐反生怨怒不若坦懷待之若合須過嶺此亦何可避也

答潘子善書云所論為學之意善矣然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二

覺便是工夫也純仁可念此間方為季通遠謫作惡忽又聞此其禍乃更甚於季通使人不能忘懷

按通鑑丙辰十二月竄蔡元定於道州則此四書自在丁巳朱子處患難只如平常其德性堅定萬理明徹有

與時消息意思非第不以患難動心也當此之時仍以讀書窮理立教尤以向裏為主量力講求不可馳騫彼以朱子晚年專指本體與格物徇外者曷觀於此而自



悟其非耶

有一朋友微諷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卻無微服過宋之意朱子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誇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卻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三 意思不佳

以上萬人傑錄

朱子曰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卻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卻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卻去看

或問正心修身朱子曰今人多是不能去致知處著力此心多爲物欲所陷了惟聖人能提出此心使之光明外來

底物欲皆不足以動我內中發出底又不陷了

問意誠朱子曰表裏如一便是但所以要得表裏如一卻難今人當獨處時此心非是不誠只是不奈何他今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騁但把捉他不住

又曰默而識之者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著時在不說時不在非禮勿視要和根株取不是只禁你不看聽言動皆然

又曰心爲主心把得定人欲自然沒安頓處

以上曾祖道錄

朱子謂器之看書病於草率器之云如今將先生數書循環看去日都讀得了方可循環再看如今讀一件書須是真箇理會得這一件了方可讀第二件讀這一段須是理會得這一段了方可讀第二段少閒漸漸節次看去自解

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四

通透只五年間可以讀得經子諸書迤邐去看史傳無不貫通韓退之所謂沉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須有沉潛反覆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只見得兩三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日月依舊似不曾讀只如韓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夫會漸漸掃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胸說道許多言語



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邊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誦吟諷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注解少間卻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都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卻去看注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而諷誦四五十過則胸中判然矣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會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卻多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

此段錢木之錄

朱子教人讀書先要掃去許多鄙俗見識非讀書以義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五

理澆灌胸腹不可若不循此法讀書雖多亦奚以為季通被罪臺評及朱子朱子飯罷樓下起西序行數回即中位打坐賀孫退歸精舍告諸友漢卿筮之得小過公弋取彼在穴曰先生無恙蔡所遭必傷即同輔萬季弟至樓下朱子坐睡甚酣因諸生偶語而覺即揖諸生諸生問所聞蔡丈事如何曰州縣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罪因與正淳說早上所問孟子未通處甚詳繼聞蔡已遵路防衛頗嚴諸友急往中途見別朱子舟往不及聞蔡留邑中皆詹元善調護之朱子初亦欲與經營包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朱子嘉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

是夜諸生坐樓下圍爐講問而退

此段葉賀孫錄年譜丁巳朱子別蔡元定於寒泉精舍按是時朱子聖學已進於大成亦只從志氣堅定造到性天純一地位學者不可驟慕純一輕視堅定舍堅定亦無純一矣玩朱子所云提出此心使之光明不動不陷及只見道理不見刀鋸鼎鑊便將自家斬剝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此是志氣堅定後雖歷奇禍極難而志氣絕不動搖人見其不動搖咸謂此造道極處而不知其堅定久矣自早年來已如此堅定至於造道之深亦只如此堅定止有生熟之分初無二說也其所謂熟者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六

於何見之早年於處境時尚少自然從容氣象此非可以勉為者積之之久生死禍福了然於心故其日用之間只是成性存存常在這裏凡其外來者順逆險易惟循理而行不惟無一毫勉強並無一毫把捉視逆如順視險如易玩季通被罪一段知朱子所得者深所養者熟豈淺學者能窺其底蘊哉然是時之所得所養亦有可形容者朱子讀書講學居敬主靜之功非一日矣日以聖賢切要之言培養其根本日以經書精微之義開拓其心胸凡居家官事上安民之道都從講學中透出凡生人生物因天因地之原都從講學中透入所以



本體呈露妙用顯行覺得千人萬人只是這箇四德都在自家性分之內覺得生死消息君臣父子動靜食色都是天地之志與事而吾之知之行之者即是繼述天地之志與事如此廣大如此精實所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只是一箇道理天地在此人物在此心目間只是義理而安固不搖只是義理而洋溢不息即心是性即人是天此朱子是時之學之大成也孰謂朱子泛言格物而本體不虛哉孰謂朱子從格物入而不於主靜加意哉

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朱子曰也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七

得聖人是箇公平底意思如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處皆謂聖人有使之相防察之意這便不是天官是正人主之身兼統百官地官主教民之事大綱已具矣春夏秋冬之官各有所掌如太史等官屬之宗伯蓋以祝史之事用之祭祀之故職方氏等屬之司馬蓋司馬掌封疆之政最是大行人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觀禮諸侯行禮既畢出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拜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

聖人私意大綱要得如此看其間節目有不可曉處如官職之多與子由所疑三處之類只得且缺之所謂其詳不可得而問也或謂周公作此書有未及盡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如今時法令其間頗有不曾行者本之因說舊時妄意看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耳曰是恁底須要識公平意思因說如今學問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採摭故事零碎湊合說出來也無甚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到說制度處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八

與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嘗聞其略也要之後世若有聖賢出來如儀禮等書也不應便行得如封建諸侯柳子厚之說自是當時卻是他各自推戴為主聖人從而定之耳如今若要將一州一縣封某人為諸侯人亦未必安之兼數世之後其弊非一如鄉飲酒之禮若要教天下之人皆如此行也未必能只是後世太無制度若有聖賢為之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以通行這便是禮為之去其哇淫鄙俚之辭使之不失中和歡悅之意這便是樂客說社倉訟事朱子曰如今官司鶻突都無理會不如莫辨因說如今委送事不知屬官能否胡亂送去更無分曉



了絕時節某在潭州時州中僚屬朝夕相見卻自知得分曉只縣官無由得知後來區處每月版帳錢令縣官逐人輪番押來當日留住試以公事又怕他鶻突寫來卻與立了格式云今蒙使府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於某年月日於某處理某事某官如何斷一又於某時某再理某官如何斷一某今看詳此事理如此於條合如何結絕如此人之能否皆不得而隱

又曰諸葛孔明大綱資質好但病於麤疎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如授後主以六韜等書與用法嚴處可見若以比王仲淹則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九

不似其細密他卻事事理會過來當時若出來施設一番亦甚可觀

以上錢木之錄

朱子論古禮難盡行於後世是通變至論有後聖出亦不能易屬官輪番試事是知人要法居官者當遵而行之

戊午朱子六十九歲

答林德久云仕宦只合從選部注擬今人干堂慣了不覺其非故有志之士亦不免俯首其間為人所前卻此可為後來之戒也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

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物事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耶疑義已略用己意說釋其後恐有未安更望反復大抵似用意未精咬嚼未破也漢卿甚不易得想亦難得相聚也齋中自去秋後空無一人亦幸省事今復頗有來者然亦不多目前未見卓然可望也唯江西吳必大伯豐者相從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為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耳

答孫敬甫書云所論才說存養即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十

不動著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為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去年嘗與子約論之渠信未及方此辨論而忽已為古人深可歎恨今錄其語謾往一觀深體味之使自可見也誠意一節此段章句或問近皆略有修改見此刊正舊版俟可印即寄去

朱子存養之功原不專在無聞無見時隨時隨處提撕敬畏直是合動靜用功之法理明然後私意脫落故不差入釋氏象山惟以求放心為主靜時流於坐禪入定動時任心任氣質行去儒釋之判分明可見陽明惟宗



象山故於動靜交養存心致知齊頭用功之說全然差卻何得以晚同愚世耶大學章句或問至戊午猶修改不及改正之說謬無疑矣

按朱子曰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箇箇學得不遜只纔他門前過便學得悖慢無禮無少長之節可畏可畏蓋象山氣質不軌於理以就和平故致得學者如此由於持敬工夫差了當其靜時早有偏在故發於氣質者終偏又不讀書窮理以變化氣質是以識見亦偏也朱子答孫仁甫曰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十一

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尙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學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奈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朱子如此立教安有悖

慢無禮之失觀此則朱陸之得失了然矣

答林正卿云季通云亡凡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要必有死遲速遠近亦何足較聞其臨行卻甚了了區處付屬皆有條理亦足強人意也所示中庸疑義略此條析奉報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脈今人多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答潘子善云所喻主一工夫甚善千萬更加勉力爲佳書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十二

說今宜報去去歲卷子八月間已寄往黃巖矣不知何故未到然大抵看得似皆疎淺更且玩索其間曲折意味方有得力處也學禮之意甚善然此事頭緒頗多恐精力短包羅不得今可且讀詩俟他日所編書成讀之未晚書雖讀了亦更宜溫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溫習令其爛熟爲佳春秋一經從前不敢容易令學者看今恐亦可漸讀正經及三傳且當看史功夫未要便穿鑿說褒貶道理久之卻別商量亦是一事也公食禮至今未寄來已報恭叔致道趣之矣子約之亡深可痛傷此間蔡季通死貶所尤可惜目前便覺無人說得話也



玩二書朱子教人讀書窮理極精密孰云晚年專指本體平讀書有得亦是書中至理若執一邊便廢他說故不可不熟讀其中曲折不見便有執一之弊故朱子特發明之

作書傳

按年譜云大全集止載二典馬謖金滕召誥洛誥武成諸說數篇及親稿百餘段具在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沈俾足成之

朱子所註數篇迄今反復潛玩述上天立君子民之意帝王奉天勤民之道師臣陳善責難之忱與夫存心出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圭

治之本用入行政之方以及天文地理文義字訓之詳無不備具至於口授大義九峰先生聞之熟矣故十年而書傳遂成

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朱子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堦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箇卻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著問習得

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  
問程子教人每於已分上提撕然後有以見流行之妙正如先生昨日答語中謂理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別各是何面目一段一般朱子曰是如此問人之手動足履須

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挫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遂欲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箇病痛須一一識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腳解說道這箇是孝如事兄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腳解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卻須自省覺說道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西

以上胡泳錄

按胡錄二段是身心合一工夫若能不動心見道理非深入有得者不能洪範五事論語四勿皆從身心著實用工以理為主心在身在理心身只是一箇孔孟正脈在此

己未朱子七十歲

答廖子晦云前此草草奉答只是說得皮膚因此卻得左右明辨力抽敷述詳明然後乃能識得前後所說之本意而區區愚見亦因得以自竭非小補也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



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麤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然矣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元妙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五

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見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由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

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提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知顏曾定見全體卽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脈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爲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渣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六

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來喻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爲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功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爲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曾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喻之詳終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須仔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既不



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講論至今以為恨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繫也大顛問答初疑只是其徒偽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彷彿計其為人山野質樸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夫著實故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謂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功夫有欠闕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貶異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此等處極不可草草看過更宜深體之也其餘已具見於考異外集卷中者今不復論然若不得此碑亦無由見得許多曲折也坡公海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七

外意況深可歎息近見其晚年所作小詞有新恩雖可冀舊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二詩亦未甚曉不敢又便率然奉答然恐亦只是舊來意思但請只就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安卿初見朱子於漳州後十年又來見有顏子曾點之訓此言安卿之病亦即指此則此書在己未無疑矣夫儒佛之辨止在毫釐雖經前賢發明若非朱子剖而晰之又有陸氏一教後學將何所稟程耶蓋人心之靈原

有許多道理自立居敬時許多道理根本皆在這裏所謂明德所謂天命之性即此本心便是但一隙之覺無由光明洞達初生之苗無由植立盛大知之不明行之不盡無以復得本來具足之性只是用知行工夫知得多行得多窮理愈徹性體愈明集義愈久性體愈固自有打成一片復得本性時候緣此心此理原是一物非是零碎而不融會不做零碎工夫無由得到融會地位故朱子教人居敬知行齊頭用工無有滲漏也且細玩若論功夫數行正是教人理會根原不使外馳許多台做道理皆從此分明所謂由大本推達道者實在於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末

此豈不立本而徒向枝葉零碎做工夫者哉特持守身心而不向事物窮究竊恐持守者亦虛而無實不免對塔說相輪之弊耳況末段論韓公正辨其不持守身心而豈以持守為可緩乎要之不可重體輕用重心輕事使心體恍惚流於真人谷神一派也若象山之說合下便要先捉得一箇物事洞見全體下面工夫都疎略了陳廖朱子之高弟也微有好高之意故語類及此篇痛切指示從博文約禮實事上做去至切至近有把柄有大用然後顏曾周程之學了然明白朱陸之判無毫髮同處學者反復詳味自知朱子辨陸之功不在禹下而



其惓惓教學之心至今昭明如日月也

問或謂虛靈不昧是精靈底物事具眾理是精靈中有許多條理應萬事是那條理發見出來底朱子曰不消如此解說但要識得這明德是甚物事便切身做工夫去其氣稟物欲之蔽能存得自家箇虛靈不昧之心足以具眾理可以應萬事便是明得自家明德了若只是解說虛靈不昧是如何具眾理是如何應萬事又是如何卻濟得甚事問明之之功莫須讀書為要否曰固是要讀書然書上有底便可就書上理會若書上無底便著就事上理會若古時無底便著就而今理會所謂明德者只是一箇光明底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九

物事如人與我一把火將此火照物則無不燭自家若滅息著便是暗了明德能吹得著時又是明其明德所謂明之者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修身是要行得分明又要功夫無間斷使無時不明方得

問或問說敬處朱子曰四句不須分晰只做一句看次日又曰夜來說敬不須只管解說但整齊嚴肅便是敬散亂不收斂便是不敬四句只行著皆是敬

問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六句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朱子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夫心之體具乎是理而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

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又云理徧在天地萬物之間而心則管之心既管之則其實不外乎此心矣然則理之體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次早朱子云此是以身為主以物為客故如此說要之理在物與在吾身只一般

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聞道故雖死可也若以聽人之說為聞道如此便死亦可謂枉死了

問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別朱子曰未發時無形影可見但於已發時照見謂如見孺子入井有惻隱之心便照見得有仁在裏面見穿窬之類有羞惡之心便照見得有義

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十

在裏面蓋仁未有惻隱之心只是箇愛底心蓋義未有羞惡之心只是箇斷制底心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但隨所感觸便自是發出來故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穿窬之類便有羞惡之心見尊長便有恭敬之心見得是非便有是之非之心從那縫罅裏迸將出來恰似寶塔裏面四面毫光放出來又云孟子此一章說得來連那本末內外體用精麤都包在裏面無些欠闕處

或問孟子道性善章看來孟子言赤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只就情上見說得暫時發見處如言孩提之童無不親其親只是就情上說得他人事初無預於己若要



得自己日用工夫惟程子所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不善此語最為親切學者知此當於未發時加持敬工夫已發加省察工夫方為切已朱子曰不消分這箇是親切那箇是不親切如此則成兩截了蓋是四者未發時那恍惚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蓋靜中有動者存動中有靜者存人但要動中見得靜靜中見得動若說動時見得是一般物事靜時又見得別是一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三

般物事靜時見得是這般物事動時又見得不是這般物事沒這說話蓋動時見得這物事即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

問夜氣一章朱子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兩箇互相牽動所謂枯之反覆下文操則存舍則亡卻是用功夫緊切處是箇生死路頭

國秀問向曾問身心性情之德蒙批誨云云宋傑竊於自己省驗見得此心未發時其仁義禮智之體渾然未有區

別於此敬而無失則發而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自有條理而不亂如此體認不知是否朱子曰未須說那敬而無失與未有區別及自有條理而不亂在且要識認得這身心性情之德是甚底模樣說未有區別亦如何得雖是未發時無所分別然亦不可不有所分別蓋仁自有一箇仁底模樣物事在內義自有一箇義底模樣物事在內禮智皆然今要就發處認得在裏面物事是甚模樣故發而為惻隱必要認得惻隱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發而為羞惡必要認得羞惡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禮智亦如之譬如木有四枝雖只一箇大根然必有四根一枝必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三

有一根也又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日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箇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底虛靜則八窗玲瓏自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



以上呂齋錄

或謂虛靈以下八句本體工夫俱有所謂模樣物事者  
即明德本體本體無從識須從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發  
見處便見本體物事模樣純是一團生幾盎然此是朱  
子教人第一著工夫須與程子能敬則知此參看蓋不  
敬則不能知敬而不體驗模樣亦不能知也若識得這  
物事模樣將兢兢保守動靜雖殊皆是這物事作主稍  
有擾亂這物事便不肯做讀書是明這物事居敬是守  
這物事聞道是聞這物事惟這物事常在這裏端凝不  
動故其已發也四端感動而端凝不動之本體生幾依  
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垂

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垂

舊在這裏其未發也一元蘊蓄而端凝不動之本體生  
幾依舊在這裏在物在身只是這物事本末內外體用  
精麗玲瓏融通都是這物事若不識這物事求於動中  
見靜靜中見動既有起伏轉換之勞到底不識主腦所  
見究屬影響也朱子教人實於明德本體上用功原非  
以博洽廣闊見何宗朱子者偏諱之使本領處缺略耶  
玩此數段朱子實從大學孟子得力從來看大學明德  
孟子四端無有如此透關親切者看透仁義禮智根原  
來歷模樣體驗擴充久之無論已發未發這箇物事常  
在這裏學力所到皆是這箇物事貫通運用會得四端

本末內外體用精麗都包在裏面方透得明德實際真  
會孟後一人也高忠憲以陸王是孟子一派豈其然哉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朱子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  
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  
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  
言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  
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  
醒在這裏不恁地困

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垂

又曰讀書不可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以  
指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  
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  
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  
問知有聞見之知否朱子曰知只是一樣知但有真不真  
爭這些子不是後來又別有一項知所知亦只是這箇事  
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之類人都知得此只後來便是真  
知  
又曰浩然之氣只是這血氣之氣不可分作兩氣人之言  
語動作所以充滿於一身之中者即是此氣只集義積累  
到充盈處仰不愧俯不忤這氣便能浩然問何謂合而有  
助之意曰此語已精天下莫強於理義當然是義總名是



道以道義為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果決以進如這一事合當恁地做是義自家勇敢果決去做便是有這浩然之氣去助他如君有過臣諫之是義也有冒死而不顧者便是浩然之氣助他此義如合說此話卻恐縮不對便是餒

又曰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論聖人動靜則全別動亦定靜亦定眾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曾主靜看不會知得又曰呂氏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說得亦好

問呂與叔云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南軒辨昭昭為已發恐太過否朱子曰這辨得亦沒意思敬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聖

夫太聰明看道理不子細伊川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呂氏只是辨此一句伊川後來又救前說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語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此語甚圓無病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方其靜時動之理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聞

見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淳舉伊川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無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只自若元亨利貞元是萌芽初出時亨是長枝葉時利是成遂時貞是結實歸宿時下稍若無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有這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元了又貞貞了又元萬古只如此循環無窮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已盡了十月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曰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德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美

處亦是復又如人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亨達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  
問鬼神造化之迹何謂迹朱子曰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淳因舉謝氏歸根之說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會動  
問思修身不可不事親三句朱子曰此處卻是倒看根本在修身修身得力處卻是知天知天是知至格物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



事也定

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以正義者何以見朱子曰只理之定體便是又曰只是那一箇定理在此中截然不相侵犯雖然就其中又各有動靜如惻隱是動仁便是靜羞惡是動義便是靜

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朱子曰是曰此是惡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毛

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須是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為說得圓

問聖人定處未詳朱子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為物動曰舜號泣於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纔是定若不當應而應是亂了當應不應又是死了

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亦是知覺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卻是動何也朱子曰未發之前須常恁地醒不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卷一〇

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麼大本曰常

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覺便是動否曰固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是瞑然不省怎生說做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為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曰恐此處知覺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卻未發否朱子首肯曰是下面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一陽生豈不是動曰一陽雖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否曰是問形體以下十三段其中云讀書不可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身上推究此朱子教人讀書要法蓋聖人言語都是就自家身上發明以示後人今只誦讀於身心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美

何益故朱子切實指示學者所當反身默驗也其曰常醒在這裏這箇何曾動這裏都是定只是一箇定理在再三言之至諄至切尤要緊者須玩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二句學者不得定者緣這名利心不淨名利來感便與之接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淨四項事來感便與之接原其不淨感接之由緣性體不復天理不的確不光明不堅強理不定故也須是性體純乎天理極的確極光明極堅強千定萬定在這裏任他名利忿懣四項等事來我這裏只以理處之毫不為其所污染搖動只如平常的確光明堅定此方是理定方是常醒其

五五五



工夫原於知天知天即在體驗未發氣象是自家本來性體動靜皆以性體為主故能理定若惡物來而感且接如虎傷火熱便不是平日未發氣象此性體便死便焦不得復生復潤安能得定可不懼哉朱子喚醒迷人何等肫切不當率意讀之只自驗定時如何不定時如何冷煖便自知覺難以筆舌道也

謂淳曰不須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亦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是從容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堯

中道不要戒謹恐懼他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卻說道問學這五句是為學用功精蘊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卻只偏在尊德性上去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卻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去若應變不合義理只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又不接四方賢士又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

之變這一邊易得暗昧了一日間事變無窮一身有許多事一家有許多事一國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理精蘊巨細無不周備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蠢底放在一邊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辨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這大綱來罩卻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堯

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放那邊也無頓處這天理說得蕩漾似一塊水銀滾來滾去捉拿不住又如水不流源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鑿去終是鑿不得下學上達自有次第於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又有許多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淳曰下學中如致知時亦有理會那上達底意思否曰非也致知今且就這事上理會箇合做底是如何少間又就這事上思量合做底因甚是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合恁地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原頭處逐事都



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原頭處淳曰件件都知得箇原頭處湊合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曰不怕不成一箇物事只管逐件恁地去干件成千箇物事萬件成萬箇物事將久自然撞著成一箇物事方如水到船浮又曰聖人教人只是一法教萬民及公卿大夫士之子皆如此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初只是有兩句後來又就父子有親裏面推說許多君臣有義裏面推說許多而今見得有親有義合恁地又見得因甚有親因甚有義道理所以合恁地節節推上去便自見原頭處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筆

問前夜承教誨不可先討見天理私心更有少疑蓋一事各有一箇當然之理真見得此理則做此事便確定不然則此心未梢又會變了不審如何朱子曰這自是一事之理前夜所說只是不合要先見一箇渾淪大底物攤在這裏方就這裏放出去做那萬事不是於事都不顧理一向冥行而已事親中自有箇事親底道理事長中自有箇事長底道理這事自有這箇道理那事自有那箇道理各理會得透則萬事各成萬箇道理四面湊合來便只是一箇渾淪道理而今只先去理會那一不去理會那貫將尾作頭將頭作尾沒理會了

所謂四面湊合來者須細體認若湊合有迹焉能合一

緣工夫是零碎本來都是一理如水流木榮穀實草茂生各不同都是地中所生實實用功方知朱子之言有味若象山之學恐是斥鹵之地也

諸友入侍坐定朱子曰淳申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心大業者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工夫曰近日陸子靜門人寄得數篇詩來只將顏淵曾點數件事重疊說其他詩書禮樂都不說如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麤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其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筆

他五篇都刪了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涵泳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問要尋箇樂處某說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澁處便是好消息人須是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卻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要把做差異看了麤底做麤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消得揀擇論語孟子恁地揀擇了史書及世間麤底書如何地看得

諸友揖退朱子留淳獨語曰何故無所問難淳曰數日承先生教誨已領大意但當歸去作工夫曰此別定不再相



見淳問曰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提誨曰今日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關著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腳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十一

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動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悉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概道理方周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那裏把許多都做閑事

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二字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卻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公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樣子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十一

然後觀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撒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兄弟夫婦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中事已繁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繁多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己分上不會見得泛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卻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失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



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  
要格物致知便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  
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  
無障礙

以上陳淳錄

玩朱子謂淳五段知朱子之學絕非陸王比也陸王雖  
非遺物然其教以靜爲主至於格物工夫多疎略即其  
格物亦然用工如陸之治荆門王之用兵皆素所講求  
者然其立教不教人細心讀書所以多疎略也若朱子  
之學先立定此心收拾得緊不至走失全要格物物理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羹

明則應事當方是有體有用之學如云天理大所包得  
亦大非實有得烏能爲是言也朱子實從周易太極西  
銘體會過來見得乾元坤元包羅天之陰陽地之柔剛  
人之仁義綱常名教都該括在這裏人夾雜私欲不能  
明此明德所以日就狹小故朱子教人先明仁義禮智  
渾然之性立定腳根以爲本領及推之物理如洪範九  
疇易六十四卦禮三千三百天文地理制產學校之類  
歷歷推究雖不能透極精微其大綱大目處早已胸有  
成局及臨事應變雖不能曲盡纖悉而要領布置處早  
已合乎人心宜乎世變天地間許多道理皆是性體中

所有所謂四面湊合來便只是一箇渾淪道理正以格  
物便能湊合不格物便不能湊合不是將外面道理強  
合來也陸王之學只以心光明爲格物心地光明者自  
能合理但考究不詳必有不合理處故兩家弟子或任  
質或狹私流毒不小皆不格物之弊今兩家集具在有  
言格物如此之明晰者乎但知收心而不知格物自正  
嘉後士習皆然而近世尊朱子者又流於章句時文之  
習使朱子格物實義又致遏抑聖學復明其何日哉  
讀朱子封事奏對諸篇及教安卿數段竊歎格致誠正  
修齊治平達德達道九經之傳非朱子莫與承接也孔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羹

顏曾思孟天德王道之全體大用盡在大學中庸而經  
史致用之學於此統聚於此發舒若非立定此心力加  
講求識得大綱分得涇渭則事至物來必有舛錯何以  
當天下事乎故朱子教及門諸賢於全體大用實實立  
心講求迄今觀勉齋敬子經營措置皆有濟民卻敵實  
事此體用兼該之正教也前朝如東廓輩體處著力而  
用不足荆川輩用處著力而體又不足則體用皆失之  
矣誠反復於朱子教安卿者不恍然知所用力乎  
安卿先生庚戌見朱子於漳州朱子教以窮究根原來  
處安卿遂從此深入有得是以有仁說心說及問論語



諸章皆精實切當朱子深然之及己未再見朱子教以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理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安卿又從此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見於北溪集答陳伯潔梁伯翔諸書學者誠取安卿諸篇讀之始知朱子所以教安卿所以學大有正路可由正門可入由安卿之學以進於朱子亦即由顏子之博約曾子之忠恕以進於聖道也人病不知耳知之學之得之實有自飽自知其味之妙豈可忽哉

朱子曰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樣樣卻就這上見得他許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事都有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道理周遮通曉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了此所謂潔靜精微易之教也

此段林學履錄  
又曰未畫之前在易只是渾然一理在人只是湛然一心都未有一物在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忽然在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發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來所以靈所以說潔靜精微之謂易

此段沈側錄與學履錄同時

右林沈二段朱子統六十四卦於畫前之易統喜怒哀樂於未發之中此聖賢滴滴歸源處必如此用功方見易理即人心之正人心之正即易理以易理洗心則卜筮之說正大有意味在也

或言大學補試動一二萬人之冗朱子曰要得不冗將大學解額減損分布於諸州軍解額少處如此則人皆只就本州軍試又何苦就補試也 呂熹錄

又曰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焰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自爭八九分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況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為己之心為公家辦事自然修舉蓋小人多是有才底 李儒用錄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故能易亂為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都不會理會卻纖悉於細微之間所以弊也 李儒用錄

又曰籍溪嘗云建炎間勤王之師所過州縣如入無人之



境恣行擄掠公私苦之有陳無玷者以才略稱嘗作某縣  
宿戒邑人各備器械候聞鐘聲則人執以出隨其所居相  
比排列未幾勤王之師入縣將肆縱橫之狀即命擊鐘邑  
人聞之如其宿戒以出師徒見其戈矛森列不虞其有備  
若此也相顧失色遂整師以過秋毫無犯邑人德之李備  
用錄

或問季通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陳法是否朱子曰皆是元  
來有底但季通分開許多方圓陳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  
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季通以為正合八陳之法曰此  
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陳不成有許多兵馬相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美

戰鬪只袞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步伍行  
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  
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  
馬遷為曉兵法班固為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  
為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陳法  
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做古兵法不過  
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  
地圓則須布圓陳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概論也又曰  
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遞士分一軍為數替將  
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

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  
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鄉來張柔直守南  
劍戰退范汝為只用此法方汝為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  
與之戰令城中殺牛羊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為數替  
以入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

林文說彭子壽彈韓侂胄只任氣性不顧國體致侂胄大  
憾故趙相激成後日之事朱子曰他絕不曉事情率爾而  
妄舉陳淳錄

安卿問二十而一十一十二二十而三三二十而五如何朱  
子曰近處役重遠處役輕且如六鄉自是家家為兵至如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罕

稍縣都卻是七家只出一兵直卿云鄉遂用貢法都鄙用  
助法則是都鄙卻成九一但鄭注二十而一及九賦之  
類皆云是計口出泉如此又近於太重曰便是難曉這箇  
今且理會得大概若要盡依他行時也難似而今時節去  
封建井田尚煞爭淳錄云因論封建井田曰大概是如此  
使簡易明白取於民者只以供上之用上不至於乏  
而下不至於苦則可矣今世去封建井田大段遠恰如  
某病後要思量白日上昇如何得今且醫得無事時已是  
好了如浙間除了和買丁錢重處減些使一家但納百十  
錢只依而今稅賦放教寬無大故害民處淳錄云如淳  
之時便是小太平了前輩云本朝稅輕於什一也只是向



時可恁地說今何啻數倍緣上面自要許多用而今縣中若省解些月椿看州府不來打罵麼某在漳州解發銀子折了星兩運司來取被某不能管得判一箇可付一笑字聽他們自去理會似恁時節卻要行井田如何行得伊川常言要必復井田封建及晚年又卻言不必封建井田便也是看破了淳錄云見暢潛道錄想是他經且如封建自柳子厚之屬論得來也是太過但也是行不得淳錄云柳世變也是但見得後來不如漢當初要封建後來便恁地狼狽若如主父偃之說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如此便不必封建也得淳錄云若論主父偃說底封建則皆是王族貴驕之子不足以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聖

君國子民天子使吏治其國而已今且做把一百里地封一箇親戚或功臣教他去做其初一箇未必便不好但子孫決不能皆賢若有一箇在那裏無稽時不成教百姓論罷了一箇國君若只坐視他害民又不得卻如何區處淳錄云封建以大公共為民底意思是為正理以利善計之第一世所封之功臣猶做得好在第二世繼而立者箇箇定是不曉事則害民之事靡所不為百姓被苦來訴國君因而罷了也不是不與他理會亦不是未論別處如何只這一處利少而行不得更是人也自不肯去今日教一箇錢塘縣尉封他作靜江國王鬱林國王他定是不肯去寧肯作錢塘縣尉唐時理會一番襲封刺史人都不肯去苻秦也會如此來人皆戀京師快活都不肯去卻要遣人押起淳錄作苻堅封功臣

於數國不肯這箇決是不可行若是以大概論之聖人封建卻是正理但以利害言之則利少而害多子由古史論得也忒煩前後都不相照想是子由老後昏眩說得恁地某嘗作說辨之得四五段不曾終了若東坡時便不如此他每每兩半籠說他若是主這一邊說時那一邊害處都藏著不敢說破如子由便是只管說後說得更無理會黃義剛與淳同錄

人才隨上轉移做事先其大綱此為政操要法也封建井田難行此段發明詳悉後來腐儒多執泥並未見此故載之知程朱所言如是庶治道有定論矣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聖

答呂子約云代語之喻甚善妄為此語今已是十餘年每以告人無領略者今乃得子約書知其為切要之語始有分付處也但前日張富歸所惠書所論或問中語卻似未安請且自反於心分別未發已發界分令分明卻將冊子上所說來看還是如此否自心下看得未明卻將眾說同互恐轉生迷惑斷置不下也且如子約平生還曾有耳無聞目無見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矣故前旒旒續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都無聞見也况又平



居無事之時乎故程子云若無事時耳須聞目須見既云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項所答已不同矣又安得曲爲之說而強使爲一義乎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若懷一點偏主還說意思即方寸之中先白擾擾矣

又答呂子約云未發浩氣二義皆雜亂膠轕不可爬梳今奉勸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言虛心平看且勿遽增他說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聖

只以訓詁字義隨句略解然後反求諸心以驗其本體之實爲何如則其是非可以立判若更疑著請復詳論之夫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旨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問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即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爲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已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

合不答不知何故卻引惹他致他如此記錄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爲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卻據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爲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彊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屢發其端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較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聖

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聞無見爲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耶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譏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若氣配道義則孟子之意不過曰此氣能配道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不充而餒然耳此其賓主向背條理分合略無可疑但龐通文理之人無先入偏滯之說以亂其胸次則虛心平氣而讀之無不曉會若反諸身而驗之則氣主乎身者也道義主乎心



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道義形而上者也雖其分之不同然非謂氣在身中而道義在皮外也又何嫌於以此配彼而為崎嶇詰曲以為之說曰道義本存乎血氣但無道義則此氣便餒而止為血氣之私故必配義與道然後能浩然而無餒乎若果如此則孟子於此當別有穩字以盡此意之曲折不當下一配字以離二者合一之本形而又以氣為主以倒二者賓主之常勢也且其上既言其為氣也以發語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若如來喻以是為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即氣為之餒則孟子於此亦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聖

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學者如今之云也且若如此則其上本未須說以直養而無害其下亦不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其他分別血氣浩氣小體大體皆非孟子正意而妄為離合卻自墮於二物之嫌原其所以只因配義與道一句不肯依文解義著平實說故須從頭便作如此手勢翻弄乃可以迤邐遷就委曲附會而求其通耳今亦不暇悉數以陷於來喻之覆轍然只如此說已覺不勝其冗矣幸深思之且以近分上明理致知為急不須汲汲以救護前輩為事蓋其言之得失黑白判然已不可揜救之無及又况自家

身心義理不曾分明正如方在水中不能自拔又何以救他人之溺乎但所云未發不可比純坤而當為太極此卻不是小失不敢隨例放過且試奉扣若以未發為太極則已發為無極耶若謂純坤不得為未發則宜以何卦為未發耶竊恐更宜靜坐放教心胸虛明淨潔卻將太極圖及十二卦畫安排頓放令有去著方可下語此張子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

又答呂子約云謂富行之理為達道而沖漠無朕為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不謂子約見處乃只如此亦無怪乎他說之未契也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沖漠無朕非此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聖

理之外別有一物沖漠無朕也至於形而上下卻有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方說得本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無間若只是一物卻不須更說本源無間也又答呂子約云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卻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而後人亦不善讀也不若放下只自直看子思說底須知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說聖人事只是汎說道理名色地頭如此下面說致中和方是說做功夫處而唯聖人為能盡之若必以未有見聞為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昏昧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四



到時節有此氣象聖人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若只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儷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為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卻只養得成一枚癡猷罔兩漢矣千不是萬不是痛切奉告莫作此等見解若信不及一任狐疑今後更不能說得也此段來意更有一大痛根乃是不曾識得自家有見聞知覺而無喜怒哀樂時節試更著精彩看莫要只管等閒言語失却真的主宰也又云以未發為太極只此句便不是所以下文一向差卻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相礙得方無偏滯而兩儀四象八卦十二卦之說皆不矣

前一書言未發時耳須聞目須見無知覺之事而有知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覺之理正純坤不為無陽與復卦一陽初動不同此種境地須自家體驗純坤有陽是萬感俱寂而一理炯然之象復卦一陽是隱隱有感而未見於事之象微妙處須自識得方能辨別涵養不可以筆舌道也第二書言未發喫緊處在心之有知二段未發而未嘗無知聞見昭昭具在即純坤有陽萬感俱寂而一理炯然之象也一有此則不得為未發思視聽感則幾動即復卦一陽有感而未見於事之象也第三書只此當然之理冲漠無朕說明用不離體體不離用不得舍當行之理別尋未發矣第四書不曾識得自家有見聞知覺而無喜怒哀

哀樂時節一語畫出程子無見聞而有見聞之理在底模樣令學者反觀益親切矣寺丞之差由於以未發為太極遂有錯解無聞無見之疑朱子特注明之能以太極作得子則未發已發陰陽動靜皆太極運用寺丞終未理會朱子所以有答敬甫一書申明此旨也至於氣配道義之說寺丞以無是是字指道義言與上下文不合不知無氣配道義便是氣不能行道義單指道義而遺氣豈孟子本指朱子詳晰辨論正窮理的當處要之朱子此時全體太極靜中一點覺處昭融明旭太極之覺也動中一點靜處堅固凝聚太極之定也即覺即定

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心中太極不倚於陽也即定即覺心中太極不倚於陰也只有浩氣渾淪純是道義所謂全體太極也浩氣即元氣之直達處元氣渾浩氣盛元氣者太極之含藏浩氣者太極之發舒不可以體用分卻有終始意學者反身玩味毋徒以文字讀之則幾矣四書未詳何年以六十三卷答孫敬甫去年嘗與子約論忽已為古人之語考之則四書在丁巳無疑矣故附於後

答廖子晦云所論顏子之歎大概得之然亦覺有太煩雜處約而言之則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



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  
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  
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  
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而硬定差  
排喚作心性也若不如政使思索勞苦說得相似亦恐  
隨手消散不為吾有況欲望其融會貫通而與己為一耶  
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  
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間未嘗  
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  
安得而不熟也近時朋友漫說為學然讀書尙不能記得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癸

本文講說尙不能通得訓詁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  
來漸次老大則遂漠然忘之更無頭緒可以接續至有不  
獲講學之利而徒取廢錮之禍者甚可歎也來喻蓋已得  
此大意然持之以久全在日用工夫勿令間斷久當自有  
真實見處也又云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  
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  
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  
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  
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弊不舉之處人  
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

蔽之患聖人謂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以古樂以  
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  
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  
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  
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  
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  
然後知也緩急可否是兩事無程限則緩急不在己不親  
臨則可否不在己今見爭訟人到官常若不得  
呈覆須當計會案吏然後得之便可見其無政事不待可  
否失當然後知其謬矣又如縣道送兩稅簿上州磨審皆  
有日限有違失則糾正之無即簽押用印給還今有數月  
不還者守俸漫不加省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以此為寬不  
知孔子意裏 但為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  
道如何也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辛

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  
大於此者乎  
又答廖子晦云心性一段大概則然但中間方說心為之  
主不知從前說太極二五四端之未發時此心卻在甚處  
可更思之又云曾點一段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已極詳  
明蓋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由本制末堯舜事業何  
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既曰行有不揜便是曾點實未  
做得又何疑哉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  
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為至極而無以加也然則學  
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存得曾點



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卻以顏子爲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闕

前書首段只在居敬窮理著實用功事事反己刻刻檢身雖當倥偬亦有依據庶不至隨手消散果能如此後書二段皆可默會而見點所見存點所存克己復禮以顏子爲師千古學聖津梁被此數語道破不做顏子工夫便有流弊矣前書第二段尤宜詳玩蓋學與政初無二理當身規矩條理固要分明行政規矩條理亦須了徹若不了徹空言一體之愛何濟於事何益於民何快足於心不過謹身寡過之士耳細註極精實可坐言起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至

行者非閱歷人不知

按前書有廢銅之禍一語後書第七段有韓文考異刻版數語似當在丁巳故附之

答度周卿書云比來爲況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覆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因書信筆不覺縷縷切勿爲外人道也

按朱子與晏亞夫書云明年便七十矣去年度周卿歸

嘗託致意云云則此書亦在丁巳前後故附於此

合本卷所載答潘子善書觀之雖是教潘度二君用功之要朱子此時若用力若不用力自然合一可見於此矣蓋朱子持敬工夫至純至熟致知工夫至精至密至於暮年至精至密者皆融會於至純至熟之中打成一片故其靜也仁義禮智之有界分而渾然者全體於中而無不在及其動也仁義禮智之因感觸而秩然者發見於外而無不宜一動一靜卽心卽理深造自得左右逢原是以抽關啟鍵盡傾底裏以開示學者使知所以用力以無失乎孔孟立教之正脈焉試閱象山文集有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至

一言若此之詳明親切者乎彼援朱入陸者妄謂朱陸之同卽尊朱排陸者競謂朱陸之異至其所以異者無如此二篇之詳明親切苟學者反復而潛玩之其必有以信之矣

答林德久云如所謂私意脫落無有渣滓爲盡心卽不知卻如何說存心兩字兼既未知性卽是於理尙有未明如何便到得此田地耶此處一差便入釋氏見解矣此理甚明更宜思之況知者有漸之詞盡者無餘之義其意象規模自應有先後也太虛實理正是指形而上者而言既曰形而上者則固自無形矣然謂之無理可乎以此思之亦



自曉然也

此書未詳何年文集序於仕宦書後故附之

李敬子問云燔竊妄謂顏子四勿曾子三省與夫博文約禮動容正顏之事皆資外養內之事也學者惟當悉意於此朱子曰勿之省之亦由內要之內外不是判然兩件事也又問云燔嘗謂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傅之選欲士風之美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良當久其任欲民俗厚當興禮樂欲強甲兵當做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朱子云大概是如此亦須更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實用不為空言也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聖

玩朱子勿之省之亦由內語實用不為空言語是有體有用之教可循塗以從事者也朱子答余國秀云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麤細隱顯之分初時須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已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觀此則朱子持

守讀書至老皆以此立教聖學大宗定於一是何得尙有異說乎

答敬子書未詳何年按答胡伯量云敬子說是則與答伯量者亦相近伯量錄在戊午故附之

因說天之明命曰這箇物事即是氣便有許多道理在裏人物之生都是先有這箇物事便是天當初分付底既有這物事方始具是形以生便有皮包裹在裏若有這箇無這皮殼亦無所包裹而今儒者只是理會這箇要得順性命之理佛老也只是理會這箇物事老氏便要常把住這氣不肯與他散佛氏也只是見這箇物事便放得下所以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語

死生禍福都不動只是他去作弄了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人於乾卦發此兩句最好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得箇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箇皮殼包裹在裏如人以刀破其腹此箇物事便散卻便死

又曰而今人會說話行動凡百皆是天之明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也是天之明命

又曰心須卓立在八九者之外謂念慮之類而勿陷於八九者之中方得其正聖人之心周流應變而不窮只為在內而外物入不得及其出而應接又不陷於彼



問五十知天命朱子曰上蔡云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此語自是子貢謂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節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太極圖便是這箇物事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先言五行次言五事蓋在天則爲五行在人則爲五事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某舊見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問體認莫用思否曰固是且知四端雖固有孟子亦言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毫釐絲忽裏去無遠不周無微不到但須是見得箇周到底是何物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堯

又曰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靈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

朱子因說子在川上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得意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事無障礙無遮礙吾之心卽天地之心聖人卽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

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去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又曰虛空中都是這箇道理聖人便隨事物上做出來又曰如今識得箇大原了便見得事事物物都從本根上發出來如一箇大樹有箇根株便有許多芽葉枝葉牽一箇則千百箇皆動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堯

又曰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卻緣是他存得那赤子之心而今不可將大人之心只作通達萬變赤子只作純一無偽說蓋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純一無偽赤子之心未有所知而純一無偽

問氣是合下有否朱子曰是合下有若不善養則無理會無主宰或消滅不可知或使從他處去亦不可知又曰於天無怨於人無忤下學而上達自在這裏做自理會得如水無石如木無風貼貼地在這裏但有天知而已以其與天相合也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朱子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



思錄披數板云也揀不得遂云無極而太極而今人都想像有箇光明閃爍底物事在那裏那不知本是說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靜而已及至一動一靜便是陰陽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從動處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便有一日之運一月便有一月之運一歲便有一歲之運都只是這箇物事滾滾將去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其動也便是仁是中其靜也便是正是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默不默則語中間更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著

無空處又如善惡不是善便是惡不是惡便是善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主張這箇物事蓋聖人之動便是元亨其靜便是利貞都不是閑底動靜所以繼天地之志述天地之事便是如此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饑食渴飲出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親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只是這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便吉小人悖之便凶這物事機關一下撥轉便攔他不住所以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大化恁地流行只

得隨他恁地故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這與西銘都相貫穿只是一箇物事如云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便只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略緩急耳而今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斂藏便恁枯瘁忽然一下春來便自發生條暢這只是一氣一消一息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天地之化流行發見而今自家喫他著他受用他起居食息都在這裏離他不得所以仁者見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著

便謂之仁知者見之便謂之知無非是此箇物事繼之者善便似日日裝添模樣成之者性便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到得成之者性就那上流行出來又依前是繼之者善人物莫不如此如人方在胞胎中受那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來便自成一箇性了便自會長去這後又是繼之者善只管如此仁者謂之仁便是見那發生處知者謂之知便是見那收斂處百姓日用而不知便是不知所謂發生不知所謂收斂醉生夢死而已周先生太極通書便只滾這幾句易之為義也只是如此只是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曰易有太極這一箇便生兩箇



兩箇便生四箇四箇便生八箇八箇便生十六箇十六箇便生三十二箇三十二箇便生六十四箇故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時只是使人不迷於利害之途耳少頃又舉誠幾德一章說云誠無爲只是自然有實理恁地不是人做底都不曾犯手勢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善有惡了德便只是善底爲聖爲賢只是這材料做又舉第三大本達道章說云未發時便是那靜已發時便是那動方其靜時便是有箇體在裏了一起一倒無有窮盡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行說來說去只是這一箇道理變孫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弄

問云此箇道理孔子只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都不曾分別出性是如何孟子乃分別出說是有此四者然又只是以理言到周先生說方始盡方始見得人必有是四者這四者亦有所附著朱子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了孟子說得籠疎略只是說成之者性不曾從原頭推說來然其界分自孟子方說得分曉陳仲蔚因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差等便

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云自斬而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兒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知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卻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其實只是一箇道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本

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別且如心性情虛明應物知得這事合恁地那事合恁地這便是心當這事感則這理應那事感則那理應這便是性出頭露面來底便是情其實只是一箇物事而今這裏略略動這三箇便都在子細看來亦好則劇又舉邵子性者道之形體處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如何地去尋討他只是回頭來看都在自家性分之內自家有這仁義禮知便知得他也有仁義禮知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推而廣之亦無不是這道理他說道之形體便是說得好又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



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以上林夔孫錄

謂顯道曰久不相見不知年來做得甚工夫曰只據見成底書讀朱子曰聖賢已說過何待更去理會他但是不恁地恁地都不濟事次日又言昨夜睡不著因思顯道恁地說不得若是恁地便不是自強不息底道理人最怕陷溺其心而今顯道輩便是以清虛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以務求博雜陷溺其心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而已其生徒復說孝弟為仁之本朱子曰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空

說得也都未是因命林武子說一過既畢朱子曰仁是根惻隱是根上發出底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枝葉次日親下精舍大會學者朱子曰荷顯道與諸生遠來某平日說底便是了要特地說又似無可說而今與公鄉里平日說不同處只是爭箇讀書與不讀書講究義理與不講究義理如某便謂是須當先知得方始行得如孟子所謂誠淫邪遁之辭何與自家事自家必欲知之何故若是不知其病痛所自來少問自家便落在裏面去了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那上面六節固是當理會若鳥獸草木之名

何用自家知之但是既為人則於天地之間物理須要都知得方可張子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卻都不知豈可如此直卿與某相聚多年平時看文字甚子細數年在三山也煞有益於朋友今可為某說一徧直卿起辭朱子曰不必多讓顯道曰可以只將昨日所說有子章申之於是直卿略言此章之指復歷敘聖賢相傳之心法既畢朱子曰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是頭上安頭以腳為頭伊川所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空

以將為字屬行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底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箇孝弟來他所以恁地說時緣是這四者是本發出來卻有許多事千條萬緒皆只是從這四箇物事裏面發出來如愛便是仁之發才發出這愛來時便事事有第一是愛親其次愛兄弟其次愛親戚愛故舊推而至於仁民皆是從這物事發出來人生只是箇陰陽那陰中又自有箇陰陽陽中又自有箇陰陽物物皆不離這四箇而今且看如天地便有箇四方以一歲言之便有箇四時以一日言之便有箇晝夜昏旦以十二時言之便有箇四三若在人只是仁義禮智這四者方未發時只



是仁義禮智及其既發便有許多事但孝弟至親切所以行仁以此爲本如這水流來下面做幾箇塘子須先從那第一箇塘子過那上面便是水源頭上面更無水了仁便是本行仁須是從孝弟裏面過方到那第二箇第三箇塘子但據某看孝弟不特是行仁之本那三者皆然如親親長長須知親親當如何長長當如何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上則肩隨之這便是長長之道事君時是一般與上大夫言是一般與下大夫言是一般這便是貴貴之道如此便是義事親有事親之禮事兄有事兄之禮如今若見父不揖後謂之孝弟不可便是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奎

行禮也由此過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若是知得親之當愛兄之當敬而不違其事之之道這便是知只是這一箇物事推於愛則爲仁宜之則爲義行之以遜則爲禮知之則爲知良久顯道云江西之學大要也是以行己爲先朱子曰如孝弟等事數件合先做底也易曉夫子也只略略說過如孝弟謹信汎愛親仁也只一處恁地說若是後面許多合理會處須是從講學中來不然爲一鄉善士則可若欲理會得爲人許多事則難 此一段本注與夔孫同錄

朱子曰人如何不博學得若不博學說道修身行己也猛

撞做不得大學誠意只是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及到說修身處時已自寬了到後面也自無甚事其大本只是理會致知格物若不致知格物便要誠意正心修身氣質純底將來只成一箇無見識底人若是意思高廣底將來過不下便都顛了如劉淳叟之徒六經說學字自傳說方說起來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朱子至此諷誦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曰這數句只恁地說而其曲折意思甚密便是學時自不知不覺其德自修而今不去講學要修身如何地修 此段本注夔孫下

以上黃義剛錄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奎

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比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朱子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卻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說桎梏而死者非正命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長雖在縲紲非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矣又成箇甚麼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削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



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本注夔孫同

此段林賜錄

前十段所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吾心即天地心下學上達貼地在這裏皆切要細密語也玩太極西銘通書周易一段朱子是時正是渾然中正仁義主張這箇物事不是閑底動靜也戰戰兢兢死而後已只得隨他恁地正是事天立命真趣味也滿山青黃碧綠無非天地之化流行發見起居食息都在這裏離他不得正是主張這箇物事也通書只滾這幾句易也只是如此朱子心中備具太極西銘通書周易道理也後說到仁義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奎

禮智是主張這箇物事之樞紐天地萬物道理都在自家性分之內即所謂許多道理在這裏也玩訓顯道一段見世間事千條萬緒皆從這四箇物事發出來與前段互相發明朱子身心行事總是四德流通也後二段教人格物講學明此理壁立萬仞守此理學者必遵此方有主張也嗚呼朱子之學至矣朱子於聖賢經書細心講究義理而涵養固守之積累既多久與俱化此心即前聖之心天地之心許多道理融會貫通直到左右逢原大成時候也若夫象山非無讀書窮理之功亦略窺大意而已其中條理之精密次第之曲折許多合理

會處皆置不講只以經書言語幫助自己見識觀其於太極一書直以老子為比則西銘通書周易亦未必能見底裏所以俯視聖賢輕忽經書大為學脈之害其徒之柔者不過一鄉善士其狠者率多悖禮勢所必至而陽明宗之直一派陰禪說話於太極西銘通書周易道理毫無理會矣豈不大可懼哉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朱子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卻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卻在這裏盡其誠敬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奎

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墀一節分明是對鬼用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



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問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荊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子饗蓋晉侯都帝邱夏后相亦都帝邱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衛侯夢黃熊入寢門

朱子聖學考略

卷廿

完

以爲無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然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遺說既合當祭他便有此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卻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能曉得上蔡之說已是煞分曉了

此段道理必從周易太極西銘實貫穿過來克己養性

心正意誠自家心中清明正大之理氣洋溢飽滿隨時皆是方是心中正理正氣與天地正理正氣相接自然合一覺得盈天地間總是這箇其不息者皆正理正氣流行張子所謂生死一天人一卽此段精義也

履之間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其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朱子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卻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那厚底則富稟得那長底則壽貧賤天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爲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天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完

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只是偶然不是有意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著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來則若天之有意耳

又曰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傳方是又曰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眞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眞不堪著眼也又答人書云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



理修身為究竟法耳

又曰書只是讀讀多自然曉今即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躑躅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究

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

又云今緣文字印本多人不著心讀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者只是暗誦所以記得牢故其所引詩句多有錯字如孟子所引詩書亦多錯以其無本但記得耳

此五段須細玩知貴賤清濁之氣質則知氣不齊知道理活潑潑極有憑據則變滅者不足礙胸中知書當熟讀牢記則不流於空虛熟讀尤要緊澁性極鈍只讀正經讀思工夫循環反復果如朱子所言先聖賢決無虛

語只在人自勉耳

又曰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朱子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

問敬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朱子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萃

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卻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卻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問主敬時私欲全不萌此固是仁或於物欲中打一覺悟是時私欲全無天理盡見即此便是仁之全體否朱子曰此亦不可恃且如在此靜坐時固敬應事接物能免不差



否只才被入叫時自家便隨他去了須於應事接物上不錯方是這箇便是難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朱子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又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

又曰靜爲主動爲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

又曰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歎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主

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可強

又曰人之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腳根不點地問知止而後有定須是格物知至以後方能如此若未能物格知至只得且隨所知分量而守之否朱子曰物格知至也無頓斷都知到盡處了方能知止有定只這一事上知得盡則此一事便知得當止處這箇各隨人深淺固是要知到盡處方好只是未能如此且隨你知得者只管定去所以聖人之教要人只管理會去

又曰定對動而言初知所止是動底方定方不走作如水之初定靜則定得來久物不能撓處山林亦靜處塵市亦靜安則靜者廣無所適而不安靜固安動亦安看處甚事皆安然不撓安然後能慮今人心中搖漾不定疊還能處得事否慮者思之精審也人之處事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者非安不能聖人言雖不多推出來便有許多說話在人細看之

又曰如今說格物只晨起開目時便有四件在這裏不用外尋仁義禮智是也

又曰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主

如事君事親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只是窮此理因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工也易今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先聖所說古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

浹洽貫通  
又曰知至而后意誠須是真知了方能誠意知苟未至雖欲誠意固不得其門而入惟其胸中了然知得路徑如此



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後自然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因指燭曰如點一條蠟燭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亦沒安頓處自然著他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盞燈用罩子蓋住則光之所及者固可見光所不及處皆黑暗無所見雖有不好物事安頓在後面固不得而知也所以貴格物如佛老之學他非無長處但只知得一路其知所及者路迥甚明無有差錯知所不及處皆顛倒錯亂無有是處緣無格物工夫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格意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但知善當好惡當惡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七

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得無差

或問意者聽命於心今日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在心之先矣朱子曰心字卒難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卻為風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必須風濤既息然後水之體靜人之無狀污穢皆在意之不誠必須去此然後能正其心及心既正後所謂好惡哀矜與修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有底事但當時時省察其固滯偏勝之私耳

又曰顧諟天之明命古註云常目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箇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

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所謂求放心只常存此心便是存養既久自然信向決知堯舜可為聖賢可學如菽粟必飽布帛必煖自然不為外物所誘若是若存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又曰千書萬書只是教人求放心聖賢教人其要處皆一苟通得一處則觸處皆通矣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七

林安卿問真知之知與久而後有覺之覺同否朱子曰大略也相似只是所指不同真知是知得真箇如此覺是忽然心中自有所覺悟曉得道理是如此人只有兩般心一箇是是底心一箇是不是底心只是是得這知箇不是底心只這知得不是底心便是是底心便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知得不是底心便是主那不是底心便是客便將這箇做主去治那箇客便常守定這箇知得不是底心做主莫要放失更那別討箇心來喚做是底心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才知得這箇是非禮底心此便是禮底心便莫要視

前六段主敬主靜親切要妙皆有與義全在敬不間斷不隨物轉後八段言知止言定言格物言存養言主心皆朱子親歷過來的故道得有滋味如此學者須將朱



子格言一一反之身心驗得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不  
隨物時如何隨物時如何靜時如何不靜時如何覺得  
不遵朱子用功便身心無下落則自有不能已者矣又  
一一反之身心驗得知止定是如何不知止不定是如  
何能格物能存養有主心是如何不格物不存養無主  
心是如何覺得不遵朱子用功便蒙罔一生與草木鳥  
獸無別當有竦然汗下者矣朱子教人要存得此心理  
光明不昧無事有事常是湛然如此的確切實而宗陸  
王者全不研究此等處直謂朱子本體不虛宗朱子者  
又不從此發揮只將句讀文義拈來拈去不出時文窠

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董

曰反大聲疾呼以爲此是朱子正脈嗚呼朱子聖學一  
晦於陽明之攻擊再晦於後儒之講說不有遠識特起  
之士何能挽其萬一哉中間若不用躬行一段尤見體  
用一致隨器力學無責人求備之說陽明以朱子無不  
知無不能立教爲病特著拔本塞源論從其教者附和  
之不知朱子立教原不求備只隨分量做讀此段則朱  
子專重身心隨力致用之教千載可見矣豈有泛求務  
博之病乎

德元問何謂妙眾理朱子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  
非從外得所謂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

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無知  
道理何從見所以謂之妙眾理

郭兄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朱  
子曰所以然之故卽是這上面一層如君所以仁蓋君是  
箇主腦人民土地皆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試以一家言  
之爲家長者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  
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著極好笑自那原頭來便如此  
了又如父所以慈子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  
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  
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爲哉且以仁言之只天

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美

地生這物時便有箇仁他只知生而已從他原頭下來自  
然有箇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故賦於人物便有箇仁義  
禮智之性仁屬春屬木看春間天地發生藹然和氣如草  
木萌芽初間僅一針許少間漸漸生長以至枝葉花實變  
化萬狀便可見他生生之意非仁愛何以如此緣他本原  
處有箇仁愛溫和之理如此所以發之於用自然慈祥惻  
隱義屬金是天地自然有箇清峻剛烈之氣所以人稟得  
自然有裁制便自然有羞惡之心禮智皆然蓋自本原而  
已然非旋安排教如此也

問天未始不爲人而人未始不爲天朱子曰天卽人人卽



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諟是常要看教光明燦爛照在目前

又曰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與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

謂林安卿曰論敬自是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懵懂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老

文振說浩然之氣朱子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颯怯懦於世間禍福利害易得恐動只是如此他本只是答公孫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許多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為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腳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

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道這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如曾子為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學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腳住若不如此都靠不得況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方得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又曰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底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乃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有大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末

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纍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則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自纍以入細須見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工如顏子聖人也

又曰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卻似賸語卻被這三句撐住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然活轉自在人卻因此三句而生只是纒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著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便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便是仁義之心便是惟皇上帝降衷



於下民謝氏所謂活潑潑地只是這些子更不待想像尋求分明在這裏觸著便應通書中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一章便是這意思見得這箇物事了動也如此靜也如此自然虛靜純一不待更去求虛靜不待體認只喚著便在這裏或曰吾儒所以與佛氏異者吾儒則有條理有準則佛氏則無此爾曰吾儒見得箇道理如此了又要事事都如此佛氏則說便如此做也不妨其失正在此

德元以下四段皆從自家身心道理直遡到天命源頭見得人生只此心此理即是天命安可不然安可不顧諱謂安卿以下三段正見克己集義便是天命之性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末

常在這裏朱子實見得天地之心虛靜純一只是元亨利貞道理充塞盈滿無一毫聲臭觸著便發感著便應且常發常應常靜常一無有息時朱子之心到此時即天地之心虛靜純一只是仁義禮智道理充塞盈滿無一毫聲臭觸著便發感著便應且常發常應常靜常一無有息時則是朱子之心與天地之心通一無二也其用功處全在剛果決烈方立得腳住天行健人不剛果決烈安能合得健德惟其剛果決烈卻是虛靜純一所以即心即天朱子自心合天與教人合天之說具見於此矣

郭兄問段必有事段讀者尤當著眼細細理會只此諄然秩然肅然截然了然之性天地生成萬物是如此人心統御萬物亦如此原非二物只要理會得透徹果能透徹見得這箇物事在這裏動也如此靜也如此實是觸著便應多少受用快活此理自周程張四夫子發揮出來尙是渾含至朱子始分晰極其明白統會極其融洽所謂天命流行性道仁義降衷活潑果然只在這些子天人生死合一都在於此正指示大路與人偕行其造聖域之金針也正嘉後學者不過靜虛得力何曾透徹此理源頭此孔孟大宗斷斷屬朱子無疑矣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全

又曰君子之言豈可妄發某嘗說買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看他會做事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爲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買誼胸次終是鬧著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趨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

此段論前賢定力深藏處極有味當參玩



敬子問曰晝不枯亡則養得夜氣清明朱子曰不是靠氣爲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

問夜氣一章朱子曰氣只是這箇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爲物欲枯之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得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且如日間目視耳聽口裏說話手足運動若不曾操存得無非是耗散底時節夜間則停留得在那裏如水之流夜間則闔得許多水住在這裏這一池水便滿次日又放乾了到夜裏又聚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全

得些小若從平旦起時便接續操存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不已若日間不存得此心夜間雖聚得些小又不足以勝其日晝之枯亡少間這氣都乾耗了便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如船閣在乾燥處轉動不得了又曰夜氣不足以存非如公說心不存與氣不足是此氣不足以存仁義之心伊川云夜氣所存良知良能也這存字是箇保養衛護底意又曰此章不消論其他要緊處則在操則存上問存心養性以事天朱子曰天教你父子有親你便用父子有親不然便是違天問如何是天者理之所從出曰天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性便有那天

問不惑知天命便是知天知性之說否曰然他那裏自看得箇血脈相牽連要自子細看龜山問學者曰人何故有惻隱之心學者曰出於自然龜山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便是此說

問由太虛云云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這箇便是那太虛只是便雜卻氣化說雖雜氣化而實不雜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圓圈氣化便是圓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全

圈裏陰靜陽動否曰然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又邵子曰心者性之郭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又問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周茂叔牕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草木底知覺不如鳥獸又如大黃喫著便瀉附子喫著便



熱是他知覺只從這一路去又問腐敗之物亦有否曰亦有如火燒成灰將來泡湯也煖苦因笑曰頃信州諸公正說草木無性今夜又說草木無心矣

又曰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引箇甚麼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目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他那精微妙處又曰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才挑動那頭時那箇物事自跌落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全

楊通老問中庸或問引楊氏所謂無適非道云云朱子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箇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如何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類一般亦是此病須是運得水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說我這箇會說話底會作用底叫著便應底

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儒家須是就這上尋討箇道理方是道禪老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等諸人面門上出入云云他便是只認得這箇把來作弄或問告子之學便是如此曰佛家底又高告子底死殺了不如佛家底話而今學者就故紙上理會也解說得去只是都無快活和樂底意思便是和這佛家底也不會見得似他佛家者雖是無道理然他卻一生受用一生快活便是他就這形而下者之中理會得似那形而上者而今學者看來須是先曉得這一層卻去理會那上面一層方好而今都是和這下面一層也不會見得所以和那上面一層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全

也理會不得又曰天地中間物物上有這箇道理雖至沒緊要底物事也有這箇道理蓋天命之性這道理卻無形無安頓處只那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上面這兩箇元不相離凡有一物便有一理所以君子貴博學於文看來博學似沒緊要物事然那許多道理便都在這上都從那源頭上來所以無精麤小大都一齊用理會過蓋非外物也一齊理會方周徧無疎漏又曰道不可須臾離所謂不可離者謂道也若以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適而非道無時而非道君子何用恐懼戒謹何用更學道爲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如人說話不成便以說話者爲道須



是有箇仁義禮智始得若便以舉止動作爲道何用更說不可離得又曰大學所以說格物卻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說格物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便見得這箇元不相離所以只說格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道者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龜山便指物做則只就這物上分精麤爲物則如云目物也目之視乃則也耳物也耳之聽乃則也殊不知目視耳聽依舊是物其視之明聽之聰方是則也

敬子以下六段教人養得此氣方養得住仁義之心蓋以心氣原不分爲二亦不混爲一知其不混爲一方知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全

其渾然是一此須反身體驗心是如何氣是如何心宰氣是如何氣養心是如何一一勘驗明白方有得力嗚呼微矣微矣慳非知養氣者但數十年來循朱子之訓而體驗之稍有端緒焉其始也知主敬補小學不知立志及知立志時此志甚微若存若亡若有若無茫然不知下落又從事於端莊凝定以收斂之隨事體察而力行之居敬窮理積之數年此志稍定此氣稍寧覺得志氣實有相依之妙始立志時非志無以御奔逸之氣及養氣時非氣無以涵渺妙之志其相依之妙直有不可言語形容者雖然猶恐其似形而上者也從太極圖說

實體驗於身心必反之一毫雜念不生只有天理昭融之時乃恍然曰此其形而上者乎然又不可以暫時領會便謂有得也卽此氣象是朱子所謂仁義禮智渾然燦然之性理會根原來歷模樣的確確是如此積月累歲驗之又驗到得常常一毫雜念不生只有天理昭融之會庶幾其有合也然又極微全在保養護衛之功不稍間斷仍從居敬窮理循循做去其積之歲紀無可歇手也歷之困窮無可歇手也極之生死無可歇手也此溘從朱子遺編尋味探討用力梗概有如此未知台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全

旨以垂訓後世者如此切實有可依據做工夫不得草草略過也  
用之問戒懼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朱子曰不可如此說戒謹恐懼是普說這道理偏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卻是喚起說戒懼無箇起頭處只是普編都用如桌子有四箇角頭一齊用着工夫更無空缺處若說是起頭又遺了尾頭說是尾頭又遺了起頭若說屬中間又遺了兩頭不用如此說只是無時不戒謹恐懼只白做工夫便自見得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不成到臨死時方如此戰戰兢兢他是一生戰戰兢兢到死時方了

問呂氏所謂執楊氏所謂驗所謂體或問辨之已詳延平卻云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驗字莫亦有呂楊之失否朱子曰他只是要於平日知得這箇又不是昏昏地都不管他

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朱子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拽轉看將鬼神做主將物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全

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卻是主

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來處是誠去處亦是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

又曰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來這便如忠恕忠是敦那恕底恕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是大德敦化和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以至聖人所以爲聖賢人所以爲賢皆只是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那源頭只是這一箇物

事許多頭項卻有歸著

問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恐是成德非進德事朱子曰若有一毫不實如捕風捉影更無下工處德何由進又問居業如何實曰日日如此從生至死常如此用工夫無頃刻不相似又曰知崇禮卑亦是此意知崇進德事禮卑居業事

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朱子自然因引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子欲無言一段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靈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靈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全

又曰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人死便是歸祖考來格便是伸

又曰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小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開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康節甚喜張子房問不知其真箇用時如何曰須有些機權術數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為然不知如何朱子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淨靜極後又理會得如何某心常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而心下愈明靜矣

敬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脈及佛氏傳心傳髓之說朱子曰便是要自家意思與他爲一若心不在上面書自書人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兌

白人如何看得出

又曰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爲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爲天理彼爲人欲及做時乃爲人欲引去事已卻悔如何朱子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

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著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卻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上智聖人不用著力若賢人資質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直是恁地用方得

問色容莊持久甚難朱子曰非用功於外也心肅而容莊問若非聖人說下許多道理則此身四支耳目更無安頓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卒

處曰然古人嘗言之非禮則耳目手足無所措

又曰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著他不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嚴公浙中一般學是學爲英雄之學務跡弛豪縱全不點檢身心某這裏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今公們學都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蕩全無收拾處而今



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猶放至近今公雖曰知爲學卻放  
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又曰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懶  
不得

用之以下二段言戒懼操存之功也問體物三段言鬼  
神言誠源頭只一箇物事也問本義三段言進德居業  
是不已的事而天地之教神伸鬼歸皆此理也又曰邵  
康節八段言邵子延平之靜言自己之持志言這裏事  
從心上理會皆心行也切要處尤當著眼其曰戒懼無  
箇起頭處只是普遍都用者合下便當戒懼只緣工夫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全

間斷接續故有起頭處若實用功者見得心體如此流  
行則戒懼工夫亦當如此流行戒懼一鬆心體便放知  
得關係重大又知得心體本光明本端疑烏得不刻刻  
提撕乎其曰來處是誠去處是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  
物者尤喫緊指點學者亦知當誠只爲不能長久故至  
舍亡又以雖不誠未便是禽獸豈知一有不誠則有物  
與無物同來處是誠人所同也去處則散亂渺茫雖有  
如無豈不大可悲痛其曰日日如此從生至死無頃刻  
不相似者從忠信深入體驗本來明德分曉所進在此  
所居在此便無頃刻可優忽處學者通病在把忠信看

輕了不知道之浩浩無從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地  
一念誠實這就是明德呈露愈精進愈廣大終身游息  
其中有無窮滋味是自家廣居不可一日離者若離此  
一步便屬舍亡便屬游魂可懼可哀猛省猛省其曰理  
會道理明透自是靜者從來靜之一字最難著手所以  
朱子力防討靜一路煞有深心玩程子敬則自虛靜不  
可把虛靜當做敬之言則知靜從敬顯然或有難以持  
久之病惟朱子理明白靜之說爲更的確若明得性體  
本不可著一物污染方還天地潔清本性何處容得一  
毫雜念明得性體本是萬物皆備方還天地完全本性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全

何處容得一毫虧欠合程朱之言從敬明二字著實用  
功則不期靜而自靜不走入虛寂一路矣其曰常持得  
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者從來持志工夫須有幾  
番鍛煉僅安常處順信以爲然者恐恃不得一經挫折  
便至銷阻惟試以大困窮此志不屈試以大拂逆此志  
不屈試以大疾病此志不屈此三種境人所必有無本  
領者逐境苦惱此志昏弱可惜可惜惟有本領者歷歷  
堅強能勝得他方是得力此中消息只可自喻若信不  
及守不定安可不痛加策勵上負聖賢自虧天性到極  
之生死便難著力措手不及了枉生可痛讀朱子之言



直是天道之行健不息人事之守死善道都是一理所以全始全終也其曰某這裏事事從心上理會舉止動步皆有道理者此旨極微密宗陽明者漫言朱子工夫皆在見聞上又曰晚年方用力於根本豈知朱子事事從心上理會歷數十年如一日但陽明從心空處著力朱子從心實處用力此為殊途耳且細玩朱子此數語便見朱子小心翼翼如臨淵谷氣象一切道理都自胸中流出自有心管身身依心形性渾融一致之妙非體驗自家身心有得不能知朱子徹表徹裏總此道理灌注也願學者詳味之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奎

朱子因言及釋氏而曰釋子之心卻有用處朝夕汲汲不捨所以無有不得之理今公等學道安得似他此心元不會有所用逐日流蕩放逐如無家之人悠悠漾漾似做不做從生至死忽然無得而已有謹飭不妄作者亦真真如此其心亦無所用只是閑慢過日若是汲汲用功底人自別他那得工夫說閑語精專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熟無一毫不盡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到半間不界便掉了少間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若真箇看得這一件道理透入得這箇門路以之推他道理也只一般公等每日只在門外走

所以都無入頭處不濟事又曰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去此心肯放捨否定是追尋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

又曰某舊時看文字極難諸家說盡用記且如毛詩那時未似如今說得如此條暢古今諸家說盡用記取閑時將起思量這一家說得那字是那字不是那一家說得那字不是那字是那家說得全是那家說得全非所以是者是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齋

光明燦爛在心目間如指諸掌今公們紐捏把攬來說都記得不熟所以這道理收拾他不住自家也使他不動敬子云而今每日只優游和緩分外看幾遍讀幾遍意思覺不同曰而今使不得優游和緩須是苦心竭力下工夫方得那優游和緩須是做得分八九分成了方使得而今便說優游和緩只是泛泛而已這箇做工夫須是放大火中煨煉溶成汁瀉成錠方得今只略略火上燴全然生硬不屬自家使在濟得甚事須是縱橫舒卷皆由自家使得方好今學者所以不得力只是不熟

又曰濂溪二程橫渠們說話無不斬截有力語句自是恁地重看得寬緩無力者只是心念不整肅所以如此緣心



念不整肅所以意思寬緩都湊泊那意思不著說從別處去須是心念整肅看教他意思嚴緊說出來有力四方八面截然有界限始得

又曰讀書之法只要落窠槽今公們讀書盡不曾落得那窠槽只是走向外去思量所以都說差去

問學者曰今公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佛者曰十二時中除了著衣喫飯是別用心夫子亦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論

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底事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尤緊要

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此雖於本文說得大過然卻如此須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

又曰只守得塊然底虛靜雖是虛靜裏面黑漫漫地濟得甚事所謂虛靜者須是將那黑底打開成箇白底教他裏面東西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此方喚做虛靜

或問左傳疑義朱子曰公不求之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所謂棄卻甜桃樹緣山摘醋梨天所賦於我者如光明寶藏不會收得卻上他人門上教化一兩錢豈不哀哉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三句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論

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某向嘗見呂伯恭愛與學者說左傳某嘗戒之曰語孟六經許多道理不說恰說這箇縱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濟得甚事伯恭不信後來又說到漢書若使其在不知今又說到甚處想益卑矣宜爲陸子靜所笑也子靜底甚高只是下面空疎無物事承當伯恭底甚低如何得似他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只趨著腳指頭便是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



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字一句一點一畫不是道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物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

以上沈僦錄

朱子因言以下八段皆是教人做工夫步步著緊者如云無一時一刻不在裏許奮勵警發悵然如有所失又云正當道理光明燦爛在心目間如指諸掌又云須是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七

心念整肅看教他意思嚴緊說出來有力又云讀書之法要落窠槽又云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此數條是用功入微處學者當依此體驗乃知朱子一片婆心流露字字句句各有指歸絕非向外用心也至末段直是朱子自寫胸中道理非深體味之不能見蓋朱子是時道德純熟滿腔子都是道理充足如天下至聖充積極其盛發見當其可地位一切經書中文義道理總在朱子胸中隨所寓目即是道理流行於行間絕無語言文字之迹一切天壤間名物道理總在朱子胸中隨所感觸即是道理流行於事物絕非形象方名之麤所以然者

惟朱子見那本體到完全極至處大學所謂至善中庸所謂天性實實在這裏無所不包故卽心卽經書卽事物總是一箇道理流布洋溢無有內外無有彼此渾身都在道理中也孟子而後惟周程張朱到得此境自朱子後並無一人見到此學到此者不失偏空便失龐雜有如是精麤一致渾然無迹者乎攻朱子者不研究到此宗朱子者亦不研究到此紛紛口舌何能損益聖學之萬一哉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八

又曰橫渠言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爲言爾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便看此意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有靈是也又曰某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尙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道理大原固是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麤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齊合起功夫無些罅漏東邊不見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



去攻擊他又不曾著力濟得甚事如坐定一箇地頭而他支脚也須分布擺陣如大軍廝殺相似大軍在此坐以鎮之游軍依舊去別處邀截須如此作工夫方得

因建陽士人來請問朱子曰公們如此做工夫大故費日子覺得今年只似去年前日只似今日都無昌大發越底意思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後一日千里始得而今只泛泛在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抓著那癢處濟得甚事做工夫一似穿井相似穿到水處自然流出來不住而今都乾燥只是心不在不曾著心如何說道出去一日便不曾做得工夫某常說正是出去路上好做工夫且如出十里外既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究

無家事炒又無應接人客正好提撕思量道理所以學貴時習到時習自然說也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只是不曾入心所以在牕下看才起去便都忘了須是心心念念在上便記不得細注字也須時時提撕經正文在心也爭似而今都只在那皮毛上理會不曾抓著癢處若看得那物事熟時少間自轉動不得自家脚才動自然踏著那物事行又云須是得這箇道理入心不忘了然後時時以義理澆灌之而今這種子只在地面上不曾入地裏去都不曾與土氣相接著以上不知何氏錄玩語意與沈氏錄同故附之

橫渠一段言鬼神屈伸之理二段三段言窮理極該活言存心讀書極入微全要看見這物事由是存心窮理讀書處處有把柄這物事非他即至善即天命即太極也朱子如此教人猶謂專於訓詁豈其然哉

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使膏梁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爲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總強兵相屠相戮馴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百

致大亂個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日那箇雖教無人奈得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日卻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個因舉祖宗官制沿革中說祖宗時州郡禁兵之額極多又有諸般名色錢可以贍養及王介甫作相凡州郡兵財皆括歸朝廷而州縣益虛所以後來之變天下瓦解由州郡無兵無財故也日只祖宗時州郡已自輕了如仁宗朝京西羣盜橫行破州屠縣無如之何淮南盜王倫破高郵郡守晁仲約以郡無兵財遂開門犒之使去富鄭公聞之大怒欲



誅守臣曰豈有任千里之寄不能拒賊而反賂之范文正公爭之曰州郡無兵無財俾之將有捍拒今守臣能權宜應變以全一城之生靈亦可矣豈可反以為罪耶然則彼時州郡已如此虛弱了如何盡責得介甫沈簡錄卓卓錄今附於下王介甫只是刮刷太甚凡州郡禁兵闕額盡令勿填補且如一州有千人禁軍額闕五百人則本郡不得招填每歲椿留五百名之衣糧并二季衣賜之物令轉運使掌之而盡歸於朝廷如此煞得錢不可勝計又云也怪不得州郡欲添兵誠無糧食給之其勢多招不得某守南康舊有千人禁兵額某到時纔有二百人而已然歲已自闕供給本軍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軍

祖宗之法而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擇人范淳夫唐鑑其論亦如此以為因今郡縣足以為治某少時常鄙之以為苟簡因循之論以今觀之信然問為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朱子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便是這事難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軍

彭仲剛子復作台州臨海縣理會役法甚善朝廷措置役法看如何措置終是不公且如鄉有寬狹寬鄉富家多狹鄉富家少狹鄉富家新斬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家蕩產極可憐憫彭計一縣有幾鄉鄉有闊狹某鄉多富家某鄉少富家卻中分富家以男兩鄉令其均平其有不均處則隨其道里遠近分割裨補令其恰好人甚便之或曰恐致人怨曰不怨蓋其公心素有以信於民民自樂之雖非法令之所得為然使民宜之亦終不得而變也又有所在利於為保正而不利於為保長者蓋保長催稅其擾極多某在紹興有人訴不肯為保長少間卻計會情願做保長某甚嘉之以為捨易而就難及詢之士人乃云保長難於保



正又有計會欲爲保長者蓋有所獲於其中所在風俗不同看來只用倍法若產錢滿若干當爲保正外又計某餘產若干當爲保長若產錢倍多則須兩番爲保正如此則無爭又催稅之法頃見崇安趙宰使人俵由子分爲幾限令百姓依限當廳來納甚無擾及過隆興見帥司令諸邑俵由子催稅而責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是時饑餓民甚苦之恣爲吏人乞覓或所少止七百而限以十限每限自用百錢與吏或欲作一項輸納吏又以違限拒之或所少不滿千錢而趁限之錢則已踰半矣其擾不可言所以做官難非通四方之風俗情僞如何了得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重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朱子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眾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御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稽天下坐令之兵不曾做得成范仲達名如璋太史之弟爲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以無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頃張定叟知袁州託其訊問則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略記大概

又曰某保甲草中所說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緊要蓋所以防衛縣郭以制變縣有官府獄訟倉庫之屬須是四面有箇防衛始得一箇隅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彈壓之類而不復置隅官默寓箇大小相維之意於其間又後面子弟一段須是著意理會這箇子弟真箇要他用非其他泛泛之比須是別有箇拔擢旌賞以激厲之乃可此等事難處須是理會教他整密無些罅縫方可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重

又曰自秦置守尉監漢有刺史郡守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漢有十二州百三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歷代添置州名愈多而郡愈少又其後也遂去郡而爲州故刺史兼治軍民而守廢至隋又置郡守後又廢守置刺史而刺史遂爲太守之職某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卻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爲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奏則許判官自經申御史臺尙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貽害一路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略重判官之權



詰判官下卻置數員屬官如職寡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矣

陳問復讐之義禮記疏穀梁春秋許百世復讐又某書庶人許五世復讐又云國君許九世復讐又某人引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盟春秋不讒自桓至定公九世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是九世不復讐也此說如何朱子曰謂復百世之讐者是亂說許五世復讐者謂親親之恩欲至五世而斬也春秋許九世復讐與春秋不讒春秋美之之事皆是解春秋者亂說春秋何嘗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說不讒與美他來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美惡人自見後世言春秋者動引讒美為言不知他何從見聖人讒美之意又曰事也多樣國君復讐之事又不同間問疏中又引君以無辜殺其父其子當報父之讐如此則是報君豈有此理曰疏家胡說豈有此理又引伍子胥事說聖人是之曰聖人何嘗有明文是子胥來今之為春秋者都是如此胡問疏又引子思曰今之君子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言當執之但勿為兵首從人以殺之可也曰盡是胡說子思之意蓋為或人問禮為舊君有服禮歟子思因云人君退人無禮如此他不為戎首來殺你已

自好了何況更望其為你服此乃自人君而言蓋甚之之辭非言人臣不見禮於其君便可以如此也讀書不可窒塞須看他大意

又曰周自東遷之後王室益弱畿內疆土皆為世臣襲據莫可誰何而畿內土地亦皆為諸侯爭據天子雖欲分封而不可得如封鄭桓公都是先用計指射鄆地罔而取之亦是無討土地處此後王室子孫豈復有疆土分封某嘗以為郡縣之事已萌於此矣至秦時是事勢窮極去不得了必須如此做也

又曰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事委曲說盡朱子聖學考略卷十

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說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辨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圖濶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以上沈問錄

問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君從



何處修起必有其要朱子曰安得如是說只看合下心不  
是私即轉爲天下之大公將一切私底意思盡屏去所用  
之人非賢即別搜求正人用之間以一人耳目安能盡知  
天下之賢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  
好臺諫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德明錄

禮刑用專家均鄉富戶通四方風俗情偽明分數用監  
司一人判官數員好宰相好臺諫此等大綱目是食粟  
衣布之事極平常極緊要極難安頓得安學者當潛心  
焉

庚申朱子七十一歲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聖

書周深父更名序云水之深者淵洞澄澹人莫能測其源  
底之所極其或未然則必澹之而後深此理之必然也深  
父更名以避前聖其意則已善矣而其所欲名者又即其  
字而得夫所以深之道焉豈不又甚可嘉也哉自今以  
往因稱有警而日有深乎其內使相與遊者以但見其淵  
洞澄澹有異於前而莫際其極是則深父之果能爲深而  
不負乎此名也夫庚申閏月

按朱子答周深父云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  
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騫紛擾則  
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

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卻來觀書自當信此  
言之不謬也玩此書知朱子教深父深之道有自來  
矣閉門端坐收拾身心深之之始事也開卷有益深之  
之繼事也若不收拾身心如何讀書若不讀書如何道  
理浹洽必遵此言著實用功使方寸之間淵洞澄澹然  
後道理凝聚在這裏深父所造不知何如序作於此書  
之後其亦可與言深之道者乎

三月辛酉朱子改大學誠意章

按年譜云戊午歲嘗與廖德明帖云大學又修得一番  
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是日改誠意章午後疾甚不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聖

能興先是己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  
甚詳且言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  
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  
生萬物直而已矣玩此知朱子聖學自始至終步步著  
實全此直理毫無元妙處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原人始  
生之理本直也朱子臨沒以心與理一所發無私聖人  
應事直而已矣垂訓人當完全此直理也天以直理生  
人人以直理全天天人合一之學只此直理以全歸也  
夫

甲子朱子卒



按年譜云前夕癸亥精舍諸生入問疾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乃作三書一與子在令早歸收拾遺文一與黃幹令更加勉力且云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令收禮書底本踵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為之式一與范念德託寫禮書甲子即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朱子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乃領之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人勿得近諸生揖而退

朱子聖學考略 卷十 寬

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也玩堅苦工夫牢固著足八字是朱子一生定識定力至此純熟通明不用著力矣學者不循此進步斷無是處故諄諄以此垂訓即曾子告門人敬子之旨的是孔門正脈視南安道中光明何恨之言何如也識者自辨之

朱子聖學考略卷十終 七世姪孫朱孫弗重校刊

附錄

聖學考略辨偽

門人王箴

先業師朱止泉先生纂朱子聖學考略凡十卷世而其中被姪輅改易買亂盡失其舊今依原本摘其大者略加駁正并輅節要本亦互證焉他所刪削甚多未能悉辨姑詳列各條附著於後

先生原本著凡例後有宗朱子要法四十七條詳悉廣備最是喫緊教人用功處今輅刪去不載

先生原本有總目見編年分敘不致遺漏俾閱者開卷便識大概規模今輅刪去不載

朱子聖學考略 附錄

先生原本目錄分十卷每卷有年可考者旁註題之下無年可考者但註題不旁註年附於卷末閱者瞭然易辨今輅將首卷丁亥三條係有年可考者移於卷末在無年可考後又移七卷首戊申九條有年可考者於六卷之末在無年可考後這兩處夾雜不清不獨此二卷眉目混淆并令各卷旨意皆欠分曉

先生原本無標干支於前以表歲之說只開首列一條朱子庚戌生以後凡有年可紀者順推之自知且表歲有斷不可者朱子文集語類原有年月日或系於首或系於末者灼然可稽其有年雖無考而答某書在某居官何時在某卒前何時因附於某年詳見按論中既著攷據所自而



亦微露不敢遽定之意今硬標列在某歲後是認真在某年矣夫失先生虛心推校之本指況卷末不註年者約略在數年中并不敢定其爲何年故統附卷末亦詳見按論中俾閱者合前卷玩之條理井然今硬將未詳何年者系於某歲之後與按論顯相背違豈成編書手筆耶先生凡例中無表歲一條而書內表歲皆輅爲之人無緣知其非先生筆也只此一端更張口以先生凡例對勘種種不合是亂先生編書之體者此其最

先生原本分卷或三年或四年或五年而如二卷前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註己丑揚方錄家禮成俱註庚寅

朱子聖學考略

附錄

二

至於答張欽夫胡廣仲林擇之諸書皆在未詳何年之列按論皆云約在己丑後故統附於卷後閱者合通卷觀之條理井然今輅標己丑之後系以湖南諸公論中和書標庚寅之歲凡答張欽夫胡廣仲林擇之諸書皆系焉是己丑止於一書而庚寅所系何其太多且按論又俱云約在己丑後當日何不附於己丑而附於庚寅豈非先生之荒忽乎查節要俱以附己丑後者列於己丑之歲安置反覺熨貼似表歲之例於原本處處不妥而於節要處處皆妥則人孰從而知先生原本無表歲之說乎此是輅用意最深處

首卷輅標乙酉三十六歲一條以下空不載二卷輅標辛卯四十二歲一條以下空不載先生編是書總目原無一年缺遺者卽如首卷未詳何年之列答何叔京二書按論云或李先生歿後未遇南軒先生前筆當在甲申乙酉而後數年中是乙酉未嘗無書也而乃將空標一筆竟似絕無書者豈非先生自相矛盾耶又二卷未詳何年之列答胡廣仲三書按論云序此於庚寅辛卯間答林擇之三段按論云白在居憂時故類序於己丑庚寅後答張敬夫四書按論云當在寅卯間其註清辛卯尤瞭然也而乃將空標一筆竟似絕無書者豈非先生自相矛盾耶查節要乙

朱子聖學考略

附錄

三

酉不表歲答何叔京書輅按云當在乙丙間辛卯不表歲仍用先生按論當在寅卯間語豈非原本極混淆而節要極清楚乎此其心不堪爲人道也

先生四卷原本周易本義成下低一字載朱子答呂伯恭論易一書後接讀此一書發明一大段爲按論今輅刪去答呂伯恭論易一書而載按論於周易本義成下似讀此一書爲讀本義之一書矣豈非大謬輅亦不應茫昧至此查節要仍載呂伯恭論易一書而附以按論此何以故先生六卷原本答余正叔二書答陳才卿一書俱在未詳何年之列有按論二條前一條論云按陳才卿集甲辰九



月才卿因正叔見朱子先生故以此三書類敘而附於丙  
 丁間此先生編書之意也今輅移陳才卿書於九卷乙卯  
 別作按論一條而余正叔二書仍置六卷以第二條按論  
 綴其後細思陳才卿書原在末詳何年之列即不移置乙  
 卯亦於義無失而刪第一條按論則載余正叔二書緣由  
 無所考此二書何為而置於此耶且第二條按論乃總括  
 余陳三書之旨而言如這下認得天理之正無事時便加  
 持養立箇主宰用答余二書中語也須是端的在我造到  
 參倚不舍用答陳書中語也既去陳書而第二條按論仍  
 如舊則所用陳書中語豈非贅設乎輅不應茫昧至此查  
 朱子聖學考略 附錄 四

節要削去余二書并第二條按論自覺爽然此輅用意處  
 先生六卷原本答劉公度趙幾道兩書係按論第二條今  
 輅移置於劉趙兩書前為程正思書按論第二條細玩此  
 條專發揮趙幾道書中一切容忍之旨與程正思書絕不  
 相涉何為贅亂至此查節要盡舉而削之亦覺爽然此輅  
 用意處

先生九卷載蕭錄云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  
 養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  
 此所載最先生著意處今輅削不載大失原本之指而查  
 節要則載之此果何心

先生原本五卷包揚錄共八條今輅削去四條細玩後所  
 載按論乃總八條而括言之者既刪去四條則按論中如  
 擇宰相禮法工料等語都無著落查節要盡舉而削之豈  
 不爽然耶此亦輅用意處又原本第八條末小註云以上  
 包揚錄今輅刪去這五字而接口端蒙錄有小註似前四  
 條皆屬端蒙錄可無以上二字則非皆端蒙錄也潦草如  
 此不知輅果何心

去年秋箴傳赴京應禮部試謁中堂陳大人於居第出  
 講習錄見示伏讀中堂高大人論校先生書曰須細察  
 其原書草本一字不遺乃得其真精神慎勿輕易刪改  
 朱子聖學考略 附錄 五

或失本來面目至哉斯言因憶先生成是書覓人謄寫  
 清本囑先君子剛訂先君子夾籤相商卒未有所改易  
 逮先生沒其子光進屢以遺囑為請先君子再三斟定  
 答書云嘗願有所刪定今思之亦不必然但使本書流  
 傳自可使後人見前輩用功處深蓋即恐失本來面目  
 之謂也不幸光進病亡箴傳惟藏之篋中不敢失未幾  
 從子輅有僞本出匿先生原本不以示人不知箴傳別  
 有一原本迺先生質先君子在十數年前者也自箴傳  
 所存原本出而僞本之盜竊不可掩矣於是變而為節  
 要以附原本後謂非擅有改易特選其要者便於觀覽



耳言之似可聽然踪跡詭秘不令箴傳得窺之欣聞中堂高大人暨中丞張大人刻先生是書原本雖名為官局而實則輅私閉梓人於外宅並節要亦梓焉刻既竣總不令邑中一人見箴傳加意搜訪終不得觀以為恨去秋落第自京歸往海陵值學台雷大人傳學師陸君諭向輅索原本並節要各數部以進爾時尚在裝訂散置陸君館所箴傳因得借觀乃知節要仍是偽本之舊而加增潤焉其原本實不圖紊亂至此細探其用心蓋貽先生以紊亂之咎而形其刪改之為有章程也藉非有真原本與之對勘亦孰從而為先生白其誣哉卷首

朱子聖學考略

附錄

六

分校姓氏門人列箴傳其中并及兒子希伊是先生之姪與婿暨外孫同司校讐其為真原本斷無疑箴傳愈不勝痛心疾首而竊恐隱忍緘默既大負高大人張大人闡揚盛意亦將來無以對先生父子於地下用是不避攻訐之罪先辨其大者謹錄宗朱子要法并總目原目錄別呈觀覽而他增刪處擬更悉加剖析未遑也伏冀大人君子憫其苦衷知非好嘵嘵爭論者若蒙賜改正定復原本以流傳後世尤莫大之幸是箴傳所百拜禱祀而請者爾乾隆十八年癸酉孟春之月王箴傳謹識

宗朱要法 案原本在卷首

寶應朱澤撰

朱子之教補小學之功必以立志主敬為先進大學之功必以立志主敬為先窮理力行齊頭用功逐條指示缺一不可如滄洲精舍又論學者答林伯和書也總其大綱言之也讀朱子書須四方八面都體驗周徧方知就身心上一一有著力之方知自己病痛偏於那一邊用功克治方知自己工夫少了那一項用工補救前六條言其綱領後數十條言其節目積累多功力到庶幾其自得焉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十一

學者有知主敬而不立志之病讀答陳超宗悠悠泛泛若存若亡之訓宜心會而身體之也 志貴立尤貴辨滕德粹錄云若不先明得性善有興起必為之志恐其所謂操存之時乃舍亡之時德粹又錄云今之為學須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為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功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皆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為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此是大端如此其間讀書考古驗今功夫皆不可廢此二條與答陳超宗合下立志須見得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



間相發明是入手功夫不可走錯路徑

有知立志而不主敬之病讀黃先之錄此心汎然無主楊仲思錄江西諸公說甚大志傲視萬物之訓宜心會而身體之也 黃錄是散漫病楊錄是狂妄病二病皆由於不

主敬林間一錄云非是活捉一物來存著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程正思錄云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裁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苟急迫求之此心已是躁迫紛亂只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二

於道此二條正克治二病的工夫後學能處處提撕處處小心則居敬以持其志有實得矣

有專言主敬而不窮理之病讀答項平父以恭敬持守爲先又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然後見此心之眞此理之正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之訓宜心會而身體之也 吳雉錄云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逐事上理會處又其次則解釋文義葉味道錄云事事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捏合得只是才遇一事卽就一事究竟其理少間多了自然會貫通楊仲思錄云天下之理備塞滿前耳所聞

目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須當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此三條略載窮理次第必如此方不泛遺後詳明之

有專言窮理而不主敬之病讀答鄭仲禮略無存養之功實踐之志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雖盡通諸經亦復何益之語宜心會而身體之也 劉履之錄云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至走東走西如何了得余正叔錄云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三

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此二條正教人心主敬存心則讀書窮理方能切己主敬其要矣哉

有專言集義而不主敬之病讀答余正叔虛驕急迫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之訓宜心會而身體之也 余正叔錄云此心上功夫不待商量暗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間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黃升卿錄云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汎汎地過則又不可此二條發明集義主敬交關處最親切



有專言主敬而不集義之病讀答余正叔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之訓宜心會而身體之也 此書中云所謂集義正是要看得破那邊物欲之私卻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若其本領則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爲助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深體此書則不主敬不集義之病皆可去矣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四

衰則明言之矣 鄭子上錄云只爲自家元有一箇性甚是善須是還其元物不還元物畢竟欠闕此一事乃聖人相傳立定一鐵樁移動不得滕德粹云須思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功夫可做沈莊仲錄云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也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

氣定不會被血氣奪此三條朱子諄諄教人立志貫始終自言老病一段尤拳拳勉勵學者後學宜猛省汗下痛自振拔

存養而務虛靜此一病也答許生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於一旦恍然獨見則明言之矣 葉味道錄云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又云他之說卻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功夫卻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廖子晦錄云楊敬仲學於陸氏更不讀書是要不實諸所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五

無已讀之書皆欲忘却是要空諸所有陸氏說心是好物事使人見這箇物事與程朱不同者陸氏只認虛靈之心是好物事專靜坐以見之程朱只知虛靈仁義之心是天所賦予惟下學讀書而自見之毫釐之差遂有千里之謬學者宜深體焉 欲存養而難立身心主宰此一病也知言疑義知其放而求之則不放已明言之矣 余正叔錄云即求者便是賢心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是有兩心矣此心不待宛轉尋求即覺其失覺處即心何更求爲自 此更求自然愈失潘子善錄云若長醒在這裏更須看



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所發處始得黃子耕錄云要知所以講學讀書致知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求放心此二條須細玩味方知朱子代五峰之語真教人金針後窮理力行所載皆是此旨

專於察識端倪而缺於涵養此一病也與湖南諸公書則明言之矣 此書朱子自言用功次第見道緣由如此須合中和舊說序諸說例蒙印可書已發未發說讀之自反身心歷歷體驗實知此意味方信朱子由察識而反於涵養深契程子心一也一段旨意補小學主敬功夫定萬世學者進德之方而不可移易者也當時南軒先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六

生亦用功於察識端倪後與朱子往復虛心受益力以主敬涵養為主而察識擴充以栽培光大之林擇之亦用功於發見處朱子答云不務涵養本根而專看發處尤所未安後屢言之皆不可不玩

專言存養而疏於省察此一病也答□□□以敬為主而深察其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則明言之矣 中庸章句力言尤加謹以遏人欲於將萌答胡季隨又言一念起處萬事根原當加意省察黃勉齋先生言通老子晦子直後事狠狠甚矣省察之不可疏也專言存養而不用力於四端此一病也答方耕道自立規

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嚴肅不慢不欺之類其根於秉彝各有當然之則若不以此一一體驗常切操持一段則明言之矣 潘子善錄云若長醒在這裏更須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所發處始得滕德粹錄云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趨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玩此二條素涵養者固當體察四端以栽培根本擴充分量未素涵養者亦當體察四端庶得箇操存下手處不可旋發旋消以致汨沒然必以涵養為本焉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七

專言存養而不存五事此一病也答林擇之其言敬者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功則明言之矣 葉味道錄云如說足容重須著重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重自家若不重便自壞了天理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云云把聖賢說話將來學便是要補填得元初底教好此段正以五事九容皆制外養中功夫切不可疏忽專言存養而不立五倫根本此一病也吳伯豐錄今且說只是這道理須長長提撕令在已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然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



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則明言之矣 此段發明存養進德功夫即是仁義忠信不難乎心寂然不動天性體段已具之旨最爲親切學者宜熟味之著實用

力到此地位語默動靜之間皆兢兢業業有所存有所養由好而樂漸造居安深信朱子解默而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及中庸末章之義真抽關啟鍵指示之苦心也旨哉旨哉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八

方知存養而不虛心此一病也萬人傑錄如謝氏對伊川云知矜之爲害而改之然謝氏終有矜底意則明言之矣按謝氏矜字說得細末至如後人張大意有志者須自檢點由粗入細使一毫矜張俱無方有進步然虛心功夫必見到自己學問不到日用義理無窮則自不得不虛心矣若無此見識終難勉強省之省之方知存養而遽加察識此一病也答呂子約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一書則明言之矣 此條甚微密如答石子重察識則有尋求捕捉之意黃商伯所述一有求之心則其未發者固已不得見皆宜玩味蓋此層工夫是未發涵養純一之旨其切要處在此書中惟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不待察識而自呈露數語如此氣象非可強制須是兢兢業業

業知行交進直內方外力到功深則本心義理公平正大寂然不動之體方能自然呈露此朱子接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極程子敬以直內是涵養意之正傳也不然遽加察識於偶寂之頃徒滋紛擾而寂然之體不可見又不然直趨寂然一路以爲存養要訣便墮於象山去意見入虛靜之失學脈之歧由於此然則周程朱四先生之學安可不明辨而謹守之哉

存養而有間斷此一病也周舜弼錄只是此心頗要省察才覺不在便收之爾則明言之矣 葉味道錄顏子於這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此最細密楊子直錄隨物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九

者是浮念此是本心浮念斷便在此其實不是出入知間斷由於浮念則接續有用功處矣存養而內外分隔此一病也答楊子直一主於敬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則明言之矣 此書言內外分隔之弊甚明更參以答何叔京數書及廖子晦錄敬於讀書敬於應事之法則知敬是身心主宰矣存養而無生意此一病也答林德久須識得此處便是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則明言之矣 葉味道錄云若只收此心更無動用生意又濟得甚麼所以明道又云自



能尋向上去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道只塊然守得這心便了廖子晦錄云今人說仁多是把做空洞底物看卻不得當此之時仁義禮智之苗脈已在裏許只是未發動答劄子上云既知善端無時不呈露則無時不有下功夫處此三條須細玩須是由動用生意造到無時不呈露方是存養實際方是實有仁體

窮理而輕誦讀流於猖狂此一病也黃子耕錄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則明言之矣 葉味道錄云孝弟為仁之本一章如此等說話象山都不看凡是諸弟子之言便以為不是而不足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十

看其無細心看聖賢文字如此沈莊仲錄云公們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日老此悵悵然如痴愚昏盲無知之人使得這心飛揚跳擲渺渺茫茫都無所主今教公之法只討聖賢之書設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理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公今莫問陸剛定如何只認問取自己便了陸剛定他也須讀書來他若不讀書如何做得許多人先生吁誤人誤人玩此二條象山不教人讀書其弊甚大始信朱子以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義接連血脈貫通

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為循序致精讀書之法真以祕訣示人也學者誠鑒陸學流弊而守是法讀書其必有得矣

窮理而徒習章句此一病也答林擇之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則明言之矣 葉味道錄云專做時文底人只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又錄云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已上體察但於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如此濟得甚事玩此二條則知學者須去時文訓詁二病方可言讀書窮理而徒務博洽此一病也答劉子澄博雜之病須痛斬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十一

截吾人未老先衰餘日幾何而費日力於此卻於自家身上都不著力豈不是顛倒迷惑之甚則明言之矣 沈莊仲錄云伯恭子約宗太史公學以為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又云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疏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玩此條言博雜者必不能窮理學者宜鑑之

窮理而徒為拘謹獨善此一病也答李敬子大概是如此然須更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實用不為空言則明言之矣 陳安卿錄云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都無事可做了



又錄云如中庸九經箕子陳洪範周禮載許多經國制度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且如禮樂射御書數律麻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概道理方浹洽通透安卿所錄甚多皆當詳玩

窮理而偏於事功此一病也答陳同父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則明言之矣按答陳同父數書最宜詳玩古聖賢從根本上精一執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若桓文高太管晏蕭魏是就利欲中做些事業故朱子欲學者於本根親切之地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主

天理人欲之分毫釐必計絲髮不差密傳謹守以待將來必不舍我道義之正徇彼利欲之私此發明王霸之最分明者前古後今皆不及也

窮理而不究四端此一病也葉味道錄仁義禮智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原頭見得這箇了方可講學方可看聖賢說話則明言之矣陳安卿錄云如論孝須窮箇孝根原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原來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原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葉味道錄云緣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卻自見得又錄云孟子發明四端乃

孔子所未發朱子教人窮究四端如此其切雖象山亦以四端立教而自尊傲人其立心見地原大不同豈可因此而遂諱言之哉

窮理而不究五事此一病也徐居父錄這耳目口鼻手足合是如何安頓則明言之矣吳伯豐錄云說復禮卽說得著實若說作理則懸空是箇甚物事葉味道錄云耳目聰明得之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爲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覆就心上看方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見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主

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朱子教人於四勿九思窮究敬用五事道理則實踐工夫卽從此下手矣

窮理而不究五倫此一病也徐居父錄云如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合是如何區處則明言之矣滕德粹錄云爲學既知大端是欲復天之所與而必爲聖賢便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爲五箇大樁相似念念理會便有工夫可做所以大學在止於至善爲人君臣父子朋友止於仁敬孝慈信夫五倫爲五大樁窮理而不究此豈能免於面牆哉窮理而不虛心此一病也答王才臣較短量長非人是已



則明言之矣 潘子善錄云今有人自任已意說將去更  
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  
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此段極言不虛心之  
病宜反身自省

窮理而不究欲根此一病也吳雉錄今且將義利兩字分  
簡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則明言之矣 不知何氏錄云  
這裏須思量顏子如何心肯意肯要克已復禮自家因  
何不心肯意肯去克已復禮這處須有病根先要理會  
這路頭方好理會所以克之之方須是識得這病處須  
是見些小功名利達真個是輕克已復禮真個是重真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古

個是不恁地不得朱子教人必識病根方是窮理方能  
克復

窮理而不究氣質之偏此一病也葉味道錄陸子靜之學  
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質之雜把許多粗惡底  
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則明言之矣 此段甚精宜細玩又  
云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干了百當  
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氣稟不好今才  
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  
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  
袞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底

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  
父無兄只我心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  
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又曰告子以後如荀  
揚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噫其弊甚矣如劉念臺黃  
太沖皆是認氣為性也

窮理而只反求於心急迫危殆無科級依據此一病也論  
語或問必識此然後可以為仁則其為說之誤又明言之  
矣 此條甚細謝上蔡以覺為仁以活物為仁以孝弟為  
近仁而非仁朱子駁之曰以孝弟為非仁又以閭巷之  
人徒能謹於事親從兄而不識其為活物終不可以入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古

道必其潛聽默伺於事親從兄之時幸而得其所謂活  
物然後可以為知仁也必如其說則是方其事親從兄  
之際又以一心察此一心而求識乎活物其所重者乃  
在活物而不在于父兄其所以事而從之特以求夫活  
物而初非以為吾事之當然也此蓋源於佛學之餘習  
非聖人之本意玩朱子之意欲學者窮究所以事親從  
兄本於性命之理而存養之能存養此性命之性則自  
有知覺不可以知覺為仁而欲知之也其旨微哉

窮理而不熟讀經書此一病也沈莊仲錄且只熟讀正經  
行住坐臥心當在此自然曉得則明言之矣 周元興錄



云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游連叔錄云讀六經時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朱子教人讀經書只貴熟熟則有味義理漸明朱注當與正文熟讀意味深長

窮理而不研究史鑑此一病也鄭子上錄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則明言之矣 甘吉父錄云先讀史朱子聖學考略要法

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邵浩錄云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卻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學朱子教人讀經書史鑑以及諸子百家之得失必如是方見得天理完全也窮理而不究出處極至道理此一病也沈莊仲錄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及至又無可爲者則明言之矣葉味道錄云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

捨此則無以自活今世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之所事者只有箇曹氏魏末之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耳玩朱子所言君子出處豈可忽哉窮理而不透患難生死此一病也林叔恭錄物格知至則自然理會得這箇道理觸處皆是這箇道理生亦是這箇道理死亦是這箇道理則明言之矣 周元興錄云或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著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又曰把心不

朱子聖學考略要法  
定喜怒哀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恐懼憂思是外來底不由自家曰都不得便是外面來底須是自家有箇道理措置得下恐懼憂思只是徒然事來亦合當思慮不妨但只管累其本心也不濟事孔子畏匡人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了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怡然只看此便是要見得道理分明自然無此患所以聖人教人致知格物考究一箇道理自此以上誠意正心皆相連上去也玩朱子之旨必見這箇道理分明的確雖歷患難生死方能分毫不動到此地位其窮理得力之候乎窮理而不究天地陰陽五行本體運行之妙此一病也陳



安卿錄有此理便有此天地有理便有氣則明言之矣

林子武錄云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理理外別有箇心楊仲思錄云天運不息晝夜展轉故地捩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疑結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吳振錄云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萬正淳錄云陰陽五行之理須常常看在目前則自然牢固矣潘立之錄云氣之精英為神金木水火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者是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六

禮智者神也陳安卿錄云程子言日升降於三萬里是言黃赤道之間相去三萬里天日月星皆是左旋只有遲速天行較急日行稍遲一年一周天月行尤遲二十七日半強與天相值沈杜仲錄云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包顯道錄云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沈杜仲錄云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岷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又錄云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是南來水多北流甘吉父

錄云潘子善問如何可治河決之患曰漢人之策令兩旁不立城邑不置民居存留些地步與他不與他爭放教他寬教他水散漫或流從這邊或流從那邊不似而今作堤去圩他元帝時募善治河決者當時集眾議以此說為善李公晦錄云有人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此數條記其大略學者須將天地陰陽五行日月星辰山川之理各項窮究其條理之分本原之合胸中并見得親切常在目前庶幾此心光明洞達其有合乎窮理而不究草木鳥獸萬物之性此一病也答黃商伯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九

而理絕不同已明言之矣 李杲錄云於孟子集注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為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大學或問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為也朱子批云此一條論得甚分明黃子耕錄云虎狼之仁豺獾之祭蜂蟻之義卻只通這些子輔漢卿錄云徐子融以書問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子熱大黃寒此性是氣質之性陳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朱子曰子融認知覺為性故以此為氣質之性性即是理有性即有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程正思錄云草木都是得陰氣飛走都是得陽氣各分之



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本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雛之類是也惟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卻有陰中陽陽中陰者輔漢卿錄云冬間花難謝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畢竟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玩此數條則程子所云一草一木亦有理者可以知其大概從此再加研究透得天命源頭在已在物只是一理非實用功者未可輕易問津也

窮理而不透天命物我一體道理此一病也陳安卿錄太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辛

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則明言之矣萬正淳錄云天命之謂性三句古人因甚冠之章首蓋頭腦如此若識得此理便是勉強亦有箇著落又錄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乃天命之本然也楊仲思錄云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葉味道錄云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

忽然有風有雨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吳振錄云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廖子晦錄云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舒高錄云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意然不可無分別亦不可太說開成兩箇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之意可也葉味道錄云看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壬

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又曰如心之各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這說心是合理說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爲主而不違乎理就地頭看始得黃子耕錄云邵堯夫說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此說甚好蓋道無形體只性便是道之形體須是有箇心便收拾得這性發用出來蓋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便是實理吾儒以性爲實釋氏以性爲空若是指性來做心說則不可令人往往以心來說性須是先識得方可說吳伯豐錄云若指有知覺者爲性只是說得心字前五



條言性命根原物我一體中五條言心性道理當見得分明末條言不可以心說性謝氏以覺為仁正蹈以心說性之病故朱子必以窮性命之理為主窮性命之理本是物我一體方是物格知至也

窮理而不透欲盡理純全體大用無所不明此亦病也葉味道錄云若知得到許多蔽翳都沒了如氣稟物欲一齊打破便日日朝朝只恁地又錄云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知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則明言之矣 萬正淳錄云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根心只是弄他物事其他有合理會者渠理會不得卻禁人理會彼所謂簡易者苟簡容易耳葉味道錄云如今須著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子不知無有纖毫窒礙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便是致字意思沈杜仲錄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只趨著腳指頭便是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道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性底全體按陸子靜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卷

良知良能三句關陸學與孟子不同處最分明不容假借至程朱接孔孟正脈全在求仁充四端方能欲盡理純體用皆明玩葉沈二條則知朱子所謂用力久而豁然貫通者真在此矣學者勉之

力行而不敬畏流於猖狂此一病也葉味道錄後生纔入其門便學得許多不好處便悻悻無禮則明言之矣 萬正淳錄云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義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為存養此卻不得吳伯豐錄云金谿說充塞仁義其意之所指似別有一般仁義玩此二條則象山雖說仁義實不能小心擴充仁義也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卷

力行而拘於一行此一病也答曾無疑死底孝弟則明言之矣 玩夫子論士序孝弟於有恥不辱之後更玩朱子周禮三德說則此義可了然是以君子貴聞道也 力行而趨於事功此一病也李守約錄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則明言之矣 朱子答呂氏兄弟陳氏同父諸書皆當深玩學道而墮於功利此義利公私分途此朱子所深關後學所切戒者

力行而不充四端此一病也葉味道錄若不能常如此如草木之萌芽相似自去踏折了更無生意則明言之矣



李公晦錄云江西之學無了惻隱辭遜之心但有羞惡之心然不羞其所當羞不惡其所當惡有是非之心然其所非非其所是沈杜仲錄云滿腔子是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彌滿充實都無空闊處廖子晦錄云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玩此四條擴充四端有許多工夫在人自去用功如四勿九思志據依游曲曲體驗皆是若象山便能如此之說徒爲大言豈真知仁義之心而有小心大力者哉

力行而不敬用五事此一病也答何叔京尊兄容貌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莊整齊肅之意終若有所不足則明言之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書

矣 萬正淳錄云非禮勿視聽言動皆是定本周舜齋錄云知覺言語多便用簡嘿意思疏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沈厚重此等教誨實修身工夫學者宜切已體之

力行而不實敦五倫此一病也程正思錄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則明言之矣 葉味道錄云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己方解恁地堯所以修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修此道而成舜之德自

天地以先義皇以降都卽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卽便是得此道理於己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此條發明極暢尙書學庸論孟只是這箇道理朱子諄諄立教苦心後學其自勉之

力行而不能虛心此一病也李闕祖錄但知自做工夫而不就正於有道未必自家見得便是則明言之矣 橫渠先生是何等聰明學力必遇二程乃有進境後學安可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書

不深省 力行而不去欲根此一病也沈莊仲錄克己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截了更不復萌則明言之矣 董叔重錄云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要用淨盡截斷了沈莊仲錄云如自家饑見芻豢在前心中要喫卻忍得不喫然欲喫之心未嘗忘克己底則和那欲喫之心也打疊殺了曾擇之錄云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初學則牢劄定脚與他捱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葉味道錄云如克伐怨欲卻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



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  
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  
夸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  
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  
多小小病痛都如冰消凍解無有痕迹潘子善錄云克  
己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爲仁沈莊  
仲錄云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  
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玩此數條  
須是割定腳著實克去積累久後見得大處分明方能  
如紅爐在此而不可犯是實得力也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朱

力行而不變化氣質之偏此一病也李守約錄須是看人  
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  
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則明言之矣 程正思  
錄云德性若不勝那氣稟亦非是元地頭不渾全只是  
氣稟之偏隔著故窮理盡性則善反之功也楊仲思錄  
云死生修夭富貴貧賤這卻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  
之於父子這箇卻須由我不由他了玩此二條則氣稟  
之偏便夾雜私欲須以理爲主使此身一聽命於理方  
是變化氣質豈可不深造到此  
力行而不本經書語錄此一病也答呂伯恭若說學者則

凡聖賢一言一行皆當潛心玩索要識得他底蘊自家分  
上一一要用的豈可不存留在胸次則明言之矣 吳振錄  
云人白睡不得要將聖賢道理扶持答呂伯恭云凡讀  
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  
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  
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  
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玩此三條卽周子入耳存心蘊爲  
德行術爲事業之旨卽周易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之旨學者於聖言當涵泳佩服力行將去方有準則烏  
可任意以制事耶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朱

力行而不本史鑑通世務此一病也答陳安卿又不可一  
向去無形迹處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旨意史傳得失  
上做工夫則明言之矣 輔漢卿錄云讀書既多義理已  
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治亂理會  
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朱子  
教人讀經必繼以史者蓋不讀史則必有差處不則獨  
行自了而已以言體用完全則未也  
力行而折於患難有乖出處取與名節此一病也黃升卿  
錄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則明言之  
矣 輔漢卿錄云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



底人雖是做工夫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又曰必先教取捨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立腳不定安能有進余正叔錄云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忤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傷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人之有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包顯道錄云孟子言舍生而取義只看義如何當死便須死古人當此只是尋常今人看著是大事愚向讀朱子此等語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朱

猶未實見其然近乃深信是如此古人有父子兄弟夫婦師弟朋友同時殉難者當是時名節重身家輕則死真尋常事也正氣歌云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信然哉

力行而不徹天命吉凶同患者此亦病也曾擇之錄已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己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此是甚氣象安得不謂仁之本體則明言之矣 陳才卿錄云人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

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疏遠近之分黃毅然錄云如愛其親愛兄弟愛親戚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國家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差等且如敬只是一箇敬便有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有許多分別玩此須是從同患中見理一方不流於爲我從同患中見分殊方不流於兼愛義之盡方是仁之至此非有至大之心至精之識解不能已之性情未易到此地位也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朱

欠闕他底如何不樂則明言之矣 潘立之錄云道理出來處只是一源散見事物都是一箇物事做出底一草一木與他夏葛冬裘渴飲飢食君臣父子禮樂器數都是天理流行活潑潑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來見得透徹後都是天理李杓錄云性者便是仁義禮智盡云者無所往而不盡也盡於此不盡於彼非盡也盡於外不盡於內非盡也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不能施之宗族施之宗族不能施之鄉黨施之鄉黨不能施之國家天下皆是不盡至於盡禮盡義盡智亦如此至於盡人則凡或仁或鄙或夭或壽皆有以處之使之各得其所



至於盡物則鳥獸蟲魚草木動植皆有以處之使之各得其宜又云盡心是知盡性是行盡心是見得許多條緒都包在裏許盡性則要隨事看無一之或遺沈莊仲錄云聖人通身都是這箇真實道理了拈出來便是道理余正叔錄云聖人之生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不待修為自然與天為一若其餘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智與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為誠有一毫見得與天地不相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玩前三條必聖人地位方能欲盡理純然不可強也不可懈也須遵後一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手

條盡執擇功夫果能仁義禮智忠孝廉節發於本心誠然肫肫懇懇流出來體於身見於事無不是此道理庶乎欲可盡理可純無愧於復焉執焉之謂賢矣可不勉哉

朱子聖學考略原本卷首有宗朱要法一卷最為讀者入門指南當刊行此書時宗洛先卒家庭多故輒將原書紊亂其次此卷則徑行刪去其於先生誨人不倦隨病與藥之心既有所違而朱子之學廣大精深使初學之士隨所見而有得者亦遂晦昧而莫白也椿既得原本於先生之孫毓賢據以補刊其全書簡冊浩繁雖前

後次序之間編輯無法誠為謬妄然於原文未致極背今既力有不暇則僅以屬弟榫校而存之當時原本為先生婿王君箴傳所藏嘗以督學雷公鉉之詢是書欲重正之而不果見諸王君所記載云道光三年正月己丑婁縣姚椿記

先鄉賢公著述甚富自先君子捐館後家庭多故藁俱散失祇刻有文集及朱子聖學考略兩種而聖學考又改竄失真近年婁縣姚子壽徵君始將刻本照原本改正補刻卷首宗朱要法而改正聖學考尙未重刻至舊板本河督儀封張公捐刻張公罷職與正誼堂書板繳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手

抵公項而板久亡矣他如合意編天文河道史論諸藁暨文集聖學考原本并先君子撰公紀年略先君子遺書日記毓賢得之表兄王耕伯先生五經四書學旨毓賢得之姪在銘朱子文選毓賢得之盧生昶朱子語類選目錄毓賢得之弟重同陽明輯朱子晚年定論辨毓賢得之公友喬秦川翁曾孫榮恩更有朱子誨人編象山學辨草廬白沙陽明學辨先儒闢佛考諸儒雜佛考吏治集覽師表集覽保釐集覽遍訪不得茲姚徵君刻宗朱要法外又刻合意編葉子雲中丞刻易經學旨呂月滄明府刻外集廬生刻朱子文選目錄又刻陽明輯



朱子晚年定論辨毓賢既感諸君之表章先人深幸先集之已失而復得而不能無憾於棉力薄材不能遍求遺藁統付剞劂以傳後世附書茲編之末以志毓賢之過云道光四年五月二日孫男毓賢謹識

朱止泉先生遺書世多不能舉其名以故佚亡過半至吾師唐先生始毅然起而求之然數經兵燹文獻散落殘闕有間矣其昌不敏嘗有助吾師遍求之志數年來奔走吳越江淮燕趙以弁陋所及於寶應劉氏得易旨六卷文集八卷於錫得外集五卷於滬得朱子文選十四卷於蘇得聖學考殘本四卷後聞吾師已於先生裔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三

孫家得聖學者全本十卷如此而已今秋於津門又得宗朱要法一卷合意編五卷因先錄其宗朱要法先生遺書尙不止此他日或有得焉未可知也夫以先生學之之勤思之之精行之之篤本其心體實踐之餘發而為書宜皆字字可傳萬世永為學朱子者之表式而孰知百餘年間簡斷縑縑已如此然則世之不務躬行而欲以區區殘卷故紙冀萬一或能傳於後世以博其名之不朽嗚呼其亦誤矣其昌願學朱子有年矣而竟絲毫無得豈非以此也與今讀先生書乃知學朱子有道在此而不在彼也先生此書發明學朱子者其道有四

立志存養窮理力行始言學者之病次取文集語類以證明之次又取文集語類以救藥之掣綱於上詳目於下秩然有條貫澈終始故凡宗朱而不得要法者讀此書則雖以其昌之愚亦且恍然而悟是真天下學者必不可少之書也故亟錄而傳之惜乎先生所著朱子海人編之不存也甲子仲秋後學海甯吳其昌志於天津之寄廬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三

按此編原刊頗有誤字其尤顯者如四頁十三行滕德粹云當脫錄字四頁十六行自是歇不住當有腳字九頁三行主敬立極以周子原文校之當作主靜十一頁二十行一便當作一般十四頁十八行商量子子當作了十五頁十七行性命之性當作理二十頁五行必竟當作畢竟二十八頁一行資資當作資質凡此必然謬誤已改正因記原本如此又兩引李杓錄按語類但作杓已缺其氏考朱子門人名杓者二林杓字子方官至安撫使別集有與林安撫書陳杓字自修長樂人無李杓者不知止泉先生何所本也姑記其疑以質閱博其昌又志

聖學考略既命工重刊其明年吳君子馨於津門得宗朱要法錄副寄太倉師且以示余是書本考略卷首因



請於朱丈弗丞昆仲先從事焉子馨既為正其訛字而傳鈔再四亦不能無誤適見朱慰予丈家有姚春木先生原刻本借歸校改然如原書奪落第八頁第一行旋安排上應有逐字又第五行深上應有資字第十一頁第七行又錄乃徐居父錄之誤第八行說得下應有去字皆刻成後枝出與吳跋四頁兩誤皆漏未更正其窮理之末一段力行之末兩段一病皆作亦病或別有故今姑仍之第二十一二頁前五條中五條兩五字原空今以意為補但末二條條上應空未空且應加二字未及增入姑志於此止泉先生著作以考略為生平所最

朱子聖學考略

要法

語

致力而刻本既為其姪輅妄改姚春木所得之王氏本又不可復睹不得不據原本重刊而以王君箴傳辨偽一篇附於書末俾覽者有所考鏡至先生遺書之存佚道光間裔孫毓賢曾跋於陽明朱子晚年定論辨後今遂錄列此並以吳君跋尾附焉他日倘可次第訪得重為刊布使寶應之傳復顯於世是則愚所企望也已後學劉啟瑞謹識

重刻後審知刻工致誤者第十頁十四行逐日逐段分明理會致逐日二字不及更正並志於此

重刻朱子聖學考略後附宗朱要法全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校勘記

目錄

|            |                             |   |
|------------|-----------------------------|---|
| 第三葉        | 與鍾戶部                        | 明國朝蔡氏方炳涂氏宗瀛刻本朱子文集及本書正文部均有論虧   |
| 欠經總制錢七字    | ○後一行                        | ○案朱先生所據文集似係蔡刊本因世只通行蔡本其中偽字亦多同其不同者多出先生臆改或刻誤非本有異文者則舉別本庶省繁瑣刊凡蔡刊或與諸本有異文者則舉別本庶省繁瑣 |
| 酬張敬夫贈言     | 案本書正文酬上有奉                   | 第四葉與張敬夫   |
| 夫各本同       | ○二行                         | 答陳丞相書   |
| 案正文與作      | ○二行                         | 答陳丞相書   |
| 各本同        | ○二行                         | 答陳丞相書   |
| 論語孟子集註或問成  | 問一段孟子或問五段                   | 第十葉   |
| 奏巡歷至台州奉行事狀 | 案正文下奉作奏誤                    | 第十一葉  |
| 潘炳錄        | 案正文炳作柄是考語類及道南源委宋元學案滄洲學案正文作柄 | 第十三葉  |
| 朱子聖學考略     | 校勘記                         | 第十四葉  |
| 柄植弟也       | 程端蒙錄                        | 前敗一行  |
| ○後二行       | 程端蒙錄                        | 前敗一行  |
| ○後二行       | 程端蒙錄                        | 前敗一行  |
| 二十一葉       | 吳雉錄                         | 言不效黃卓錄應據正文補入辨謂不   |
| 乞撥飛虎軍劄子    | 案正文進上有乞                     | 楚辭集注成   |
| 二葉         | 進德劄子                        | 案正文進上有乞   |
| ○後八行       | 進德劄子                        | 案正文進上有乞   |
| 卷一         | 第一葉                         | 癸亥朱子十四歲   |
| 第一葉        | 癸亥朱子十四歲                     | 案此干支標題依王箴傳詳   |
| 王云自有真本今未之見 | 即略刻節                        | 類嘗言某云云  |
| 要亦未見得故姑仍其舊 | ○四行                         | 類嘗言某云云  |
| 係錄洪氏年譜據沈備錄 | 下四條既錄                       | 又   |
| 分注出處此條獨否不一 | ○八九兩行                       | 只逐句理  |
| 會呂氏寶誥堂木句下  | 朱筆                          | 呂本作   |
| 有去字        | ○後五行                        | 再   |
|            |                             | 呂本再上有   |
|            |                             | 及字  |
|            |                             | ○以上   |







字○後 莫測所謂蔡本測下有其 第三十二葉 頗有  
 分職者蔡本無者字 第三十三葉 留意經學蔡本經作  
 天子憐憫蔡本作憫憐 母會其奇贏蔡本奇作踦  
 第三十四葉 註誤朝廷蔡本廷作 第三十五葉 巴賓印  
 祚之民蔡本作祚 語點追每鄉分稅呂本某 鄉司主  
 人頭知悉呂本悉誤委王氏白印年譜引 預榜曉示王  
 則同此○後七行

卷二  
 第一葉 某家案某當依文集作烹以 倡明蔡本作唱  
 集亦同○ 第二葉 以俟蔡本俟作 第三葉 為未發耶  
 後四行

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四  
 蔡本發下有 試以蔡本試上有 凡感之蔡本凡上有  
 時字○四行 第四葉 別有一物蔡本無一 第五葉 誨諭曲折始不  
 能無疑蔡本曲折下有數條二字始下 偶見得蔡本偶  
 字○以上同 第七葉 凡其未發者案各本皆無其字依  
 在後十行 第八葉 明道先生蔡本無先生 但未知  
 見本有其字 第九葉 而為善矣蔡本無而  
 高明觀之蔡本知下有自 何如蔡本作如何案此  
 一蔡本下一字作二 第十葉 答程允夫云案凡書或有書字或無 第十一  
 以上均在後二行 第十一葉 初夏蔡本作夏 力所能  
 從初蔡本作初 第十五葉 聲音蔡本作音 第二十四  
 為蔡本無所 第二十三葉 聲音蔡本作音 第二十四

葉 己丑朱子四十歲案以上答汪尚書與陳丞相書攷  
 沿洪譜錄省劉再辭于戊舊刊各本皆應繫在此年朱先生  
 子故差一年○後十行 第二十五葉 性為未發蔡  
 無此四字 第二十六葉 所謂蔡本謂 已發之言  
 蔡本發作 第三十一葉 細觀蔡本觀 一事蔡本  
 改○五行 第三十四葉 然人自有蔡本然作  
 白田手校蔡本改事 第三十四葉 然人自有蔡本然作  
 字作為字○後十行 培壅蔡本壅作 第四十二葉  
 第三十九葉 乃道之體用蔡本乃作 已發未發  
 自○ 第四十五葉 乃道之體用蔡本乃作 已發未發  
 二行 蔡本未發 紛紜蔡本紜誤 第四十六葉 不至者蔡  
 已發○四行 第四十七葉 真靜二字案  
 後六行 第四十七葉 真靜二字案

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五  
 真靜○ 第四十八葉 如此存案涂本存下有得字 第  
 後四行 第五十一葉 設蔡本設 第五十二葉 薦聞蔡  
 行 第五十一葉 設蔡本設 第五十二葉 薦聞蔡  
 薦作借○ 嘗謂蔡本嘗作常 第五十四葉 沈潛蔡本  
 後六行 嘗謂蔡本嘗作常 第五十四葉 沈潛蔡本  
 潛沈此朱先生 井田蔡本井田作地 諸縣蔡本諸  
 改正○五行 第五十五葉 道學蔡本道學 第五十六葉 幸一思之  
 第五十五葉 道學蔡本道學 第五十六葉 幸一思之  
 蔡本幸作 試○五行

卷三  
 第一葉 有百餘家蔡本有百有餘家呂 非徒得其意  
 蔡本徒下有可以 蒐輯蔡本同 明本疏作流○後三行



學之同於先生者蔡本同呂刻精義者下有與其非識  
 先生蔡本同明本及呂本精 第二葉 不傳之統蔡本統皆作傳  
 呂刻精義作緒於 無所得哉蔡本無所字 第三葉 適  
 義為長一行 第五葉 則復蔡本則上有然 第五行  
 原作通據宋本通鑑 第五葉 則復蔡本則上有然 第五行  
 綱目改正後二行 第十葉 非禮而視且聽焉後七非  
 七葉 定論蔡本作論 第十葉 非禮而視且聽焉後七非  
 禮而言且動焉後八行 蔡本非禮而視且聽焉後七非  
 物蔡本無兩一字 第十四葉 太極圖傳洪譜作太極  
 答胡廣仲書及語類程允夫問皆作圖說第十五葉  
 今流傳本亦題圖說從年譜是一行  
 制其精神蔡本同王氏校蔡本 第十六葉 孫日周王校  
 據答鄭景望書第十九葉 計其出入涂木計 鈞校彌  
 作日用三行  
 朱子聖學考略校勘記 六  
 密蔡本彌作靡 以 皆出於法令蔡本於作平 第二  
 十一葉 所主靜注文 蔡本所下 又說敬注文 王  
 後八行 第二十六葉 非敬孰能行之蔡本敬下有其字  
 法同不應獨第二十九葉 小者疑義同 五行  
 異後四行 第三十葉 非此心之發見於他  
 處也蔡本乃此心之發見非 第三十一葉 語根本愈  
 張南軒集愈第三十四葉 所以生者蔡本無者  
 固蔡本三行 誠使能蔡本能有 全其所以生蔡  
 輕重蔡本四行 亦初無干蔡本干下有涉 第三  
 無其字第三十六葉 大小蔡本大小 第三十九葉  
 十七葉 饑飽蔡本作飽 大小蔡本大小 第三十九葉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認物為理蔡本物作 有何蔡本何所 第四十葉 換  
 東作西蔡本換作 第四十五葉 固是蔡本固作即 第  
 四十七葉 故雖舜禹之聖蔡本作而雖舜禹 第五十二  
 葉 正謂此也蔡本謂作 第六十葉 數千頃蔡本作數百  
 行 第六十一葉 虞衡蔡本作 則供蔡本則作賦 以  
 第六十三葉 六十四邱蔡本邱作井案作井是上文云  
 日六十四邱而下日有戎馬四匹 街道蔡本道作路  
 兵車一乘不可通應正八行 第六十四葉 無毫髮之偏倚  
 六千四萬蔡本作六十四 第六十五葉 金作贖刑案依上下文刑下應  
 蔡本無之第六十五葉 誤脫五行 明例也蔡本明作名 惟其察之有不審蔡本  
 朱子聖學考略校勘記 七  
 恐五行 當有涂刻同蔡刻作 若彼蔡刻彼作使 第六  
 十六葉 不之悔蔡本之 嘗通貫蔡本嘗作 第六十  
 七葉 殆必因蔡本因 安得敢輕信其言蔡本無得字  
 第六十八葉 輕搖蔡本輕作 以為藩屏蔡本為作  
 第六十九葉 性情蔡本情 知必蔡本必知 自行  
 以相感而特不慮其不親也蔡本不慮其不親也 自行  
 一日得蔡本作得 天理民彝之常性蔡本之上 有本  
 行 第七十葉 度數蔡本作數 八行  
 卷四  
 第一葉 六百一十二條涂本及近思錄作六百二十  
 二條是蔡本亦謂七行



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近思錄無之要二字與夫下初  
見涂本及近思錄皆案語警咳案應依莊子徐無鬼第  
三葉終是原刻本終第八葉文集罔敢或替蔡本替作行  
第九葉迫蹙蔡本作蹙迫第十葉漫受蔡本作冒行  
縱與各本同王校蔡本生平蔡本作平生第十一葉  
藥之哉蔡本作哉行俞旨涂本作俞行熹之願也涂本願  
第十一葉復於下息蔡本復作息行方息之資蔡本資下  
九行惟人亦然蔡本惟作惟第十三葉既掃蔡本既作既  
語嘿動靜蔡本作動靜第十四葉能見得大意原刻本  
四行後第十五葉更有思索為佳案有當作自此仍蔡  
後六行聖學考略校勘記正與程子說呂刻或問正上  
孝弟固為仁之發呂本固為作則如水之源呂本無如  
行第十七葉不可以不察也呂本無以字第十九九葉  
孟子子之言性善而字孟上有然後能重禮呂本無  
十行實見其所明之善呂本見作踐第二十十葉守靜復  
本呂本復作後曰然則存心養性案曰上應有又字以  
端後四行第二十一葉若程子云呂本無云第二十四  
五行長而不過於傷各本及詩集傳序文過第二十五  
葉風詠蔡本風作第二十六葉論孟精義朱子所著書  
應正○第二十葉讀者甚毋易視案甚字疑誤似當  
七行

第三十一葉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云案依全書  
文不全皆有略字此孫此理者○蔡本此作斯第三十三  
二葉行持坐臥案持字疑誤第三十三葉集聖恩蔡  
作誤思勸諭蔡本論作喻○按全書論軍民等人涂  
○一行勸諭蔡本論作喻○按全書論軍民等人涂  
軍民下有諸色係囚○後四行熊仁瞻各本瞻仁  
二字○十行係囚○後四行熊仁瞻各本瞻仁  
瞻唐建昌人性至孝存慈烏來巢之異第三十四葉羗  
各書無作贖者今歸從原刻○後六行匡貢之敷淺原  
廬故本同案王氏校本羗作康康本作匡貢之敷淺原  
是也○第三十五葉推諉涂本諉作托聽聞蔡本作  
五行其財蔡本作財產第三十七葉種田之後蔡本種  
後四行耕案作耕是作種與下種子不合禾苗既長秋○後九  
且耕字承上文而言○後六行禾苗既長秋○後九  
朱子聖學考略校勘記  
行第三十八葉青黃未交之時蔡本時作時第四十二  
葉哉○七行斷滅原刻本滅作滅第四十三葉死生  
蔡本作生死案佛說第四十五葉頭尾之意明本涂本  
亦作生死○三行尾案紙尾之意謂書尾所說之意明涂本是蔡本誤作  
純尾朱先生只見此本以為不可通而改之然非朱子原  
文應正○後七行伊川之言詳矣蔡本之言作言第四十八  
葉擿埴字○後二行第五十二葉則又以蔡本又作  
行豈有所忽忘耶明本涂本豈以忽忘為高各本忽  
物○後五行第五十四葉省察之功助○後七行第五  
十六葉蒲田案蒲田應作蒲田附置故城在今縣城  
卷五



第一葉文同許來此疑誤○後三行此來不可不鑿耳本蔡  
鑿作監○第二葉近得書○後三行此上有子靜二字案  
後六行  
亦自覺其前說之誤○後六行亦作則巧為飾說○後八  
行第三葉全少檢點○後三行檢點○後三行用工夫○後八  
後四第四葉所示荆州問答○後一行荆州作江第五葉  
臣請按○後一行請作謹第十葉供上之賦○後二行以  
立綱紀者○後一行紀綱○後一行第十一葉驚逐其徒黨○後一行  
王校蔡本云驚一作所以立綱紀者○後一行原刻本無立  
警疑可○後三行所以立綱紀者○後一行原刻本無立  
十二葉其他州縣○後九行蔡本縣作郡第十六葉不得阻絕客  
取節○四行求真言○後二行蔡本真作直第十七葉近日出  
朱子聖學考略校勘記十  
糶○本近日諸色銀○本銀作錢各本同災傷非輕  
蔡本輕作○不惟不多○後九行蔡本惟作爲第十八葉賒借生  
穀與米○後一行各本與皆作舉米即成米朱先生羅改爲與○五  
深切疑之○後九行是○後九行恐有譴責○後九行  
明涂兩本皆作詰責是也朱先生當時蓋見蔡本智力  
短淺○後十行三縣○後十行蔡本及原刻本均作二縣按三  
行第二十葉非理搔擾○後十行蔡本及原刻本均作二縣按三  
授之文不敢改○後十行諸郡○後十行蔡本及原刻本均作二縣按三  
待考○十行二千石補武校尉○後十行蔡本及原刻本均作二縣按三  
譜云時值大旱一段○後十行蔡本及原刻本均作二縣按三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即當從譜作閏○後二葉按年譜云初既分  
行至二十三葉七行  
場一段○後二葉按年譜云初既分  
月作閏三月聖所作凡老幼作大小幷行○後二十四葉  
朱子與陸象山及僚友諸生至白鹿洞書院講習○後二十四葉  
下二月陸象山訪朱子云一段亦據年譜○後二十四葉  
講習二字無根應仍照年譜作講習○後二十四葉  
鹿洞書堂○後二十四葉書院○後二十四葉  
靜之學○後二十四葉蔡本學作病第二十五葉恭稟者○後二十四葉  
第二十六葉武備不修○後二十四葉蔡本及原刻本修均作備鈔  
第二十七葉統轄放閱○後二十四葉蔡本放作教第二十八葉  
有團給教習之文○後二十四葉蔡本給作結是又案下文第七行有云  
朱子聖學考略校勘記十一  
疑團結或為關集之○後二十四葉蔡本司作私第二十二  
九葉案語而亦為兆之深意也○後二十四葉蔡本疑疑字第三十葉文  
位不可以輕奪○後二十四葉蔡本位作任以別於上其位不可  
十一葉雖甚狂詐○後二十四葉蔡本更計今從王胥吏狡獪之術  
蔡本更作史墮其術中○後二十四葉蔡本術作數第三十二葉饑  
饑薦臻○後二十四葉蔡本薦作羣小相挺○後二十四葉蔡本挺作挺○  
葉案按年譜朱子初受命云云一段○後二十四葉蔡本與僚屬云云下  
亦有改易○九第三十四葉語人人皆貧者○後二十四葉蔡本人  
數日○後二十四葉蔡本數目○高下出來○後二十四葉蔡本來作  
私○後二十四葉蔡本私作於第三十五葉文臣親目所觀○後二十四葉蔡本親作

六一一



呼號宛轉呼○後九行 第三十七葉 并諸項米本 蔡  
 ○四行 一二升者蔡本無者 第三十八葉 難以久而  
 不壞也蔡本難作無疑 師之無窮者蔡本師作施 第  
 四十葉 伏奏蔡本伏行 已具事奏聞蔡本事下 續於  
 正月十二日入婺州浦江縣界蔡本十二作十一案上狀  
 得云續於十二日入婺州十二 第四十二葉 其餘措置  
 十一皆未是待考○後三行 乞詔諸州蔡本諸州作 方檢  
 於○三行 旱田蔡本旱田作旱田案下文旱損旱田及 以荒購官  
 旱田中晚稻田云云則作早為是○八行 以荒購官  
 蔡本荒作熟下原空二字王白田校補作以熟為荒明本  
 涂本正同王蓋據舊本改正也下文為購官作弊朱先生  
 據蔡本脫為荒二字以為不可通遂改以荒 第四十四  
 購官六字連屬其義不足應正○後一行  
 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主  
 葉 作過猖亂蔡本猖作唱 第四十六葉 血脈貫通蔡本  
 作通貫○ 第四十七葉 唐李淵蔡本李作李 遺棄原  
 後二行 本及稿本作遺業今從 第四十八葉 催督賦稅蔡本賦  
 賦○後 第五十葉 臣謹以奉宣詔旨蔡本以作已 綱  
 十行 冒萬死王校蔡本獨作 第五十一葉 止二千餘石蔡本  
 為○後 第五十二葉 聖旨依本書體例此二字不 富  
 五行 民間之蔡本間誤間 第五十三葉 標撥明本蔡本標均  
 第五十四葉 委是通判案王校蔡本云是 第五十五  
 葉 奔走供役蔡本役作億 第五十六葉 往來蔡本來作  
 行 奏行各本皆作奉行案下文云奉行事 第五十  
 行 則作奉是目錄正作奉○後九行

七葉二千石蔡本千下有餘 未全損事蔡本事作者  
 早種蔡本種 一皆蔡本一作亦○以 第五十八葉 傅  
 稻明本涂本皆作傅稻疑非 已有黃熟處蔡本已有作  
 兩 絕乏蔡本作乏 第五十九葉 范興直蔡本作范直  
 行 臣前項所奏案此為另一事件臣上當有一 又乞本  
 又作文○ 貨物蔡本作物貨 第六十葉 為最深蔡本  
 後六行 第六十一葉 非不知之蔡本知之 買撲之官  
 四行 蔡本官作害 第六十二葉 提舉兩浙云云案此乃正文  
 ○後六行 補社倉事目云 第六十三葉 吏一名蔡本吏上有 收  
 五字○後四行 支米同蔡本同作用 第六十四葉 飯米一斛當依下文  
 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主  
 後五 五斛 貼斛蔡本斛均作 第六十五葉 大保長  
 姓名蔡本保長姓名下有押狀 第六十六葉 監官蔡本  
 更有一監 檢點蔡本作點檢 本縣原刻作本鄉依明  
 字○七行 一首蔡本作一道 第六十八葉 就此今日之言蔡  
 行 就此作此 免納諸倉穀蔡本請下有義 第七十一葉  
 就○四行 語山狹舊鈔本狹作 第七十二葉 五月表曹立之墓  
 云案依本書例墓下應 第七十三葉 子卿疑當作子卿  
 二字當涉下答項平父書宗卿子靜 未有能盡同者蔡  
 而誤不為子靜必為宗卿○後二行 議論蔡  
 ○後五行 少長蔡本作長少 第七十四葉 議論蔡  
 作論議 學脈案本書或言學脈或言學派頗參差然  
 ○二行 語脈案本書或言學脈或言學派頗參差然  
 前後言學脈極多姑存以待考○後五



行 第七十六葉 文 要道 蔡本作道要 第七十七葉 次  
 序 蔡本作序 第七十八葉 則幾矣 幾上疑有庶 第七  
 十九葉 吳茂實 蔡叔 潘字 蔡叔上當有 第八十葉 然  
 若是 蔡本是作謂 第八十二葉 其弊無所淵涵 案此  
 有誤 蔡本 第八十三葉 以趨聖賢之域 蔡本趨作  
 八九兩行 佛老 蔡本作老佛 明善在誠身之前 蔡本在  
 誠意之上 有大學二字 第八十四葉 心為甚者 蔡本無  
 以上同 在後十行 規矩法度 蔡本作法度 所守益固  
 後四 第八十七葉 蔡本益作日 第八十八葉 真是可惡 蔡本真作  
 此意 蔡本意下有 應事接物 蔡本作應接事 第八十  
 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西  
 九葉 故敬義立而德不孤 蔡本故下有日 第九十葉 如  
 何符契 蔡本何作 皆嘗 蔡本作蓋嘗 第九十一葉 添  
 作 蔡本作著作 案下案語 屢云 第九十二葉 固滯 蔡本  
 同 下八行 主一事 事上原鈔本誤行 承喻 喻下原  
 讀字 應據原集 第九十五葉 混廢 蔡本廢作滅 第九  
 補 後九行 以私待字 蔡本無以 所謂 蔡本謂下有學 第九  
 十七葉 所譏 蔡本譏作 以待將來 蔡本將作後 第九  
 十八葉 點鐵為金 蔡本為作 第九十九葉 自求 蔡本求  
 一 為學之失 蔡本作學者之 第一百葉 類審察 案當  
 察 後 第一百五葉 在我手裏且只一出 呂本裏且作  
 四行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行 第一百六葉 以上包揚錄 按上四段為包揚錄下一  
 以五段皆端蒙錄今分 別更正 〇二四兩行  
 卷六  
 第一葉 文 慰沃良深 案此下有節 有以見所養之深所  
 蓄之厚 蔡本養作造蓄作養 此所引純據學部通 鑿壞  
 蔡本鑿作 第二葉 別一般 蔡本別下有 令人駭歎  
 〇後十行 而已 蔡本而已作然 駭眼 蔡本及鈔本駭  
 亦是 〇二行 駭眼 蔡本及鈔本駭 須著猛勇  
 然此猛勇 蔡本兩猛勇均作 第三葉 向外走作耳 蔡本  
 作狂走 而不能已 蔡本而下有自 第九葉 所論時學  
 〇四行 之弊 蔡本此下有甚善二 反逞 案逞字沿誤王校蔡本  
 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左  
 遲通辨同 高心 稿本心作 第十葉 語 須用持敬 呂本  
 〇五行 第八十一葉 語 世學不講 世當作小 第十二葉 雖  
 八行 陷於不知 案雖字語氣不 區區所憂 蔡本此下有卻  
 乖戾狠悖大為吾道之害 案本狠作悖悖下有將有二  
 〇十行 似應從涂 第十四葉 今來教 詳字 〇四行 萬化之根  
 抵萬化之根本 蔡本無根本二 未曾見得 蔡本作見得  
 行 第十五葉 只是利害 本全作是 〇四行 此語細  
 商量 蔡本作此話子 不可以 蔡本可作敢 第十六葉  
 浮陽動俠 各本同王校蔡本作 以此 蔡本此作是 第  
 十七葉 體認 蔡本作體貼 〇四行 接物之處不失



此心蔡本之處作處 定本各本同王校蔡本 全似稿本  
 以作是蔡本思作想 八病案王校蔡本云開闢  
 第十行 意思後六行 端的親切蔡本作親切端 語別為一門案  
 七行 第二十一葉 第二十四葉 先難先難案下二字誤 第九行 第二十八  
 蔡本無一字 第二十四葉 二十五葉 不可與朱子同序案同序二字疑 第二十八  
 九葉 所以為剛柔也蔡本剛柔作柔剛案對陰 第二十八  
 九葉 知之是非案上文兩智字皆作智此處忽作知以下  
 行 下問不能案能字蔡本同疑或疑 第三十葉 虛  
 驕案驕疑當作 第三十二葉 不會實信得性善原本性  
 字便不可通今依 第三十三葉 類須是涵養呂本是作  
 文集正後二行 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六  
 行 許多說話 才不說話呂本兩說字皆 第三十五  
 葉 義便有敬便有義義便有敬 蔡本無有敬四字  
 第三十八葉 此等語言蔡本語言作言 皆是學問蔡  
 無是字後三行 第四十四葉 用功之歸宿稿本作用功之專  
 行 第四十五葉 便是涵養工夫呂本是作 至於已  
 發處呂本至作 不可以交相待呂本無以字 第四十  
 六葉 因人說出來呂本因作 只是就人道上說案只是  
 上說乃程子原說而萬氏則以上二句為通人物而言是  
 其說異於程子今刪數句便有出入俟再考之後六七  
 行 第四十七葉 至于再三蔡本三作下 第四十八  
 葉 陷已覆之轍也蔡本陷作 意蓋如此蔡本如作為

第五十四葉 朝夕侍遊燕者蔡本侍上有陪 第五十五  
 責尤不專蔡本責下有 一念之出蔡本念作令 專  
 其職掌蔡本專作明 亦已略備蔡本無亦字 第五十  
 六葉 蔽上心蔡本上作主 威福由己蔡本由作自 第  
 五十七葉 布列蔡本作列 第六十葉 仗節蔡本仗作伏  
 行 流落蔡本流誤留 第六十一葉 不識其面之人蔡  
 面下有目 勾考其存亡蔡本存作在 第六十二葉 督  
 趨日峻蔡本趨作趨 可以任矣蔡本任作人王校人  
 第六十三葉 為害之弊蔡本弊作 第六十四葉 今皆不  
 然蔡本皆作 第六十五葉 趨其應副蔡作趨作 今亦  
 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七  
 可悉禁蔡本可下有 第六十六葉 自辨蔡本作自辨  
 以快天時之意王校蔡本時作 第六十九葉 獨為國之  
 計蔡本國下有 第七十二葉 愈深蔡本深作  
 卷七  
 第二葉 目善大學或問中庸或問成案洪本年譜于大學  
 又谷著或問中庸又有輯略無此或問成一條即考朱子  
 全集亦不能約定其成於何時此係朱先生一已之辭不  
 可以為定 第四葉 語純坤陰也微陽坤中乾也案依文  
 也二行 或問既不舍積累之漸而所謂豁然貫通者  
 純陰坤也 大學 第五葉 是於說經之意呂本於作  
 呂本舍下而下均 第六葉 他人之所聞也案此下節去原文 則是欲因其



已定之名呂本欲上有但 第七葉 其能有所發明呂本  
全本無明字○六行 語案 用功之次第 用功之方呂本功皆作力  
第九葉 中庸 若指物以為道案此三行刪節原 第十  
葉 乖次呂本本行 則亦呂氏之說也呂本說作失  
第十二葉 病痛多端蔡本端作 第十七葉 凡有蔡本  
有○後 第十八葉 便佞蔡本作便雙 第十九葉 不可  
學也蔡本也作 第二十三葉 類便動靜一齊呂本作動  
○後 第二十七葉 動時能得力呂本無能 第二十八  
葉 今且與諸公呂本無諸 語案 徐錄案以上四段為童陳  
姓者故徐錄均改作 第二十九葉 薄陋案年譜本無徐  
楊錄○九十兩行 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大  
生以意 民不知禮年譜不作未 男女至取僧廬按年  
加入 至字亦朱先生以 第三十二葉 適當重難使出心力  
意加入○六行 蔡本應作例 第三十三葉 產錢租額案本租作租案祖  
○後五行 來定額也下三十五 第三十五葉 至有相倍徒考  
者後五行同○五行 原誤涂本正作者○後五行 第三十六葉 寺田蔡本  
此○ 第三十七葉 丈田蔡本文作 第三十八葉 既不知其尾呂本無  
教一方呂本方作邦 第三十九葉 既不知其尾呂本無  
第十 第四十葉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情也蔡本無者  
行 第四十三葉 而一於至案至字語氣不完王校蔡

第四十五葉 自然可見蔡本見作 第四十七葉 徒費力  
也蔡本徒作 第四十九葉 又答劉公度云所論主敬之  
說至 有自然省力處案大全列答或人書 第五十二葉  
但善守有動靜案守字誤王校本作中是 第五十三葉  
寂感蔡本感作 第五十六葉 中氣案各本同王校本  
有所蔡本作所有 第五十七葉 滲漏蔡本作透 隱  
顯之間案當作隱微 戒懼蔡本作戒謹 第六十一葉  
答邵叔誼蔡本誼作義 第六十四葉 答劉履之履蔡本題  
復文內不類語 別無他物呂本作其他更 辭遜是非呂  
○後七行 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九  
避孝宗諱經註及行文 第七十二葉 私欲所蔽呂本欲  
均作謹惟不改聖經 第七十五葉 禮儀三百呂本作曲禮 事事要這  
些子在呂本在下有志立乎事物之表一句案下文言這  
第七十八葉 理窮盡呂本不盡 苟為不然呂本為作  
葉 根本呂本根作要 第八十四葉 苟為不然呂本為作  
行 第八十五葉 卻沒實處忠恕本末是一貫呂本貫作  
按此當改從 寓問按此下別為一條 第八十七葉 何  
益於學呂本益作有 第八十八葉 開濶呂本作開 第  
八十九葉 語此十二段按以上十四段即誤合寓問一段  
合耶○ 第九十葉 類記數不同呂本數作 闕祖注文  
後一行



亦未為允呂本九下有 監司呂本作監寺 第九十二葉  
 密察呂本密作審 後三行 一一皆讀呂本讀作 第九十

第二葉案 誇昆案昆應作毗詩無 第三葉 集事同蔡

同作合 第六葉 類無可行處呂本無處 沉沉呂本作

行六 第七葉 進贊呂本贊作 第八葉 做了一僧呂本了

後七 不博者也呂本無也字 第十葉 不遠千里而來

呂本無而字 同是一處來呂本處下有出 第十一葉

雖是失脚呂本是作 退走呂本作走 方可呂本作乃

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三

主一呂本一下有為字案此是宋人 第十二葉 掉過

了呂本掉作 第十三葉 語少看按原稿下有精存心以

刪去第一行 第十四葉 倚賴蔡本倚作 第十六葉 語選

用呂本選作遷 呂氏家塾云宜據增 後五行

七葉文 皇極辨云案依本書例辨下 渺然之身案渺當

行十 第十九葉 慎思蔡本慎作 誣說蔡本誣作 大學

中庸蔡本中庸在孟 逐字逐句蔡本作逐句 曾見之

蔡本之下有第二十二葉 類許多說話呂本無說字

又說一番了呂本作從頭說 第二十三葉 說頌呂本說

也只是呂本也作亦 第二十八葉 做得方是無

虧欠呂本方是作 遂去呂本作如法疑 答許蔡三書

論大小注文 呂本論作 第三十六葉 世間又有呂本

卻呂本 第三十七葉 饑食渴飲呂本作渴飲 第四十葉

無於字 於動靜之間蔡本無之字 第四十二葉 摸矩

摸之摸擬 摸摸均應作 第四十三葉 類卻將聖賢

捉呂本將作 自有八九分了呂本自作已 第四十四葉

有是呂本作是有案文義 原有呂本原作元 第四十

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三

五葉 之類案此二字朱先 不會見得決定着如此案如

字乃朱先生所改呂本作蜀 第四十六葉 便只見得那

邊重呂本無得 若大若小呂本作若小若 辭選是非

呂本作是非辭選 第四十七葉 這箇便呂本作這裏

那能呂本作那 且就合理會底所在理會呂本底誤易

遇平常事呂本作平常遇 明朝呂本朝作日 第四

十八葉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案以下三條依本書

類目次此當與前第四十九葉 百般呂本般作 第五

十葉 只是渾然呂本只作 顏子地位已高呂本無已字

字後 第五十一葉 自家身上設呂本上作已 第五



|                                    |                                   |                                 |                                  |                                  |                                 |                                |                   |                                  |                                 |                                      |                                      |                                   |                                 |                                 |                                 |
|------------------------------------|-----------------------------------|---------------------------------|----------------------------------|----------------------------------|---------------------------------|--------------------------------|-------------------|----------------------------------|---------------------------------|--------------------------------------|--------------------------------------|-----------------------------------|---------------------------------|---------------------------------|---------------------------------|
| <p>克己復禮 案此所引多節 後三行 父子有父子之禮君臣有君</p> | <p>無他字 第八行 氣常清 字本清上有時 打他便濁了 本</p> | <p>七十三葉 又曰自家既有此身 案此條語類九卷乃董錄</p> | <p>自家做 呂本家作已 第七十二葉 義理 呂本義作 第</p> | <p>為分別 呂本為作故 第六十七葉 所存如此 呂本存作</p> | <p>六十六葉 非謂 呂本謂作 本是孝 呂本是作似 大</p> | <p>六十五葉 以上葉賀孫錄 案以上五條皆不依次第而</p> | <p>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p> | <p>簡字 呂本只下有要 厚與聖賢 呂本與作於 第六十三</p> | <p>已下 同 第六十二葉 眼前底事 呂本無事 是只苟</p> | <p>好 須 呂本有作 辭遜 呂本誤脫此 第五十九葉 身心 呂本</p> | <p>此 似 不可 刪 後六行 似宙樣長 字本長下有遠 橫渠 呂</p> | <p>葉 辨別 呂本作看 似宙樣長 字本長下有遠 橫渠 呂</p> | <p>十三葉 後自是新底水 呂本後下有來字似 第五十五</p> | <p>行 規模 呂本作模樣 常操存得 呂本作得存 第五</p> | <p>自己屋 呂本已作家 第五十二葉 這一件 呂本作件</p> |
|------------------------------------|-----------------------------------|---------------------------------|----------------------------------|----------------------------------|---------------------------------|--------------------------------|-------------------|----------------------------------|---------------------------------|--------------------------------------|--------------------------------------|-----------------------------------|---------------------------------|---------------------------------|---------------------------------|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                                 |                                  |                                |                                  |                                 |                               |                                  |                   |                                   |                                  |                                     |                                   |                                   |                                 |                                    |                                   |
|---------------------------------|----------------------------------|--------------------------------|----------------------------------|---------------------------------|-------------------------------|----------------------------------|-------------------|-----------------------------------|----------------------------------|-------------------------------------|-----------------------------------|-----------------------------------|---------------------------------|------------------------------------|-----------------------------------|
| <p>卷九 依後一卷例應每條下注人名 九行 甘節錄 注</p> | <p>格 依本書例亦應改以上甘節錄另行大字 九行 朱輅改</p> | <p>心 呂本心作 第九十三葉 只把作卿司 呂本卿作</p> | <p>若 作 要 第九十二葉 換一隊 呂本換作喚 中國之</p> | <p>行 第八十八葉 益精銳 呂本益作 第九十葉 若說</p> | <p>為人 第八十七葉 恩數既厚 視諸州 視作較之</p> | <p>折送 呂本無所 吏守 呂本守作 奉委 呂本奉作未案</p> | <p>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p> | <p>四 葉 訟詞 呂本本行 底訟詞 呂本底作亦 紀綱 呂</p> | <p>三 葉 那廚 呂本作郡 經幾番 呂本作幾經 第八十</p> | <p>並 添 入 目 錄 第八十二葉 憲封 呂本誤作豐 第八十</p> | <p>六 行 第八十葉 案 吳稚錄 行書以上吳稚錄 後六行</p> | <p>事 矣 呂本更作 用功 呂本功作力 欠工夫 呂本作工</p> | <p>自 後 切宜勉此 呂本勉作免 第七十九葉 又更無</p> | <p>有 志 於 學 案此條又見一百二十一卷 便是走失 呂本</p> | <p>臣 之 禮 呂本兩有字均作 第七十七葉 又曰諸公固皆</p> |
|---------------------------------|----------------------------------|--------------------------------|----------------------------------|---------------------------------|-------------------------------|----------------------------------|-------------------|-----------------------------------|----------------------------------|-------------------------------------|-----------------------------------|-----------------------------------|---------------------------------|------------------------------------|-----------------------------------|



第一葉文三禮原文三禮下有而已二字案其下文云周  
指三禮細審語氣而已 第四葉不相詰委有誤事必矣  
案委字在宋人作審字解當屬上 第五葉以至於事物  
讀王校蔡本云有當作其○八行  
之微○蔡本無於字 第六葉窮理之所以必在乎讀書也  
蔡本無之 貫通○蔡本作通貫 以徇於軀殼之外 蔡本  
字○三行 貫通○後一行 以徇於軀殼之外 蔡本  
有物欲二字 第七葉殆無以易之 蔡本殆下有 第八  
○後五行 殆無以易之 蔡本殆下有 第八  
葉案一夕尚存 案夕似當作 年譜云 案此大都從 大  
興土木 案李譜作大治 第十四葉退不及 蔡本及作  
第十六葉君臣 蔡本同王校蔡本君改 第十七葉案  
年譜云是日晚朱子請留身 李譜作是日晚講朱子留身  
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易○後 又進對 李譜又作及 第十八葉文 四時流行  
三行 蔡本時作序 第十九葉無有或疑 蔡本疑作 第二十  
○後九行 語案此段吳琮錄 案此段云與上下所引作以上某  
二葉 語案此段吳琮錄 案此段云與上下所引作以上某  
九行 類貫通 呂本作通 第二十四葉 又  
曰河間獻王 案二條乃輔廣錄後作廖 亡於漢儒 呂本  
壞○ 陳君舉 呂本舉下有三行 第二十六葉 界為四  
五行 破案此語朱子未嘗道過殊不可 第三十一葉 至其所  
以求於書 蔡本至作則 第三十二葉 而有一言焉 蔡本  
字○ 第三十四葉 為福州學作一記發明此意 蔡本學  
字無明字 第三十五葉 其所訓詁於○八行 語案以所

註年譜註作釋 第三十八葉 雖閑中 蔡本無雖字  
第四十一葉 顯形 蔡本作形 尤悔 蔡本作悔 第四十  
二葉 皆不相礙者不以敬為事 蔡本皆作若 第四十三  
葉 風示 蔡本示作 只一操字只是多了 蔡本下只字作  
第四十五葉 富貴貧賤 蔡本作貧富 深以為疑 蔡本  
甚○ 病衰之軀 蔡本病衰作 第四十六葉 故教人如  
此 蔡本人作 貫通 蔡本作通貫 而勿正之意 蔡本正  
字○ 後 第四十九葉 有所未解 蔡本未作 未必真能  
蔡本無真 聖賢之道 蔡本道作遺 姑為有以識之 蔡  
姑作始細審文義似 第五十二葉 先大父司直公 案各  
當從蔡○後三行  
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舊鈔本父作夫案語則又作先德須細詳之○六行○景  
建不知何名朱子答書云公家舍人公云云是必南豐後  
人紫微學案有曾季狸據直齋書錄解題云鞏之弟曰湘  
潭主簿宰宰之孫曰大理司直晦之季狸其子也如景建  
即季狸則司直當為先大夫不當稱先大 案前書於福  
州學經史閣記同旨 案於似當作 第五十五葉 義理之  
介案介似當作 第五十六葉 集解折破散 蔡本折作  
解經文字 蔡本解經作經 第五十九葉 是猶破塘 呂  
猶下有决字案去决字 人言 呂本同案語氣不貫疑為  
則語氣不完○三行 天地聖人 呂本作聖人 各  
與上二行不 第六十二葉 天地聖人 呂本作聖人 各  
得其所 呂本所作性 第六十三葉 後覺 呂本作後便覺  
多則不辭矣 敏慎 呂本慎作謹說見 徹時 呂本時作  
○後一二行



行 第六十四葉 安頓 呂本頓作 第六十六葉 心中 呂

作中心 ○ 第六十九葉 問戒慎恐懼 案此四字非 語

後五行 呂本作動靜語 第七十葉 除拆已甚 疑有誤文

默動靜 呂本作動靜語 第七十五葉 精密 呂本密作審案後一段又見 第七

十七葉 經筵 呂本行 語類十一卷亦作審 ○ 六行 第七

卷十 第一葉 集 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 蔡本上命字下有 第

四葉 器之看書 呂本書作 第五葉 類 此段錢木之錄

不一律應 類 無恙 呂本恙作虞案此段呂刻誤處 第

正 ○ 九行 類 年譜丁巳朱子別蔡元定于寒泉精舍 案此十五

六葉 案 語 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朱子舟住不及語而未加評斷與下 第十葉 案可破 蔡

案語不相屬當雙行夾注 ○ 二行 同王校可作 第十三葉 案 俾定成之 李洪二諸定皆

木 ○ 三行 第十四葉 案 力抽 蔡本抽作扣 第十五葉 其實見是人

心之中 蔡本見作只 皆由此中流出 蔡本由作自 第

十六葉 定見全體 蔡本定作 須仔細尋繹 蔡本無須字

第十七葉 與之講論 蔡本講作 所謂管閣 蔡本謂作

第二十葉 類 則其實不外乎此心矣 呂本其下有 蓋

義未有羞惡之心 呂本無羞字 第二十一葉 未發時 呂

無時字 用功夫緊切處 呂本無夫字 第二十九葉 只

平日許多功夫 呂本只作則 第三十葉 將這大綱來單

卻 呂本無這 語陳安卿曰 案此段與上下緊接不應截

因 呂本無這 語陳安卿曰 案此段與上下緊接不應截

書 呂本無這 語陳安卿曰 案此段與上下緊接不應截

有許多次 第 呂本許多作多 第三十三葉 視聽言動 呂

動 呂本無這 語陳安卿曰 案此段與上下緊接不應截

行 第三十九葉 洞悉其精微 呂本悉作究 周洽 呂本周

遂勝汝為 案此條末應加注 林文說 呂本文作 故

趙相 呂本故作 第四十二葉 集 卻將眾說 案此緣前便

後 呂本無這 語陳安卿曰 案此段與上下緊接不應截

分 上 蔡本作自己分 第四十六葉 又何以救 蔡本以作

第四十七葉 若只如此 必 ○ 二行 第五十葉 謂政以

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寬為本 蔡本謂 正以古樂 蔡本以作如 ○ 第五十二

葉 如所謂私意 蔡本謂作論 第五十三葉 案 須要大綱

蔡本須作且 第五十六葉 語 於人無作 呂本作作忤

第五十七葉 是仁是中 呂本正作是 是仁是仁 案對下 第五

十八葉 便自發生 各 ○ 入行 第六十一葉 如此而已 呂

作已而案此是願道生徒講書故着已 第六十二葉 便

有四箇三 呂本有作是 第六十七葉 便用祭甚 呂本甚

行 衛侯夢康叔 晉侯都帝邱 晉侯夢黃熊 衛字均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校勘記



不可恃呂本作便是不第七十一葉如何可強呂本可  
 得後格物知至呂本格物作物第七十二葉所說  
 古禮呂本古作之第七十六葉即是這上面呂本這作  
 第七十八葉方能傳道道理呂本上道字顏子則  
 微有迹呂本無則字第八十一葉心不存與氣不足  
 不足後五行則在操則存上呂本上則字第八十  
 二葉雖雜氣化而實不雜乎太虛案下雜字疑為離字之  
 行第八十六葉四箇角頭呂本無箇字第八十七葉  
 未發之前呂本前作都呂本他作第八十八  
 葉卻有歸著都呂本御作問不知其真箇用時如何呂本  
 朱子聖學考略校勘記 秉  
 字後第九十葉直是恁地用方得呂本用下有第  
 九十一葉猶放至近呂本至作案可優忽處案優似當  
 行第九十三葉類那得工夫說閑語呂本語作話第  
 九十五葉心念整肅呂本作整肅第九十六葉上他人  
 門上呂本無下上第九十九葉家事炒炒當作炒提  
 撕經正文呂本撕作起須是得這箇道理呂本無箇字  
 第一百一葉沈憫錄卓錄今附于下注文案此駁  
 於末云自王介甫云以下填補呂本補不宜改此未  
 為卓錄眉目方清四行又計某餘產呂本某作則已踰半矣  
 行第一百三葉激厲呂本屬作不肯發奏呂  
 千呂本半作第一百四葉激厲勸呂本屬作不肯發奏呂

無奏 自經申御史臺呂本經作徑以第一百五葉  
 如職募官呂本募作第一一百六葉某嘗以為郡縣之事  
 呂本嘗作第一八葉言之不謬蔡本謬作  
 常七行

朱子聖學考略校勘記終  
 朱子聖學考略校勘記

完



跋

朱文芾丞昆仲既謀重刻朱止泉先生聖學考略屬余及王君瑗仲校字原本從河南李氏傳鈔間有訛誤因取朱子文集語類一一校正而家藏文集僅蔡方炳刻本語類僅呂氏寶誥堂刻本訛誤亦多未敢據改就其異同處列出之轉段得明刻涂刻諸本互校成校記一卷而無關大義者間從略焉既而得不全原刻本知鈔本即從此出其王雒師姚春木兩先生所藏止泉原本不可得見矣刻既竣乃得殘稿兩冊審爲朱輅節要底本誠有與刻本不同者每歲前無朱子年若干歲一條分卷則第七自戊申始

朱子聖學考略

跋

亦異今刻惜非完書而其刪節處可證雒師之言不誣昆人有藏節要刻本者祕不示人蓋其傳亦不廣也瑗仲既尠暇其後助予校勘且匡不逮者潘君省安之功爲多而省安旋中風疾右臂不能作字猶羅諸本案頭口授女子子記述之時方宅憂校用藍筆雌黃未減虞淵遽迫傷哉適王丈慧言以教授留蘇舉以浼之乃底于成書之顯晦固亦有時成書之遲無逾此者蓋自勸議重刊以迄出版已一星終焉上距辛丑朱中丞公備錄時閱卅有五年芾丞昆仲始得竟中丞次第付刊之遺志而余以鄉里後進附名簡末未始非厚幸也乙亥秋季劉啟瑞識







存性編序

三代以上不言性而性存宋明以後日言性而性亡世之學者嗜則知其然歟書言民性誥后之綏猷也詩咏秉彝美山甫也皆偶舉之不以立教孔子承唐虞三代道統性天不可得聞孟子時言者芴如不得已直指性善羣議始一荀楊韓李而下言性之家復紛而最衆於宋世教人以性爲先而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爲二其意以爲推明道原而後道可正也而不知帝王孔孟之教法至是而變矣返觀靜坐使佛氏心性幻談得與吾儒浸亂且以氣質爲有惡使庸人得以自諉而牟利漁色執奪之極禍皆將謂由性而發自宋末以迄今日儒者承之議論紛出半信半

存性編

李序

疑于其際然則聖人之教法豈可以輕變歟今去孔孟二千年而習齋顏先生出才甚大思甚睿志卓而守嚴遠于程朱陸王近于江村夏峯無不究極其學乃豁然獨見孔孟遺緒作三存編首以存性謂理即氣之理氣即理之氣清濁厚薄純駁偏全萬有不齊總歸一善其惡者引蔽習染耳因列七圖以明之于是孟子言性善之旨始著教人踐形以爲存養勿躐言性天于是佛氏寂守心性以形氣爲六賊之異言始無所亂嗟乎性之不明久矣得先生辭而辯之而孟子之言性存而唐虞三代孔門寓心性于政教而不輕語人以性者亦存而究之性之體用本自如是必如是爲言即如是爲功而弁不事夫言而後吾之性存

存性編 序

天下之性俱存謂非二千年後卓然特起以明聖道者歟  
堪從遊久頗于提命餘窺其領要一日命堪作序日子知  
吾言性之意可以序矣子知吾不欲言性之意可以序矣  
是編也本之天地衷之聖賢爲天下萬世慮先生不得已  
之苦心蓋三致意焉若天下後世之人得已而不已將  
以性與天道爲游談之藪聚訟之具也而豈聖教之所許  
也哉

康熙戊辰冬月蠡吾門人李堪書於陋陽館舍

存性編

李序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校訂同人姓氏

|     |     |    |     |     |    |
|-----|-----|----|-----|-----|----|
| 許三禮 | 西山  | 安陽 | 李因篤 | 天生  | 富平 |
| 梁廷援 | 以道  | 鄂陵 | 朱   | 寧居  | 湯陰 |
| 齊   | 泰階  | 荊州 | 羅   | 毅亭  | 廣東 |
| 溫德裕 | 益脩  | 三原 | 朱   | 敬主  | 湯陰 |
| 郭金城 | 子固  | 遼左 | 曹   | 乾   | 遼左 |
| 刁   | 包非有 | 祁州 | 張來鳳 | 公儀  | 寧晉 |
| 王餘佑 | 介祺  | 新城 | 孫望雅 | 君子  | 容城 |
| 劉崇文 | 肇南  | 蠡縣 | 王   | 胤   | 清苑 |
| 陳   | 鉉國鎮 | 涿州 | 呂   | 申文甫 | 清苑 |
| 李明性 | 洞初  | 蠡縣 | 王之徵 | 五修  | 新安 |
| 楊爾淑 | 湛子  | 新安 | 張鼎  | 奔東巖 | 東鹿 |
| 魏爾直 | 帝臣  | 博野 | 李   | 木天  | 商水 |
| 陳   | 見勇  | 清苑 | 王   | 經邦  | 咸休 |
| 馮   | 慶徵  | 繪升 | 王   | 養粹  | 法乾 |
| 閻中寬 | 公度  | 蠡縣 | 郝   | 文燦  | 公函 |
| 張鵬舉 | 文升  | 蠡縣 | 李   | 馬   | 生  |
| 王復禮 | 草堂  | 錢塘 | 黃   | 日瑚  | 宗夏 |
| 尚   | 重威  | 如  |     |     |    |

受業門人姓氏

|   |    |    |    |     |    |    |
|---|----|----|----|-----|----|----|
| 王 | 源崑 | 繩  | 大興 | 國之元 | 公玉 | 深州 |
| 石 | 子雲 | 蠡縣 | 王  | 學詩  | 全四 | 完縣 |
| 王 | 堂思 | 白  | 蠡縣 | 彭   | 好古 | 敏求 |
| 張 | 澍霖 | 生  | 蠡縣 | 拉   | 江  | 滿洲 |
| 宋 | 希濂 | 方舟 | 蠡縣 | 曹   | 敦化 | 萬初 |
| 邊 | 之藩 | 海若 | 博野 | 顏   | 士  | 宗宗 |
| 李 | 堪  | 剛  | 主  | 周   | 壽  | 崑  |
| 顏 | 士  | 鎮  | 博野 | 顏   | 士  | 信  |
| 徐 | 适  | 仲  | 容  | 夏   | 希  | 舜  |
| 苗 | 尚  | 信  | 肥鄉 | 顏   | 修  | 已  |
| 李 | 植  | 秀  | 果  | 李   | 培  | 益  |
| 顏 | 爾  | 儼  | 畏  | 鍾   | 錢  | 金  |
| 郝 |    |    |    | 朱   | 本  | 良  |
| 賈 | 易  | 生  | 生  | 曹   | 可  | 成  |
| 李 |    |    |    | 顏   | 保  | 邦  |
| 白 | 宗  | 伊  | 肥鄉 |     |    |    |



存性編目

卷一

駁氣質性惡

明明德

棉桃喻性

借水喻性

性理評三十九條

卷二

朱子性圖

妄見七圖

圖跋

附錄同人語五條

存性編

目

一

存性編 卷一

駁氣質性惡

博陵 顏元 著

程子云論性論氣二之則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朱子曰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而又曰既是此理如何惡所謂惡者氣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隱為佛氏六賊之說浸亂一口兩舌而不自覺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即理之氣理即氣之理烏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譬之目矣

眶施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眶施睛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存性編 卷一

眶施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即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畧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可以惡言蓋詳且遠者固善即畧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惡于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為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于氣質是必無此目而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孔孟性旨湮沒至此是以妄為七圖以明之非好辯也不得已也

明明德

朱子原亦識性但為佛氏所染為世人惡習所混若無程



張氣質之論當必求性情才及引蔽習染七字之分界而性情才之皆善與後日惡之所從來判然矣惟先儒既開此論遂以惡歸之氣質而求變化之豈不思氣質即二氣四德所結聚者烏得謂之惡其惡者引蔽習染也惟如孔門求仁孟子存心養性則明吾性之善而耳目口鼻皆奉令而盡職故大學之道曰明明德尚書贊堯首曰欽明舜曰濬哲文曰克明中庸曰尊德性既尊且明則無所不照譬之居高肆望指揮大眾當惻隱者即惻隱當羞惡者即羞惡仁不足以恃者即以義濟之義不足以恃者即以仁濟之或用三德並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視即視當聽即聽不當即否使氣質皆如其天則之正一切邪色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習于惡染于惡之足患乎是吾性以尊明而得其中正也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藝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發現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禮作樂燮理陰陽裁成天地乃吾性舒張萬物咸若地天平天成太和宇宙乃吾性結果故謂變化氣質為養性之效則可如德潤身眸而益背施于四體之類是也謂變化氣質之惡以復性則不可以其問罪于兵而責染于絲也知此則宋儒之言性氣皆不親切惟吾友張石卿曰性即是氣質之性堯舜氣質即有堯舜之性呆獍氣質即有呆獍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有惡其言甚是但又云愚人決不能為堯舜則誣矣吾未得與之辨明而石卿物故深可惜也

棉桃喻性

諸儒多以水喻性以土喻氣以濁喻惡將天地予人至尊至貴至有用之氣質反似為性之累者然不知若無氣質理將安附且去此氣質則性反為兩間無作用之虛理矣孟子一生苦心見人即言性善言性善必取才情故迹一指示而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明乎人不能作聖皆負此形也人至聖人乃克滿此形也此形非他氣質之謂也以作聖之具而謂其有惡人必將賤惡吾氣質程朱敬身之訓又誰肯信而行之乎因思一喻曰天道渾淪譬之棉桃殼包棉陰陽也四瓣元亨利貞也軋彈紡織二氣四德流行以化生萬物也成布而裁之為衣生人也領袖襟裾四肢五官百骸也性之氣質也領可護項袖可藏手襟裾可蔽前後即目能視耳能聽子能孝臣能忠之屬也其情其才皆此物此事豈有他哉不得謂棉桃中四瓣是棉軋彈紡織是棉而至製成衣衫即非棉也又不得謂正幅直縫是棉斜幅旁殺即非棉也如是則氣質與性是一是二而可謂性本善氣質偏有惡乎然則惡何以生也則如衣之著塵觸汚人見其失本色而厭觀也命之曰汚衣其實乃外染所成有衣即被汚者有久而後汚者有染一二分汚者有三四分以至什百全汚不可知其本色者然只須煩擲澣滌以去其染著之塵汚已耳而乃謂洗去其襟裾也豈理也哉是則不特成衣不可

存性編

卷一

二

存性編

卷一

三



謂之汚雖極垢敝亦不可謂衣本有汚但外染有淺深則  
擱滯有難易若百倍其功縱積穢可以復潔如莫爲之力  
卽蠅點不能復素則大學明德之道日新之功可不急講  
歟

### 借水喻性

程朱因孟子嘗借水喻性故亦借水喻者甚多但王意不  
同所以將孟子語皆費牽合來就己說今卽就水明之則  
有日者可共見有心者可共解矣程子云清濁雖不同然  
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此非正以善惡雖不同不可以惡者  
不爲性乎非正以惡爲氣質之性乎請問濁是水之氣質  
否吾恐澄澈淵湛者水之氣質其濁之者乃雜入水性本

性性編

卷一

四

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習染也其濁之有遠近多  
少正猶引蔽習染之有輕重淺深也若謂濁是水之氣質  
則濁水有氣質清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可也

### 性理評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

此語可詫性善二字如何分輕重誰說是對言若必分  
輕重則孟子時人競言性但不知性善耳孟子道之之  
意似更重善字

朱子述伊川曰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于中矣其中  
動而七情出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  
矣

情既熾句是歸罪于情矣非王子曰程子之言似不非  
熾便是惡予曰孝子之情濃忠臣之情盛熾亦何惡賢  
者又惑于莊周矣

又曰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于有節  
與無節中節與無中節之間耳

以不中節爲非亦可但以爲惡矣則不可彼忠臣義士  
不中節者豈少哉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  
亦未嘗不善至于物至知誘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  
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  
字煞遲

性性編

卷一

五

此段精確句句不紊層次吾之七圖亦適以發明朱子  
之意云爾而乃他處多亂何也以此知朱子識詣之高  
而未免惑於他人之見耳 按朱子此段是因樂記語  
而釋之可見漢儒見道猶勝宋儒

又述韓子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  
之

先生輩亦雜佛老矣

張南軒答人曰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  
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  
也

玩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蓋以易繼善



句作已落人身言謂落人身便不是性耳夫性字從生  
心正始人生以後而言若人生而靜以上則天道矣何  
以謂之性哉

朱子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

人亦有偏塞如天啞天闌是也物亦有明暗如沐猴可  
教之戲鸚鵡可教之言是也

程子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揚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  
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  
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噫楚越椒始生而知其必滅若教晉揚食我始生而知  
其必滅羊舌是後世言性惡者以為明証者也亦言氣

性性編

卷一

六

質之惡者以為定案者也試問二子方生其心欲弑父  
與君乎欲亂倫敗類乎吾知其不然也子文向母不過  
察聲容之不平而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子為惡耳  
今即氣稟偏而即命之曰惡是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  
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程子云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  
其性可無此患可為善論而惜乎不知氣無惡也  
朱子曰氣有不存而理却常在又曰有是氣則有是理無  
是氣則無此理

後言不且以已矛刺已盾乎

孔孟言性之異畧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  
乃專言其性之理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

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

愚謂識得孔孟言性原不異方可與言性孟子明言為  
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為  
善又曰形色天性也何嘗專言理况曰性善謂聖凡之  
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謂全無差等觀言人皆可以為堯  
舜將生安學利困勉無不在內非言當前皆與堯舜同  
也宋儒強命之曰孟子專以理言寬矣孔子曰性相近  
也習相遠也此二語乃自罕言中偶一言之遂為千古  
言性之準性之相近如真金輕重多寡雖不同其為金  
俱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  
將天下聖賢豪傑常人不一之姿性皆于性相近一言

性性編

卷一

七

包括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將世人引蔽習染好色好  
貨以至弑君弑父無窮之罪惡皆于習相遠一句定案  
故曰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材爾殊也孔孟之旨一也  
昔太甲顛覆典刑如程朱作阿衡必將曰此氣質之惡  
而伊尹則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大約孔孟而前貴之  
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憎其所本  
有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諉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難移之  
諺矣其誤世豈淺哉

此理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  
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

以聖賢所罕言而諄諄言之至於何年習數何年習禮



何年學樂周孔日與天下共見者而反後之便是禪宗  
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  
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  
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  
初不會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  
善哉書記認性真確朱子不如大舜舍己從人矣殊不  
思夫子言相近正謂善相近也若有惡則如黑白冰炭  
何近之有

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苟楊韓諸人雖是論  
性其實只說得氣

不本然便不是性

存性編

卷一

人

問氣質之說起自何人曰此起于程張某以為極有功子  
聖門有補於後學

程張隱為佛氏所惑又不解惡人所從來之故遂杜撰  
氣質一說誣吾心性而乃謂有功聖門有補來學誤甚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  
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于惡耳

玩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語則程子本意亦未  
嘗謂氣質之性有惡凡其所謂善惡者猶言偏全純駁  
清濁厚薄焉耳但不宜輕出一惡字馴至有氣質惡為  
吾性善之說立言可不慎乎 流於惡流字有病是將  
謂源善而流惡或上流善而下流惡矣不知源善者流

亦善上流無惡者下流亦無惡其所謂惡者乃是他途  
岐路別有點染譬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雖自西海達  
于東海毫不加濁其有濁者乃虧土染之不可謂水本  
清而流濁也知濁者為土所染非水之氣質則知惡者  
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氣質矣

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  
因氣而鵠突雖是鵠突然亦是性也曰他原頭處都是善  
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  
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的這箇喚做性  
耶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  
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存性編

卷一

九

此段朱子極力刻畫氣質之惡明乎此則氣質之有惡  
昭然矣大明乎此則氣質之無惡昭然矣夫氣偏性便  
偏一言是程朱氣質性惡本旨也吾意偏于何物下文  
乃曰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  
這便是惡嗚呼世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  
惻隱之人耶人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  
隱之性耶不過偏勝者偏用事耳今即有人偏勝之甚  
一身皆是惻隱非偏於仁之人乎其上焉而學以至  
之則為聖也當如伊尹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為屈原  
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成一姑息好人重者成  
一貪溺昧罔之人然其貪溺昧罔亦必有外物引之遂



為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為後起為本來此好色好貨大率偏于仁者為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惻隱曰此是好色此是好貨豈不誣乎即有人一身皆是羞惡非偏於義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為聖也當如伯夷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為海瑞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成一傲岸絕物重者成狠毒殘暴之惡人然其狠毒殘暴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為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為後起為本來大率殺人戕物皆偏於義者為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羞惡者曰此是殺人此是戕物豈不誣乎墨子之心原偏於

存性編

卷一

一

惻隱遂指其偏於惻隱者謂之無父可乎但彼不明其德無晰義之功見此物亦引愛而出見彼物亦引愛而出久之相習即成一兼愛之性其弊至視父母如路人則惡矣然亦習之至此非其孩提即如此也即朱子亦不得不云孟子推其弊至于無父則下句不宜承之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朱子曰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質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

既云氣稟之性即是四端之性別無二性則惡字從何

加之可云惡之性即善之性乎蓋周子之言善惡或亦如言偏全耳然偏不可謂為惡也偏亦命于天者也雜亦命於天者也惡乃成於習耳如官然正印固君命也副印獨非君命乎惟山寒僧偽非君命耳如生物之本色然五色兼全且均勻而有條理者固本色也獨黃獨白非本色乎即色有錯雜獨非本色乎惟灰塵污泥薰漬黧染非本色耳今乃舉副貳雜職與僭偽同誅以偏色錯彩與汚染弁服是惟正印為君命純美為本色惟堯舜孔孟為性善也烏乎可 周子大極圖原本之道士陳希夷禪僧壽涯豈其論性亦從此誤而諸儒遂皆宗之歟

存性編

卷一

十一

言若水之就下處當時只是淡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頽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

竭盡心力必說性有惡何為 弑父殺君亦是人然非人之性過頽在山亦是水然非水之性

水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水流未遠而濁是水出泉即遇易虧之土水全無與也



水亦無如何也人之自幼而惡是本身氣質偏駁易于引蔽習染人與有責也人可自力也如何可倫 人家牆卑易于招盜牆誠有咎也但責牆曰汝即盜也受乎哉

因言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篋中上面傾水從篋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

此正洗水之習染非洗水之氣質也

而今講學用心著力都是用這氣去奪個道理

然則氣又有用如此而謂其有惡乎

或問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勉

存性編

卷一

三

齋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

是以偏爲惡矣則伯夷之偏清柳下惠之偏和亦謂之惡乎

愚嘗質之先師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未發之前可美如此則已發可憎矣宜乎佛氏之打坐入定空却一切也黃氏之言不愈背誕乎

氣有清濁譬如着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

爲爲義之意却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自是光

此紙原是罩燈火者欲燈火明必拆去紙氣質則不然氣質拘此性即從此氣質明此性還用此氣質發用此性何爲拆去且何以拆去 拆而去之又不止孟子之所謂戕賊人矣

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却是性外之物也

以未發爲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是謂未出土時純是麥既成苗時即成麻與麥有是理乎至謂所以爲惡亦

存性編

卷一

三

自此理而發是詎吾人氣質並詎吾人性理其初尙近韓子三品之論至此竟同荀氏性惡楊氏善惡混矣

北溪陳氏曰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楊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云云至程子于本性之外又發出氣質一段方見得善惡所從來又曰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程張子衆論無統之時獨出氣質之性一論使荀楊以來諸家所言皆有所依歸而世人無窮之惡皆有所歸咎是以其徒如空谷聞音欣然著論垂世而天下之爲



善者愈阻曰我非無志也但氣質原不如聖賢耳天下之為惡者愈不懲曰我非樂為惡也但氣質無如何耳且從其說者至出辭悖戾而不之覺如陳氏稱程子于本性之外發出氣稟一段噫氣稟乃非本來者乎本來之外乃別有性乎又曰方見得善惡所從來惡既從氣稟來則指漁色者氣稟之性也黷貨者氣稟之性也弑父弑君者氣稟之性也將所謂引蔽習染反置之不問是不但縱賊殺良幾于釋盜寇而囚吾兄弟子姪矣異哉

潛室陳氏曰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言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質性

不性

卷一

古

不備孟子之說為未備

觀告子或人三說是孟子時已有荀楊韓張程朱諸說矣但未明言氣質二字耳其未明言者非其心思不及乃去聖人之世未遠見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以氣質用力即此為存心即此為養性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故曰養吾浩然之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當時儒者視氣質其重故雖異說紛紛已有隱壞吾氣質以誣吾性之意然終不敢直誣氣質以有惡也魏晉以來佛老肆行乃于形體之外別狀一空虛幻覺之性靈禮樂之外別作一閉目靜坐之存養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

入定也老者曰內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內丹也借四子五經之文行楞嚴參同之事以躬習其事為粗迹則自以氣骨血肉為分外于是始以性命為精形體為累乃敢以有惡加之氣質相衍而莫覺其非矣賢如朱子而有氣質為吾性害之語他何說乎噫孟子于百說紛紛之中明性善及才情之善有功于萬世今乃以大賢諄諄然罷口做舌從諸妄說辯出者復以一言而誣之曰孟子之說原不明不備原不曾折倒告子噫孟子果不明乎果未備乎何其自是所見妄議聖賢而不知其非也

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耶抑義理之性耶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

存性

卷一

五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彝德詳詩與子言物則非性而何况朱子解物則亦云如有父子則有孝慈有耳目則有聰明之類非謂孝慈即父子之性聰明即耳目之性乎今陳氏乃云來問可施于物則不可施于言性是謂物則非性矣又云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是物則非義理之性並非氣質之性矣則何者為物之則乎



大約宋儒認性大端既差不惟証之以孔孟之旨不合  
卽以其說互參之亦自相矛盾各相牴牾者多矣如此  
之類當時皆能欺人且以自欺蓋空談易于藏醜是以  
舍古人六府六藝之學而高談性命也予與友人法乾  
王子初爲程朱之學談性天似無齟齬一旦從事於歸  
除法已多艱誤况禮樂之精繁乎昔人云畫鬼容易畫  
馬難正可喻此

臨川吳氏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  
而言然不會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  
而污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  
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

存性編

卷一

六

孟子時雖無氣質之說必有言才不善情不善者故孟  
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人  
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凡  
孟子言才情之善卽所以言氣質之善也歸惡于才情  
氣質是孟子所深惡是孟子所亟辯也宋儒所自恃以  
爲備于孟子密于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者不知其蹈告  
子二或人之故智爲孟子所詞而闕之者也顧反謂孟  
子有未備無分曉然猶時有回護語未敢遽處孟子上  
至于元儒則公然肆口以爲程朱言未備指孟子之言  
性而言也言不明指荀楊世俗之論性者言也是夷孟  
子于荀楊世俗矣明言氣質濁惡污吾性壞吾性不知

耳目口鼻手足五臟六腑筋骨血肉毛髮俱秀且備者  
人之質也雖蠢猶異于物也呼吸克周榮潤運用乎五  
官百骸粹且靈者人之氣也雖蠢猶異于物也故曰人  
爲萬物之靈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靈而能爲者卽  
氣質也非氣質無以爲性非氣質無以見性也今乃以  
本來之氣質而惡之其勢不並本來之性而惡之不已  
也以作聖之氣質而視爲污性壞性害性之物明是禪  
家六賊之說其勢不混儒釋而一之不已也能不爲此  
懼乎是以當此普地狂瀾汎濫東奔之時不度勢不量  
力駕一葉之舟而欲挽其流多見其危也然而不容已  
也 觀至雖與告子言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讀

存性編

卷一

七

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嘆曰吳臨  
川何其似吾童時之見也吾十餘歲讀孟子至義內章  
見敬叔敬弟之說猶之敬兄酌鄉人也公都子何據而  
遽燎然不復問乎飲湯飲水之喻猶之敬叔敬弟也孟  
季子何見而遂慙然不復辯乎至後從長之者義手句  
悟出則見句句是義內矣今觀孟子辯性諸章皆據人  
情物理指示何其痛快明白告子性甚執不服必更辯  
今既無言是已折倒也吳氏乃見爲不足解惑見爲未  
折倒告子是其見卽告子之見而識又出告子下矣

朱子曰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  
程朱志爲學者也卽所見異于孟子亦當虛心以思何



為孟子之見如彼或者我未之至于更研求告子苟楊之所以非與孟子之所以是自當得之乃竟取諸說統之為氣質之性別孟子為本來之性自以為新發之秘兼全之識反視孟子為偏而未備是何也去聖遠而六藝之學不明也孟子如明月出于黃昏太陽之光未遠專望孔子為的意見不以用曲學邪說不以雜程朱則如末旬之半夜偶一明色睽燦之星出一時暗星既不尼比光而去日月又遠即儼然太陽而明月亦不知尊矣又古者學從六藝入其中涵濡性情歷練經濟不得微等力之所至見斯至焉故聰明如端木子猶以孔子為多學而識直待番老學深方得聞性道一聞夫子以

存性編

卷一

六

顏子比之爽然自失蓋因此學好大驚荒不得也後世誦讀訓詁至靜致良知之學極易于身在家庭日遍天下想像之久以虛為實遂侈然成一家言而不知其誤也

吳氏曰程子性即理也云云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云云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為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命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

程張原知二之則不是但為諸子釋氏世俗所亂遂至言性有二矣既云天地之性渾是一善氣質之性有善有惡非兩種性而何可云惡即理乎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信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曰英爽稟得敦厚者曰溫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長久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汚天命無汚當作濁者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天天有邪氣生一箇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而氣稟便有不齊只看其稟得來如何耳

此段甚醇愚第三圖大意正仿此

三代而上氣數醇濃氣清者必厚必長故聖賢皆貴且富且壽以下反是

存性編

卷一

九

愚謂有回轉氣運法惟行選舉之典則清者自高自厚矣

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于天之謂性稟于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

罪氣因罪才故曰孟子時人言才情不善即氣質之說程張氣質之性即告子二或人之見也

告子所云固是為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

愚謂程朱即告子之說猶屬適度之語茲程子竟明許告子所言是且曰為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似憾告子辭不達意者不知諸先生正不幸不遇孟子問故不自知其不是也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陷曲折恁的去底才是有氣力去做底要知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此段確真乃有才情惡氣質惡程子密于孟子之語何也

伊川所謂才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考

伊川明言其不善乃是才也與孟子之說如冰炭之異性燕越之異轅矣尙得謂之小異乎

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與人說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人惟萬物之靈豈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智勇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辯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

存性編

卷一

三

氣質之性四字未爲不是所差者謂性無惡氣質偏有惡耳茲所引經傳乃止言氣質之性善者何嘗如程張之說哉朱子既惑于其說遂視經傳皆是彼意矣若僕曲爲援引較此更似道心惟微義理之性也人心惟危氣質之性也命也有性焉義理之性也性也有命焉氣質之性也然究不可謂之有惡

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知爲體如五峯之說則仁與不仁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

以氣質之性爲有善有惡非仁與不仁禮與不禮皆性乎非說性是一大私欲窠子乎朱子之言乃所以自駁也

存性編

卷一

三



存性編 卷二

博陵 顏元 著

性圖

竊謂宋儒皆未得孟子性善宗旨故先繪朱子圖于前而繪愚妄七圖于後以請正于高明長者

朱子性圖

性善

性無不善

惡

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端而為惡發而中節無性不善

右圖解云發而中節無性不善竊謂雖發而不中節亦不可謂有性不善也此言外之弊也惡字下云惡不可

存性編

卷二

一

謂從善中直下來此語得之矣則惡字不可與善字相比為圖此顯然之失也又云只是不能善此三字甚感果指何者不能為善也上只有一性若以性不能為善則誣性也若謂才或情不能為善則誣才與情也抑言別有所為而不能為善則不明也承此云則偏于一邊而為惡但不知是指性否若指性則大非性善二字更無脫離蓋性之未發善也雖性之已發而中節與不中節皆善也謂之有惡又誣性之甚也然則朱子何以圖也反覆展玩乃曉然見其意蓋明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別故上二字註之曰性無不善謂其所言天命之性也下二字善惡並列謂其所言氣質之性也噫氣質

非天所命乎抑天命人以性善又命人以氣質惡有此二命乎然則程張諸儒氣質之性愈分析孔孟之性愈晦蒙矣此所以敢妄議其不妥也

妄見圖 此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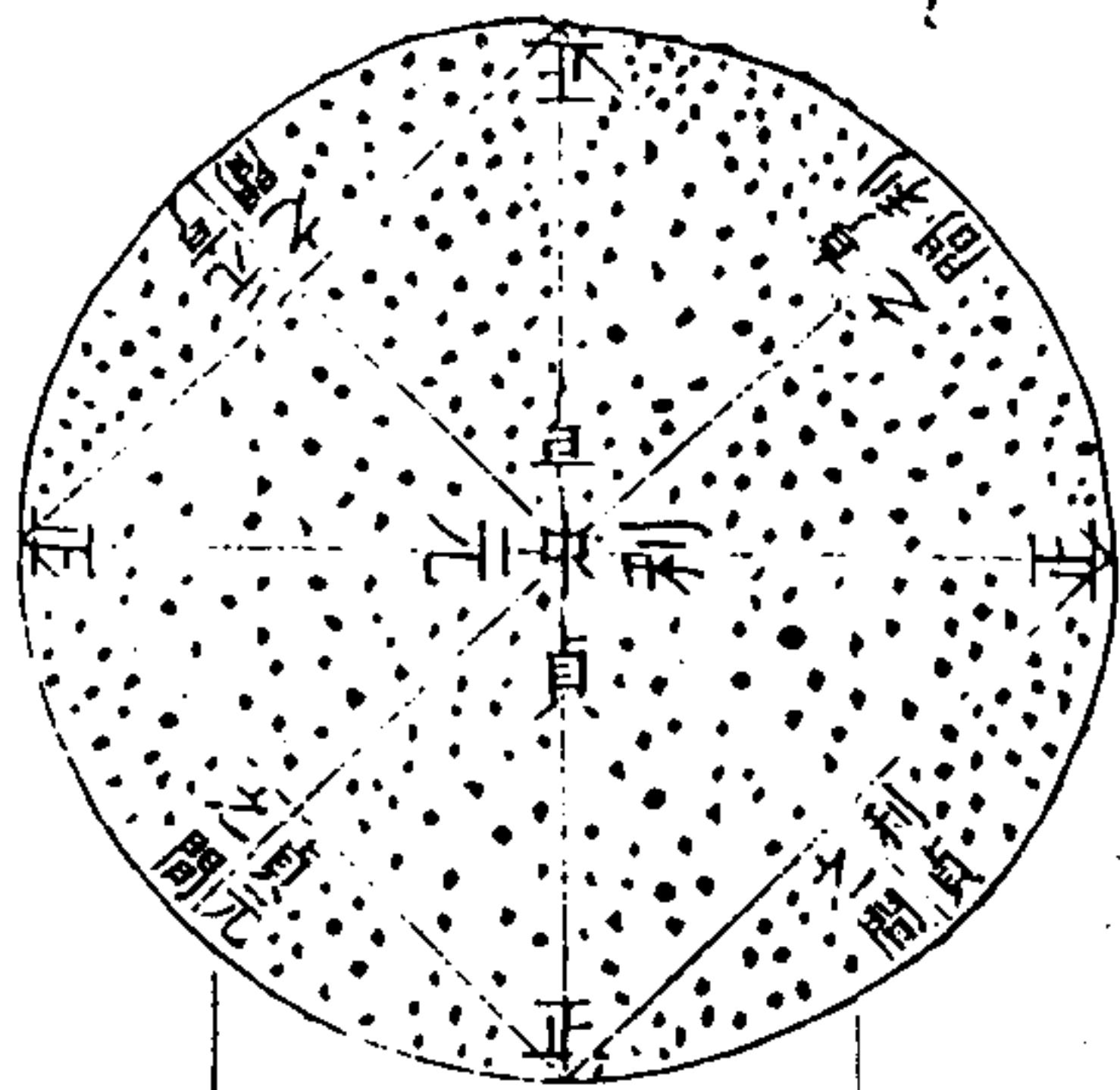
僕自頗知學來讀宋先儒書以為諸先正真堯舜孔孟也故於通書稱其為二論後僅見之文尊周子為聖人又謂得太極圖則一以貫之大程子似顏子於小學稱朱子為聖人於家禮尊如神明曰如有用我者舉此而措之蓋全不覺其于三代以前之學有毫釐之差也惟至康熙戊申不幸大故一一式遵文公家禮罔敢隕越身歷之際微覺有違于性情者哀毀中亦不能辨也及

存性編

卷二

二

渾天地 間二氣 四德化 生萬物 之圖



讀記中喪禮始知其多錯誤卒哭王子法乾來吊謂之曰信乎非聖人不可制作非聖人亦不可刪定也朱子之脩禮猶屬僭也蓋始知其非聖人也至練後哀稍殺



又病不能純哀思不若于哀不至時畧觀書于是檢性  
理一冊至朱子性圖反覆不能解久之猛思朱子蓋爲  
氣質之性而圖也猛思堯舜禹湯以及周孔諸聖皆未  
嘗言氣質之性有惡也猛思孟子性善才情皆可爲善  
之論誠可以建天地質鬼神考前王俟百世而諸儒不  
能及也乃爲妄見圖凡七以申明孟子本意此則其總  
圖也大圈天道統體也上帝主宰其中不可以圖也左  
陽也右陰也合之則陰陽無間也陰陽流行而爲四德  
元亨利貞也四德先儒卽分春夏秋冬橫豎正畫四德正  
冬論語所謂四時行也氣正理之達也四角斜畫四德間氣間理之達也交斜  
之畫象交通也滿面小點象萬物之化生也莫不交通

存性綱

卷二

三

莫不化生也無非是氣是理也知理氣融爲一片則知  
陰陽二氣天道之良能也元亨利貞四德陰陽二氣之  
良能也化生萬物元亨利貞四德之良能也知天道之  
二氣二氣之四德四德之生萬物莫非良能則可以觀  
此圖矣萬物之性此理之賦也萬物之氣質此氣之凝  
也正者此理此氣也間者亦此理此氣也交雜者莫非  
此理此氣也高明者此理此氣也卑暗者亦此理此氣  
也清厚者此理此氣也濁薄者亦此理此氣也長短偏  
全通塞莫非此理此氣也至于人則尤爲萬物之粹所  
謂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二氣四德者未凝結之人也  
人者已凝結之二氣四德也存之爲仁義禮智謂之性

者以在內之元亨利貞名之也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謂之情者以及物之元亨利貞言之也才者性之  
爲情者也是元亨利貞之力也謂情有惡是謂已發之  
元亨利貞非未發之元亨利貞也謂才有惡是謂蓄者  
元亨利貞能作者非元亨利貞也謂氣質有惡是元亨  
利貞之理謂之天道元亨利貞之氣不謂之天道也噫  
天下有無理之氣乎有無氣之理乎有二氣四德外之  
理氣乎惡其發者是卽惡其存之漸也惡其力者是卽  
惡其本之漸也惡其氣者是卽惡其理之漸也何也人  
之性卽天之道也以性爲有惡則必以天道爲有惡矣  
以情爲有惡則必以元亨利貞爲有惡矣以才爲有惡

存性綱

卷二

四

則必以天道流行乾乾不息者亦有惡矣其勢不盡取  
三才而毀滅之不已也嗚呼漢魏以來異端昌熾如洪  
水滔天吾聖人之道如病蠶吐絲迨于五季而倍微常  
此時而以惑于異端者誣聖曰聖人之言性本如是也  
必諸先正之所不忍天道昭布現前如此聖經賢傳指  
示親切如此而必以惑于世俗者誣天曰天生人之氣  
質本有惡也亦必諸先正之所不敢其爲此論特如時  
諺所云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耳是圖也正就程張朱發  
明精確者一推衍之非敢謂于先儒之見有加也特不  
雜于苟揚佛老而已矣正卽氣質之性一訂釋之非謂  
無氣質之性也特不雜以引蔽習染而已矣意之不能



盡者仍詳說于各圖下無非欲人共見乎天道之無他人性之本善使古聖賢性習之原古昭然復明于世則人知為絲毫之惡皆自默其光榮之本體極神聖之善始自踐其固有之形骸而異端重性輕形因而滅絕倫紀之說自不得以惑人心喜靜惡動因而廢棄六藝之矣自不得以蕪正道諸先正之英靈必深喜其偶誤頓洗而大快乎聖道重光僕或幸可以告無罪矣其辭不副意未足闡天人之秘或反汨性理者庸陋亦不敢自保其無也願長者其賜教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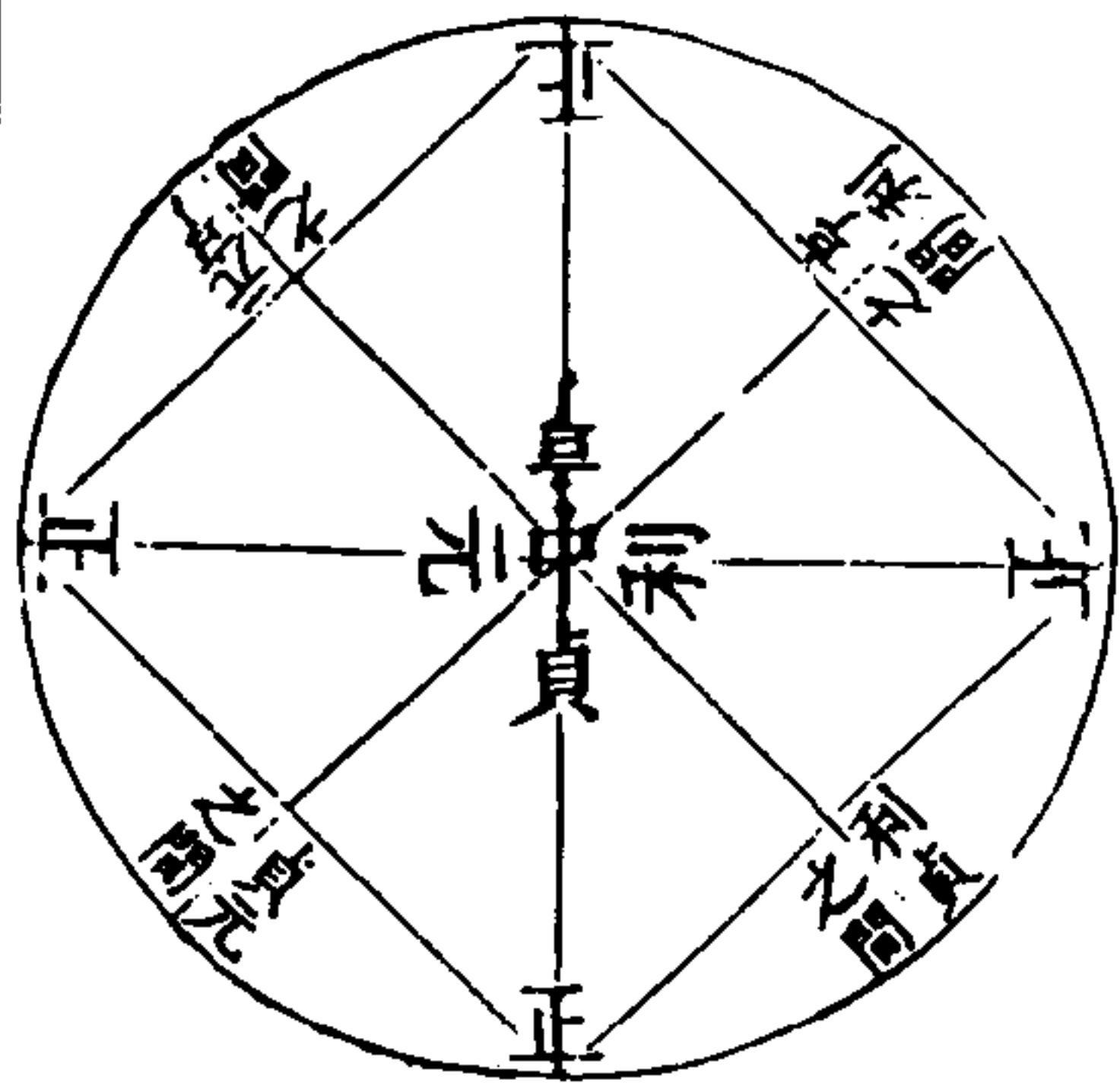
陰陽流行而為四德順者如春德與夏德順也逆者如春德與秋德逆也交者二德合或三四合也通者自一

存性編

卷二

五

二氣四德  
順逆交通  
錯綜薰蒸  
變易感觸  
聚散卷舒  
以化生萬  
物之圖



以下三圖即就總圖中摘出論之

德達一德或中達正間正間達中正達間間達正正正達間間達之類也錯者陰陽剛柔彼此相對也綜者陰陽剛柔上下相穿也熏者如香之薰物居此及彼以虛

洽實不必形接而臭至之也蒸者如蒸食如天地網繼下漸上也一發而普遍也變者化也有而無也無而有也或德相變或正間斜相變也如田鼠化鴛雀化為蛤之變也易者神也往來也更代也治也陽乘陰陰承陽也感者遙應也如感月光感蒼龍感流星之類是也觸者邂逅也不期遇也如一流復遇一流舟行遇山火發遇雨雲集遇風之類是也聚者理氣結也一德聚或二三四德共聚也散者散其聚也舒者縷長直去也卷者迴其舒也十六者四德之變也德惟四而其變十六十六之變不可勝窮焉為運不息也止有常也照臨薄食也燦列流隕進退隱見也吹噓震盪也高下平陂土石

存性編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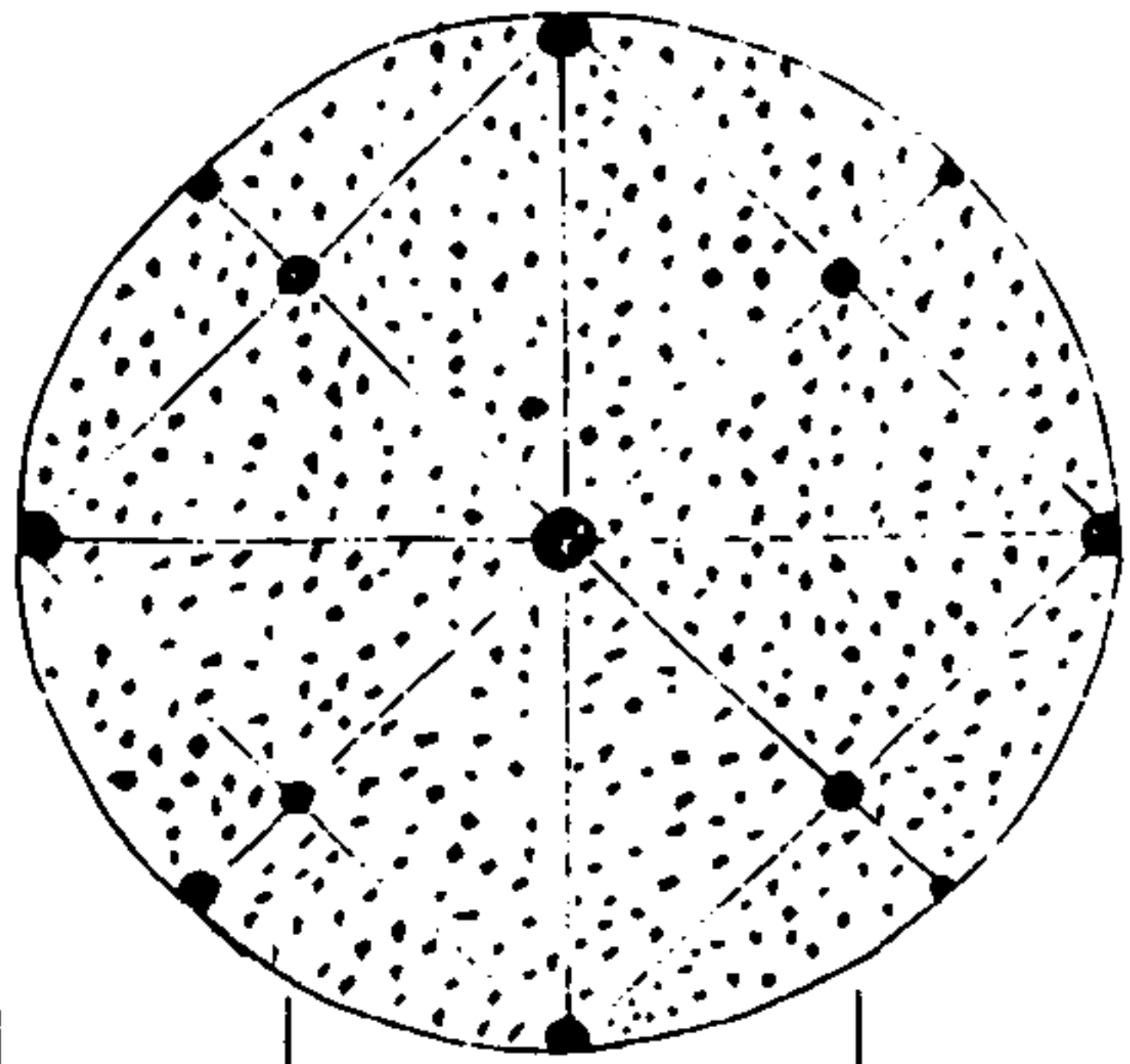
六

毛枯也會分燥濕流止也穉老彫苗材灰也飛潛蟻植不可紀之狀也至于人清濁厚薄長短高下或有所清有所濁有時厚有時薄大長小長大短小短時高時下參差無盡之變皆四德之妙所為也世固有妖氛瘴厲亦因人物有所激感而成如人性之有引蔽習染而非其本然也或謂既已感激而成妖孽則稟是氣而生者即為惡氣惡質不知雖極污穢及其生物仍返其元猶是純潔精粹二氣四德之人不即污穢也如糞中生五穀瓜蔬俱成佳品斷不臭惡穢朽生芝鯨暇生聖此其彰明較著者也

四德之理氣分合交感而生萬物其稟乎四德之中者



萬物化生於二  
氣四德中邊直  
屈方圓衝僻齊  
銳離合遠近違  
遇大小厚薄清  
濁強弱高下長  
短疾遲全缺之



則其性質調和有大中之中有正之中有間之中有斜  
之中有中之中其稟乎四德之邊者則其性質偏僻有  
中之邊有正之邊有間之邊斜之邊邊之邊其稟乎四

存性編

卷二

七

德之直者則性質端果有中之直正之直間之直斜之  
直直之直其稟乎四德之屈者則性質曲折有中之屈  
有正之屈間之屈斜之屈屈之屈其稟乎四德之方者  
則性質板稜有中之方正之方間之方有斜之方方之  
方其稟乎圓者則性質通便有中之圓正之圓間之圓  
斜之圓圓之圓其稟乎四德之衝者則性質繁華有中  
之衝有正之衝有間之衝有斜之衝有衝之衝其稟乎  
僻者則其性質閉靜有中之僻正之僻間之僻有斜之  
僻有僻之僻其稟乎四德之齊者性質漸鈍稟乎四德  
之銳者性質尖巧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稟乎四德之  
離者性質孤疎稟乎四德之合者性質親密亦有中正

間斜之分焉稟乎四德之遠者則性質奔馳稟乎四德  
之近者則性質拘謹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其稟乎遠  
者性質乖左稟乎遇者性質湊濟亦有中正間斜之分  
焉稟乎大者性質廣濶稟乎小者性質狹隘亦有中正  
間斜之分焉至于得其厚者敦龐得其薄者磽瘠得其  
清者聰明得其濁者愚蠢得其強者壯往得其弱者退  
諉得其高者尊貴得其下者卑賤得其長者壽固得其  
短者夭折得其疾者早速得其遲者晚滯得其全者克  
滿得其缺者破敗亦莫不有中正間斜之別焉此三十  
二類者又十六變之變也三十二類之變又不可勝窮  
焉然而不可勝窮者不外于三十二類也三十二類不

存性編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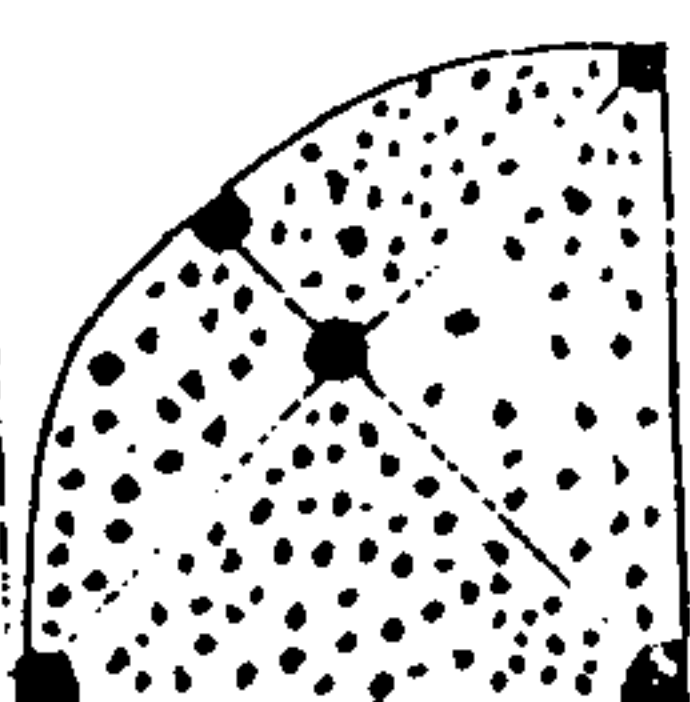
八

外于十六變也十六變不外四德也四德不外于二氣  
二氣不外于天道也舉不得以惡言也昆蟲艸木蛇蠍  
豺狼皆此天道之理之氣所為而不可以惡言况所稱  
受天地之中得天地之粹者乎

單繪一隅即

元亨以見意

之圖



既有萬物圖復摘繪其一隅者全圖意有所不能盡復  
即一隅以盡其曲折也此上黑點亦象萬物姑以人之  
性質言之如中角半大點理氣會其大中四德全體無



不可通而元亨為尤盛得其理氣以生人則惻隱辭讓  
多或裏元而表亨則中惠貌莊之人也或裏亨而表元  
則中嚴貌順之人也然以得中也四德無不可通也則  
有為聖人者焉有為賢人者焉有為士者焉以通元亨  
之間去利貞之濟遠也則亦有為常人者焉皆行生之  
自然不可齊也仁之勝者聖如伊尹賢如顏子士如黃  
憲常人如里巷中溫厚之人禮之勝者聖如周公賢如  
子華士如樊英常人如里巷矜持之人南邊一大點則  
偏亨用事禮勝可知也準中之禮盛例而達乎元者頗  
難達乎利貞者尤難然而可通乎中以及乎貞可邊通  
乎元利可斜通乎利亨之交可邊通乎亨利之間而因

存性編

卷二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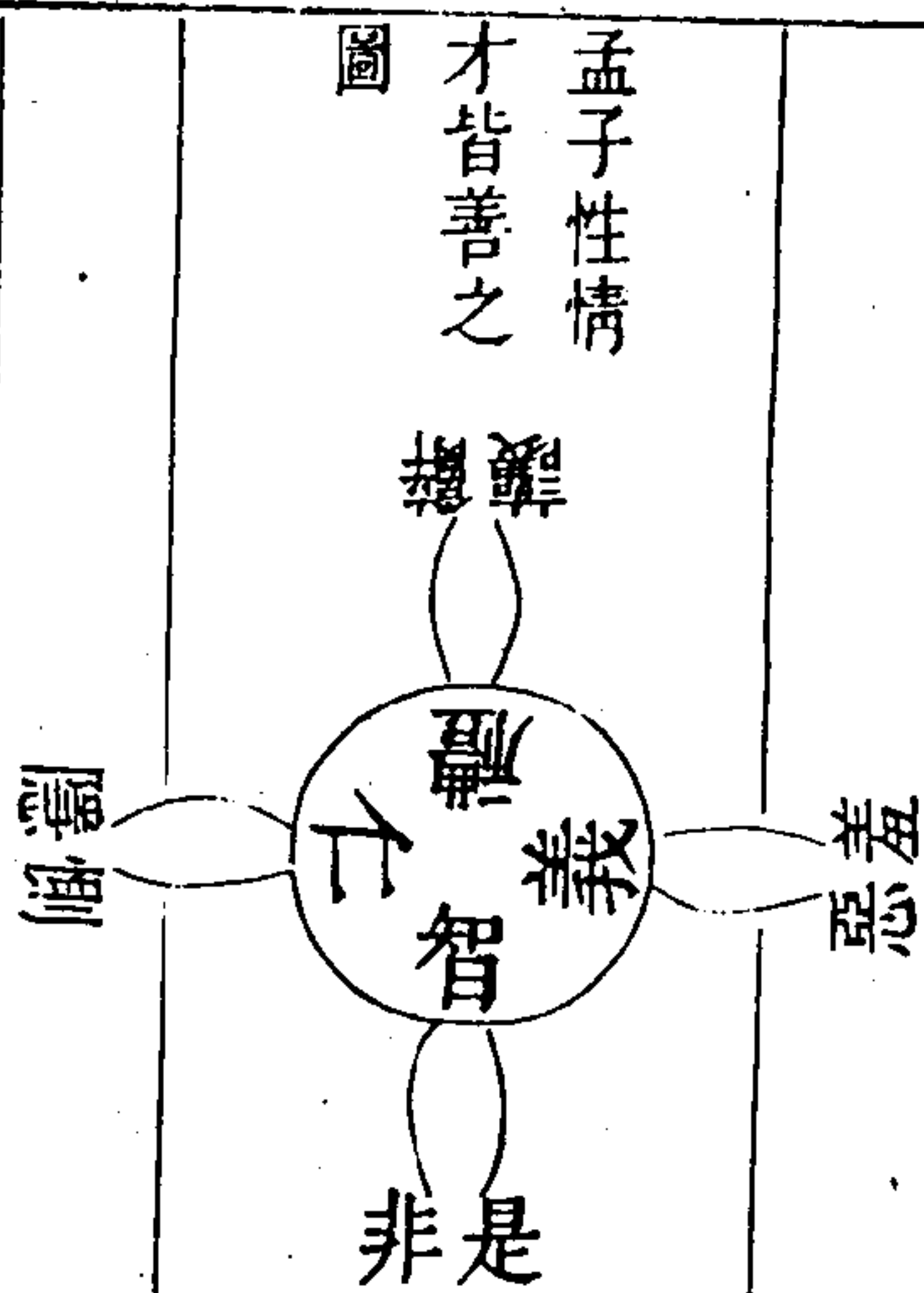
應乎元貞之間可邊通乎亨元之間而因應乎貞利之  
間可斜通乎亨元之交故雖禮勝而四德皆通無不可  
為樊英子華周公也東邊一大點則偏元用事仁勝可  
知也準中之仁勝例而達乎亨者難達乎貞利者更難  
然而可通乎中以及于利可邊通乎貞亨可斜通乎貞  
元之交可邊通乎元貞之間而因應乎利亨之間可邊  
通乎元亨之間而亦因應乎利貞之間可斜通乎元亨  
之交故雖仁勝而四德皆通亦無不可為叔度顏子伊  
尹也東南隅一大點元亨之間也然直通元亨之斜以  
達于中而與貞利之間為正應雖間而用力為之亦無  
不可為黃樊顏西伊周也隅中一大點居元亨斜間之

交而似中非中然斜中達于大中而通及貞利雖間斜  
而用力為之亦無不可為黃樊顏西伊周也其隅中若  
干小點或大或小或方或圓或齊或銳或疎或密或衝  
或僻或近中或近正或近間或近斜或近元或近亨蓋  
亦莫不以一德或二德總舍四德之氣理而寓一中所  
謂人得天地之中以生也是故適塞正曲雖各有不同  
而盈宇宙無異氣無異理苟勉力為之而勿刻以行其  
惻隱不做以行其恭敬亦無不可為黃樊顏西伊周也  
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而全體從可知矣  
圈心也仁義禮智性也心一理而統此四者非塊然有  
四件也既非塊然四件何由而名為仁義禮智也以發

存性編

卷二

十



之者知之也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也發者情也能發  
而見于事者才也則非情才無以見性非氣質無所為  
情才即無所為性是情非他即性之見也才非他即性



之能也氣質非他即性情才之氣質也一理而異其名也若謂性善而才情有惡譬則苗矣是謂種麻而稊實遂雜麥也性善而氣質有惡譬則樹矣是謂內之神理屬柳而外之枝幹乃為槐也自有天地以來有是理乎後儒之言性也以天道人性攙而言之後儒之認才情氣質也以才情氣質與引蔽習染者雜而言之以天道攙人性未甚害乎性以引蔽習染雜才情氣質則大誣乎才情氣質矣此無他認接樹作本樹也嗚呼此豈樹之情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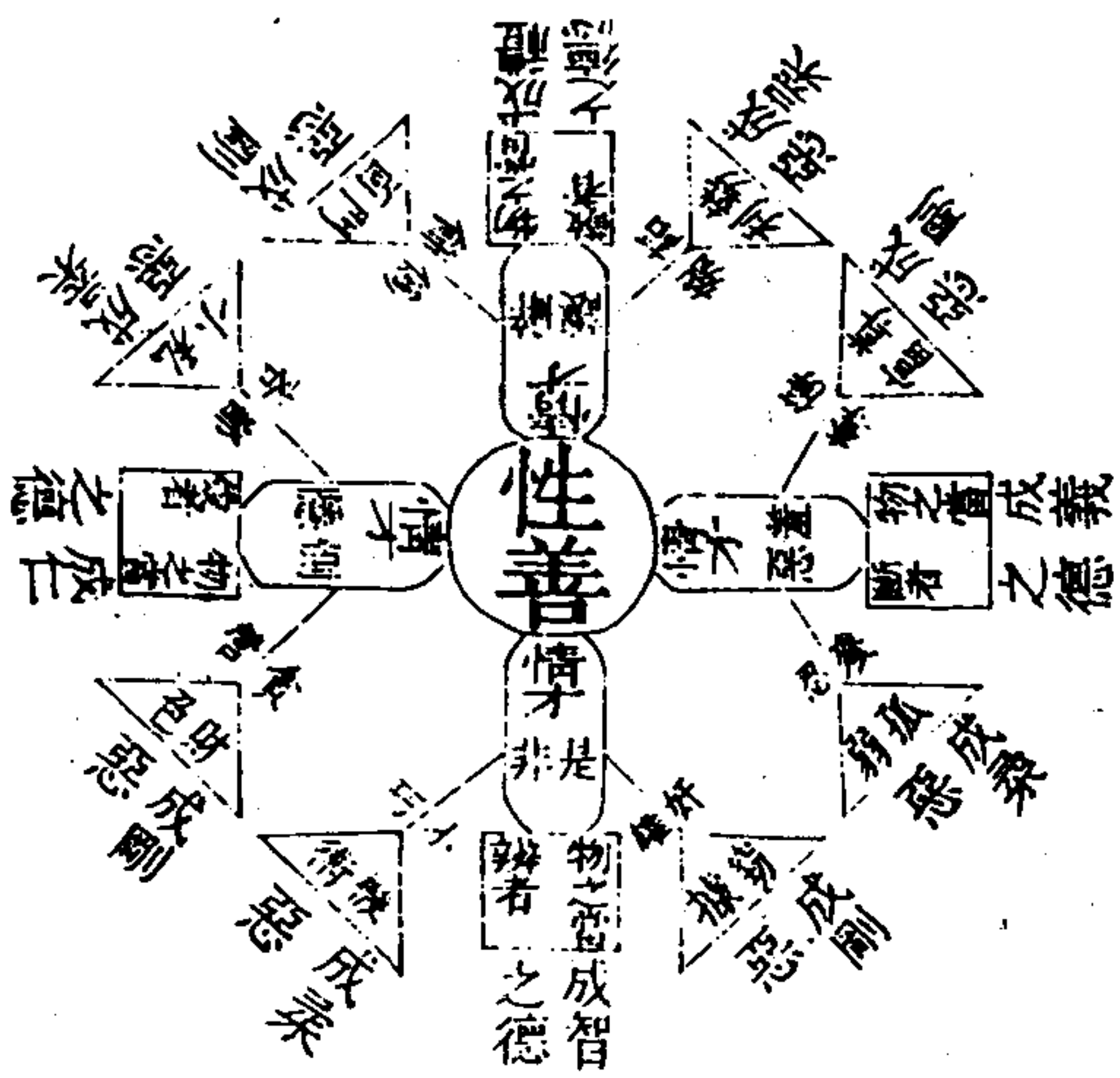
中渾然一性善也見當愛之物而情之惻隱能直及之是性之仁其能惻隱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斷之物而羞

存性編

卷二

十一

孟子性情才皆善為不善非才之罪圖



惡能直及之是性之義其能羞惡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敬之物而辭讓能直及之是性之禮其能辭讓以及物者才也見當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不惟聖賢與道為一雖常人率性亦皆如此更無惡之可言故孟子曰性善乃若其情可以為善若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及世味紛乘貞邪不一惟聖人稟有全德大中至正順應而不失其則下此者財色誘于外引而之左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貪營之剛惡出焉私小據于已引而之右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鄙吝之柔惡出焉以至羞惡被引而為侮奪殘忍辭讓被引而為偽飾諂媚

存性編

卷二

十二

是非被引而為奸雄小巧種種之惡所從來也然種種之惡非其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必且進退離歸本體時見不純為貪營鄙吝諸惡也猶未與財色等相習而染也斯時也惟賢士豪傑稟有大力或曰性覺悟或師友提撕知過而善反其天又下此者賦稟偏駁引之既易而反之甚難引愈頻而蔽愈遠習漸久而染漸深以至染成貪營鄙吝之性之情而本來之仁不可知矣染成侮奪殘忍之性之情而本來之義不可知矣染成偽飾諂媚之性之情與奸雄小巧之性之情而本來之禮智俱不可知矣嗚呼禍始引蔽成于習染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可為聖人之身竟呼之曰禽獸猶幣帛素色而



既污之後遂呼之曰赤帛黑帛也而豈其材之本然哉  
然人為萬物之靈又非幣帛所可倫也幣帛既染雖故  
質尚在而驟不能復素人則極凶大慈本體自在止視  
反不反力不力之間耳嘗言盜蹶天下之極惡矣年  
八十染之至深矣倘乍見孺子入井亦必有怵惕惻隱  
之心但習染重者不易反也蠶一吏婦淫奢無度已踰  
四旬疑其習與性成矣丁亥城破產失歸田朴素勤儉  
一如農家乃知繫蹶固數年而出之孔子之堂又數  
年亦可復善吾故曰不惟有生之初不可謂氣質有惡  
即習染凶極之餘亦不可謂氣質有惡也此孟子夜氣  
之論所以有功于天下後世也程朱未識此意而甚快

存性編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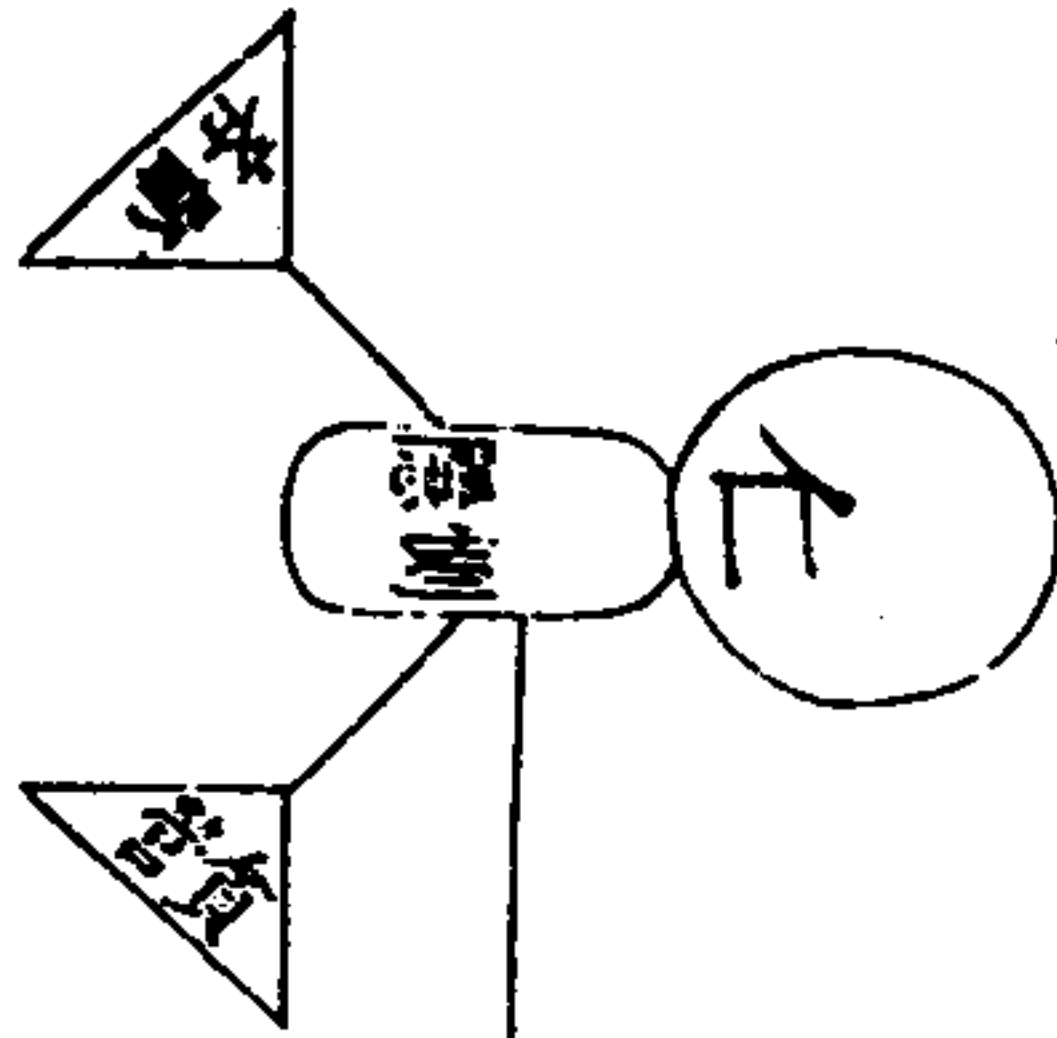
七

夜氣之說則亦依稀之見而已矣

因引蔽習

染一端錯

誤之圖



吾之論引蔽習染也姑以仁之一端觀之性之未發則  
仁既發則惻隱順其自然而出父母則愛之次有兄弟  
又次有夫妻子孫則愛之又次有宗族戚黨鄉里朋友  
則愛之其愛兄弟夫妻子孫視父母有別矣愛宗族戚

黨鄉里視兄弟夫妻子孫又有別矣至于愛百姓又別  
愛鳥獸草木又別矣此乃天地間自然有此倫類自然  
有此仁自然有此差等不由人造作不由人意見推之  
義禮智無不皆然故曰渾天地間一性善也故曰無性  
外之物也但氣質偏駁者易流見妻子可愛反以愛父  
母者愛之父母反不愛焉見鳥獸草木可愛反以愛人  
者愛之人反不愛焉是謂貪營鄙吝以至貪所愛而弑  
父弑君吝所愛而殺身喪國皆非其愛之罪誤愛之罪  
也又不特不仁而已也至于愛不獲宜而為不義愛無  
節文而為無禮愛昏其明而為不智皆一誤為之也固  
非仁之罪也亦豈惻隱之罪哉使篤愛于父母則愛妻

存性編

卷二

七

子非惡也使篤愛于人則愛物非惡也如火烹炮水滋  
潤刀殺賊何咎或火灼人水溺人刀殺人非水火刀之  
罪也亦非其熱寒利之罪也手持他人物足行不正塗  
非手足之罪也亦非持行之罪也耳聽邪聲目視邪色  
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視聽之罪也皆誤也皆誤用其情  
也誤始惡不誤不惡也引蔽始誤不引蔽不誤也習染  
始終誤不習染不終誤也去其引蔽習染者則猶是愛  
之情也猶是愛之才也猶是用愛之人之氣質也而惻  
其所當惻隱其所當隱仁之性復矣義禮智猶是也故  
曰率性之謂道也故曰道不遠人也程朱惟見性善不  
真反以氣質為有惡而求變化之是成賊人以為仁義



遠人以爲道矣然則氣質偏駁者欲使私欲不能引染如之何惟在明明德而已存養省察磨勵乎詩書之中涵濡乎禮樂之場周孔教人之成法固在也自治以此治人卽以此使天下相習于善而預遠其引蔽習染所謂以人治人也若靜坐閑眼但可供精神短淺者一時之葆攝訓詁著述亦止許承接秦火者一時之補苴如謂此爲王敬此爲致知此爲有功民物僕則不敢爲諸先正黨也故曰欲粗之于周孔之道者大管小管也欲精之于周孔之道者大佛小佛也

存性編

卷二

五

奉親如士庶者不及士庶如大夫之奉親者過而未失手發之之正也吾故曰不中節亦非惡也惟堂有父母而懷甘旨入私室則惡矣若甘旨進父母何惡室有妻媵而辱恩情于匪配則惡矣若恩情施妻媵何惡故吾嘗言竹節或多或少皆善也惟節外生蛀乃惡也然竹之生蛀能自主哉人則明德明而引蔽自不乘故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全體者爲全體之聖賢偏勝者爲偏至之聖賢下至椿津之友恭牛弘之寬恕皆不可謂非一節之聖宋儒乃以偏爲惡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未可以引蔽之偏誣偏也木火一隅圖中仁勝之說可玩也或疑仁勝而無義則泛濫失宜將

愛父母如路人對盜賊而歛歔豈不成其不宜之惡乎仁勝而無禮則節文不敷將養父母同犬馬踰東家樓處于豈不成其不檢之惡乎仁勝而不智則可否無辨將從井救人莫知子惡豈不成其迷惑之惡乎予以爲此必不知性者之言也夫性則必如吾前仁之一端之說斷無天生之仁而有視父母如路人諸惡者蓋本性之仁必寓有義禮智四德不相離也但不盡如聖人之全相濟如攜耳試觀天下雖甚和厚人不能無所差惡無所辭讓無所是非但不如聖人之大中相濟適當耳其有愛父母同路人對盜賊而歛歔等惡者必其有所引蔽習染而非赤子之仁也禮義智猶是也熟閱孟子

存性編

卷二

六

而盡其意細觀赤子而得其情則孔孟之性旨明而心性非精氣質非粗不惟氣質非吾性之累害而且舍氣質無以存養心性則吾所謂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是也是明明德之學也卽謂爲變化氣質之功亦無不可有志者倘實以是爲學爲教斯孔門之博文約禮孟子之存心養性乃再見于今日而吾儒有學術天下有治平異端淨掃復觀三代乾坤矣

圖跋

嗟乎性不可以言傳也而可以圖寫手雖果見孔孟所謂性且不可言傳圖寫而况下愚不足聞性道如僕者乎但偶爾一綫悟機似有勞髣乎方寸者此或僕一人



之所謂性尚非孔孟所謂性未可知也况僕所見尚有不能圖盡者乎語云理之不可見者言以明之言之不能盡者圖以示之圖之不能盡者意以會之吾願觀者尋其古于圖間會其意于圖外假之以宣自心之性靈因之以察僕心之愚見庶不至以佛氏六賊之說誣吾才情氣質或因此而實見孔孟之所謂性亦未可知也若指某圈曰此性也某畫曰此情也某點曰此氣質也某形勢曰此性情才質之皆善無惡也則膠柱鼓瑟而于七圖無往不杆格背戾且于僕所謂一綫者而不可得又安望由此以得孔孟所謂性乎恐此圖之為性害更有甚于宋儒之說者矣雖然即使天下後世果各出

存性編

卷二

七

其心意以會乎僕一綫之意遂因以見乎孔孟之意猶非區區苦心之所望也僕所望者明乎孔孟之性道而苟楊周程張朱釋老之性道可以不言也明乎孔孟之不欲言性道而孔孟之性道亦可以不言也而性道始可明矣或曰孔子罕言矣孟子動言性善何言乎不欲言也曰有告子二或人之性道孟子不得已而言性善也猶今日有荀楊佛老程張之性道吾不得已而言才情氣質之善也試觀答告子諸人但取足以折其詞而止初未嘗言性善所由然之故猶孔子之罕言也宋人不解而反譏其不備誤矣或曰吾儒不言性道將何以體性道盡性道余曰吾儒曰言性道而天下不聞也曰

體性道而天下相安也曰盡性道而天下相忘也惟言乎性道之作用則六德六行六藝也惟體乎性道之功則在下者師若弟在上者君臣及民無不相化乎德與行藝而此外無學教無成平也如上天不言而時行物生而聖人體天立教之意著矣性情之本然見氣質之能事畢矣而吾之七圖亦可以焚矣故是編後次之以存學存治云

附錄同人語

上谷石卿張氏曰性即是氣質底性堯舜底氣質便有堯舜底性呆獸底氣質便有呆獸的性而究不可謂性惡

存性編

卷二

八

又曰人性無二不可從宋儒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先生賜教在未著存性前惜當時方執程朱之見與之反覆辯難及喪中悟性始思先生言性真確期服闋入郡相質而先生竟捐館矣嗚呼安得復如先生者而與之言性哉

督允介祺王氏曰氣質即是這身子不成孩提之童性善身子偏有不善

又曰天生人來渾脫是箇善

又曰氣質天命分二不得

書後

孟子曰性善即魯論之性相近也言本善也晏子曰汨俗



移質習染移性卽魯論之習相遠也言惡所由起也後儒  
不鮮忽曰氣質有惡而性亂矣聖賢之言背矣先生辭而  
辯之功豈在禹下哉特先生性圖入太極五行諸說則于  
後儒誤論當時尙有未盡洒者堦後質先生曰周子太極  
圖真元品道家圖也易有太極兩儀指樸著言非謂太極  
爲一物而生天地萬物也五行爲六府之五乃流行於世  
以爲民物用者故箕子論鰥罪曰汨陳其五行非謂五行  
握自帝天而能生人生物也生尅乃鄒衍以後方家批說  
聖經無有先生曰然吾將更之及先生卒後披其編則更  
者十七而未及卒業于是承先生意而滿洗之如右康熙  
乙酉三月上浣蠡吾門人李堦書

存性編

卷二







存學編序

予幼讀四書惟知解字離句稍長畧曉塗鴉隨肆力於詩文及弱冠雖潛心經史亦惟博覽強記是圖忽忽焉若以為為學之道遠在是者乙丑歲晤李子剛主語予曰子知讀書未知為學夫讀書非學也今之讀書者止以明虛理記空言為高精神因之而虧耗歲月因之以消磨至持身涉世則盲然曾古聖之學而若此古人之學禮樂兵農可以修身可以致用經世濟民皆在於斯是所謂學也書取以考究乎此而已專以誦讀為務者非學也且以害學子幡然大呼如醉而醒如夢而覺李子復言此學乃堯舜周

存學編

郭序

一

孔正傳至後而晦今倡而明之者始自習齋顏先生其議詳載於所著存學編可觀也予心誌之屏去浮文遂十餘年矣今歲丙子李子至都出是編以示予予讀之且歎且喜以舉世之沉溺誦讀而不知返而予得以屏去浮文而不墜迷途其得力於習齋先生豈淺鮮哉雖然學者實學也是編所以明實學耳猶空言也吾黨若不盡力實學而徒沾沾抱是編以為得吾恐浮文之士且起而笑其同浴譏禠也

康熙丙子一之日北平後學郭金城拜撰

存學編序

客歲戊辰冬習齋先生過塔爾陽寓里指所著存學編曰學明性治俱明矣子為我訂而序之受命訂訖乃拜手而序曰古之學一而今之學芬古之學實而今之學虛古之學有用而今之學無用今古不相及何其甚也古之為學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為學之道六德六行六藝為學之物八歲就學小學小藝履小節東髮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為學之序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為學之時治己則祥治人則當施之四海國家天地而萬物有人多成材而宇內治隆有此術也自秦火而后訓詁於漢唐帖括

存學編

李序

一

於宋明徒守遺經以為道古聖教人成法鮮過而問者加之佛老乘間而起以清淨虛無亂聖人之心性詩文辭之輩又假託文章以自鳴儒者不能以全體大用廓清其間從而為其所雜程朱陸王皆志欲繼往開來而支離近禪互相譏訶古學亦皆不能復豈責人則明自知則暗與抑世運日趨於耗而實學衰亡賢者亦不能自主與先生生宋明後忽焉於二千年墜緒一旦直指源流嘗謂孔子刪訂孟子論性為大不得已力求遺學以習行為主冠昏喪祭必遵古制率弟子習禮習射習書數樂雖不得其全得一節焉即習置日記以考道德行藝得以自勉失則誠



焉其卓然有得於學者不惟存之空言而且存之實事嗚呼二千年墜緒剗然復舉孰倡而孰使之耶昔孟子陳學校遺法於周末韓愈猶以為制度滅亡空言無補况今去聖益遠學者分騫於旁途曲徑視古人教學成法如盤古大敦莫可究詰先生獨起而矯抗足以一身力任之誠見見其孤且危而岌岌焉難也然而天下之事極則必返今之虛學無用亦已極矣豈其不返矣乎天心其能無意於世也乎堯舜周孔之靈肯漠然已乎吾以知先生之生之非徒然也其將自此學明而士奮求實體行實用復古道以正今失而上以是教下以是學天下皆學中人矣參贊存學編 李序 一

位育皆學中事矣學何如其大而所闕者何如其鉅耶吾以知先生之所著非徒然也許酉山先生嘗謂塔曰邵堯夫三千年圖以幹枝配易卦每九百六十年甲子遇乾大道以昌嚮甲子遇乾矣數若可信也殆必在斯歟殆必在斯歟

康熙歲在己巳春月蠡吾門人李珠頓首拜識

存學編目

卷一

由道

明親

上太倉陸桴亭書

學辨一

學辨二

卷二

性理評三十四條

卷三

性理評二十八條

存學編

卷目

北學所見錄

卷四

性理評三十六條



存學編卷一

博陵 顏元 著

由道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繁難而寡效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魯民歌怨為治也他如子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非此意哉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直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各也學教之戒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朱子思時異端

存學編

卷一

北學所見錄

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性學治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未已近太瀉故孟子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斷不為拙工改廢繩墨離墨方員深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程朱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供觀之何曾出中庸分毫但見支離分裂參雜於釋老徒異端令輕視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觀精一之旨惟舜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所為而已陰陽秘旨未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道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

見者詩書六藝而已烏得以天道性命嘗舉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聰明者如打諢猜拳愚濁者如捉風聽夢但彷彿口角各自以為孔顏復出矣至於靖康之際戶比肩摩皆主敬習靜之人而朝陞疆場無片籌寸績之士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為後身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弊無能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猶之程學之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朱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乾坤尚安賴哉或曰佛氏托於明心見性程朱欲救人而損之不得不挾精奧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已稍

存學編

卷一

北學所見錄

浸入釋氏分界故稱其彌近理而太亂真若以不肯論之只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迦惡魁亦當垂頭下淚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虛我以其實程宗惟當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辦吾門人皆辦之險重繁難天下所不敢任吾門人皆任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亡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亦以空言與之角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是以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而後世全以章句誤乾坤上者只學



先儒講者稍涉文義即欲承先啟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驚富貴利達浮言之禍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友人才蒙吉翻孟子之言曰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求也其所慨深矣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為生聖哲刻荆棘而興堯舜以來中庸之道斷不忍終此元會直如此而已也

總論諸儒講學

僕妾謂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講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詩書六藝而已即詩書六藝

存學編

卷一

北學所見錄

亦非徒列坐講聽要惟一講即教習習至難處來問方再與講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己孔子惟與弟子今日習禮明日習射問有可與言性命者亦因其自悟已深方與言蓋性命非可言傳也不特不講而已也雖有問如子路問鬼神生死南宮适問禹稷舜禹者皆不與答蓋能理會者渠自理會不能者雖講亦無益自漢唐諸儒傳經講誦宋之周程張朱陸遂羣起角立亟亟焉以講學為事至明而薛陳王馮因之其一時發明吾道之功可謂盛矣其效使見知聞知者知尊慕孔孟善談名理不作惡不奉釋老名號即不肯如僕亦沐澤中之一人矣然世道之為叔季自

若也生民之不治自若也禮樂之不興自若也異端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以視夫孔子明道而亂臣賊子果懼孟子明道而楊朱墨翟果熄何啻天淵之相懸也僕氣魄小志氣卑自揣在中人以下不足與於斯道惟願主盟儒壇者遠溯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諸儒之效如此而垂意於習之一字使為學為教用力於講讀者一二加功於習行者八九則生民幸甚吾道幸甚僕受諸儒生成履載之恩非敢入室操戈也但以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上少一分試觀朱子晚年悔枝葉之繁累則禮樂未明是在天者千古無窮之憾也

存學編

卷一

明親

大學首四句吾奉為古聖真傳所學無二理亦無二事祇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脩身則為明德以之齊治則為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親而未明者即謂之親非大學之親也然既用其功於民皆可曰親其親而未明者漢高帝與唐太宗之類也其親且明而未止至善者漢之孝文光武之流也凡如此者皆宋明以來儒者所共見皆謂之非道



者也其明而未親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則儒者未之言也非不肯言也非不敢言也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人無從證其為道者一二聰明特傑者出於道畧有所見粗有所行遂自謂真孔孟矣一時共尊為孔孟焉嗣起者以為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學訓解纂集或學靜坐讀書或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為能彷彿於前人而不大殊則將就冒認人已皆以為大儒矣可以承先啟後矣或獨見岐異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顏樂處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此所以皆未之言也天下人未之言數百年以來之人未之言吾獨於程朱陸王之外別有大

存學編

一

五

學之道焉豈不犯天下之惡而受天下之謬乎然吾之所懼有甚於此者以為真學不明則生民將永被毒禍而終此天地不被得吾道之澤異端永為鼎峙而終此天地不能運三代之舊是以冒死言之望有志繼聞者之一轉也夫明而未親即謂之明非大學之明然既用其功於德皆可曰明其明而未親者莊周陳搏之類也其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周程朱陸薛王之儔也何也吾道有三盛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即其學也教也其精一執中一二人祕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為身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

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於九官羣牧咸若莫是以能乎地成天也文周之治亦即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禮作樂身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法未之有改是以太和宇宙也孔孟之學教即其治也孔子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及門人以待後人私淑者庸言庸德禮樂兵農耳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法未之有改故不惟

存學編

卷一

六

北學所見錄

春月三年五年七年曾藏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暫師于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分體是以萬世未遷也秦漢以降則者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張子教人以禮而期行并田雖未舉用而其志可尚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為宗旨以靜坐讀書為工夫以講論性命大人為授受以釋經註傳纂集書史為事業嗣之者若真西山許魯齋薛敬軒高梁溪性理地各有靜功皆能著書立言為一世宗信乎為儒者煌煌太



觀三代後所難得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九官命十二牧之所為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為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真傳天下後世亦皆以真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欺也陸子分析義利聽者垂泣先立其大通體宇宙見者無不竦動王子以致良知為宗旨以為善去惡為格物無事則閉目靜坐遇事則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心齋羅念庵鹿太常皆自以為接孟子之傳而稱直捷頓悟當後時世亦皆以孟子目之信乎其為儒中豪

存學編

一

七

係三代後所罕見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為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為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與程朱之學並行中國而卒不能服朱許薛高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欺也他不具論即如朱陸兩先生倘有一人守孔子下學之成法而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從遊者則令其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也水火某也數藝某也尤精幾藝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聲音度

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全歸也人已事物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不惟必有一人虛心以相下而且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人才既興王道次舉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所脩事和為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夫謂明親一理大學之道也以此言學則與異端判若天淵而不可混曲學望洋浩歎而不敢擬清談之士不得假魚目之珠文字之流不得逞春華之艷惟其不出於此故既卑漢唐之訓詁而復事訓詁斥佛老之虛無而終蹈虛無以致然上之性天愈透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譏非譏也誠支離

存學編

一

八

也心頭之覺悟愈捷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誚非誚也誠近禪也或曰諸儒勿論陽明破賊建功可謂體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朱子常平倉制與在朝風度不皆有可觀乎但是天資高隨事成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韜畧何以知其不以為學教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禮者其如赤乎學之如某可治賦某可為宰某達某藝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王門無此且其捨宸濠破桶崗所共事者皆當時官更偏將奉諫弟子皆與不焉其全書所載皆具門人旁觀贊服之筆則可



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是以感孫徵君知統錄說有陸  
王效爭論於紫陽之語而敢出狂愚少抑後二千年周程  
朱陸薛王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  
孔孟諸先聖之道亦竊附效評論之義而願持道統者其  
深思熟計而決復孔孟以前之成法勿執平生已成之見  
解而不肯舍勿拘平日己高之門面而不肯降以誤天下  
後世可也

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

某髮未燥已聞容城孫先生名然第知清節耳弱冠前為  
俗學枉度歲月情情不知道為何物自順治乙未頗厭八

存學編

卷一

九

服習稍聞通鑑性理諸儒語錄乃知世間有理學一脈已  
灰在易水得交高弟五脩乃又知先生不止以節著連年  
來與高弟介祺尤屬莫逆德駕旋容時已稟老親全王法  
乾裏裝出門將進叩老親復以湯後不語路恐遭楊子之  
悲阻之踰年則聞復南矣恭祝綏詞家介翁不外玷賤名  
其未迄讀先生歲寒居文集寄介翁札不知過聽何人之  
言而儕之郡賢列見之不勝惶愧今在天地間已三十有  
六德不加修學不加進曾不得大君子一提指之每十念  
及恨不身飛共城旁茲先大母去世服闋矣幸大父猶康  
健欲曲求俞允今歲中一采道氣未審得遂否也敬序

師東郡人也以告休南歸去先生七十里敢以便畧吐愚  
衷於門下某靜中猛思宋儒發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  
之言性善最真變化氣質之惡三代聖人全未道及將天  
生一副作聖全體參雜以習染謂之有惡未免不使人去  
其本無而使人憎其本有蒙晦先聖盡性之旨而投世間  
無志人以口柄又思周公孔子教人以禮樂射御書數故  
曰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故性道不可聞而某長治賦某長禮樂某長足民一如唐  
虞之廷某農某刑某禮某樂之舊未之有爽也近世古學  
者心性之外無餘理靜故之外無餘功細考其氣象疑與

存學編

卷一

十

北學所見錄

孔門若不相似然即有談經濟者亦不過說場話著種書  
而已某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足之以  
挽天下之士習而復孔門之舊以先生之德望卜之當易  
如反掌則孟子不得專美于前矣論今天下朱陸兩派互  
相爭辯先生高見平和勸解之不懈豈可又增一爭端也  
但某殊切杞人之憂以為雖使朱學勝陸而獨行于天下  
或陸學勝朱而獨行于天下或和辭成功朱陸合一同行  
於天下則終此乾坤亦只為當時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  
只如說話著書之道學而已豈不堪為聖道生民長歎息  
乎粗陳一二望先生靜眼一辨及時發明前二千年之故



道以易後二十年之新教則斯道幸甚斯民幸甚臨楮南  
望不勝想慕戰懼交集之至某再拜言

上太倉陸稼書先生書

某聞氣機消長者否泰天地有不能自主理數使然也  
消極而長否極而泰天地必生一人以主之亦理數使然  
也然粵稽孔孟以前天地所生以主此氣機者幸皆實文  
實行實體實用卒為天地造實績而民以安物以阜雖不  
幸而君相之人竟為布衣亦必終身盡力于文行體用之  
實斷不敢以不堯舜不禹皋者苟且于一時虛浮之局高  
談袖手而委此氣數置此民物聽此天地于不可知也亦

存學編

卷一

十一 北學所見錄

必終身窮究于文行體用之實斷不敢以惑異端背先哲  
者肆口于百喙爭鳴之日著書立說而誤此氣數壞此民  
物負此天地於不可為也自漢晉泛濫于章句不知章句  
所以傳聖賢之道而非聖賢之道也競尚乎清談不知清  
談所以闡聖賢之學而非聖賢之學也因之虛浮日盛而  
堯舜三事六府之通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所以  
實位天地實育萬物者幾不見于乾坤中矣迨於佛老昌  
熾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空之一歸於寂滅或取天地萬物  
而盡無之一歸于陞脫莫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虫  
魚人倫世故舉為道外並己身之耳目口鼻四肢皆視為

累得贅餘矣哀哉倘於此有堯舜周孔固必回消為長轉  
否為泰矣即不然或如端言卜仲二母之流亦庶幾衍道  
脉於不墜續真宗於不差而長泰終有日也奈何趙氏運  
中紛紛躋孔子廟廷者皆脩輯註解之士猶然章句也皆  
高坐講論之人猶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  
稟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為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  
鼻為六賊者相去幾何也故僕妄論宋儒謂是集漢晉釋  
老之大成者則可謂是堯舜周孔之正派則不可然宋儒  
今之堯舜周孔也韓愈闢佛幾至殺身况敢議今世之堯  
舜周孔者乎李友著書駁程朱之說發州決杖况敢議及

存學編

卷一

十三 北學所見錄

宋儒之學術品詣者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  
懼一身之禍而不言委氣數于終誤置民物于終壞聽天  
地於終負恐結舌安坐不援溝瀆與強暴橫逆內人於溝  
瀆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遠也某為此懼者存學十編申  
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  
在詩書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  
實學之身實習之終身不懈者存性一編大旨明理氣  
俱是天道形性俱是天命人之性命氣質雖各有差等而  
俱是此善氣質正性命之作用而不可謂有惡其所謂惡  
者乃由引蔽習染四字為崇耆期使人知為絲毫之惡皆



皆自玷其光瑩之本體極神聖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  
骸但孔孟沒後二千年無人道此理而某獨異又惴惴焉  
恐涉偏私自是詐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  
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如此二念交鬱周所取正十日遊那  
在故友刁文孝座聞先生有佳錄復明孔子六藝之學門  
人姜姓在州守幕實筭之惟然如不早之聞雷甚渴之聞  
溪恨不即沐甘霖而飲甘泉也曲致三四曾不得出然亦  
幸三千里外有主張此學者矣猶未知論性之相同也既  
而刁翁出南方諸儒手書有云此間有得亭者才為有用  
之才學為有用之學但把氣質許多駁惡難不不命說

存學編

卷一

北學所見錄

兼是善其性善圖說中有人之性善正在氣質氣質之外  
無性等語殊新奇駭人乃知先生不惟得孔孟學宗兼悟  
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矣當今之時承儒道嫡派有非先  
生其誰乎所恨家貧親老不得探杖親來進身門下求  
茲乘彭使之便奉尺楮請教祈以所著並高弟孰長禮樂  
孰長射書孰為體用兼優不惜示下使聾聵之子得有所  
景仰專奉倘有寸進真一時千載也山河隔越不能多寄  
僅以性學編各一紙日記第十卷中摘一頁呈正不勝南  
望惟切想慕之至

學辨

性亦須有辨因吾友法乾王子一言徹底無纖毫  
齟齬莫不有能發吾意者遂有侍今存學之說  
吾黨身習而實踐之易靜坐用口耳之習為手足  
煩拮据之業非存性空設之比雖賢者不能無顧  
惜故案牘於變革之意幸相與辨難不厭反覆予  
撮其大畧如左病中亦多遺脫

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子抱病復患足瘡不能赴學惟坐  
卧榻膳存學稿聞王子來會乃強步出齋出所勝以質主  
子甫閱一葉遽置之几感為多讀書之辨予由人之精神  
無多恐誦讀消耗無歲月作實功也尚禮樂習但略聞

存學編

卷一

十四

北學所見錄

經書數本亦自足否王子曰誦讀不多出門不能引經據  
傳何以服人予曰堯舜諸聖人所據何書且經傳施行之  
證佐全不施行雖證佐紛紛亦奚以為今存學之意若行  
無論朝廷宗廟即明倫堂上亦將問孰爛周旋孰諸絲竹  
孰射賢孰奠勝非猶是稱章比句之乾坤矣且吾儕自視  
雖陋倘置身朝堂但憂無措耳引經據傳非所憂也主  
子申射御之類有司事不足學須當如三公坐論予曰人  
皆三公孰為有司學正是學作有司耳辟之於黃帝素  
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瘵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  
鍼灸摩砭為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書千百卷熟



讀詳說以為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鍼灸摩砭以為術家之粗不足學也書曰博識日積一人倡之舉世效之收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為從事方脈藥餌針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為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書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尚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為醫也讀書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為儒也王子曰棟梁材自別豈必為棟椽哉予曰棟梁亦自拱把尺寸長成成時亦有皮幹枝葉世豈有渾成棟梁哉王子曰藝學到精熟後存學編 卷一 十五 北學所見錄

自見上面幼學豈能有所見余曰幼學但使習之耳必欲渠見何為哉王子曰不見上面何與心性余曰不然即如夫子使闕黨童子將命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有下於夫子客至則見客求 賜尊長悚敬氣象有班於夫子或尊於夫子客至則見夫子溫良恭儉讓侃侃闕黨氣象此是治童子耳目乎治童子心性乎故木藝之學不待後日融會十片乃自童齡即身心道藝一致加功也且既令渠習見無限和敬詳密之理豈得謂無所見但隨所至為淺深耳講家解一貫章有謂曾子平日用功皆是貫中之一令即夫子教以從一而貫夫用功于貫中之一是夫子所以教

三千人者也豈得曰六藝非心性也王子曰禮樂自宜學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賢者但美禮樂名目遂謂宜學亦未必見到宜學處也若見到自不分精粗善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王子曰弟見不足為若為自是易事余曰此正夫子所謂智者過之且昔朱子謂要補填實地難今賢弟又謂是易要之非主難亦非主易總是要斷送實學不去為耳王子大笑予曰李晦翁年踰五旬勸力下學曰與弟子拈矢彎弓甚可欽也王子曰晦夫叔嘗言射為男子事何可不習余曰宋元來儒者却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豈若真存學編 卷一 十六 北學所見錄

學一復戶有經濟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澤乎王子曰六藝之學誠有功于乾坤予曰不但爾也子產云歷事久取精多則魂魄強全于禮樂兵農無不嫻即終身莫之用而沒以體用兼全之氣運于天地是謂盡人道而死故君子曰終故曰學者學成其人而已非外求也王子又笑予曰此學終無行日矣以賢弟之有志且深信子又入朱學未深似無可戀惜而猶難挽回如此况彼已卓崖岸者乎因復取首數篇進曰幸終觀之王子聞畢喟然曰孔子是教天下人為臣為子若都袖手高坐作君父天下事叫誰辦哉撫卷歎息久之余曰某即就三存編以為天生某使復



明此學而已非身見之材也欲進之孫微君借以回天下  
王子曰人自為耳何必伊子曰天生材自別伊尹聖之任  
夏季之民如在水火何不出而延攬豪傑自為奉天救民  
之舉必待成湯之三聘乎張良志復韓仇亦嘗聚眾百餘  
何不決於自為而終屬沛然乎蓋天生王者其氣為主持  
世統之氣乃足繫屬天下非其人不與也儒者教世何獨  
不然其人也天下附之非其人也學即過人而師宋不  
立如龍所至則氣聚成雲否則不可強也况愚之庸陋不  
足數者乎自料只可作名教中一輩三老耳王子辭行越  
十日子病痊住會王子因論風言復聞十二月有諸王子

存學編

一

十七

北學所見錄

曰此間亦頗聞予曰噫豈非學術不明吾儒悞於空言無  
能定國是者乎使吾黨習諸曆象何以狐疑如此因言帝  
堯命羲和教以欽天授時及考驗推步之法堯益極精於  
曆因言帝王設官分職未有不授以成法者堯命司徒授  
以匡直勞來等法舜命士師授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  
法命典樂授以直溫寬眾等理及依永和聲無相奪倫等  
法成王置農官授以錢錫銜艾耕耦等法觀命官之典釐  
成之詩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六藝之學者則袖手高  
坐徒事誦讀固非所以為臣子亦豈所以作君父哉

學辨二

又越自王子來會復曰周公制禮作樂且以文武之聖開  
之成康之賢繼之太召君陳輩左右之亦不百年而穆王  
亂迨東遷而周不可問矣漢唐宋明不拘古法亦定數百  
年之天下何礙于三代哉子曰漢唐後之治道較之三代  
蓋星淵不可語也吾弟未之思耳吾弟但見穆平之衰而  
未實按其列國情勢民風也吾茲不與賢弟論三代盛時  
且以春秋之末其為周七百年矣只好姑存魯展禽拒齊  
二事風俗之美人材之盛魯固可尚也齊乃以婦人而旋  
師聞先生命而罷戰由此以思當日風俗人心豈漢唐後  
所可仿佛哉王子曰終見義學粗奈何子曰此乃不知止

存學編

一

十八

北學所見錄

耳觀大學言明親即言止至善見道為粗是不知至善之  
止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王子乃惟忻鼓舞曰昨子產一  
段已深味我心自今日當務精此學更無疑矣因述乃父  
命計田數不清子曰計畝人為瑣事矣然父命而不清  
非不能為子之一乎王子曰無大無小無不習熟固也弟  
昨所言棟梁材兄不以為然恐天下自有可大不可小之  
材如龐士元非百里材曾子教孟敬子持大體非乎子曰  
孔子乘田委吏無不可為若位不稱材便酬情廢事此自  
豪士之態非君子之常也孟敬子當時已與魯政乃好理  
瑣小故曾教以子所貴道者三豈可以此言便謂違直耶



不宜學乎况當時學術未失家臣庶士無不能理事者第  
 憂世宵騎浮不能持大體耳能持大體凡事自可就也王  
 子曰博學乃古人第一義易云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德子  
 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可見古人讀書誦讀亦何可全  
 廢予曰周公之法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豈可全  
 不讀書但古人是讀之以為學如讀琴譜以學琴讀禮經  
 以學禮博學之是學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事也只以多  
 讀書為博學是第一義已誤又何暇計問思辨行也王子  
 行越一日予過其齋王子曰連日思樂能滌人滓渣只靜  
 敬以求懲忿窒慾便覺忿慾全無不時卻又發動不如心  
 存學編 十九 北學所見錄

比聲律私欲自化也余曰噫得之矣某謂心上思過口上  
 講過書上見過都不得力臨事時依舊是所習者出正此  
 意也夫禮樂君子所以交天地萬物者也位育著落端在  
 於此古人制舞而民腫消造琴而陰風至可深思也王子  
 問又道問學之功即六藝乎予曰然又問如何是尊德性  
 予未答又問如何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蓋因程朱好  
 語上王子欲證語上之為是也予曰離下無上明德親民  
 尊德性道問學只是此事語上人皆上語下人皆下如洒  
 掃應對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敬絃指徽律下也若以  
 語上人便見出和某昨童子將命一段正是道藝一致耳

日性情一滾做也王子憮然曰至言予曰此亦就賢弟之  
 悶為言耳其實上有上下下有上下下精粗皆盡力求全是  
 謂聖學之極致矣不及此者寧為一端一節之實無為全  
 體大用之虛如六藝不能兼終身止精一藝可也如一藝  
 不能全教人共學一藝如習禮者某冠昏某喪祭某宗廟  
 某會同亦可也夫吾輩安質未必是中人以上而從程朱  
 倒學先見上面必視下學為粗不肯用力矣王子曰下學  
 而上達孔子定法烏容紊乎哉

存學編

二十一 北學所見錄

此處為空白格，應為續修四庫全書之內容，但在此處未見文字。



存學編卷二

傳陵 顏元 著

性理評

程子曰邢明叔明辯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惜哉

朱子云程子死後其高弟皆流於禪豈知程子在時已如此乎蓋吾儒起手便與禪異者正在徹始徹終總是

體用一致耳故童子便令學樂舞勺夫勺之義大矣豈童子所宜歌聖人若曰自洒掃應對以至參贊化育固

無高奇理亦無卑瑣事故上智如顏貢自幼為之不厭

存學編 二 此學所見錄

流而叛道粗疏如陳亢終身習之亦不至畏其難而集淡廢學今明叔才氣明辯練達世務誠為美才但因程子

不以六藝為教初時既不能令明叔認取其練習世務莫非心性後又無由進於位育寔具不見儒道結果回

視所長者不足戀前望所求者無所得便覺無意味無末由焉得不莫之禦而入于禪也猶吾所謂明帝之好

佛非明帝之罪而李躬桓榮之罪也 夫日月至焉乃吾夫子論諸賢不能純仁分寸也當時

曾子子貢之流俱在其中以乃比明叔之溺佛程子不亦易言乎

明道謂謝顯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與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因先生只說話弟子只學說話心口且不相應况身乎乎况家國天下乎措之事業其不相應者多矣吾嘗談

天道性命若無甚扞格一著手莫九九數輒差王子講冠禮若甚易一習初祝便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說紙

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責及門不行彼既誦問正好教之習禮習樂却只云且靜坐二程亦復如是噫

雖曰不禪吾不信也

存學編 二 此學所見錄

武襄胡氏曰龜山天資稟曠濟以問學克養有道德器早成積于中者純粹而宏深見于外者簡易而平淡間居和

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吝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

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做趨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

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衍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

此老置之經筵朝夕咨訪禪補必多至如我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無論其他只積于中者純粹而宏深一語非大賢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純粹與否宏深與否非僕所知然朱子則已譏其入于禪矣禪則必不能純粹宏深純粹宏深則必不禪也至混迹同塵氣象五經論孟中未之見非孟子所謂同流合污者乎克此局以想彙覽簡易平淡和樂可親諸語恐或皆孟子所狀鄉原光景也陳氏淵曰伊川自洛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教獨龜山先生與謝丈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于異端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存學編 卷二 三 北學所見錄

禮營墓送終無以加矣又皆廢其墓三年後墓無以加矣餘情復見于同門友之不忍離相向而哭皆朱聲其師弟情之篤而義之重蓋如此也迨後有宋程朱兩門以師弟著于乾坤不惟自任以為真繼孔子之統雖當時及亦以為今之孔子矣後世景仰亦謂庶幾孔門時師弟矣而其後也不過一祭一贊他無聞焉僕存此疑於心久矣亦謂生榮死哀之狀必別有記載寔陋未之見耳殊不意伊川生時及門已如此其相負也浩之別也日月幾何而遠學者凋落相率而從於佛也又孰知所稱楊謝不變者下梢亦流於禪也然則真承程子之

統者誰也非因二程失古聖教人成法空言相結之不固不如實學之相文者深乎抑程門弟子之從佛或亦其師風昔為教者去佛不遠也而程子闢佛之言曰彌近理而大亂真愚以為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試觀佛氏之教與吾儒之理遠若天淵判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望也如通燕通越之異其轅安在真彌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於此從數學者之流於異端而不知由己失孔子之教亦欠自反矣問龜山晚年出是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則朝亦無木建白朱子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木建白若自

存學編 卷二 四 北學所見錄

已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白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是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神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當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必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不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材何如耳當時所稱大儒如龜山者既自無將相材又無所係舉異世後追論亦無可信之人不過神李二公而已然則周程張邵棺木尚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談天說性講學著書而不可為將相之聖賢乎或言擇將相為急何不曰當時龜山便是好將相惜未



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說擇將相蓋身分亦有所不容誣也噫儒者不能將不能相只會擇將相將相皆令人做乎未又云當時事勢亦為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何如耳是明將經濟時勢讓與聖賢做高得謂之道學乎至於李公字行神公名呼此朱子重木輕武不自覺處其遺風至今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長此不返四海濱弱何有已時乎獨不觀孔門無事之時弓矢劍佩不去于身也武舞于成不離於學也身為司寇墜王都會吏谷無不尚武事也子路戰於衛冉

存學編

卷二

五 此學所見錄

樊戰於齊其餘諸賢氣象皆可想也學喪道晦至此甚矣孔門實學亦可以復矣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東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亂就之云問或者疑龜山為無補於世徒爾紛紛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余嘗謂宋儒是理學之時文也看朱子前面說龜山做人苟且未免祿仕故亂就之此三語抑楊氏於鄉黨自好者以下矣後面或人說大賢出處不可議又引胡氏

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極好又何遽推之以聖人哉蓋講學先生只好說體面話非如三代聖賢一見之處處一言之抑揚皆有定見龜山之就名也正如燕雀處堂全不見汴京亡徽欽虜直待梁折棟焚而後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論龜山正如戲局斷獄亦不管聖賢成法只是隨口臧否駁倒龜山以伸吾識可也救出龜山以全講學體面亦可也

存學編

卷二

六 此學所見錄

上蔡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行於世

要推尊上蔡便言其克己復禮日有課程後面要說程門諸人見皆不親切之故又言是無頭無尾不會盡心毋乃自相矛盾乎此處殊令人疑

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朱子稱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綱領僕以為此四字正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誤者也何也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為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為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為窮理事業儼然靜坐為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為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為居敬作用觀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儒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



為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曰為周南  
召南曰學詩學禮曰學易執禮是讀之而即行之也曰  
博學於文蓋詩書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在天地間燦著  
者皆文也皆所當學之也曰約之以禮蓋冠昏喪祭宗  
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  
我者也凡理必求精發之至是謂窮理凡事必求謹慎  
之周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  
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

明道以上蔡誦讀多記為玩物喪志蓋謂其意不是理會  
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為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則意思  
存學編 卷二 七 北學所見錄

自別此正為己為人之分

謝良佐記問甚博明道謂之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  
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明道曰此便是惻隱之心可見  
太程學致猶不靠定書本僕掀開至此悚然起敬以為  
此正明道優于伊川紫陽處又未嘗不愛謝公之有志  
也使朱子讀此亦為之汗身赤面則善矣乃曲為之說  
謂渠是誇多鬪靡不是理會道理又引程子看史事證  
之然是不欲說記壞誦一道恐于己讀盡天下書之志  
有妨也不知道道理不專在書本上理會貪記許多以求  
理會道理便會喪志不得以程子看史一字不差相混

也

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于刑名  
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偏了  
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  
非以為欲得正容謹節這真是自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  
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惟橫渠之志行并由教人以禮為得孔孟  
正宗謝氏偏與說壞譏其門人下梢頭低溺於刑名度  
數以為橫渠以禮教人之流弊然則教人不當以禮乎  
謝氏之不禪於此可見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楊謝諸公  
存學編 卷二 八 北學所見錄

者於此可想矣玩行得來因無所見一語橫渠之教法  
真可欽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齊之以  
禮此聖賢百世不易之成法也雖周公孔子亦只能使  
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見功候未到即強使有所見亦無  
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  
而不知道者眾也此固歎知道之少而吾正於此服周  
公孔子流澤之遠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守之  
後世有賢如孟子者得由行習而著察即愚不肖者亦  
相與行習於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謂付而世為天下法  
歷八百年而猶在集百餘年而未衰此周公孔子之下



稍頭原如其低也而其上稍頭亦未嘗高制度作樂  
進行遍天下而周公之心雖親賢之台公不盡知也博  
文約禮服習過三千而一貫之秘雖聰穎之端木未之  
聞也相隨事生尚以多學而識認夫子然則未聞性道  
之前端木子與三千人不同以文禮為道乎則橫渠之  
門人即使皆認刑名度數為道何害也朱子既見謝氏  
之偏而知橫渠之是即宜考古稽今與門人講而習之  
使人按節文家行典禮乃其所也奈何盡力誦讀著述  
就延歲月治老而好禮又只要著家禮一書屢易業始  
成其後又多自嫌不妥未及改正而沒其門人楊氏固  
存學編 卷二 九 北學所見錄

嘗代為致憾矣者其實及門諸公不知式型與否而朱  
子家祠喪禮已多行之未嘗失周公孔子之遺意者矣  
豈非言易而行難哉  
伊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其意思好也有  
病益且養他氣質洵漢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  
所謂未卜禘不視學遊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  
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  
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  
伊川雖失孔子學教成法猶知不可遽語人以高深猶  
知不全靠書冊故連半年方與門人天學西銘看至朱

子則必欲人讀天下許多書是將道全看書上將學  
全看書上其學教之法又不逮伊川矣吾謂大學可  
即與看若西銘雖姿性聰敏者再進數年與看未為晚  
也  
和靖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  
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  
移了

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  
恩未嘗不悽然泣下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  
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語又不覺廢卷浩歎為生民惶惶  
存學編 卷二 十 北學所見錄

久之夫周孔以六藝教人載在經傳子罕言仁命不語  
神性道不可得聞予欲無言博文約禮等語出之孔子  
之言及諸賢所記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見也專  
肆力於講讀發明性命閒心靜敬著述書史伊川明見  
其及門皆入於禪而不悟和靖自覺其無益於世而不  
悟甚至求一守言語者亦不可得其樂不大可見哉至  
於朱子追述似有憾於和靖而亦不悟也然則吾道之  
不行豈非氣數使之乎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眾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  
揚亦不久親矣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而



也各家去奔走仕官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他高也去仕官只他這所學自是合下直到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得解

伊川門人甚眾後更無一人見之親切非因伊川所教諸人所學俱失孔子實學之故乎朱子乃云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試觀游揚謝諸公果是無頭無尾不曾盡心者乎又云各去奔走仕官所以不能理會遠康節極終身之力而後有得茂叔亦去仕官不

存學編

二

十一

北學所見錄

他資稟高合下直到然則必欲人不仕宦不作事終身只在書室中方可得道乎

與叔文集然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干兵萬馬能騰佞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游揚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摠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末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然進游

定夫學無人得無語錄

如何只論人文字言語長短語錄有無非失聖門學宗不實用功於明親故無實事可稱舉乎今有人議諸先生專在文字言語用功或云只在言語文字論人品必至羣相諱之曰彼大儒不止是也乃者其實則竟如此較歐蘇諸公但多議論性道之語內地靜敬之功耳試想三代前君臣獎贊師弟敘述或殿後人論前賢會

存學編

卷二

十二

北學所見錄

予於程朱陸王兩派學宗正如是龜山未見伊川時先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發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  
聖人教人六藝正使之習熟天理不然雖講說與無限道理至吃緊處依舊發出習慣俗雜念頭  
十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程志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也曰只論語序便可見  
朱子論游揚入釋老處不知何指但既發堯舜周孔六府六藝之學則其所謂不入釋老者又果何指也僕嘗



論漢人不識儒如萬石君家法真三代遺風不以儒目之則其所謂儒只是訓詁辭華之流耳今觀朱門師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為游揚所不屑也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睥見上截少下面着實功夫故流弊至此僕意朱子未覺程門教法之失既覺而後蹈之何也倘因此便返於實學豈非吾道之幸哉

下面着實功夫是何物乎將謂是靜敬乎程門諸子固已力行之矣將謂是禮樂射御書數之屬乎朱子已云

存學編

卷二

十三

北學所見錄

補填難姑不為之矣將謂是庸德庸言乎恐禮樂射御書數所以盡子臣弟友之職者既不為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考其與及門日征月邁者則惟訓辭經傳纂修書史死生以之或其所謂下面着實功夫者未必是孔子所云下學也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木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者貴公聽並觀求一個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門諸人子不除顏魯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

平日講學主變化氣質此處却云其為學也只就資質所尚處添些小好而已蓋諸先生認氣質有惡不得不說變化此處要說諸賢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說氣質已定只添些小好且下云學貴公聽並觀求一個是當如果有此妙法而諸賢徒執己見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為之一指點也何朱先生之大智而聖門師弟之大愚乎則朱子所見之道與所為之學所行之教與聖門別是一家明矣至於求諸賢之短又何不著實體驗諸賢之造詣何如吾輩較之何如乃只論其說話有病無病子僕謂不惟七十子之品詣非可輕議便是

存學編

卷二

十四

北學所見錄

二千九百餘人既經聖人陶鎔亦不易言也自戰國橫議後重以秦人之焚坑漢儒之訓詁魏晉之清談歷代之佛老宋元之講讀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於世矣吾嘗謂孔子如太陽當空不惟散宿星不顯其光即明月五星亦不出色若當下旬之夜一行星烟照四國仰之如太陽然矣故孔子奠禮後羣推有子為聖人而河又推卜子為聖人當時七十子身通亦藝日月至平倘有一人出於後世皆足倡學一代使人望為聖人非周程以下諸先生所可比也近法乾王子有言後儒稍有不同統議廟典者動言黜退聖門如冉求聚之飲宰子



之短喪何可從祀予曰賢弟未之思耳冉有固有虧欠  
處其學却實如此葉即缺一角仍是有用之巨器豈可  
舍也故聖門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語之列不比後人  
虛言標榜書本上見完全也王子曰然  
延平季氏曰羅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深充之以廣大體  
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  
又是一聖人宋固多聖人乎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李公侗傳其  
學公歿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  
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遺錄八卷進之於朝  
存學編 卷二 十五 北學所見錄

其書四萬言大要謂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湯堯而  
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為功利之圖浸致  
邊疆之侮是其賦歛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索隱行怪  
之比耶

元佑元豐之獄迄無公論要之荆公之欲強宋本是而  
術未盡善苟安者競為故洪水固續逆答崇伯然使即  
任濂洛羣哲恐亦如四嶽羣牧無如洪水何未是神禹  
也

周氏坦曰觀先生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  
之理切實若此

原來是用此功豈不令孔子哀之乎但凡從靜生讀書  
中討來識見議論便如望梅畫餅靠之饑食渴飲不得  
朱子曰李延平先生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  
四十餘年筆跡屢空怡然自得

試觀孔子前有謝絕世故之道學乎  
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讀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  
為未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

昔孔門固有講誦乃誦其所學講其所學如誦三代之  
禮講三代之禮以學禮誦樂章講樂器樂音樂理以學  
存學編 卷二 十六 北學所見錄

樂未有專以講誦為學者至於危坐終日以驗未發氣  
象為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十聖百王所未聞也今宋  
家諸先生講讀之餘繼以靜坐更無別功遂知天下之  
大本真在乎是噫嘻天下之大本耶果天下之理無不  
自是出耶何孔門諸弟之多事耶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  
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和氣語默動靜端詳間泰自  
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可否及其應酬事  
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時殆絕倫比然不求



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行於時退未及傳之于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默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合二段觀之則延平先生真一孔子矣夫聞惡而信聞善而疑者小人也僕即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數百年而後出一大聖不過數人輔翼之若堯舜之得禹皋孔子之得顏曾直如彼其難而出必為天地建平成之業處亦十年成聚二十年成邑三

存學編

卷二

十七

北學所見錄

生之者况秦漢後千餘年間氣數乖薄求如仲弓子路之輩不可多得何獨以偏缺微弱見於契丹臣於金元之末前之居汴地生三四竟孔六七禹頹後之南渡也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二帝界全以汴京與豫矣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少帝付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士而乃如此乎噫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東養成徐緩雖行二千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為不為事物

所勝者

孔子但遇可憫可敬便勃然變色忽而久忽而速似為事物所勝乃是聖人釋氏父子兄弟亦不動心可謂不為事物所勝却是異端

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是個如此尋常人叫一人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不加於前也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必行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嘗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看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如此

存學編

卷二

十八

北學所見錄

行遠不加急叫人不至聲不加大聲處有字必不坐看天地間豈有此理乎夫謂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之孔子不如此雖伯夷柳下惠亦斷非如此氣象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只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吾夫子生知安行之聖自兒童嬉戲時即習俎豆升降稍長即多能鄙事既成師望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琴習歌羽籥于戚弓矢會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不為也及其周



造列國席不暇煖而軌遷其作費力事如此然布衣也  
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為上公者也而  
亦多材多藝吐哺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  
生作費力事又如此此所以身當國鈞閣八百之祚於  
宗周其人材至末流猶堪為五霸之用雖為布衣布散  
三千人於天下維二百年之國脈其士風之榻壞猶足  
供七雄之用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氣以其在上在下皆  
能造就人材以輔世澤民參贊化育故也若夫講讀著  
述以明理靜坐主敬以養性不肯作一費力事雖曰口  
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之相去也者幾何

存學編

卷二

十九 北學所見錄

先生聽屋書室整齊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  
人亦嘗為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  
如也真得龜山法門  
當斯世而身任教授焉得無甚累同乎又焉得以顏如  
也為德容乎其與龜山之混迹全塵一矣宜朱子稱為  
真得龜山法門也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  
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  
曰這處是舊日下的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  
功夫處亦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

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靜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  
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是坐禪入定

看朱子前日所言絲毫未穩皆不難自駁倒若有人以  
不肯性辯及孔子教法進必豁然改悔恨吾生也既不  
獲及門矣

靜極生覺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而其實洞照萬象  
虛皆是鏡花水月只可虛中玩弄光景若以照之臨折  
戴則不得也吾聞一管姓者與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學  
仙於秦山中止語三年汪之離家十七年某子往覓之  
管能預知以手畫字曰汪師今日有子來既而果然未

存學編

卷二

二十 北學所見錄

幾其兄呼還則與鄉人同也吾遊北京遇一僧敬軒不  
識字坐禪數月能作詩既而出關則仍一無知人也蓋  
鏡中花水中月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即使其靜功綿  
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虛幻愈深正如人終日不離  
鏡水玩弄其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與於吾性  
廣大高明之體哉故予論明親有云明而未親即謂之  
明非大明明也蓋無用之體不惟無真用並非無真體  
也有宋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靜極有覺為孔子學  
宗則斷不敢隨聲相和也  
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



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  
中廷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於未發前體驗者異同  
何如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  
發若觀時恁着恁着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着意觀不恁  
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觀此及前節則宋儒之不為禪者鮮矣而方且攻人曰  
近有假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者愚謂充此段之意  
乃是假佛老之真以亂孔孟之似耳

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  
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奇妙

存學編

卷二

廿一 北學所見錄

只在日用間着實用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  
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原來朱子亦曾學禪宜其濯洗不淨者自貽伊戚矣延

平謂之曰汝懸空理會許多面前却理會不得理會面

前者惟周公孔子之道朱子自言不至無理會以今觀

之日用間還欠理會蓋二先生之所謂面前事較釋氏

之懸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周孔而見之其所以告之

者必仍如李先生之告朱先生也

持殿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

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神彰風霆之變

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至王道之中一以  
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全隱顯昭融  
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  
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

前資稟勁特二段已極推崇此祭文中寫狀尤極酣濃  
不遺餘力延平雖賢恐未能當之昔吾寄書於友人任  
熙宇因其長刀筆事內有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二  
語任答書云凡譽人朱實即是自己難道僕之寫下輕

誣以蕭曹即道兄須臾之離道子當時讀至此悚然若  
魂飛驚愧無地自謂與任老相支得力於此書者不淺

存學編

卷二

廿二 北學所見錄

也朱子何其見游揚諸公之明而推其師之侈也抑焉  
服之切不覺其過情歟乃於靜坐之說亦明不以為然

又可疑也

朱子曰胡文定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好

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

見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

事則已徹上徹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之學所由分

也二論家語中明明記載豈可混哉



存學編卷三

博陵 顏元 著

性理評

延平謂朱子曰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未所以好說話

從源頭體認宋儒之誤也故講說多而踐履少經濟事

業則更少若宋孔子下學而上達則反是矣

渠初從漁開善處下功夫未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

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未見有

如此者

存學編

卷三

北學所見錄

朱子雖逃禪歸儒惜當時指其差誤猶有未盡處只以

補填禮樂射御書數為難謂待理會道理通透誠意正

心後方理會此等便是差誤夫藝學古人自八歲後即

習行反以為難道理通透誠意正心乃大學之純功反

以為易而先之斯不亦顛倒矣乎况舍置道理之材具

心意之作用斷無真通透真誠正之理即使強以其鏡

花水月者命之為通透誠正其後亦必不能理會六藝

蓋有三故馬一者游思高遠自以為道明德立不屑作

瑣繁事一者畧一講習即謂已得未精而遽以為精一

者既廢藝學則其理會道理誠意正心者必用靜坐讀

之功且非粹時所能奏效及其壯衰已養成嬌脆之體

矣矣烏能勞筋骨費氣力作六藝事哉吾嘗目擊而身

嘗之知其為害之鉅也吾友張十卿博極羣書自謂奉

漢以降二千年書史殆無遺覽為諸少年發書義至力

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復起講力竭復偃息可謂勞之

甚矣不惟有傷於已卒未見成其一才此其時欲學六

藝何以堪也祁陽力蒙吉致力於靜坐讀書之學晝誦

夜思著書百卷遺精痰嗽無庫日將卒之三月前已出

言無聲元氏一士子勤讀喪明吾與法乾年十三不

無諸公之博洽亦病無虛日雖今頗知憤恨期易報而

存學編

卷三

北學所見錄

崇實亦惴惴恐其終不能勝任也况今天下兀坐書齋

人無一不脆弱為武士農夫所笑者此豈男子態乎差

毫釐而謬千里不知誰為之樂也噫

勉齋黃氏曰先生年四十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

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

今世為學須不見一奇異之書但讀孔門所有經傳即

從之學其所學習其所習庶幾不遠于道雖程朱陸王

諸先生語錄亦不可輕看否則鮮不以流之濁而誣其

源之清也朱子少時因誤用功于釋老遂沾其氣味而

吾五百年有功於聖道之大儒不能漸此岐途之穢豈



非宋元來學者之不幸哉  
余細玩朱子語錄亦有恍悟性學本旨處但無如魯孟  
者從旁一指終不是然然出彼入此故糊糊塗塗又仍  
歸周程所說或曰悟學宗如是其難吾子夫資猶夫不  
也而謂獨明孔子學宗吾滋惑矣子曰蓋有由也吾自  
弱冠遭家難頗志于學兼讀朱陸兩派語錄後以心疾  
無所得而萎塌至甲辰年三十得交王子助子遂專程  
朱之學乙巳丙午稍有日進之勢丁未就辛里館日與  
童子輩講課時文學遂退至戊申遭先息祖妣太故哀  
毀廢中廢業幾年忽知于不宜承重哀稍斂既不讀書  
存學編 卷三 北學所見錄  
又不接人坐卧地炕極一冷眼覺程朱氣質之說大不  
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學原非孔子之舊是以不  
避朱李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學之說為後二千年先儒  
救參雜之小失為前二千年聖聖揭晦沒之本源倘非  
丁未廢歇戊申遭喪將日征月邁望程朱而思其不及  
又焉暇問其否哉誤否哉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  
識心見性不假脩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  
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  
聖賢指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

此朱子極詆陸門之失處然由孔門觀之則除捐棄經  
典猖狂叫呶外其他失處恐亦朱門所不能盡免也  
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意  
研精覃思以求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己  
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  
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進之士迭誦所習  
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  
反覆誦之而未嘗隱務學焉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  
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  
辯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懼  
存學編 卷三 北學所見錄  
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迷之悉矣試問如孔門七  
十子者成就幾人天下被治平者幾世明行吾道而異  
端頓熄者幾分我夫子承周末文勝之際洞見道之不  
與不在文之不詳而在實之不修奮筆刑定繫文存今  
所有經書取足以明道而學教專在六藝務期實用其  
與端木言卜諸子以下最少言語至於天道性命之言  
尤少是以學者用功者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  
詩書高閣至宋而周程諸儒出救精扶輿鼓動一時自  
謂快事惟安定胡先生獨知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



言其主教太學也立經義治事齊可謂深契孔子之心矣晦菴先生所宜救正程門末流之失而獨宗孔子之經典以六藝及兵農水火錢穀工虞之類訓迪門人使通儒濟濟澤被蒼生佛老熄滅乃其能事也而區區章句如此謂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膏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

天文地志律曆兵機數者若洞究淵微皆須日夜講習之力數年歷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可坐而獲也先生

存學編 卷三 五 北學所見錄

既得其淵微奈何門人錄記言之詳未見其為如何用功也况語及國勢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憤之

至矣則當時所及孰有過于兵機者乎正宜誘掖及門成就教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遲者相與共事則楚囚

對泣之態可免矣乃其居恒傳心靜坐主敬之外無餘理日燭勤勞解書修史之外無餘功在朝蒞政正心誠

意之外無餘言以致兼肩輿而出輕浮之子遮路而進厭聞之請雖未當要路而歷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

旬其所建白可架見也莫謂孔孟之暫效魯滕可如子游子賤子路之幸邑光景否故三代聖賢躬行政績多

實微近今道學學問德行多虛語則所謂天文地志律曆兵機洞究淵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會而已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

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子駁之云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

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壞爛所謂存什

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闢楊墨而楊墨果熄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義貴王賤霸而仁義果崇

存學編 卷三 六 北學所見錄

王果貴霸果賤至大經大法如班爵班祿并由學校主道所必舉者明則明行則行非後世空言之比正子貢

所稱賢者識其大者子雲贊之一語頗易文公議之今朱子出而氣質之性參雜於荀楊靜坐之學出入於佛

老訓詰繫于西漢標榜溢於東京禮樂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舉自若也人材之不興自若佛道之日昌

而日熾自若也實學不明言雖精書雖備於世何功於道何補然賴其講解朝廷猶以四書五經取士周孔之

文不至盡沒有志於學者承襲其迹以主敬靜坐求道不至盡本釋道名號與二家鼎峙而已若問自周以來



聖賢相傳之道則絕傳久矣黃氏遠謂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豈惟不足俟聖人于百世恐後世有文人之雄如韓子者亦不免其譏也議也

果齊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

云內則無上無適寂然不動外則儼然肅然若對神明云其窮理也云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云始以教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自表而達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

存學編 卷三 七 北學所見錄

節目若數一二云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云以為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

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眾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云及其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云入而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以堯舜其民

李氏此實體用兼該矣僕不必詳辯但願學者取朱子之主敬窮理與孔門一貫對取朱子之事業與堯舜一貫對則其學宗之稍異判然矣總之於有宋諸先生非

敢苛求但以宜使天下無學不可有參雜佛老章句之學宜使百世無聖不可有將就冒認標榜之聖庶幾學則真學聖則真聖云爾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守以入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考諸先聖而不謬等語何其大而為歸之討正羣書乎夫朱子所以盡力於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為服於此者皆以孔子刪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學成內聖外王之德

存學編 卷三 八 北學所見錄

教成一班治世之材魯人不能用又不能為之周天子乃出而周遊周遊是學教後不得已處及將老而道不行乃歸魯刪述以傳世刪述又周遊後不得已處戰國

說客置學教而學周遊是不知孔子之周遊為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學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幼壯即學

刪述教弟子亦不過是雖講究禮樂亦只欲著書垂世不是欲於吾身親見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刪述為孔子之尤不得已也况孔子之刪述是刪去繁亂而僅取足

以明道正恐後人馳逐虛繁失其實際也宋儒乃多為註解通相增益不幾決孔子之隄防而導汎濫之流乎



此書之所以益盛而道之所以益衰也

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先生昭明書旨備勞心力然所明只是書旨未可謂得吾身之道也處事之道經羣史百氏之書所載者原是窮理之文處事之道然但以讀經史訂羣書為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為即窮

存學編

卷三

九 北學所見錄

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茲李氏以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遂謂示斯道之標的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遂謂將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噫宋元來效先生之彙別區分妙得聖人之本旨者不已十餘人乎迨先生讀書之序先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次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不已家家吾伊戶戶講究乎而果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否也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辯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

故曰以書為道相隔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遠也亦譬之學琴然歌得其調撫嫻其指絃求中音徵求中節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為能琴也絃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絃忘私欲不作于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為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日不覩耳不聞但以譜為琴是指前北而談雲南也故曰萬里也

存學編

卷三

十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甚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亦曰博文約禮此殊令人不敢辯然實有不待辯而判如者孔門之博學學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數以至易書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為也言學言為既非後世讀講所可混禮樂射御書數又非後世章句所可托况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確若多學而識不試故藝博學而無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文不在茲游於藝如或知爾可使從政諸章皆



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  
學則李氏已詳言之不必贅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婚  
喪祭宗廟會同小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問老聘習未  
樹下公函子曲禮精毅夫子遊其能可謂禮聖言曾諸  
賢纖微必謹以此約身即以此約心出即以此約天下  
故曰齊之以禮此千聖體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實功  
故中庸未聖人之道至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  
之功備著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淑顯是以三千三百為  
至道倘外此而別有率性別有為三千三百罪聖門

存學編

卷三

十一

北學所見錄

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程朱之約禮則惟曰內而  
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其  
博約極至與否未敢易言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  
也  
朱子言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  
持人心者惟有書則宜追求其一切養德之具而亟亟  
與同人講習之以經書為佐証可也而乃惟孜孜攻苦  
於書其餘不甚重焉且李氏亦知春秋時患在諸書煩  
亂而禮樂散亡孔子剛定為萬世道德之宗乃朱子適  
丁文墨浩繁之時而不能剛削其煩亂反從而劑之增

之何也夫朱子之所欲學者孔子也而顧未得孔子之  
心未盡合孔子學教之法吾為五百年之士子惜其不  
得為曾孟為五百年之世道惜其不得為殷周為五百  
年之生民惜其不得蒙教養故深惜朱子之未得為孔  
子也

吳氏曰先生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  
經史子集已惜其過用精神况記錄雜說乎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魏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温  
潤清巧的實云云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  
朗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

存學編

卷三

十二

北學所見錄

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先生一  
人而已  
下試觀道魏德尊義精仁熟二語雖孔子不是過而下面  
實指處却只是立言之辭約理盡旨明味深而已言其  
心度澄朗工夫縝密亦不外於辭氣想見之蓋朱子身  
分原是如此黃李吳陳諸公亦但能于虛字間索契不  
能于實際上增潤及總贊主盟斯世一語尤是不覺道  
出本色蓋王者不作五霸迭興相繼主盟假仁義以明  
手重聖賢亦不得已而取之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秦漢而降



聖人不生楊韓王周程朱陸薛王馮高諸子相繼疊興  
主盟儒壇闡詩書以明聖道天下靡然向風自好之士  
多出其內故五霸者實德未脩雖天下服之而不敢帝  
不敢王名之曰霸而已諸儒者實學未至雖天下宗之  
而不敢聖不敢賢渾之曰儒而已其身分正周迄今木  
儒相繼登壇於東林者猶皆稱主盟其取義確矣

鶴山魏氏曰國朝之盛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  
極甲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  
曰陰陽鬼神若等此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  
年習浮踵陋莫如其說者至是脫然若沉疴之聞大醫之  
存學編 卷三 十三 此學所見錄

醒至於朱文公先正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廷  
平李先過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萃就實反博歸約迨其一  
著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內外羣獻之精蘊  
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  
力以闡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獨  
存中更學禁自信蓋焉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  
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迄屈韓之文周程張邵  
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  
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  
天命陰陽鬼神彗孛之患未足與議但以大半屬聖人

所罕言不語者而必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何為也哉至  
於推明古人之經書論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吾儒  
學成後餘事學成矣則用於世以行之如不用于世亦  
可完吾性分以還天地不著述可也觀其時果有未理  
未明太害未除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後世之  
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書生之書解之論之則不必  
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論著之既明遂為帝王經世之規

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不其誣歟無實功於道統既  
不免堯舜孔孟在天者歎息之又無實徵於後世豈能  
服雷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相推駕一世之上而動擬  
存學編 卷三 十四 此學所見錄

帝王聖賢此偽學之名所從來也僕嘗妄議宋代諸先  
儒明末諸君子使生唐虞三代之世其學問氣節必更  
別若只如此恐亦不免偽學之禁門黨之誅也但宋明  
朝廷既無真將相草野既無真學術則正宜用稱說詩  
畫標榜清流者撐撐其哀運不宜誅之禁之以自速其  
敗亡也要之似龍骨馬司國柄者不可廢崇儒重道之  
典而悲天憫人儒者宜存返己自眾之心故天下有執  
君之臣殺父之子無與於孔子也而孔子懼天下有無  
父之墨無君之楊非孟子為之也而孟子懼益儒者之  
濶天下而厚自責如此况真失學室以誤斯人則近代



之禍吾儒焉得鮮其責哉

朱子曰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總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某則性純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教為高遠之論蓋為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身學記曰進而不可不顧其安使人不申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朱子與南軒一派師友原只是說話讀書度日較王何清談頗用力于身心較韓歐文字猶規規于理性白蘇詩酒既不能做其矜持佛老空虛又全不及其讀講真

存學編

卷三

十五 北學所見錄

三代後近于儒之學疏薄氣運中不易得之豪傑也然而身分如此燕能強增故推獎處或觀切以聖賢道統躬行經濟之語至其比長競短叙實指事或推人或自見則皆在言詞讀作之中而無他也且其病南軒者恐亦朱子所以自狀但其為失有淺深遂自以為得中耳愚嘗上書刁文孝其答書亦不問人之疑與否只自己說盡想刁公亦非矜情自見蓋素日所學原是說話作文更無他物與人耳况講讀之學教即循循有序亦與學記之言時孫者不全夫進而不可不顧其安使人不申其誠所謂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

雖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苟躐遠引進而不可

顧其安是教人獵豎而不誠也不時不孫也故法乾上會謂其子九數已熟甚悅予曰且勿令知有樂歸法使之小息得一受用方可再進正此意也學者觀孟子深造之以道教者必以規矩諸章豈誦讀講說之學所可托哉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畧云伯恭說道理與作為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名介然為兩途不可相通

朱子說禮樂射御書數補填難且理會道理詩書非是看道理詩書與禮樂射御書數介然為兩途乎只是不

存學編

卷三

十六 北學所見錄

貴說明耳古人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觀此蓋信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自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現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可惜一派師友都是以作文字度日死生以之朱子於南軒伯恭皆不諱其短交友之和而不同如此豈惡聞累己之言哉至今仕學皆先立黨此所以道愈微世愈衰



問子靜不喜人論性曰怕只是自己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不喜人論性未為不是但少下學耳朱子好論性又教人商量性謂即此是學則誤矣故陸子對語時每不與說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所見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取斥尤不取陸子不取陸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白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兩先生豈未用此功歟

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  
存學編 卷三 十七 北學所見錄

朱子之學全不覺其病只由不知氣稟之善以為學可不自六藝入正不知六藝即氣質之作用所以踐形而盡性者也  
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是如何白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駕齋編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禪家自愛如此  
禪家無駕齋也不續駕齋焉得駕齋與人看  
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段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脩為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畝

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傷不能飲食之人却硬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吃得吃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的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有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要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為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陸子說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為存養非是言不用修為存養乃認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二句稍呆又不足朱子之誦讀訓詁立言過激卒致朱子輕之蓋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維持壅培之  
存學編 卷三 十八 北學所見錄

無具大亦豈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傷脾胃人二喻誠中陸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當資送中說健脾胃和胃方當開胃進食即是終年持說依然旅寓者不能回鄉傷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為陸子所笑而學宗遂不歸一矣豈若周公孔子三物之學真旅寓者之候糧車馬傷脾胃者之參朮縮砂也哉  
既知天子不說破前乃譏陸子不說破是禪家自愛何也  
子靜之說無定大抵他只是要拘  
細檢之講學先生多是拘只有多少耳吾儒之道有一



定不易之理何用拘只因實學既失二千年來只在口

頭取勝紙上爭長此拘之所從來也

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熟聖人

教人皆從平實地做去

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

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聖賢教人原無象山當下便是等語試看聖賢可曾有

先生之學否學而時習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孔門是

學靜坐訓解否

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

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

乃不走路只效聖賢言便當

存學編

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蕩蕩周道上鮮見

其人也詩云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此之謂矣

因說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

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是過底物轉來却好不及底趨

向上去便好只緣他纏高了便不肯下纏不及了便不肯

向上過的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的也道只謝

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謬以

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

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

看朱子歎息他人真是自以為中居之不疑矣若以孔

門相較朱子知行竟判為兩途知似過行似不及其實

行不及知亦不及又歎近日學者高入佛老卑入管商

愚以為當時設有真佛老必更歎朱子之講讀訓解為

耗神粗迹有真管商必更歎朱子之靜坐主敬為寂守

無用恐不能出其上而今兩項人受憐也若吾夫子中

庸之道舉其心性可以便釋道突言其作用可以便管

商漸倘朱子而幸遊其門見其未高地厚又豈敢遽自

以為是乎不得孔子而師顏曾而友此朱子之大不幸

也

存學編

卷三

二十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

白只是虛更無底算思而不學則殆正為無底算便危殆

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慮不

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總到退時便如墜

千仞之淵

朱子指陸門流弊處亦所以自狀但朱子會說又如會

解會著是以聳動愈多頗有底算或問讀講者述雖是

靠書本然畢竟傳是把柄故頗有底算否子曰亦是

讀講經書身心有所依據不至縱放但亦耗費有精用

神不如陸王精神不損臨事尚有用也吾所謂頗有底



草蓋如講者此一書若全不依此書行不惟無以服人且已心亦難以安故必略有所行此處稍有草底只因原以講解為學而以行為觀貼終不免掛一漏二即所行者亦不純熟不如學而時習用全副精神身心道藝一滾加功進銳不得亦退速不得即此為學即此為行即此為教舉而措之即此為治真堯舜宗子文周功臣萬世之聖賢之規矩也雖聰明如顏賜焉得不數備善誘欲罷不能也哉焉得不初疑為多學而識後乃歎性天不可聞也哉雖退怯如冉求安得不悅之而終成其藝也哉倘入程朱之門七十子皆流於禪林二千九百

存學編 卷三 廿一 北學所見錄

人皆習為訓詁矣嗚呼吾安得一聖門徒眾之末而師之也哉或問宋儒掛一漏二所行不熟何處見予曰如朱子著家禮一書家中亦行禮至斬衰墨衰出入則半禮半俗既廢正祭乃又於俗節墨衰行事此皆朱周公本意至於婦人便不與者喪服杖經之制祭時婦人亦不辨祭教至求一監視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說乎商人尚音周人尚臭皆窮究陰陽之祕祭祀之要典也諸儒語錄講薰蒿悽愴等語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狀者至於集禮乃將笙磬脂 等皆削去之如此類不可勝述不可見哉

邵菴虞氏曰孟子沒于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云聖門學者為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止隨之矣悲夫

許多聖賢張皇斯道下却繼之曰而亂亡隨之矣是何緣故何其言而不思如此

草廬吳先生繼許文正公為祭酒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問業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問導誘掖之云云一時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

存學編 卷三 廿二 北學所見錄

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之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云真豪傑之士哉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孰能與於斯又百年子朱子集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作者果有其人乎

懇懇循循講論不倦每至夜半且寒暑不廢其功可謂勤且苦矣果有益於世乎果成起一班人材乎至其自負亦不過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已朱子曰此道不折生盡死理會終不解是其立志成功已不過如此但朱子願眼高不肯明以自任元儀識更下故直出口而不



覺不足異也所可異者所見既小而以為孟子亦只如此則亦淺之乎言其條易言道統矣

存學編

卷二

廿三

北學所見錄

存學編卷四

性理評

博陵 顏元 著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使習穢惡日日鏗銷更有甚天理

既知少時缺習善之功長時又習于穢惡則為學之要在變化其習染而乃云變化氣質何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

存學編

卷四

一

北學所見錄

所歷事皆不忘乃不教之歷事何也

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然而况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先生倡明道學病天下之空寂而尚浮文也乃廢周公孔子六藝而貴靜坐讀書不幾扑其升堂又食於堂乎雖日撻而求其不空寂浮文何可得也養正之功或不若是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



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孝弟忠信者

既言此何不學古人而身見之要之孔門稱古昔程朱

兩門亦稱古昔其所以稱者則不同也孔門是身作古

人故曰吾從周二先生是讓與古人故曰是難孔門講

禮樂程朱兩門亦講禮樂其所以講者則不同也孔門

是欲當前能此故曰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二先生是

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

此功夫今人全未曾知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於治天下

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存學編 卷四 北學所見錄

朱子難人全未曾知恐朱子亦未知之如渴飲饑食如

所云古人入小學已知許多事入大學只做此功何其

真切也而下文古人心上理會今人事上理會之語又

與上文自相混亂矣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木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

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木段學便只理會

致知窮理功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

為寶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

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也是合當

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

得些禮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已甚事

要補填三字見之大快下却云難是朱子學教之誤其

初只是畏難而苟安

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

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

理會許多閒汨量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既如此何故說上段話可怪可怪

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

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

此周公以人治人使天下共盡其性之道所以聖賢接

存學編 卷四 北學所見錄

踵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者也朱子知之而不學之豈不

可惜然愚於此二段深幸存學之不獲罪於朱子矣

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

却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看某來小學却未當

得敬

敬字字面好看却是隱壞于禪學處古人教洒掃即洒

掃主敬教應對進退主敬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

數即度數音律審固磬控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

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篤敬皆身心一切加功無往

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向靜坐收攝徐行緩



語處言主敬乃是以吾儒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去道遠矣或云敬當不得小學真朱子蓋友惜其未能受善也

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趨步務要凝重不可僥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看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須自檢點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佚放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先生為學得力處備見訓子一書故詳錄之充此氣象

存學編 卷四 此學所見錄

原有非俗儒文士所可及者然孔門學者果如斯而已乎是在有志實學者自辨之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日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每到大東涵養已就稍能自立便可令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孟子曰我知言蓋言者心聲也故一言而覘其終身不可掩也况朱子大儒亦不自掩固昭然可見者如人問小學載樂不知今日能用之否何不答曰書上所有都是要用不用載之何為而乃曰姑使知之然則平日講學亦不過使人知之而已亦不過使人謂我知之而已

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人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備於前

言之親切如此只不肯自做主意作後世引路人不作前聖接迹人豈知歷代相接都作引路人哉此人人說引路之言而聖人之正路益荒也前賢之言都是佩服躬行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不知是自悔語是責人語但將博學之改為博讀書博作文便不似聖門佩服躬行舊傳受

存學編 卷四 此學所見錄

朱子教則知之真矣而不行何哉東萊呂氏曰教小兒先以恭謹不輕忽不躁等讀書乃餘事

佳 先生輩何為只作餘事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故其有別也而教之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非重乎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



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

草廬叙古教法兩言非事讀誦又曰今世童子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其言一若甚厭夫

讀誦之習者五季之餘武臣司政民久不見儒生之治世久不聞詩書之聲積廢之極而氣數一返周程張朱

通達其會以誦讀詩書講解義理為倡又粗文以道德之行真不啻周公孔子復出矣此所以一樹赤幟而四

海望之一登高呼而數世應之嗚呼感哉而流不可返壞不可救之禍實伏於此吳氏亦猶行宋儒之者者而

存學編

卷四

六

北學所見錄

出言不覺至是蓋誦讀之熾已燬而舉世罔覺又不容

不露其幾也而吾所甚懼正在此幾也文成之極則必

哀文哀之返則有二一是文哀而返于實則天下厭文

之心必轉而為喜實之心乾坤蒙其福矣遠而在上則

為三代即窮而在下如周末文哀孔子轉之以實雖救

之未獲全勝猶稍延二百年吾儒之脈不然禁阮之禍

豈待秦政之時哉一是文哀而返于野則天下厭文之

心必激而為滅文之念吾儒與斯民淪胥以亡矣如有

宋程朱黨偽之禁天啓時東林之逮獄崇禎末獻忠之

知幾其神乎余曰知幾其懼乎

程子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

惟自誤兼亦誤人

真語

古之學者優柔廢飲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

話說務高而已

知及此矣其教及門乃亦未見古人先後次序不又作

話說一場而已哉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

總是實

存學編

卷四

七

北學所見錄



人又不知求

學之患莫大於以理義讓古人做程朱動言古人如何如何令人却無不思我行之即有矣雖古制不獲盡傳只今日可得而知者盡習行之亦自足以養人况因偏求全即小推大古制亦無不可追者乎若只憑口中所談紙上所見內心所思之理義養人恐養之不深且固也

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程子論學頗實然未行其言也夫教者之身即所以教存學編

卷四

北學所見錄

也其首傳所教者即教者之身也試觀程門學成其業乎用行其學乎孔子攝相而魯治冉樊為將而齊北二程在朝而宋不加治龜山就微而金人入汴謂之學成用行吾不信也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可歎王樂誤此乾坤先生濯洗亦未甚淨故其流連而益差也向嘗謂程朱與孔孟各是一家細勘之程與朱亦各是一家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又曰若始

求甚深恐自茲愈遠曰又但拂掃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合於禮

張子以禮為重習而行之以為教便加宋儒一等既學而有先以功業為意者于學便相害既有意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所學既失其宗又將古人成法說壞試觀大學之道總言明德即言親民焉得云無意于功業且入學即是要作大匠為得謂之代大匠斲僕教幼學道藝或阻之曰不可今世不知此子曰但抱書入學便是作轉世人不

存學編

卷四

北學所見錄

是作世轉人但不可有者踪進干祿非位謀政之心耳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亦在夫熟而已

子云學之不講是博學矣又當審問慎思明辨以講之若非已學將執何者以講乎今徒講而不學誤矣

顏子工夫真百世規範舍是更無入路無住宅極是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會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云云若只是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



慈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袁處士逸人與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所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仿佛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總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慈不為非義而已不知須是聞道

諸先生自負聞道矣愚以為責之以古聖賢之道亦未盡彷彿也即如先生當汴京垂亡之際輕身一出其所指置徒見則李荆公配饗說道學話而已

存學編 卷四 十一 北學所見錄

驗之於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也今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徵律科名而已果何益哉

僕謂為學者與此較則陋矣何不與堯舜伊周孔孟較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未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多識自不可廢博學乃只多讀書乎

顏淵請問其日學也請事斯語則學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于發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槌而目不瞬貫虱而驟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顏子請問亦仍是問未可謂之學請事斯語學也欲罷

不能進而不止乃習矣龜山一字之誤未為甚差但說學必宜習之理最透而未見其習者無他習其所習非孔門所謂習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然然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試觀孔孟曾有靜坐澄心體認天理等語否然吾亦非謂全屏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藝之學即用此功於無事時亦無妨但專用力於此以為學問根本而又以講說為枝葉則全誤矣

存學編 卷四 十一 北學所見錄

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磋切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何不思孔門群居終日是作何事何不思性天不可聞是何主意乃動思過子貢以上耶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諸先生不免為智者過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為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都是從頭起古人于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得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間濶去向來小時做得道理存其中正似一



箇坯素相似

余謂何難之有只不為耳即將藝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習之藝之大者令子弟之長者習之此是整飭身體涵養性情實務正心誠意非精府修事和非粗乃諸先生只懸空說存養而不躬習其事却說難却說今日小學全失無人習如此而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虛而無據矣然則豈惟小學廢大學不亦亡乎而乃集小學也註大學也何為也哉

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煅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存學編 十三 此學所見錄

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朱子論學只是論讀書但他處多入理會道理窮理致知等字面不肯如此分明說試看此處直言之如此十分精彩十分有味蓋由其得力全在此也夫讀書乃學中之一事何為全副精神用在簡策乎

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閒事却熟

只用廢失六藝無以習熟義理不由人不習發閒事也今若一復孔門之舊不惟好色好貨一切私欲無從入

博奕詩酒等自不為即誦讀訓詁著述文字等事亦自

無暇蓋聖人知人不習義理便習閒事所以就義理作

用處制為六藝使人日習熟之若只在書本上覓義理

雖亦竊慮此心不思別事但放却書本即無理會若直

靜坐動使此心發于義理又是甚難况亦依舊無用也

或問為學如何做工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

大綱亦有節目云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

不是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

為小隨人所為先其易者聞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

會且如讀書三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末本之難見且放

存學編 十四 此學所見錄

下未要理會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云聖賢

言語何曾談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又問如何是倫序皆最切之問

朱子乃只左支右吾說皮面語大綱節目數語尚可數

衍至於不是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

大此一件為小便是糊混夫古人教法某年舞勺某年

舞象某年習幼儀某年學禮何嘗不是安排一定孰先

孰後孰大孰小哉知所先後大學又明言之矣糊混幾

句已又說歸讀書讀書又不教人理會制度等事姑教

避難取易未理會制度已畏其難矣况取其所謂制度





S  
2121.5  
156 (946)

ZW 21181888772482

者而身習之身精之乎此等語若出他人口朱子必灼見其弊而力非之師望既高信口說去不自覺如此却說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夫聖賢言語誰曾道誤天下後世其誤天下後世者乃是不從聖賢言語耳夫學而時習之是魯論第一言尚且不從况其餘乎嘗聞左傳至簡子鑄刑鼎孔子嘆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以為晉之亡在任刑威耳而下文乃曰民在鼎矣何以尊貴何業之守蓋其失不在刑書而在鑄刑書于鼎夫法度操于人則民知範吾功罪者吾上也司吾生死者吾上也時而出入輕重以為平允者皆吾上也天下

存學編

卷四

十四 北學所見錄

凍王一國凍君一獄凍吏士農工商周敢愆于職中逸于職外者惟吾上是神是嚴也而上下定矣貴賤辨矣賢德彰矣今銘在鼎則國人必將以鼎為依據而不知受法于天者王守法者君序守者卿大夫百執事是使之忽人而重鼎民不見所尊必將不遵其度不遵其度必不守其業故曰何以尊貴何業之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為國嗟乎簡子但以刑書鑄于鼎而孔子知其亡况漢宋之儒全以道法摹于書至使天下不知尊人不高德不貴才而曰宰相必用讀書人不幾以守鼎吏為政乎其所亡不豈止一晉乎是以至此極也非孔子至聖

孰能見鑄鼎之樂乎吾願天下急思孔子之言吾願上天急生孔子之人也

存學編

卷四

十五 北學所見錄

Blank grid area for text.